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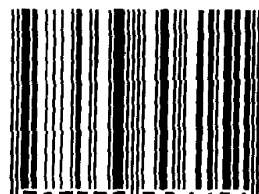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六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1336/0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六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毫米×1092毫米 16開本 51.37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三六一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奇賞齋古文彙編二百三十六卷(三)

〔明〕陳仁錫評選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七年刻本

.....

奇賞齋古文彙編二百三十

六卷(三)

〔明〕陳仁錫評選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七年刻本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六十六

呂氏春秋

先識篇

先識

觀世

知接

悔過

樂成

察微

去宥

正名

審分覽

審分

君守

任數

勿躬

奇賞彙編

卷六十六

呂氏春秋

一 選史

知度

慎勢

不二

執一

審應篇

審應

重言

靖諭

離謂

淫辭

不屈

應言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六十六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呂氏春秋

先識覽

先識

一曰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傳曰君于見幾

而作不俟終日
故必先也
地從于城
城不下
城從于民
民不遷

民從于賢而隨之故曰民從賢也故賢主得賢者

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夫地得豈必足行

其地人說其民哉得其要而已矣

奇賞彙編 卷六十六

或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陽喜而

昔諸侯曰夏王無道暴虐百姓窮其父兄恥其功臣

輕其賢良棄義聽讒衆庶咸怨守法之臣自歸于商

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于是載其圖法出

亡之周武王大說以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沈于酒德

避遠箕子爰近姑與息箕子忠臣而疏遠之妲己爲

政賞罰無方不用法式殺三不辜剖比干之心折材士之肝剖孕婦而

其觀其胞
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國晉太史屠黍見

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

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周敬王後五世考烈王封其弟于河周威

南爲桓公威公桓公之孫也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

在晉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

以不當曰是何能爲

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鬱怨曰是何能

傷又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舉曰是何能害如是是

不知所以亡也故臣曰晉先亡也居三年晉果亡威

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

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異

奇賞集卷五十一
于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

書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無休息切磨倚近也

不足續
康樂歌淫好悲
康安也安淫酒之樂
其主弗

知惡此亾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

果亾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對威

公固問焉對曰君次之威公乃懼求國之長者得義

蔣田邑而禮之。二人賢者也得史驎趙駢以爲諫臣去苛

今三十九物事物以告屠黍對曰其尚終君子之身乎

曰臣聞之國之興也天遣之賢人與極言之士國之

亡也天遭一作之亂人與善諛之士威公薨肆九月

不得葬周乃公爲二下指置故有道者之言也不
可不重也周鼎著饗餐有首無身食人未一作咽害
及其身以言報更也爲不善亦然白圭之中山中山
之王欲留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之齊齊王
欲留之仕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皆將亡
所舉有五盡何謂五盡曰莫之必則信盡矣莫之舉
則名盡矣莫之愛則親盡矣得者無糧居者無食則
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
者無幸必亡中山齊皆當此當此若使中山之王與
齊王問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矣更猶其患不問雖
奇賞彙編 卷六十六 三 通史

觀世

二曰天下雖有有道之士國猶少千里而有一士比
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
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誰前記曰治
與治之世百萬一以百萬一待不雖幸而有未必知
世出何由遇哉故曰治奚由至

公孫有

也不知則與無賢同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
以長也故王者不四霸者不六亡國相室四主相及
言不得士則無此之患此周之所封四百餘建服國
八百餘今無存者矣雖存皆嘗亡矣賢主知其若此
也故曰慎一日以終其世爲世譬之若登山登山者
處已高矣左右視尚巍巍焉山在其上賢者之所與
處有似于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左右視尚盡賢于
已故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
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于已者
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
奇賞彙編 卷六十六 四 通史

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既滅天下已廢
亂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疆者勝弱衆者暴寡以
兵相刻刻不得休息而佞進今之世當之矣故欲求
有道之士則于江海之上山谷之中僻遠幽間之所
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太公釣于滋泉遭紂之世也故
文王得之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
得之知之與不知也紂不知太公諸衆齊民不待知
而使不待禮而令使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
後其智能可盡也晏子之晉見反裘負芻息于塗者
以爲君子也晏子齊人使人問焉曰曷爲而至此對曰

法係

齊人累之名為越石父然有罪晏子曰諱遽解左駢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弗辭而入越石父怒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一作也今免子于患吾於子猶未邪也越石父曰吾聞君子屈乎不已知者而伸乎已知者吾是以請絕也晏子乃出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已今也見客之志嬰聞察實者不留聲實功實也欲察人之實觀行者不譏辭欲觀人之不復留意者其名聲也辭謝也謝不敏辭謝也謝不敏越石父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為客俗人有功則德德則驕今晏子功免人于阨矣而反屈下之其去俗奇賞彙編 卷六十六 五 選史

亦遠矣此令功之道也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子列子著書八篇在莊子前莊子稱之也客有言之于鄭子陽者一曰鄭君曰子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秉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為有道者妻子皆得逸樂今妻子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王食先生又弗受也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一作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至已而罪我也有罪且以人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殺子陽子陽嚴猛刑無所赦家人有折弓者果誅因國人逐御衡

一按字

之亂而殺受人之養而不死其難則不義矣其難則子陽也死無道也死無道逆也子列子除不義去逆也豈不遠哉且方有饑寒之患矣而猶不苟取先見其化也先見其化而已動遠乎性命之情也

知接

三曰人之目以照見之也以瞑則與不見同其所以為照所以為瞑異瞑士未嘗照故未嘗見瞑者目無由接也無由接而言見詭讀詭妄之証智亦然其所以接智所以接不智同其所能接所不能接異智者其所能接遠也愚者其所能接近也所能接近而告之以遠奚由相得無由相得說者雖工不能喻矣戎人見暴布者而問之曰何以為之莽莽也為作也大貌指麻而示之怒曰孰之壤壤也可以為之莽莽也壤壤猶委治之故亡國非無智士也非無賢者也其主無由接故也無由接之患自以為一作長智智必不接今不接而自以為智悖若此則國無以存矣主無以安矣智無以接而自知弗智則不聞亡國不聞危君言人君自知不智則求賢而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病困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齊鄙人有諺曰居者無載行者無埋謂臣居職有謀計皆當宣之于

君無有戰戰之心也。行謂朝也。今臣將有
遠行。胡可以問。桓公曰。願仲父之無讓也。管仲
對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常之巫衛公子。啟方公曰。
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
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于君。公又曰。
豎刁自宮以近寡人。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
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于君。公
又曰。常之巫審于死。生能去苛病。猶尚可
疑耶。管仲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精神失其守。則
人敗。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
奇賞彙編 卷六十六 七 選史

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
與作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故無所得。衛公子啟
方以書社四十下衛也。公慨焉歎涕出曰。嗟乎。聖
人之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以見
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蒙衣也。伏衣也。以衣
蟲流出于戶上。蓋以楊門之扇。臣等備莫能舉。事
六十日而殯。蟲流出戶。不欲
人見。故掩以楊門之扇也。三月不葬。此不卒聽管
仲之言也。桓公非輕難而惡管子也。易無由接
見也。無由接固却其忠言也。而愛其所尊賢也。其
所尊所賢。謂豎刁易牙常
之巫衛公子啟方之屬也。
奇賞彙編 卷六十六 八 選史

不為也。公又曰。衛公子啟方事寡人十五年矣。
其父死而不敢歸哭。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
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于君。公曰。諾。管
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宮。不治苛病。起朝不肅居三年。
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孰謂仲父盡之乎。誰謂仲父言
于是皆復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
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
高墻。不通人。矯以公令。令矯公命為
不通人之命。有一婦人踰垣
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公又曰。我
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對曰。常

悔過
四曰。穴深。尋則人之臂。必不能極矣。八尺
至故也。智亦有所不至。所不至說者。雖辨為道。雖精
不能見矣。故箕子窮于商。范蠡流乎江。昔秦穆
公興師以襲鄭。密聲曰。襲蹇叔諫曰。不可。臣聞之。襲
國邑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軍行三十
以其氣之趨。與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滅去之。能速
隨壯也。故連能滅
敵去之能。疾也。今行數千里。又絕諸侯之地。以襲
國臣不知其可也。絕過也。過諸侯之地。君其重圖
之。繆公不聽也。蹇叔送師于門外而哭曰。師乎。見其

出而不見其人也。蹇叔有子曰申與視。申白也。視也。皆蹇叔與師偕行蹇叔謂其子也。晉若遇師必于穀。穀池縣西。女必不于南方之岸必于北方之岸。為崤塞是也。易之繆公聞之使人讓蹇叔曰。寡人與師未知何如今哭而送之是哭吾師也。蹇叔對曰。臣不敢哭師也。臣老矣。有子二人皆與師行。比其反也。非彼成則臣必成矣。是故哭師行過周。周今河南城。王孫滿要門而窺之。王孫滿曰。大夫要微也。曰。嗚呼。是師必有疵。若無疵吾不復言。道矣。夫秦非他。周室之建國也。過天子之城。宜索甲束兵左右皆下以爲天子禮也。

奇賞彙編 卷六十六 九 遷史

今初服回建左不軾而右之。初同也。兵服上下無別。四乘也。左君位也。若超乘者。五百乘力則多矣。然而寡禮安得無疵。起乘臣踊車上也。不下車爲師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奚施將西市于周道遇秦師曰。嘻。師所從來者遠矣。此必襲鄭遽使奚施歸告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曰。寡君固聞大國之將至久矣。大國不至寡君與士卒竊爲大國憂日無所與焉。惟恐士卒罷弊與糗糧匱乏何其久也。使人臣稿勞以璧膳以十二牛。秦三帥對曰。寡君之無使也使其三臣丙也。林也。視也。于東邊候晉。一作聘。注亦同。之道也。過是以

迷惑陷入。一作及。大國之地不敢固辭再拜稽首受之。三帥乃懼而謀曰。我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以襲人未至而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備必已盛矣。還師去之當是時也。晉文公適夢未莖先軫言于襄公。襄公文公之曰。秦師不可不擊也。臣請擊之。襄公曰。先君薨尸在堂見秦師利而因擊之無乃非爲人子之道歟。先軫曰。不吊吾喪不憂吾哀是死吾君而弱其孤也。若是而擊可大彊。彊霸也。一作若先。而弗擊不可大彊。臣請擊之。襄公不得已而許之。先軫遇秦師于殽而擊之大敗之。獲其三帥以歸。繆公聞之素服願臨。哭也。以說于衆曰。

奇賞彙編 卷六十六 十 遷史

天不爲秦國使寡人不用蹇叔之諫以至于此。患此繆公非欲敗于殽也。智不至也。言但慮襲鄭之利不日智不智至則不信。秦叔哭其子云。智人過言之不信也。師必于殽繆公不信。信師之不反也。從此生故不至之爲害大矣。

樂成

五曰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聲禹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爲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也。始首而可以樂成功孔子始用于魯魯人嚮誦之曰靡樂而鞞投之無戾鞞而靡表投之無郵。孔子未廣表投也。郵字與九同言投棄孔子

無罪
也
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

遺者民莫之舉大智之用固難踰也踰過也子產始治鄭使田有封洫都鄙有服封界洫溝也服法服也與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賦之我有衣冠而子產貯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左傳曰鄭子產有後三年民又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殖之我有子而子產誨之子產若歿其使誰嗣之使鄭簡魯哀當民之誦誡也而因弗遂用則國必無功矣子產孔子必無能矣非徒不能也雖罪施于民可也為也雖此二人罪亦可今世皆稱簡公哀公為賢稱子產孔子為奇賞彙編 卷六十六 十一 選史

侯賢主也而猶若此又況于中主耶中主之忠不能勿為而不可與莫為夫唯賢主能無為耳中庸之主不能無為而不可與為無為也凡舉無易一作為之事氣志視聽動作無非是者人臣且孰敢以非是邪疑為哉皆壹于為則無敗事矣此湯武之所以大立功于夏商而句踐之所以能報其讐也以小弱皆壹于為而猶若此又況于以彊大乎魏襄王與羣臣飲酒酣王為羣臣視令羣臣皆得志史起與而對曰羣臣或賢或不肖賢者得志則不可肖者得志則不可賢臣得志則忠故曰可也不肖臣得志則驕驕則亂故曰不可王曰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門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與不忠不可效也魏王無以應之明日召史起而問焉曰漳水猶可以灌鄴田乎史起對曰可王曰子何不為寡人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為也王曰子誠能為寡人為之寡人盡聽子矣史起敬諾言之于王曰臣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雖死藉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遂成也王曰諾使之為鄴令史起因往為之鄴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為之冰已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

之曰鄴有聖令時為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
 生之稻梁使民知可與不可則無所用矣賢主忠臣
 不能導愚教陋則名不冠後實不及世矣史起非不
 知化也以忠于主也魏襄王可謂能決善矣誠能決
 禽衆雖誼譁而弗為變功之難立也其必山响响邪
 國之殘亡亦猶此也故响响之中不可不味也中主
 以之响响也止善賢主以之响响也立功按魏王世
 武侯武侯生惠王惠王生襄王西門豹文侯用為鄴
 令史起亞之不得為四世之君臣也又孟子見梁襄
 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
 見所畏焉何能決善哉此言復謬也

察微

奇賞彙編

卷六十六

主選史

六曰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無水曰谿若白
 聖之與黑漆則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
 則不然如可知如不可知如可見如不可見故智士
 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猶尚有管叔蔡叔之事
 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管叔周公弟蔡叔周公兄流
 不聽王命周公居攝三年伐奄八國之中最大
 者作尚書餘七國小又先服故不載于經也故治
 亂存亡其始若秋毫細微察其秋毫則人物不過矣
 也魯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于諸侯有能贖之者
 取其金于府子貢贖魯人于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
 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

則無損于行言無所損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謂
 志義此之謂也于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

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淮南記曰子路受
 見之以細觀化遠也故曰觀化遠也楚之邊邑曰卑
 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于境上戲而傷卑梁
 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
 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公卑
 夫也楚簡王守邑大夫皆稱吳人焉敢攻吾
 若周之單襄公成肅公劉文公也曰吳人焉敢攻吾
 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
 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夷吳楚以此大

奇賞彙編

卷六十六

主選史

隆隆當作格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于雞父公
 先夷昧也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齧潘
 臣小帷子楚二大夫也雞父之戰胡沈陳
 蔡皆佐楚戰故吳獲之夏姓齧名陳大夫又反代郢
 得荆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為雞父之戰凡持國太上
 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身必窮
 言楚不知始與終又不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守長
 貴也滿而不溢所以守長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
 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鄭公子歸生
 率師伐宋魯宣三年傳曰鄭公子歸生受命于宋
 楚伐宋言受命于楚與晉盟也宋華
 元率師應之大棘應擊也大棘宋邑今陳
 留襄邑南大棘是也羊斟御明

日將戰華元殺羊饗士羊斟不與焉與及明日戰怒

謂華元曰昨日之事子為制制日之事今日之事我

為制今日之事遂驅入于鄭師宋師敗績華元虜

虜夫弩機差以米則不發戰大機也饗士而忘其御

也將以此敗而為虜豈不宜哉傳曰羊斟人也不以

故凡戰必悉熟備備知彼知已然後可也古之

人遺之單醪輸之于川與士李從下流飲之示不自

戰不悉熟備魯季氏與郈氏鬪雞郈氏介其雞介甲

雞也雞者李氏為之金距以羽鐵作銀李氏之雞不勝

李平子怒因歸郈氏之官而一其宅宅平子名

奇賞彙編 卷六十六 宅意如神

子純之子也校郈 郈昭伯怒傷之于昭公郈氏魯季

氏官以益已宅 曰禘于襄公之廟也舞者

二人而已其餘盡舞于季氏禘大祭也襄公昭公之

六人餘在季氏季氏僭也 季氏之舞道無上久矣

弗誅必危社稷公怒不審審郈乃使郈昭伯將師徒

以攻季氏遂入其宮仲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無季

氏則吾族也歟公無日矣遂起甲以往陷西北隅矣

入之三家為一郈昭伯不勝而奔昭公懼遂出奔齊

季于乾侯乾侯魯昭聽傷而不辨其義懼以魯國不

勝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與季氏同患焉是不

達乎人心也不達乎人心位雖尊何益于安也以魯

國恐不勝一季氏况于三季同惡同惡固相助權物

若此其過也非獨仲叔氏也魯國皆恐魯國皆恐則

是與一國為敵也其得至乾侯而卒猶遠乃王乾侯

故以為

去宥

七日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謝子關東人

道惠王秦孝 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

之親一作謝子賢于已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

其為人甚險將奮于說以取少主也奮也少王因

奇賞彙編 卷六十六 去意如神

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

行凡聽言以求善也所言苟善雖奮于取少主何損

所言不善雖不奮于取少主何益不以善為之慙而

徒以取少主為之悖悖也惠王失所以為聽矣用志

若是見客雖勞耳目雖弊猶不得所謂也此史定所

以得行其邪也史定此史定所以得飾鬼以人罪殺

不辜羣臣擾亂國幾大危也人之老也形益衰而智

益盛老見事多所今惠王之老也形與智皆衰耶

荆威王學書于沈尹筮昭釐惡之威王好制威王楚

術術也有中誡佐制者為昭釐謂威王曰國人皆

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中謂官制也。王不說因疏沈尹華中謀細人也。一言而令威王不聞先王之術文學之士不得進令昭釐得行其私故細人之言不可不察也。且數怒人主以爲姦人除路茲路以除而惡壅却豈不難哉。除猶開通也。故曰而夫激矢則遠激水則早激主則悖悖則無君子矣。夫不可激者其唯先有度也。度法。鄰父有與人鄰者有枯梧樹其鄰之父言梧樹之不善也鄰人遽伐之鄰父因請而以爲薪其人不說曰鄰者若此其險也豈可爲之鄰哉。此有所宥也。有和也。又云焉也。夫請以爲薪與弗請此不可奇賞彙編。卷六十六。七。選史。

以疑枯梧樹之善與不善也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搏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此真大有所宥也夫人有所宥者固以豈爲昏以白爲黑以堯爲桀宥之爲敗亦大矣。亡國之主其皆甚有所宥邪故凡人必別宥然後知別宥別能全。一作其天矣。天身。

正名

八曰名正則治名喪則亂使名喪者淫說也說淫則不可不然而不然是不而是而非不非故君子之說也

足以言賢者之實不肖者之克而已矣。克亦足以喻治之所悖亂之所由起而已矣。論明足以知物之情人之所獲以生而已矣。凡亂者刑名不當也。人主雖不肖猶若用賢猶若聽善猶若爲可者其患在乎所謂賢從不肖也。從使人從不爲善而從一作邪辟使人從邪辟自肖自謂賢不爲善而從一作邪辟謂善故曰其患所謂可從悖逆也。悖逆之道也。是刑名異克而聲實異謂也。夫賢不肖善邪辟可悖逆國不亂身不危奚待也齊潛王是以知說士而不知所謂士也。潛王齊田常之孫田和立爲宣王潛王宣王之子也。言知當敬義士不能知其所以行徒謂之士故尹文問其故。士之故也。而王無以應此公王也。奇賞彙編。卷六十六。大。選史。

丹之所以見信而卓齒之所以見任也信卓齒而信公玉丹豈非以自警邪。公玉丹齊臣卓齒楚人亦爲之而懼其筋懸之于東廟終日以自警者也。尹文見齊王。尹文齊人作名書一篇在齊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尹文曰願聞何謂士王未有以應尹文曰今有人于此事親則孝事君則忠交友則信居鄉則悌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齊王曰此真所謂士已。一作尹文曰王得若人宥一作用。以爲臣乎王曰所願而不能得也尹文曰使若人于廟一作朝中深見侮而不關工將以爲臣乎王曰否大夫見侮而不關則是辱

也辱則寡人弗以爲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鬪未
失其四行也未失其四行者是未失其所以爲士一
矣未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以爲臣失其所以爲士
一而王不以爲臣則鬪之所謂士者乃士乎王無以
應尹文曰今有人于此將治其國民有非則非之民
無非則非之民有罪則罰之民無罪則罰之而惡民
之難治可乎王曰不可尹文曰竊觀下吏之治齊也
方若此也王曰使寡人治信若是則民雖不治寡人
弗怨也意者未至然乎尹文曰言之不敢無說請言
其說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之令

奇賞彙編

卷之六

九

運史

深見侮而不敢鬪者是全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
敢鬪是辱也夫謂之辱者非此之謂也以爲臣不以
爲臣者罪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齊王無以應論
皆若此故國殘身危走而之穀穀齊邑也如衛如之齊潛
王周室之孟侯也孟長也太公之所老也桓公嘗以此
霸矣管仲之辨名實審也桓公以繼絕存亡幸義以
霸管子輔而成之不以上
地之大也今此語王繼篡國之曹借說不義之人無
管子之輔假有之又不能用喻以桓公出而齊底不
得方之

審分覽

審分

一曰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分謂仁義禮信
也姦偽邪辟之塗可以息惡氣苛疾無自至若德合
應故苛疾無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今以衆地
者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則速無所匿遲也
其力無藏匿無舒遲也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則臣
有所匿其邪矣邪私也不欲君主無所避其累矣
欲容私故君無所避其負也凡爲善難任善易奚以
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于車上而任驥
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一作臣之事則是與驥
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夫人主亦有居車無去車去
奇賞彙編 卷之六 十 運史

去就之去則衆善皆盡力竭能矣諛諛諛賊巧伎之
人無所竄其姦矣竄猶堅窮廉直忠敦之士畢競勸
騁驚矣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則四極
可有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
自以以用若此則百官恫擾恫動少長相越萬邪並
越權威分移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國之風也王
良之所以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
盡力王良晉大夫孫無正郵良也以善御有道之主
其所以使羣臣者亦有轡其轡何如正名審分是治
之德已故按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而察

其類無使放悖夫名多不當其實而事多不當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不審名分是惡壅而愈塞也壅塞之任不在臣下在于人主堯舜之臣不獨義湯禹之臣不獨忠得其數也御之得桀紂之臣不獨鄙幽厲之臣不獨辟失其理也殺戮不辜曰厲壅過不達曰幽今有人于此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衆有司也萬物一作羣馬牛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夫說以智通而實以以過一作遇一作悅譽以高賢而克以卑下克贊以潔白而隨以汙奇賞彙編卷六十六 三 選史

而任之不令土行不令水止也不制物者不為物所制若此人者王公不能屈何有為人使之使令者乎清靜以公神通乎六合德耀乎海外上下也意觀乎無窮譽流乎無止此之謂定性于大湫性命大湫猶大賢也命之曰無有無有無形也道無形無言得道也故得道忘人乃大得人也夫非其道也德道澹然得無所思慮故忘人也非道也亦在其人也不能使人知德忘知乃大得知人得之也故曰夫非其道也知德忘知乃大得知也夫其非德也所以大得知也夫其非德也亦在其人也不能人人知之至知不幾靜乃明幾也夫其不明也靜也安也安處其德乃所以使人明之故曰不幾也近故曰靜乃明幾也夫其不明也亦在其人大明不也明不能使人見之故曰夫其不明也選史奇賞彙編卷六十六 三 選史

二曰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若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謂之扁外欲不入謂之閉既扁而又閉天之用密有准不以平有繩不以正天之大靜既靜而又寧可以為天下正正身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實莫得窺乎鴻範曰惟天陰騭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言天覆生下民王者助天舉發明之以仁義也故曰不出于戶而知天下不窺于牖而知天道以知人之知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能察偏遠故彌少也故博聞之人疆識之士闕矣事耳目深思慮之務敗矣堅白之察無厚之辨外矣外察所不出者所以出之也不為者奇賞彙編 卷六十六 選史

不恢矣恢亦備也不備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從來也今之為車者數官然後成故曰數官然後成夫國豈特為車哉眾智眾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車也方道也夫一能應萬無方而出之務者唯有道者能之魯鄙人遺宋元王閉鄙人小人也元王號令于國有巧者皆來解閉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子請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為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于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奇賞彙編 卷六十六 選史

人主好以已為已所好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為矣阿主之為有過則主無以責之則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之志也

之為卑卑之為尊從此生矣此國之所以衰而敵之

所以攻之者也奚仲作車

韻作書蒼頡生而知書為后後作稼后若後官也列

疏以為稷皋陶作刑虞書曰皋陶作刑後世有服

吾作陶昆吾顓頊之後吳回之孫陸終之子夏紘

作城鮒父也此六人者所自當矣然而非主

道者故曰作者憂因者平惟彼君道得命之情故任

奇賞彙編 卷六十六 選史

天下而不疆此之謂全人今人全德之

任數

三曰凡官者以治為任以亂為罪今亂而無責則亂

愈長矣人主以好暴一作示能以能暴以好唱自奮

從取容阿意曲從是君代有司為有司也有司大臣

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此聽從取容無有是臣得後

隨以進其業後隨從後也其業君臣不定不臣故不

定耳雖聞不可以聽目雖見不可以視心雖知不可

以舉不可勢使之也言其人不忠不正苟取容說

以舉不可勢使之也言其人不忠不正苟取容說

以舉不可勢使之也言其人不忠不正苟取容說

以舉不可勢使之也言其人不忠不正苟取容說

以舉不可勢使之也言其人不忠不正苟取容說

以舉不可勢使之也言其人不忠不正苟取容說

以舉不可勢使之也言其人不忠不正苟取容說

以舉不可勢使之也言其人不忠不正苟取容說

耳之聞也藉于靜靜無聲乃有所目之見也藉于昭

雖見易見雖知易知雖知難知避害不知仁義與就

則不信言不知其君不信備仁義無無骨者不可令

知冰士國之主不知去貪暴施仁惠若無骨有土之

君能察此言也則災無由至矣且夫耳目智巧固不

足恃惟修其數行其理為可韓昭釐侯視所以祠廟

之牲其豕小昭釐侯也晉宣子起之後也起生貞子

是豕來也昭釐侯曰是非嚮者之豕耶官無以對命

吏罪之從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

耳申不害聞之申不害鄭之京曰何以知其聾以其

耳之聽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

以其言之當也故曰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無以見

則明去智無以知則公去三者不任則治三者則任

奇賞彙編 卷六十六 選史

奇賞彙編 卷六十六 選史

奇賞彙編 卷六十六 選史

奇賞彙編 卷六十六 選史

奇賞彙編 卷六十六 選史

奇賞彙編 卷六十六 選史

奇賞彙編 卷六十六 選史

奇賞彙編 卷六十六 選史

奇賞彙編 卷六十六 選史

奇賞彙編 卷六十六 選史

奇賞彙編 卷六十六 選史

奇賞彙編 卷六十六 選史

亂也。用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所以知識甚闕。其所以聞見甚淺。以淺闕博居天下安殊俗治萬民其說固不行十里之間而耳不能聞。帷牆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官而心不能知其以東至開梧之國。南撫多顛之國。西服諸侯之國。北懷僭耳之國。若之何哉。故君人者不可不察此言也。治亂安危存亡其道固無二也。故至智棄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無言無思。靜以待時。時至而應。心暇者勝。凡應之理清淨公素而正。始卒焉此治紀。一作亂。無唱有和。無先有隨。古之王者其所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為者臣道也。為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為寒。因夏為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為。而賢于有知有為。則得之矣。有司請事于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曰。告仲父若是三習者。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易哉為君。親近習所。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曷為其不易也。桓公得管子事。猶大易又况于得道術乎。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食故曰不斟不嘗。畫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攪其饒中而食之。選問食熟。選問。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為

細案

不見之孔子。趙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竊者煤室入甌中。棄食不祥。回攪而飯之。也。人猶墮之。煤。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目見妄不可信。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故知非難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難也。勿躬。四曰人之意。苟善雖不知。可以為長。上故李子曰。非狗則不得。鬼兔化為狗。則不為兔。人君而好為人官。有似于此。作君而好治人。官職。其臣蔽之人時禁之。奇賞彙編。卷六十六。人時有君自蔽則莫之敢禁。夫目為人官。自蔽之精者也。精板筆日用而不藏于篋。後意賤物也。日用精者。好治人。臣之故用則衰動。則暗作則倦。君代思臣。職與後學何異。故用則衰動。則暗作則倦。君代思臣。家開也。代臣作。走力役之事。則心倦。衰暗倦三者。非君道也。大撓作甲子。黔如作虜首。虜一作處。容成作曆。羲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作駕寒衰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此二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聖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

而使二十官盡其巧畢其能聖人在上故也聖王之
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用其人得其能所不知也所以
知之也養其神修其德而化矣無私慮勞神是養
若月之始出極燭六合極北極大而無所窮屈
昭乎若日之光變化萬物而無所不行神合乎太一
生無所屈而意不可障太通也神與道合生道乃無
精通乎鬼神深微玄妙而莫見其形今日南面百邪
自正而天下皆反其情南面當陽而治謂黔首畢樂
其志安育其性而莫為不成莫天子也反本也黔首畢樂
奇賞彙編 卷六十六 元 廷史
命之情而百官已治矣黔首已親矣名號已章矣管
子復于桓公曰懇田大邑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臣
不若甯邀請置以為大田甯邀登降辭讓進退閑習
臣不若隰朋請置以為大行周禮人行入掌賓蚤入
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重富貴臣不
如東郭邪請置以為大諫臣楚有東郭之官亦諫臣平原廣城
車不結軌士不旋踵結交也車兩鼓之三軍之士視
死如歸臣不若王子城父請置以為大司馬司馬主
之九法以佐王平郡國也周禮大司馬之職掌建國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
誣無罪臣不若弦章請置以為大理大理人理治君若欲

治國彙兵則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夷吾在此桓
公曰善今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于管子十年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管子人臣也
不任已之不能而以盡五子之能况于人主乎人主
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則幽詭愚險之言無不職
矣百官有司之事畢力竭智矣五帝三皇之君民也
下固不過畢力竭智也夫君人而知無恃其能勇力
誠信則近之矣凡君也者處平靜任德化以聽其要
若此則形性彌廉而耳目愈精百官慎一作職而莫
而偷綏綏解人事其事以克其名治也名實相保之
奇賞彙編 卷六十六 三 廷史
謂之道
知度
五日明君者非偏見萬物也明于人主之所執也有
術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
要故事省而國治也明于人主之所執故權專而姦
止姦止則說者不來而情論矣情者不飾飾虛而事實
見矣此謂之至治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虛辭不
好淫學流說不學正道為淫學賢不肖各反其質反
其行情不雕其素本性純樸不雕飾蒙厚純樸以
事其上若此則工拙愚智勇懼可得以故易官易官

則各當其任矣。故有職者安其職，不聽其議。有亂則聽者不無職者責其實，以驗其辭。此二者審則無用之言不入于朝矣。君服性命之情，去愛惡之心，用虛無為本。虛無無所愛惡也，無所以聽有用之言，謂之朝正有益于國者。凡朝也者，相與召理義也，相與植法則也。上服性命之情，則理義之士至矣。法則之用，植矣。枉僻邪撓之人，退矣。貪得僞詐之曹，遠矣。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姦除姦之要在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知性命則不為無益之事，唯道是從，利民而已。故子華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正奇賞彙編

卷六十六
至 選史

性是喜羣，眾不周而務成一能。一能專一之，盡能既成，四夷乃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周，忠信為周，此神農之所以長而堯舜之所以章也。長信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君自謂智而巧故愚拙者從之，請也。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愈多矣。請者愈多，且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為人主而數窮于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是之謂重塞之主。無存國矣。故有道之主，因而不為。因循舊法，不為。責而不詔。責臣成功，不妄。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

之言不奪之事，督各審實，官使自司，以不知為道，以奈何為實。道尚不知，不知乃知也。以不知為實，因循也。實一堯曰：若何而為？及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作術？堯曰：若何而為？及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陽奇，惟之所際，皆四夷之遠。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為中牟令，上計言于襄子曰：中牟有士曰騰，胥已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為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耶？為中大夫若此，其見也非晉國之故也。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之矣。謂耳任登之實登之所舉登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復假耳目哉。

奇賞彙編
卷六十六
至 選史

為中大。夫子何為任人則賢者畢力也。畢盡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與不知者議之也。絕江者託于船，致遠者託于驥。霸王者託于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驥也。釋父兄與子弟非疏之也。言其父兄子弟不肯不能為霸任庖人釣者與仇人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庖人即伊尹釣者即呂尚仇人猶大匠之為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譬功丈力一作而知人數矣。譬相也，相功力丈尺，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周之與管夷吾百里奚聽任而六

下知齊秦之霸也豈特驥遠哉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國者亦有人桀用羊辛紂用惡來宋用馭唐齊用蘓秦而天下甚亡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則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舜禹猶若困而況俗主乎

慎勢

六曰失之乎數求之乎信疑夫誠信之數欲失之乎勢求之乎國危失其土之勢也吞舟之魚陸處則不勝螻蟻權鈞則不能相使勢等則不能相并治亂齊則不能相正故小大輕重多少治亂不可不察此禍

奇賞彙編

卷六十六

選史

福之門也凡冠帶之國舟車之所通不用象譯狄鞮方三千里周禮象胥古掌蠻夷閭閻或狄之國使傳通其言也東方曰羈南方曰象西方曰狄發北方曰譯國語所謂曰羈南三千里內被服五帝華夏之盛明謂不用象譯狄鞮也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國千里擇國之中而立官擇官之中而立廟天下之地方千里以爲國所以極治任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在德下在人傳日楚子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對曰在德之休明雖太輕是也故曰其人不若小其多不若衆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使勢全威所以博義義博利則無敵無敵者安故觀于上世其封建衆者其福長其名彰神農十七世有天下與天下同之也

補遺
此書以
謂漢書
語其制
也

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近國大遠國小上有十里之諸侯遠也十里小國以大使小以重

使輕以衆使寡此王者之所以家以完一作也家室

所以天下爲家故故曰以勝費則勞以鄒魯則逸勝費則勞以鄒魯則逸

小故勞也鄒魯則猶倍日而馳也倍日而馳以

以齊楚則舉而加綈旛而已矣齊楚舉而加綈旛而已矣

故而所用彌大所欲彌易用大使小欲盡湯其無郭

武其無岐賢雖十全不能成功郭岐湯武之本國假

能以成湯武之賢而猶藉知乎勢又況不及湯武者

乎故以大畜小吉以小畜大滅以重使輕從以輕使

重凶自此觀之夫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功名著乎

樂孟銘篆著乎壺鑑其勢不厭尊其實不厭多多實

尊勢賢士制之以遇亂世王猶尚少以尊勢賢士之

少爲天下之民窮矣苦矣民之窮苦彌甚王者之一

易苦紂之民紂之亂與武王陳其牧野凡王也者窮

苦之救也水用舟陸用車塗用輜沙用鳩山用標因

其勢也者令行位尊者其教受威立者其姦止此畜

人之道也故以萬乘令乎千乘易以千乘令乎一家

易以一家令乎一人易嘗識及此雖堯舜不能不能

化諸侯不欲臣于人而不得已其勢不便則奚以易

臣也。奚何權輕重審大小多建封。所以便其勢也。王也

者勢也。王也者勢無敵也。勢有敵則王者廢矣。有知

小之愈于大。少之賢于多者。則知無敵矣。知無敵則

似類嫌疑之道遠矣。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諸侯

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適子不使庶孽疑焉。

尊卑皆疑生爭。爭生亂。是故諸侯失位則天下亂大

夫無等則朝廷亂。妻妾不分則家室亂。適孽無別則

宗族亂。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慎子名到。作法

中不害韓非前非一兔足為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

定。竟且屈力而況眾人乎。屈竭積鬼滿市行者不顧

奇賞彙編卷六重選史

非不欲免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雖鄙不爭。故治天

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分土畫界各守莊王圍宋

九月。莊王楚穆王子共王父康王圍宋五月。康王楚

之子莊王之孫也。宋君聲王圍宋十月。聲王楚惠王

病不以告故。不書于經。聲王圍宋十月。聲王楚惠王

王之子在楚三圍宋矣。而不能亡。非不可亡也。以宋

攻楚矣。時止矣。宋無德。楚亦無德。凡功之立也。賢不

肖。彊弱治亂異也。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于簡公

曰。陳成常與宰予之二臣者甚相憎也。簡公諱公陽

也。陳成常陳乞之子。臣恐其想攻也。相攻唯固則危

上矣。願君之去一人也。相憎不可金簡公曰。非而一

細人所能識。一作也。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

於庭。即簡公于廟。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能用鞅之

言。以至此患也。失其數。無其勢。雖悔無聽鞅也。與無

悔同。是不知恃可恃。而恃不恃也。周鼎著象為其理

之通也。理通君道也。

不二

七日聽羣衆人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詩曰。如彼築

用不潰何以知其然也。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

廉。關尹貴清。關尹。關正也。名喜。作道書九篇。能相風

上至經五千言。子列子貴虛。子列子。陳駘貴齊人也。作

奇賞彙編卷六重選史

道書一十五篇。貴齊。陽生貴已。陽生。天下而貴已。孟子

利天下。孫臏貴勢。孫臏。楚人為齊臣。作謀。王廖貴先

兒良貴後。也。兒良。謀兵事。貴先建策。有金鼓所以一耳

擊金則進。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

不得拙。所以一衆也。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後。所以

一力也。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夫能齊萬

不同。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乎一穴。一作者其

唯聖人矣。乎無術之智。不教之能。而恃彊速。貫習不

足以成也。

執一

一曰人主出聲應客不可不審凡主有識言不欲先
淮南記曰先唱者窮之路後人唱我和人先我隨以動者達之原也故言動欲後
其出爲之人以其言爲之名取其實以責其名實德實名德行之名以則說者不敢妄言而人主之所執其責考責其名也
其要矣孔思請行魯君曰天下主亦猶寡人也將焉之孔思伯孔思對曰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魯君曰主不肖而皆以然也達不肖過不肖而自以爲能論天下之主乎凡鳥之舉也去駭從不駭去駭從不駭未可知也去駭從駭則鳥爲舉矣孔思之對魯君也亦過矣魏惠王使人謂韓昭侯曰夫鄭乃韓氏奇賞彙編 卷六十六 堯 選史

亡之也願君之封其後也惠王魏武侯子也韓哀侯使封鄭此所謂存亡繼絕之義君若封之則大名昭侯惠之公子食我曰臣請往對之公子食我至于魏見魏王曰大國命弊邑封鄭之後弊邑不敢當也弊邑爲大國所患昔出公之後聲氏爲晉公拘于銅鞮大國弗憐也而使弊邑存亡繼絕弊邑不敢當也謂魏國也言韓當爲大國所憂出公聲氏韓之先君也韓爲晉公所執于銅鞮魏國不救故曰大國不憐也欲使韓封鄭之後魏王慙曰固非寡人之志也客請勿復言言封鄭非寡人意也是舉不義以行不義也魏王雖無以應韓之爲不義愈益厚也公子食我之辯適足

以飾非遂過魏昭王問于田詘曰寡人之在東宮之時昭王魏王聞先王之議曰爲聖易有諸乎田詘對曰臣之所舉也言昭王曰然則先生聖于田詘對曰未有功而知其聖也是堯之知舜也待其功而後知其舜也是市人之知聖也今詘未有功而王問詘曰若聖乎敢問王亦其堯邪昭王無以應田詘之對昭王固非曰我知聖也耳問曰先生其聖乎已因以知聖對昭王田詘昭王有非其有田詘不察趙惠王謂公孫龍曰寡人事偃兵十餘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惠王趙惠王後七世武靈王公孫龍對曰偃兵之意兼愛天下之心也兼愛天下不可以虛名爲也必有其實今蘭離石入秦秦二縣秦趙自入于而王縞素出一作縞縞素出秦秦也今屬西河置酒秦得國之秦得地而王出一作總齊亡地而王加膳所非兼愛之心也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今有人于此無禮慢易而求敵阿黨不公而求令煩號數變而求靜暴戾貪得而求定雖黃帝猶若困困不衛嗣君欲重稅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矣君其自藏之與在于上奚擇薄疑曰不然其在干民而

君弗知也。猶其不知在上也。為言言不其在子也。而民弗知其不知在民也。為民言不其在子也。聽必反諸已。審則令知不聽矣。國父則固固則難亡。今虞夏殷周無存者。皆不知反諸已也。公子沓相周申向說之而戰。申向周人申不害之族也。為公子沓皆之曰。申子沓相說見公子而戰。戰懼也。毀之言不任為申向說我而戰為吾相也。夫吾相也。夫不謂之辭。申向曰。向則不肖。雖然公子年二十而相見老者而使之戰。請問孰病哉。公子沓無以應。戰者不習也。不習者故懼使人戰者嚴驅也。嚴尊意者恭節而人猶戰。任不在貴者矣。故人雖時有自失者。猶無以易恭節。自奇賞彙編 卷六十六 聖 選史

重言

二曰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即位諒闇三年不言。高宗殷王盤庚之弟小乙之子也。卿大夫恐懼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唯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善類古之天子其重言如此。故言無遺者。遺失也。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援梧葉以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前梧葉以為珪。以授叔虞。唐叔虞執信圭。凡故曰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其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于是遂封叔虞于晉。叔虞成王之弟也。傳曰。富武王邑姜方娠太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又成王滅唐而封太叔虞。晉侯此之謂也。周公曰。可謂善說矣。一稱而令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荆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讒。莊王楚穆王商臣之固。荆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讒。成公賈入諫。王曰。不穀禁諫者。今子諫何故對曰。臣非敢諫也。願與君王讒也。王曰。胡不設不穀矣。施諫不施讒言也。對曰。有易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使于射不動。曰。有易止于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是鳥雖無飛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羣臣大說。荆國之眾相賀也。故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其莊王之謂耶。成公賈之讒也。賢于太宰誣之說也。太宰誣之說。聽乎夫差而吳國為墟。誣音柏。州。楚之州。楚奔楚。誣自楚之吳。以成公賈之讒。喻乎荆王。而荆國以霸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桓公恠之曰。與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諱日之役者。有執蹠蹠而上視者。

意者其是耶乃今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牙至
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今實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管
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
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
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
子有三色顯然善樂者鍾鼓之色也湫然清淨者衰
經之色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
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
色也君咲而不坐坐開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
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
奇賞彙編 卷六十六 選史
言之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
是東郭牙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唯善匿弗能
隱矣故聖人聽于無聲視于無形詹何田子方老耽
是也詹何體道人也田子方學于貢尚賢仁貴禮義
魏文侯友之老耽學無為貴道德周史伯陽也
三川竭知周將亡孔子師之也
靖諭
三曰聖人相諭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海上之人有
好蜻者每居海上從蜻游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
後左右盡蜻也蜻蜻蜉蝣小蟲細腰四翅一名白面終日玩之而不去
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女居取而來吾將玩之明日

之海上而蜻無至者矣勝書說周公旦曰廷小人衆
徐言則不聞疾言則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旦
曰徐言勝書曰有事于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
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周公旦曰勿言故勝事能以
不言說而周公旦能以不言聽此之謂不言之聽不
言之謀不聞之事殷雖惡周不能疵矣疵口唇不言
以精相告紂雖多心弗能知矣紂多惡周之心目視
于無形耳聽于無聲商聞雖衆弗能窺矣同惡同奸
志皆有欲雖為天子弗能離矣孔子見溫伯雪子不
言而出伯雪子子貢曰夫子之欲見溫伯雪子好矣
奇賞彙編 卷六十六 選史
今也見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擊
解 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故未見其人而知其
志見其人而心與志皆見天符同也符道聖人之相
知豈待言哉白公問于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
不應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勝也白楚縣也
楚潛稱王守縣大夫皆稱公子建為費無極所
害出奔鄭與晉通謀欲反鄭于晉鄭人殺之勝與庶
父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率師救鄭報父之仇許而未行晉
人伐鄭子西子期率師救鄭報父之仇許而未行晉
遠矣欲殺子西子期故問微言微言陰謀密事也孔
子知之故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喻微言若石投
孔子曰没人能取之没人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
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淄澠齊

名也易乎齊桓公議宋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

乎孔子曰胡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為可耳白公弗

得也弗得不得知謂則不以言矣不欲白公言者謂

之屬也求魚者濫竿歟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

至為無為淺智者之所爭則末矣此白公之所以歎

於法室白公不能耐無為遂行其志殺子西子明而

而殺之法室法室司寇也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

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

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于衛無故子曷為請對曰

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驕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

奇賞彙編 卷六十六 聖 運史

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

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

也徐見臣而有慚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

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

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乃以行步氣

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晉襄公使人于周

曰弊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曰三塗為祟弊邑寡君

使下臣願藉途而祈福焉三塗之山陸渾之南故假

驪也按春秋經襄公以魯僖三十二年即位晉文

公六年李無卜三塗為祟之言也魯昭十七年傳曰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事于洛與長弘謂劉子容猛非

社也其伐我乎陸渾二于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

既九月丁卯晉曷時歸涉自棘津使祭更先刑牲

于洛陸渾人不知歸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自

亡矣按傳晉頃公也此云襄公復妄言也天子許

之景王于朝禮使者事畢客出長弘謂劉康公曰夫

祈福于三塗而受禮于天子此柔嘉之事也而客武

包殆有他事願公備之也晉襄公周襄王時也長弘

之末也以此世推之當為晉劉康公乃微戎車卒士以

待之晉果使祭事先因令楊子將卒十二萬而隨之

涉于棘津襲聊阮梁蠻氏滅三國焉此形名不相當

聖人之所察也長弘則審矣故言不足以斷小事唯

知言之謂者可為奇賞彙編 卷六十六 吳 運史

離謂四曰言者以諛意也言意相離凶也亂國之俗甚多

流言而不顧其實務以相毀務以相譽毀譽一本作

成黨眾口熏天賢不肖不分以此治國賢主猶惑之

也又況乎不肖者乎惑者之患不自以為惑故惑惑

之中有曉焉冥冥之中有昭焉亡國之主不自以為

惑故與桀紂幽厲皆也然有亡者國無二道矣鄭國

多相縣以書者子產令無縣書鄧析致之子產令無

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窮矣是可

不可無辨也可不可無辨而以賞罰其罰愈疾其亂

愈疾。此爲國之禁也。故辨而不當理則僞知而不當理。則詐詐僞之民先王之所誅也。理也者是非之宗也。有水甚大鄭之富人之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鄧析鄧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夫傷忠臣者有似于此也夫無功不得民則以其無功不得民傷之有功得民則以其有功得民傷之此鄧析之議辯人主之無度者無以知此豈不悲哉比于萇弘以此死爲黑而上不知故箕子商容以此窮賢人老子所從學者也周公召奇賞彙編卷六十六

尚可以見人乎對曰子以死爲顧可以見人乎是者數傳不死于其君長大不義也其辭猶不可服辭之不足斷事也明矣夫辭者意之表也鑒其表而棄其意悖故古之人得其意則舍其言矣聽言者以言觀意也聽言而意不可知其與橋言無擇也齊人有淳于棼者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關東六國爲從達約車十乘將使之荆辭而行有以橫說魏王魏王乃止其行關西爲橫魏王以合關東從爲不足復說欲失從之意又失橫之事夫其多能不若寡能其有辯不若無辯周鼎著倭而齧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爲也倭之巧工也以巧聞天下周家鑄鼎著說周鑄鼎象百物技巧不備大巧爲也一御鑄其指不能復爲倭言大巧之不可爲也

之所欲為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趙因欲救之此非約也趙王以告平原君趙王趙惠王也平原君趙公子勝孫也平原君以告公孫龍公孫龍曰亦可以發使而讓秦王曰趙欲救之今秦王獨不助趙此非約也孔穿公孫龍相與論于平原君所深而辯至于藏三牙公孫龍言藏之三牙甚辯公孫龍孔穿皆辯士也論相以言也龍度關因言馬自非自馬孔穿不應少選辭而出此之類也故曰甚辯孔穿不應少選辭而出選史明日孔穿朝平原君謂孔穿曰昔者公孫龍之言甚辯孔穿曰然幾能令藏三牙矣雖然難言藏三牙之說近難成也願得有問于君謂藏三牙甚難而實非也謂藏兩牙奇賞彙編卷六十六 究選史甚易而實是也難易之不知君將從易而是也者乎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不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與孔穿辯荆柱國莊伯柱國官名若秦之有相國令其父視曰日在天視其奚如曰正圓視其時日當今令調者駕日無馬令涓人取冠進上問馬齒齒人曰齒十二與牙三十馬上下齒十二牙上下十八合為三十謂若公孫龍減去其三牙多而偏不可均故難也而均故易人有任臣不亡者臣亡莊伯決之任者無罪隨之便無罪析宋有澄子者亡緇衣求之塗見婦人衣緇衣援而弗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緇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此實與與吾所自為也澄子曰

子不如速與我衣昔吾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衣禪緇也以禪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得猶便也澄子極理也言宋亂無法也宋王謂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羣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宋王康王也唐鞅對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不善者故為不畏王欲羣臣之畏也不若無辯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若此則羣臣畏矣居無幾何宋君殺唐鞅唐鞅之對也不若無對惠子為魏惠王為法為法已成以示諸民人一作良民人皆善之魏惠惠施宋人仕魏為惠王伯獻之惠王惠王善之以示翟剪翟剪曰善也翟剪翟王之後也惠王曰可行耶翟剪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剪對曰今舉大木者前呼與譟後亦應之此其于舉大木者善矣與譟或作耶譟或作雅樂凡人所說夫國亦木之大者也也不知呼與譟安于舉大木也治國之法未可用也故曰善而不可行也不屆六曰察士以為得道則未也雖然其應物也辭難窮矣辭雖難窮其為禍福猶未可知察察而以達理明義則察為福矣察而以飾非惑愚則察為禍矣古者之貴善御也以逐暴禁邪也魏惠王謂惠子曰上世

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願得傳國。惠子辭王，又固請曰：「寡人莫有之國于此者也，而傳之賢者，民之貪爭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王固萬乘之主也，以國與人，猶尚可。今施布衣也，可以有萬乘之國而辭之，此其止貪之心愈甚矣。惠王謂惠子曰：「古之有國者，必賢者也。夫受而賢者，舜也是；欲惠子之為舜也，夫辭而賢者，許由也是。惠子欲為許由也，傳而賢者，堯也是。惠王欲為堯也，堯舜許由之作，非獨傳舜而由辭也。他行稱此，今無其他而欲為堯舜許由，奇賞彙編。」

卷六十六

至 通史

故惠王布冠而拘于鄆。鄆，邑名也。自居于齊威王幾弗受之。威王田和之孫，孟子所見宣王也。惠王易衣變冠，乘輿而走，幾不出乎魏境。凡自行不可以幸為必誠，言惠王幸譽傳國之名，惠子幸章以不受之名，以為必誠也。匡章謂惠子于魏王之前曰：「蝗螟農夫得而殺之，奚故為其害稼也？」匡章，孟章子也。食心曰螟，食葉曰螽。今齊州謂蝗為螽，喻王與惠子相相禍文害于義者也。今公行多者數百乘，步者數百人，少者數十乘，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惠王曰：「惠子施也，難以辭與公相應。」公謂雖然請言其志。惠子曰：「今之城者或者操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掇

奇

以善喻望若施者，其操表掇者也。施，惠子名也。使工女化而為絲，不能治絲，使大匠化而為木，不能治木，使聖人化而為農夫，不能治農夫，施而治農夫者也。而能公何事比施于螽螟乎？惠子之治魏為本，其治不治當惠王之時五十戰而二十敗，所殺者不可勝數。大將愛子有禽者也。惠王用惠子之說，為土地子弟以殉之，故曰大術之愚為天下笑，得舉其諱將愛子有禽者矣。乃請令周太史更著其名。惠王比舉書其諱惡，名仲父之名也。圍邯鄲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罷潞也。國家空虛，天下之兵四至，眾庶誹謗諸侯不譽也。

卷六十六

至 通史

奇賞彙編。一作舉皆編。謝于翟翽而更聽其謀，社稷乃存。翟翽，魯之惡也。謝于翟翽，而更聽其謀，社稷乃存。惠子之法善而不可行，又為惠王說舉大木而呼與謗後亦和之，豈無鄭衛之音不若此其宜也？當謝員于翟翽而從其謀，社稷乃存之。名寶散出，土地四削，魏國從此衰矣。仲父大名也，讓國大實也，說以不聽，不信聽而若此，不可謂工矣。不工而治賊天下莫大焉。幸而獨聽于魏也。匡章之非，不亦可乎？自圭新與惠子相見也，惠子說之以疆。力也。自圭無以應，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取婦者，婦至宜安，矜煙視媚行。」媚行，豎子操焦火而鉅新婦曰：「焦火大鉅入于門，門中有欽陷。」

新婦曰塞之將傷人之足此非不便之家氏也家氏然而有其甚者今惠子之遇我尚新也遇見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之曰不然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為民父母父母之教子也豈待父哉何事比我于新婦乎詩豈曰愷悌新婦哉誹汗因汗誹辟因辟是誹者與所非同也白圭曰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而誹之因自以為為之父母其非有甚于白圭亦有大甚者

應言

奇賞彙編

卷六十六

童選史

七日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而不可食市丘魏邑也肉汁曰洎淡少洎之則焦而不熟焦難熟然而視之螭焉美無所可用螭讀離商惠子之言有似于此而不可用似此鼎好惠子聞之曰不然使三軍饑而居鼎旁適為之饒則莫宜之此鼎矣白圭聞之曰無所可用者意者徒加其饒邪白圭之論自悖其少魏王大甚以惠子之言螭焉美無所可用是魏王以言無所可用者為仲父也是以言無所用者為美也公孫龍說燕昭王以偃兵龍魏人也昭王燕子舍之子也昭王曰甚善寡人願與客計之公孫龍曰竊意大王

之弗為也王曰何故公孫龍曰日者大王欲破齊諸天下之士其欲破齊者大王盡養之知齊之險阻要塞君臣之際者大王盡養之雖知而弗欲破者大王猶若弗養其卒果破齊以為功今大王曰我其取偃兵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者盡善用兵者也臣是以知大王之弗為也王無以應司馬喜難墨者師子中山王前以非攻司馬喜趙相國曰先生之所術非攻夫墨者師曰然曰今王興兵而攻燕先生將非王乎墨者師對曰然則相國是攻之乎司馬喜曰然墨者師曰今趙興兵而攻中山相國將是之乎司馬喜無以應

奇賞彙編

卷六十六

童選史

路說謂周頗曰公不愛趙天下必從周頗曰固欲天下之從也天下從則秦利也路說應之曰然則公欲秦之利夫周頗曰欲之路說曰公利之則胡不為從矣魏令孟卯剗絳窈安邑之地以與秦王王喜令起賈為孟卯求司徒于魏王魏王不說應起賈曰甲寡人之臣也寡人寧以臧為司徒無用卯臧亦魏臣願大王之更以他人詔之也起賈出遇孟卯于廷曰公之事何如起賈曰公甚賤于公之上公之主公之主曰寧用臧為司徒無用公孟卯入見謂魏王曰秦客何言王曰求以女為司徒孟卯曰王應之謂何王曰寧以

臧無用卬也。孟太息曰：宜矣！王之制于秦也，王何疑秦之善臣也？以絳、安邑令負牛書與秦，猶乃一之善牛也。言王使負牛持絳、安邑，雖不肖，獨不之書致之于秦，秦猶善牛。如牛乎？且王令三將軍為臣，先曰：視卬如身，身是重臣也。令二輕臣也。疑則不重矣。令臣重，責臣重，臣固能乎？居三日，魏王乃聽起賈凡、人主之與其大官也。為有益也。今割國之緇鍾矣，而因得大官。緇鍾，大官也。謂分絳、安邑而得也。且何地以給之大官？人臣之所欲也。孟卬令秦得其所欲，秦亦令孟卬得其所欲，責以償矣。尚有何責？魏雖疆猶不能貴無責，又況于弱魏。

奇賞彙編

卷六十六

王孟 選史

王之令乎？孟卬為司徒，以棄其責，則拙也。秦王立帝，宜陽令許綰誣魏王。誣，詐也。許綰，素臣也。秦實未為帝也。詐魏王言帝欲令魏王入朝。魏王將入秦，魏敬謂王曰：以河內孰與梁重？王曰：梁重。又曰：梁孰與身重？王曰：身重。又曰：若使秦求河內，則王將與之乎？王曰：弗與也。魏敬曰：河內三論之下也。三論，謂河內、身、三論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甚然，乃輒輟行。秦雖大勝于長平三年，然後決。秦將白起攻趙，因坑其卒四十萬，聚于長平。士民倦糧食，當此時也，兩周全其北，存魏舉陶，削魏地方六百有之勢，是有是之勢，而入大蚤。入秦大蚤。

奚待于魏敬之說也。言何必待魏敬之說，乃不入秦邪？夫未可以入而入，其患有將大可以入而入，其患有將可以入而不入，入與不入之時，不可不熟論也。

具備

八曰：今有羿、蓬蒙繁弱于此，而一一作無絃則必不能中也。羿、夏之諸侯有窮之君也。善射，百發百中。蓬蒙，羿弟子也。亦能百中。繁弱，良弓所出地也。因以名。中非獨弦也，而弦為弓中之具也。夫立功名亦有其具，不得其具，賢雖過湯、武，則勞而無功矣。湯嘗約于鄆，薄矣。薄，或作毫。武王嘗窮于畢程矣。畢程，伊尹嘗居于庖厨矣。太公嘗隱于釣魚矣。賢非衰也，智非愚也，皆無其具也。故凡立功名，雖賢必有其具，然後可成。宓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聽說人而令已不得行其術也。子賤，孔子弟子。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于魯君，與之俱。至于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掣搖其肘。吏書之不善，宓子賤為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勉，猶速也。二吏歸報于君曰：宓子不可為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

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
 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之。夏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夏
 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于夏父者。子決爲
 之矣。五歲而言其要。要約策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
 于夏父三年。巫馬期短褐衣弊裘而往。觀化于夏父。
 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期問焉。曰漁爲得也。今子
 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古者
又。不升所舍者小魚也。巫馬期歸告孔子。曰。宓子之
 德至矣。使民聞行開夜。若有嚴刑于勿敢問。子何以
 至于此。孔子曰。丘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彼。施
奇賞彙編卷六十六 選史
誠于近以化之宓子必行此術于夏父也。夫宓子之
使民行于遠得行此術也。魯君後得之也。魯君後得之者。宓子見
 有其備也。先有其備。豈遽必哉。此魯君之賢也。三月
 嬰兒軒冕在前。弗知欲也。斧鉞在後。弗知惡也。慈母
 之愛喻焉。誠也。故誠有誠。乃合于情。精有精。乃通于
 天。乃通于天。水木石之性。皆可動也。又況于有血氣
 者乎。故凡說與治之務。莫若誠。聽言哀者。不若見其
 哭也。聽言怒者。不若見其鬪也。說與治不誠。其動人
 心不神。

呂氏春秋

離俗覽

離俗

高義

上德

用民

適戒

爲後

貴信

舉難

恃君覽

恃君

長利

知分

召類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七 呂氏春秋

一 選史

達鬱

行論

矯恣

觀表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六十七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纂輯

呂氏春秋

離俗覽

離俗

選一面
刺種述家
何共妄有
哉

一曰世之所不足者理義也。人能蹈之者所有餘者妄苟也。因世小人移民之情貴所不足賤所有餘者。足者理與義也故貴之所有餘者妄與苟也故賤之。故布衣人臣之行潔白清

廉中繩愈窮愈榮雖死天下愈高之所不足也然而以理義斷削神農黃帝猶有可非微獨舜湯言無

奇賞齋編 卷六十七

選文

飛兔要義古之駿馬也材猶有短飛兔要義古之駿馬也材猶有短故以繩墨取木則官室不成矣正材難得

人也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于是乎夫有妻妻攜子以入于海去之終身不反舜又讓其友北

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人居于副畝之中而游入於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

我我羞之而自投于蒼領之淵蒼領或湯將伐桀因

下隨而謀下隨辭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下隨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

是任字

可務光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疆力忍詢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夏伐桀克之

以讓下隨下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

道之人再來詢我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于潁水而潁出潁川陽湯又讓于務光曰智者謀之武作

賢者遂之也遂成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位之請相吾子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

其難我饗其利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不受其利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于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

奇賞齋編 卷六十七

選文

石而沈于潁水潁水名也故如石戶之農北人無擇下隨務光者其視天下若六合之外人之所不能

察察見其視貴富也苟可得已則必不之賴賴利高節厲行獨樂其意而物莫之害不漫于利不牽於執

而羞居濁世惟此四士者之節若夫舜湯則也襄攬容緣不得已而動因時而為以愛利為本以萬民為

義譬之若釣者魚有大小餌有宜適羽有動靜羽釣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平阿齊邑也餘

人戰亡其所執執一而去不自快謂路之人曰亡哉得予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予亦兵也

人不安下
妻必不安
丁附
友亦合

亡兵得兵何為不可以歸去行心猶不自快遇高唐
之孤叔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戰得矛可以歸
乎高唐齊邑也孤叔特位尊叔叔無孫曰矛非戰也
戰非矛也亡戰得矛豈亢責也哉平阿之餘子
曰嘻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吾聞之
君子濟人于患必離其難濟人疾驅而從之亦死而
不及令此將衆亦必不北矣令此處人主之旁亦必
死義矣今公矣而無大功其任小故也任小者不知
大也今焉知天下之無平阿餘子與叔無孫也故人
主之欲得廉士者不可不務求齊莊公之時莊公名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七
之孫公之兄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自縊之冠丹
績之拘也拘縲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劔室從而叱之唾
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
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性辱今夜辱吾
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旬朝與其友立
乎衢三日不得却一作而自歿謂此當務則未也雖
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

高義

二曰君子之自一作行也動必緣義行必誠義所行
也俗雖謂之窮通也行不誠義動不緣義俗雖謂之

熟字妙在
而人物更

通窮也然則君子之窮通有異乎俗者也故當功以
受賞當罪以受罰賞不當雖與之必辭罰誠當雖赦
之不外度之於國必利長久之於主必安內及
于心不慙然後動孔子見齊景公景公名作曰莊公
于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受入謂弟子曰吾
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之
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駕辭而行孔子布
衣也官在魯司寇為魯定公萬乘難與比行三王之
佐不顯焉取舍不苟也夫子墨子游公上過于越
過于墨子公上過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上過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七
四 通史
曰子之師荀肯至越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
三百以封夫子社二十五家也公上過往復于子
墨子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
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
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
而衣量一作腹而食比于賓萌未敢求仕賓客也越
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
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一作其國是一作以
義翟也義翟何必越雖于中國亦可凡人不可不熟
論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獄視戚相忍今可

好實貴小人也亦野

然不也之也也八天技可雜之條亦可矣之日本

得其國恐虧其義而辭之可謂能守行矣其與秦之野人相去亦遠矣荆人與吳人將戰荆師寡吳師衆荆將軍子囊曰我與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爲也不復于王而遁至于郊使人復于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遁也以其爲利也今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王者將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荆國終爲天下撓遂伏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義乃爲之桐棺三寸加斧鑕其上人主之患存而不知所以存亡而不知所亡此存亡之所以數至也郭岐之廣也郭岐所居也岐武王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七 五 選史

萬國之順也從此生矣荆之爲四十二世矣嘗有乾谿白公之亂矣靈公作乾谿之臺有姓焉爲平王白公勝平王太子建之子也出奔鄭鄭人殺之令尹子西司馬子旗殺鄭勝復讎計而未有行晉人伐鄭子西子旗故曰乾谿白公之亂也嘗有鄭襄州侯之避矣鄭襄州侯事晉而而今猶爲萬乘之大國其時有臣如子囊與子囊之節非獨厲一世之人臣也荆昭王之時有士焉曰石渚其爲人也公直無私王使爲政昭王之子能幹

廷有殺人者石渚追之則其父也還車而反立于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阿有罪廢國法不可失法伏罪人臣之義

也於是乎伏斧鑕請死于王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哉子復事矣事賊石渚辭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子事君枉法不可謂忠臣君令一作赦之上之惠也不敢廢法臣之行也不去斧鑕歿頭乎王廷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之而不肯石渚之爲人臣也可謂忠且孝矣

上德

三曰爲天下及國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德以義不賞而民勸不罰而邪止此神農皇帝之政也以德以義則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太華之高則京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七 六 選史

會稽之險山名在吳郡不能障矣閻廬之教孫吳之兵不能當矣故古之王者德迴乎天地則濟乎四海濟之東西南北極日月之所燭天覆地載愛惡一作不藏匿虛素以公素質也惡其實以公死之實也小民皆之皆公已也其之敵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順天教變容改俗而莫得其所受之此之謂順情情性故古之人身隱而功著形息而名彰說通而化奮利行乎天下而民不識豈必以嚴罰厚賞哉嚴罰厚賞此衰世之政也三苗不服禹請攻之三苗遠國在豫章之彭蠡也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

太行不為險矣孟門太行之險也太行集有故曰德

之速疾乎以郵傳命周明堂金在其後有以見先德

後武也作樂金鐘在後舜其猶此一作乎其滅武通

于周矣晉獻公為麗姬遠太子太子申生居曲沃公

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麗姬謂太子曰往晉君

夢見姜氏太子祠而膳于公也膳膳之也麗姬易之

也公將嘗膳姬曰所由遠請使人嘗之太子自曲沃歸

太子太子不肯自釋曰君非麗姬居不安食不甘遂

以劍死公子夷吾自屈奔梁公子重耳自蒲奔翟去

奇賞彙編 卷之七

翟過衛衛文公無禮焉文公名穀宣公集下則公宣

過五鹿如齊齊桓公死去齊之曹曹其公視其駢脅

使袒而捕池魚其公名棄去曹過宋宋襄公加禮焉

公卿說之子桓之鄭鄭文公不敬文公名長鄭被贈

諫曰臣聞賢士不窮窮今晉公子之從者皆賢

者也君不禮也不如殺之鄭君不聽去鄭之荆荆成

王慢焉傳曰反楚楚子譽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

幸則若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德也其何以執

晉楚治其過于中原其過于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

公于康而食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

族無親內外惡之吾聞姬唐叔之後其後象者也

其將由晉公子重耳乎入將與之誰能廢之遠去

必有入格乃送諸秦秦穆公之不得為慢之也

荆之秦秦繆公入之入晉既定與師攻鄭求被瞻

被瞻謂鄭君曰不若以臣與之鄭君曰此孤之過也

被瞻曰殺臣以免國臣願之被瞻入晉軍文公將烹

之被瞻據鏹而呼曰三軍之士皆聽瞻也自今以來

無有忠于其君忠于其君者將烹文公謝焉罷師歸

之于鄭且被瞻忠于其君而君免于晉患也行義于

鄭而見說于文公也故義之為利博矣墨者鉅子孟

勝善荆之陽城君鉅子孟勝二人學墨道陽城君令

守于國毀壞以為符約曰符合聽之荆王薨羣臣攻

奇賞彙編 卷之七

吳起兵于夷所陽城君與焉荆罪之陽城君走荆牧

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

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死而有益

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于世不可孟勝

曰不然吾于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

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于墨者矣求賢友必不于

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

義而繼其業者也我將屬鉅子于宋之田襄子我謂

也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田襄子亦

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還歿頭前于

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于田襄子二人孟勝之弟也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以致令于田襄子欲反死。孟勝于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傳鉅子于我矣，當聽遂反死之。」反死，孟勝者以為不聽鉅子不察嚴罰厚賞，一作當不足以致此今世之言治多以嚴罰厚賞此上世之若客也，一作若客也。

用民

四曰：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其義則不足，死賞罰則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無有。民無常用也，無常不用也，唯得其道為可闔廬之用兵。

奇賞彙編 卷十七

札 逸史

也不過三萬吳越之用兵，也不過五萬萬乘之國，其為三萬五萬尚多。今外之則不可以拒敵，內之則不可以守國，其民非不可用也，不得所以用之也，不得所以用之國，雖大勢雖便，卒雖衆，何益？古者多有天下而亡者矣，其民不為用也。用民之論，不可不熟。劍下而亡者矣，其民不為用也。用民之論，不可不熟。劍不徒斷車，不自行，或使之也。夫種麥而得麥，種稷而得稷，人不惟也用民，亦有種不審其種而祈民之用，或莫大焉。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于湯而三千餘國，今無存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民之不用賞罰不克也，湯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商亦因齊

秦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仲民之用也，有故得其故民無所不用，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目皆起。壹引其綱，萬目皆張。為民紀綱者何也？欲也。惡也。何欲何惡？欲榮利，惡辱害。辱害所以為罰，克也。榮利所以為賞，實也。賞罰皆有克實，則民無不用矣。闔廬試其民于五湖，劍皆加于肩，地流血幾不可止。句踐試其民于寢官，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矣。遽擊金而却之，却一作退賞罰有克也。莫邪不為勇者與，一作懼者變劍也。莫邪良勇者以工懼者以拙，能與不能也。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夙沙大庭氏之末世也，其君無道故自攻之神農炎帝。

奇賞彙編 卷十七

十 逸史

蜜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詩云：蜜人不共。蜜距大邦。湯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已之民，能用非已之民，國雖小，卒雖少。一作年功名猶可立，古者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皆能用非其有也。用非其有之心，不可察之本也。本始三伐之道無二，以信為管。管准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澠水也。倒殺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倒而投之。澠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人主之不肯者，有似于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亡國之主多以此多威，使其民矣。故威

不可無有而不足專恃譬之若鹽之于味凡鹽之用有所託也不適則敗託而不可食威亦然必有所託然後可行惡乎託託于愛利愛利之心論威乃可行威大甚則愛利之心息愛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答一作見此般夏之所以絕也若利勢也次官也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于此夫不禁而禁者其唯深見此論邪

適威

五曰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馬輕任新節節節也欲走得故致千里善用其民者亦然民日夜祈用而不得奇賞彙編卷本七

奇賞彙編卷本七

上選史

可得苟得為上用民之走之也若決積水于千仞之谿其誰能當之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鬻也周書周公有離而衆不若無有厲王天子也所作者曰厲周東王之子宣王之父有警而衆故流于彘禍及子孫地安是也微召公虎而絕無後嗣虎臣宣王詩云今世之人主多欲衆之而不知善此多其警也不善則不有其位有必緣其心愛之謂也有其形不可謂有之舜布衣而有天下桀天子也而不得息由此生矣息安也不得安其位有無之論不可不熟湯武通于此論故功名立古之君民者仁義以治之愛

利以安之忠信以導之務除其災思致其福故民之于上也若璽之于塗也抑之以方則方抑之以圓則圓若五種之于地也必應其類而蕃息于百陪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身已終矣而後世化之如神從其化有其人事審也魏武侯之居中山也問于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武侯文侯之子也樂羊伐中山得中山故武侯居之李克對曰驟戰而驟勝也驟數武侯曰驟戰而驟勝

國家之福也其獨以亡何故對曰驟戰則民罷驟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然而國不亡者天下少矣驕則恣恣則極物極盡可罷則怨怨則極慮極其巧也奇賞彙編卷本七

奇賞彙編卷本七

上選史

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此夫差之所以自殁于陸也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一作中繩左右旋中規東野姓稷莊公曰善以為造父不過也使之駒百而少及焉不達顏闔入見莊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莊公桓公之子也顏闔在春秋後蓋魯穆公之孫人也在桓公後十二世矣若實莊公顏闔為安矣若實顏其馬必敗莊公曰將何敗少頃東野之馬敗而至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敗也顏闔對曰夫進退一作中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焉鄉臣遇之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敗也爭當自求于心而反求于故亂國之使其民不論也御馬速疾故知其敗也

人之性不反人之情煩為教而過不識謂則教為令
而非不從令不可從而非巨為危而罪不敢不從登
而罪重為任而罰不勝不能勝其罪民進則欲其
賞退一作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為繼
矣以為繼知則上又從而罪之罪之謂也是以罪召罪
上下之相辭也。由是起矣。故禮煩則不莊業煩則無
功一作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桀紂之禁不可勝
數故民因用一作而身為戮極也不能用威適適宜子
陽極也。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必死遂應制而試
奇賞彙編子陽鄭君也一日鄭相也好嚴猛于刑則
卷空七無所獲家人有折弓者恐誅因國人有運
曲以見極之敗也曲未

為欲

六曰使民無欲上雖賢猶不能用民無欲不為物動
也。夫無欲者其視為天子也與為典隸同其視有
天下也與無立錐之地同其視為彭祖也與為殤子
同九歲以下為殤七歲以下為無服殤天子至貴也天下至富也彭
祖至壽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勸與隸至賤也
無立錐之地至貧也殤子之夭也誠無欲則是三者
不足以禁會有一欲則北至大夏南至北戶西至三

危東至扶木不敢亂矣犯白刃冒流矢趣一作水火
不敢却也晨寤興務耕疾庸樸樸字為煩辱不敢休
矣故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得
用亦少無欲者不可得用也人之欲雖多而上無以
令之人雖得其欲人猶不可用也令人得欲之道不
可不審矣善為上者能令人得欲無窮故人之可得
用亦無窮也蠻夷反舌殊俗異習之國其衣服冠帶
宮室居處舟車器械聲色滋味皆異其為欲使一也
三王不能革不能革而功成者順其天也桀紂不能
離不能離而國亡者逆天也逆而不知其逆也湛
奇賞彙編子陽鄭君也一日鄭相也好嚴猛于刑則
卷空七無所獲家人有折弓者恐誅因國人有運
于俗也久湛而不去則若性性異非性不可不熟不
聞道者何以去非性哉無以去非性則欲未嘗正矣
欲不正以治身則天以治國則亡故古之聖王審順
其天而以行欲則民無不令矣功無不立矣聖王執
一四夷皆至者其此之謂也執一者至貴也至貴者
無敵聖王託于無敵故民命敵焉羣狗相與居皆靜
無爭投以炙雞則相與爭矣或折其骨或絕其筋爭
術存也爭術存因爭不爭之術存因不爭取爭之術
而相與爭萬國無一凡治國令其民爭行義也亂國
令其民爭為不義也彊國令其民爭樂用也弱國令

其民爭競不用也。夫爭行義樂用與爭為不義競不
用此其為禍福也。天不能覆地不能載。言其大也晉文公
伐原。原晉邑又公復國原不從故伐與士期七日七
日而原不下。命去之。謀士言曰：「原將下矣。」師吏請待
之。公曰：「信國之寶也。得原失寶，吾不為也。」遂去之。明
年復伐之。與士期必得原。然後反。原人聞之，乃下衛。
人聞之以文公之信為至矣。乃歸文公。故曰：「次原得
衛者，此之謂也。」文公非不欲得原也，以不信得原不
若勿得也。必誠信以得之，歸之者非獨衛也。文公可
謂知求欲矣。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七

五

選史

貴信

七曰：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故周書曰：「允
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周書逸書故信之
為功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則六
合之內皆為已府矣。信之所及，盡制之矣。制之而不
用，人之有也。人之有他制之而用之已之有也已有
之，則天地之物畢為用矣。人主有見此論者，其王不
久矣。人臣有知此論者，可以為王者佐矣。天行不信
不能成歲，地行不信一作不信草木不大。不信氣節陰陽皆不交故不成
也。春之德風，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果實不生。

在地曰果。夏之德暑，暑不信其生不肥，土不肥則長
遂不精，秋之德雨，雨不信其穀不堅，穀不堅則五種
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
開。不通也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
物，又況乎人事？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
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
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百工
不信則器械苦偽，丹漆染色不貞，大可與為始，可與
為終，可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
鑿于身，乃通于天。以此治人，則膏雨甘露降矣。寒暑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七

六

選史

四時當矣。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
里而封之。魯請此，關內侯以聽。桓公許之。曹翹謂魯
莊公曰：「君寧死而又死乎？其寧生而又生乎？」莊公曰：「
何謂也？」曹翹曰：「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
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
又死也。」莊公曰：「請從于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翹皆
懷劍至于壇上。莊公左，曹翹右，抽劍以自承。承佐
曰：「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鈞其
死也，戮於君前，管仲、鮑叔進曹翹，按劍當兩陛之間。
曰：且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莊公曰：「封于汶則可不

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遂封于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劫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于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燧賊也信于仇賊又況于非仇賊者乎公羊傳曰莊公牛墮曹燧之盟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敗曹子可釋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若乎天夫九合之而合一國之而聽從此生矣管仲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為榮以窮為通雖奇賞彙編 卷六十七 選史 失乎前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舉難

八曰以全舉人固難物之情也人傷堯以不慈之名舜以卑父之號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弑之謀五霸以侵奪之事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故君子責人則以人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則易足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為非難為非則行飾飾讀曰勅故任天地而有餘也德饒不肖者則不然責人則以義自責則以人責人以義則雖瞻難瞻則失親難瞻則恐恐所親之也自責以人則易為易為則行苟且不從故天

下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國取亡焉此樂紂幽厲之行也尺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瑕璣先王知物之不可不全也故擇務而貴取一也季孫氏劫公家孔子欲論一作術則見外也季孫氏劫公家孔子欲論以道而見遠也于是受養而便說而季氏便之魯國以訾訾也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螭龍之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邪夫欲立功者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趨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黃文侯欲相之而未能決以問季克季克對曰君欲置相則問樂騰與王孫苟端孰賢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而不肖翟璜進之以樂騰為貴季成進之故相季成凡聽于主言人不可不慎季成弟也翟璜友也而猶不能知何由知樂騰與王孫苟端哉疏賤者知親習者不知理無自然自然而斷相過季克之對文侯也亦過言俱不得雖皆過譬之若金之與木金雖素猶堅于木孟嘗君問于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霸何也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卜相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霸也卜擇也成季相也者百官

不枉後車

之長也。擇者欲其搏也。冷擇而不去。二人與用其體亦遠矣。且師友也者。公可也。戚愛也者。私安也。以私勝公。衰國之政也。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之也。羽。異。在齊威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于是為商旅將任車以至齊。任。亦。暮宿于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燭火甚盛。從者甚眾。齊威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請所。桓公賜之衣冠。將見之。齊威見說桓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為天下桓公大說。

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九 選史

恃君覽

恃君

一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肌膚不足以扞寒暑。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卻猛。禁悍。

然且猶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狡蟲。害也。寒暑燥濕。

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備。而以羣聚邪。羣之可聚也。相

與利之也。利之出于羣也。君道立也。衆之所奉。故君

道立。則利出于羣。而人備可完矣。昔太古嘗無君矣。

太古。上古。兩儀之。其民聚生羣處。知母不知父。無親

始。未有君臣之制。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

讓之禮。無衣服履帶宮室畜積之便。無器械舟車城

郭險阻之備。此無君之患。故君臣之義。不可不明也。

自上世以來。天下亡國多矣。而君道不廢者。天下之

利也。君施慶賞威刑。以正故廢其非。君而立其行。君

利也。之故。天下之利也。奇賞彙編 卷五十七 九 選史

道者。行本。君道何如。利而物利。章章。明也。非濟之

東。朝。鮮。樂。浪。之。縣。與。于。夷。穢。之。鄉。東方曰夷。大解陵

魚。其。鹿。野。搖。山。揚。島。大。入。之。居。多。無。君。之。夷。揚。漢。之

南。揚。州。漢。百。越。之。際。百種有。敝。飢。諸。夫。風。餘。靡。之。地。縛

婁。陽。焉。雖。堯。之。國。多。無。君。之。夷。昔南越氏。羗呼唐離水之

西。楚。人。野。人。楚。讀如。篇。筆。之。川。舟。人。逆。龍。突。人。之

鄉。多。無。君。西方之。故。先。言。以。義。後。鴈。門。之。爭。屬。隼。所

驚。須。窺。之。國。饕。餮。窮。奇。之。地。叔。逆。之。所。僭。耳。之。居。多

無。君。伏。此。四。方。之。無。君。者。也。其。民。麋。鹿。禽。獸。不。知。禮。義。無。大。切。之。別。如。少。者。使。長。長。者。畏。壯。有。力。者。賢。暴。傲。噪。虎。禽。獸。也。

奇賞彙編

卷本七

主選史

者尊日夜相殘無時休息以盡其類聖人深見此患也故為天下長慮莫如置天子也為一國長慮莫如置君也置君非以阿君也阿猶私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長非以阿官長也德衰世亂然後天子利天下切奉長卑事尊不得陵弱眾不得暴寡以此利之國君利國官長利官此國所以遞興遞廢也亂難之所以時作也不得常施時益作故忠臣廉士內之則諫其君之過也外之則死人之臣之義也豫讓欲殺趙襄子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而往乞于其妻之所其妻曰狀貌無似吾夫者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以變其音其友奇賞彙編

奇賞彙編

卷本七

主選史

與不知無異別也杜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而弗往死是果知我也今不死其難是故公吾果知我為不長臣也將死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所以激君人者之行而厲人主之節也行激節厲忠臣幸于得察也察知忠臣察則君道固矣臣見知則盡忠以衛上故君道安固不危殆也長利二曰天下之士也者慮天下之長利而顧處之以身若也利雖倍于今而不便于後弗為也安雖長久而以私其子孫弗行也自此觀之陳無宇之可醜亦重矣陳無宇齊大夫陳須無之子也醜謂其貪也與鮑文子俱伐樂高氏戰于濮樂高氏敗又敗于莊國人退之又敗于鹿門樂施驅其與伯成子高周出奔陳鮑分其室是其貪廉也公旦戎夷也形雖同取舍之殊豈不遠哉伯成子高耕周公旦股肱周室輔翼成王而致太平戎夷齊之仁人也陳無宇雖身形與之同然其行貪欲相去絕遠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趣就下風而問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為諸侯今至于我而辭之故何也伯成子高曰當堯之時未賞而民勸未罰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說愉愉其如赤子今賞罰甚數而民爭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後世之亂自此始夫子盍行乎無慮吾農事慮猶亂也協而擾遂不

顧和悅也夫為諸侯名顯榮實佚樂繼嗣皆得其

澤伯成子高不待問而知之然而辭為諸侯者以禁

後世之亂也辛寬見魯繆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

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于

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

彌隆吾先君周公封于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

面以達達通也是故地日削子孫彌殺辛寬出南宮括

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南宮括對

曰寬少者弗識也少小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

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

奇賞彙編卷五十七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言待德不恃險也故曰

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于

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為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

燕爵為鴻鵠鳳凰慮則必不得矣燕爵論心寬也

也其所求者瓦之間隙屋之翳蔚也與一舉則有上

里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為聖德之君

痺之民其為賢者慮亦猶此也固妄謂豈不悲哉

亦如燕爵為鴻鵠鳳凰慮何時能得既不得我夷達

又妄誦論豈之故曰豈不悲哉痛傷之也後與弟子

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達去去齊至魯也與弟子

一人宿于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

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土也為天下惜死子不肖

人也不足愛也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

又惡能與國士之衣哉我夷太息嘆曰嗟乎道其不

濟夫死之道其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謂

戎夷其能必定一世則未之識若夫欲利人之心不

可以加矣達乎分仁愛之心識也故能以必死見其

義

知分

三曰達士者達乎死生之分君子死義不求苟生不

乎死生之分淮南記曰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刳其

侯愚夫弗為生貴于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者則當視

奇賞彙編卷五十七死如歸蓋義重乎身也此達乎死生之分則利害存

亡弗能惑矣故晏子與崔杼盟而不變其義崔子盟

所不與崔杼者晏子晏子曰天曰盟所以延陵季子

穆忠干君利社稷者是與故曰不變其義延陵季子

吳人願以為王而不肯季子吳壽夢孫子也不肯為

子也延陵季子孫叔敖三為令尹而不喜叔敖遠賈三去令

尹而不憂令尹楚卿也論語云皆有所達也達于高

厚味腊有所達則物弗能惑荆有次非者得寶劍于

毒者也干遂還及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魚

二千斤吳邑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

為蛟乎船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祛衣拔寶劍曰此江

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已余奚愛焉于是赴江
刺蛟殺之而復土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荆王聞之仕
之執主周禮侯執信主楚以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
以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禹南省方濟
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仰視天而嘆
曰吾受命于天竭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余何憂
于龍焉龍俛首低尾而逝則禹達乎死生之分利害
之經也凡人物者陰陽之化也陰陽者造乎天而成
者也天固有衰嘆廢伏有盛盈蠶息人亦有困窮屈
賈有克實達遂達通此皆天之容物理也而不得不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七

選史

然之數也古聖人不以感私傷神感念私邪愈然而
以待耳愈晏子與崔杼盟其辭曰不與崔氏而與公
孫氏者受其不祥公孫氏齊羣公子之子故曰公孫
氏者受此不祥反其崔杼不說直兵造胸勾兵鉤頸
血不也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
不變子言則今是已已就也言晏子曰崔子子獨不
爲夫詩乎詩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
不回詩大雅旱麓之卒章莫莫葛藟之貌延蔓于條
不枝之上得其性也樂易之君子求福不以邪道
順于天性以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子惟之矣也
正血受大福

崔杼曰此賢者不可殺也罷兵而去晏子受綬而乘
其僕將馳晏子無良其僕之手曰安之母失節疾不
必生徐不必死鹿生于山而命懸于厨今嬰之命有
所懸矣晏子可謂知命矣命也者不知所以然而然
者也人事智巧以舉錯者不得與焉故命也者就之
未得去之未失蹈義就死未必死也故曰就之未得
夫之木國士知其若此也故以義爲之決而安處之
白圭問于鄒公子夏后啓曰夏后啓鄒公啟之名踐繩之節四
上之志三首之事此天下之豪英踐繩之節正直也
夫士與君爲四首者之中君處其上故曰四首之志
晉之三卿韓魏趙氏皆以豪英之才專制晉國五分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七

選史

事未嘗聞踐繩之節四上之志願得而聞之夏后啓
曰鄙人也焉足以問白圭曰願公子之母讓也夏后
啓曰以爲可爲故爲之爲之天下弗能禁矣以爲不
可爲故釋之釋之天下弗能使矣白圭曰利弗能使
乎威弗能禁乎夏后啓曰生不足以使之則利曷足
以使之矣生重利輕言令必生猶不可使死不足以
禁之則害曷足以禁之矣死重害輕也言爲義者雖
死且猶弗禁何况害也何足以禁之也白圭無以應夏后啓辭而出凡
使賢不肖異使不肖以賞罰言賞必生罰必死不肖

使賢以義賢者不義死不好不義下也必義審賞罰然後賢不肖盡為用矣

召類

四曰類同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故鼓宮而宮應鼓大宮應小宮應鼓角而角動角大角動小角動以龍致雨以形逐影物也故致雨影出于形逐影日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中則影隨之故曰以形逐影以為命焉不知其所由故國亂非獨亂有必召寇獨亂未必亡也召寇則無以存矣凡兵之用也用利用于義傳曰義利之利也攻亂則服服則攻者利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榮且利中主猶且為之有況于賢主乎

奇賞彙編 卷十七 主 選史

故割地寶器戈劍卑辭屈服不足以止攻唯治為足是以止治則為利者不攻矣為利動者不伐矣武移者凡人之攻伐也非為利則固為名也各實不得國雖疆大則無為攻矣兵所自來者久矣堯戰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蠻丹水在南陽浦岸也一日崖也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禹攻曹魏屈驚有尾以行其教春秋傳曰言其驚不知三王以上固皆用兵也亂則用治則止治而攻之不祥莫大焉亂而弗討害民莫長焉此治亂之化也化變文武之所由起也文者愛之徵也武者惡之表也愛惡循義文武有常聖人之元也元譬

之若寒暑之序時至而事生之聖人不能為時而能以事適時事適于時者其功大無事之適得其時則士

尹池為荆使于宋司城子罕觴之司城司空卿官宋

為司城觴也南家之牆犢于前而不直單猶出曲也

西家之潦徑注一作其宮而不止西家地高潦東家經

士尹池問之故止問不直不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

也為輓百也輓履也作履之工也一日吾將徙之其

父曰吾恃為輓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輓

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輓不售無願相國之憂吾

不食也為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官痺潦之經吾

奇賞彙編 卷十七 主 選史

官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荆王適與兵而攻宋

士尹池諫于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

者能得民仁者能用入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為天下

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于廟堂之

上而拆衡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衡車

衡突敵之軍能陷破之也有道之國不可攻伐使

欲攻已者折還其衡車于千里之外不敢來也宋

在三大萬乘之間故曰三人萬乘之間也子罕之時

無所相侵邊境四益四境不侵相平公元公景公以

終其身其唯仁且節與節儉故仁節之為功大矣按

秋子罕殺宋昭公不故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

見節儉等級也其可覆屋高非杜趙簡子將襲衛使

史默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返趙簡子曰何其

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遽伯玉為相

史鮪佐焉伯玉衛大夫遽莊子無咎之子陵謠孔子

為客子貢使令于君前甚聽其言易曰渙其羣元吉

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

其佐多賢也謂孔子子貢之客也吳公子且適衛說

多君子未有患也趙簡子按兵而不動凡謀者疑也

疑則從義斷事從義斷事則謀不虧謀不虧則名實

從之既有美名又有其實故曰名實從之賢主之舉也豈必旗幟將戮

奇賞彙編卷十七无選史

而乃知勝敗哉察其理而得失榮辱定矣故三代之

所貴無若賢也

達鬱

五日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其比

也比猶血服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

也和謂精氣欲其行也精氣以行血脈榮衛三百若

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也精

氣鬱也故水鬱則為汚水漬不樹鬱則為蠹蠹樹中

也草鬱則為蕘國亦有鬱主德不通民欲不達此

國之鬱也國鬱處久則百惡並起而萬災叢至矣上

下之相忍也由此出矣故聖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

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周厲王虐民國人皆謗召

公以告曰民不謗命矣王使衛巫監謗者召公周大

也監得則殺之國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以告召公

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非弭之也防民之

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敗人必多夫民猶是也是故

治川者決之使導治民者宣之使言是故天子聽政

使公卿列士正諫好學博聞獻詩職箴師誦目不見

瞽史奏功庶人傳語庶人無官者不得見近臣盡規

親戚補察而後王斟酌焉斟酌取其善而是以下無遺善

奇賞彙編卷十七羊選史

上無過舉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為社稷憂

王弗聽也三年國人流王于隄流放也隄河此鬱之

敗也鬱者不陽也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為其不陽也

不陽者亡國之俗也管仲觴桓公日暮矣桓公樂之

而徵燭徵求也管仲曰臣卜其書未卜其夜君可以

出矣公不說曰仲父年老矣寡人與仲父為樂將幾

之請夜之以夜管仲曰君過矣夫厚于味者薄于德

沈于樂者反于憂壯而怠則失時時老而解則無名

之始無慎終臣乃今將為君勉之勉勵若何其沈

于酒也管仲可謂能立行矣凡行之墮壞也于樂樂

今樂而益飭也行之壞也于貴貴則今才欲得而

不許伸志行理貴樂弗為變以事其主此桓公之所

以霸也管仲不與桓公燭不督桓公列精于高聽行

乎齊潛王列精于高六國時賢人也聽行其德善衣

東布衣白縞冠穎推之履特會朝雨祛步堂下謂其

侍者曰我何若穎推之履弊履也祛步舉衣而進也

如侍者曰公姣且麗列精于高因步而窺于井粲然

惡丈夫之狀也曰惡丈夫之狀也喟然嘆曰侍者

為吾聽行于齊于也夫何阿哉阿曲媚也列精于高

聽而敬謂我美麗不又況于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

奇賞彙編卷十七至選史

之阿之亦甚矣萬乘之主謂齊王從者王猶阿也而

良而言其甚也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言齊王

自見其殘暴也孰當可而鏡孰誰其唯士乎

不阿于俗而人皆知說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

也鏡明見人之首而人不推鏡破之而掩以玄錫

欲令長之以除其病而不德之鏡之明已也功細士

反欲殺之是惡士之明已也

之明已也功大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趙簡子曰

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趙厥趙簡子家臣也鐸尹

也美疹不如惡石此之謂也厥之諫我也必于無人

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質我于人中必使我醜尹鐸對

曰厥也愛君之醜也愛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

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于師敦

顏而土色者忍醜敦厚也土色黃色也土為四時五

也指簡子不質君於人中惑君之不變也此簡子之賢

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簡子不賢鐸也卒不居趙

地有況乎在簡子之側哉簡子在左右也

行論

六曰人主之行與布衣異勢不便時不利事謹以求

存存一作全執民之命執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

志為故也故布衣行此指于國不容鄉曲指猶志

奇賞彙編卷十七至選史

之人行此志于國堯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怒于堯

曰得天之道者為帝得地之道者為三公今吾得地

之道而不以我為三公以堯為失論論猶欲得三公

怒甚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以城舉

其尾能以為旌以為旌旗召之不來仿佯于野以患

帝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副之以吳力羽山東極之山

後益先殛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為司空以通水潦

顏色黎黑步不相過竅氣不通以中帝心中猶昔者

紂為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以禮諸侯

于廟肉醬為醢肉熟為脯梅伯鬼侯皆紂之諸侯也

于廟梅伯說鬼侯之女美令紂取之紂聽姬已之諫

曰以爲不姑放燕王流涕而咨之 文王流涕而咨之哀哉

紂恐其叛欲殺文王而滅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千敢

不事父乎君雖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

紂乃赦之天下聞之以文王爲是上而哀下也詩曰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詩大雅大

文王小心翼翼然敬慎明于事齊攻宋燕王使張魁

將燕兵以從焉齊王殺之燕王聞之泣數行而下召

有司而告之曰余與事而齊殺我使請令舉兵以攻

齊也使受命矣凡繇進見爭之曰賢主故願爲臣今

王非賢主也願辭不爲臣昭王曰是何也對曰松下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七 重 選史

亂先君以不安棄羣臣也王若痛之而事齊者力不

足也昭王燕王子噲之子先君謂于噲也松下地名

臣也也齊伐燕噲下戰焉齊所獲故曰棄羣

齊者盡力不足以伐齊今魁死而王攻齊是視魁而

賢于先君王曰諾請王止兵王曰然則若何凡繇對

口請王編素辟舍于郊遣使于齊客而謝焉曰此盡

寡人之罪也太王賢主也豈盡殺諸侯之使者哉然

而燕之使者獨死此弊邑之擇人不謹也願得變更

請罪使者行至齊齊王方大飲左右官實御者甚衆

因令使者進報使其使者進報 使者報言燕王之甚

恐懼而請罪也畢又復之以矜左右官實說燕王謂

復使說之以自矜大于左 因乃發小使以反令燕王

復舍小使復舍也 此濟上之所以敗此齊所以爲

也齊國以虛也七十城微田單固幾不及 燕昭王

使樂毅伐齊得七十餘城事未竟使燕昭王

率即墨市民擊破之悉反其城故曰無田單

免矣齊王以即墨而殘田單以即墨城而立功

也田單以即墨而殘田單以即墨城而立功

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賂之必高舉之其此之

謂乎詩逸 果矣而不毀樂矣而不賂累之重乃易破

也燕昭王攻高亦易破使田單其乃易破也其唯有道者

乎不危故曰其唯有道者 楚莊王使文無畏于齊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七 重 選史

過于宋不先假道莊王楚穆王南臣之子楚王之父

假道于還反華元言于宋昭公曰往不假道來不假

道是以宋爲野鄙也昭公宋成公王臣之子作日楚

之會田也故鞭君之僕于孟諸孟諸無畏楚宋公之

僕請誅之乃殺文無畏于揚梁之隄莊王方削袂聞

之曰嘻嘻怒 投袂而起履及諸庭傳曰履及劍及諸

門傳曰劍車及之 蒲疏之市遂舍于郊邑外 與師圍

宋九月公十五年 宋人易子而食之析骨而爨之

宋公肉袒執轡儀儀 委服告病病 曰大國若宥圖之

唯命是聽莊王曰情一作 矣宋公言之也乃爲却四

十里而舍于盧門之闕盧門宋城也所以爲成而歸也
成凡人之本在入主之患。人生之患在先事而簡人
簡人則事窮矣。今人臣死而不當。親帥士民以討其
故討伐也可謂不簡人矣。宋公服以病告而還師也。
可謂不窮矣。夫舍諸侯于漢陽北水也而飲至者其以
義進退邪。叛而討之以義進也。強不足以成此也。日傳
以濟故曰疆不足以致也。

驕恣

七曰亡國之主必自驕必自智必輕物自驕則簡士
自智則專獨忠臣輕物則無備傳曰無備而官猶無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七 遼史

備召禍專獨位危簡士壅塞欲無壅塞必禮士欲位
無危必得衆欲無召禍必完備三者人君之大經也
晉厲公侈淫好聽讒人欲盡去其大臣而立其左右
胥童謂厲公曰必先殺三郤三郤晉族也族大多怨去大
族不偏不偏也公曰諾乃使長魚矯殺郤犇郤錡郤
至于朝而陳其尸于是厲公遊于匠麗氏樂書中行
偃切而幽之樂書武子也中行偃荀偃諸侯莫之救
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殺之人主之患患在知能害人
而不知害人之不當而反自及也是何也智短也智
短則不知化不知化者舉自危魏武侯謀事而當懷

臂疾言于庭曰大夫之處莫如寡人矣武侯文侯之
自大也立其間再三言自李悝趨進曰昔者楚莊

王謀事而當有大功退朝而有憂色左右曰王有大
功退朝而有憂色敢問其說王曰仲虺有言不穀說
之仲虺湯左相也曰諸侯之德能自爲取師者王能
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已者亡擇取今以不穀
之不肖也羣臣之謀又莫吾及也我其亡乎曰此霸
主之所憂也而君獨伐之其可乎武侯曰善人主之
患也不在于自少而在于自多自多則辭受辭受當
受辭受則原竭不受謀臣之言而自謀李悝可謂能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七 遼史

諫其君也壹稱而令武侯益知君人之道齊宣王爲
太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之大具之三年而
未能成宣王齊威王之子孟子羣臣莫敢諫王春居
問于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樂爲輕語曰君
則不威而自反敢問荆國爲有主乎王曰爲無主
賢臣以千數而莫敢諫敢問荆國爲有臣乎王曰
爲無臣賢臣今王爲太室其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
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弗能成羣臣莫敢諫敢問
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春居曰臣請辟矣趨而出
也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諫寡人之晚也寡人請令止

之遽召掌書曰書之寡人不肖而好為太室春子止寡人箴諫不可不熟莫敢諫若非弗欲也春居之以欲之與人同其所以入之與人異宣王微春居幾為天下笑矣由是論之失國之主多如宣王然患在乎無春居故忠臣之諫者亦從入之不可不慎此得失之本也趙簡子沈鸞微于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微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微為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微來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微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絀善也故若簡子者能後以理督責于其臣矣以理督責于其臣則人主可奇賞彙編 卷六十七 趙史

觀表

八曰凡論人心觀事傳不可不熟不可不深天為高矣而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矣地為大矣而水泉艸木毛羽裸鱗未嘗息也毛蟲虎狼之屬也羽蟲裸蟲麒麟鹿牛羊之屬也蹄角凡居于天地之間六合之內者其務為相安利也夫為相害危者不可勝數人事皆然事隨心心隨欲欲無度者其心無度心無度者則其所為不可知矣人之心隱匿難見淵

深難測故聖人於事志焉聖人之所以過人以先知先知必審微表微應表異無微表而欲先知克舜與眾人同等聖人以為微微雖易表雖難聖人則不可以飄矣飄疾也必翔而後眾人則無道至焉微無表無道也無道至則以為神以為幸無表之道能過絕于人非神非幸其所得不然須非有知者則以幸者必然邱成子吳起近有一作之次邱成子為魯聘于晉過衛之陳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右宰穀臣止而觴之反過而弗辭衛侯也自晉還過其僕曰鄉者右宰穀奇賞彙編 卷六十七 趙史

臣之觴吾子也甚懼今侯深過而弗辭臣何也車過不辭邱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懼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之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齊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齊晉衛大夫齊惠子殖之也子仲子也惠子與曰吾得罪於君名載諸侯之策君人則掩君君能掩之則吾子也悼子許諸侯之策二十六年殺衛侯而納獻公故曰還車不歸三舉而歸如是者三故曰舉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邱成子之謂乎邱成子之觀右宰穀臣也深

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觀人矣吳起治

西河之外吳起衛人其子王錯謂之於魏武侯武侯

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休望西河泣數行

而下其僕謂之曰竊觀公之志視舍天下若舍履

也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而應之雪拭也曰子

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秦必可亡而西河可

以王可以立也今庶聽護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為

秦也不久矣言西河時魏魏國從此削矣吳起果去

魏入荆而西河畢入秦魏日以削秦日益大此吳起

之所以先見而泣也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氏相口齒

奇賞彙編 卷六十七 三

麻朝相頰于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鄱相腠腠字

穿如窮穿之等投伐褐相胸脅管青相臍脇陳悲相股脚秦

牙相前臂君相後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其

所以相者不同見馬之一微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

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非獨相馬然也人亦有微

事與國皆有徵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

蓋有自云也緣圖幅薄從此生矣幅亦薄也假作縠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六十七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六十八

呂氏春秋

開春論

開春

期賢

受類

慎行論

慎行

疑似

求人

奇賞彙編 卷六十八

貴直論

貴直

知化

壅塞

原亂

過理

真諫

察傳

壹行

無義

察賢

審為

貴卒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六十八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呂氏春秋

開春論

開春

一日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時雨降則艸木育矣飲
 食居處適則九竅百節千脉皆通利矣王者厚其德
 積衆善而鳳凰聖人皆來至矣雄曰鳳雛曰鳳三代
 山澤藹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此之謂也聖人皆來
 之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來爲稽矣國

奇賞彙編 卷六十八 一選史

伯爵夏時諸侯也以好賢仁而周厲之難天子曠絕
 人歸之皆以以來附爲稽遲也難厲王流于荒也周無天
 于十一年故曰曠絕也而天下皆來謂矣請天以

此言物之相應也故曰行也成也善說者亦然言盡
 理而得失利害定矣豈爲一人言哉善說者大言天
 下之事得其分

理愛之不助憎之不枉魏惠王死葬有口矣見孟子所
 故曰豈爲一人言哉王也秦伐魏魏徙都大梁梁天大雨雪至于牛目羣
 臣多諫於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
 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爲人子者以民
 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葬不義也子勿復
 言羣臣皆莫敢諫而以告犀首犀首人公孫衍也
 解五國相能令縱

連橫號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是其唯惠公乎請告
 惠公言唯惠公能諫之也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
 蔡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于渦山之
 尾藥水鬻其墓見棺之前和信頭文王曰諱先君必
 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天故使藥水見之見猶于是出
 而爲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

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爲及
 日之故得無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易日先生必欲
 少留而撫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雨雪甚因弛期而更
 爲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不爲意者羞法文王也

奇賞彙編 卷六十八 二選史

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葬日惠子不徒行說也又
 令魏太子未葬其先君而因有說文王之義說文王
 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
 而成韓氏本都弘農宜陽其後都潁川陽翟新
 城今河南新城是也故戎蠻子之國也段喬
 爲司空有一縣後二日段喬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
 子定告封人子高曰唯先生能活臣父之死子高賢
 人田大夫職在封疆故謂之願委之先生封人子高
 封人周禮亦有封人之官曰諾乃見段喬自扶而上城封人子高左右望曰美
 哉城乎一大功矣子必有厚賞矣自古及今功若此
 其大也而能無有罪戮者未嘗有也封人子高出段

奇賞彙編 卷六十八

三 選史

喬使人夜解其吏之束縛也而出之故曰封人子高
 為之言也而匿已之為而為也段喬聽而行之也匿
 已之行而行也說之行若此其精也封人子高可謂
 善說矣叔嚮之弟羊舌虎善樂盈樂盈晉大夫樂書
 也樂盈有罪于晉晉誅羊舌虎叔嚮為之奴而腹生
 爭子說叔嚮也范宣子不爭不祥也君子在愛不救不祥
 免之故不乃往見范宣子而說也新黃羊也為范宣
 子說叔嚮也范宣子曰聞善為國者賞不過而刑不
 慢賞過則懼及活人刑慢則懼及君子與其不幸而
 過寧過而賞活人母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鯀
 于虞而用禹殛誅也于舜用周之刑也戮管蔡而相
 周公管叔其兄也不慢刑也宣子乃命吏出叔嚮救
 人之患者行危苦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新奚論先
 王之德而叔嚮得免焉學豈可以已哉類多若此

察賢

二曰今有良醫於此治十人而起九人所以求之萬
 也以術之良故故賢者之致功名也必乎良醫而君
 人者不知疾求豈不過哉今夫寒者勇力時日卜筮
 禱祠無事焉善者必勝立功名亦然要在得賢魏文

奇賞彙編 卷六十八

四 選史

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禮段干木禮式其國治身逸
 天下之賢主豈必苦形愁慮哉執其要而已矣要謂
 友敬有德雪霜雨露時則萬物育矣人民修矣疾病妖厲
 去矣故曰堯之容若委衣裘以言少事也宓子賤治
 單父子賤必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至馬期以
 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至馬
 期問其故于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
 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宓子則君子矣逸四肢全
 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義矣任其數而已矣數術
 巫馬期則不然弊生事精勞手足煩教詔雖治猶未
 至也

期賢

三曰今夫燭蟬者務在乎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
 明雖振其樹何益振樹蟬飛不能明火不獨在乎火
 在於關關冥無所見火乃當今之時世闇甚矣人主
 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其歸之也若蟬之走明火
 也凡國不徒安名不徒顯必得賢士趙簡子晝居喟
 然太息曰異哉吾欲伐衛十年矣而衛不伐侍者曰
 以趙之大而伐衛之細君若不欲則可也君若欲之
 請令伐之簡子曰不如而言也而衛有士十人于吾

所於也。吾乃且伐之。十人者其言不義也。而我伐之。是我為不義也。故簡子之時衛以十人者按趙之兵也。殺簡子之身衛可謂知用人矣。遊士士而國家得安。簡子可謂好從諫矣。聽十士而無侵小。奪弱之名。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間而軾之。其僕曰。君胡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歟。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謂以已之處不吾安。故驕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萬而奇賞彙編。卷六十八。五。通史。時往館之。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與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按兵輟不敢攻之。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嘗聞君子之用兵。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與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量。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不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審為

四曰身者所為也。天下者所以為也。審所以為而輕重得矣。身所重。天下今有人于此。斷首以易冠。殺身以易衣。世必惑之。是何也。冠所以飾首也。衣所以飾身也。殺所飾。要所以飾。則不知所為矣。為之世之走利。有似于此。危身傷生。刈頸斷頭。以徇利。則亦不知所為也。太公望父居邠。狄人攻之。太王望父公祖。古公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所求者地也。太王望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不忍為也。言與狄人戰。皆勉處矣。為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等耳。故曰。奚以異。奇賞彙編。卷六十八。木。通史。且吾聞之。不以所以養害所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岐山在右。太王望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雖貴富不以養害身。雖貧賤不謂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生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言今人重失其先而失其生命。故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釐侯。昭釐侯有憂色。世之徐多侯之子也。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于君之前。書之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將攫之乎。亡其不與昭釐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善甚。

昭釐侯曰善敘寡人

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

子牟因曰中山公子牟也詹子古得道者也身在江
海之上言志放也魏闕心下巨闕也心下巨闕言神

故在天子則 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不以利 中山

奇賞彙編

卷六十八

七

言人不能

欲則放之。放之神無所情。不能自勝而彊不縱者。此惡言當寧神以保性也。言人不能自勝其情。

其神也神傷則天殞
札瘥故曰無壽類也

五曰仁于他物不仁于人不得爲人不仁於他物得

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

下豐受其幾也女有當年而不續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

之路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爲務

王也者非必堅甲利兵選卒練士也非必鑿人之城

當世之急憂民之利除民之害同公輸般爲高雲梯

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郢楚也荆

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義

猶攻之乎王曰必一作既不得宋且有不義則曷爲攻

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

宋墨子能以術禦荆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聖王通

梁未發龍門河之阨在左爲胡夏陽之北呂梁在彰城呂縣大石在水中禹決而通之訖曰呂梁

也
上大濫迹流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
無有涯畔也

撫有淮時也 無有丘陵往三

也名曰鴻水鴻大禹於是疏河決江為彭蠡之障彭蠡

澤在豫章乾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乾燥也禹致平

印者萬國此曰千八百此禹之功也勤勞為民無苦

乎禹者矣決其治水鑿龍門辟伊閭匡章謂惠子曰公

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到也去尊棄尊位也今

位謂惠子言行惠子曰今有人于此欲必擊其愛子

何其相遠背也而擊石故曰石可以代之匡章

曰公取之代乎其不與頭平其不與邪施取代之

子頭所重也石所輕也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豈不

可哉匡章曰齊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

奇賞彙編卷六十八九選史

止者其故何也惠子曰太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

今可以王齊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疾是以石代

愛子頭也何為不為民寒則欲火暑則欲水燥則欲

濕濕則欲燥寒暑燥濕相及其于利民一也利民豈

一道哉當其時而已矣冬寒欲溫夏暑欲涼

貴卒六曰力貴突智貴卒得之同則邀為上勝之同則淫

為下淫猶遲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

之與駕駘同十里故曰與駘駘同也所為貴鐵矢

者為其應聲而至鐵矢大曰篇矢終日而至則與

無至一作同荆王曰是為與無所至同也吳起謂荆王曰

荆所有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

益所有餘臣不得而為也於是令貴人往實廣虛之

地皆甚苦之貴人貴臣也皆不欲往荆王死貴人皆

來尸在堂上貴人相與射吳起吳起號呼曰吾示子

吾用兵也拔矢而走伏尸插矢而疾言曰羣臣亂王

吳起死矣吳起拔人所射之矢以插王尸因言曰羣

臣亂也且荆國之法麗兵于王尸者盡加重罪逮三族

吳起之智可謂捷矣齊襄公即位憎公孫無知收其

祿齊襄公弟公孫無知之孫公孫無知也公孫

奇賞彙編卷六十八十選史

無知不說殺襄公公子糾走魯公子小白奔莒既

而國殺無知未有君無知自立故國人公子糾與公

子小白皆歸俱至爭先入公家管仲杆弓射公子小

白中鉤鮑叔御公子小白御猶使也管子以為小

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

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為君鮑叔之智應射而令

公子小白小白僵也其智若錄矢也鮑叔疾也周武君使

人刺伶悝於東周伶悝僵周武君之臣也伶悝令

其子速哭曰以誰刺我父也刺者聞以為死也報所使

也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錫永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也幾至將所而後死將趙氏之將也近至其將所然後死言吾

慎行論

慎行

一曰行不可不就不就如赴深谿雖悔無及就猶思也日則無水日谿不可不思而行如人深谿不可使君滿而平也雖悔行不純就陷人則辟無所復及也君子計行慮義慮度也度義而後行之也小人計行其利乃不利利乃不利也有知不利之利者則可與言理矣荆平

奇賞彙編卷六十八

王有臣曰費無極害太子建欲去之平王楚恭王之子素疾也

為建娶妻于秦而美無極勸王奪王已奪之而疏太子無極說王曰晉之霸也近于諸夏而荆僻也故不能與爭不若大城城父而置太子焉以求北方城父楚之邑今屬沛國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南方謂王北方宋鄭魯衛也說使太子居于城父居一年乃惡之曰建與連尹將以方城外反連尹伍奢子奢之文也方城楚之阨塞也反叛也王曰已為我子矣又尚奚求子太對曰以妻事怨且自以為猶宋也齊晉又輔之將以害荆其事已集矣王信之使執連尹執因太子建出奔出奔左尹邾宛國人說之無

極又欲殺之謂令尹子常曰邾宛欲飲令尹酒子常名又謂邾宛曰令尹欲飲酒于

子之家邾宛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必來辱辱辱也我且何以給待之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

而與之門令尹至必觀之已因以為醉醉執也詩云獻酬交錯

及饗日惟門左右而寘甲兵焉無極因謂令尹曰吾

幾禍令尹邾宛將殺令尹甲在門矣令尹使人視之

信遂攻邾宛殺之國人大怨勦作者莫不非令尹沈

尹戌謂令尹曰夫無極荆之讒人也沈尹戌莊王之

父也亡夫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今令尹

又用之殺衆不辜以興大謗患幾及令尹令尹子常

曰是吾罪也敢不良圖乃殺費無極盡滅其族以說

其國動而不論其義知害人而不知人害已也以滅

其族費無極之謂乎以說邪害人人以公崔杼與慶

封謀殺齊莊公莊公死更立景公崔杼相之莊公名

之也景公名杵慶封又欲殺崔杼而代之相于是

崔杼之子令之爭後崔杼之子相與私閭閭閭也

崔杼之子令之爭後崔杼之子相與私閭閭閨也

吾將與甲以殺之因令盧蒲葵與甲以誅之盡殺崔

杼之妻子及枝屬燒其室居報崔杼曰吾已誅之矣

奇賞彙編卷六十八

王有臣曰費無極害太子建欲去之平王楚恭王之子素疾也

崔杼歸無歸因而自殺也也慶封相景公景公苦

之慶封出獵景公與陳無字公孫寯公孫萬誅封無

陳須無之子桓子也公孫寯惠公之孫公孫樂堅之

子子射也蓋惠公之孫公子高祈之子子尾也與共

誅慶封以其屬鬪不勝走如魯齊人以爲讓魯

其受慶封又去魯而如吳王予之朱方朱方吳邑荆靈王

聞之率諸侯以攻吳圍朱方拔之靈王恭王庶子固

得慶封負之斧質以徇于諸侯軍因令其呼之曰母

或如齊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亡其大夫乃殺之

亡其大夫謂黃帝之貴而死貴帝得道仙而可堯舜

之賢而死孟賁之勇而死人固皆死若慶封者可謂

奇賞彙編卷六十八主選史

重死矣身爲僇支屬不可以見行枝之故也枝惡凡

亂人之動也其始相助後必相惡爲義者則不然始

而相與久而相信卒而相親後世以爲法程

無義

二曰先王之於論也極之矣極盡故義者百事之始

也萬里之本也傳曰義利之本也中智之所不及也

不能及不及則不知不知趨利趨利固不可必也公

孫鞅鄭平續經公孫竭是已公孫鞅商鞅也鄭平秦

朝亦秦以義動則無曠事矣曠廢人臣與人臣謀爲

姦猶或與之又況乎人主與其臣謀爲義其孰不與

者非獨其臣也天下皆且與之公孫鞅之于秦非父

兄也非有故也以能用也欲壘之責非攻無以也壘

欲報秦相秦之責於是爲秦將而攻魏魏使公子卬

非攻伐無以秦責於是爲秦將而攻魏魏使公子卬

將而當之公孫鞅之居魏也同善公子卬使人謂公

子卬曰凡所爲游而欲貴者以公子之故也今秦令

鞅將魏令公子當之豈且恐相與戰哉公子言之公

子之主鞅請亦言之主而皆罷軍於是將歸矣使人

謂公子曰歸未有時相見言歸相見願與公子坐而

相去別也公子曰諾魏吏爭之曰不可公子不聽遂

相與坐公孫鞅因伏卒與車騎以取公子卬秦孝公

奇賞彙編卷六十八古選史

慶惠王立以此疑公孫鞅之行故加罪焉公孫鞅以

其私屬與母歸魏襄疵不受曰以君之反公子卬也

吾無道知君故士自行不可不審也惠王殺鞅車裂

之鞅孰公于卬前罪于魏推此言之復歸鞅矣矣戰

得策也惠王得而車裂之與疵魏人也鄭平于秦

王臣也其于應侯交也欺交反主爲利故也方其爲

秦將也天下所貴之無不以者重也重以得之輕必

失之去秦將入趙魏天下所賤之無不以也所可羞

無不以也行方可賤可羞而無秦將之重不窮矣待

趙急求李欵李言續經與之俱如衛抵公孫與

公孫與兒而與入猶主也續經因告衛吏使捕之捕李續經以仕趙五大夫五大夫爵也人莫與同朝賤之也子孫不可以交友人不交公孫竭與陰君之事而友告之樗里相國樗里疾也以仕秦五大夫功非不大也然而不得入三都三都衛魏也又況乎無此其功而有行乎無有其相輸告之行也

疑似

三曰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王人之所患忠石之似王者相劍者之所患忠劍之似吳干者吳干者通達也賢主之所患患人之博聞辨言而似通者也

奇賞彙編

卷六十八

五

選史

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故墨子見岐道而哭之以其言無別也周宅鄧錫近戎人與諸侯約為高葆禱于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即戎寇至傳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當至幽王擊鼓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說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于後戎寇真至幽王身之乃死于麗山之下為天下笑此夫以無寇失真寇者也賢者行小惡以致大惡故口以致大惡褒姒之敗乃令幽王好小說以致大滅故形

夫而苦之
思歸已歟

惑似于而
教誨于喻
矣

骸相離三公九卿出走此褒姒之所用死而平王所以東徙也平王幽王之太子宜臼也秦襄晉文之所以勞王勞而賜地也秦襄公秦仲之孫莊公之子也公孫兵救周有功受賜故地幽王為犬戎所敗平王東徙褒姒仇穆侯之子也傳曰平王東遷晉鄭依焉此之謂也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喜效人之子侄昆弟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謂曰吾為汝父也豈謂不慈哉吾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

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于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語是必夫奇鬼也我固嘗聞之矣明日端復飲

奇賞彙編

卷六十八

五

選史

于市欲遇而刺殺之明且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迎之丈人望其真子拔劍而刺之丈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於真子夫惑于似士者而失於真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疑似之迹不可不察察之必於其人也舜為御堯為左禹為右入于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漁師奚故也其知之審也夫人之相似者其母常識之知之審也

壹行

四曰先王所惡無惡于不可知不可知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之際敗矣十際皆敗亂莫大焉凡人

大樹何信
之有其安
之則信之

親其所不
信

倫以十際為安者也釋十際則與麋鹿虎狼無以異
 多勇者則為制耳矣不可知則知無安君無樂親矣
 無榮兄無親友無尊夫矣強大未必王也而王必強
 大王者之所藉以成也何藉其威與其利非強大則
 其威不威其利不利其威不威則不足以禁也其利
 不利則不足以勤也故賢主必使其威利無敵故以
 禁則必止以勤則必為也治威利敵而憂苦民行可
 知者王威利無敵而以行不知者亡無仁義之行小
 弱而不可知則強大疑之矣小而不小弱而不弱人
 之情不能愛其所疑小弱而大不愛則無以存弱小國
 奇賞彙編 卷六十八 宅 選史

而為強大者不為大故不可知之道王者行之廢強
 國所愛則無以自存故不可知之道王者行之廢強
 大行之危小弱行之滅今行者見大樹必解衣懸冠
 倚劍而寢其下大樹非人之情親知交也而安之若
 此者信也大樹不欺許陵上巨木人以爲期易知故
 也巨木人所同見也期會其下又況于壬乎士義可
 知故也則期為必矣聚人復期會于又況疆大之國
 疆大之國誠可知則其王不難矣人之所乘船者爲
 其能浮而不能沈也世之所以賢君子者爲其能行
 義而不能行邪辟也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賁色
 也詩云賜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

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故賢者所惡于物
 無惡於無處惡物之無目惡其夫天下之所以惡莫
 惡於不可知也夫不可知盜不與期賊一作不與謀
 盜賊大姦也而猶所得定偶又況于欲成大功乎夫
 欲成大功令天下皆輕勸而助之勸進必之士可知

求人

五曰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人詹子曰未聞身亂而
 國安而治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聖觀于春秋自
 魯隱公以至哀公十有三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
 其術一也得賢人國無不安名無不榮失賢人國無
 奇賞彙編 卷六十八 大 選史

不危名無不辱先王之索賢人無不以也以用極卑
 極賤極遠極勞虞用官之奇吳用伍子胥之言此二
 國者雖至于今存可也則是國可壽也有能益人之
 壽者則人莫不願一作事之今壽國有道而君人者而
 不求過矣堯傳天下于舜禮之諸侯妻以二女臣以
 十子身請北面朝之至卑也舜布衣也伊尹庖厨之
 臣也傳說殷之胥靡也胥靡刑罪皆上相天子至賤
 也禹東至博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羗之野博木大水
 淮南子曰日出陽谷青羗東方之野也攢樹之所揭天之山山高山至
 谷青丘之鄉黑齒之國東方其人黑齒南王交趾

孫樸續捕之國并栗漆樹沸水漂漂九陽之山陽九陽之山也羽人裸民之處不灰之鄉羽人鳥族之民積金之山飲露吸氣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氣所在故曰積金之山也共肱一臂三面之鄉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之上北極之國也夏海大冥也北方之國也父之野禺疆之所積石之山不有懈墮大戎之國黎黑竅藏不通也步不相過也以求賢人欲盡地利至勞也地利嘉得陶化益真窺橫華之交五人佐禹奇賞彙編 卷六十八 九 選史

故功績銘乎金石金鐘也著于盤盂盤盂之器昔者堯朝許繇于沛澤之中曰十日出而焦火不息不亦勞乎夫子為天子而天下已治矣許由也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繇辭曰為天下不治與而既已治矣自為與啁噍巢于林不過一枝自為也啁噍小鳥也巢族也啁噍也偃鼠飲于河不過滿腹歸已君乎偃鼠也惡用天下遂之箕山之下頰水之陽耕而食之箕山也于賢者也物莫之妨妨不以物故戚愛習故視不以害之故賢者聚焉賢者所聚天地不壞鬼神不害人事

不謀人不謀之也此五常之本事也臯子衆疑取國召南宮虔孔伯產而衆口止臯子賢者也其取國告虔者也其事不與許繇相連也臯子賢者也其取國告虔臯子衆疑許繇欲取國也臯子賢者也其取國告虔焉視其有人與無人賢人也子產為之詩曰子惠思我塞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素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鄭近秦與荆也其詩云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素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攻鄭孔子曰詩云無競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大難抑之二章也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無競故也國之強惟存得人故曰鄭國免其難也察傳

許賞彙編 卷六十八 手 選史

六曰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數傳而白為黑黑為白故狗以獲獲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與狗則遠矣獲獲也此愚者之所以大過也聞而審則為福矣聞而不審不若無聞矣齊桓公聞管子于鮑叔楚莊聞孫叔敖于沈尹筮審之也故國霸諸侯也鮑叔牙說管仲說叔敖于莊王吳王聞越王句踐于太宰嚭智伯聞趙襄子于張武不審也故國亡身死也太宰嚭吳王武智伯臣也不審句踐襄子之智故越攻吳吳王夫差死於干遂句踐也通謀殺智伯凡聞言必熟論其于人必驗之以理魯哀公問于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

如此註疏
三經皆
可法

欲以樂傳教于天下乃令重黎舉夔于艸莽之中而
進之舜以為樂正夔于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
而天下大服六律六氣之律陽為律陰為呂合十二
五聲五行之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風
八卦之風也通和陰陽故天下大服也重黎又欲益求人益求如舜曰
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也故唯聖人為能和樂
之本也夔能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
夔一足非一足也宋之丁氏家無井而出溉汲常一
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聞而
傳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國人道之聞之于宋君
宋君令人問之于丁氏丁氏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
奇賞彙編 卷六十八 主 選史

貴直論

貴直
一曰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為其直言也言直
則枉者見矣人主之患欲開枉而惡直言是障其源

而欲其水也水奚自至是賤其所欲而貴其所惡也
所欲奚自來所欲欲聞已往也貴其所惡惡聞直言
欲聞五音掩其目而能意見齊宣王宣王曰寡人聞
欲聞青黃不可得也能意見齊宣王宣王曰寡人聞
于好直有之乎能姓也意名也齊王
也宣王威王之子也對曰意惡能直
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因身不見汚君身今得見
王而家宅乎齊意惡能直宣王怒曰野士也言野
之土也
將罪之能意曰臣少而好事長而行之王胡不能與
野士乎將以彰其所好耶與猶用也彰明也上有明
君下乃有直臣王胡為不
能用意之王乃舍之舍不能意者使謹乎論于主之
誅也側亦必不阿主阿曲不阿主之所得豈少哉此賢主
奇賞彙編 卷六十八 主 選史

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惡也狐援說齊湣王曰殷之
鼎陳于周之庭狐援齊臣也湣王齊宣王之子也其
殷紂滅亡時還于周故陳其庭也其
社基于周之屏屏障也言周存於社而其干戚之音
屋其上屏之以為成也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
在人之遊執以舞也遊樂也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
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廷所以為戒
于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大呂齊之鐘無
律也陳列也
使太公之社太公田常之孫田和也始代呂蓋之屏
氏為齊侯田氏宗之號為太公無使齊音克人之游齊王不受孤援齊王不受孤援
孤援之言出而
哭國三日其辭曰先出也出衣絺紵後出也滿困
也園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

得橫奔族

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斷新王曰行法使陳斧質於東閭不欲殺之而欲去之孤援聞而蹶住過之獸走猶見也往也過吏曰哭國之法斷先生之老歟昏歟昏亂援曰骨爲昏哉於是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鮒入而鮒居鮒小魚而鮒大魚魚之賊也咬食使人之朝爲草而國爲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若言猶直言也又斷之東閭每斷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每猶當也斷狐援者比比于子胥而三之也故曰以參夫二子者狐援非樂斷也國已亂矣上已悖矣哀社稷與民人故出若言出若言非平論也將以救敗也固嫌于危固必也嫌猶近也此觸子奇賞彙編

卷六十八

三子 選史

之所以去之也達子之所以死之也樂毅爲燕昭王子應之齊得王不禮觸子觸子欲齊齊將敗觸子乘車而去故曰所以去之達子代觸子將又爲燕敗故曰達子之所趙簡子攻衛附郭自將兵反戰且遠立附以死也趙簡子攻衛附郭自將兵反戰且遠立近郭也遠立立于矢石所不及也又居於犀蔽屏櫓之下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桴而嘆曰嗚呼士之邀弊一若此乎邀化也一猶皆也言士之變化弊惡皆如此也行人燭過免胄橫戈而進曰亦有君不能耳何弊之有簡子皀然作色曰寡人之無使汝身自將是衆也子親謂寡人之無能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昔吾先君獻公卽位五年兼國十九用此士也惠公卽位二年淫色暴慢身好玉女王女

秦人襲我、也去絳七十里、此士也。限于韓、爲文公卽位二年底之以勇故三年而士盡果敢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圍衛取曹援石社定天子之位。天子周襄王也。

避子帶之亂出居于鄭文公成尊名於天下。諸侯之納之故曰定天子之位也。

名用此士也。亦有君不能取士何弊之有。簡子乃去犀蔽屏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一鼓而士畢乘之。畢也乘也。

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也不如閒行人燭過之一言行人燭過可謂能諫其君矣戰鬪之上袍鼓方用賞不加厚罰不加重一言而士皆樂爲其上死燭過之諫簡子能行

奇賞彙編
卷六十八
真諫
通史

二曰言極則怒。極盡也人能受逆耳之言者少故怒之怒則說者危非賢者孰肯犯危而非賢者也將以要利矣要利之人犯危何益故不肯主無賢者無賢則不聞極言不聞極言則姦人比周百邪悉起若此則無以存矣凡國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不知所以雖存必亡雖安必危所以不可不論也齊桓公管仲鮑叔甯戚相與飲酒酣桓公謂鮑叔曰何不一起爲壽鮑叔奉杯而進曰使公毋忘出奔在于莒也。桓公遭公孫無知殺母忘之者欲令其在上不驕也使管仲毋忘束縛而在于魯也。公子

之難出將千餘里使齊威母忘其飯牛而居於車
下賓威衛人也為商旅宿于齊郭門之外桓公夜出
舉以為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大夫能皆母忘夫
大夫也
子之言則齊國之社稷幸於不殆矣當此時也桓公
可與言極言矣可與言極言故可與為霸荆文王得
茹黃之狗宛路之贈文王荆武王之以敗於雲夢雲夢
楚澤在句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湣期年不聽朝也
葆申曰先王卜以臣為葆吉今王得茹黃之狗宛路
之贈敗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湣期年不聽朝葆太葆
名王之罪當答王曰不殺免衣繼繼而齒於諸侯繼
許賞彙編
格繩小兒願請變更而無答葆申曰臣承先王之
今不敢廢也王不受答是廢先王之令也臣寧抵罪
於王母抵罪於先王王曰敬諾引席王伏葆申束細
荆五十跪而加之于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
答之名一也遂致之遂痛申曰臣請君子耻之小人
痛之耻之不變痛之何益葆申趣出自流於淵請死
罪文王曰此不殺之過也葆申何罪王乃變更召葆
申殺茹黃之狗析宛路之贈放丹之姬後荆國兼國
三十九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葆甲之力也極言之
功也

知化

三曰夫以勇事人者以死也未死而言死不論已死
不可為
人論說以雖知之與勿知同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
物也知物樂也惡物哀也雖知以死凡智之貴也貴
事人是為樂可哀也故與勿知同知化也
知化也人主之惑者則不然知化也化未至則不知
化已至雖知之與勿知一貫也事有可以過者有不
可以過者而身死國亡則胡可以過此賢主之所重
惑主之所輕也所輕國惡得不危身惡得不困危困
之道身死國亡在於不先知化也吳王夫差是也子
胥非不先知化也諫而不聽故吳為丘墟禍及闔廬
奇賞彙編
宗廟破滅不得血吳王夫差將代齊子胥曰不可夫
齊之與吳也習俗不同言語不通我得其地不能處
得其民不得使夫吳之與越也接土鄰境壤交通屬
屬連習俗同言語通我得其地能處之得其民能使
之越於我亦然夫吳越之勢不兩立越之於吳也譬
若心腹之疾也雖無作其傷深而在內也夫齊之於
吳也疥癬之病也不若其已也且其無傷也今釋越
而伐齊譬之猶懼虎而刺猬日猶也雖勝之其後患
未央虎之患太宰嚭曰不可君王之令所以不行其
上國者齊晉也君王若伐齊而勝之徒其兵以臨晉

曉氣

大差非後
解之君非
不謂者也

晉必聽命矣是君王一舉而服兩國也君王之令必
行於上國上國也夫差以為然不聽子胥之言而用

太宰嚭之謀子胥曰天將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勝

天將不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不勝夫差不聽子胥

兩祛高蹶而出于廷兩手舉衣而行蹶蹶也傳曰曾

謂曰嗟乎吳朝必生荆棘矣夫差與師伐齊戰于艾

陵艾陵齊地也大敗齊師反而誅子胥子胥將死曰與吾

安得一目以視越人之入吳也乃自殺夫差乃取其

身而流之江傳曰子胥自投吳王盛扶其目著之東

門曰女胡視越人之入我也居數年越報吳殘其國

奇賞彙編

卷六

毛

選史

絕其世滅其社稷夷其宗廟夫差身為擒夫差將死

曰死者如有知也吾何面以見子胥於地下乃為幘

以冒面死冒覆面也夫患未至則不可告也患既

至雖知之無及矣故夫差之知慙於子胥也不若勿

知

過理

四日亡國之主一貫一道也貫同也其所亡之天

時雖異其事雖殊所以亡同者樂不適也樂不適則

不可以存糟丘酒池肉園為格格以謂為之布衣其

大而死笑之以為樂雖盡高雕柱而枯諸侯不適也性施枯

補其其端樂諸侯而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環鬼侯

上下之故曰不違截涉者脛而視其體以其涉水能寒也

所服之環也截涉者脛而視其體以其涉水能寒也

與不有殺梅伯而遺文王其醢不適也梅伯紂之諸

故曰告作爲痲室痲室以痲王文師其室

諸侯也作爲痲室痲室以痲王文師其室

其心不適也視其心欲知其化孔子聞之曰其蔽通

則比干不死矣聖人心通性通結性不忍心不通安

則比干不夏商之所以亡也禁殺關能達紂比干

也晉靈公無道從上彈人而觀其避尤也重公義公

奇賞彙編

卷六

天

選史

之孫也從高堂上引彈鞭使宰人觸熊蹯不熟殺之

令婦人載而過朝以示威不適也趙盾諫諫而不聽

公惡之乃使沮麋沮麋見之不忍賊

也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大夫稱主

也棄君之命不信一於此不若死不忠不忠不信若行

觸廷愧而死齊湣王亡居衛衛王謂公玉丹曰我

何如主也公玉丹玉丹對曰王賢主也臣聞古人

有辭天下而無恨色者臣聞其辭于王而見其實王

名稱東帝實辨天下辨治去國居衛容貌克滿顏色

發揚也光明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寡人自

自去居衛也帶益三副矣副或作倍倍王涵無髮
今復宋王築為藥帝賜夷血高懸之射著甲胃從下
血墜流地宋王康王藥當作藥帝當作藥與藥共
築為藥帝音同帝與藥字切似因作藥帝耳言康王
天皆甲胃自下射之血流地謂之平人下其血
也左右皆賀曰王之賢過湯武矣湯武勝人今王勝
天賢不可以加矣宋王大說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
堂上盡應堂上已應堂下盡應門外庭中聞之莫敢
不應不適也

塞案

五曰亡國之主不可以直言不可以直言則過無道

奇賞彙編

卷六十八

元 選史

聞道遠開于人也而善無自至矣無自至則壅秦繆
公時戎疆大秦繆公遺之女樂二八與良宰焉戎王
大喜以其故數飲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之至
者因扞弓而射之也秦寇果至戎王醉而臥于樽
下卒生縛而擒之未擒則不可知也秦寇果至戎王醉而臥于樽
不知也秦寇果至戎王醉而臥于樽
齊攻宋宋王使人侯齊寇之所主也
使者還曰齊寇近矣國人恐矣左右皆謂宋王曰此
所謂肉自至蟲者也以宋之弱齊兵之弱惡能如此
宋王因怒而誅殺之也又使人往視齊寇使者報

如前宋王又怒誅殺之如此者三其後又使人往視
齊寇近矣國人恐矣使者遇其兄曰國危甚矣若將

安適其弟曰為兄視齊寇不意其近而國人恐如此

也今又私思鄉之先視齊寇者皆以寇之近也報而

死今也報其情死以齊寇至之情實不報其情又恐

死不以寇至之情報而設備將若何其兄曰如報其

情有且先夫死者死先夫亡者亡於是報於王曰殊

不知齊寇之所在國人甚安王大喜左右皆曰鄉之

死者宜矣王多賜之金寇至王自投車上馳而走此

人得以富於他國夫登山而視牛若羊視羊若豚牛

奇賞彙編

卷六十八

辛 選史

之性不若羊之性不若豚性猶體也所自視之勢
過也而因怒于牛羊之小也此狂夫之大者狂而以
行賞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戴氏子作戴公子孫也
其與宋升降于宋國衰于罕後子孫亦衰實罰失齊
中故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一本戴氏作叔世齊
王欲以淳于髡傳太子髡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此
大任也王不若擇國之長者而使之齊王曰子無辭
也寡人豈貴子之令太子必如寡人也哉寡人固生
而有之也子為寡人令太子如堯乎其如舜也凡說
之行也道不智聽智從自非受是也今自以賢過
達於堯舜彼且胡可以聞說哉說必不入不聞存君

已能則殲弓也示有其嘗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關而止謂關也皆曰此不下九石井王其孰能用是言九石之情也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用九石豈不悲哉傷其自輕而不非直士其孰能不阿主世之直士其寡不勝衆數也故亂國之主患存乎用三石為九石也力不足而自以為有

原亂

六曰亂必有第第次大亂五小亂三訓亂三大亂五謂晉國

奇賞彙編卷六十八

聖選史

曰毋過亂門所以遠之也逸詩慮福未及慮禍之所以下不用兵所以守之也晉獻公立驪姬以為夫人以奚齊為太子里克率國人以攻殺之殺奚齊也息立其弟公子卓已葬里克又率國人攻殺之殺公子卓也於是晉無君公子夷吾重賂秦以地而求入地河外之城五求入為晉也秦繆公幸師以納之晉人立以為君是為惠公惠公既定于晉背秦德而不予地傳曰入而秦繆公率師攻晉晉惠公逆之與秦人戰於韓原晉師大敗秦

獲惠公以歸囚之於靈臺十月乃與晉成成平歸惠

公而質太子圉太子圉逃歸也惠公死圉立為君是

為懷公秦繆公怒其逃歸也起秦公子重耳以攻懷

公殺之于高梁高梁晉地而立重耳是為文公文公施舍

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歛宥罪戾節器

用用民以時敗荆人於城濮荆人定襄王周襄王辟

出君于鄭文公釋宋出穀成楚子圍宋又使申公叔

結之故曰定也楚受晉衛與晉俱外內皆服卿大夫皆

成解宋之圍召殺成而去之也卿大夫皆

服文公而後晉亂止故獻公聽驪姬近梁五俊施殺

太子申生而大難隨之者五三君死一君虜申生笑

奇賞彙編卷六十八

聖選史

齊公子卓也一君虜惠公大臣卿士之死者以百數

離咎二十年自上世以來亂未嘗一而亂人之患也

皆曰一而已此事處不同情也事處不同情者心異

也故凡作亂之人禍希不及身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六十八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六十九

呂氏春秋

不苟論

不苟

贊能

自知

當賞

博志

貴當

似順論

似順

別類

有度

分職

處方

慎小

奇賞彙編

卷六十九

呂氏春秋

一

選史

士容論

士容

務大

上農

任地

辨土

審時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六十九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呂氏春秋

不苟論

不苟

一曰賢者之事也

雖貴不苟為

雖欲尊貴不苟為也雖聽不自阿雖言見聽當以忠正必中理然後動必

當義然後舉此忠臣之行也

賢主之所說

說猶而不

肖主雖不肖其說非惡其聲也

人主雖不肖其說忠

臣之聲與賢主同行其實則與賢主有與賢主能用

奇賞彙編

卷六十九

一

選史

不苟主能刑殺

異故其功名禍福亦異

賢主受大福之故曰有異也

亦異

異故子胥見說於閭閻而惡乎夫差比干生而

惡於商死而見說乎周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於

前莫肯之為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

武王左釋白

羽右釋黃鉞勉而自為係孔子聞之曰此五人者之

所以為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

故天子有不

勝細民者天下有不勝千乘者

見戎繇余說而欲留之繇余不肯繆公以告蹇叔蹇

叔曰君以告內史廖內史廖對曰戎人不達於五音

與五味君不若遺之繆公以女樂二八人與良宰遺

與五味君不若遺之繆公以女樂二八人與良宰遺

之宰謂戎王喜迷惑大亂飲酒晝夜不休由余驟諫

而不聽因怒而歸繆公也蹇叔非不能為內史廖之

所為也其義不行也繆公能令人臣時立其正義故

雪殺之耻而西至河雍也秦繆公相百里奚晉使叔

虎齊使東郭蹇如秦公孫枝請見之公孫枝秦大公子孫也

曰請見客子之事歟對曰非也相國使子乎相國百里奚也

對曰不也公曰然則子事非子之事也事見客秦國

僻陋夷夷事服其任人事其事猶懼為諸侯笑今子

為非子之事退將論而罪也而公孫枝出自敷於百

里氏百里奚請之公曰此所聞於相國歟枝無罪奚

奇賞彙編卷十九請有罪奚請焉奚何百里奚歸辭公孫枝公孫枝徒

自敷於街百里奚令吏行其罪定分官此古人之所

以為法也今繆公卿之矣其霸西戎豈不宜哉晉文

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之術文公用之果勝還

將行賞衰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末乎賞其末則騎

乘者有賞其本則臣聞之郊子虎文公召郊子虎曰

衰言所以勝鄴鄴既勝將賞之曰益聞之于子虎請

賞子虎子虎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

無辭郊子虎不敢固辭乃受矣凡行賞欲其博也博

則多助今虎非親言者也而賞猶及之此疎遠者之

所以盡能竭智者也晉文公亡久矣歸而因大亂之

餘猶能以霸其由此歟亡久謂遷歷之亂在伏十

年歸晉國因大亂之後二年歷行諸侯五年凡十七

能建霸功皆由此術也

贊能

二曰賢者善人以人中人以事賢者以人

力不肖者以財傳曰政以財賄成此之謂也得十良

馬不若得一伯樂伯樂善得馬得伯樂則得良馬不

得入良劍不若得一歐冶歐冶善為劍工得地千里

不若得一聖人義與歐舜得皋陶而舜受之也校用湯

得伊尹而有夏民有夏民之民也文王得呂望而服殷商夫

奇賞彙編卷十九得聖人豈有里數哉言得其用多不可數管子束縛

在魯桓公欲相鮑叔鮑叔曰吾若欲霸王則管夷吾

在彼臣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射我者也

不可鮑叔曰夷吾為其君射人者也其君公君若得

而臣之則彼亦將為君射人桓公不聽彊相鮑叔固

辭讓而相桓公果聽之於是乎使人告魯曰管夷吾

寡人之讎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言欲得管仲親手

魯君許諾乃使吏鄒其奉鄒其奉也以華膠其目盛之

以鴟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祓

以燭火爨以犧假焉火所以祓除不祥也則禮司權

也殺性以血塗之為彘小事不用大牲故以豕也
傳曰鄭伯使卒出師行出大鵠此之謂也禮讀如權
手生與之如國也如至命有司除廟庭几而薦之曰自

孤之聞夷吾之言也目益明耳益聰孤弗敢專敢以

告于先君因顧而命管子曰夷吾佐予管仲還走再

拜稽首受令而出出也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公

必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子者鮑叔也桓公可謂

知行賞矣凡行賞欲其本也本則過無由生矣孫叔

敖沈尹莖相與友叔敖遊於郢三年聲問一作不知

修行不聞郢也沈尹莖謂孫叔敖曰說義以聽方術

信行能令人主上至於王下至於霸我不若子也稱

奇賞彙編 卷六十九 四選史

世接俗說義調均以適主心子不如我也子何以不

歸耕乎吾將為子游令孫叔敖也沈尹莖游于郢五年荆

王欲以為令尹沈尹莖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

者聖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於是使人以王

與迎叔敖以為令尹十二年而莊王霸此沈尹莖之

力也功無大乎進賢

自知

三曰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欲知方圓則必規矩人主

欲自知則必直士故天子立輔弼設師保所以舉過

也夫人故不能自知人主猶其存亡安危勿求于外

言皆在自知堯有欲諫之鼓微諫者擊舜有訓

謗之木書其過失湯有司過之士其鼓也王有戒慎之報欲其過失猶恐不能自知今賢非堯

舜湯武也而有揜蔽之道奚繇自知哉荆成齊莊不

自知而殺制成王為公子商所殺吳王智伯不自知

而亡吳王夫差也智伯為趙襄子所破死於高梁之

東宋中山不自知而滅山康王無道為齊所滅中

惠公趙括不自知而膚惠公為秦所虜趙括以軍降

鑽荼麗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鑽荼麗涓魏惠王之

也與龐涓東伐齊戰于馬陵齊人盡殺之敗莫大於不自知范氏之亡也

奇賞彙編 卷六十九 五選史

范氏晉卿范武子之後也謂簡子率師逐范百姓有

得鐘者欲負而走則鐘大不可負以推毀之鐘况然

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已也遽掩其耳恐人聞之可也

惡已自聞之梓矣為人主而惡聞其過非猶此也此

論已或言君之智也至於任座任座曰君不肖君也

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之

不肖也文侯不說知於顏色知猶

翟黃翟黃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之言直

今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喜曰可反

歟謂任座翟黃對曰奚為不可臣聞忠臣畢其忠而不敢遠其死座殆尚在於門翟黃往視之任座在於門以君令召之任座入文侯下階而迎之終座以為上客客微文侯微翟黃則幾失忠臣矣上順乎主心以顯賢者其唯翟黃乎

當賞

四曰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當則諸生有血氣之類皆為得其處而安其產產生人臣亦無道知主人臣以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者奇賞彙編卷六十九

六選史

宜則親疎遠近賢不肖皆盡其力而以爲用矣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而陶狐不與左右曰君反國家爵祿三出而陶狐不與敢問其說文公曰輔我以義導我以禮者吾以爲上賞教我以善彊我以賢者吾以爲次賞拂吾所欲數舉吾過者吾以爲末賞三者所以賞有功之臣也若賞唐國之勞徒則陶狐將爲首矣唐國晉國也勤勞之徒則周內史與聞之曰晉公其霸乎內史與周大夫也奉昔者聖王先德而後力晉公其當之矣秦小主夫人用奄變羣賢不說自匿百姓鬱怨非上小主秦君也秦厲公曾孫惠公公子之子也夫人用奄變羣賢爲亂也公子

連在魏聞之欲入因羣臣與民從鄭所以寒名元秦厲公曾孫公之子右主然守塞弗入守塞也弗曰臣有義不兩主公子勉去矣內公子主公連去入翟從焉氏塞塞在安之北翟入之內公子連夫人聞之大駭小主夫令吏與卒奉命曰寇在邊卒與吏其始發也皆曰往擊寇中道因變曰非擊寇也迎主君也主君謂公子連因與卒俱來至雍圍夫人夫人自殺公子連立是爲獻公怨右主然而將重罪之怨其不德衛改而欲厚賞之德其入監突爭之曰不可大夫也秦公子奇賞彙編卷六十九

七選史

之在外者衆若此則人臣爭入公公子矣此不便主得入則爭爲君故于主不便也獻公以爲然故復右主然之罪復反也反其而賜菌改官大夫秦爵也賜守塞者人米二十石獻公可謂能用賞罰矣凡賞非以愛之也罰非以惡之也用觀歸也所歸善雖惡之賞所歸不善雖愛之罰傳曰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罪雖貴罰也此之謂也此先王之所以治亂安危也危者能安之也

博志

五曰先王有大務去其害之者故所欲以必得所惡以必除此功名之所以立也俗主則不然有大務而

不能去其害之者此所以無能成也夫去害務與不能去害務此賢不肖之所以分也使瘴疾走馬弗及至已而得者其時顧也反顧惜其行驥一日千里車輕也以重載則不能數里任重也賢者之舉事也不聞無功言有然而名不大立利不及世者愚不肖為之任也愚不肖人為之任故世其君冬與夏不能兩刑傳曰大中而寒暑草與稼不能兩成新穀熟而陳穀虧凡有角者無上齒果實繁者木必庠日果上齒果實繁者木必庠小也用智編者無遂功天之數也遂成故天子不處全不處極不處盈全則必缺

奇賞彙編 卷六十九 八選史

極則必反盈則必虧先王知物之不可兩大故擇務當而處之孔墨齊越皆布衣之士也處於天下以為無若先王之術者孔子墨翟也齊越中牟人也知術之士也故日夜學之有便於學者無不為也有不便於學者無肯為也

益聞孔丘墨翟晝日誦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夜則夢見文王周公而問其道也論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為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情而熟之也史曰口情所學有鬼告之也今有寶劍良馬於此玩之不厭視之無倦寶行良道一而弗復欲身之安也名之章也不亦難乎

三字是諫

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威公西周君也師之者以甯越為師也矢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為諸侯師豈不肖哉養由基尹儒皆六藝之人也荆廷嘗有神白猿荆之善射者莫之能中荆王請養由基射之養由基矯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矣發之而後應矢而下則養由基有先中中之者矣南通記曰養由基尹儒也

奇賞彙編 卷六十九 九選史

學御三年而不得焉苦痛之夜夢受秋駕于其師明日往朝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秋駕御法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夢受之先為其師言所夢所夢固秋駕已上二士者可謂能學矣可謂無害之矣此其所以觀後世已也觀示也

費當

六曰名號大顯不可彊求必由其道也由用治物者不於物於人治人者不於事于君治人者不於君於天子治天子者不於天子於欲欲食欲也不貪欲

治欲者不於欲於性性者萬物之本也。不可長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數也。寬赤肉而易鵲聚狸處堂而衆鼠散。寬見也哀經陳而民知喪。竿瑟陳而民知樂。湯武修其行而天下從。桀紂慢其行而天下畔。豈待其言哉。君子審在已者而已矣。刑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違策。聞於國。國人聞之也莊王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觀布衣也。其友皆孝弟純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榮矣。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觀人主也。其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爭証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莊王善之。于是疾收士日夜不闕。遂伯天下。故賢主之時見文藝之人也。非特其之而已也。所以就大務也。就成也夫事無大小固相與通。田獵馳騁弋射走狗。賢者非不爲也。爲之而智日得。焉不肖主爲之。而智日惑焉。志曰。驕惑之事不亡。奚待也。古也君有好獵者。曠日持久而不得獸。入則媿其家室。出則媿其知友。州里惟其所以不得之故。則狗惡也。欲得良狗。則家貧無以買。無以買也於是還疾耕疾耕。

奇賞彙編 卷六十九

十選史

則家富家富則有以求。良狗良則數得。獸矣。田獵之獲常過人矣。過猶多也非獨獵也。百事也。盡然。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無有此賢者不肖之所以殊也。賢不肖之所欲與人同。竟桀幽厲皆然。所以爲之異。故賢主察之以爲不可弗爲。以爲可故爲之。爲之必由其道。物莫之能害。此功之所以相萬也。

似順論

似順

一曰事多似倒而順。多似順而倒。有知順之爲倒。倒之爲順者。則可與言化矣。化道也至長反短。至短反長。

奇賞彙編 卷六十九

十選史

天之道也。夏至極長。夏至則短。故曰夏至長反短。冬至至極短。冬至則長。故曰冬至短反長也。天道有盈縮之數。故曰短反長。長反短也。荆莊王莊王之子也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城郭高。溝渠深。蓄積多也。寧國曰。陳可伐也。寧國。楚臣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賦歛重也。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渠深。則民力罷矣。與兵伐之。陳可取也。莊王聽之。遂取陳焉。田成子之所以得有國至今者。有兄曰。完子仁。具有勇。田成子也。田成子與師誅田成子曰。奚故殺君而取國。田成子也。田成子曰。夫必與越師請必戰。戰請必敗。敗請必死。田成子曰。夫必與

越戰可也。戰必敗，敗必死。寡人疑焉。完子曰：「君之有國也，百姓怨上，賢良又有死之臣，蒙恥以完觀之也。」國已懼矣，今越人起師，臣與之戰，戰而敗，賢良盡死。

不死者不敢入於國君與諸孤處於國以臣觀之國

必安矣完子行田成子泣而遺之夫死敗人之所惡

也而反以爲安豈一道哉故人上之聽者與士之學

者不可不博聽博則達義學博其達道也尹鐸爲晉陽下有請于

趙簡子尹鐸者趙簡子家臣也晉陽簡子邑爲治也簡子曰往而夷夫學

我將徃徃而見壘是中行寅與范吉射也

范昭子尊晉君權伐趙簡子圍之晉陽所作壘
壁培塿也簡子不欲兄故使尹鐸平除之也 鐸往

訂實叢編

卷六十九

主 歷史

而增之增益上聲簡子上之晉陽望見壘而怒目令高大也

諱鐸也欺我於是乃舍於郊將使人誅鐸也孫明進

諫曰以臣私之鐸可賞也臣明簡曰私無政邇良也私惟也鐸之言

固曰見樂則淫侈見憂則諍治此入之道也今君見

念憂患而况羣臣與民乎夫便國而利於主雖兼

於罪鐸爲之兼或作謙夫順令以取容者衆能之而况鐸

歟容說也。君其圖之。簡子曰：「微子之言寡人幾

過於○是○乃○以○免○難○之○賞○賞○尹○鐸○人○主○太○上○喜○怒○必○循○

理其次不循理必數更雖未至大賢猶足以益濁世

大賢尚足以蓋濁世專欲之人也
簡子當此

之行與此相值也世主之患耻不知而矜自用好愎過而惡聽諫鄙耻于不知而矜大乎自用以致於危耻無過惡諫固敗是世主之大病也

別類

二曰知不知上矣過者之患不知而自以爲知物多

類然而不然故亡國慘民無已夫草有莘有藟獨食

之則殺人合而食之則益壽

不殺漆淖水合兩淖則爲蹇蹇也水漆相得則澁而堅也澤之

則爲乾乾燥也金柔錫柔合兩柔則爲剛燔之則爲淳

火熾金流或淫而乾或燔而淖類固不必可推知也故爲淖也

奇賞彙編

漆得澤而乾燥金遇火而流淳皆
非其類也故曰不必可推知也
小方大方之類也

小馬大馬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

所以三隅反小智聞十藝魯人有公孫悼者告人曰
通其一故不可以爲類也

我能起死人問其故對曰我固能治

偏枯、今、吾、倍、所、以、爲、偏、枯、之、藥、則、可、以、起、死、

人矣物固有可以爲小不可以爲大可以爲半不可

以爲全者也。半謂偏也。相持一作劍者曰白所以然。

堅也黃所以爲物也黃自雜則堅且物良劔也難者

曰白所以爲不物也黃所以爲不堅也黃白雜則不

堅且不物也又柔則卷堅則折劒折且鈍焉得爲利

劒劍之情未華而或以為良或以為惡說使之也故
 有以聰明聽說則妄說者止無以聰明聽說則堯舜
 無別矣無聰明以聽說不能知賢此忠臣之所忠也
 賢者之所以廢也義小為之則小有福大為之則大
 有福于禍則不然小有之不若其亡也禍雖微小積
小成大以危
 有之亡國故曰小射招者欲其中小也射獸者欲其中
 大也物固不必安可推也招招也中謂謂微不
夫毫分射之工也射獸欲
其中大者得肉多故以中為工也射則同高陽應將
也中之小大異故曰物固不必安可推也
 為室家匠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高
陽
 宋臣因以為氏應名也或作高麗宋大夫以生為室
 也家匠家臣也撓弱曲也故曰未可也
 奇賞彙編 卷六十九 古選史
 今雖善後將必敗家匠所謂直于辭而令事實者也高陽應曰緣子
 之言則室不敗也木益枯則勁塗益乾則輕以益勁
 任益輕則不敗此說于辭而後必敗匠人無辭而對
其言不合事實者也
 受令而為之室之始成也善其後果敗高陽應小好
 察而不通乎大理也驥騄耳背日而西走至乎夕
 則日在其前矣日東行天西旋日行遲天旋疾及夕
日入于虞淵之北驥不能及故日在
 前目固有不見也智固有不知也數固有不及也不
 知其說所以然而然聖人因而與制不事心焉
 有度
 三曰賢主有度而聽故不過度法有度而以聽則不

可欺矣不可惶矣不可恐矣不可喜矣以凡人之知
 不昏乎其所已知而昏乎其所未知則人之易欺矣
 可惶矣可恐矣可喜矣知知之不審也客有問季子曰
 奚以知舜之能也季子戶季子
堯時諸侯也季子曰堯固以治天
 下矣舜言治天下而合己之符也是是以知其能也
 若雖知之奚道知其不為私季子曰諸能治天下者
 國必通乎性命之情者當無私矣夏不衣裘非愛裘
 也緩有餘也冬不用簞扇非愛簞也清有餘也清寒
也
 聖人之不為私也非愛貴也節乎已也節已雖貪汙
 之心猶若止又況乎聖人許由非疆也也有所乎通也
 奇賞彙編 卷六十九 古選史
 通于無有所通則貪汙之利外矣外素孔墨之弟子
為也
 徒屬克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天下然而無
 所行教者術猶不能行又況乎所教所教謂孔墨弟
子之弟子也
 是何也仁義之術外也夫以外勝內匹夫徒步不能
 行又況乎人主人主謂俗主
又下不能行也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
 義之術自行矣先王不能盡知執一而萬物治不能
盡知
 而萬物治理矣使人不能執一者物感之也
 故曰通意之悖解心之繆去德之累通道之塞悖
意者能解去道之塞不壅閉也
 意者能解去道之塞不壅閉也容動也理氣意六者繆心
意者也故曰悖意悖亂也

分職

卷六十九

宋 鑑史

其能疆能以其爲疆爲此處人臣之職也處人臣之職而欲無壅塞雖舜不能爲若此者雖舜之聖不能無壅塞況惑主乎武王之佐五人
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高蘇公念生也武者之于五人者之事無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武王取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道則能令智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辨者語矣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伯樂善相馬秦穆公臣也造父嬴姓飛廉之子善御周穆王臣也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功千里之功也故曰知乘也今召客者酒酣歌舞鼓瑟吹竽一作歌舞明日不拜樂已者拜謝也樂已者謂酣後也而拜主

卷六十九

七選史

固用非其有而已有之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民
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商之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
敢之危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說以其財賞而夫
下皆競也競進也無費乎鄣與岐周而天下稱大仁稱大
義通乎用非其有也通達也白公勝得荆國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而得荆國也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矣石乞曰公
不能分人則焚之毋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九
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予衆葉公楚葉縣大夫沈諸梁子高也出
高庫之兵以賦民也賦予也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
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能爲人又不

能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齎若泉之愛其子也
 其愛養其子子長而食其母也衛靈公天寒鑿池公
 曰公愛荆國之財而殺其身也衛靈公天寒鑿池公
 之子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
 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暖而有龜足以不寒今民衣弊
 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
 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
 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於春也而怨將歸
 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夫
 民未有見焉其德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
 於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
 奇賞彙編 卷六十九 大選史

處方

五曰凡爲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婦君臣父子夫
 婦六者當位則下不踰節而上不苟爲矣少不悍辟
 而長不簡慢矣悍辟也金木異任水火殊事陰陽不
 同其爲民利一也故曰爲民利一也故異所以安
 同也同所以危異也言同異國異之分與賤之別長
 少之義此先王之所慎而治亂之紀也聖人以治亂

以也今夫射者儀毫而失牆儀毫而不視牆之大小故能
 中者儀髮而易貌也畫者輪毫而失人貌儀之於言
 審本也射必能中畫必本不審雖堯舜不能以治身
 審正故凡亂也者必始乎近而後其遠必始乎本而
 後及末近喻小遠喻大也爲亂之君先小後大也本
 而後及末治亦必由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乎
 秦而秦霸向擊處乎商而商滅處乎周而周王向擊
 而滅紂周武王其謀而天下也百里奚之處乎
 虞智非愚也向擊之處乎商與非惡也無其本也本
 治自取滅亡也其處於秦也智非加益也其處於周
 奇賞彙編 卷六十九 大選史

也典非加善也有其本也其本也
 者定分之謂也言其爲君治理齊令章子將而與韓
 魏攻荆荆令唐筴將而拒之拒一軍相當六月而不
 戰齊令周最趣章子急戰其辭甚刻亦急也刻章子
 對周最曰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于臣不可以
 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于臣與荆人夾
 此水而軍章子令人視水可絕者荆人射之水不可
 得近也近有芻水旁者告齊侯者也侯曰水淺深易
 知荆人所盛守盡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者也侯
 者截芻者與見章子章子甚喜因練卒以夜奄荆人

之所盛守果殺唐蔑章子可謂知將分矣韓昭釐侯
由弋鞠偏緩昭釐侯居車上謂其僕罔不偏緩乎其
僕曰然至舍昭釐侯射鳥其右攝其一鞠適之
昭釐侯已射駕而歸上車選問曰鄉者鞠偏
緩今適何也其右從後對曰今者臣適之昭釐侯至
詰庫令也各避舍故擅為妄意之道雖當賢主不
出也由用也今有人於此擅矯行則免國家利輕重則
若衡石為方圓則若規矩此則工矣巧矣而不足法
其不循規矩故也法也者眾之所同也賢不肖之所
以其力也謀出乎不可用一作事出乎不可同此為
奇賞彙編 卷之十九 千選史
先王之所舍也

慎小

六曰上尊下卑卑則不得以小觀上觀視也尊則恣
恣則輕小物小事也輕小物則上無道知下下無道
知上上下下不相知則止非下下怨上矣人臣之情不
能為所怨不能為之怨人主之情不能愛所非非方非
何能此上下大相失道也故賢主謹小物以論好惡
巨防容饒而漂邑殺人巨大防饒也如饒有孔穴容
問邑溺殺突洩一燥而焚官燒積蓋突洩洩出則火
人民也新失一令而軍破身敗教令不當為失失令不
委也新失一令而軍破身敗教令不當為失失令不

齊北之志故軍破敗主過一言而國殘名辱為後世
笑主過一言猶將夫一令故國殘亡惡名著衛獻公
戒孫林父齊殖食林父孫文子也鴻集于固虞人以
告之國之官也以告以鴻告也公如固射鴻二子待
君日晏公不來至晏暮來不釋皮冠而見二子二子
不說逐獻公立公子黜黜相之此云立公子黜復誤
矣按衛世家公子黜乃衛公之太子蒯聵之弟衛莊
也是為悼公於獻公為曾孫也焉得立之乎衛莊
公立欲逐石圃惡之名也蒯聵在外國不欲納之故
之也登臺以望見戎州而問之曰是何為者也侍
者曰戎州也戎州戎莊公曰我姬姓也戎人安敢居
奇賞彙編 卷之十九 千選史
國使奪之宅殘其州晉人適攻衛戎州人因與石圃

殺莊公立公子起公子起衛靈公之弟也此小物不審也
也人之情不履於山履踐也而履於垤垤封也輕
之故齊桓公即位三年三言而天下稱賢羣臣皆
說去肉食之獸去食粟之鳥去絲罝之網言是三吳越
治西河欲喻其信於民吳越衛人也為夜日置表於
南門之外置立也令于邑中曰明日有人償南門之
外表者仕長大夫償償也長大明日日晏矣莫有償
表者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實也有一人曰試往償
表不得賞而已何傷往償表來謂吳起吳起自見而

出仕之長大夫夜日又復立表又令于邑中如前邑人守門爭表表加植不得所賞如前與前令同也邑人貪賞爭往債表表不得其所賞也自是之後民信矣起之賞罰賞罰信乎民何事而不成豈獨兵乎一作非獨兵也

士容論

士容

一曰士不偏不黨柔而堅虛而實而能其狀服然不儼若失其一一謂道也能柔堅虛實之士其狀貌服儼若失其一然舒大不儼給巧偽為之與夫其道也傲小物而志屬于大傲輕也輕畧勝驕蔑之事似無勇而未可恐義之可恐以非狼執固橫敢而不可辱義之可恐以非

奇賞彙編

卷六十九

主選史

害害之士若此者所持執堅固橫勇敢臨患涉難而處義不越南而稱寡而不以後大而不奢後廣大也今日君民而欲服海外節物甚高而細利弗賴四海而欲服之化廣大也節物事也耳目遺俗而可與定行事甚高細小之利不恃賴也世耳目視聽禮義是則故能遺富貴弗就而貧賤弗揭輕富貴賤德行尊理而善用巧術尊重道理而行差寬裕不訾而中心甚厲不訾毀敗人也難動以物而必不妄折不為物動唯義所此國士之容也容猶齊有善相狗者其鄰假以賢取鼠之狗一本作其鄰借請也謂善相狗者其年乃得之曰是良狗也其鄰畜取鼠之狗也

之數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俸糜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則桎之其鄰桎其後足桎桎也著足曰桎狗乃取鼠一本作狗則取鼠矣夫驥騁之氣鴻鵠之志有論乎人心者誠也人亦然誠有之則神應乎人矣言豈足以論之哉此謂不言之言也不言之言以容有見田駢者田駢齊人也作道書二十五篇被服中法進退中度翹翹閑雅辭令遜敏田駢聽之畢而辭之辭也

奇賞彙編

卷六十九

主選史

也客出田駢送之以目弟子謂田駢曰客士歟田駢曰殆乎非士也殆近今者客所舍欽士所術施也士所舍欽客所術施也術皆當作述刻者誤客殆乎非士也故火燭一隅則室偏無光燭照也骨節蚤成空寂歷身必不長長大衆無謀方乞謹視見多故不良良善志必不公不能立功好得惡予國雖大不為王好得厚予快青也多藏厚禍災日至故君子之容純乎其若鍾山之玉枯乎其若陵上之木純美也鍾山之玉燭澤不變陵上之木淳淳乎慎謹畏化而不肯自足不肯自足其智乾乾乎取舍不悅而心甚素樸乾乾也取舍不悅常欲慎也心甚唐尚敵年為史史也素樸精潔專一不悅欲也其故人謂唐尚願之唐尚明習天文宿度審以謂唐尚唐尚曰吾非不得為史也羞而不為也其故人不

信也及魏園耶郭唐尚說惠王而解之衛以與
伯陽也惠王曰文侯之孫武侯之子也子所見也
其故人乃信其羞為史也居有間其故人為其兄請
欲仕其兄唐尚曰魏君死吾將汝兄以代之其故人
反與再拜而信之夫可信而不信不可信而信此愚
者之患也可信謂唐尚羞為史不可信知人情不能
自遺以此為君雖有天下何益不能自遺忘其貪欲
雖有天故敗莫大於愚愚之患在必自用自用則愈
陋之人從而賀之有國若此不若無有古之與賢從
此生矣古人傳位予賢以非惡其子孫也非微而矜
奇賞彙編 卷六十九 孟 選史
其名也反其實也微末也矜大也以國子賢則與子
也

務大

二曰嘗試觀于上志上志古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
者其實無不安者功大故也實猶俗主之佐其欲名
實也與三王之佐同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
無功故也皆患其身不貴於其國也而不患其主之
不貴於天下也此所以欲榮而愈辱也欲安而愈危
也孔子曰驚駭爭善處于一星之下母子相哺也區
區焉相樂也區區狎也自以自安矣寃突決上棟焚

爵顏色不愛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
為人臣而免於燕爵之智者寡矣夫為人臣者進其
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區區焉相樂
也而以危其社稷其為寃突近矣而終不知也其與
燕爵之智不異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
無有安家一家盡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細之安
也細小必待大大之安必待小相細大貴賤交相為
贊贊助然後皆得其所樂也樂願薄疑說衛嗣君以王
術術謂君術平侯之子嗣君應之曰所有者千乘也願
以受教衛君國之賦兵車千乘耳薄疑對曰烏獲奉
奇賞彙編 卷六十九 孟 選史
千鈞又况一斤千鈞三萬斤也若烏獲之力以舉一斤言之其易也
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杜赫周人杜伯之後也
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也杜赫對
曰臣之所言者不可則不能安周矣臣之所言者可
則周自安矣臣言安行此所謂以弗安而安者也
又君時人不安行仁義然仁義必鄭君問于被瞻曰
安之本也故曰以弗安而安者也被瞻事鄭文
聞先生之義不死君不亡君信有之乎
公故穆公即位問瞻被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聽道不
所行之義信不乎
行則固不事君也若言聽道行又何死亡哉故被瞻
之不死也賢乎其死亡者也使君無道位不能正

道行不死不亡故昔有舜欲服海外而不成既足以
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王海內矣湯武欲繼
禹而不成既足以王通達矣五霸欲繼湯武而不成
既足以爲諸侯長矣孔墨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
足以成顯榮矣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已故務事大

上農

三曰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
徒爲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則邊
境安立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分法
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

奇賞彙編

卷六十九

宋 選史

其處而無二慮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也
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
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
心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
令巧讀如巧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后稷曰所以務耕
織者以爲本教也是故天子親率諸侯耕帝籍田大
夫士皆有功業傳曰王耕發三之庶人是故當
時之務農不見于國當故曰皆存功業也以教民尊地
產也后妃率九嬪釐于郊桑于公田是以春秋冬夏
皆有麻枲絲繭之功以力婦教也是故丈夫不織而

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以長生也此聖人之
制也故敬時愛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上
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一人
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

故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作師徒庶人不冠弁弁冠

詩云冠要妻嫁女饗祀不酒醴聚衆禮娶婦之家

之家三口不絕燭故農不上閭不敢私藉于庸爲害

於時也然後制野禁苟非同姓農不出御御妻女不

外嫁以安農也問邑而嫁也野禁有五地未辟易

不操麻不出糞出糞齒年未長不敢爲園園畝力不

奇賞彙編

卷六十九

宋 選史

足不敢渠地而耕渠溝農不敢行行其疆賈不敢爲
異事異猶爲害于時也然後制四時之禁山不敢伐
材下木澤人不敢灰灰僇僇纆網罝罟不敢出
於門門限畧不敢入於淵澤非舟虞不敢緣名爲害其
時也舟虞若民不力田畝乃家畜國家難治三城
乃極是謂背本反則也失毀其國凡民以七尺以
上屬諸二官二官農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攻治時
事不共是謂大凶奪之以土攻是謂稍不絕憂唯必
喪其糝奪之以水事是謂籥喪以繼樂四隣來虛奪
之以兵事是謂厲禍也厲因胥歲不舉鉉艾數奪民

五曰凡耕之道必始于墾地也為其寡澤而後枯
言上條必厚其耨為其唯厚而及於耨者或謂之堅
者耕之澤其耨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
汗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參發大則小畝為青魚肚
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
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無動則草竊之也故去此
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所謂今之耕也營而無獲者
復或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苗
實其為嘯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埽見風則偃也
高倍則拔也則寒則雖也熱則修也一時而五
奇貨彙編卷六十九辛選史
六死故不能為來來不俱生而俱死稼先死也
不眾盜乃竊望之似有餘就之則虛不眾不賴農夫知
其田之易也易治也易讀如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
也疏希也不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
希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事之傷也也故嘯欲
廣以平剛欲小以深下得陰也上得陽也然後
咸生稼欲生于塵而殖于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無
使疏于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然有優也
也必務其培其稷也植植者其生也必先也其施
土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堅也是以嘯廣以平則不

喪本也本根莖生于地者五分之以地也別莖生有行
故邀長弱不相害故邀大也邀行必得縱行必術
正其行通其風也夫心中央師為冷風也中央
帥幸也也或作風以也苗其弱也欲孤也苗生
長之也也或作風以也苗其弱也欲孤也苗生
特疏也適中長也欲相與居也其熟也欲相扶
則也好也也是故三以也族乃多粟也凡禾之患
可傷折也也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為秕也
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也殺小樹肥無使扶
疏樹燒不欲專生而族居也肥而扶疏則多秕也
也也燒而專居則多死也其根故多枯死也也不知稼者其
奇貨彙編卷六十九辛選史
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也殺其大者養其小者也不收其粟而收
其歲上下安則禾多死厚土則孽不通也達故多孽死
也也薄土則蕃輻而不發壚填冥色剛上桑種免耕殺
使農事得也
審時
六曰凡農之道厚之為實斬木不時不折也折也必穗
稼就而不穫必遇天苗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
也養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之容穉據之容
手也謂根苗疏此之謂耕道是以得時之禾長稠長穗
大本而莖殺也殺或作小本根也也疏機而穗大也穗禾

其粟圓而薄糠國豐滿也其米多沃而食之風也有勢如此者不風也先時者莖葉帶芒以短衡
 德鉅而芳奪秔米而不香金或作後時者莖葉帶芒而末一作衡穗閱而青零青零未熟而先落多秕而不滿滿成
 也得時之黍芒莖而微下穗芒以長搏米而薄糠春之易而食之不噉而香香美也噉讀如餽如此者不飭先時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遂長葉藁短穗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後糠小米鉗而不香小米故得時厚糠也
 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稠疏穢穗如馬尾大粒無芒博米而薄糠春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益息也益一作孫
 奇賞彙編 卷六十九 三 選史
 先時者大本而莖葉格對等短稠短穗多批厚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批庭辟米不得時時小也特或作侍定熟印天而死得時之麻必芒以長疎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泉以均後熟多榮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蛭蛭蟲不食麻節也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美二七以爲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二七十大四實也大菽則圓小麥則博以芳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蟲不食其葉也先時者必長以蔓浮葉疏節小英不實後時者短莖疏節本虛不實得時之麥稠長而顛黑二七以爲行而服薄糕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香

以息使人肌肌或澤且有力如此者不蚰蛆先時者暑雨未至至或明動蚰蛆而多疾明動如痛其次半以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薄色而美芒是故得時之稼興興昌也失時之稼約約薄也莖相若稱之得時者重粟之多量粟相若而春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一作以得時者恐饑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章氣力也百日食之百日食之也耳日聰明心意獻智獻明也四衛變疆四衛也氣不入身無苛殃苛病殃黃帝曰四時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
 奇賞彙編 卷六十九 三 選史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六十九

春秋繁露序

四明樓郁著

六經道大而難知惟春秋聖人之志在焉自孔子功莫不有傳名於傳者五家用于世纔三而止耳其後傳世學散源迷而流分蓋公羊之學後有胡母子都董仲舒治其說信勤矣嘗

奇賞彙編

繁露

一

爲武帝置對於篇又自著書以傳于後其微言至要蓋深於春秋者也朕聖人之旨在經經之失傳傳之失學故漢諸儒多病專門之見各務高師之言至窮智畢學或不出聖人大中之道使周公孔子之志既晦而隱焉董生之書視諸儒尤博極閎深也本

傳稱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今其書又摠名繁露其是非請俟賢者辨之

奇賞彙編

繁露

二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七十

春秋繁露

楚莊王

玉杯

竹林

玉英

精華

王道

滅國上

滅國下

奇賞齋編

卷七十一

春秋繁露一

選史

隨本消息

盟會要

正貫

十指

重政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七十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春秋繁露

楚莊王

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曰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得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不待此矣此楚靈之

奇賞齋編

卷七十一

選史

選史

所以稱子而討也春秋之辭多所況是文約而法明也問者曰不予諸侯之專封復見於陳蔡之滅不予諸侯之專討獨不復見慶封之殺何也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伯討之著其罪之宜死以爲天下大禁口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比于此其云爾也

春秋曰晉伐鮮虞奚惡乎晉而同夷狄也曰春秋尊禮而重信信重於地禮尊於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

此言同
患之有
九民有
之說

姬恐不恐不一禮而死於火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
春秋賢而舉之以爲天下法曰禮而信禮無不答施
無不報天之數也今我君臣同姓適女女無良心禮
以不答有恐畏我何其不夷狄也公子慶父之亂嘗
危殆亡而齊桓公之於彼無親尚來憂我如何與同
姓而殘賊遇我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
念彼先人明發不昧有懷二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晉
文不以其同姓憂我而強大厭我我心望焉故言之
不好謂之晉而已是婉辭也問者曰晉惡而不可親
公往而不敢至乃人情耳君子何耻而稱公有疾也
奇賞彙編 卷十 二 運史

以已
爲善

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
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信聞莊桓隱君子
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
九十六年於所見徵其詞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
其思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雪徵其辭也于
赤殺弗忍言曰痛其禍也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
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吾以其近近而遠遠
親親而疎疎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
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
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
奇賞彙編 卷十 三 運史

不覺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
規矩六律已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此其大數也得
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此治亂之分也所聞天下無
二道故聖人異治同理也古今通達故先賢傳其法
於後世也春秋之於世事也善復古識易常欲其法
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自僻者得此
以爲辭曰古苟可循先王之道何莫相因世迷是聞
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答之曰人有聞諸侯
之君射貍首之樂者於是日斷貍首縣而射之曰安
在於樂也此聞其名而不知其實者也今所謂新王
奇賞彙編 卷七十 四 選史
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命於天易姓更王
非繼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業而無所改是
與前王而王者無以別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事
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事天亦然今天大顯已物襲
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處更
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
自顯也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
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孔
子曰無爲而制者其舜乎言其主堯之道而已此非
不易之效與問者曰物改而天授顯矣其必更作樂

不樂樂記

何也曰樂異乎是制爲應天改之樂爲應人作之彼
之所授命者必民所同樂也是故大改制於初所以
明天命也更作樂於終所以見天功也緣天下之所
新樂而爲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興德天下未偏合
和王者不虛作樂樂者盈於內而動發於外者也應
其治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成者本末質文皆以具矣
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已以爲本舜時
民樂其昭亮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禹之時民樂其
三聖相繼故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
害也故護護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典師征伐也
奇賞彙編 卷七十 五 選史
故武武者代也四者天下之樂同一也其所同樂之
端不可一也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樂所樂不同事
樂安得不世異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護而文
王作武四代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已也吾見其
效矣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於崇作邑於豐
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爲無
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
洽天下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
云爾故凡樂者作之於終而名之以始重本之義也
由此觀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應天制禮作樂之異

人心之動也。二者離而復合所爲一也。

玉杯

春秋譏文公以喪娶難者曰。喪者月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今按經文公乃四十一月。乃一作娶。

娶時無喪出。其法也。矣。何以謂之喪娶。曰。春秋之論事。莫重乎志。今娶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也。且文公以秋祫祭。以冬納幣。皆失於大。春秋不譏其前而顧譏其後。必以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猶宜。未平於心。今全無悼遠之志。反思念娶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譏不出三年。

奇賞彙編 卷七十

六 選史

於首而已。譏以喪娶也。不別先後賤其無人心也。終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子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子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子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志爲質物。爲文。文著於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而偏行之寧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尚少善之介葛盧來是也。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周公實來是也。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禮云。玉帛云乎哉。推而前之。亦宜曰朝。

夫人三第
許子出此

既至此稿
失

云。朝云辭令云乎哉。樂云鐘鼓云乎哉。而後之亦宜曰。喪云喪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貴志。以反和見其好誠。以滅僞。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

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一日不可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爲君心之未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邪。孝子之心。三年不當三年。不當而踰年。卽位者與天數俱終始也。此非以君隨天耶。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

奇賞彙編 卷七十

七 選史

春秋論十二世之事。人道浹而王道備。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爲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參錯非襲古也。是故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五其比。偶其類。覽其緒。屠其贅。是以人心浹而王法立。以爲不然。今夫天子踰年卽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經也。而操之與在經。無以異。非無其辨也。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也。故能以比貫類。以辨付贅者。大得之矣。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體之可肥臞。而不可得準也。是故雖有至賢。能爲君親。含容其惡。不能爲君親。令無惡。

是聖德也
是不能令

書曰厥辟去厥祗事親亦然皆忠孝之極也非至賢安能如是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耳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不以三年又以喪娶娶於大夫以卑宗廟亂其羣祖以逆先公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予命大夫弗爲使是惡惡之徵不臣之效也。出侮于外人奪于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在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贍養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

奇賞彙編

卷七十

八 選史

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是非故長於治人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偏舉其詳也故人主大節則知闇大博則業厭二者異失同貶其傷必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爲師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濟時蚤晚任多少適疾徐造而勿趨稽而勿苦省其所爲而成其所湛音湛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此之謂聖化吾取之

春秋之好徵與其貴志也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是故君殺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晉葬而賊不復見

矣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今趙盾弑君四年之後別獨復見非春秋之常辭也古今之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弑君何以復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二者同貫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赴問而辨不親弑非不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辨當誅弑亦不當罪也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故貫比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今誅盾無傳弗誅無傳不交無傳以比言之法論也無比而處之誣

奇賞彙編

卷七十

九 選史

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留經中繙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以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曰此復見可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妄以其問之不妄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夫免爲篡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爲弑君而罪不誅者逆而距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降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今按盾事而觀其心愿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篡弑之隣也按盾辭號乎天苟內不

誠安能如是。是故訓其終始無弑之志。挂惡謀者。過在不遂。去罪在不討賊而已。臣之宜爲君之討賊也。猶子之宜爲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弑。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弑。君其意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討賊爲弑君也。與子之不嘗藥爲弑父無以異。盾不宜誅以此參之。問者曰。夫誦之弑而有不誅。其論難之非董之所能見也。故赦子之罪。以傳明之盾。不誅無傳何也。世亂義廢。昔一不臣。篡弑覆君者多。而有明大惡之誅。誰言其誅故管趙盾。楚公子比皆不誅之文。而弗爲傳。弗欲奇賞彙編 卷七十 十 史

謂乎 竹林 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爲禮至邠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爲夷狄。楚而爲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夫莊王之舍邠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其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而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心而輕救民之意也。是以賤之而不使得與賢者爲禮。秦穆侮蹇叔而大敗。鄭文輕衆而喪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也。問者曰其奇賞彙編 卷七十 十 史

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耻伐喪而榮復讎奈何春秋為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祗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讎者有二焉是何以異於無麥苗之有數莖哉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以無義為不可則無麥苗亦不可也以無麥苗為可則無義戰亦可矣若春秋之於偏義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致其然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奇賞彙編

卷七十

主 選史

偏戰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川木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情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

司馬子反為其君使廢君命與敵情從其所請與宋平是內專政而外擅名也專政則輕君擅名則不臣

以一驚字立

而春秋之人奚由哉曰為其有慘怛之恩不忍餓一國之民使之相食推恩者遠之而大為仁者自然而美今子反由已之心矜宋之民無計其間故大之也難者曰春秋之法卿不憂諸侯政不在大夫夫子反為楚臣而恤宋民是憂諸侯也不復其君而與敵平是在大夫也漢梁之盟在大夫而春秋刺之為其奪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奪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問也且春秋之義臣有惡擅名美故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為人臣之法奇賞彙編

卷七十

主 選史

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今子反去君近而不復莊王可見而不告皆以其解二國之難為不得已也奈其奪君名美何此所惑也曰春秋之道固有常有變變用於變常用於常各正其科非相妨也今諸子所稱皆天下之常雷同之意也子反之行一曲之變術修之義也夫目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于驚之情者取其一美不盡其失詩云采芣采芣無以下體此之謂也今子反往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於此也是以心駭目動而違常禮禮者庶于仁文質而成體也今使人相

于反力篇
見人不諱十

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禮方救其質矣恤其文故曰常
仁不讓此之謂也春秋之辭有所謂賤者夫有賤乎
賤者則亦有貴乎貴者矣今讓者春秋之所貴雖然
者也故說春秋者無以平定之常義疑變故之大則
義幾可論矣

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
傳而著不可不察也夫泰山之為大弗察弗見而况
微眇者乎故按春秋而適往事窮其端而視其故得
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齊頃公親齊桓公
奇賞彙編 卷七十

奇賞彙編 卷七十

選史

之孫國固廣大而地勢便利矣又得霸主之餘尊而
志加於諸侯以此之故難使會同而易使驕奢即位
九年未嘗官一與會同之事有怒魯衛之志而從諸
侯于清丘斷道春往伐魯入其非郊傾返伐衛敗之
新築當是時也方求勝而志廣大國往聘慢而弗敬
其使者晉魯俱怒內悉其衆外得黨與衛曹四國相
輔大困之鞏音姑獲齊頃公斷音達逢丑父深本頃公之
所以大辱身幾亡國為天下笑其端乃從懾魯勝衛
起伐魯魯不敢出擊衛大敗之因其氣而無敵國以
與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後

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吊
喪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家國安寧是福之
本生於憂而禍起於喜也嗚呼物之所由然其於人
切近不可省耶

逢丑父殺其生以生其君何以不得為知權丑父欺
晉祭仲許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難為難
于祭仲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何也曰是非難別
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察察夫去
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獲虜逃遁者君子之
所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以
奇賞彙編 卷七十

奇賞彙編 卷七十

選史

為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
春秋以為為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
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為也前
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
鄭祭仲是也而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
春秋不愛齊景公逢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
無樂故賢人不為也而眾人疑焉春秋以為人之不
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
者正於天之為人性命也天之為人性命使行仁義
而羞可耻非若鳥獸然苟為生苟為利而已是故春

秋推天施而順天理以至尊為不可以生於至尊大
羞故獲者絕之以至辱為不可以加於至尊大位故
雖失位弗君也已反國在位矣而春秋猶有不君之
辭况其洞然方獲而虜邪其於義非君定矣若非君
則丑父何權矣故欺三軍為大罪於晉其免頃公為
辱宗廟於齊是以雖難而春秋不愛丑父大義宜言
于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被大辱
而弗能死是無耻也而獲重罪請俱死無辱宗廟無
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尚有廉名當此之時死賢於
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由法論
奇賞彙編 卷七十 七 遺史

之則丑父欺而不中權忠而不中義以為不然復察
春秋春秋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間非曰上奉天
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為王也云爾今善善惡惡好
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
施之在人者聽之則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
人有廉耻者不生大辱大辱莫甚于去南面之位而
東獲為虜也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
避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頃公者也
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曰衛侯速卒
鄭師侵之是伐喪也鄭與諸侯盟于蜀以盟而歸諸

侯於是鄭伐是叛盟也伐喪無義叛盟無信無信無
義故大惡之間者曰是君死其子未踰年有稱伯不
子法辭其罪何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
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詩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
喪之義也今縱不能如是奈何其父卒未踰年即以
喪舉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復得稱
子謂之鄭伯以辱之也且其先君襄公伐喪叛盟得
罪諸侯諸侯怒之未解惡之未已繼其業者宜務善
以覆之今又重以無故居喪以伐人父代人喪子以
喪代人父加不義於人子施失恩於親以犯中國是
奇賞彙編 卷七十 七 遺史

父負故惡於前已起大惡於後諸侯果怒而憎之率
而俱至謀共擊之鄭乃恐懼去楚而成蠱牢之盟是
也楚與中國挾而擊之鄭罷弊危亡終身愁辜吾本
其端無義而敗由輕心然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
而信知其為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慎之今鄭伯無子
恩又不孰計一舉兵不當被患不窮自取之也是以
生不得稱子去其義也死不得書塋不見其罪也曰
有國者視此得身不放義與事不審其時何如此爾
玉英

謂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

奇賞彙編

卷七十

六

選史

輕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與五世五傳之外
 美惡乃形可謂得一作其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見非
 其位而卽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繆公是也非
 其位不受不受之先君而自卽之春秋危之吳王僚
 是也雖然苟能行善得衆春秋弗危衛侯晉以正書
 莖是也俱不宜立而宋繆公受之先君而危衛宣弗
 受先君而不危以此見得衆心之爲大安也故齊桓
 非直弗受之先君也乃率弗宜爲君者而立罪亦重
 矣然而知恐懼敬舉賢人而以自覆蓋知不肯要盟
 以自滿浣也遂賢君而霸諸侯使齊桓背惡而無此

美得免殺滅乃幸已何霸之有魯桓忘其憂而禍逮
 其身齊桓憂其憂而立功名推而散之凡人有憂而
 不知憂者凶有憂而深憂之者吉易曰復自道何其
 咎此之謂也匹夫之反道以除咎尚難人主之反道
 以除咎甚易詩云德輔如毛言其易也
 公觀魚于棠何惡也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
 義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
 之而已愧之則塞其源也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
 之名爾猶惡之況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購求金皆
 爲大惡而書非非直使人也親自求之是爲甚惡議

奇賞彙編

卷七十

九

選史

何故言觀魚猶言觀社也皆爲大惡之辭也
 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爲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至有
 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
 是故婚禮不稱主人經禮也辭窮無稱主人變禮也
 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物故則未三年而稱
 王變禮也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爲子娶奔喪
 父母變禮也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
 適權也難者曰春秋事同者辭同此四者俱爲變禮
 而或達於經或不達經何也曰春秋禮百物辨品類
 別嫌微修本末者是故星墜謂之隕蟲墜謂之雨
 其所發之處不同或降於天或發於地其辭不可同
 也今四者俱爲變禮也同而其所發亦不同或發於
 男或發於女其辭不可同也是或達於常或達於變
 也

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卽位書卽位
 者言其弑君兄也不書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
 不言正桓不言王者皆從其志以見其事也從賢之
 志以達其義從不肖之志以著其惡由此觀之春秋
 之所善善也所不善亦不善也不可不兩肖也
 經曰弑其君與夷傳言莊公逢殺之不可及於經何

也曰非不可及於經其及之端眇不足以類鈞之故
難知也傳曰臧孫許與晉郤克同時而聘乎齊按經
無有豈不微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也今此傳言莊公
馮而於經不書亦有以避也是故不書聘齊避所羞
也不書莊公馮殺避所善也是故讓者春秋之所善
宣公不與其子而與其弟其弟亦不與子而反之兄
子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棄也故君子為之諱不
居正之謂避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
秋之義善無道也若直一作上書其篡則宜繆之高滅
而善之無所見難者曰為賢者諱皆言之為宜繆諱
奇賞彙編 卷七十 二 選史
獨弗言何也曰不成於賢也其為善不法不可取亦
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故不棄亦
不載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無惡此之謂也
器從名地從主人之位制權之端焉不可不察也夫
權雖反經亦在必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
雖死必終弗為也公子目夷是也故諸侯父子兄弟
不宜立而立也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
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于鄭取乎莒之以為同居
目曰莒人滅鄭此不可以然之域也故諸侯在不可
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

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譎也
尚歸之以奉鉅經耳故春秋之道博而要詳而反一
也公子目夷復其君終不與國祭仲已與後改之晉
荀息死而不德衛曼姑拒而弗內此四臣事異而同
心其義一也目夷之弗與重宗廟祭仲與之亦重宗
廟荀息死之貴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貴先君之命
也事雖相反所為同俱為重宗廟貴先君之命耳難
者曰公子目夷祭仲之所為者皆存之事君善之可
矣荀息曼姑非有此事而所欲恃者皆不宜立者何
以得載乎義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書大夫立
奇賞彙編 卷七十 三 選史
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書予
君之得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
之是也荀息曼姑之所得為義也難紀季曰春秋之
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君子無去國之義又曰君子
不避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為賢賢臣故盜地以
下敵棄君以避患乎曰賢者不為是是故託賢於紀
季以見季之弗為也紀季弗為而紀侯使之可知矣
春秋之書事時記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
以有諱也故詭晉文得志之實以伐諱避致王也詭
莒子號謂之人避隱公也易慶父之名謂之仲孫嬰

盛謂之成諱大惡也然則說春秋者入則說辭隨其委曲而後得之今紀季受命乎君而經書專無善一名而文見賢此皆詭辭不可不察春秋之於所賢也固順其志而一其辭章其義而哀其美今紀侯春秋之所貴也是以聽其入齊之志而說其服罪之辭也移之紀季故告糴於齊者實莊公爲之而春秋說其辭以予臧孫辰以鄆入于齊者實紀侯爲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紀季所以詭之不同其實一也難者曰有國家者人欲立之固盡不聽國滅君死之正也何賢乎紀侯曰齊將復讎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奇賞彙編

卷七十

遷史

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以死也汝以鄆往服罪於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率一國之衆以衛九世一作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故爲之大去春秋賢死義且得衆心也故爲諱滅以爲之諱見其賢之也以其賢之也見其中仁義也

精華

春秋慎辭謹於名倫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各有辭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戰大夷避中

國而不得言獲中國避天子而不得言執名倫弗予嫌於相臣之辭也是故大小不踰等貴賤如其倫義之正也

大雩者何旱祭也難者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爲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者何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卑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脅之爲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爲強禦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故脅嚴肅而不爲不敬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辭父之命而不爲不承親絕母之屬而不爲不孝義夫一作難者曰春秋之法大夫無遯事又曰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又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又聞喪徐行而不反也夫旣曰無遯事矣又曰專之可也旣曰進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不反也若相悖然是何謂也曰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皆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無遯事者謂平生安寧也專之可也者謂危除患

奇賞彙編

遷史

十服道統
目皆俱聚

也進退在大夫者率用兵也徐行不反者謂不以親
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此之謂將得其私知其指故公
子結受命往勝陳人之婦于鄆遂其事從齊桓盟春
秋弗非以為救莊公之危公子遂命使京師遂生事
之晉春秋非之以為是時僖公安寧無危而救有危
而不專救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故此
二臣俱生事春秋有是有非其義然也

正而不
論

齊桓扶賢相之能用大國之資即衛五年不能致一
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鄆
幽之會是也其後二十年之間亦久矣尚未能大合

奇賞彙編 卷七十

通史

諸侯也至於拔邢衛之事見存亡繼絕之義而明年
遼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故曰親近者不
以言召遠者不以此其效也其後矜功振而自足
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江黃伐陳而不往
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患而責陳不納
不復安正而必欲迫之以兵功未良成而志已滿矣
故曰管仲之器小哉此之謂也自是日衰九國叛矣
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
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是故逢丑父當斷而
轅濤塗不宜直魯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釋闔廬此

四者罪同異論其本殊也俱欺三軍或死或不死俱
弑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可無審耶故折獄而是
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獄非也闇理迷衆與教相妨教
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不可
以相順故君子重之也

雖晉事者曰春秋之法未踰年之君稱子蓋人心之
正也至里克殺奚齊避此正辭而稱君之子何也曰
所聞詩無達詁易無達言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
一以奉人仁錄其同姓之禍固宜異操晉春秋之同
生也驪姬一謀而三君死之天下所共痛也本其所

奇賞彙編 卷七十

通史

為為之者蔽於所欲得位而不見其難也春秋疾其
所蔽故去其正辭徒言君之子而已若謂奚齊曰嘻
嘻焉大國君之子富貴足矣何以兄之位為欲居之
以至此乎云爾錄所痛之辭也故痛之中有痛無罪
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有惡者已
立之已殺之不得如他臣之弑君者齊公子商人足
也故晉禍痛而齊禍重春秋傷痛而敦重是以奪晉
子繼位之辭與齊子成君之號詳見之也古之人有
言曰不知來視諸往今春秋之為學也道往而明來
者也然而其辭體天之微難之也弗能察寂一作若

無能察之無物不在。是故爲春秋者得一端而多連之。見一空而博貫之。則天下盡矣。魯僖公以亂卽位而。知親任季子季子無恙之時內無臣下之亂外無諸侯之患行之二十無國家安寧季子卒之後魯不支隣國之患直乞師楚耳。僖公之情非輒不肯而國衰益危者何也。以無季子也。以魯人之若是也。亦知他國之皆若是也。以他國之皆若是亦知天下之皆若是此之謂連而貫之。故天下雖大古今雖久以是定矣。以所任賢謂之主尊國安所任非其人謂之主卑國危萬世必然無所疑也。其在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餗者國家傾也是故任非其人而國家不傾者自古至今未嘗聞也。故吾按春秋而觀成敗乃切。怕怕於前世之興亡也。任賢臣者國家之興也。夫知不足以知賢無可奈矣。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小者以亂危其若是何邪。以莊公不知季子賢邪。安知病將死召而授以國政以。爲公爲不知孔父賢邪。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二主知皆足以知賢而不決不能任故魯莊以危宋。以弒使莊公早用季子而宋。素任孔父南將興隣國豈值弒哉。此吾所惜惜而悲者也。

奇賞彙編

卷七十

三六 選史

王道

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下王不正則上變天賊並見五帝三皇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稅教以愛使以忠敬長老親親而尊尊不奪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民家給人足無怨望忿怒之患強弱之難無強賊妬疾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髮銜哺而游不慕富貴耻惡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蟲不螫猛獸不搏抵不觸蟲故天爲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風雨時嘉禾興鳳凰麒麟游于郊囿圖書虛畫衣裳而民不犯四夷傳譯而朝民情至朴而不文郊天祀地秩山川以時至封于泰山禪于梁父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諸侯各以其職來祭貢土地有所先以人宗廟端冕盛服而後見先德恩之報奉元之應也。桀紂皆聖王之後驕滿妄行移宮室廣苑囿窮五采之變飾材之工困野獸之足竭山澤之利食類惡之獸奪民財食高彫文刻鏤之觀畫金玉骨象之工盛羽族之飾窮發一作白黑之變深刑妄殺以凌下聽鄭衛之音充傾宮一作之志虎兕文采之獸以希見

奇賞彙編

卷七十

三六 選史

之意。實。佞。賜。諛。以。糟。爲。丘。以。酒。爲。池。孤。貧。不。養。殺。聖。賢。而。剖。其。心。生。燔。人。聞。其。臭。剔。婦。孕。見。其。化。斯。朝。涉。之。足。察。其。梟。一。作。膊。殺。梅。伯。以。爲。醢。刑。鬼。侯。之。女。取。其。環。誅。求。無。已。天。下。空。虛。羣。臣。畏。恐。莫。敢。盡。忠。紂。愈。自。賢。周。法。兵。不。期。會。于。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共。誅。紂。大。亡。天。下。春。秋。以。爲。戒。曰。毫。社。災。周。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大。夫。專。國。士。專。邑。不。能。行。度。制。法。文。之。禮。諸。侯。背。叛。莫。修。貢。聘。奉。獻。天。子。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孽。殺。其。宗。不。能。統。理。更。相。伐。鏖。以。廣。地。以。強。相。屬。不。能。制。屬。強。奄。弱。衆。暴。寡。富。使。貧。并。兼。無。已。臣。下。上。僭。奇。賞。彙。編。卷。七。十。天。選。史。不。能。禁。止。日。爲。之。食。星。實。如。雨。雨。蚤。沙。鹿。崩。夏。大。雨。水。冬。大。雨。雪。實。石。于。宋。五。六。鵠。退。飛。實。霜。不。殺。草。李。梅。實。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地。震。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晝。晦。彗。星。見。於。東。方。亭。於。一。作。大。辰。鸛。鶴。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譏。天。王。以。致。太。平。刺。惡。譏。微。不。遺。大。小。善。無。細。而。不。舉。惡。無。細。而。不。去。進。善。誅。惡。絕。諸。而。已。矣。天。王。使。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刺。不。及。事。也。天。王。伐。鄭。譏。親。也。會。王。世。子。譏。微。也。祭。公。來。逆。王。后。譏。失。禮。也。刺。家。父。求。車。武。氏。毛。伯。求。賻。金。王。人。救。衛。

王師敗於茅戎。天王出居于鄭。紂母弟王子室亂。不能及外。分爲東西。周無以先。天下召衛侯。不能致。遣子突征衛。不能絕。伐鄭。不能從。無駭滅極。不能誅。諸侯得以大亂。篡弑無已。臣下上偪僭。天子諸侯強者行威。小國破滅。晉至三侵周。與天王戰于茅戎。而大敗之。戎執凡伯于楚丘。以歸。諸侯本怨隨惡。發兵相破。夷人宗廟社稷。不能統理。臣子強至弑其君。法度廢而不復。用威武絕。而不復復。故鄭魯魯易地。晉文再致。天子齊桓會王世子。擅封邢衛。杞橫行中國。意欲王天下。魯舞八佾。非祭泰山郊天祀地。如天子之爲。奇賞彙編。卷七十。天。選。史。以此之故。弑君三十二。亡國五十一。細惡不絕之所致也。春秋立義。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諸山川不在封內。不祭。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不專封。不得專執。天子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樂。不得致天子之賦。不得適天子之貴。君親無將。而誅大夫。不得世。大夫不得廢置。君命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立夫人以適。不以妾。天子不臣母后之黨。親迎以來。未有不先近而致遠者。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

心子所制

心子所制
即此意也

諸夏來朝者得愛邪妻儀父稱字膝薛稱侯荆稱人
介諸葛得名內出言如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王
道之意誅惡而不得遺細大諸侯不得為匹夫與師
不得執天子之大夫執天子大夫之與伐國同罪執
凡伯言伐獻八佾諱八言六鄭魯易地諱易言假晉
文存致天子諱致言符桓公存邢衛杞不見春秋內
心子之行法絕而不予止亂之道也非諸侯所當為
也春秋之義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故
誅趙盾賊不討者不書葬臣子之許也許世子止不
嘗藥而誅為弑父楚公子比伯而立而不免于死齊
奇賞彙編 卷七十 三 選史

桓公晉文擅封致天子誅絕繼世存亡侵伐會同常
為本主曰桓公救中國攘夷狄卒服楚至為王者事
晉文再致天子皆止不誅善其救諸侯奉獻天子而
復周室春秋予之為伯誅意不誅辭之謂也
魯隱之代桓立祭仲之出忽立突仇牧孔父荀息之
死節公子曰夷不與楚國此皆執權存國行正世之
義守惓惓之心春秋嘉氣義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
也夷狄邪妻人卒人葛人為其天王崩而相朝聘也
此其誅也殺世子母弟直稱君明失親親也魯季子
之免罪吳季子之讓國明親親之恩也聞殺吳子餘

欲為善而
不得故也

謂鄭志
二不心

祭見刑人之不可近鄭伯髡頑卒于會諱執痛強臣
專君君不得為善也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明君
臣之義守國之正也衛人立晉美得眾也君將不言
率師重君之義也正月公在楚臣子思君無一日無
君之意也誅受令恩衛孫以正國圖之平也言圖成
甲午治兵以別迫脇之罪誅意之法也作南門刻楬
丹楹作雉門及兩觀築三臺新延廡議驕溢不恤下
也故臧孫辰請羅于齊孔子曰君子為國必有三年
之積一年不熟乃請羅失君之職也誅犯始者省刑
絕惡始也大夫盟于澶淵刺大夫之專政也諸侯會
奇賞彙編 卷七十 三 選史

同賢為主賢賢也春秋紀纖芥之失反之王道追古
貴信結言而已不至用牲盟而後成約故曰齊侯衛
侯齊命吁蒲傳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宋伯姬曰婦
人夜出傳母不在不下堂曰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
怨桓公曰無財粟無鄣谷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宋
襄公曰不鼓不成列不旆人莊王曰古者曰不穿皮
不蠹則不出君子為於禮薄於利要其人不要其土
告從不赦不祥強不凌弱齊頃公吊死視疾孔父正
色而立於朝人莫過而致難乎其君齊國佐不辱君
命而尊齊侯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救文以質見天

義離乎夷狄未合乎中國所以亡也吳王夫差行強

下諸侯所以失其國者亦有焉。諸子欲合中國之禮。其可痛也。長王投死於戲。豈不哀哉。晉靈行無禮。處臺上。彈羣臣枝解宰人而棄。漏陽處父之謀。使陽處父死。及患趙盾之諫。欲殺之。卒為趙盾所殺。晉獻公行逆理。殺世子申生。以驪姬立奚齊。卓子皆殺死。國大亂。四世乃定。幾為秦所。此下疑從一作驪姬起也。楚昭王行無度。殺伍子胥。父兄蔡昭公朝之。因請其。襄昭公不與。吳王非之。舉兵加楚。大敗之。君舍乎君。奇賞彙編 卷七十 三 選史 室大夫舍大夫室妻楚君之母。貪暴之所致也。晉厲公行暴道。殺無罪人一朝而殺大臣三人。明年臣下畏恐。晉國殺之。陳侯佗淫乎蔡。蔡人殺之。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左右備。二師以備不虞。今蔡侯恣以身出入至死間里之庸。甚非人君之行也。宋閔公矜婦人。心而妬。與大夫萬譽魯莊公曰。天下諸侯宜為君。唯魯侯爾。閔公妬其言曰。此虜也。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致萬怒。搏閔公絕脰。此以與臣博之過也。古者人君立於陰。大夫立於陽。所以別位明貴賤。今與臣相對而博。置婦人在側。此君臣無別也。故使萬爾也。

其言耳

國車閔公之意。閔公籍萬而身與之。博下君自置有辱之婦人之房。俱而務婦人獨得殺死之道也。春秋曰。大夫不適君。遠此過也。梁內役。一作民無已其民不能堪。使民比地為伍。一家亡五家殺。刑其民曰。先亡者封。後亡者刑。君者將使民以孝於父母。順於長老。守丘墓。承宗廟。世世祀其先。今求財不足。行罰如將。不勝殺戮如屠。一作仇。警其民。魚爛則亡。國中盡空。春秋曰。梁亡亡者自亡也。非人亡之也。虞公貪財不顧其難。快耳說目。受晉之璧。屈產之乘。假晉師道。還以自滅。宗廟破毀。社稷不祀。身死不葬。貪財之所致也。故春秋以此見物不空。來實不虛。出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其應也。楚靈王行強乎陳。蔡意廣以武不顧其行。慮所美內罷其眾。乾谿有物。女水盡。則女見水滿。則不見。靈王舉發其國而役三年。不罷。楚國大怒。有行暴意。殺無罪臣成然。楚國大慙。公子棄疾卒於靈王父子自殺。而取其國。虞不離津。澤農不去疇土。而民相愛也。此非盈意之過耶。魯莊公好宮室。一年三起臺。夫人內淫。兩弟弟兄子父相殺。國絕其繼。為齊所存。夫人淫之過也。妃匹貴妾可不慎邪。此皆內自強從心之敗。已見自強。

之敗尚有正諫而不用卒皆取亡曹肅陳其君也曰
戎衆以無義君無自適一作君不聽果死戎寇伍子

胥諫吳王以爲越不可不取吳王不聽至死伍子胥

還九年越果大滅吳國秦穆公將襲鄭百里奚叔諫

曰千里而襲人者未有不亡者也穆公不聽師果大

敗殺中匹馬隻輪無反者晉假道於虞虞公許之宮

之奇諫曰唇亡齒寒虞號之相救非相賜也君請勿

許虞公不聽後虞果亡於春秋明此存亡道可觀也

觀乎薄社知驕溢之罰觀乎許由知諸侯不得專封

觀乎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知任賢奉上之功觀乎魯

詩齊彙編卷七十

隱祭仲叔武孔父荀息仇牧吳季子公子目夷知忠

臣之效觀乎楚公子比知臣子之道效死之義觀乎

潞子知無輔自詛之敗觀乎公在楚知臣子之恩觀

乎漏言知忠道之絕觀乎六羽知上下之差觀乎宋

伯姬知貞婦之信觀乎吳王夫差知強凌弱觀乎晉

獻公知逆理近色之過觀乎楚昭王之伐蔡知無義

之反觀乎晉厲之妄殺無罪知行暴之暴觀乎陳佗

宋閔知嫉淫之過觀乎虞公梁丘知貪財枉法之窮

觀乎楚靈知苦民之壞觀乎魯莊之起臺知驕奢淫

佚之失觀乎衛侯朔知不卽召之罪觀乎執凡伯知

此天品也

犯上之法觀乎晉卻缺之伐邾婁知臣下作福之誅

觀乎公子翬知臣窺一作君之意觀乎世卿知移權

之敗故明王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天覆地載天下萬

國莫敢不悉靖共職受命者不示臣下以知之至也

故道同則不相先情同則不能相使此其教也由此

觀之未有去人君之權能制其勢者也未有貴賤無

差能全位者也故君子慎之

滅國

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羣者故能使萬民往之

而得天下之羣者無敵於天下失國之君二十一人

奇賞彙編卷七十

周之君五十二小國德薄不朝聘大國不與諸侯會

聚孤特不相守獨居不成羣遭難莫之救所以亡也

非獨公侯大人如此生天地之間根本微者不可遭

大風疾雨立鏹消耗衛侯朔固事齊襄而天下患之

虞虢并力晉獻難之晉趙盾一夫之士也無尺寸之

土無一介之衆也而靈公據霸王之餘尊而欲誅之

窮變極詐盡力竭禍大及身推盾之心戴小國之

位孰能曰之哉故伍子胥一大之士也去楚于闔廬

遂得意于楚所托者誠是何可禦邪楚王髡托其國

於子玉得臣而天下畏之虞公託其國於宮之奇晉

獻患之及覺殺得臣天下之虞可殺殺細不居宮之奇晉獻亡之存亡之端不可不知也諸侯見加以兵逃莫之救平之素行可見也隱代桓立所謂僅存耳使無駭帥師滅極內無諫臣外無諸侯之救載亦由是也宋蔡衡國伐之鄭因其力而取之此無以異於遣重寶於道而莫之守見者掇之也鄧穀失地而朝魯桓鄧穀失地不亦宜乎

滅國下

紀侯之所以滅者乃九世之讎也一旦之言危百世之嗣故曰大去衛人侵成鄭入成及齊師圍成三被

奇賞彙編

卷七十

選史

大兵終滅莫之救所恃者安在齊桓公欲行霸道譚遂違命故滅而奔莒不事大而事小曹伯之所以戰死於位諸侯莫助憂者幽之會齊桓數合諸侯曹小未嘗來也魯大國幽之會莊公不往戎人乃窺兵於濟西由見魯孤獨而莫之救也此時大夫廢君命專救危者魯莊公二十七年齊桓為幽會衛人不來其明年桓公怒而大敗之及伐山戎張旗陳獲以驕諸侯于是魯一年三築臺亂臣此三起於內夷狄之兵仍滅於外衛滅之端以幽之會亂之本存親內蔽邢未嘗會齊桓也附晉又徵晉侯獲於韓而背之淮之

會是也齊桓卒豎刁易牙之亂作邢與狄共其同姓取之其行如此雖爾親庸能親乎是君也其滅于同姓魏侯煨滅邢是也齊桓為幽之會衛不至桓怒而伐之狄滅之桓憂而立之魯莊為軻之盟劫汶陽魯滅威立之邢杞未嘗朝聘齊桓見其滅幸諸侯而立之用心如此豈不霸哉故以憂天下與之

隨本消息

趙盾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獲麟曰吾道窮吾道窮三年身隨而卒階此而觀天命成敗聖人知之有所不能救命矣夫先晉獻公之卒齊桓為葵丘之會再致其集先齊孝未一年魯僖乞師取穀晉文之威天子再致先卒一年晉僖公之心分而事齊文公不事晉先齊侯潘卒一年文公如晉衛侯鄭伯皆不期來齊侯已卒諸侯果會晉大夫于新

奇賞彙編

卷七十

選史

城魯昭公以事齊之故晉人不入楚國強而得意一年再會諸侯代強吳為齊誅亂臣遂滅厲魯得其滅以滅鄆其明年知晉無河上之難先晉昭之卒一年無難楚國內亂臣弑君諸侯會于平丘謀誅楚亂臣昭公不得與明大夫見執吳大敗楚之黨六國于雞父公如晉而大辱春秋為之諱而言有疾由此觀之

是即人
也

盟會要

性可害離
害害爲不
善之說而
子學貴人
爲善故言
必稱堯舜
堯舜其爲
之人也不
然道性善
足矣

奇賞彙編

卷七十

九

正貫

春秋大義之所本。邪六者之科六者之指之謂也。然
後援天端布流物而貫通其理。則事變散其辭矣。故
志得失之所從生。而後差貴賤之所始矣。論罪源深
淺定法誅。然後絕屬之分別矣。立義定尊卑之序。而
後君臣之職明矣。載定下之賢方表兼義之所在。則
見復正焉耳。幽隱不相踰而近之則密矣。而後萬變
之應無窮者。故可施其用於人而不悖其倫矣。是以
必明其統於施之宜。故知其氣矣。然後能食其志也。

知此聲也而後能扶其精也知其行矣而後能遂其

刑也知其物矣然後能別其情也故唱而民和之動而民隨之是知引其天性所好而壓其情之所憎者也如是則言雖約說德一作必布矣事雖小功必大矣聲鶴盛化運于物散入于理德在天地神明休集並行而不竭盈于四海而頌詠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乃是謂也故明於性乃可與論為政不然雖勞無功夙夜是寤思欲情心猶不能賂故天不有罪者三示當中孔子之所謂非尚安知通哉

十指

奇賞彙編 卷七十

聖 選史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變之博無不有也雖然大略要有十指十指者事之繫也王化之由得流也舉事變見有重焉一指也見事變之所至者一指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強幹弱枝大本小末一指也別嫌疑異同類一指也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一指也親近來遠同民所欲一指也承周文而反之質一指也木生火火為夏天之端一指也切譏刺之所罰考變異之所加大之端一指也舉事變見有重焉則百姓安矣見事變之所至者得則失審矣因其所以至而治之則事之本正矣強幹

弱枝大本小末則君臣之分明矣別嫌疑異同類則是非著矣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則百官序矣承周文而反之質則化所務立矣親近來遠同民所欲則仁恩達矣木生火火為夏天則陰陽四時之理相受而次矣切刺譏之所罰考變異之所加則天所欲為行矣切刺譏之而舉之仁往而義來德澤廣大衍溢於四海陰陽和調萬物靡不得其理矣說春秋者凡用是矣此其法也

重政

奇賞彙編 卷七十

聖 選史

唯聖人能屬萬物於一而繫之元也終一作不及本所從來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故人唯有終始也而生不必應四時之變故元者為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之乃存乎天地之故人雖生天氣及奉天氣者不得與天元本天元命而共違其所為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為也繼天之所為而終之也其道相與共功持業安容言及天地之元天地之元矣為于此惡施於人大其貫承意之理矣能說鳥獸之類者非聖人所說也聖人所欲說在於說仁義理之知其分科餘別貫所附明其義之所審勿使嫌

公須見論
錄其味即
實與自體

如變化之
道者知命

疑是乃聖人之所貴而已矣不然傳於衆辭觀於衆
物說不急之言而以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奚
以爲哉聖人思慮不厭晝日雅之以夜然後萬物察
者仁義矣由此言之尚自爲得之哉故曰於乎爲人
師者可無慎邪夫之義出於經經傳大本也棄營勞
心也苦志盡情頭自齒落尚不合自錄也哉人始生
有大命是其體也有變命有變命存其間者其致也
政不齊則有忿怒之志若將施危難之中而時有隨
遭者神明之所接紀屬之符也亦有變其間使之不
齊如此不可不省之省之則重政之本矣擬以爲一
奇賞彙編 卷七十 聖 選史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七十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七十一

春秋繁露

服制像

二端

符瑞

俞子

離合根

立元神

保位權

考功名

通國身

三代改制質文

官制象天

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

爵國

仁義法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一目

春秋繁露

選史

心仁且智

身之養重於義

奉本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七十一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董子春秋繁露

服制像

天地之生萬物也。以養人。故其可適者。以養身體。其可威者。以爲容服。體之所爲與也。劍之在左。青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鈞之在前。赤鳥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夫能通古今。別然不然。乃能服此也。一作通古作今。蓋玄武武者。貌之最嚴。有威者也。其像在右。後。其服反居首。武之

奇賞齋編 卷七十一

至而不用矣。聖人所以超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夫執介冑而後能拒敵者。故非聖人之所貴也。君子顯之於服。而勇武者。消其志於貌也。矣。故文德爲貴。而威武爲下。此天下之所以永全也。於春秋何以言之。孔父義形於色。而姦臣不敢容邪。虞有宮之奇。而獻公爲之不寐。晉厲之彊。中國以寢尸流血不已。故武王克殷。神冕而晉笏。虎賁之士。說劍安在。勇猛必任武殺。然後威是以君子所服爲上矣。故望之儼然者。亦已至矣。豈可不察乎。

二端

操心之論
至人獨立
于吉凶之
先

正誼明道
心有榮矣

春秋至意有二端。不從二端之所從起。亦未可與論。裁異也。小大微著之分也。夫覽求微細。於無端之處。誠知小之爲大也。微之將爲著也。吉凶未形。聖人所獨立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之謂也。故王者受命。改正朔。不順數。而往必迎來。而受之者。授受之義也。故聖人能繫心於微。而致之著也。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位。五者俱正。而化大行。然書曰。飢日。隕有威。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隕霜。不殺草。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有鵲。鵲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悖。

奇賞齋編 卷七十一

二端史

亂之徵。是小者不得大。微者不得著。雖其末一作其本末亦端。孔子以此效之。吾所以貴重始是也。因惡夫推災異之象於前。然後圖安危禍亂於後者。非春秋之所甚也。然而春秋舉之以爲一端者。亦欲共省天譴。而畏天威。內動於心。志外見於事情。修身審已。明善心。以反道者也。豈非貴重始慎終推效者哉。

符瑞

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致者。西狩獲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後託乎春秋。正不正之間。而明改制之義。一統乎天子。而加憂於天下之憂也。除務天下所而欲以。

上通五帝下極三王以通百王之道而隨天之終始博得失之效而攻命象之爲極理以盡情性之宜則天容遂以百官同望異路一之者在主率之者在相

俞子

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一作深正天端王公之位萬物

民之所欲一作始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也王公史記十二公之間皆衰世

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一無口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故子貢問

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爲國家資也其爲切而至於殺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一

三選史

君亡國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於道

不覺於春秋也故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

大柄君子重任也故或脅一作脅大國揜殺於位一朝至

爾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德也故世子曰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王之德莫

美于世故子先言春秋詳已而略人因其國而容天下春秋之道大得之則以王小得之則以霸故曾子

子石盛美齊侯安諸侯尊天子霸王之道皆本於仁仁天心故次以天心愛人之大者莫大於思患而豫

防之故蔡得意於吳魯得意於齊而春秋皆不告故次以言怨人不可通敵國不可狎攘竊之國不可使久親皆防患爲民除患之意也不愛民之漸乃至於死也故言楚靈王晉厲公生弑於位不仁之所致也

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也故夏言春秋

重人諸譏皆本此或奢侈使人憤怨或暴虐賊害人終皆禍及身故子池言魯莊築臺丹楹刻桶晉厲之

刑刻意者皆不得以壽終上奢侈刑又急皆不內恕求備于人故次以春秋緣人情赦小過而傳明之曰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一 四選史

君子辭也孔子明得失見成敗疾時一無字世之不仁失王孔子曰吾因行事赦小過傳又明之曰君子辭

也孔子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其成敗以明順逆故其所善則桓文行之而遂

其所惡則亂國行之終以敗故始言大惡殺君亡國終言赦小國是亦始於麤綱終於精微教化流行德

澤大治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亦議二名之意也

論經句不

離合根

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高其位所以

從天而來

此君之義
無如此
則正

為尊也。下其施所以為仁也。藏其形所以為神。見其
光所以為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見光者。天之行
也。故為人主者。法天之行。是故內深藏所以為神。外
博觀所以為明也。任羣賢所以為受成。乃不自勞于
事。所以為尊也。汎愛羣生。不以喜怒賞罰。所以為仁
也。故為人主者。以無為為道。以不私為寶。立無為之
位。而乘備具官之足。不自動而相者。導進口不自言
而損者。贊辭心不自慮。而羣臣效當。故莫見其為之
而功成矣。此人主所以法天之行也。為人臣者。法地
之道。暴其形出其情。以示人。高下險易。堅剛柔肥
奇賞彙編 卷七 五通史

立元神
君人者。國之元。發言動作。萬物之樞機。樞機之發榮
辱之端也。失之毫釐。驪不及追。故為人君者。謹本詳
始。敬小慎微。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精養神。寂寞無
為。休形無見。影揜聲無。出嚮虛心。下士觀來。察往謀

歸戶關戶
一實而已

與天地為
子足而後

成休

福有得焉
謂乃自然
可不快耶

於衆賢考求。衆人得其心。偏見其情。察其好惡。以泰
忠。佞考其往行。驗之於今。計其畜積。受於先賢。釋其
警。怨視其所爭差。其黨族所依。為臬一作宗。據位治人
用何一作荷。為名一作明。累日積久。何功不成。可以內參
外。可以小占大。必知其實。是謂開闔。君人者。國之本
也。夫為國其化莫大於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
君無以兼人。無以兼人。雖峻刑重誅。而民不從。是所
謂驅國而棄之者也。愚孰甚焉。何謂本。曰天地人萬
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
養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三者相為手足。合以成
奇賞彙編 卷七 六通史

體不可一無也。無孝悌則亡其所以生。無衣食則亡
其所以養。無禮樂則無其所以成也。三者皆亡。則民
如麋鹿。各從其欲。家自為俗。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
臣。雖有城郭名曰虛邑。如此者。其君枕塊而僵。莫之
危而自危。莫之喪而自亡。是謂自然之罰。自然之罰
至。裏襲石室。分障險阻。猶不能逃之也。明主賢君必
於其信。是故肅慎三本。郊祀致敬。其事祖彌。舉顯孝
悌。表異孝行。所以奉天本也。秉耒躬耕。採桑親蠶。墾
草殖穀。開闢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立辟雍庠序
修孝悌。敬讓以明教化。感以禮樂。所以奉人本也。三

者皆奉則民如子弟不敢自專。邦如父母不待思而愛不須嚴而使。雖野居露宿厚於宮室如是者其君安枕而臥莫之助而自強莫之緩而自安是謂自然之賞。自然之賞至雖退讓委國而去百姓僭負其子隨而君之君亦不得離也。故以德爲國者甘于飴蜜固於膠漆是以聖賢勉而崇本而不敢失也。君人者國之證也。不可先倡感而後應。故居倡之位而不行倡之勢不居和之職而以和爲德常盡其下故能爲之上也。體國之道在於尊神。尊者所以奉其政也。神者所以就其化也。故不尊不畏不神不化。夫欲爲尊者賞彙編 卷七十一 七選史

我神而後
精至哉

見其形聽而不聞其聲聲之不聞故莫得其響不見其形故莫得其影莫得其影則無以曲直也莫得其響則無以清濁也無以曲直則其功不可得而敗無以清濁則其名不可得而度也所謂不見其形者非不見其進止之形也言其所以進止不可得而見也所謂不聞其聲者非不聞其號令之聲也言其所以號令不可得而聞也不見不聞是謂冥昏能冥則明能昏則彰惟冥能昏是謂神人君貴於冥而明其位處陰而向陽惡人見其情而欲知人之心是故爲人君者執無源之慮行無端之事以不求尊以不問問奇賞彙編 卷七十一 八選史

保位權

吾以不求尊則我利矣彼以不見出則彼費矣吾以不問問則我神矣彼以不對對則彼情矣故終日問之彼不知其所對終日奪之彼不知其所出吾則以明而彼不知其所亡故人臣居陽而爲陰人君居陰而爲陽陰道尚形而露情陽道無端而貴神

祿利五味盛五色調五音以誘其耳目自令清濁昭然殊體榮辱踴然相駁以感動其心務致民令有所好必有所好然後可得而勸也故設賞以勸之有所好必有所惡有所惡然後可得而畏也故設罰以畏之既有所勸又有所畏然後可得而制制之者制其所好是以勸賞而不得多也制其所惡是以畏罰而不可過也所好多則作福所惡多則作威作威則君亡權天下相怨作福則君亡德天下相賊故聖人之制使民之有欲不得過節使之敦朴不得無欲無欲有欲各得以足而君道得矣國之所以為國者德也奇賞彙編 卷十一 九通史

君之所以為君者威也故德不可共威不可分德共則失恩威分則失權失權則君賤失恩則民散民散則國亂君賤則臣叛是故為人君者固守其德以附其民固執其權以正其臣聲有順逆必有清濁形有善惡必有曲直故聖人聞其聲則別其清濁見其形則異其曲直于濁之中必知其清於清之中必知其濁於曲之中必知其直於直之中必知其曲於聲之中而不取於形無小而不舉不以著蔽微不以衆揜寡各應其事以致其報黑白分明然後民知所去就民知所去就然後可以致治是為象則一作為人君

考績之法考其所積也天道積聚衆精以為光聖人積聚衆善以為功故日月之明非一精之光也聖人制太平非一善之功也明所從生不可為源善所從出不可為端量勢立權因事制義故聖人之為天下與利也其猶春氣之生草也各因其生小大而量其多少其為天下除害也若川漬之瀉於海也各順其勢傾側而制於南北故異孔而同歸殊施而鈞德其趣於與利除害一也是以與利之要在於致之不在者居無為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無聲靜而無形執一無端為國源泉因國以為身因臣以為心以臣言為聲以臣事為形有聲必有響有形必有影聲出於內響報於外形立于上影報於下響有清濁影有曲直響所報非一聲也影所應非一形也故為君虛心靜處聰聽其響明視其形以行賞罰之象其行賞罰也響清則生清者榮響濁則生濁者辱影正則生正者進影枉則生枉者絀責名考實以參其實賞不空行罰不虛出是以羣臣分職而治各敬而事爭進其功顯廣其名而人君得載其中此自然攸力之樹也奇賞彙編 卷十一 十通史

聖人由之故功由於臣名歸於君也

考功名

考績之法考其所積也天道積聚衆精以為光聖人積聚衆善以為功故日月之明非一精之光也聖人制太平非一善之功也明所從生不可為源善所從出不可為端量勢立權因事制義故聖人之為天下與利也其猶春氣之生草也各因其生小大而量其多少其為天下除害也若川漬之瀉於海也各順其勢傾側而制於南北故異孔而同歸殊施而鈞德其趣於與利除害一也是以與利之要在於致之不在

繁者不考

於多少除害之要在於去之不在於南非考績絀陞
 計事除廢一作有益者謂之公無益者謂之煩挈名
 責實不得虛言有功者賞有罪者罰功盛者賞顯罪
 多者罰重不能致功雖有賢名不予之賞官職不廢
 雖有愚名不加之罰賞罰用於實不用於名賢愚在
 於質不在於文故是非不能混一作詳奇喜怒不能
 傾姦軌不能弄一作萬物各得其真則百官勸
 職爭進其功
 考試之法大者緩小者急貴者舒而賤者促諸侯月
 試其國州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天子歲試天下
 奇賞彙編 卷七上 上 通史
 三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絀陞命之曰計考試之法
 合其爵祿并其秩積其日陳其實計功罪以多除
 少以為名定實先內定之其先比三分以為上中
 下考進退然後以外集通名曰進退增減多少有率
 為第九分三三列之亦有上中下以為一最五為中
 九為殿有餘歸之於中而中上者有得中而下者有
 得員少者以一益之至於四員多者以四減之至於
 一皆逆行三四十二而成於計得滿計者絀陞之次
 次每計各遂其第以通來數初次再計次次四計各
 不失故第而亦滿計絀陞之

初次再計謂上第二也次次四計謂上第三也九年
 為一第二得九并去其六為置二第六得等為置
 一并中者得三盡去之并三三計得六并得一計得
 六此為四計也絀者亦然

通國身
 氣之清者為精人之清者為賢治身者以積精為寶
 治國者以積賢為道身以心為本國以君為主精積
 於其本則血氣相承受賢積於其主則上下相制使
 使血氣相承受則形體無所苦上下相制使則百官
 各得其所形體無所苦然後身可得而安也百官各
 奇賞彙編 卷七上 上 通史
 得其所然後國可得而守也夫欲致精者必虛靜其
 形欲致賢者必卑謙其身形靜志虛者氣精之所趣
 也謙尊自卑者仁賢之所事也故治身者務執虛靜
 以致精治國者務盡卑謙以致賢能致精則合明而
 壽能致賢則德澤洽而國太平

三代改制質文
 春秋曰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文王也謂易為先言
 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謂之王正月曰王者
 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
 於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仁通以已受之於天也王

諸葛亮
劉琦

批大
天書

批大
天書

受命而王制此月以應變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謂之
王正月也王者改制作科奈何曰當十二色歷各法
而正色逆數三而復綱三之前曰五帝帝迭首一色
順數五帝相復禮樂各以其法象其宜順數四而相
復成作國號遷宮邑易官名制禮作樂故湯受命而
正應天變夏作殷號時正曰統故親夏虞絀唐謂之
帝堯以神農為赤帝作宮邑于下洛之陽名相宮曰
尹一作名相爵謂之帝舜軒轅曰黃帝推神農以為
九皇作宮邑於豐名相宮曰宰作武樂制文禮以奉
天武王受命作宮邑於鄧制爵五等作象樂繼文以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一
奉天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宮于洛陽成文武之制作
均樂以奉天殷湯之後稱邑示天之變反命故天子
命無常唯命是德慶故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王
黑統正魯尚黑絀夏親周故宋樂宜親招武故以虞
錄親樂制宜商合伯子男為一等然則其略說奈何
曰三正以黑統初正日月朔于營室斗建寅天統氣
始通化物物見萌達其色黑故朝正服黑首服藻首
正路輿質黑馬黑大節緩轡尚黑旗黑大寶玉黑郊
牲黑犧牲角卯冠於昨昏禮逆于庭晨禮順于東階
之上祭黑牲薦尚肝樂器黑質法不刑有懷妊新產

是月不殺聽法朔廢刑法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黑
統故日分平明平明朝正正白統奈何曰正白統者
歷正日月朔于虛斗建丑天統氣始蛻化物物始芽
其色白故朝正朋白首服藻白正路輿質白馬白大
節統轡尚白旗白大寶玉白郊牲白犧牲角蘭冠于
堂昏禮逆于堂表事順于楹柱之間祭牲白牲薦尚
肺樂器白質法不刑有身懷妊是月不殺聽朔廢刑
法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白統故日分鳴晨晨鳴朝
正正赤統奈何曰正赤統者大節緩轡尚赤旗赤大
寶玉赤郊牲辟犧牲角栗冠于房昏禮逆于戶表禮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一
頑于西階之上祭牲辟牲薦尚心樂器赤質法不刑
有身重懷藏以養徵是月不殺聽朔廢刑法德具存
二王之後也親赤統故日分夜半夜半朝正改正之
義奉元而起古之王者受命而王改制稱號正月服
色定然後郊告天地及羣臣近遠祖禰然後布天下
諸侯廟受以告社稷宗廟山川然後感應一其司三
統之變近夷遐方無有生熟者獨中國然而三代改
正必以三統天下曰三統五端化四方之本也天始
肇始施地必待中是故三代必居中國法天奉本執
瑞璽以統天下朝諸侯也是以朝正之義天子統統

色衣諸侯統衣繹緣紐大夫士以冠參近夷以纁迺方各衣其服而朝所以明乎天統之義也其謂統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統致其氣萬物皆應而正統正其餘皆正凡歲之要在正月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未應正內而外應動作舉錯靡不變化隨從可謂法正也故君子曰武王其以正月次春秋曰杞伯來朝王者之後稱公杞何以稱伯春秋上紂夏下存周以春秋當行新王春秋當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紂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當時稱奇賞彙編 卷十一 五

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是故人之王尚推神農爲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皇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紂虞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以小國下存禹之後於杞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號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爲王者之後紂夏改號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紂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不以侯是弗同王者之後也稱子又稱伯何見殊之小國也黃帝之先謚四帝之後謚何也曰帝號必存五代帝首天之色號至五而反

周人之王軒轅直首天皇號故曰黃帝云帝號尊而謚卑故四帝後謚也帝尊號也錄以小何曰遠者號尊而地小近者號卑而地大親疎之義也故王者有不易者有再而復者有三而復者有四而復者有五而復者有九而復者明此通天地陰陽四時日月星辰山川人倫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祐而子之號稱天子故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紂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紂爲九皇下極其爲民有一謂之三代故雖純地廟位祝牲猶列于郊號宗于代宗故曰聲名魂魄施于虛極壽無疆何謂再而復四而復奇賞彙編 卷十一 五

春秋鄭忽何以名春秋曰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以爲一曰周爵五等春秋三等春秋何三等曰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質一文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而仁多樸故立嗣予子篤母弟妾以子貴昏冠之禮字子以父別恥夫婦對坐而食喪禮別葬祭禮先膠夫妻昭穆別位制爵三等祿士二品制郊宮明堂員其屋高嚴侈員惟祭器員玉厚九分白藻五絲未制大上首服嚴員鸞輿尊蓋法天列象垂四鸞樂載鼓用錫饗溢員先血毛而後用聲正刑多隱親微多

謹封禪于尚位主地法夏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
節義故立嗣與孫篤世子妾不以子稱貴號昏冠之
禮字子以母別眇夫婦同坐而食喪禮喪祭先亨婦
從夫為昭穆制爵五等祿士三品制郊宮明堂方其
屋卑汚方祭器方玉厚八分白藻四絲衣制天下首
服卑退鷺與卑法地周象載垂二鷺樂設鼓用織施
儼儼濫方先烹而後用聲正刑天法封壇于下位主
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予子
為母弟妾以子貴昏冠之禮字子以父別眇夫婦對
主而食喪禮先嘉疎夫別葬祭禮夫婦昭穆別位制
爵三等祿士二品制郊宮明堂內員外備音安同長
其屋如倚靡員備祭器備玉此字無厚七分白藻三
絲衣長前准首服員轉鸞與尊益備天列象用四鷺
樂程鼓用羽籥儼儼濫備先用玉聲而後烹作正
刑多隱親儀多赦封壇于左位主地法文而王其道
進陰尊尊而多禮文故立嗣子孫篤世子妾不以子
稱貴號昏冠之禮字子以母別眇夫妻同坐而食喪
禮合塋祭禮先和也婦從夫為昭穆制爵五等祿士
三品制郊宮明堂內方外衡其屋習其衡祭器衡同
作伏機玉厚六分白藻三絲衣長後准服首首字無

而垂流鸞與卑備地周象載垂二鷺樂縣鼓用萬儼
儼濫衡先烹而後用樂正刑文公公詳未封壇于左位
四法條于所故祖于先帝故四法如四時然終而復
始眇則反本四法之天施符受聖人王法則性命形
乎先祖大昭乎王君故天將授舜主天法商而王祖
錫姓為姚氏至舜形體大上而員首而明有二童子
性長於天文純於孝慈天將授禹主地法夏而王祖
錫姓為姒氏至于生發於背形體長足肱疾行光
左隨以右勞左佚右也性長於行習地明水天將授
湯主天法質而王祖錫姓為子氏謂契母吞玄鳥卵
奇賞彙編 卷七 太史
生契契先發於胸性長於人倫至湯體長專小足左
偏而右便勞右佚左也性長於天光質易純仁天將
授文王主地法文而王祖錫姓姬氏謂后稷母姜原
履天之跡而生后稷后稷長於邠土播田五穀至文
王形體博長有四乳而大足性長於地文勢故帝使
禹卑論姓知殷之德陽德也故以子為姓知周之德
陰德也故以姬為姓故殷王改文書始以男男書上
周王以女書姬故天道各以其類動非聖人孰能明
之

官制象天

非借也

天選

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員士凡百
 二十人而列臣備矣。吾聞聖王所取儀金天之經
 三起而成四轉。而終官制亦然者。此其儀與三人而
 為一選。儀於三月而為一時也。四選而止。儀於四時
 而終也。三公者王之所以自持也。天以三成之。王以
 三自持。立成數以為植。而四重之。其可以無失矣。備
 天數以參事治。謹於道之意也。此百二十臣者。皆先
 王之所與並道而行也。故天子自參以三公。三公自
 參以九卿。九卿自參以三大夫。三大夫自參以三士。
 三人為選者。四重自三之道。以治天下。若天之四重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一 九選史

自三之時。以終始歲也。一陽而三春。非自三之時與
 而天四重之。其數同矣。天有四時。時三月。王者四選
 選三臣。是故有孟有仲有季。一時之精也。有上有下
 有中。一選之精也。三臣而為一選。四選而止。人情盡
 矣。人之材固有四選。如天之時固有四變也。聖人為
 一選。君子為一選。善人為一選。正人為一選。由此而
 下者不足選也。四選之中各有節也。是故天選四堤
 一作十二。而人變盡矣。盡人之變。合之天。唯聖人若
 能之。所以立王事也。何謂天之大經。三起而成日三
 日而成規。三旬而成月。三月而成時。三時而成功。寒

何謂為天
而為天

暑與種三而成物。日月與星三而成光。天地與人三
 而成德。由此觀之。三而一成。天之經也。以此為天
 制。是故禮三讓而成一節。官三人而成一選。凡四為
 一選。三卿為一選。大夫為一選。三士為一選。三凡四
 選。三臣應天之制。凡四時之三月也。是故其以三為
 選。取諸天之經。其以時四為制。取諸天之時。其以十
 二臣為一條。取諸歲之度。其至十條而止。取之天端
 何謂天之端。曰天有十端。十端止而已。天為一端。地
 為一端。陰為一端。陽為一端。火為一端。金為一端。木
 為一端。水為一端。土為一端。人為一端。凡十端而畢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一 二十選史

天之數也。天數畢於十。王者受十端於天。而一條條
 之畢。每條一端。以十二時如天之每終一歲。以十二
 月也。十者天之數也。十二者歲之度也。用歲之度條
 天之數。十二而天數畢。是故終十歲。百用百二十月
 條十端。亦用百二十臣。以率彼之皆合於天。其率三
 臣而成一慎。故八十一員士為二十七慎。以持二十
 七大夫。二十七大夫為九慎。而持九卿。九卿為三慎
 以持三公。三公為一慎。以持天子。天子積四十以為
 四選。選十慎。三臣皆天數也。是故以四選率之。則選
 三十人。三四十二人。百二十亦天數也。以十端四選

聖人不世
由三公至
今處乎

十端積四十慎慎三臣四十二百二十人亦天數也
以三公之勞率之則公四十人三四十百二十人
亦天數也故散而名之爲百二十臣選而賓之爲十
二長所以名之雖多莫若謂之四選十二長然而分
別率之皆有所合無不中天數者也求天數之微莫
若於人人之身有四肢每肢有三節三四十百二十
節相持而形體立矣天有四時每一時有三月三四
十二十二月相受而歲數終矣官有四選每一選有
三人三四十百二十臣相參而事治行矣以此見天
之數人之形官之制相參相得也人之與天多此類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一 主選史
者皆微忽不可不察也天地之理分一歲之變以爲
四時四時亦天之四選也是故春者少陽之選也夏
者太陽之選也秋者少陰之選也冬者太陰之選也
四選之中各有孟仲季是選之中有選故一歲之中
有四時一時之中有三長天之節也人生於天而體
天之節故亦有大小厚薄之節人之氣也先王因人
之氣而分其變以爲四選是故三公之位聖人之選
也三卿之位君子之選也三大夫之位善人之選也
三士之位正直之選也分人之變以爲四選選立三
臣如天之分歲之變以爲四時時有三節也天以四

聖人不世

時之選與十二節相和而成就歲王以四時之選與
十二相砥礪而致極道必極於其所至然後能得天
地之美也
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
堯舜何緣而得擅移天下哉堯經之語曰事父孝故
事天明事天與父同禮也今父有以重予子子不敢
擅予他人人心皆然則王者亦天之子也天以天下
予堯舜堯舜受命於天而王天下子猶安敢擅以所
重受天子者予他人也天有不以予堯舜斬奪之故
明爲子道則堯舜之私傳天下而擅移位也無所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一 主選史
疑也儒者以湯武爲大賢大聖也以爲全道究義盡
美者故列之堯舜之謂聖王如法則之今足下以湯
武爲不義然則足下之所謂義者何世之王也曰弗
知弗知者以天下王爲無義者邪其有義者而足下
不知耶則答之以神農應之曰神農氏之爲天子與
天地俱起乎將有所伐乎神農氏有所伐可湯武有
所伐獨不可何也且天之生民非爲王也而天立王
以爲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子之其惡足以
賊害民者天奪之詩云殷士膚敏祿將于京侯服于
周天命靡常言天之無常予無常奪也故封太山之

四代集
放代

上禪梁父之下易姓而王德如堯舜者七十二人王者天之所予也其所伐皆天之所奪也今唯以湯武之伐桀紂為不義則七十二王亦有伐也推足下之說將以七十二王為皆不義也故夏無道而殷伐之殷無道而周伐之周無道而秦伐之秦無道而漢伐之有道伐無道此天理也所從來久矣寧能至湯武而然邪夫非湯武之伐桀紂者亦將非秦之伐周非徒不知天理又不明人禮禮子為父隱惡令使伐人者而信不義當為國諱之豈宜如誹謗者此所謂一言而再過者也君也者掌令者也令行而禁止也今桀紂令天下而不行禁天下而不止安在其能臣天下也果不能臣天下何謂湯武紂

奇賞彙編

卷十一

臣選史

服制

率得十六萬國三分之則各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官室有度畜產人徒有數舟車甲器有禁生則有軒冕之服位貴祿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絞衾墳墓之度雖有賢才美體無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貲無其祿不敢用其才天子服有文章夫人不得以燕饗公以廟將軍大夫不得以燕卿以廟將軍大夫以明官吏以命士止於帶綵

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刑餘戮民不敢服絲玄纁乘馬謂之服制

度制

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故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此衆人之情也聖者則於衆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致于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致於憂以此為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今世棄其度制而各從其欲欲無所窮而俗得自恣其勢無極大人病不

奇賞彙編

卷十一

臣選史

義貧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難治也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修大夫不坐羊士不坐大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歎以此防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天不重與有角不得有上齒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數也夫已有大者又兼小者天不能是之況人乎故明聖者象天所為為制度使諸有大奉祿亦皆不得兼小利與民爭利業乃天理也凡

亂之源皆出嫌疑微以漸寢稍長至於大聖人章其疑者別其微者絕其繼者不得嫌以蚤防之聖人之道衆隄防之類也謂之度制謂之禮節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鄉黨有序則民有所讓而民不敢爭所以一之也書曰舉服有庸誰敢弗讓敢不敬應此之謂也

凡衣裳之生也爲蓋形煖身也然而染五采飾文章者非以爲益肌膚血氣之情也將以貴貴尊賢而明別上下之倫使教亟行使化易成爲治爲之也若夫其度制使人人從其欲快其意以逐無窮是大亂人

奇賞彙編

卷上

五選史

倫而靡斯財用也失文采所遂生之意矣上下之倫不別其勢不能相治故苦亂也嗜欲之物無限其數不能相足故苦貧也今欲以亂爲治以貧爲富非反之制度不可古者天子衣文諸侯不以燕大夫以祿亦不以燕庶人衣縵此其大略也

爵國

春秋曰會宰周公又曰公會齊侯宋公鄭伯許男滕子又曰初獻六羽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凡五等故周爵五等上三品文多而實少春秋三等合伯子男爲一爵

奇賞彙編

卷上

五選史

上二等文多而實少春秋曰荆傳曰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凡四等命曰附庸三代共之然則其地列奈何曰天子邦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春秋曰宰周公傳曰天子三公祭伯來傳曰天子大夫宰渠伯糾傳曰下大夫石尚傳曰天子之士也王人傳曰微者謂下士也凡五等春秋曰作三軍傳曰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凡四等小國之大夫與次國下卿同次國大夫與大國下卿同大國下大夫與王子下士同二十四等祿等八差有大功德者受大爵土功德小者受小爵土大材者執大官位小材者受小官位如其能宣治之至也故萬人者曰英千人者曰俊百人者曰傑十人者曰豪豪傑俊英不相陵故治天下如視諸掌上其數何法以然曰天子分左右五等三百六十三人法天一歲之數五時色之象也通佐上十卿與下卿而二百六十人天庭之象也倍諸侯之數也諸侯之外佐四等百二十人法四時六甲之數也通佐五與下而六十人法日辰之數也佐之必三三而相復何日時三月而成大辰三而成象諸侯之爵或五何

數學不惑
大易卷五
附錄亦曰
然天南地
括之其論
拾無庸大

奇賞彙編

卷七上

七

法天○之數也。五官亦然。則立置有司。分指數奈何。
曰。諸侯大國四軍。右之制。其一軍以奉公家也。凡口
軍三口者何。曰。大國十六萬口。而立口軍三。何以言
之。曰。以井田准數之。方里而一井。一井而九百畝。而
立口。方里八家。一家百畝。以食五口。上農夫耕百畝。
食九口。次八人。次七人。次六人。次五人。多寡相補。率
百畝而三口。方里而二十四口。方里者十。得二百四
十口。方十里。為方里者百。得二千四百口。方百里。為
方里者千。得二萬四千口。方千里。為方里者萬。得二
十四萬口。法三分而除其一。城池郭邑屋室閭巷街
路市官府園囿姜園臺沼條采得良田方十里者六
十六。與方里六十六。定率得十六萬口。三分之。則
各萬三千三百三十口。為大口軍三。此公侯也。天子
地方千里。為方百里者百。亦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
百里者六十六。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千六百
萬口。九分之。各得百七十七萬七千七百七十七口。
為京口軍九。三京口軍以奉王家。故天子立一后。一
世夫人。中左右夫人四。姬三。良人立一世子。三公九
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二百四十三。下士有七
上卿二十一。下卿六十三。元士百二十九。下士王后

奇賞彙編

卷七上

七

置一太傅太母三伯三丞二十夫人四姬三良人各
有師傅世子一人太傅三傳三率三少士入仕宿衛
天子者比下士。下士者如上士之下數。王后御衛者
上下御各五人。二十夫人中左右夫人四。姬上下御
各五人。三良人各五人。世子妃姬及士衛者如公侯
之制。王侯傳上下史五人。三百上下史各五人。少伯
史各五人。世子太傅上下史各五人。少傅亦各五人。
三率三下率各五人。三公上下史各五人。卿上下史
各五人。大夫上下史各五人。元士上下史各五人。上
下卿上下士之史二下亦各五人。卿大夫元士臣各
奇賞彙編 卷七上 七
三人。故公侯方百里。三分除其一。得定田方十里者
六十六。與方里六十六。定率得十六萬口。三分之。為
大國口軍三。而立大國一夫人。一世婦左右婦三。姬
二。良人立一世子。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
下士亦有五。通大夫立上下士。上卿位比天子之元
士。今八百石。下卿六百石。上士四百石。下士三百石。
夫人一。傅母三。伯三。丞世婦左右婦三。姬二。良人各
有師保世子一。上傅丞士宿衛公者比公者。比上卿
者有三人。下卿六人。比上下士者如上。下之數。夫人
衛御者上下御各五人。世婦左右婦上下御各五人。

二卿御各五人。世子上傳上下史各五人。丞史各五人。三卿九大夫。上士史各五人。下士史各五人。通大夫士上下史各五人。卿臣二人。此公侯之制也。公侯賢者爲州。方伯錫斧鉞。置虎賁百人。故伯七十里。七十四。九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二十八。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十萬九千二百一十一口。爲次國。口軍三而立。次國一大人。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二孺子立一世子。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與五通大夫五。上士十五。下士其。上卿位比大國之下卿。今六百石。下卿四百石。上士三百石。下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一

元龜選史

士與五通大夫五。上士十五。下士其。上卿比次國之下卿。今四百石。下卿三百石。上士二百石。下士百石。夫人一傅氏。三伯。三丞。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二卿人各有師保。世子一上下傳。士宿衛公者。比上卿者三。人下卿六人。御衛者上下御各五人。世婦左右婦上下御各五人。二御人各五人。世子上傳上下史各五人。三卿九大夫上下史各五人。士各五人。通大夫上下史亦各五人。卿臣三人。此周制也。春秋合伯子男爲一等。故附庸字者地方三十里。三三而九。三分而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六十。定率得一萬四千四百口。爲口師三而立一宗婦。二妾。一世子。宰不承一士。一秩士五人。宰視子男。下卿今三百石。宗婦有師保。御者三人。妾各二人。世子一傅。士宿衛君者比上卿下卿一人。上下各如其數。世子傳上下史各五人。下良五。稱名善者地方半。字君之地九千四分。除其一。得田方十里者三。定率得七千二百口。一世子宰今二百石。下四半。三半。二十五。二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一。與方里者五十。定得三千六百口。一世子宰今百石。史五人。宗婦士仕衛世子臣。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一

辛選史

仁義法

不然，你
我也不是
事，做的

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
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
也言名以別矣。仁之於人，義之於我者，不可不察也。
衆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而以義設人，詭其處而逆
其理，鮮不亂矣。一作是故，人莫欲亂而大抵常亂，凡
以關於人，我之分，而不省仁義之所在也。是故春秋
為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
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予為義。人不被其
澤，雖厚自愛，不予為仁。昔者晉靈公殺膳宰以淑飲，
食彈大夫以娛其意，非不厚自愛也，然而不得為淑。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一 主選史

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
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愛及旁側，亡者愛
及獨身，獨身者雖立天子，諸侯之位一夫之人耳，無
臣民。一作之用矣，如此者莫之亡而自亡也。春秋不
言伐梁者，而言梁亡，蓋愛獨及其身者也。故曰：仁者
愛人，不在愛我，此其法也。義云者，非謂正人謂正我
雖有亂世在上，莫不欲正人矣。謂義昔者楚靈王討
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然
而春秋弗予，不得為義者，我不正也。閻廌能正陳蔡
之難矣，而春秋奪之義，辭以其身不正也。路于之於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一 主選史

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正也。趙利而也
四字。故曰：義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其法也。夫我無
之求，諸人我有之，而講非。一作諸人人之所不能受也。
其理逆矣。何可謂義？義者得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
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爲一言。以此操
之義為言我也。故曰：有為而得義者，謂之自得。有為
而失義者，謂之自失。人好義者，謂之自好。人不好義
者，謂之不自好。以此參之，義我也明矣。是義與仁殊
仁謂往義，謂來仁大遠。義大近，愛在人謂之仁，義在
我謂之義。仁主人義主我也。故曰：仁者人也，義者我

也此之謂也。君子求仁義之別以紀人我之間。然後辨乎內外之分。而著於順逆之處也。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社一作禮以勸福。一作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衆。孔子謂冉子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以此之謂。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者不同焉矣。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輻。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先其事。後其食。謂之治身也。春秋刺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誹一作非之。凡此六者。以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且論已見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歟。自攻其惡。非義之全歟。此謂之仁。造人義造。我何以異乎。故自稱其惡。謂之情。稱人之惡。謂之賊。求諸已。謂之厚。求諸人。謂之薄。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惑。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為禮不敬也。為禮不敬。則傷行。而民不尊。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弗親。弗親。則弗信。弗尊。則弗敬。二端之政。詭於上而僻行之。則誹於下。仁義之處。可無論乎。夫目不視。弗見。心不論。弗得。雖有天下之至味。弗嚼。弗知。

其旨也。雖有聖人之至道。弗論。不知其義也。
必仁且知
莫近於仁。莫急於智。不仁而有勇力財。一作能則狂而操利兵。也不智而辨慧。猥給則迷。而乘良馬也。故不仁不智而有材。能將以其材。能以輔其邪狂之心。而贊其僻違之行。適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惡耳。其強足以覆過。其樂足以犯詐。其慧足以惑愚。其辯足以飾非。其堅足以斷辟。其嚴足以拒諫。此非無材能也。其施之不當。而處之不義也。有否心者。不可藉便執其質愚者。不與利器。論之。所謂不知人也。者。恐不知別此等也。仁而不知。則愛而不別也。知而不仁。則知而不為也。故仁者所以愛人類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
何謂仁。仁者惻怛愛人。謹翕不爭。好惡敦倫。無傷惡之心。無隱忌之志。無嫉妬之氣。無感愁之欲。無險詖之事。無辟違之行。故其心舒倫。一作倫其志平。其氣和。其欲節。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無爭也。如此者。謂之仁。
何謂之知。先言而後當。凡人欲舍行。為皆以其知先。規而後為之。其規是。諸其所為。得其所事。當其行。遂

是言德術
乃力人言

威之四子
勿謂人先

其名榮其身故利而無患福及子孫德加萬民湯武是也其規非者其所為不得其事不當其行不遂其名辱害及其身絕世無復殘類滅宗亡國是也故曰莫急於知知者見禍福速其知利害蚤協動而知其化事與而知其歸見始而知其終言之而無敢諱立之而不可廢取之而不可舍前後不相悖終始有類思之而有復及之而不可厭其言寡而足約而簡而達省而具少而不可損多而不可損其動中倫一其言當務如是者謂之知其大略之類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奇賞彙編 卷七十一 王選史

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云畏天之威殆此謂也凡災異之本蓋生於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害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懲於心外以觀其事宜有驗於國故見天意者之于災異也畏之而不惡也以爲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救我也春秋之法上變古易常應是有而天災者謂幸國孔子曰天之所幸有爲不善而屢極且莊王曰天不見

至事大端
其應天象
主亦忠天
災事子矣
得不應

利用安身

災地不見孽則禱之於山川曰天其將亡予耶不說吾過極吾罪也以此觀之天災之應過而至也異之顯明可畏也此乃天之所欲救也春秋之所獨幸也莊王所以禱而請也聖主賢君尚樂受忠臣之諫而况受天譴也

身之養重於義

天之生人也使人生義與利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義者心之養也利者體之養也體莫貴於心故養莫重於義義之養生人大於利矣何以知之今人大有義而甚無利雖貧與賤尚容其行以自好而樂生原憲曾閔之屬是也人甚有利而大無義雖甚富則羞辱大惡惡深禍患重非立死其罪者即旋傷殃憂爾莫能以樂生而終其刑戮折天之民是也夫人一有義者能雖貧自樂也而無大義者雖富莫能自存吾以此實義之養生人大於利中厚於財也民不能知而常反之皆忘義而殉利去理而走邪以賊其身而禍其家此非其自爲計不忠也則其知之所不能明也今握棗與錯金以示嬰而必取棗而不取金也握一斤金與千萬珠以示野人野人必取金而不取珠也故物之

赤子之心
可愛只是
無欲

卿大夫星
坐求義是
顯德行

於人小者易知也。其於大者難見也。今利之於人小
而義之於人大者。無怪民之皆趨利而不趨義也。固
其所聞也。聖人事明義以昭耀其所聞。故民不陷詩
云。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先王顯德以示民。民樂而
歌之。以爲詩。說而化之。以爲俗。故不令而自行。不禁
而自止。從上之意。不待使之若自然矣。故曰。聖人天
地動。四時化者。非有他也。其見大義。故能動。動故能
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
刑有不用。則堯舜之功德。此大治之道也。先聖傳授
而復也。故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今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一 王選史

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爲仁

命令相曰。大夫蠡。大夫種。大夫庸。大夫宰。大夫車。成
越王與此五大夫謀伐吳。遂滅之。雪會稽之耻。卒爲
霸王。范蠡去之。種死之。寡人此以二大夫者爲皆賢。
孔子曰。殷有三仁。今有越王之賢。與蠡種之能。此三

人者。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其於君何如。桓公決疑
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伏地再拜對曰。仲舒知
禍而學淺。不足以決之。雖然。主有問於臣。臣不敢不
悉。以對禮也。臣仲舒聞管者。魯君問於柳下惠曰。我
欲攻齊。如何。柳下惠對曰。不可退。而有憂色曰。吾聞
之也。謀伐國者。不問於仁人也。此何爲。至於我。但見
問而尚羞之。而況乃與詐僞以伐吳乎。其不宜明矣。
以此觀之。越本無一仁。而安得三仁。仁人者。正其道
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致無爲而習俗大化。可
謂仁聖矣。三王是也。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
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爲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
子。言羞稱五伯。爲其詐以成功。苟爲而已也。故不足
稱於大君子之門。五伯者。比於他諸侯爲賢者。比於
聖賢何賢之。有譬猶玳瑁比於美玉也。臣仲舒伏地
再拜以聞。

觀德

天地者。萬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廣大無極。其德昭
明。歷年衆多。永永無疆。天出至明。一作衆知類也。其
伏無不昭也。地出至晦。星日爲明。不敢闇。君臣父子
夫婦之道。取之此。大禮之終也。臣子三子不敢當。雖

當之必稱先君必稱先人不敢食至尊也百禮之貴皆編之月月編於時時編於君君編於天天之所棄天子弗祐桀紂是也天子之所誅絕臣子弗得立蔡世子逢丑父是也王父所絕子孫不得屬曾莊公之不得念母衛輒之辭父命是也故受命而海內瀕之猶眾星之共北辰流水之宗滄海也況生天地之間法太祖先人之容貌則其至德取象眾名尊賢是以聖人爲貴也泰伯至德之侔天地也上帝爲之廢週易姓而子之讓其至德海內懷歸之泰伯三讓而不敢就位伯邑考之羣心貳自引而激順神明也至德奇賞彙編 卷七十一 三選史 以受命豪英高明之人輻輳歸之高者列爲公侯下至卿大夫濟濟乎哉皆以德序是吳曾同姓也鍾離之會不得序而稱君殊曾而會之爲其夷狄之行也雞父之戰吳不得與中國爲禮至于苦黃池之行變而反道乃爵而不殊召陵之會曾君在是而不得爲主避齊桓也曾相卽位十三年齊宋衛燕舉師而東紀鄭與曾戮力而報之後其已以曾不得遍避紀侯與鄭厲公也春秋常辭夷狄不得與中國爲禮至郊之戰夷狄反背中國不得與夷狄爲禮楚莊也邢衛曾之同姓也狄人滅之春秋不得諱避齊桓也當

其如此也唯德是親其皆先其親是故周之子孫其親等也而文王最先四時等也而春最先十二月等也而正月最先德等也則先親親曾十二公等而定哀最尊衛俱諸夏也善道之會獨見內之爲其與我同姓也吳俱夷狄也植之會獨先內之爲其與我同姓也滅國十五有餘獨先諸夏曹晉俱諸夏也譏二名獨先及之盛伯卽子俱當絕而獨不名爲其與我同姓兄弟也外出者衆以母弟出獨大惡之爲其亡母背骨肉也滅人者不絕衛侯燬滅同姓獨絕賤其本祖而忘先也親等從近者始立適以長母以子貴奇賞彙編 卷七十一 三選史 先或母字 甲戌巳丑陳侯鮑卒書所見也而不言其閭者隕石于宋五六鵬退飛耳聞其記目見而書或徐或蔡皆以其先接於我者序之其於會朝聘之禮亦猶是諸侯與盟者衆矣而儀父獨漸進鄭僖公方來會我而道殺春秋致其意謂之如會潞子雖狄而歸黨以得上春秋謂之子以領其意苞來首戴池踐土與操之會陳去我謂之逃歸鄭去而不來謂之乞盟陳侯後至謂之如會莒人疑我貶而稱人諸侯曾者衆矣而滕薛獨稱侯州公化我奪爵而無號吳楚國先聘我者見賢曲棘與葦之戰先憂我者見尊

奉本

禮者繼天地。體陰陽而慎至容。序尊卑貴賤。大小之位。而差外內遠近。新舊之級者也。以德多爲象。萬物以廣博衆多。歷年久者爲象。其在天而象天者莫大日月。繼天地之光明。莫不照也。星莫大於太辰。斗常星部星三百。衛星三千。大火二十六星。伐十六星。北斗七星。常星九辭。二十八宿多者宿二十八。九其猶著百莖而共一本。龜千載而人。實是以三代傳決疑焉。其得地體者莫如山阜。人之得失得衆者莫如受命之天子。下至公侯伯子男。海內之心懸于天子。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一

聖選史

疆內之民統于諸侯。日月食並吉凶。不以其行有星弗于東方。泰辰斗入。常星不見。地震。梁山沙鹿崩。宋衛陳鄭災。王公大夫篡弑者。春秋皆書以爲大異。不言衆星之弗入。霄雨原隰之襲崩。一國之小民死亡不決疑于衆。草木也。唯田邑之稱多者主名。君將不言臣。臣不言師。王夷君獲不言師。敗孔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則之者大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言其尊大以成功也。齊桓晉文不尊周室不能霸。三代聖人不則天地不能至。王白一作此而觀之可以知天地之貴矣。夫流深者其水不測。尊至者其敬無窮。

是故天之所加。雖爲災害。猶承而大之。其欽無窮。震夷伯之廟。是也。天無錯舛之災。地有震動之異。天子所誅絕。所敗師。雖不中道而春秋者不敢闕謹之也。故師出者衆矣。莫言還至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獨言還。其君劫外不得已。故可直言也。至于他師。皆其君之適也。而曰非師之罪。是臣莫之不爲君父受罪。罪不臣子。莫大焉。夫至明者其照無疆。至晦者其闇無疆。今春秋緣管以言王義。殺隱桓以爲遠祖。宗定哀以爲考妣。至尊尚高。至顯且明。其基壤之所加潤澤之所被條條。無疆前是常數十年。降之幽人。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一

聖選史

近其墓而高明。大國齊宋離不一字言會。微國之君卒葬之禮。錄而辭繁。遠夷之君內而不外。當此之時。曾無鄙疆。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邾婁。庶其鼻我邾婁。大夫其於我無以親。以近之故。乃得顯明。隱桓親春秋之先人也。益師卒而不日於稷之會。不言日。其亂以通外也。黃池之會。以兩伯之辭。言不以爲外。以近內也。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七十一

春秋繁露

深察名號

實性

諸侯

五行對

為人者天地

五行之義

陽尊陰卑

天容

奇賞齋編

卷七十二目

春秋繁露一

選史

天辨在人

陰陽位

陰陽終始

陰陽出入上下

天道無二

陰陽義

煖燠孰多

基義

人副天數

同類相動

五行相勝

五行逆順

治水五行

奇賞齋編

卷七十二目

春秋繁露二

選史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七十二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董子春秋繁露

深察名號

天官論
而中
名號也

治天下之端在審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號名者大理之首章也錄其首章之意以窺其中之事則是非可否逆順自著其幾通于天地矣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名號之止取之天地天地為名號之大義也古之聖人論火角而效天地謂之號鳴而命施謂之命名之為言鳴與命也號之為言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一

一選史

論而效也謫而效天地者為號鳴而命者為命名名號異聲而同本皆鳴號而達天意者也天不言使人發其意弗為使人行其中名則聖人所發天意不可不深觀也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號為天子者宜視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號為諸侯者宜謹視所候奉之天子者號為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效其禮義使善天子匹夫之義足以化也士者事也民者暇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從上而已丑五號自諸各有分分中委曲曲有名名衆于號號其大全瞻也者名其別離分散也號凡而略名詳而目目者偏辨其事也凡

諸如亦
班聚齊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一

二選史

者獨舉其事也享鬼神號一曰祭祭之散名春日祠夏日杓秋日嘗冬日烝獵禽獸者號一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獮無有不皆中天意者物莫不有凡號號莫不有散名如是是事各順于名名各順于天天人之際合而為一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詩曰維號斯言有倫有述此之謂也深察王號之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斥科黃科往科令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斥也王者黃也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皇則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則德不能斥

運周徧德不斥運周徧則美不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則可不全于王故曰天覆無外地載兼愛風行令而一其威雨布施而均其德工術之謂也深察君號之大義其中亦有五科元科原科權科溫科群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君君者元也君者權也君者溫也君者群也是故君意不比于元則動而失本動而失本則所為不立所為不立則不效于原不效于原則自委舍自委舍則化不行用權于變則失中適之宜失中適之宜則道不平德不溫道不平

其理

其理

其理

其理

德不溫則衆不親安衆不親安則離散不群則不生于君名生于真非其真弗以爲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真物也名之爲言真也故凡百議有黜黜者各反其真則黜黜者還昭昭耳欲審曲直莫如引繩欲審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審于是非也猶繩之審于曲直也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調力與均已今世間于性言之者不同胡不試反性之名性之名非生與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性者質也詰性之質于善之名能中之與既不能中矣而尚謂之質善何哉性之名不得離質離質如奇實彙編 卷七十一 三選史

毛則非性已不可不察也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實石則後其五言退錫則先其六聖人之謹于正名如此君子于其言無所苟而已五百六錫之辭是也性性疑誰如衆惡其切切也于內弗使得發于外者心也故心之爲名性也人之受氣苟無惡者心何惟哉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誠人誠有貪有仁仁貪之氣兩在于身身之名取諸天大雨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天有陰陽禁身有情欲惟與天道一也是以陰之行不得于春夏而月之魄常厭于日光午全午傷天之禁陰如此安

人許可以
爲善故謂
之性善
其爲也
孟子曰
性善也
孟子曰
性善也
孟子曰
性善也

得不損其欲而輟其情以應天天所禁而身禁之故曰身猶天也禁天所禁非天也必知天性不乘于教終不能推察實以爲名無教之時性禁天所禁非天也一本無上天字何據若是故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爲美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爲善也善與米人之所繼天而成于外非天在所爲之內也天之所爲有所至而止止之內謂天之性止之外謂之人事事在性外而性不得不成德民之號取之順也使性而已善則何故以順爲號以實言者弗扶將顛陷猖狂安能善性有似目目臥幽而瞭待覺而後見當其未覺可謂有見質而不可謂見今萬民之言無驗之說君子之所外何以爲哉或曰性有善端心有善質尚安非善應之曰非也爾有絲而爾非絲也卵有雛而卵非雛也比類率然有何疑焉天生民有六經言性者不當異然其或曰性也善或曰性未善則所謂善者各異意也性有善端動之受父母善于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言循三綱五紀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愛敦厚而好禮乃可謂善此聖人之善也是故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由是觀之聖人之所謂善亦未易當也非善

不可不本

于禽獸則謂之善也。使動其端，善于禽獸則可謂之善。善矣，為弗見也。夫善于禽獸之未得為善也，猶之有草木而不得名，知萬民之性，善于禽獸而不得名，善之知名，乃取之聖聖人之所命。天下以為正，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以為無王之世，不教之名，民莫能當。善善之難，當如此而謂萬民之性皆能當之，過矣。質于禽獸之性，則萬民之性善矣。質于人道之善，則民性弗及也。萬民之性，善于禽獸者，許之聖人之所謂善者，勿許吾質之命性者，與孟子孟子下質于禽獸之所為，故曰性以善吾上質于聖人之所善，故謂性未善。善過性，聖人過善，春秋大元故謹于正名，名非性有其質，而未能覺譬如瞽者待覺教之，然後善當其未覺，可謂有質而不可謂善與目之瞽而覺一視之比也。靜心徐察之，其言可見矣。性而瞽之未覺，天所為也。效天所為為之起號，故謂之民民之為言，固有瞽也。隨其名號以入其理，則得之也。是正名號者，于天地天地之所生，謂之性情性相與為一，瞽情亦性也。謂性已善，奈其情何？故聖人莫謂性善，累其名也。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陰陽也。言人之質而無其情，猶言天之陽而無其陰。

奇賞彙編 卷七

五 題史

終身正
而國中則
教不遍

與教則人
有權

止之外
小人等

也。能論者無所受也。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名之性如蘭如卯，卯待復而為雞，雞待緣而為絲，性待教而為善，此之謂真矣。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于是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善，性為任也。今案其真質而謂民性已善者，是失天意而去王任也。萬民之性，苟性已善，則王者受命尚可任也。其設民不正，故棄重任而違大命，非吾言也。春秋之辭，內事之待外者，從外言之。今萬民之性待外教，然後能善，善當與教不當與性。與性則多累而不精，自成功而無賢聖，此世長古之所誤出也。非春秋為辭之術，也不法之所始如之，何謂未善已善也。

實性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謂善已善，不幾于無教而如其自然，又不順于為政之道矣。且名者性之實，實者性之質。知無教之時，何處能善？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未可謂善也。米與善人之繼天而成于外也，非在天所為之內也。天所為有所至而止，止之內謂之天止之外謂之王教。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故曰性有善質。

奇賞彙編 卷七

六 題

孟子曰性
善也

未能為善也豈敢美辭其實然也天之所為止于
 爾麻與禾以麻為布以爾為絲以米為飯以性為善
 此皆聖人所繼天而進也非情性質樸之能至也故
 不可謂性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
 之所名天下以為正今按聖人言中本無性善名而
 有善人吾不得見之矣使萬民之性皆以能善善人
 者何為不見也觀孔子言此之意以為善難當其而
 孟子以為萬民性皆能當之過矣聖人之性不可以
 名性牛筭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
 民之性如爾如卯卯待復二十日而後能為爾爾待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一 七 聖史
 緣以縮湯而後能為絲性待漸于教訓而後能為善
 善教誨之所然也非質樸之所至能也故不謂性性
 者宜知名矣無所待而起生而所自有也善所自有
 則教訓已非性也是以米出于粟而粟不可謂米玉
 出于璞而璞不可謂玉善出于性而性不可謂善其
 比多在物者為然在性者以為不然何不通于類也
 卯之性未能作雞也爾之性未能作絲也麻之性未
 能為縷也粟之性未能為米也春秋別物之理以正
 其名名物必各因其真其義也真其情也乃以為名
 名實石則後其五退飛則先其六此皆其真也聖人

性也
也

正其言
中

千言無所苟而已矣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
 化也無其實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
 善質而不以善性其名不正故不受也
 諸侯
 生育養長成更生終而復始其事所以利活民者而
 無已天雖不言其欲瞻足之意可見也土之聖人見
 天意之厚于人也故南面而若天下必以兼利之為
 其遠者目不能見其隱者耳不能聞于是千里之外
 割地分民而建閭立君使為天子視所不見聽所不
 聞朝者召而問之也諸侯之為言猶諸侯也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一 八 聖史
 五行對
 河間獻王問溫成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
 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
 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為冬金為秋土為季夏火
 為夏木為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
 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
 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為其子皆
 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為人之道也
 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
 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哉天

名爲其言
台獨有行
義哉

經既聞得之矣。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乃雨。起氣。爲風。風雨者。地之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于天。命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于天。非至有義其典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于土。土之于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上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音莫貴于宮。五味莫美于甘。五色莫貴于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哉。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聲音奇賞彙編 卷七上 九選史

爲人者。天地。生不能爲人。爲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類天也。人之形體化。天數而成。人之血氣化。天志而行。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人之好惡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著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時。人生有喜怒哀樂之答。春秋

天
人亦覺

冬夏之類也。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樂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故曰。受由天之號也。爲人主也。道莫明省身之天。如出之也。使其出也。答天之出。四時而必忠其愛也。則堯舜之治。無以加是。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故曰非道不行。非法不言。此之謂也。

傳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國則受命于君。君命順。其民有順命。君命逆。則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傳曰。政有三端。父子不親。則致其愛慈。大臣不和。則敬順其體。百姓不

奇賞彙編

卷七上

十選史

安。則力其孝弟。孝弟者。所以安百姓也。力者。勉行之。身以化之。天地之數。不能獨以寒暑成歲。必有春夏。秋冬。聖人之道。不能獨以威勢成政。必有教化。故曰。先之以博愛。教之以仁也。難得者。君子不貴教以義也。雖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也。此威勢不足。獨恃而教化之功不大乎。

傳曰。天生之地。載之聖人。教之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體也。心之所好。體必安之。君之所命。民必從之。故君民者。貴孝弟而好禮義。重仁廉而輕財利。躬親職此于上。而萬民聽生善于下矣。故曰。先王見教之

可以化民也此之謂也

五行之義

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
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終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
次之序也水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
其父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中央
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土
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諸侯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
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是故木已
生而火養之金已死而木藏之火樂木而養以陽水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一 十一 通史

王師是時
所製技

以名以一時之事故五行而四時者土兼之也金木
水火雖各職不因土方不立若酸鹹辛苦之不因甘
肥不能成味也甘者五味之本也土者五行之主也
五行之主土氣也猶五味之有甘肥也不得不成是
故聖人之行莫貴于忠土德之謂也人官之大者不
名所職相其是矣天官之大者不名所生土是矣

陽尊陰卑

天之大數畢于十旬旬天地之間十而畢舉旬生長
之功十而畢成十者天之數所止也古之聖人因天
數之所止以爲數紀十如更始民世世傳之而不知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一 十一 通史

省其所起知省其所起則見天數之所始見天數之
所始則知貴賤逆順所在知貴賤逆順所在則知天
地之情著聖人之寶出矣是故陽氣以正月始出于
地生育養長于上至其功必成矣而積十月人亦十
月而生合于天數也是故十月而成人亦十月而成
合于天道也故陽氣出于東北入于西北發于孟春
畢于孟冬而物莫不應是陽始出物亦始出陽方盛
物亦方盛陽初衰物亦初衰物隨陽而出入數隨陽
而終始三王之正隨陽而更起以此見之貴陽而賤
陰也故數日者據晝而不據夜數歲者據陽而不據

陰不得達之義是故春秋之于昏禮也達未宋公而
不達宋公不宜稱而達達陽而不達陰以天道制之
也丈人雖賤皆為陽婦人雖貴皆為陰陰之中亦相
為陰陽之中亦相為陽諸在上者皆為其下陽諸在
下者各為其上陰陰猶沉也何名何有皆并一于陽
昌力而辭功故出雲起雨必令從之下命之曰天雨
不敢有其所出上善而下惡惡者受之善者不受夫
喜怒哀樂之發與清暖寒暑其實一貫也喜氣為暖
而當春怒氣為清而當秋樂氣為太陽而當夏哀氣
為太陰而當冬四氣者天與人所同有也非人所當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一 主選史

樂而養之冬氣寒者天之所以哀而藏之春主生夏
主養冬主藏秋主收生既其樂以養死既其哀以藏
為人子者也故四時之比父子之道天地之志君臣
之義也陰陽理人之法也陰刑氣也陽德氣也陰始
于秋陽始于春春之為言猶僭僭也秋之為言猶湫
湫也僭僭者喜樂之貌也湫湫者憂悲之狀也是故
春喜夏樂秋憂冬悲悲死而樂生以夏養春以冬喪
秋大人之志也是故先愛而後嚴樂生而哀終天之
當也而人資諸天大德而小刑也是故人主近天之
所近遠天之所遠大天之所大小天之所小是故天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一 主選史

王道通三
古之造文者三書而連其中謂之王三書者天地與
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為
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故王者唯天之施施
其時而成之法其命如循之諸人法其數而以起事
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歸之于仁仁之美者在
于天大仁也天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有養而成之

事功無已終而復始凡舉歸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無窮極之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是故人之受命天之尊父兄子弟之親有忠信慈惠之心有禮義廉讓之行者是非逆順之治文理燦然而厚之廣大而有博唯人道爲可以參天天常以愛利爲義以養爲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愛利天下爲意以安樂世爲事好惡喜怒而備用也然而主好惡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也其俱煖清寒暑而以變化成功也天出此物者時則歲美不時則歲惡人主出此四者義則世治不義則世亂是故治奇賞彙編 卷七十一 主選史

世與義歲同數亂世與惡歲同數以此見人理之副天道也天有寒有暑土若地義之主也是故春秋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于君惡皆歸于臣臣之義比于地故爲人臣者視地之事天也爲人子者視土之事火也難居中央亦歲亡十二日之王傳于火以調和養長然而弗名者皆并功于火火得以盛不敢與父分美孝之至也是故孝子之行忠臣之義皆法于地也地事天也猶下之事上也地天之合也物無合會之義是故推天之精運陰陽之類以別順逆之理安所加以不在上下在大小在強弱在賢不肖在

善惡惡之屬盡爲陰善之屬盡爲陽陽爲德陰爲刑刑反德而順于德亦權之類也雖曰權在皆權成是故陽行于順陰行于逆逆行而順順行而逆者陰也是故天以陰爲權以陽爲經陽出而南陰出而北經用于盛權用于未以此見天之顯經隱權前德而後刑也故曰陽天之德陰天之刑也陽氣煖而陰氣寒陽氣于而陰氣奪陽氣仁而陰氣派陽氣寬而陰氣急陽氣愛而陰氣惡陽氣生而陰氣殺是故陽常居實位而行于盛陰常居空虛而行于未天之好仁而近惡戾之變而遠大德而小刑之意也先經而後權奇賞彙編 卷七十一 主選史

貴陽而賤陰也故陰夏入居下不得任歲事冬出居上置之空處也養長之時伏于下遠去之弗使得爲陽也無事之時起之空處備之備次陳守閉塞也此皆天之近陽而遠陰天固有此然而無所之如其身而已矣人主立于生殺之位與天共持變化之勢物莫不應天化天地之化如四時所好之風出則爲煖氣而有生于俗所惡之風出則爲清氣而有殺于俗喜則有暑氣而有養長也怒則爲寒氣而有閉塞也人主以好惡喜怒變俗習而天以煖清寒暑化草木喜樂時而當則歲美不時而妄則歲惡天地人主

至論至論
天人之理
皆不出此
如君子可
謂安君

天容

也。然則人主之好惡喜怒乃天之發清寒暑也不可
不審其處而出也。當暑而寒當寒而暑必為惡歲也。
人主當喜而怒當怒而喜必為亂世矣。是故人主之
大守在于謹藏而禁內使好惡喜怒必當義乃出若
緩清寒暑之必當其時乃發也。人主掌此而無失而
後乃好惡喜怒未嘗差也。如春秋冬夏之未嘗過也
可謂參天矣。深藏此四者而勿使妄發可謂天矣。

天之道有序而時有度而節變而有常及而有相奉
微而至遠踴而至精一而少積蓄廣而實虛而盈
奇賞彙編 卷七上 七選史

人視天而行是故其禁而審好惡喜怒之處也欲合
諸天非其時不曰緩清寒暑也其告之以政令而化
風之清微也欲合諸天之顯到其一而以成歲也其
羞滿未華虛而貴敦厚忠信也欲合諸天之默然不
言而功德積成也其不阿黨偏私而美汎愛兼利也
欲合諸天之所以成物者少霜而多露也其內自省
以是顯外顯不可以不時人主有喜怒不可以不時
可亦為時時亦為義喜怒以類合其理一也故義不
義者時之合類也而喜怒乃寒暑之別氣也。

天辨在人

天人說如
如本乳

類合則天
人一言既
德刑一

難者曰陰陽之會一歲再遇于南方者以中夏遇于
北方者以中冬冬喪物之氣也則其會于是何如金
木水火各奉其所主以從陰陽相與一力而并功其
實非獨陰陽也然而陰陽因之以起助其所主故少
陽因木而起助春之生也太陽因火而起助夏之養
也少陰因金而起助秋之成也太陰因水而起助冬
之藏也陰雖與水并氣而合冬其實不同故水獨有
喪而陰不與焉是以陽陰會于中冬者非者喪也春
愛志也夏樂志也秋嚴志也冬哀志也故愛而有嚴
樂而有哀四時之則也喜怒之禍哀樂之義不獨在

奇賞彙編 卷七上 七選史
人亦在于天而春夏之陽秋冬之陰不獨在天亦在
于人人無春氣何以博愛而容眾人無秋氣何以立
嚴而成功人無夏氣何以盛養而樂生人無冬氣何
以哀死而恤喪天無喜氣亦何以暖而春生育天無
怒氣亦何以清而秋殺就天無樂氣亦何以疎陽而
夏養長天無哀氣亦何以激陰而冬閉藏故曰天乃
有喜怒哀樂之行人亦有春秋冬夏之氣者合類之
謂也四夫雖賤而可以見德刑之用矣是故陰陽之
行將各六月遠近同度而所在異處陰之行春居東
方秋居西方夏居空右冬居空左夏居空下冬居空

年印禁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一

陰陽位

陽氣始出東北而南行。就其位也。西轉而北入藏其
休也。陰氣始東南北行。亦就其位也。西轉而南入屏
其服也。是故陽以南方為位。以北方為休。陰以北方
為位。以南方為休。陽至其位而大暑熱。陰至其位而
大寒凍。陽至其休而入化于地。陰至其休而避德于
下。是故夏出長于上。冬入化于下。陽也。冬入守虛
地于下。冬出守虛位于上。陰也。陽出實入實。陰入
空入空。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如是也。故陰
陽終歲各一出。

陰陽終始

天之道終而復始。故北方者天之所終始也。陰陽之
所別合也。冬至之後陰僥而西入陽。仰而東出。出入
之處常相反也。多少調和之適當相順也。有多而無
益。有少而無絕。春夏陽多而陰少。秋冬陽少而陰多。
多少無常。未常不分而相散也。以出入相損益。以多
少相溉濟也。多勝少者。借入入者損益而出者。關

動而再倍常乘反衡再登之勢

之相報故其氣相伏而以變化相

陰陽之氣俱相併也中春以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一

于選史

東出就木與之俱生至夏大陽南出就火與之俱煖
此非各就其類而與之相起與少陽就木太陽就火
不相稱各就其正此非正其倫與至于秋時少陰
與而不得以秋從金從金而傷火功雖不得以從金
亦以秋出于東方僥其處而適其事以成歲功此非
權與陰之行固常居虛而不得居實至于冬而止空
虛太陽乃得非就其類而與水起寒是故天之道有
倫有經有緯

陰陽義

丁道之常一陰一陽陽者天之德也陰者天之刑也
迹陰陽終歲之行以觀天之所親而任成天之功猶
謂之空空者之實也故清漂之于歲也若酸醎之于
味也僅有而已矣聖人之治亦從而然天之少陰用
于功大陰用于空人之少陰用于嚴而大陰用于喪
喪亦空空亦喪也是故天之道以三時成生以一時
喪死死之者謂百物枯落也喪之者謂陰氣悲哀也
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
人一也春喜氣也故生秋怒氣也故殺夏樂氣也故
養冬哀氣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有其理而一用
奇賞彙編 卷七十二 主選史

陰陽出入上下
天道大數相反之物也。不得俱出陰陽是也。春出陽

而入陰秋出陰而入陽夏右陽而左陰冬右陰而左
陽陰出則陽入陽入則陰出陰右則陽左陰左則陽
右是故春俱南秋俱北而不同道夏交于前冬交于
後而不同理竝行而不相亂流滑而各持分此之謂
天之意而何以從事天之道初薄大冬陰陽各從一
方來而移于後陰由東方來西陽由西方來東至于
中冬之月相遇北方合而為一謂之曰至別而相去
陰適右陽適左者其道順適右者其道逆逆氣左上
順氣右下故下暖而上寒以此見天之冬古陰而左
陽也上所右而下所左也冬月盡而陰陽俱南還陽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三 主選史
南還出于寅陰南還入于戌此陰陽所始出地入地
之見處也至于中春之月陽在正東陰在正西謂之
春分春分者陰陽相半也故晝夜均而寒暑平陰日
損而隨陽陽日益而鴻故為燒熱初得大夏之月相
遇南方合而為一謂之曰至別而相去陽適右陰適
左適右由下適左由上上暑而下寒以此見天之夏
右陽而左陰也上其所右下其所左夏月盡而陰陽
俱北還陽北還而入于申陰北還而入于辰此陰陽
之所始出地入地之見處也至于中秋之月陽在正
西陰在正東謂之秋分秋分者陰陽相半也故晝夜

均而寒暑平陽日損而隨陰陰日益而鴻故至于季秋而始霜至于孟冬而始大寒下雪而物咸成大寒而物畢藏天地之功終矣

天道無二

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兩起故謂之一一而不同者天之行也陰與陽相反之物也故或出或入或右或左春俱南秋俱北夏交于前冬交于後並行而不同路交會而各代理此其文與天之道有一出一入一休一伏其度一也然而不同意陽之出常縣于前而任歲事陰之出常縣于後而守虛空陽之休也

奇賞彙編

卷五

主選史

功已成于上而伏于下陰之伏也不得近義而違其處也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如是故陽出而前陰出而後尊德而卑刑之心見矣陽出而積于夏任德以歲事也陰出而積于冬錯刑于空處也小以此察之天無常于物而一于時時之所宜而一為之故開一塞一起一廢一而至畢時而止終有復始其一者一也是于天凡在陰位者皆惡亂善不得主名天之道也故常一而不滅天之道事無大小物無難易反天之道無成者是以目不能二視耳不能二聽一手不能二事一手畫方一手畫圓莫能成人為

人身五宮
便是陽天

何二事

二忠則不

小易之物而終不能成反天之不可行如是故占之人物而書文止于一者謂之忠持二忠者謂之患患人之忠不一者也不一者故患之所由生也是故君子賤二而貴一人孰無善善不一故不足以立身治孰無常常不一故不足以致功詩云上帝臨汝無二汝心知天道者之言也

煖燠孰多

天之道出陽為煖以生之出陰為清以成之是故非薰也不能有育非漂也不能有熟歲之精也知心而不省薰與漂孰多者別之必與天辰與天辰雖勞不

奇賞彙編

卷五

主選史

成是自正月至于十月而天之功畢計是間與陰陽各居幾何薰與漂具者曰孰多距物之初生至其畢成露與霜其下孰倍故從中春生于秋氣溫柔和調乃季秋九月陰乃始多于陽天乃于是時出深下霜出深下霜而天降物固已皆成矣故九月者天之功大究于是月也十月而悉畢故案其迹數其實清深之日少少耳功已畢成之後陰乃大出天之成功也少陰與而大陰不與少陰在內而大陰在外故霜加物而雪加空空者重地而已不遠物也功已畢成之後物未復生之前大陰之所常出也雖曰陰亦以大

陽資化其位而不知所受之故聖王在上位天覆地
載風令雨施雨施者布德均也風令者言令直也詩
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弗能知識而效天之所爲
云爾禹水湯旱非常經也適遭世氣之變而陰陽失
平堯視民如子民親堯如父母尚書曰二十有八載
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之內閉塞八音三
年三年陽氣歷于陰陰氣大興此禹所以有水名也
桀天下之殘賊也湯天下之盛德也天下除殘賊而
得盛德大善者再是重陽也故湯有旱之名皆適遭
之變非禹湯之過毋以適遭之變疑平生之常則所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一 王選史

守不失則正道益明

基義

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
前必有後必有表必有裏有美必有惡有順必有逆
有喜必有怒有聚必有散有晝必有夜此皆其合也
陰者陽之合妻者天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
物莫無合而合各有陰陽陽兼于陰陰兼于陽夫兼
于妻妻兼于夫父兼于子子兼于父君兼于臣臣兼
于君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爲陽
臣爲陰父爲陽子爲陰夫爲陽妻爲陰陰道無所獨

恐不中

行其始也不得專起其終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義
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陰兼功
于陽地兼功于天舉而上者抑而下也有屏送而左
也有引而右也有親而任也有疎而遠也有欲曰益
有時損多而益少少而不至絕多而不溢陰陽二
物終歲各壹出壹其出遠近同度而不同意陽之出
也常縣于前而任事陰之出也常縣于後而守空處
而見天之親陽而疎陰任德而不任刑也是故仁義
制度之數盡取之天天爲君而覆露之地爲臣而持
載之陽爲夫而生之陰爲婦而助之春爲父而生之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一 王選史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一

王選史

夏爲子而養之秋爲死而棺之冬爲病而喪之王道
之三綱可求于天天出陽爲煖以生之地出陰爲清
以成之不煖不生不清不成然而計其多少之分則
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德教其與刑罰猶此也故聖
人多其愛而少其嚴厚其德而簡其刑以此配天天
之大數必有十旬旬天地之數十而畢舉旬生長之
旬十而畢成天之氣徐乍寒乍暑故寒不凍暑不涸
以其有餘徐來不暴卒也易曰履霜堅冰蓋言遜也
然則上堅不踰等果是天之所爲弗作而成也人之
所爲亦當勿作而極也凡有與者稍稍上之以遜順

大易集義
卷三

往使人心說而安之無使人之恐勿作而不使故曰
君子以人治人僅能愿此之謂也聖人之道同諸天
地蕩諸四海變習易俗

人副天數 孫鑣曰宋文開文十五
行諸本開文十六行

人身一小
天地包
在其中

故陰陽之動使人足病喉痺起則地氣上為雲
雨而象亦應之也天地之符陰陽之副常設于身
猶天也數與之相參故命與之相連也天以終歲之
數成人之身故小節三百六十六副日數也大節十
二分副月數也內有五藏副五行數也外有四肢副
四時數也乍視乍瞑副晝夜也乍剛乍柔副冬夏也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一
選史

乍哀乍樂副陰陽也心有計慮副度數也行有倫理
副天地也此皆暗慮者身與人俱生比而偶之舍合
于其可數也副數不可數者副類皆當同而副天一
也是故陳其有形以著其無形者拘其可數者以此
言道之亦宜以類相應猶其形也以數相中也

同類相動

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濕均薪施火去濕就燥百物皆
去所與異而從其所與同故氣同則會聲比則應其
驗皦然也試調琴瑟而錯之鼓其宮則他宮應之鼓
其商而他商應之五音比而自鳴非有神其數然也

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類之相應而起也如馬鳴
則馬應之帝王之將興也其美祥亦先見其將亡也
妖孽亦先見物故以類相召也故以龍致雨以扇逐
暑軍之所處以棘楚美惡皆有從來以為命莫知其
處所天將陰雨人之病故為之先動是陰相應而起

也天將欲陰雨又使人欲睡臥者陰氣也有憂亦使
人臥者是陰相求也有喜者使人不欲臥者是陽相
索也水得夜益長數分東風而酒湛溢病者至夜而
疾益甚雞至幾明皆鳴而相薄其氣益精故陽益陽
而陰益陰陽陰之氣因可以類相益損也天有陰陽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一
選史

人亦有陰陽天地之陰氣起而人之陰氣應之而起
人之陰氣起而天之陰氣亦空應之而起其道一也
明于此者欲致雨則動陰以起陰欲止雨則動陽以
起陽故致雨非初也而疑于神者其理微妙也非獨
陰陽之氣可以類進退也雖不祥禍福所從生亦由
是也無非已先起之而物以類應之而動者也故聰
明聖神內視反聽言為明聖內視反聽故獨明聖者
知其本心皆在此耳故琴瑟報彈其宮他宮自鳴而
應之比物之以類動者也其動以聲而無形人不見
其動之形則謂之自鳴也又相動無形則謂之自然

其實非自然也有使人之然者矣。物固有實使之其使之無形尚書傳言周將興之時有大赤鳥銜穀之種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

五行相勝

木者司農也。司農為姦朋黨比周以蔽主明退隱賢士絕滅公卿教民奢侈賓客交通不勸田事博戲鬪雞走狗弄馬長幼無禮大小相虜竝為寇賊橫恣絕理司徒誅之。齊相是也。行霸任兵侵蔡蔡潰遂伐楚楚人降伏以安中國。木者君之官也。夫木者農也。農者民也。不順如叛則命司徒誅其率正矣。故曰金勝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三

三選史

水

火者司馬也。司馬為讒反言易辭以譖人。內離骨肉之親外疎忠臣賢聖旋亡。讒邪日昌魯上大夫季孫是也。專權擅勢薄國威德反以急惡譖愬其群臣劫惑其君孔子為魯司敎據義行法季孫自消墮費邱城兵甲有差夫火者大朝有邪讒榮惑其君執法誅之。執法者水也。故土者君之官也。其相司營為神主所為皆曰可。主所言皆曰善。謂順主指聽從為比進主所善以快主意導主以邪陷主不義大為宮室

多為臺榭雕文刻鏤五色成光賦歛無度以奪民財多發徭役以奪民時作事無極以奪民力百姓愁苦叛去其國楚靈王是也。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百姓罷弊而叛反其身獄夫土者君之官也。君大奢侈過土大禮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窮矣。故曰木勝土。金者司徒也。司徒為賊內得于君外驕軍士專權擅勢誅殺無罪侵伐暴虐攻戰妄取令不行禁不止將率不親士卒不使兵弱地削令君有耻則司馬誅之。楚殺其司徒得臣是也。得臣數戰破敵內得于君驕蹇不卹其下卒不為使當敵而弱以危楚國司馬誅之。金者司徒司徒弱不能使士衆則司馬誅之。故曰火勝金。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三

三選史

火

水者司空也。司空為亂足恭小謹巧言令色聽受賂阿黨不平慢令急誅誅殺無罪則司營誅之。營是也。為齊司寇太公封于齊問焉以治國之要營對曰任仁義而已。太公曰任仁義奈何營對曰仁者愛人義者尊老。太公曰愛人尊老奈何營對曰愛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長而夫拜之。太公曰寡人欲以仁義治齊今予以仁義亂齊寡人立而誅之以定齊國。夫水者執法司寇也。執法附黨不平

修法刑人則司營誅之故曰土勝水

五行相生

天地之氣合而爲一分爲陰陽判爲四時列爲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謂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問相勝也故謂治逆之則亂順之則法

東方者木農之本司農尚仁進經術之士道之以帝王之路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執規而生至溫潤不知地形肥饒美惡立事生則因地之宜召公是也親入南畝之中觀民墾草發濫耕種五穀積蓄有餘家給人足倉庫充實司馬食谷司馬本朝也本朝者火也奇賞彙編 卷七十一 主選史

故曰木生火

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馬尚智進賢聖之士上知天文其形兆未見其萌芽未生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治亂之源豫禁未然之前執矩而長至忠厚仁輔翼其君周公是也成王幼弱周公相誅管叔蔡叔以定天下天下既寧以安君官者司營司營者土也故曰火生土

中央者土君官也司營尚信卑身賤體夙興夜寐稱述往古以厲主意明見成敗徵諫納善防滅其惡絕原塞隙執繩而制四方至忠厚以信其君據義割恩

太公是也應天因時之化威武強禦以成大理者司徒也司徒者金也故曰土生金

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尚義臣死君而衆人死父親有尊卑位有上下各死其事事不踰矩執權而伐兵不苟克取不苟得義而後行至廉而威質直剛毅子昂疑是是也伐有罪討不義是以百姓附親邊境安寧寇賊不發邑無獄訟則親安執法者司寇也司寇者木也故曰金生水

北方者水執法司寇也司寇尚禮君臣有位長幼有序朝廷有爵鄉黨以齒升降揖讓般伏拜謁折旋中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一

主選史

矩立而幣折拱則抱鼓執衡而藏至清廉平賂遺不受請謁不聽據法聽訟無有所阿孔子是也爲魯司寇斷獄屯屯與衆共之不敢自專是死者不恨生者不怨百工維時以成器械器械既成以給司農司農者田官也田官者木故曰水生木

五行逆順

木者春生之性農之本也勸農事無奪民時使民歲不過三日行什一之稅進經術之士誼群禁出輕繫去稽留除桎梏開閉闔通障塞恩及草木則樹木華美而諸草生思及鱗蟲則魚大爲鱣鯨不見群龍下

如人君出入不時走狗試馬馳騁不及宮室好嬉樂飲酒沈湎縱恣不顧政治事多發役以奪民時作謀增瑞以奪民財民病疥搔溫體足所痛咎及于木則茂木枯槁工匠之輪多傷敗毒水滄群漉陂如魚咎蟲則魚不為群龍深藏鯨出見

火者夏成長本朝也舉良賢進茂才官得其能任得其力賞有功封有德出貨財振困乏正封疆使四方恩及于火則火順人而甘露隆恩及于羽蟲則飛鳥大為黃鵠出見鳳凰翔如人君惑于讒邪內離骨肉外疎忠臣至殺世子誅殺不辜逐忠臣以妾為妻棄法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一

三書 選史

令婦妾為政賜予不當則民病血壅腫目不明咎及于火則大旱必有火裁摘巢採穀咎及于羽蟲則飛鳥不為冬應不來梟鶚群鳴鳳凰高翔

土者夏中成熟百種君之官循宮室之制謹夫婦之別加親戚之恩恩及土則五穀成而嘉禾興恩及保蟲則百姓親附城郭充實賢聖皆遷仙人降如人君好姪佚妻妾過度犯親戚侮父兄欺罔百姓犬為臺榭五色成光離文刻鏤則民病心腹宛黃舌爛痛咎及于土則五穀不成暴虐妄誅咎及保蟲保蟲不為百姓叛去賢聖放亡

金者秋殺氣之始也建立旗鼓把旄鉞以誅杖賊殘禁暴虐安集故動眾興師必應義理出則伺兵入則振旅以威習之困于彼狩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修城郭繕墻垣審群禁飾兵甲警百官誅不法恩及于金石則涼風出恩及于毛蟲則走獸大為麒麟至如人君好戰侵陵諸侯貪城邑之賂輕百姓之命則民病喉嗽敵筋攀鼻仇塞咎及于金則鑄化凝滯凍堅不成四面張罔焚林而獵咎及于毛蟲則走獸不為白虎妄搏麒麟遠去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一

三書 選史

水者冬藏至陰也宗廟祭祀之始敬四時之祭禘祫昭穆之序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閉門尚大搜索斷刑罰執當罪飭關梁禁外徒恩及于水則醴泉出恩及介蟲則鼃鼃大為靈龜出如人君簡宗廟不禱祀廢祭祀執法不順逆天時則病流腫水張瘕痺孔竅不通咎及于水霧氣冥冥必有大水水為民害咎及介蟲則龜深藏鼃鼃鳴

治水五行

日冬至七十二日木用事其氣燥濁而清七十二日火用事其氣慘陽而赤也十二日土用事其氣溫潤而黃七十二日金用事其氣慘淡而白七十二日水

用事其氣清寒而黑七十二日復得木木用事則行
柔惠。誕群祭至于立春。出輕繫。去稽留。除桎梏。開閉
闔。通障塞。存幼孤。矜寡獨。無伐木。火用事。則正封疆
循田疇。至于立夏舉賢良。封有德。賞有功。出使四方
無縱火。土用事。則養長老。存幼孤。矜寡獨。賜季悌。施
恩澤。無興土功。金用事。則修城郭。繕墻垣。審群禁。飭
甲兵。警百官。誅不法。存長老。無焚金石。木用事。則閉
門閭。大搜索。斷刑罰。執當罪。飭梁闕。禁外徙。無決池
隄。

奇賞齋編

卷七十一

三
選史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七十二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七十三

春秋繁露

治亂五行

五行變救

五行五事

郊語

郊義

郊祭

四祭

郊祀

順命

郊事對

執贊

山川頌

求雨

奇賞齋編

卷七十三

春秋繁露一

選史

止雨

祭義

循天之道

天地之行

如天之爲

天道施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七十三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董子春秋繁露

治亂五行

有紀傳
之文

火干木蟄蟲蚤出蛟雷蚤行 土干木胎天卯段鳥

蟲多傷 金干木有兵 水干木春下霜土干火則

多雷 金干火草木夷 水干火夏雹 木干火則

地動 金干木則五穀傷有殃 水干土夏寒雨霜

水干土保蟲不為 火干土則大旱 水干金則魚

不為 木干金則草木再生 火干金則草木秋榮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三 選史

土干金五穀不成 水干水冬蟄不藏 土干水則

蟄蟲冬出 火干水則星墜 金干水則冬大寒

五行變救

五行變至當救之以德施之天下則咎除不救以德

不出三年天雷雨石木有變春凋秋榮秋一無大水

春多雨此絲役衆賦歛重百姓貧窮叛去道多饑人

救之者省絲役薄賦歛出倉穀賑困窮矣火有變冬

溫夏寒此王者不明善者不賞惡者不紂不省在位

賢者伏匿則寒暑失序而民疾疫救之者舉賢良賞

有功封有德土有變大風至五穀傷此不信仁賢不

敬父兄淫泆無度宮室多營救之者省宮室去雕文
舉孝悌恤黎元金有變畢昂為回三覆有武多兵多
盜寇棄義貪財輕民命重貨賂百姓趣利多姦軌救
之者舉廉潔立正直隱武行文東甲械水有變冬濕
多霧春夏雨雹此法令緩刑罰不行救之者憂困國
案姦宄誅有罪黃五日

五行五事

王者與臣無禮貌不肅敬則木不曲直而夏多暴風
風者木之氣也其音角也故應之以暴風王者言不
從則金不從華而秋多霹靂霹靂者金氣也其音商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三 選史

也故應之以霹靂王者視不明則火不炎上而秋多

電電者火氣也其音徵也故應之以電王者聽不聰

則水不潤下而春夏多暴雨雨者水氣也其音羽也

故應以暴雨王者心不能容則稼穡不成而秋多雷

雷者土之氣也其音宮也故應之以雷五事一曰貌

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何謂也夫五事者人

之所受命於天也而王所修而治民也故王者為民

治則不可以不明準繩不可以不正王者貌曰恭恭

者敬也言者從從者可從視曰明明者知賢不肖者

分明黑白也聽曰聰聰者能聞事而審其意也思曰

容容者言無不容恭作肅從作又明作哲聽作謀容
作聖何謂也恭作肅言王誠能內有恭敬之姿而天
下莫不肅矣從作又言王者言可從明正從行而天
下治矣明作哲哲者知也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
退天下知善而勸之知惡而耻之矣聽作謀謀者謀
事也王者聰則聞事與臣下謀之故事無失謀矣容
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
各得其宜也

王者能欽則春氣得故肅肅者主春春陽氣微萬物
柔易移弱可化於時陰氣為賊故王者欽欽不以議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三

三選史

陰事然後萬物遂生而木曲直也春行秋政則草木

彫行冬政則雪行夏政則殺春失政則

有闕

王者能治則義立義立則秋氣得故義者主秋秋氣

始殺王者行小刑罰民不犯則禮義成於時陽氣為

賊故王者輔以官牧之事然後萬物成熟秋草木不

榮華金從革也秋行春政則華行夏政則喬行冬政

則落秋失政則春風不解雷不發三

王者能知

則知善惡知善惡則夏氣得故哲者主夏夏陽氣始

盛萬物兆長王者不揜明則道不退塞而夏至之後

大暑隆萬物茂育懷任正者恐明不知賢不肯分明

以主義

白黑於時寒為賊故王者輔以賞賜之事然後夏草
木不霜火炎上也夏行春政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
政則落夏失政則冬不凍冰五穀不藏大寒不解

王者無失謀然後冬氣得故謀者主冬冬陰氣始盛
草木必死王者能聞事審謀慮之則不侵伐不侵伐
且殺則死者不恨生者不怨冬日至之後大寒降萬
物藏於下於時暑為賊故王者輔之以急斷之以事
水潤下也冬行春政則蒸行夏政則雷行秋政則畢
冬失政則夏草木不實霜五穀疾枯

郊語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三

四選史

人之言醜去烟鳴羽去昧慈石取鐵頸一作金取火

靈珥絲於室而絃絕于堂禾實于野而粟缺于倉燕

夷生于燕楸枳歛于荆此十物者皆奇可而惟非人

所意也夫非人所意然而既以有之矣或者吉凶禍

福利不利之所從生無有奇惟非人所意如是者乎

此等可畏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

聖人之言彼豈無傷害於人如孔子徒畏之哉以此

見天之不可不畏敬猶主上之不可不謹事不謹事

主其禍來至顯不畏敬天其殃來至闇闇者不見其

端若自然也故曰堂堂如天殃言不必立校然而無

聲潛而無形也由是觀之天殃與上罰所以別者聞與顯耳不然其來遠人殆無以異孔子同之俱言可畏也天地神明之心與人事成敗之真固莫之能見也唯聖人能見之聖人者見人之所不見者也故聖人之言亦可畏也奈何如廢郊禮郊禮者人所最甚重也廢聖人所最甚重而吉凶利害在於冥冥不可得見之中雖已多受其病何從知之故曰問聖人者問其所為而無問其所以為也問其所以為移弗能見不如勿問問為而為之所不為而勿為是與聖人同實也何過之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舊章者奇賞彙編 卷十三 五選史

郊義

郊義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四祭於宗廟宗廟因於四時之房郊因於新歲之初聖人有以起之其以祭不可不親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始歲更紀即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所最尊首一歲之事每更紀者以郊祭首之先貴之義尊天之道也

郊祭

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至哀痛悲苦也尚不敢廢郊也孰足以廢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唯祭天為越喪而行事夫古之畏敬天而重天郊如此甚也今羣臣學士不探察曰萬民多貧或頗饑寒足郊乎是何言之誤天子父母事而天子孫畜萬民未偏飽無用祭天者是猶子孫未得食無用食父母也言莫逆於是其去禮遠也先貴而後賤孰貴於天子天子號天之子也奈何受為天子之號而無天子之禮天子不可不祭天也無異人奇賞彙編 卷十三 六選史

也者

周俱得爲天子而所以事天者異于周以郊爲百神
始始入歲首必以正月上辛日先享天乃敢于地先
貴之義也夫歲先之與歲弗行也相去遠矣天下福
若無可惟者然所以久弗行也非灼灼見其當而故
弗行也典禮之官常嫌疑其能昭昭明其當也今切
以爲其當與不當可內反于心而定也堯謂舜曰天
之曆數在爾躬言察身以知天也今身有子孰不欲
其有子禮也聖人正名不虛生天子者則天之子
也以身度天獨何爲不欲其子之有子禮也今爲其
天子而闕然無祭於天何必善之所聞曰天下和
詩賞彙編 卷十三 七 選史

四祭

古者歲四祭四祭者因四時之所生熟而祭其先祖
父母也故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此言不失
其時以奉祀先祖也過時不祭則失爲天子之道也
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禘者以四月食麥也嘗者以

文王亦郊

七月嘗黍稷也蒸者以十月進初稻也此天之經也
地之義也孝子孝婦緣天之時因地之利已受命而
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曰濟濟
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戔戔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
其下之辭曰泚彼涇舟烝徒穢之周王于邁六師及
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
王之先郊而後伐也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崇國
之民方困於暴亂之君未得被聖人德澤而文王已
郊矣安在德澤未洽者不可以郊乎

郊祀

詩賞彙編 卷十三 八 選史

爲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爲可今爲天之子
而不事天何以異是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
以享天乃敢爲地行子禮也每將興師必先郊祭以
告天乃敢征伐行子道也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
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其詩曰芄芄穢穢之禋
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戔
戔髦士攸宜此郊辭也其下曰泚彼涇舟烝徒穢之
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伐辭也其下曰文王受命有
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以此辭者見文王受命
則郊郊乃伐崇伐崇之時民何處央 一作乎

又加輕改
按之不準

周宣王時天下旱歲惡甚王憂之其詩曰倬彼雲漢
昭回於天王曰嗚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洊
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珪璧既卒寧莫我聽早既大
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
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射下上寧一我躬宣王自
以為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故有此災愈恐懼有
此災而謹事天天若不于是家者安得立為天子立
為天子者天子是家天子是家者天使是家天使是
家者是天之所予天之所使也天已予之天已使之
其間不可以接天何哉故春秋凡議郊未嘗譏君德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三 九 選史

不成于郊也乃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後逆於禮故
必譏之以此觀之不祭天者乃不可祭小神也郊因
先卜不吉不敢郊百神之祭不卜而郊獨卜郊祭最
大也春秋譏喪祭不譏喪郊郊不辟喪喪尚不辟况
他物郊祝曰皇皇上帝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
雨庶物羣生言而已矣夫不自為言而為庶物羣生
言以人心庶天無尤也天無尤焉而辭恭順宜可喜
也右郊祀九句九句者陽數也

順命
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無天而生未之有也

言天言道
故不可不

天者萬物之祖萬物非天不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
陰陽與天地參然後生故曰父之子也可尊母之子
也可卑尊者取尊號卑者取卑號故德侔天地者皇
天右而子之號稱天子其次有五等之爵以尊之皆
以國邑為號其無德於天地之間者州國人民甚者
不得繫國邑皆絕骨肉之屬離人倫之調關甚而已
名姓無號氏於天地之間至賤乎賤者也甚尊至德
巍巍乎不可以加矣甚卑至賤冥冥其無下矣春秋
列序位卑尊之陳累累乎可得而觀也雖開且愚莫
不昭然地之葉茹瓜果藝之稻麥黍稷菜生穀熟永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三 十 選史

思吉日供具祭物齋戒沐浴潔清致敬祀其先祖父
母孝子孀婦不使時過已處之以愛敬行之以恭讓
亦殆免於罪矣公子慶父罪亦不當繫於國以親之
故為之諱而諸母之國齊之仲孫去其公子之親也
故有大罪不奉其天命者皆棄其天倫人於天也以
道受命其於人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不若
於言者人絕之臣子大受命於君辭而出疆唯有社
稷國家之危猶得發辭而專安之盟是也天子受命
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子受命於父臣妾受命於君
妻受命於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雖謂受命於

天亦可不天亦可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廢而稱公王者之後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就位衛侯朔是也子不奉父命則有伯討之罪晉世子蒯聵是也臣不奉君命雖善以叛言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妾不奉君之命則勝女先至者是也妻不奉夫之命則絕夫不言及是也曰不奉順於天者其罪如此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祭社稷宗廟山川鬼神不以其道無災無害至于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曰傷駮鼠食其肉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或改卜而奇賞彙編 卷七十三 上 運史

牛或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深淺薄厚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猶郊之變因其災而之變應而無為也見百事之變之所不知而自然者勝言與以此見其可畏專誅絕者其為天乎臣殺君子殺父三十有餘諸其賤者則損以此觀之可畏者其唯天命大人乎公國五十有餘皆不事畏者也况不畏大人專誅之君之滅者何日之有哉魯宣為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災立至聖人之言可不慎此三畏者異指而同致故聖人同之俱言其可畏也

郊事對

廷尉臣湯昧死言曰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宗廟天尊於人也王制曰祭天地之牛繭栗宗廟之牛握賓客之牛尺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勝芻豢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臣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牲非禮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曰周天子用騂剛羣公奇賞彙編 卷七十三 上 運史

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對曰武王崩成王立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云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仲舒愚以為報德之禮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傳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

有祭故成王令魯郊也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牲其郊何用騂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剛周色上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

當鳧驚非鳧可用否仲舒對曰驚非鳧鳧非驚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也陛下察躬親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奈何以鳧當驚驚當鳧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仲舒愚以為不可臣犬馬齒衰骸骨伏陋陛下乃幸使九卿問以朝廷之事臣愚陋曾不足以承明詔奉大對臣仲舒昧死以聞

執贊

凡執贊天子用囑公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雁雁乃有類于長者長者在民上必施然有先後之隨必俟奇賞彙編 卷七十三 七三題文

然有行列之治故大夫以贊羔乃有其類天者天之道任陽不任陰王者之道任德不任刑順天也羔有角而不任設備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諦類成義者羔食於其母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故羊之為言猶祥與故卿以為贊玉有似君子子曰人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矣故匿病者不得良醫羞問者聖人去之以為遠功而近有災是則不有玉至親而不蔽其惡內有瑕穢必見之於外故君子不隱其短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取之玉也君子比之玉玉潤而不汚是仁而至清潔也廉而不

疑問者去
聖人聖人
亦去之

一贊之類
聖人

山川頌

綬是義而不害也堅而不磐過而不濡視之如庸展之如石狀如石搔而不可從繞潔白如素而不受汚玉類備者故公侯以為贊囑有似于聖人者純仁淳粹而有知之貴也擇於身者盡為德音發於事者盡為潤澤積美陽芬香以通之天囑亦取百香之心獨未之合之為一而達其臭氣囑天子其淳粹無擇與聖人一也故天子以為贊而各以事上也觀贊之意可以見其事

山則龍嵒嵒崔嵬崔嵬久不崩弛似夫仁人志士奇賞彙編 卷七十三 古題文

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寶藏菹器用資曲豈合大者可以為宮室臺榭小者可以為舟輿浮漚大者無不中信山水靈小者無不入持斧則斫折嫌則艾生人立禽獸伏人入多其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譬也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功無害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止泰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水則源泉混混汙汙晝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循嶽赴下不遺小問既似察者循溪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郭防山而能清淨

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潔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于
仰之壑石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因或是於大而水
獨勝之既似武者感德之生失之而歿既似有德者
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

求雨

春旱求雨合縣邑以水日令民禱社家祀戶無伐名
木無斬山林暴巫聚蛇八日於邑東門之外爲四通
之壇方八尺植蒼繒八其神共工祭之以生魚八玄
酒具清酒膊脯擇巫之清潔辯言利辭者以祝祝齊
三日服蒼衣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三

五選史

吳天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敬起進清酒
膊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澍奉牲禱以甲乙日爲大蒼
龍一長八丈居中央爲小龍七各長四丈於東方皆
東向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舞
之田耆夫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諸里社通之於
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秘中池方八尺深二尺置
水蝦蟇焉具清酒膊脯祀齋三日取蒼衣拜跪陳祀
如初取三歲雄雞三歲猪皆燔之於四通神宇令閭
邑里南門置水其外開井門其猥猪一置之於里北
門之外市者亦置一猥猪聞鼓聲皆燒猪尾取从人

骨埋之開山洞積薪而燔之決通道橋之壅塞不行
者決漬之幸而得雨以猪一酒鹽黍財足以茅爲席
母斷夏求雨令邑以水日家人祀竈無舉土功更大
浚井暴金於壇曰杵于術七日爲四通之壇於邑南
門外方七尺植赤繒七其神蚩尤祭之以赤雄雞七
玄酒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服赤衣拜跪陳祝如春
辭以丙丁日爲大赤龍一長七丈居中央又爲小龍
六長各三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其間相去七尺壯
者七人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耆夫亦齋三
日服赤衣而立之鑿而通之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
置里社之中池方七尺深一尺酒膊祝齋赤衣拜
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猥猪燔之四通神宇開陰
閉陽如春夏禱山陵以助之令縣邑壹徒市於邑
南門之外五日禁男子無得行入市家人祠中雷無
興土功聚巫市傷爲之結爲益四通之壇於中央植
黃繒五其神后稷祭之以五玄酒具清酒膊脯令
名爲祝齋三日衣黃皆如春祠以戊巳日爲大黃龍
一長五丈居中央又爲小龍五各長二丈五尺於南
方皆南鄉其間相去五尺丈夫五人齋三日服黃衣
而舞之五人亦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亦通社中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三

五選史

於閭外溝取蝦蟇池方五尺深一尺他皆如前神

農求雨第十九日戊巳不雨命爲黃龍又爲大龍社

者舞之季立之又曰東方小僮舞之南方牲者西方

沾未詳人北方下疑少人舞之秋暴巫至九日無舉火

事煎金器家人祠門爲四通之壇於邑西門之外九

尺植白繒九其神大昊祭之相木魚九玄酒具清酒

膊脯衣白衣他如春以庚辛日爲大白龍一長九丈

居中央爲小龍八各長四丈五尺於西方皆西向其

間相去九尺鰥者九人皆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

尉亦齋三日衣白衣而立之蝦蟇池方九尺深一尺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三

七選史

他皆如前冬僊龍六日禱於名山以助之家人祠井

無壅水爲四通之壇於邑北門之外方六尺植黑綸

六其神玄冥祭之以黑狗子六玄酒具清酒膊脯祝

齋三日衣黑衣祝禮如春以壬癸日爲大黑龍一長

六丈居中央爲小龍各長三丈於北方皆北鄉其間

相去六尺老者六人皆齋三日夜黑衣而舞之尉亦

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蝦蟇池如春四時皆以水爲

龍必取潔土爲之結蓋龍成而發之四時皆以庚子

之日令吏民夫婦皆偶處凡求雨之大體丈夫欲藏

匿女子欲和而樂神書又曰開袖山神淵積薪夜繫

鼓譟而燔之爲其卑也

止雨

雨太多令縣邑以土日寒水漬絕道蓋井禁婦人不

得行入市令縣鄉里皆掃社下縣邑若丞令吏嗇夫

三人以上祝一人鄉嗇夫若吏三人以上祝一人里

正父老三人以上祝一人皆齋宋本闕文數行

年年之積一年不熟乃請羅失君之職也犯始者

省刑絕惡始也大夫盟于澶淵刺大夫之專政也諸

侯會同賢爲主賢賢也春秋恐傷五穀起止雨止雨

之禮廢陰起陽書十七縣八十離鄉及都官吏千石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三

七選史

以下夫婦在官者咸遣婦女子不得至市市無諸一作

井蓋之勿令泄鼓用牲于社祝之日雨以太多五

穀不和敬進肥牲以請社靈社靈幸爲止雨除民所

苦無使陰滅陽陰滅陽不順于天天意韋在於利民

願止雨敢告鼓用牲于社皆壹以辛亥之日書到卽

起縣社令長若丞尉官長各城邑社嗇夫里吏正里

人皆出至於社下顧西罷三日而止未至三日天星

亦止

祭義

五穀食物之性也天之所以爲賜人也宗廟止四時

六經四子

敬

也人如是
自心作也

視乎無形
祭所以奉

之所成受賜而薦之宗廟敬之性也於祭之而安矣
宗廟之祭物之厚無上也春上豆實夏上尊實秋上
杞實冬上敦實豆實韭也春之始所生也尊實麴作
楚也夏之所受初也杞實黍也秋之所先成也敦實
稻也冬之所畢熟也始生故曰祠善其可也夏約故
曰初貴所初初也先成故曰嘗嘗言其也畢熟故曰
蒸蒸言衆也奉四時所受於天者而上之爲上祭貴
天賜且尊宗廟也孔子受君賜則以祭况受天賜乎
一年之中天賜四至至則上之此宗廟所以歲四祭
也故君子未嘗不食新新天賜至必先薦之乃取食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三 九 選史

之尊天敬宗廟之心也尊天美義也敬宗廟聖人之
所謹也大禮也不多而欲潔清不貪數而欲恭敬君
子之祭也恭親之致其中心之誠盡敬潔之道以接
至尊故鬼享之享之如此乃可謂之能祭祭者察也
以善逮鬼神之謂也善乃逮不可聞見者故謂之祭
吾以名之所享故祭之不虛安所可察哉祭之爲言
際也與察也祭然後能見不見之見者見不見然後
知天命鬼神知天命鬼神然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
乃知重祭祀孔子曰吾不與祭祭神如神在重祭祀
如事生故聖人於鬼神也畏之而不敢欺也信之而

不獨任事之而不專恃恃其公報有德也幸其不私
與人福也其見於詩曰嗟爾君子母恒安息靜共爾
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正直者得福也不
正者不得福此其法也以詩爲天子法矣何謂不法
哉其辭直而重有再歎之欲人省其意也而人尚不
省何其忘哉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
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此之謂也

循天之道

循天之道以養其身謂之道也天有雨和以成二中
歲立其中用之無窮是非方之中用合陰而物始動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三 十 選史

於下南方之中用合陽而養始美於其上動於下者
不得東方之和不能生中春是也其養於上者不得
西方之和不能成中秋是也然則天地之美惡不能
成在雨和之處立中之所來歸而遂其爲也是故東
方生而西方成東方和北方之所起而西方和成
南方之所養長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生養長之
不至於和之所不能成成於和生必和也始於中止
必中也中者天下之所終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
也夫德莫大於和而道莫止於中中者天地之美達
理也聖人之所保守也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此

非中和之謂歟。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養其身者。其壽極命。男女之法。法陰與陽。陽氣起於北方。至南方而盛。盛極而合乎陰。陰氣起乎中。夏至中。冬而盛。盛極而合乎陽。不盛不合。是故十月而俱盛。終歲而乃再合。天地久節。以此爲常。是故先法之內。天養身以全。使男子不堅壯。不家室。陰不盛。極不相接。是故身精明。難衰。而堅固。壽考。無忒。此天地之道也。天氣先盛壯。而後施精。故其精固。地氣盛壯。而後化。故其化良。是故陰陽之會。冬合北方。而物動于下。夏合南方。而物動於上。上下之大動。皆奇賞彙編 卷三 主選史
在日。至之後。爲寒。則凝冰。烈地。爲熱。則焦沙。爛石。氣之精。至于。是。故天地之化。春氣生。而百物皆出。夏氣養。而百物皆長。秋氣殺。而百物皆收。冬氣收。而百物皆藏。是故惟天地之氣。而精出入無形。而物莫不應實之。至。君子法乎其所貴。天地之陰陽。當男女人之男女。當陰陽。陰陽亦可以謂男女。男女亦可以謂陰陽。天地之經。生至東方之中。而所生大養。至西方之中。而所養大成。一歲四起。業而必於中中之所爲。而必就於和。故曰。和其要也。和者。天之正也。陰陽之年也。其氣於最良物之所生也。誠擇其和者。以爲大得。

天地之泰也。天地之道。雖有不和者。必歸之於和。而所爲有功。雖有不中者。必止之於中。而所爲不失。是故陽之行。始於北方之中。而止於南方之中。陰之行。始於南方之中。而止於北方之中。陰陽之道不同。至於盛而皆止於中。其所始起。皆必於中。中者。天地之大極也。日月之所至而却也。長短之隆。不得過中。天地之制也。兼和與不中。與不中而時用之。盡以爲功。是故時無不時者。天地之道也。順天之道。節者。天之制也。陽者。天之寬也。陰者。天之急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美於和。是故物生。奇賞彙編 卷三 主選史
皆貴氣。而迎養之。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者也。謂行必終禮。而心日喜。常以陽得生。其意也。公孫之養氣。曰。裏藏。三宗。未詳。泰實則氣不通。泰虛則氣不足。熱勝則氣寒。此下疑。泰勞則氣不入。泰佚則氣宛。至怒則氣高。喜則氣散。憂則氣狂。懼則氣懾。凡此十者。氣之害也。而皆生於不中。和故君子怒則反中。而自詭以和。喜則反中。而收之以正。憂則反中。而舒之以意。懼則反中。而實之以精。夫中和之不可反。如此故君子道至而一。一作華。而上凡氣。從心心氣之君也。何爲而氣不隨也。是以天下之道者。皆言內心。其本也。故

仁人之所以多壽者外無貪而內清淨心平和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養其身是其且多且治鶴之所以壽者無死氣於中是故食永懷之所以壽者好引其末是故氣四越天氣常不施於地是故道者亦引氣於足天之氣常動而不滯是故道者亦不宛氣荷不治雖滿不虛是故君子養而和之節而法之去其羣泰取其衆和高臺多陽廣室多陰遠天地之和也故人弗爲適之而已矣法人八尺四尺其中也宮者中央之音也甘者中央之味也四尺者中央之制也是故二王之禮味皆尚甘聲皆尚和處其身所以奇賞彙編 卷七十五 主選史

氣不虛多
少此無亦
未壽

疎春而曠夏謂不達天地之數民皆知愛其衣食而不愛其天氣天氣之於人重於衣食衣食盡而猶有間氣而立終故養生之大者乃在愛氣氣從神而成神從意而出心之所之謂意意勞者神擾神擾者氣少氣少者難久矣故君子閑欲止惡以平意平意以淨神淨神以養氣一作氣氣多而治則養人之大者得矣古之道士有言曰將欲無陵固守一德此言神無離形則氣多內充而忍饑寒也知樂者生之外泰也精神者生之內充也外泰不若內充而况外傷乎忿憂恨恨者生之傷亡和說勸善者生之養也君子慎奇賞彙編 卷七十五 主選史

自平生所
也死注
又非其
氣之謂

成之者性
居六分事

素得天地素者其壽引而長不得天地素者其壽傷而短短長之質人之所由受於人也是故壽有短長養有得失及至其未之大卒而必讐於此莫之得離故壽之爲言猶讐也天下之人雖衆不得不各讐其所生而壽夭與其所以日自行可久之道者其壽讐於久久之情於久自行不可久之道者其壽亦讐於不久久之情各讐其平生之所行如今後至不可得勝故曰壽者讐也然則人之所自行乃與其壽天相益損也其自行佚而壽長者命益之也其行端而壽短者命之損也以天命之所損益疑人之所得失此大惑也是故

奇賞彙編

卷三十三

選史

天地之行

天地之行美也是故春襲葛夏居密陰秋避殺冬風避重濕就其和也衣欲常潔食欲常饒體欲常勞而無長佚居多也凡天地之物乘以其泰而生厭於其勝而死四時之變是也故冬之水氣東加於春而木生乘其泰也春之生西至金而死厭于勝也生于木者至金而死生於金者至火而死春之所生而不得

過秋秋之所生不得過夏天之數也飲食臭味每至

一時亦有所勝有所不勝之理不可不察也四時不同氣氣各有所宜宜之所在其物代美觀代美而代養之同時美者雜食之是皆其所宜也故齊以冬美而芬以夏成此可以見冬夏之所宜服矣冬水氣也齊甘味也乘於水氣而美者甘勝寒也齊之爲言濟與濟大水也夏火氣也芬苦味也乘於火氣而成者苦勝暑也天無所言而意以物物不與羣物同時而生死者必深察之是天所告人也故齊成告之甘芬成告之苦也君子察物而成告謹是以至齊不可食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三

選史

之時而盡遠甘物至芬成就也天獨所代之成者君子獨代之是冬夏之所宜也春秋雜物其和而冬夏代服其宜則當得天地之美四時和矣凡釋味之大體冬其時所之美而遠天不遠矣是故當百物大生之時羣物皆生而難不惜其命所以救窮也推進光榮褒揚其善所以明也受命宜恩輔成君子所以助化也功成事就歸德於上所以致義也是故地明其理爲萬物母臣明其職爲一國宰母不可以不信宰不可以不忠母不信則草木傷其根宰不忠則姦臣危其君根傷則亡枝葉君危則亡其國故爲地者務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三

毛選史

也。隱居深宮若心之藏於胸。至貴無與遍若心之神無與雙也。其官人上士高清明而下重濁若身之貴目而賤足也。任羣臣無所親若四肢之各一職也。內有四輔若心之有肝肺脾腎也。外有百官若心之有形體孔竅也。親聖近賢若神明皆聚於心也。上下相承順若肢體相為使也。布恩施惠若元氣之流皮毛腠理也。百姓皆得其所若流血氣和平形體無所苦也。無為致太平若神氣無自通於淵也。致黃龍鳳凰若神明之致玉女芝英也。君明臣蒙其功若心之神體得以全。臣賢君蒙其恩若形體之靜而心得以安。上亂下被其患若耳目不聰明而手足為傷也。臣不忠而君滅亡若形體妄動而心之喪是故君臣之禮若心之與體。心不可以不堅君不可以不賢。禮不可以不順。臣不可以不忠。心所以全者體之力也。君所以安者臣之功也。是以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序列星而近至精。考陰陽而降霜露。高其位所以為尊也。下其施所以為仁也。藏其形所以為神也。見其光所以為明也。序列星所以相承也。近至精所以為剛也。考陰陽所以成歲也。降霜露所以生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三

天選史

殺也。為人君者其法最象於天也。故貴爵而臣國所以為仁也。深居隱處不見其體所以為神也。任賢使能觀聽四方所以為明也。量能授官賢愚有差所以相承也。引賢自近以備股肱所以為剛也。考實事功次序殿最所以成世也。有功者進無功者退所以賞罰也。是故天執其道為萬物主君執其常為一國主。天不可以不剛主不可以不堅。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主不堅則邪臣亂其官。星亂則亡其天臣亂則亡其君。故為天者務剛其氣為君者務堅其政。剛堅然後陽道制命地畢其位而上其氣。暴其形而著其情。受其死而獻其生。成其事而歸其功。卑其位所以事天也。上其氣所以養陽也。暴其形所以為忠也。著其情所以為信也。受其形所以藏終也。獻其生所以助明也。成其事所以助位也。歸其功所以致義也。為人臣者其法取象於地。故朝夕進退奉職應對所以事貴也。供設飲食候視疾所以致養也。委身致命事無專制所以致養也。竭愚寫情不飭其過所以為忠也。伏節死義代四時也。而人之所治也。安取久留當行之理而必待四時也。此之謂聖兆其中也。人有喜怒哀樂猶天之有春夏秋冬也。喜怒哀樂之至其時

替凡見垣

而欲發也。若春夏秋冬之至其時而欲忠也。皆天氣之然也。其宜直行而無鬱滯一也。天終歲乃一偏此四者。而人主終日不知過此四之數。其理故不可以相待。且天之欲利人。非宜其欲利穀也。除穢不待時。况穢人乎。

威德所生

天有和有德。有平有威。有相受之意。有為政之理。不可不審也。春者天之和也。夏者天之德也。秋者天之平也。冬者天之威也。天之序必先和。然後發德。必先平。然後發威。此可以見不和不可以發慶賞之德。不平不可以發刑伐之威。又可以見德生於和。威生於平也。不和無德。不平無威。天之道也。起者以此見之矣。我雖有所愉而喜。必先和心以求其當。然後發慶賞。以立其德。雖有所忿而怒。必先平心以求其政。然後發刑罰。以立其威。能常若是者。謂之天德行天德者。謂之聖人。為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殺生之勢。以變化民民之從主也。如草木之應四時也。喜怒當寒暑。威德當冬夏。冬夏者威德之令也。寒暑者喜怒之偶也。喜怒之有時而當。發寒暑亦有時而當。出其理一也。當喜而不喜。猶當暑而不暑。當怒而不怒。猶當

奇賞彙編

卷主三

元通史

此論便無

寒而不寒也。當德而不德。猶當夏而不夏也。當威而不威。猶當冬而不冬也。喜怒威德之不可以不直處而發也。如寒暑冬夏之不可不當其時而出也。故謹善惡之端。何以效其然也。春秋采善不遺小。提惡不遺大。諱而不隱。罪而不恕。以是非正理。以褒貶喜怒之發威德之處。無不皆中其應。可以參寒暑冬夏之不失其時而已。故曰聖人配天。

如天之爲

陰陽之氣。在上天。亦在人在。人在者為好惡喜怒在天者為暖清寒暑。出入上下左右前後平行而不止。未

奇賞彙編

卷主三

辛通史

嘗有所稽留滯鬱也。其在人者亦宜行而無留。若四時之條條然也。夫喜怒哀樂之止動也。此天之所為。人性命者。臨其時致上而欲發其應。亦天應也。與暖清寒暑之至其時而亦發無異。若留德而待春夏。留刑而待秋冬也。此有順四時之名。實逆於天地之經。在人者亦天也。奈何其久留天氣使之鬱滯。不得以。其正周行也。是故脫天行穀朽寅而秋生麥告除穢而繼乏也。所以成功繼乏以贍人也。天之生有大經也。而所周行者又有害功也。除而殺殛者行急皆不待時也。天之志也。而聖人承之以治是故春修仁而

只在發中

求善秋修義而求惡冬修刑而致清夏修德而致寬
此所以順天地體陰陽然而方求善之時見惡而不
釋方求惡之時見善亦立行方致清之時見大善亦
立舉之方致寬之時見大惡亦立去之以效天子之
方生之時有殺也方殺之時有生也是故志意隨天
地緩急倣陰陽然而人事之宜行者無所鬱滯且怨
於人順於天人之道兼舉此謂執其中天非以春生
人以秋殺人也當生者曰生當死者曰死非殺物之
任擬神明亂世之所起亦博若是皆因天地之化以
成敗物乘陰陽之資以任其所為故為惡愆人力而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三 主選史
功傷名自過也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常漸人者若
水常漸魚也所以異於水者可見與不可見耳其澹
澹也然則人之居天地之間其猶魚之離水一也其
無間若氣而淖於水水之比於氣也若泥之比於水
也是天地之間若虛而實人常漸是澹澹之中而以
治亂之氣與之流通相殺饒也故人氣調和而天地
之化美殺於惡而味敗此易之物也推物之類以易
見難者其情可得治亂之易邪正之風是殺天地之
化者也生於化而及殺化與運之也春秋舉世事之
道夫有書天 之盡與不盡王者之任也詩

云天難謹斯不易維王此之謂也夫王者不可以不
知天知天詩人之所難也天意難見也其道難理是
故明陽陰入出實虛之處所以觀天之志辨五行之
本末順逆小大廣狹所以觀天道也天志入其道也
義為人主者子奪生殺各當其義若四時列官置吏
必以其能若五行好仁惡戾任德遠刑若陰陽此之
謂能配天者其道長萬物而王者長人人主之大
天地之參也好惡之分陰陽之理也喜怒之發寒暑
之比也官職之事五行之義也以此長天地之間蕩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三 主選史
天地陰陽 天地陰陽水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者天之數畢也
故數者至十而止書者以十為終皆取之此聖人何
其貴者超於天至於人而畢畢之外謂之物物者投
所貴之端而不在其在此見人之超然萬物之上
而最為天下貴也人下長萬物上參天地故其治亂
之故動靜順逆之氣乃損益陰陽之化而搖蕩四海
之內物之難知者若神不可謂不然也今投地死傷
而不騰相助投淖相動而近投水相動而愈遠由一
猶此觀之夫物愈淖而愈易變動搖蕩也今氣化之

渾非直水也。而人主以衆動之。無已時。是故常以治亂之氣與天地之化相殺而不治也。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氣正。則天地之化精。而萬物之美起。世亂而民乖。志癉。而氣逆。則天地之化傷。氣生災害。起是故治世之德。潤草木。澤流四海。功過名者。所以別物也。親者重。疎者輕。尊者文。卑者質。近者詳。遠者略。文辭不隱。情明。情不遺。文人心從之。而不逆。古今通貫。一作而不亂。名之義也。男女猶道也。人生別言禮義名號之由。人事起也不順。天道謂之不義。察天人之分。觀道命之異。可以知禮之說矣。見善者不能無好。見不善者不能無惡。好惡去就不能堅守。故有人道人道者。人之所由樂而不亂。服而不厭者。萬物載名而所生。聖人因其象以命之。然而可易也。皆有義從也。故正名以明義也。物也者。洪名也。皆名也。而物有和名。此物也。非失物故曰萬物。動而不形者。意也。形而不易者。德也。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道也。四海之內。殺陰陽之氣。與天地相雜。是故人言既曰王者參天地矣。苟參天地。則是化矣。豈獨天地之精哉。王者亦參而殺之。治則以正氣殺天地之化。亂則以邪氣殺天地之化。亂則同者相益。異者相損之數也。無可疑者。

奇賞彙編

卷十三

三

矣

天道施

天道施地道化人道義聖人見端不知本精之至也。得一而應萬類之治也。動其本者不知靜其未受其始者不能辭其終利者道之本也。妄者亂之始也。夫受亂之始。動道之本。而欲民之靜。不可得也。故君子非禮而不言。非禮而不動。好色而無禮。則流。飲食而無禮。則爭。流爭則亂。夫禮體情而防亂者也。民之情不能制其欲。使之度禮。目視正色耳聽正聲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奪之情也。所以安其情也。變謂之情。奇賞彙編 卷十三 三

奇賞彙編

卷十三

三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七十三

漢天子之文序

甬東樓昉著

河汾王仲淹續書以存古欲取兩漢制詔接虞夏商周之緒君子議其僭雖然世有華質道有窳隆則一代之號令文章亦與之爲升降若周之委曲繁重固已不如商之明白峻絜而

奇賞彙編

詔令

一

所謂灝噩云者視渾渾之風則已漓矣朕謂書之後不復有書是誣天下後世也走幼嗜西漢書每得一詔輒諷味不忍釋噫一何其沉浸醲郁雍容雅裕入人之深也暇日常欲掇其散在志傳者附之本紀攷其歲月以類相從粹爲一編因循未果而吳郡

林君德祖之書傳焉走可以無述也

朕東都二百年間王言帝制雖乏西京渾厚之氣若光武與隗囂公孫述竇融等書則有目見心事之磊落焉勅鄧禹馮異岑彭等書則有目見機神之英晤焉頭須爲白之言平定安輯之訓弁夫責劉尚以斬將弔人之

奇賞彙編

詔令

二

義有以見不得已之心焉驚河西感市掾不待識者而占其中興矣明章二帝雖不逮前烈朕永平即位之詔有曰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元和擇吏之詔有曰安靜之吏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其小心畏忌忠厚惻怛藹朕見於言外而所與東平王酈荅者讀

之使人流涕也和安以降政出房闈
權歸宦孺陋矣而勞來勤恤之意猶
時有前人之遺風焉是未可槩曰爲
華不副而并弃之也或者又曰帝王
之言出於其心而發於其口故言即
其心兩漢以來率付詞臣之手亦何
足錄邪嗚呼此又未深攷者爾武帝

奇賞彙編

詔令

三

以淮南王善文辭每爲報書輒召司
馬相如視艸天水多文學掾光武有
所辭荅特加意焉未必無儒生學士
相弁彌縫於其間也至觀文帝與尉
佗書自謂高皇帝側室之子光武以
司徒比堯必非代言者之所敢道矣
由此觀之漢之制詔非若後世一委

之詞臣也昉不自揣篡次成之聊備
遺忘與我同志者幸訂正而刊削之
毋曰河汾譏我

奇賞彙編

詔令

四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七十四

漢天子之文

高帝

入關告諭

告爲義帝發喪

禮諸神詔

封衡山王詔

封粵王詔

罷兵首詔

令諸吏善遇高爵詔

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 詔令

選史

告衛尉酈商詔

赦天下詔

封劉賈詔

尊太公爲太上皇詔

讞獄詔

擇立代王詔

定口賦詔

求賢詔

立粵王詔

擇立吳王詔

置守家詔

擇立燕王詔

十二年二月詔

改封彭越韓信令

赦天下令

賜太子勅五道

與沛父老帛書

賜韓王信書

高后

定列侯朝位詔

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 詔令

選史

文帝

封誅諸呂功臣詔

議除收李諸相坐詔

辭建太子詔

存問詔

修代來功詔

遣列侯之國詔

日食求直言詔

開籍田詔

封三王詔

除誹謗法詔
遣丞相之國詔
擊匈奴詔
赦典居吏民詔
勸農詔
置三老孝弟力田常貢詔
除祕祝詔
除肉刑詔
除租稅詔
與匈奴和親詔
賜南粵王尉佗書
遺匈奴書
復遺匈奴書
荅鼂錯璽書
景帝
徙民寬大地詔
封蕭何後詔
擊吳楚
定笞罪詔
赦從吳王吏民詔

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目 詔令

三

選史

讞獄詔
定長吏車詔
詳讞詔
令二千石修職詔
重廉士詔
勸農詔
武帝
復高年子孫詔
修山川祠詔
省迎送詔
問攻匈奴詔
赦雁門代郡軍士詔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與民更始詔
分諸侯王子弟邑詔
封衛青詔
赦天下詔
令禮官勸學詔
封冠軍衆利兩侯詔
遣謁者巡行詔

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目 詔令

四

選史

封驃騎將軍詔

嘉霍去病功詔

益封驃騎詔

遣博士循行詔二道

封周子南君詔

巡邊詔

遷東越詔

改元詔

赦天下免所幸縣租詔

下州郡求賢詔

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目

詔令

五

選史

造太初曆詔

定儀禮詔

謹察出入詔

伐胡詔

封劉屈氂詔

封卜式詔

封廣川王詔

封常山王後詔

封李廣利詔

封樂大詔

答胡建制

策賢良制

罷田輪臺詔

答御史制

答莊青翟制

賜吾丘壽王璽書

賜劉屈氂璽書

賜嚴助書

報石慶書

報李廣利書

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目

詔令

六

選史

報延年書

報車千秋書

勅責楊僕書

帝悔征伐之事下詔

立齊王策

立燕王策

立廣陵王策

昭帝

勿出田租詔

止出馬詔

舉賢良文學詔

賜韓福詔

封杜延年等詔

罷馬口錢詔

免漕收責詔

以粟某當賦詔

減口賦錢詔

賜燕王璽書

宣帝

貸貧民詔

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目 詔令

復宗室籍屬詔

爵成王詔

賜解寡孤獨高年詔

罷車騎等屯兵詔

褒黃霸詔

有喪者勿徭事詔

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

減鹽賈詔

釋繫囚詔

傳舉吏民詔

赦天下詔

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報張安世詔

恤尹翁歸後詔

免朝二年詔

祀江海詔

褒朱邑詔

益小吏祿詔

褒黃霸詔

郡國等勿行苛政詔

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目 詔令

勅公卿大夫詔

日食詔

客禮待單于詔

察計簿詔

吏六百石不得舉孝廉詔

修祀記

廢霍后策

賜張敞璽書

勅讓趙充國書

賜趙充國書

報丙吉辭封書

報趙充國屯田書

復報趙充國屯田書

再報趙充國書

元帝

免租賜帛詔

水災詔

罷擊珠崖詔

報貢禹詔

禁妨農詔

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目

詔令

九

通史

改元詔

以張譚爲御史大夫詔

議封甘延壽等詔

條責丞相御史詔

勅東平王傳相詔

使車騎將軍諡單于詔

成帝

訛言詔

嘉王延世詔

擇博士詔

賜賑贖貧民者爵詔

褒王尊詔

白虎殿問賢良策

賜王音策

報許皇后詔

哀帝

封定陶后丁姬詔

禁奢踰限詔

求賢詔

貴王嘉詔

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目

詔令

十

通史

賜蕭育策

平帝

睦族詔

出後宮詔

傳太后

遣傳喜詔

太后

遣龔勝邴漢策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七十四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漢天子之文

高帝

人關告諭 元年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漢家一代文才

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

一

選集

告為義帝發喪 元年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禮諸神詔 二年

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可作祭統

封衡山王詔 五年

故衡山王吳芮與子二人兄子一人從百粵之兵以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以為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其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為長沙王

封粵王詔 五年

故粵王亡諸世奉粵祀秦侵奪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諸侯伐秦亡諸身帥閩中兵以佐滅秦項羽廢而弗立今以為閩粵王王閩中地勿使失職

罷兵晉詔 五年

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

二

選集

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民以飢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賜民爵起于秦濫于漢令豐也令士卒從入蜀漢關中者皆復終身恩故里復終身恩同起兵之士卒也

令諸吏善遇高爵詔 五年

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

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為決甚。公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元禮。今吾與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錯有言爵者出于口而無窮。非所以重尊爵也。

告衛尉卿商詔 五年

齊王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漢為發喪。漢自殺而

齊王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漢為發喪。漢自殺而

赦天下詔 六年

天下既安。豪傑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盡圖其功。身居軍九年。或未習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大者或刑。吾甚憐之。其赦天下。寬。封功臣亦矯用重之法。田肯賀。其為。皆婦其縣。縣給衣食。棺葬其祠。以少牢長吏視。葬其。恤戰亡者。如此。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其勞將士如此。

封劉賈詔 六年

齊古之建國也。今為郡縣。其復以為諸侯將軍劉賈。數有大功。及釋寬惠。修潔者。王齊荆地。王劉賈于荆。見。喜于代。于肥。于齊。似草草。罷東郡。頗益梁。頗川。郭師益。淮陽。似失。着已。而七國反。固得梁。以得吳楚。

而淮南王之反。亦其甚也。

尊太公為太上皇詔 六年

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帝曰。寡人聞帝者賢名。非所取也。今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以處之哉。十年。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

謝獄詔 七年

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謝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八年。春。令。郎中有罪。尉。以上請之。恐刑濫也。

擇立代王詔 十二年

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為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王相國通侯吏二千石。擇可立為代王者。漢方東向。爭天下。急。繕河上塞。即。雲夏一。

內地以饒矣以代西為雲中郡則郡屬天子之計而
與國家共
分邊患矣

定口賦詔 一年

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為獻而諸侯王
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
以其口數率人賦六十三錢以給獻費八年今民產
歲其寬
大如此

求賢詔 十一年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
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
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 五 選集

不交故也士奚繇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大定有
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
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人
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
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鄭侯下諸侯王御史中
執法中丞也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
駕遺詰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
勿遣此等局概漢武帝
庶幾肯其一二

立南粵王詔 十一年

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

使與百粵雜處會天下誅秦南海尉陀居南方長
之甚有文理中縣人以故不耗減粵人相攻擊之俗
益止俱賴其力今立佗為南粵王

擇立吳王詔 十二年

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今死後朕欲
復立吳王其議可者史記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
諸侯地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
置庶尊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

置守冢詔 十二年

秦皇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
後其與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
魏公子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與它事

擇立燕王詔 十二年

燕王綰與吾有故愛之如子聞與陳豨有謀吾以為
亡有故使人迎綰綰稱疾不來謀反明矣燕吏民非
有罪也賜其吏六百石以上爵各一級與綰若去來
歸者赦之加爵亦一級詔諸侯王議可立為燕王者

三月詔 十二年

吾立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與天下之豪
士賢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
次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親或為列侯皆令自

置吏得賦斂女子公主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
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
秦者皆世世復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其
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布告天
下使明知朕意史記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殛
命亡國耗矣同亦少密焉然皆身無
世之禁云

改封韓信彭越令 五年

楚地已定義帝亡後欲存恤楚眾以定其主齊王信
習楚風俗更立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魏相國建城
侯彭越勤勞魏民卑下士卒常以少擊眾數破楚軍
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 七 選集
其以魏故地王之號曰梁王都定陶贊信只四字知
其詞疑甚矣

赦天下令 五年
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
殊死以下何用
多言

賜太子勅

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祚以來
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營所行多不是
藏義理○惠帝三年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
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五年又如之亦或過歟

賜太子敕

堯舜不以天下與子而與它人此非為不惜天下但

予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馬尚惜況天下耶吾以爾是
元子早有立意羣臣咸稱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
為汝來為可任大事也今定汝為嗣友道十里如此
帝作歌曰鴻
鵠高飛兮一舉千里羽翼已就兮橫絕四海嶺絕四
海兮當可奈何雖有鴻鵠兮尚安所施帝大計已定
何待四老人作與汝楚歌楚
舞乎哉賢侯幣召帝使之也

賜太子勅

吾生不學書但讀書問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
然亦足自辭解今視汝書猶不如我汝可勤學習每
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驕情子弟
各書一通

賜太子勅

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 八
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吾同時人倍年於汝者皆拜
并語於汝諸弟胎謀
遠

賜太子勅

吾得疾遂困以如意母子相累其餘諸兒皆自足立
哀此兒猶小也不妨
情至

與沛父老帛書

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並起今
屠沛沛今共誅令擇可立立之以應諸侯即室家完
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

賜韓王信書 六年

死。不。勇。專。生。不。任。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以。堅。守。平。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于。君。王。真。斧。鉞。

高后

定列侯朝位詔 二年

高皇帝匡飭天下諸有功者皆受分地為列侯萬民大安莫不受休德朕思念至于久遠而功名不著亡以尊大諡施後世今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藏于高廟世世勿絕嗣子各襲其功位其與列侯議定奏之除三族妖言罪詔云孝惠皇帝令議未決而崩今除之故諸大體○太后欲侯諸呂乃先封高祖之功臣欲王諸呂先立孝惠後宮雖人也

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

九 選集

文帝

封誅諸呂功臣詔 元年

前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擅遣將軍灌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榮陽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為不善丞相平與太尉勃等謀奪產等軍朱虛侯章首先抽斬產太尉勃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揭奪呂祿印其益封太尉勃邑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平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章襄平侯通邑各二千戶封典客揭為陽信侯賜金千斤

議除收孥諸相坐詔 元年

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舉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孥朕甚不取其議之賈山曰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集衣會多於前年而盜賊少

辭建太子詔 元年

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愿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冲懷靡及

存問詔 元年

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肯不肯使人存問長

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

十 選集

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富受鬻者賈山曰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集衣會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景帝為作昭德之舞有以也

修代來功詔 元年

方大臣之誅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勸朕朕以得保奉宗廟已尊昌為衛將軍其封昌為壯武侯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宋昌先驍之長安

遣列侯之國詔 二年

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

不勞苦上下歡欣靡有遺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
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其令列侯
之國爲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賈誼曰數年之後諸侯之國必大亂矣
氣方剛漢之傳相稱稱賜罷彼自承尉以上備置私
人如此有異淮南齊非之爲耶薄昭曰不學問大道
行不祥

日食求直言詔 二年

朕聞之天生蒸民爲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
政不均則天示之以菑以誠不治乃十一月晦月有
食之適通讀曰見于天菑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
眇之身託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朕一人唯

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

十一 選史

賈山曰使
特將此方
以高其氣

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羣生上以累
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
見之所不及句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
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職務省縣費以便
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
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
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此後世人主
因災異求言
之始○賈山曰選其賢者使
諸吏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

開藉田詔 二年

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藉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

庶民謹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入未備者皆之失
以無隔○漢書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備數十萬
石以天子之費既餘而
兵之養不藉於縣官耳

封三王詔 二年

前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太子遂爲趙王遂
弟辟疆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
可王

除誹謗法詔 二年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
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

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

十一 選史

情而上無繇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
之民或祝咀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吏以爲大逆其
有它言而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
其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遣丞相之國詔 三年

前日計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爲
朕率列侯之國賈誼曰制國而令子適
足以爲解豈可謂工哉

擊匈奴詔 三年

漢與匈奴約爲昆弟無使害邊境所以輪遺匈奴甚
厚今古賢王離其國將衆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來

近塞捕殺吏卒。毆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轅邊吏入盜甚驚。無道非約也。其發邊吏騎八萬五千詣匈奴。史記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其地故其項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項曼。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

赦興居吏民詔 三年

濟北王背德反上。詿誤吏民。為大逆。濟北吏民。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者。亦赦之。赦館堂家法

勸農詔 十二年

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

奇賞彙編 卷五十四

主 通史

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賈誼云漢四十餘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上感其言。始開借田。躬耕焉。東方朔曰。孝文身衣弋絰。足履華舄。以章帶劔。荒蕭為席。兵本無刀衣。溫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

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詔 十二年

孝弟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眾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

其遺調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賈誼曰。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弱。則不相說。則其子與公併係婦姑。

除祕祝詔 十三年

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禍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繇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十四年廣增諸祀壇場珪幣。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除肉刑詔 十三年

奇賞彙編 卷五十四

主 通史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僇而民不犯。何則。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馴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息生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賜之巾幘。其衣赭書其背

除租稅詔 十三年

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歷歷古身從事。而有租稅。

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
除田之租稅又謂無用之事或多○曹隆曰帝之身
自衣卑綈而富民墻屋被文繡下子之
后以緣其領底
人尊妾緣其履

與匈奴和親詔 後二年

朕既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
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
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間者累年匈奴並
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論吾內志以重
吾不德也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
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爲之怛惕不安未
奇賞彙編 卷第四 主 選史

賜南粵王尉佗書 元年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思朕高皇帝側室之子
棄外奉北藩於代道里遠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
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
日進不衰以故許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
制乃取它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

力諫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卽
位乃者聞王遣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
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
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家前者聞王發兵於邊爲寇
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
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
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
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戒長沙土也朕不得擅
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犬得王之財不足以
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

奇賞彙編 卷第四

主 選史

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
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
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母爲寇災矣上褚以緇紫
衣曰褚
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
憂存問鄰國 忠厚惻世
明白正大

遺匈奴書 前六年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雲淺遺朕書
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主之約
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
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養兵休士卒養

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主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綺衣繡裕長襦錦裕袍各一具余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胄紕一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紕綠紕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冒死使宗室女妻其子口必我行者也為漢忠者

奇賞彙編

卷十四

七 選史

復遺匈奴書 後二年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漂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王之歡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間然更始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共由此道順天

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隣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秋葉金帛絲絮什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煩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于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跋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遺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母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奇賞彙編

卷十四

七 選史

答鼂錯覽書

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而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

景帝

徒民寬大地詔

元年

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地磽陁無所農乘鬴畜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

不得使其議民欲從寬大者聽之錄本

定咎罪詔元年

加咎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咎五百日三百咎三百日二百定董令曰咎者所以教之也

封蕭何後詔

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功臣所與為天下也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戶二千封何孫嘉為劉侯

擊吳楚詔三年

蓋聞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

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

五

選史

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濞倍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舉人亂天下幣稱病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舉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舍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大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冢甚為暴虐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幽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

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

赦從吳王吏民詔三年

通者吳王濞等為逆起兵相脅誣誤吏民吏民不得已今濞等已滅吏民當坐濞等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楚元王子敖等與濞等為逆朕不忍加法除其籍毋令汚宗室

獄獄詔中五年

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為市朋黨比周以苛為

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

五

選史

察以刻為明令無罪者夫職朕甚憐之有罪者不伏罪茲法為暴法因甚無謂也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赦之武帝親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
定長吏車服詔中六年
夫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吏六百石以上皆長吏也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閭里與民無異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轡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轡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閭巷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法令者皆上丞相御史請之

詳獄詔後元年

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獄有司存。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獄而後不當。獄者不為失。獄令治獄者。務先寬。

令二千石修職詔 後二年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徭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眾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在貨棄。棄編 卷七十四 主 選史

重廉士詔 後二年

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為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亡厭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嘗筭十以上。廼得官。廉士筭不必眾。有市籍不得官。無筭又不得官。朕甚愍之。嘗筭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後之不得官者。多矣。失利。貪者。失職。長利者。長利。

勸農桑詔 後三年

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為未者。眾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賊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武帝

復高年子孫詔 建元元年

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者。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 主

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

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家人父語。

修山川祠詔 建元元年

河海濶千里。其令祠官修山川之祠。為歲事。曲加禮。

文如河岳。

省迎送詔 建元元年

衛士轉置。送迎二萬人。其省萬人。罷死馬。以賜貧民。

問攻匈奴詔 元光二年

假飾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

加嫂侵盜亡已邊境被害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不難易

赦鴈門代郡軍士詔 元光六年

夷狄無義所從來久間者匈奴數寇邊境故遣將撫師古者治兵振旅因遭虜之方人將吏新會上下未輯代郡將軍赦鴈門將軍廣所任不肖校尉又背義妄行棄軍而北少吏犯禁用兵之法不勤不教將率之過也教令宣明不能盡力士卒之罪也將軍已下廷尉使理正之而又加法於士卒二者並行非仁聖之心朕聞衆庶陷害欲刷耻改行復奉正義厥路無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 主 選史

錄其赦鴈門代郡軍士不循法者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元朔元年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畧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于斯路故族耆老也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泰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與廉舉孝廉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閭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墜于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勵蒸

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孝廉者罪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所為賦也○有詔借計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給食令與

與民更始詔 元朔元年

朕聞天地不變成施化陰陽不變物不暢茂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朕嘉唐虞而樂殷周據舊以鑒新其赦天下與民更始諸逋貸及辭訟在孝景後三年以前皆勿聽治段人

分諸侯王子弟邑詔 元朔二年

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 主 選史

梁王城陽王親慈同生願以邑分弟其許之諸侯王請與子弟邑者朕將親覽使有列位焉大野有子足子弟卑矣矣趙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寔是不通處

封衛青詔 元朔二年

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為邊害故與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劓方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轡畜產畢收為虜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塞舊塞絕梓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斬輕銳之卒

捕服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執訊獲醜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戶

漢使晁翁當如蘭出物與匈奴交第

合無功第二合衛青公孫賀公孫敖得失牛第三合漁陽之戰漢多失牛第四合衛青大敗之取河南

通河河爲固第五合青出朔方大勝第六合出定襄

相富第七合霍去病大勝得渾邪王隴西北地河西

益少胡寇第八合青去病大勝北至闕顏山隨信城

得胡首虜七萬餘級封於狼居胥山禱始行臨翰海

而還其後兩遣將出絕塞不見匈奴一人漢威極矣

漢又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西通月氏

大夏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第九合楊信使匈奴

奴無功始築受降城第十合浞野侯沒虜漢遣蘇武

路遺單于第十一合車師將軍廣

利封當第十二合沒虜貳師降

夫刑罰所以防奸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以百姓之
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
三
選集
未洽于教化。朕嘉與士大夫日新厥業。祗而不解其
教天下
何等
用心

令禮官勸學詔

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
洽聞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其議與博士弟子
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

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戶
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生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

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爲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
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爲衆
利侯史記凡數力戰深入之士皆賜驃騎驃騎曰重于大將軍青
遣謁者巡行詔元狩元年

朕聞咎繇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蓋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憐憫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於邪說而造篡弑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耗孤寡鰥獨或匱於衣食其憐閔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口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

吏 運史

皇帝使謁者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寃失職使者以聞縣鄉卽賜無贅聚

封驃騎將軍詔

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菴。討遼。漢涉狐奴。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懾懼者弗取。冀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胡盧王。誅全甲。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益封去病二千戶。

嘉祥去病功詔

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又獻眾
萌威相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僨
驃騎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
離傷十萬之眾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庶幾
無患幸既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
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

益封驃騎詔

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犂粥之士約輕賞絕
大幕涉獲章渠以誅比車者轉擊左大將斬獲旗鼓

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

延

延

歷涉離侯濟弓間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
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
海捷虜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三取
食於敵逆行殊遠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
騎將軍

遣博士循行詔

日者有司以幣輕多姦農傷而未眾又禁兼并之塗
制宜於今廢期有月而山澤之民未論夫仁行而從
善義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與將百姓

所安殊路而橋處吏因乘勢以侵蒸庶邪何紛然其

擾也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問鰥寡廢

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論三老孝弟以為民師舉

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朕嘉賢者樂知其入廣宣

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詳問隱處亡位及寃失

職奸猾為害野荒治苛者舉奏郡國有所以為使者

上丞相御史以聞

遣博士循行詔

仁不異遠義不辭難今京師雖未為豐年山林池澤
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

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

天

延

飢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
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
有振救饑民免其厄者具舉以聞

封周子南君詔

祭地冀州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觀於周室邈而無祀
詢問耆老乃得孽子嘉其封嘉為周子南君以奉周
祀

巡邊詔

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
垂擇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率師焉

遷東越詔 元封元年

東越險阻。反覆為後世患。遷其民於江淮間。遂虛其地。是時浙江東南及福建益空地也

改元詔 元封元年

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非薄。不明於禮樂。故用事入神。遭天地况施。著見景象。居然如有聞。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然後升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為元封元年。神

赦天下免所幸縣租詔 元封五年

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 元 遷史

朕巡荆揚。輯江淮物會。大海氣以合。泰山上入見泉。增修封禪。其赦天下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賜鰥寡孤獨者帛。貧窮者粟。不封禪乃安。如外為帝。則能作事。內多德。外施仁義。義哉。言也。

下州郡求賢詔 元封五年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踞而致于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跡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縣察吏民。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好力量。真做得。

造太初曆詔 元封七年

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

能詹也。蓋聞管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元封七年

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蓋尚矣。書缺。樂弛。朕是謂焉。朕唯未能循明也。綽績日分。率應水德之驗。今日

夏至黃鍾為宮。林鍾為徵。太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復正。變以至子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為太初元年。宏議

定儀禮詔 太初元年

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為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

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 三 遷史

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閎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思治。甚遠。

謹察出入詔 太初二年

今豪傑多遠交。依東方羣盜。其謹察出入者。

伐胡詔 太初四年

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只了得高。帝一未完。

封劉屈氂詔 征和二年

制詔御史。故丞相賀倚舊故。乘高勢而為邪。典美田以利子弟。賓客不顧元元。無益邊穀。貨賂上流。朕恐

之矣。終不自革。乃以邊為援。使內郡自省。作車。又令。畊者。自轉。以困農。煩擾畜者。重馬。傷耗武備。衰滅下吏。妄賦百姓。流亡。又許為詔。書以紆傳。朱安世獄已正于理。其以涿郡太守屈。為左丞相。分丞相長史為兩府。以待天下遠方之選。夫親親任賢。周唐之道也。以澎戶二千二百封左丞相為澎侯。

封卜式詔

朕聞報德以德。報怨以直。今天下不幸。有事郡縣諸侯。未有會繇直道者也。齊相雅行躬耕。隨牧畜蕃輒分昆弟。更造不為利惑。日者北邊有警。上書助官。往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 主 史 年西河歲惡。率齊人入粟。今又首奮。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矣。其賜式賜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權立 一着

封廣川王詔

廣川惠王於朕為兄。朕不忍絕其宗廟。其以惠王孫去疾為廣川王。

封常山王後詔

常山憲王早夭。后妾不和。適孽誣爭陷於不誼。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為真定王。子商三萬戶為泗水王。訓分 家事

封李廣利詔

匈奴為害久矣。今雖徙幕北與旁國謀共要絕大月氏。使遮殺中郎將江。故雁門守。攘色須以西及大宛皆合約殺期門車令中郎將朝及身毒國使隔東西道。貳師將軍廣利征討厥罪。伐勝大宛。頓天之霜。從汧河山涉流沙。通西海山。雪不積。士大夫經度獲王首虜珍怪之物。畢陳於闕。其封廣利為海西侯。食邑八千戶。

封藥大詔

管禹疏九江。決四瀆。開者河溢。臯陸隄跡不息。朕臨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 主 史 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石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

罷田輪臺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間陵侯擊車師。皆危須尉。卑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

彊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成數千人。朕發酒泉驍騎。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斷留甚。衆憂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匈奴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欲以爲使者。威重也。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飢渴失一狼走千里。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出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太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爲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 通史

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關出不禁。時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爲吏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乃知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母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畧。補邊狀與計對。

策賢良制二 元光 年

蓋聞虞舜之時。遊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

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琢。又云。非文公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奸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虜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藉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耻貿亂。賢不肯渾。穀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 通史

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母乃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於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畧。切磔究之以稱朕意。制三曰。文公未極。條貫靡竟。統紀未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補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

報胡建制

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亦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如此。職事天子。何須白虎異同。

答御史制

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為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強君連城即股肱何勤其更議以列侯家之

答荊青翟制

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賜吾丘壽王璽書

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

三 運史

子在朕前之時智畧輻湊以為天下少雙海內竄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縱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風神轉折自呼自吸

賜劉屈氂璽書

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為櫓母接短兵多殺傷士眾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

賜嚴助書

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慮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母以蘇秦縱橫大關係語

報石慶書

問者河水滔陸泛濫十餘郡隄防勤勞弗能墮塞朕甚憂之是故巡方州禮嵩嶽通八神以合宜房濟淮江歷山濱海問百年民所疾苦惟吏多私徵求無已去者便居者擾故為流民法以禁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况神物並見朕力答氣應未能承意是以切比閭里知吏奸邪委任有司然則官贖民愁盜賊公行往年觀明堂赦殊死無禁錮咸自新與更始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君不繩貴長吏而請以典徒四十萬口搖蕩百姓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辜服

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

三 運史

大望焉今君上書言倉庫城郭不充實民多貧盜賊眾請入粟為庶人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動危之而辭位欲安歸難乎君其反室事案件用如此

報李廣書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憚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拍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辜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彌節少安之貌以臨右北平盛秋結奇北

書人
生色

報延年書

延年計議甚深。然河乃大禹之所道也。聖人作事。為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更改。宏大

報車千秋書

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坐燕之禍。流及士大夫。朕日一食者累月。乃何樂之。聽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雖然。五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鞠也。曩者江充先治井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以及敬聲之儔。李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 史記

勅責楊僕書

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匪。有。斬。將。竄。旗。之。實。也。鳥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人以為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為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

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今鄉里是。大期內顧。以道惡為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價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偽于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眾以掩過不。與報車千秋書並讀

元狩末年。帝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下詔。

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

史記

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畝三畝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畝。田以二耜為耨。廣尺深尺。曰畝。長終畝一畝三畝。一夫三百畝。而播種於畝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置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耔。黍稷薿薿。去除艸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而根深。能風與旱。故農歲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畝五頃。用耦犂二十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緡田畝一斛以上。舍者倍之。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

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民或苦少牛以為承皇故平
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犁過秦光以為丞教民知與唐
輓犁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畝少者十三畝以故田多
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墻地課得穀皆多其功
田畝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又教邊郡及居
延城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
力少而得穀多

立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闕為
齊王曰於戲小子闕受茲青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
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 三 選史
爾國家封于東上世為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
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仰君子
意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德不滅乃凶
于而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
之

立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為
燕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玄祀朕承祖考維稽古建
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於戲鞏粥氏虛老獸
心侵犯寇盜加以奸巧邊萌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

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軍
徙域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母配從母乃廢備
非教士不得從徵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
之

立廣陵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為
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
建爾國家封於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
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
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侮好佚毋
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 四 選史
過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
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謹按本始二年宣帝議孝武廟樂詔曰朕以眇身
蒙遺德承聖業奉宗廟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仁
誼厲威武北征匈奴單于遠遁南平氐羌見明
駱兩越東定蕞貉朝鮮廓地斥境立郡縣百餘
服款塞自至珍貢陳於宗廟協音律造樂歌薦上
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開聖緒尊賢
顯功興滅繼絕褒周之後備天地之禮廣道衍之
路上天報况符瑞並應寶鼎出白鹿獲海效鉅魚

神人金見山稱萬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可謂實錄矣

昭帝

勿出田租詔 始元元年

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賑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元年黃鵠下太液池公卿上奇霍光首政如此不學故也

止出馬詔 始元四年

比歲不登民置於食流庸未盡還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

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

聖選史

舉賢良文學詔 始元五年

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栗栗夙興夜寐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傳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

賜韓福詔 元鳳元年

朕聞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行道舍傳舍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長吏以時存問常以歲八月賜羊一頭酒二斛不幸死者賜復衾一祠以中牢

封杜延年燕倉任宮王壽詔 元鳳元年

左將軍安陽侯桀驃騎將軍桑落侯安御史大夫弘羊皆數以邪枉干輔政大將軍不聽而懷怨望與燕王通謀置驛往來相約結燕王遣壽西長孫縱之等路遺長公主丁外人謬者杜延年大將軍長史公孫遣等交通私書共謀令長公主置酒伏兵殺大將軍光徵立燕王為天子大逆亡道故稻田使者燕倉先發覺以告大司農敞敞告諫大夫延年延以問丞相徵事任宮手捕斬桀丞相少人王壽誘將安入府門皆已伏誅吏民得以安封延年倉宮壽皆為列侯

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

聖選史

罷馬口錢詔 元鳳二年

朕聞百姓未贍前年減漕三百萬石頗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其令郡國毋歛今年馬口錢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

免漕收責詔 元鳳三年

邇者民被水災頗置於食朕虛倉廩使使者賑困乏其止四年毋漕三年以前所賑貸非丞相御史所請邊郡受牛者勿收責是年太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樹枯僵自起生以菽粟當賦詔 元鳳六年夫穀賤傷農今三輔太常穀減賤其令以菽粟當今

年賦

減口賦錢詔 元平元年

天下以農桑為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減外縣。耕桑者益衆。而百姓未能家給。朕甚憫焉。其減口賦錢。

賜燕王璽書

管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鄴曹。灌。搆。劔。推鋒。從高皇帝。壅苗。除害。松。祖。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劬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 聖 選史

宣帝

貸貧民詔 本始四年

益聞農者興德之本也。今歲不登。已遣使者賑貸困乏。其令大官損膳省宰。樂府減樂人。使歸就農業。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

本始元年
宣帝已太
平在湖來
有錢諸侯
將與其諸
益聞農者
此大得也

以車船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 漢於成例

復宗室屬籍詔 地節元年

益聞堯親九族。以和萬國。朕蒙遺德。奉承聖業。惟念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若有賢才。收行勸善。其復屬使得自新。

爵王成詔 地節二年

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

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 聖 選史

賜鰥寡孤獨高年詔 地節三年

鰥寡孤獨高年。貧困之民。朕所憐也。前下詔。假公田貸種食。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二千石。嚴教吏謹視。遇毋令失職。

罷車騎等屯兵詔 地節三年

邇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懼焉。有能餒朕過失。及賢良方正。極諫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諱。有司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節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

褒黃霸詔 元康三年

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為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中綱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

有喪者勿繇事詔 地節四年

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絰凶災而吏繇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事謂使役也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漢之恤有喪如此

于首匿父母等勿坐詔 地節四年

奇賞彙編 卷之十四 聖 選史
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家月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于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于大匿妻大父母匿孫舉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前

古為誅首而藏匿罪人

減鹽賈詔 地節四年

朕惟百姓失職不贍遣使者循行郡國問民所疾苦吏或營私煩擾不省厥咎朕甚閔之今年郡國頗被水災已振貸鹽民之食而賈咸貴衆庶重困其減天下鹽賈

釋繫囚詔 地節四年

令甲戌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痠疲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痠死者所坐各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上言口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通行者也謂設刑法以守之

博舉吏民詔 元康元年

朕不明六藝辭于大道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吏民舉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

奇賞彙編 卷之十四 聖 選史

赦天下詔 元康元年

書云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今吏修身奉法未有能稱朕意朕甚閔焉其赦天下與士大夫厲精更始

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元康二年

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分破律條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辜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徭役飾厨傳稱過所具意使客越而遣之

職踰法以取名譽。猶踐薄水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憫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報張安世詔 元康四年

將軍年老被病。朕甚憫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薄朕忘故。非所望也。願將軍強餐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帝族霍氏誅趙蓋韓楊及觀其待安世又

恤尹翁歸後詔 元康四年

詩賞彙編 卷七十四 望 選史
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為右。不異親疎。遠近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早天。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憫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

免朝二年詔 神爵元年

軍旅暴露。轉輸煩勞。其令諸侯王列侯蠻夷王侯君長。當朝二年者。皆毋朝。以軍旅罷歲朝

祀江海詔 神爵元年

今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關焉亡祠。其令祠官以禮為歲事。以四時祠江海雒水。祈為天下豐年焉。

褒朱邑詔 神爵元年

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來修之。餽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憫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賜尹翁歸之後同

益小吏祿詔 神爵二年

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

褒黃霸詔 元康三年

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

詩賞彙編 卷七十四 望 選史

窮獄或八年亡重。舉囚吏民。鄉於教化。與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

郡國等勿行苛政詔 五鳳二年

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候以愆。勿行苛政。漢之苛政者如此

趙公卿大夫詔 五鳳三年

往者何奴數為邊寇百姓被其害朕承至尊永能綏
安何奴虛閭權渠單于請求和親病歟右賢王名者
堂代立骨肉大臣立虛閭權渠單于子為呼韓邪單
于擊殺屠耆堂諸王並自立分為五單于更相攻擊
以者以萬數畜產大耗什八九人民飢餓相燔燒以
求食因大乖亂單于闕氏子孫昆弟及呼遼累單于
名王右伊秩警且渠當戶以下將眾五萬餘人來降
歸義單于稱臣使弟奉珍朝賀正月北遼晏然庫有
兵革之事朕飭躬齊戒郊上帝祠后土神充並見或
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 兇 選史

日食詔 五鳳四年

皇天見異以戒朕躬是朕之不逮吏之不稱也以前
使使者問民所疾苦復遣丞相御史掾一十四人循
行天下舉冤獄察擅為苛禁深刻不改者 鄭昌曉不
若刪定律
其法不為所弄 其法不為所弄

客禮侍單于詔 甘露二年

蓋聞五帝三王禮所不施不及以政今何奴單于稱
北藩臣朝正月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
之位 之位在諸侯王上 本蕭望之議

察計簿詔 黃龍元年

蓋聞上古之法君臣同心舉措曲直各得其所是以
上下和洽海內康平其德弗可及已朕既不明數中
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順民所疾苦將欲配三王之
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禁奸邪為寬大縱釋
有辜為不苛或以酷為賢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
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 辛 選史

豈不謬哉方今天下少事後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
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
設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諸請詔省卒
徒自給者皆止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
毋相亂 魏相奏今年計子弟殺父已妻殺夫者九十二
百二十人○蓋尤健奏以刑餘為周君以法
詩書

吏六百石不得舉廉吏詔 黃龍元年

舉廉吏誠欲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
秩祿上通足以效其賢材自今以來毋得舉

修祀詔 十二年

計虜當何時得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

一月之食。支田十二歲。又亡驚動。河南大開小。開使生他變之憂。

復報趙充國屯田書

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畧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開小。開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父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為一。將軍孰計復奏。充國云。匈奴不可不憂。備鳥恒不可不憂。

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

報趙充國書

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慎兵事。自愛。

元帝

免租賜帛詔 初元元年

關東今年穀不登。民多困乏。其令郡國被災害甚者。毋出租賦。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賜宗室有屬籍者馬一匹。至二駟。三老孝者帛五十。第者力田三匹。鰥寡孤獨二匹。吏民五十戶牛酒。

水災詔 初元元年

聞者陰陽不調。黎民饑寒。無以保治。惟德淺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其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有詔上失其道。繩下公卿大夫好惡不同。或緣奸作邪。侵削細民。元元安所歸命哉。

罷擊珠厓詔 初元三年

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為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飢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

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

報貢禹詔

宗廟之祭。凶年不備。况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

報貢禹詔

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世。華華於民俗之所。寡故親近。生幾參國政。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豈意有所恨。與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既已論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亡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彊飯慎疾。以

自輔

禁妨農詔 建昭五年

方春農桑與百姓戮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民無使後時今不良之吏覆案小罪微召證案與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凶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勅之有詔罷其泉建章宮中今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無從觀國民以奉園陵

改元詔 竟寧元年

匈奴郅支單于背叛禮義既伏其辜序韓邪單于不忘恩德鄉慕禮義復修朝賀之禮願保塞傳之無窮邊垂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為竟寧

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

選史

以張譚為御史大夫詔 竟寧元年

剛強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為御史大夫

議封甘延壽等詔 建昭四年

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道道理朕豈思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勤師衆勞將率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暗便安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詔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闕氏貴人名王以下千

雖踰義于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改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為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境得以安然猶不免於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

條責丞相御史詔 永光元年

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弃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以錯繆至是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旱其憂不細公卿有可以防其未然者救其已然者不各以

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

美

誠對毋有所諱有詔二千石選舉不實是以在位多不任職民田有災害吏不肯除救恤

勅東平王傳相書

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于耆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武勇獲師傳之教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禁於未發之論

使車騎將軍諭單于

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

嘉禮義所以爲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奸邪放縱出爲飛害故明法度以尊衆心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爲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

成帝

詔言詔 建始三年

迺者郡國被水災流殺人民多至十數京師無故訛言大水至吏民驚恐奔走乘城殆苛暴深刻之吏未息元元寃失職者衆遣諫大夫林等循行天下有詔凡事

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

選史

嘉王延世詔

河平元年

東郡河決流漂二州校尉延世隄防三旬立塞其以五年爲河平元年卒治河者著外徭六月惟延世長于計策功費約省用力日寡朕甚嘉之其以延世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

擇博士詔 陽朔二年

古之立大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曰海淵原空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爲下所輕非所以尊

道也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以徵書納栗辱太學果可觀否

賜賑贍貧民者爵詔 永始二年

關東比歲不登吏民以義收食貧民入穀物助縣官振贍者已賜直其百萬以上加賜爵右更欲爲吏補三百石其吏也遷二等五十萬以上賜爵五大夫吏亦遷二等民補郎十萬以上家無出租賦三歲萬錢以上一年有詔數勅有司務行寬大而禁苛暴訖今年可成作治五年不改又云過聽將作大臣萬年言昌陵三年天下虛耗

褒王尊詔

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

選史

東郡河水甚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皇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屨咫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爲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

白虎殿問賢良策

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當世之治何務各以經對

賜王音策

外家何甘樂禍敗而欲自黥則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外家宗族疆上一身寢弱日久

今將一施之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讀報許后書及許后上帝書慎

報許皇后書全書載後

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戾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麥與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皇后其刻心秉德毋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婦道減省羣事謙約如右其孝東宮毋闕朔望推誠永究爰何不減養名顯行以息眾譴垂則列妾使有法焉。皇后深惟毋忽

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 堯 選史

哀帝

封定陶后丁姬詔

春秋母以子貴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未歲前大燒其殿見

平帝詔太后詔書

禁奢踰限詔

制節謹度以防奢淫為政所先百王不易之道也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與民爭利百姓失職重困不足其議限列有司條奏諸王列侯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及公主名田縣道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得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

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六年六十以上十歲以下不在數中賣人皆不得名田馬史除任子令及誹謗抵敗法故宦宮人年三十以上出除之宦奴婢五十以上上免為庶人。益吏三百石以下父母死予寧三年

求賢詔 建平元年

蓋聞聖王之治以得賢為首其與大司馬列侯將軍中二千石州牧守相舉孝弟淳厚能直言通政事延于側陋可親民者各一人是年太后有詔外家王氏田非家望皆以賦貧民可謂仁矣而諸王得世大司馬之授以至莽且移社稷何也

責王嘉詔

帝聖成帝下詔責王嘉大匡政張主威而反失之問者災變不息盜賊眾多兵革之徵或頗著見未聞

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 李 選史

將軍惻然深以為意簡練戎事繕修干戈器用監惡執當督之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請公車是年恭皇門災

賜蕭育策

南郡盜賊羣輩為害朕甚憂之以太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期於為民除害安元元而已亡拘于小文加賜黃金三十斤

傅太后

遣傅喜詔

高武侯喜無功而封。內懷不忠。附下周上與。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圯策。虧損德化。舉惡雖在。敎而不宜奉朝請。其遣就國。

平帝

睦族詔 元始五年

蓋聞帝王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堯睦九族。舜信敘之。朕以皇帝幼年。且統國政。惟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孫。及兄弟吳頃。楚元之後。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雖有王侯之屬。莫能相料。或陷入刑。舉我訓不至之咎也。傳不云乎。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

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

主

選史

仁其爲宗室。自太上皇以來。族親各以世氏。郡國置宗師。以糾之。敎訓焉。二千石選有德義者。以爲宗師。考察不從。敎令有寃失職者。宗師得因郵亭書言。宗伯請以聞。常以歲正月。賜宗師帛各十匹。義和劉歆等四人使治明堂。辟廱。令漢與文王靈臺。周公作洛。同符太僕王憚等八人使行風俗。宣明德化。萬國齊同。皆封爲列侯。徵天下通經古記。天下歷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艸。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敎授者在所爲。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義陵寢神衣。衣在外床上。宵衣外出。不安其位之氣。睦族詔。其有激乎。○是年。祭明堂。宗室子九百餘人。

出後宮詔 元始五年

皇帝仁惠。無不顧哀。每疾一發。氣輒上逆。害於言語。故不及有遺詔。其出媵妾皆歸家。得嫁。如孝文時故事。二年。大旱。蝗。安漢公四輔。三公卿大夫吏民。其田宅者。不滿三十人。勅下民。費不貲。二萬。及被災。內以婚。外以市。交爲上書。頌功德。永。

王太后

遣襲勝邴漢策

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者。艾二人。以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詔之曰。蓋聞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今

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

主

選史

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產同產子一人。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皆羊酒衣衾。皆如韓福故事。所上子男皆除爲郎。賜孔光詔封師丹詔。免董賢冊皆可。見。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七十四終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七十五

東漢天子之文

光武皇帝

告天地羣神

報賓融詔

封卓茂詔

賜馮異書

賜吳漢書 二首

賜岑彭書 二首

與公孫述書 二首

奇賞彙編 卷七十五目

報隗囂手書 三首

賜賓融書 三首

與子陵書

策鄧禹爲大司

封更始爲淮陽王詔

勅鄧禹進兵

封功臣爲列侯詔

封功臣策

詔報朱浮

省刑罰詔

勅馮異征詔

詔寬六百石以下吏罪

賜侯霸璽書

詔省縣減吏職

詔田租三十稅一

詔上書不得言聖

遣寇恂平潁川

勞郭伋

殺奴婢不減舉詔

戒吳漢書

奇賞彙編 卷七十五目

讓劉尚

戒馮異

地震詔

報臧宮詔

班彪上報非匈奴詔

賜周黨帛詔

明帝

即位赦天下

赦非銅鉗詔

詔有司順時氣

詔百寮師尹順時令

封爵桓榮

復元氏縣田租詔

壬寅日食以封事班示百官詔

勸農功詔

申明科禁詔

汴渠成詔

詔實固

日食詔

報桓榮書

奇賞彙編

卷七十五 詔令

三 選史

報邳惲書

章帝

賜郡國行春詔

勅三公詔

尊師傅詔

地震詔

河內詔

與東平王蒼書

報東平王蒼書

賜東平王蒼書

詔報張酺

詔覈實受粟

詔順時令理冤獄

詔論五經同異

詔糾獄吏迫脇亡辜

求賢詔

詔高才生受左氏春秋

賜流民公田詔

詔除禁錮

詔賜鄭均毛義穀

奇賞彙編

卷七十五 詔令

四 選史

罷嚴宜歷學詔

胎養令

詔用安靜之吏

賜三老孝弟力田帛

巡狩赦天下詔

還北單于生口詔

禁十一月以後報囚

詔賜江革粟

詔報表安

詔稟給孤幼

以肥由賦貧民詔

詔報朱暉

勅出朱暉等

和帝

詔求曹相國後

封班超詔

覈實貧民戶口人數

勅張蕃

舉賢良詔

災異求助詔

奇賞彙編

卷七十五目 詔令

五 通史

緣邊歲舉孝廉詔

班刻漏四十八箭詔

報張禹詔

免王侯就國詔

寄苛吏詔

太官不受獻詔

殤帝

出掖庭宮人詔

勅司隸校尉覈實水災

安帝

檢勅外戚賓客詔

詔封二十八將

禁非時供薦新味

恤貧弱詔

詔河南尹豹等

詔高句驪

順帝

增東海王臻食邑詔

封還大珠詔

簡効刺史二千石詔

奇賞彙編

卷七十五目 詔令

六 通史

案行地震諸郡

質帝

寬按驗微舉詔

桓帝

葬朽骨詔

禁郡國賣酒詔

遣居車兒還單于詔

策馮緄

陳蕃太傅詔

靈帝

詔問蔡邕災異

獻帝

賜下第詔

季漢天子之文

昭烈皇帝

上獻帝表

成都即位告文

答孫權書

又答孫權書

答後主書

奇賞彙編

卷七十五

古今

七

選史

後皇帝

賜諸葛亮書

漢皇后之文

明德皇后

報封外戚詔

報章帝書

和熹鄧皇后

賜周馥貴人書

奇賞齋古文奇編卷之七十五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東漢天子之文

光武皇帝

告天地羣神

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顧降命屬秀黎元爲人父母
秀不敢當羣下百辟不謀同辭成曰王莽篡位秀發
憤興兵破王莽王邑於昆陽誅王郎創馬於河北平
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地之心下爲元元所歸識
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爲天子秀脩固辭
奇賞彙編 卷七十五 一 選史
至于再至于三羣下僉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
敬承

報竇融詔

每追念外屬孝景皇帝出自竇氏定王景帝之子朕
之所祖晉魏其一言繼統以正長君少君尊奉師傅
修成淑德施及子孫此皇太后神靈上天佑漢也從
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痛入骨髓呼臣見之
當股慄慄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噴若發矇非
忠孝誠懇孰能如此豈其德薄者所能克堪竊自知
失河西之助族禍將及欲設間離之說亂惑真心轉

相解構以成其奸。又京師百寮不曉國家及將軍本意，多能採取虛偽，謗誕妄談，令忠孝失望。傳言垂實，毀譽之來，皆不徒然，不可不思。今關中盜賊已定，大兵今當悉西將軍，其抗厲威武，以應期會。魏書反叛議之，當不納。雖乃與五部太守、臨馬、上、請師、期帝深嘉美之，乃賜詔以外、藏國及太史公、五宗外、融波詔，即與將兵入金城。

封卓茂詔

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天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奇賞彙編

卷七十五

二 魏史

賜馮異書

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聞吏士精銳，水火不避，購賞之賜，必不令將軍負丹青失斷金也。

賜吳漢書

比勃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毋它者，急引兵還廣都。

賜吳漢書

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畧尚而擊公也。若先

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部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

賜岑彭書

西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心苦不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須為白。

賜岑彭書

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為重而已。

與公孫述書

圖識云：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古之奇賞彙編

卷七十五

三 魏史

邪乃復以掌文為瑞王莽何足郊乎？君非吾亂臣賊子，倉卒昔人皆欲為君事耳。何足數也？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為定計，可以勿憂。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

賜公孫述書

連年詔書比下，開示恩信，勿以來因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昔自詣，則家族完全。若迷惑不喻，委肉虎口，痛哉！奈何？將帥疲倦，吏士思歸，不樂久相屯守。詔書手記，不可數得，朕不食言。

報隗囂手書

慕德樂義思相結納。隔於盜賊。聲聞不敷。將軍操執。款款扶傾。救危南距。公孫之兵。非禦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人。躡躅三輔。今關東寇賊。逞逞屯聚。志務廣遠。多所不暇。未能觀兵成都。與子陽角力。如今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倘肯如言。蒙天之福。即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自今以後。手書相聞。勿用傍人解構之言。

賜隗囂詔

昔樂將軍與韓信書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奇賞豪編。卷七十五。四。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今若束手復還。拘第歸闕庭。若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勿報。

賜隗囂書

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它也。高皇帝云。橫來大者王。小者侯。若遂欲為黔布者。亦自任也。

賜竇融書

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

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王者迭典。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勛卒功業。欲三分。則足連衡合縱。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置殺尉。佗制七國之計。王者有分土。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

賜竇融書

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

賜竇融書

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許賞豪編。卷七十五。五。宜論它事。勿得復言。

與子陵書

古大有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朕何敢臣子陵哉。惟此鴻業。若涉春冰。辟之瘡痍。須杖而行。若綺里不少高皇。奈何子陵少朕也。箕山潁水之風。非朕之所敢望。又聞江南守節。曰。答許由高異。穎之節。惟彼陶唐。無用和之素耳。子陵朕故人也。宜不接一足。其令之。以悉朕意。

策鄧禹為大司徒

制詔前將軍鄧禹。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孔于曰。自吾有回門人。日親斬將破軍。平定山西。

功效尤著。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今遣奉車都尉授印綬。封爲鄼侯。食邑萬戶。敬之哉。

封更始爲淮陽王詔

更始破敗。奔城逃走。妻子裸袒。流冗道路。朕甚愍之。今封更始爲淮陽王。吏人敢有賊害者。罪同大逆。

勅鄧禹進兵

司徒竟也。亡賊桀也。長安吏人。遑遑無所依歸。室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

封功臣爲列侯詔

奇賞彙編

卷七十五

六

選史

人情得足。苦於放縱。快須臾之欲。忘慎罰之義。惟諸將業遠功大。誠欲傳於無窮。室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其顯效未酌。名籍未立者。大鴻臚趣上朕將差而錄之。

封功臣策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戒之。傳爾子孫。長爲漢藩。

詔報朱浮

往年赤眉跋扈。長安吾策其無穀。必東果來。歸降今度。此反虜執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

充。故須後麥耳。

省刑罰詔

項獄多寬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法。

勅馮異征伐

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闘。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史士念自降。勅無爲郡縣所苦。

奇賞彙編

卷七十五

七

選集

詔寬六百石以下吏罪

吏不滿六百石。下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當驗問者。即就驗。女徒。在山歸家。

賜侯霸璽書

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議法邪。將殺身以成仁邪。

詔省縣減吏職

夫張官置吏。所以爲人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

吏負縣國不足置長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

田租三十稅一詔

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詔上書不得言聖。

吾德薄致災。謫見日月。戰一恐懼。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有司各修職任。奉遵法度。惠茲元元。百僚各上封事。無有所諱。其上書者不得言聖。

遣寇恂平潁川

奇賞彙編 卷七十五

八 選集

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知也。

勞郭伋

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君雖精于追捕。而山道險阨。自關當一士耳。深望慎之。

殺奴婢不減罪詔

天地之性。人為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

戒吳漢書

成都十餘萬眾。不可輕也。但堅據度。都待其來攻。勿

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

讓劉尚

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鹿啜羹。二者孰仁。良失將弔人之義也。

戒馮勤

朱浮上不忠於君。下陵轢同列。竟以中傷。至今死生吉凶。未可知。皆不惜哉。人臣放逐受誅。雖復追加賞賜。賻奈不足以償不訾之身。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奇賞彙編 卷七十五 九 選集 為鏡。誠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

地震詔

日者地震南陽。尤甚。夫地者任物至重。靜而不動者也。而今震裂咎在君上。鬼神不順。無惠災殃。將及吏人。朕甚思焉。其令南陽勿輸今年田租。芻橐遺謁者。案行其死罪繫囚。在戊辰以前減死罪一等。徒皆弛解。鉗衣絲絮。賜郡中居人。歷死者棺錢。人三千。其口賦通稅。而廬宅尤破壞者。勿收責。吏人死。或在壞垣毀屋之下。而家羸弱。不能收拾者。其以見錢穀取

備為尋求之

報臧宮詔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者。安。貪人有者。殘。殘賊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後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

奇賞彙編 卷七十五

十 選史

班彪上報北匈奴詔草

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才安國計。議甚高。為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郅支自相讐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故發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還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之眾。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

而侵奪失職。猜疑相皆。數請兵將。歸掃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

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皆照。為臣妾。殊俗百蠻。咸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裴今齋雜繒五百匹。弓韃轡九一矢。四發遣單于。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等。悉空侯。皆敗。願復裁賜奇賞。彙編 卷七十五 十 選史

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為務。等瑟之用。不如良攻利劍。故未以貴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安所欲。遣驛以聞。

賜周黨帛詔

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實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

明帝

卽位赦天下

予末小子。奉承聖業。夙夜震畏。不敢荒寧。先帝受命。中興德侔。帝王協和。萬邦假於上下。懷柔百神。惠於

鰥寡朕承大運繼體守文不知稼穡之艱難思有廢失聖恩遺戒顧重天下以元元爲首公卿百僚將何以輔朕不逮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及流人無名數欲自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癯粟人十斛其施刑及郡國徒在中元元年四月已卯赦前所犯而後捕繫者悉免其刑又邊人遭亂爲內郡人妻在已卯赦前一切遣還悉其所樂中二千石下至黃綬秩贖論者悉皆復秩還贖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放伯若涉淵水而無舟楫大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奇賞彙編 卷七十五 十一 選史

赦比銅鉗詔

昔桓公伐戍而無仁惠故春秋貶曰齊人今國家無德恩不及遠羸弱何辜而當并命夫長平之暴非常者之功咎由大守長史妄加殘戮比銅鉗尚生者所在致醫樂養視令招其種人若欲歸故地者厚遣送

之其小種若束手自詣欲效功者皆除其罪若有逆謀爲吏所捕而獄狀未斷恕以賜有功者

詔有司順時氣

方春戒節人以耕桑其勅有司務順時氣使無煩擾天下亡命殊死以下聽得贖論死罪入縲二十四右趾至髡鉗城旦春十四城旦春至司寇作三匹其未發覺詔書到先自告者半入贖今選舉不實邪佞未去權門請託殘吏放手百姓愁怨情無告訴有司明奏罪名并正舉者又郡縣每因徵發輕爲姦利詭責羸弱先急下貧其務在均平無令枉刻

奇賞彙編 卷七十五

詔百僚師尹順時令

今今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帝禮備法物樂和八音詠社稷舞功德其班時令物郡后事畢升靈臺望元氣吹時律觀物變郡縣諸輔宗室子孫衆郡奉計百蠻貢職烏桓肅肅唐來助祭單于侍子骨都侯亦皆陪位斯因聖祖功德之所至也朕以閭閻奉承大業親執圭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于興撥亂反正以寧天下封太山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弘大道被之八極而胤于無成康之贊羣臣無呂昌之謀盟洗進爵踧踖惟慙素性頑鄙臨事益

懼故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其令天下自殊死已下謀反大逆皆赦除之。百僚師尹其勉修厥職順行時令敬若昊天以綏兆人。

封爵恒榮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頓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祖劄。執爵而前。祝嘏在前。祝嘏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修。萬舞於庭。朕聞德何以克。當易陳員。乘詩制彼已。永念慈哀。無忘厥心。三

奇賞彙編

卷七十五

十四

禮史

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恒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辭其賜榮爵開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

復元氏縣田租詔

豐沛濟陽受命所由加恩報德適其空也。今永平之政百姓怨結而吏人求復令人愧笑。重逆此縣之拳。參其復元氏縣田租更賦六歲勞賜縣掾史及門閭走卒。

壬寅日食以封事班示百官詔

羣僚所言皆朕之過人。寃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

用人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昔應門失守。關雉刺世。飛蓬隨風。微子所歎。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勸農功詔

昔歲五穀登衍。今茲蠶麥善收。其大赦天下。方盛夏長養之時。湯沐宿惡。以報農功。百姓勉務桑梓。以備災害。吏敬厥職。無令怠愒。

申明科禁詔

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為奢靡。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于墳土。伏臘無糟糠。而壯年。兼于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飢寒。絕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又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宜宣下郡國。

汴渠成詔

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加項年以來。雨水不時。汴流東侵。日月益甚。水門故處。皆在河中。汴濟廣溢。莫測圻岸。蕩蕩極望。不知綱紀。今充豫之人。多被水患。乃云縣官不先人急。好與它役。又或以為河流入汴。幽

冀蒙利。故曰左隄。則右隄傷。左右俱廢。則下方陽。宜任水執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公家息壅塞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議者不同。南北異論。朕不知所從。久而不決。今既築隄理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之比。漸就壤墳。故薦嘉玉。絜牲以禮。河神東過。洛汭歎禹之績。今五之土。空反其正色。濱渠下之田賦。與貧人無令豪右得固其利。庶繼世宗。孤子之作。

詔寶固

吏如班超何。故不遺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奇賞彙編 卷七十五 去 魏史

日食詔

朕奉承祖業。亡有善政。日月薄蝕。彗孛見天。水旱不節。稼穡不成。人亡宿儲。下生愁墊。雖夙夜勤思。而智能不逮。咎楚莊亡災。以致恐懼。魯哀禍大。天不降譴。今之動變。儻尚可救。有司劾思厥職。以匡亡德。古者卿士獻詩。百工箴諫。其言事靡有所諱。

報桓榮書

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況以

不才敢承謨命。替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今蒙下列。不敢有辭。願君慎疾加餐。重愛玉體。尊師重博之也。

報鄧暉書

補公家之闕。不累清白之素。斯善美之士也。俗吏苟合阿意。面從進亡。塞塞之志。却亡退思之念。忠之甚久。惟今所言適我念也。生其勉之。

章帝

賜郡國行春詔

奇賞彙編 卷七十五 去 魏史
方春所過。得亡有所伐。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駢馬可輟解。輟解之。

勅三公詔

方春生養。萬物華甲。宜助萌陽。以育物。其令有司。舉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以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相逼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芳。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它異。斯亦殆近之矣。間勅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奸行

賂於下貪吏枉法于上使有辜不論而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尊師傅詔

朕以眇身託于王侯之上統理萬機懼失厥中兢兢業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行太尉事節鄉侯嘉三世在位為國元老司空融典職六年勤勞不忘其以嘉為太傅融為太尉並錄尚書事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奇賞彙編 卷七十五 文 漢史

地震詔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符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亡大小以得人為本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

而當授之政事甚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叨畝不繫閑閑敷奏以言則文章可采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跡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河內詔

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亡他輜重不得輒修橋道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為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飢飲耳所過欲令貧弱有利毋違詔書

奇賞彙編

卷七十五

文 漢史

與東平王蒼書

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管肯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願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

報東平王蒼書

丙寅所上便宜三事親自覽讀反覆數周心開目明曠然發矇問吏人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黨是復慮為非何者災異之降緣政而見今改年之後年飢人流又冬春旱甚所被尤廣雖內用克責而不知所定得王深策快然意解詩不云乎未見君子

我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思惟嘉謀以次奉行冀蒙福應彰報至德

賜東平王蒼及瑯琊王京書

中大夫奉使親聞動靜嘉之何已歲月驚過山陵寢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聞饗衛士於南宮因閱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其物存其人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紛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欲今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其光武皇帝器服中元二年已賦諸國故不復送并遣宛馬一匹血從前膊上小孔中出常聞武帝歌天馬當赤汗今親見其然也頃反虜尚屯將帥在外憂念遑遑未有間寧願王實精神加供養苦言至戒望之如渴

詔報張酺

經云身雖在外乃心不離王室典城臨民益所以報效也好醜必亦上不在遠近今賜裝三十萬其亟之官

詔覈實受粟

方春東作恐人稍受粟往來煩劇或妨耕農其各實

粟今足還到聽過止官亭無准舍宿長吏親躬無使貧弱遺脫小吏豪右得容姦妄詔書既下勿得稽留刺史明加督察尤無狀者

詔順時令理冤獄

比年牛多疾疫墾田減少穀價頗貴人以流亡方春東作室及時務二千石勉勸農桑弘致勞來郡公庶尹各推精誠專急人事罪非殊死須立秋案驗有司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理冤獄五教在寬帝典所美愷悌君子大雅所歎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奇賞彙編 卷七十五

詔諭五經同異

蓋三代導人教學為本漢承秦暴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今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戲

其勉之哉

詔糾獄吏迫脅無辜

孔子曰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今吏多不良擅行喜怒或案不以罪迫脇亡辜致令自殺者一歲之且多於斷獄甚非為人父母之意也有司其議糾舉之

求賢詔

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其先至者各以發憤吐瀉略奪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于左右顧問省納建武詔書又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今外官多曠奇賞彙編 卷七十五 三 選史 並可以補任

詔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

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賜流民公田詔

王者八政以食爲本故古者急耕稼之業致耒耜之勤節用儲蓄以備凶災是以歲雖不登而人無飢色自牛疫已來穀食連少良由吏教水至刺史二千石

不以爲負其令郡國募人無田欲徙它界就肥饒者恣聽之到在所賜給公田爲雇耕傭賃種餽貫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算三年其後欲還本鄉者勿禁

詔除禁錮

父不慈子不祗兄不愛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莫得垂纓仕宦王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諸以前妖惡禁錮者一皆蠲除之以明奔咎之路但不得在宿衛而已

詔賜鄭均毛義穀

奇賞彙編 卷七十五 三 選史 議郎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前在機密以病致仕守善貞固黃髮不忘又前安邑令毛義躬履遜讓比徵辭病淳潔之風東州稱仁書不云乎章厥有常吉哉其賜均義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茲異行

罷嚴宣歷學詔

崇子學審曉律別其族協其聲者審試不得依託父學以聲爲聰聲微妙獨非莫知獨是莫曉以律錯吹能知命十二律不失一方爲能傳崇學耳太史丞弘試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

胎養令

令云人有產子者復勿筭三歲今諸懷姙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筭一歲著以為令

詔用安靜之吏

方春生養萬物孳甲亥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違以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惴惴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陽令劉方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它異

奇賞彙編 卷七十五

唐史

斯亦殆近之矣間勅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奸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為督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賜三老孝弟力田帛

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國家甚休之其賜帛人一匹勉率農功

巡狩赦天下詔

朕巡狩岱宗紫望山川告祠明堂以章先勳其二王

之後先聖之胤東后善衛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百僚從臣宗室眾子嬰荒四裔沙漠之北蔥嶺之西日昃之類跋涉懸度陵踐阻絕駿奔郊時咸來助祭祖宗功德延及朕躬十人空虛多我纂承尊明聖洗享薦慙愧祗懼詩不云乎君子如祉亂庶遘已歷數既從靈耀著明亦欲與士大夫同心自新其大赦天下諸犯臯不當得赦者皆除之復博奉高贏無出今年田租芻藁

還北單于生口詔

奇賞彙編 卷七十五

唐史

昔嚴旄種粥之敵中國其所由來尚矣往者雖有和親之名終亡絲髮之效境圉之人屢要塗炭父戰于前子死于後弱女乘于亭障孤兒號于道路老母寡妻設虛祭飲泣淚想望歸窆于沙漠之表豈不哀哉傳曰江海所以能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少加屈下尚何足病況今與匈奴君臣分定辭順約明貢獻累至豈宜違信自受其曲其勅度遼及領中郎將龐奮倍崔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其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賞如常科

禁十一月以後報囚

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春二微也律十二月

立春不以報因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而無鞠獄斷刑之政朕咨訪儒雅稽之典籍以爲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因

詔齊相賜江革粟

諫議大夫江革前以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衆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志士未嘗不及革縣以見殺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如有不幸祠以中牢

詔報表安

久議沉滯各有所志蓋事以議從策由衆定閭閻衍青賞策編卷七十五美運史衍衍得禮之容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

稟給孤幼

蓋人君者視民如父母有憐恤之憂有忠和之教而創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稟給如律

以肥田賦貧民詔

朕惟巡狩之制以宣啓教考同遐邇解釋怨結也今四國無政不用其良駕言出游欲親知其劇易前祠園陵遂望祀華霍東柴岱宗爲人祈福今將禮常山

遂徂北土歷魏郡經平原升踐隈防詢訪耆老咸曰往者汴門未作深者成淵淺則泥塗追惟先帝勤人之德底績遠圖復禹弘業聖跡滂流至于海表不克堂構朕甚慙焉月令孟春善相丘設土地所宜今肥田尚多未有程關其悉以賦貧民給與糧種務盡地力勿令游手所過縣邑聽半入今年田租以勸農夫之勞

詔報朱暉

補公家之闕不累清白之素斯善美之士也俗吏苟合阿意面從進無寒暑之志卻無還思之念患之甚久惟今所言適我願也生其勉之青賞策編卷七十五美運史衍

勅出朱暉等

國家樂聞駁議黃髮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繫

和帝

詔求曹相國後

高祖功臣蕭曹爲首有傳世不絕之業曹相國後客城後亡嗣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壟循其遠節每有感焉忠義獲寵古今所同可遣使者以中牢祠大鴻臚求近親宜爲嗣者須景風紹封以章厥功

封班超詔

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冠盜河西永平之末城門盡閉
先帝深愍邊萌嬰罹寇害乃命將帥擊石地破白山
臨捕類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懼響應遂開西域置都
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沒都
護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兵役之興故使軍
馬班超安集于真以西超遂踰蔥嶺迄縣度出入
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緩其人不動中國
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調宿
耻以報將士之讐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睹爲
善之利也其封超爲定遠侯邑千戶

奇賞彙編

卷七十五

天

選史

覈實貧民戶口人數

去年秋麥入少恐民食不足其上尤貧不能自給者
戶口人數往者郡國上貧民以衣履釜鬻爲貴而豪
右得其饒利詔書實覈欲以益之而長吏不能躬親
反更徵召會聚令失農作愁擾百姓若復有犯者二
千石先坐

勅張蕃

陰陽不和萬人失所朝廷望公思惟得失與國同心
而託病自潔求去重任誰當與吾同受責者非有望
於斷金也司徒固疾司空年老公其偃優勿露所勅

舉賢良詔

朕以眇末奉承鴻烈陰陽不和水旱違度濟河之域
凶饑流亡而未獲忠言至謀所以匡救之策寤寐永
歎用思孔疚惟官人不得於上黎民不安於下有司
不念寬和而競爲苛刻覆案不急以妨民事甚非所
以上當天心下濟元元也思得忠良之士以輔朕之
不逮其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內郡守相舉賢良
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昭廉允披幽隱遺詣
公車朕將悉聽焉

災異求助詔

奇賞彙編

卷七十五

天

選史

蝗蟲之異殆不虛生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而言事者
專咎自下非助我者也朕寤寐惻矜思災變累昔是
嚴無災而思成王出郊而反厥何以匡朕不逮以塞
災變百僚師尹勉修厥職刺史二千石詳刑辟理冤
虐恤鰥寡矜孤獨思惟致災興蝗之咎

緣邊歲舉孝廉詔

幽并涼州戶口率少邊役衆劇東修良吏進仕路狹
撫接夷狄以人爲本其令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
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舉
一人

班刻漏四十八箭詔

告司徒司空。漏所以節時分。定昏明。皆明長短。起于日。去極遠近。日道周。不可計率分。當據儀度。下參晷景。今官漏以計率分昏明。九日增減一刻。違失其實。至爲疏數。以耦法太史待詔霍融。上言不與天相應。太常史官運儀下水官漏失天者。至三刻以晷景爲刻。少所違失。密近有驗。今下晷景漏刻四十八箭。立成斧官府當用者。計吏到班。予四十八箭。

詔報張禹

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會得君奏。臨漢回輿而旋。

奇賞彙編

卷七十五

三 通史

免王侯就國詔

甲子之異。責由一人。諸王幼稚。早離顧復。弱冠相育。常有蓼莪凱風之哀。選懦之恩。知非國典。且復須留。

察苛吏詔

今秋稼方穗。而旱雲雨不霑。凝吏行慘刻。不宜恩澤。妄拘無罪。幽閉良善。所致。其一切囚徒。於法疑者。勿決。以奉秋令。方察煩苛之吏。顯明其罰。

太官不受獻詔

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勅太官勿復受獻。

傷帝

出掖庭宮人詔

朕以無德。佐助統政。夙夜經營。懼失厥衷。思惟治道。由近及遠。先內後外。自建武之初。以至于今。八十餘年。宮人歲增。房御彌廣。又宗室坐事沒入者。猶記名公族。甚可愍焉。今悉免遣。及掖庭宮人。皆爲庶民。以抒幽隔。鬱滯之情。諸官府郡國王侯家奴婢。姓劉及疲癯羸老者。皆上其名。務令實悉。

勅司隸校尉部刺史覈實水災

天降災戾。應政而至。間者郡國或有水災。妨害秋稼。朝廷惟咎憂惶。悼懼而郡國欲獲豐穰。虛飾之舉。遂覆蔽災害。多張墾田。不揣流亡。競增戶口。掩匿盜賊。令奸惡亡懲。署用非次。選舉乖安。貪苛慘毒。延及平民。刺史垂頭塞耳。阿私下比。不畏于天。不愧于人。假貸之恩。不可數恃。自今以後。將糾其罰。二千石長吏。其各實覈所傷害。爲除田租。芻橐。

奇賞彙編

卷七十五

三 通史

安帝

檢勅外戚賓客詔

每覽前代。外戚賓客。假借威權。輕薄詭譎。至有濁亂奉公。爲人患苦。各在執法。怠懈不輒行其罰。故也。今

車騎將軍鷹等雖懷敬順之志而宗門廣大姻戚不少賓客奸猾多干禁憲其明加檢勅勿相容護

詔封二十八將

夫仁不遺親義不忘勞典滅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昔我光武受命中興恢弘聖緒橫被四表昭假上下光耀萬世社祚流衍垂于罔極予末小子夙夜永思追惟勛烈披圖案籍建武元公二十八將佐命虎臣識記有徵蓋蕭曹紹封傳繼于今況此未遠而或至乏祀朕甚愍之其條二十八將無嗣絕世若犯罪奪國其子孫應當統後者分別署狀上將及景風章叙舊德顯茲遺功焉

奇賞彙編 卷七十五

重 選史

禁非時供薦新味

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饗養強執或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天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傳曰非其時不食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于順時乃上

恤貧弱詔

夫政先京師後諸夏月令仲春養幼小存諸孤季春賜貧窮賑之絕省婦使表貞女所以順陽氣崇生長也其賜人尤貧困孤弱單獨殺人三斛貞婦有節義十斛甄表門閭旌顯厥行

詔河南尹豹等

吾所以引納郡子置之學官者實以方今承百王之敝時俗淺薄巧偽滋生五經衰缺不有化導將遂陵遲故欲褒崇聖道以匡失俗傳不云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飯乘堅驅良而面墻術學不識藏否斯故禍敗所從來也永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學所以矯俗厲薄反之忠孝先公既以武功書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子孫故能束脩不觸羅網誠令鬼曹上逋祖考休烈下念詔書本意則足矣其勉之哉

奇賞彙編 卷七十五

重 選史

詔高句驪

遂成等桀逆亡狀當軒斷並醢以示百姓幸會赦令乞舉請降鮮卑滅貊連年寇抄驅略小民動以千數而裁送數十百人非向化之心也自今已後不與縣官戰鬪而自以親附送生口者皆并贖直雜人四十匹小口半之

順帝

增東海王臻食邑詔

東海王臻以近蕃之尊少襲王爵膺受多福未知艱難而能克已率禮孝敬自然事親盡愛送終竭哀降

儀從事寢苦三年和睦兄弟恤養孤弱至孝純備仁義兼弘朕甚嘉焉夫勸善厲俗爲國所先曩者東平孝王敞兄弟行孝喪母如禮有增戶之封詩云永世克孝念茲皇祖今增臻封五千戶儉五百戶

封還大珠詔

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太官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守善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還之

簡核刺史二千石詔

間者以來吏政不勤故災咎屢臻盜賊多有退省所奇賞彙編

卷七十五

書

由皆以選舉不實官非其人是以天心未得人情多怨書歌股肱詩刺三事今刺史二千石之選歸任三司其簡序先後精覈高下歲月之次文武之室務存厥衷

案行地震諸郡

隴西漢陽張掖北地武威武都自去年九月已來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壞敗城寺殺害民庶夷狄叛逆賦役重數內外怨曠惟咎歎息其遣光祿大夫案行宣暢恩澤惠此下民勿爲煩擾

質帝

寬案驗微罪詔

昔堯命四子以欽天道鴻範九疇休咎有象夫瑞以和降異因逆感禁微應大前聖所重頃者州郡輕慢憲防競逞殘暴造設科條陷入無罪或以喜怒驅逐長吏恩阿所私罰枉仇隙至令守闕訴訟前後不絕送故迎新人離其害怨氣傷和以致災眚書云明德慎罰方春東作育微敬始其勅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以崇在寬

恒帝

葬朽骨詔

奇賞彙編

卷七十五

書

選史

朕臨政失中災眚連仍三光不明陰陽錯序監寐寤歎疾如疾首今京師廩舍死者相枕郡縣阡陌處處有之甚違周文掩骼之義其有家屬而貧無以葬者給直人三千喪主布三四疋若亡親屬可以官賜地葬之表識姓名爲之祠祭又喪在作部疾病致斃樂死亡厚埋之如有不能自振及流移者粟穀如科州郡檢發以崇恩施以康我民

禁郡國賣酒詔

朝政失中雲漢作旱川霪涌水蝗蟲孽蔓殘我百姓太陽虧光飢饉荐臻其不被害郡縣當爲飢餓者儲

天下一家趣不糜爛則為國寶其禁郡縣不得賣酒祠祀裁足

遣居車兒還單于詔

春秋大居正。居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單于。

策馮緄

蠻夷猾夏久不討攝各焚都城。陷諸官人州郡將吏死職之臣相逐奔竄。曾不反顧。可愧言也。將軍素有威猛。是以擢授六師。前代陳湯馮傳之徒。以寡擊衆。郅支夜郎樓蘭之戎。頭懸都街。衛霍北征。功列金石。奇賞彙編 卷七十五 美 選

陳蕃太傅詔

夫民生樹君。使司牧之。必須良佐。以固王業。前太尉陳蕃忠清直亮。其以蕃為太傅錄尚書事。

靈帝

詔問蔡邕災異

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患。每訪羣

公卿士庶。聞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盡心。以邕經學深奧。故密特稽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其對經術。以臯囊封上。

獻帝

賜下第詔

孔子歎學之不講。不講則所職日忘。今耆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營求糧資。不得專業。結童入學。白首空歸。長委農野。永絕榮望。朕甚閔焉。其依科罷者。聽為太子舍人。獻帝紀曰。時長安中。諸曰。頭白時。然食不飽。即舍是布衣。被服玄黃。奇賞彙編 卷七十五 美 選

季漢天子之文

昭烈皇帝

上獻帝表

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奏辭於外。不能掃除寇難。匡靖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疾如疾首。翼者董卓造為亂階。自是之後。羣兇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靈。人臣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殲。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等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

漢書卷之五十五
功臣列傳第五十五

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殺戮。皇子鴆害。雖糾合同盟志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効。常恐殞沒。孤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今臣羣寮以為在管。虞書敘九族。庶明勵翼。五帝損益。此道不廢。周建二代。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卒新諸呂。漢業以以安。太宗今操惡直。醜正定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効。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辜謗羣寮。奇賞彙編 卷七十五 遷史

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冠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誠臣憂責碎首之召。若應越過。變以寧靖。聖朝雖星也。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應常宜。以防後悔。輒順衆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怖累思。如臨于谷。盡力輸誠。獎勵六師。卒齊羣議。應天順時。以寧社稷。謹拜章。

成都卽位告文

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上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興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

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為社稷隳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冀行天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墜于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于天神。惟神饗祚于漢家。永綏四海。

答孫權書

先主

備與璋託為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左奇賞彙編 卷七十五 遷史

右備獨竦懼。非所敢問。乞加寬貸。若不獲請。備當散髮歸於山林。

答孫權書

益州民富彊。上地險阻。劉璋雖弱。足以自守。今暴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事也。識者見操失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志。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何肯守此坐須老乎。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備樞於操。使敵承其隙。非長計也。

遺後主勅

昭烈皇帝

初疾但下痢耳。後轉雜它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
天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為念。勉之
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為之。惟賢惟德
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讀漢書禮記。閒暇歷
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

後皇帝

賜諸葛亮書

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
聽順所守。前年耀師。賊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
奇賞彙編 卷七十五 四十 選史
降集氏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勛顯然。方今天下
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
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

漢皇后之文

明德馬皇后

報封外戚詔

有舊典。舅氏一人封也。吾非謙而不為。誠昧所可耳。
今水旱連年。民流滿道。至有餓殍者。而欲施封爵上
行之為失政。臣受之為喪軀。不可明矣。先帝嘗言諸
王財令半楚淮陽。吾子不當與光。武帝子等。今何以
馬氏比陰氏乎。且陰衛尉天下稱之。省中御者。出不
及履而至門。此遽伯玉之敬也。又有好賢下士。吐握
之名。新陽侯雖剛強微失理。然有方略。據地談論。一
奇賞彙編 卷七十五 聖 選史
朝無雙。原鹿貞侯勇猛誠信。此三人者。天下選臣。豈
可及哉。馬氏不及陰氏遠矣。吾不才。夙夜累息。常恐
虧先后之法。有毛髮之舉。吾不釋也。言之不舍。晝夜
而新婦犯之不止。治喪起墳。又不時覺。是吾言之不
立。耳目之塞也。吾萬乘主。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
旁人。無香薰之飾。但布帛耳。如是者。欲以身率服衆
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刻。但發笑言。太后素好
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吾亦
不譴怒之。但絕其歲用。冀以默愧其心。而猶驚息。無
憂國忘家者。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

報章帝書

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不足而必當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智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淨。然後行之。至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

和熹鄧皇后

奇賞彙編

卷七十五

賜周馥貴人書

朕與貴人託配後庭。共歡等列。十有餘年。不獲福祐。先帝蚤棄天下。孤心焚焚。靡所瞻仰。夙夜永懷。感愴發中。今當以舊典分歸後園。慘結增歎。燕燕之詩。曷能喻焉。其賜貴人玉青蓋車采飾。輅馬各一駟。黃金三十斤。雜帛三千匹。白越四千端。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七十五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七十六

西漢應制之文

答武帝冊書

公孫弘

化民有道對

東方朔

劇武帝對

東方朔

劇羣臣對

東方朔

伯夷叔齊對

東方朔

言世務書

嚴安

考功課吏對

京房

賢良策

申屠剛

奇賞彙編

卷七十六

應制詩舉

選史

西漢薦舉之文

薦陳平

魏无知

請廣賢才議

公孫弘

有司不舉孝廉議

公孫弘

自請治盜賊疏

張敞

請尊張安世封事

魏相

請選用諫臣疏

蕭望之

使人上書

劉更生

請建三公官奏

何武

錄功臣後奏

杜業

上初陵封事 陳湯

薦馮野王封事 蕭育

薦辛慶忌封事 何武

論傳喜書 何武

復置御史大夫奏 朱博

舉尚書令成公敞奏 孔光

西漢郡守相之文

請勅長吏奏 張敞

豫章太守廖奏

告安定屬縣教 王尊

奇賞彙編 卷七十六目 守相

勅掾功曹教 王尊

上成帝疏 薛宣

與楊湛書 薛宣

移檄陽令謝游書 薛宣

勞勉薛恭尹賞書 薛宣

移池陽令書 薛宣

下賊曹掾張扶教 薛宣

移郡長吏書 陳成

請復刺史奏 朱博

薦公孫光等疏 王嘉

目錄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七十六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西漢應制之文

答武帝冊書

公孫弘

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牛馬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臣聳採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昔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 帝問

周公之治弘之材能

自視孰與周公賢

奇賞彙編 卷七十六

選史

化民有道對

東方朔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章帶劍亮蒲為席兵木屐衣縵文書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華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園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繡罽宮人簪璫珥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鼓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

而欲使民獨不吝修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
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燭之于四通之衢却走馬示
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
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劇武帝對

東方朔

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論當世臣伏觀陛下
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
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召為丞相
孔丘為御史大夫太公為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并
嚴子為衛尉臯陶為大理后稷為司農伊尹為少府

奇賞彙編

卷七十六

二 選史

子贛使外國顏閭為博士子夏為太常益為右扶風
李路為執金吾契為鴻臚龍逢為宗正伯夷為京兆
管仲為馮翊魯般為將作仲山甫為光祿申伯為太
僕延陵季子為水衡百里奚為典屬國柳下惠為大
長秋史魚為司直遽伯玉為太傅孔父為詹事孫叔
敖為諸侯相子產為郡守王慶忌為期門夏育為典
官釋為旋頭宋萬為式道候

劇羣臣對

東方朔

臣觀其齒牙樹頰吐屑吻擢項願結股脚連脰
尻遺蛇其迹行步偃族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

伯夷叔齊對

東方朔

臣聞賢者居世與之推移不凝滯於物彼何不升其
堂飲其漿泛泛如水中之鳧與波俱遊天子穀下可
以隱居何自苦于首陽上喟然

言世務書

嚴安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
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始治之至
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
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
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

奇賞彙編

卷七十六

三 選史

也侈而亡節則不可勝民雖本而微末矣末不可徒
得故縉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
不知媿故奸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
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
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亡已犯法者
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
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
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膏神州木暢
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聳周
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措四十餘年

奇賞彙編

卷七十六

四 選史

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五伯者
 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
 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
 張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
 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運衡馳車
 轂擊介冑生機蟲民公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
 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
 兵鑄以爲鐘鼎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于戰國逢
 明天子人人日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歛省
 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倭巧變風易俗化於
 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修其故俗爲智
 巧權利者進爲厚忠正者退法嚴政峻調諛者衆日
 聞其美意廣心軌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
 攻胡辟地進境戍于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
 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
 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
 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昔秦禍非構於胡
 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
 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于道樹死者相望
 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

奇賞彙編

卷七十六

五 選史

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鄧周市舉魏韓廣舉
 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
 之後非長官之吏也尺寸之執起閭巷杖棘矜應
 晉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議長地進于平
 伯王肯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
 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
 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羗焚略歲州建城邑深入何
 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
 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
 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于匈
 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
 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劍矯箭
 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昔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
 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
 十形束壤制旁脅諸侯非官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
 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
 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
 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
 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
 論東西漢人亦
 尚論漢可與也

考功課吏對

京房

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

賢良策

申屠剛

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恚怒奸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告王者。欲今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懼然自刻者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議論。舉之重者。乃至腰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乖建進善之奇賞彙編。

奇賞彙編

卷七十六

太選史

旌廉敢諫之誠。開四方之路。明四目之義也。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舊臣新唯。仁是親。勳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夫子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少。始免襁褓。卽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疎相錯。杜塞間隙。誠窮僻。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為人後者。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執不嫌。是以人臣賢愚。莫不怨奸臣賊子。以之爲便。不諱之變。誠難其處。今之

之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七

七選史

軍且以萬數。軍行衆止。竊號自立。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至乃訛言。積弩入宮。宿衛驚恐。自漢興以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奸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大罰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業。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內和親戚。外絕邪謀。

西漢薦舉之文

薦陳平

標無知

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于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成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疑乎

請廣賢才議

公孫弘

弘賢良方正
弘後進
情猶必見
於上
術之六常
主人主處

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

奇賞彙編

卷七十六

八 選史

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益于

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

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聳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

有司不舉孝廉罪議

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壹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矣夫附下附上者效附上罔下者刑與

奇賞彙編

卷七十六

九 選史

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

自請治盜賊書

張敞

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于親進宦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于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于政事晝夜不捨晝夜羣臣

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
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宅課諸事亦略如
此臣敝思驚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逐樂而忘
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望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
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募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
綱紀奸軌不禁臣敢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
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
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

請尊張安世封事

魏相

聖王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僚是以朝廷
奇賞彙編 卷七十六 十 選史

傳國家遺
臣漢書
有附錄如
此者
聖王封
曰編政
臣等不
能十有三
年咸以
聖封為
不侯

尊榮天下鄉風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失
大將軍空宣章盛德以示天下顯明功臣以填藩國
毋空大位以塞爭權所以安社稷絕未萌也車騎將
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
夙夜不忘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
宜尊其位以為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
憂念天下思維得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以為光祿
勳領宿衛臣

請選用諫臣疏

蕭望之

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

所謂憂其未而忘其本者也朝臣爭臣則不知過國
以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臣知新通於
幾微謀慮之士以為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
國家納諫愛政臣有闕遺若此不急成康之道其庶
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

使人上事

劉更生

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臣私欲致大治忤
於貴戚尚書今道路人聞聖之等復進以為且復見
毀謗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宐復用是大不然臣聞春
秋地震為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為三獨夫動亦已明
奇賞彙編 卷七十六 十一 選史

矣且往者高皇帝時李布有辜王於夷滅後赦以為
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為各臣孝武帝時見寬有重
舉繁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
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寬復用之
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
坐私為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
不誅復為太中大夫廖西相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
與常有詔問仲舒為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
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為庶人宣帝復用
勝至長信少府人主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

群臣多此比類難一二記有過之臣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動殆為恭等臣愚以為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

請建三公官奏

何武

古者民樸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奇賞彙編 卷七十六 士 選史 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受政以考功效

錄功臣後奏

杜業

晉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壽后饗共已之治湯法三聖殷氏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賀是以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至於不及下車德念深矣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羣后之勤知其恩結于民心功光于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賞愛敬飭盡命賜備厚大孝之隆於是為至及其役也世主歎其功亡民而不思所

息之樹且猶不伐况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豈以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功臣亦皆剗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以顯其竟賞亦不細矣有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或絕失姓或乏無主朽骨孤于墓苗裔流于道生為懸絲歟為轉尸以往况今甚可悲傷聖朝憐閔詔求其後四方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亡則厚德掩息遼東布章非所以視化勸後也三人為衆雖難盡繼宜從尤功

上初陵封事

陳湯

奇賞彙編 卷七十六

士 選史

初陵京師之地最為肥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益衆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可徙初陵以彊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為天下先

薦馮野王封事

蕭育

野王行能高妙內足與圖身外足以慮化竊惜野王懷國之寶而不得陪朝廷與朝者並野王前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國家樂進賢也

薦辛慶忌封事

何武

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

立朝折衝厥難勝於此形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豫設則以應卒士不素厲則難使故敵是以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奸軌不得萌動而破滅誠萬世之長冊也光祿勳慶忌行義修正柔毅敦厚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虜外夷莫不聞乃者大異並見未有其應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慶忌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

論傳喜書

何武

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奇賞策編

卷七十六

西選史

遺歸衆庶失望皆曰傳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為難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眾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皆立于朝陛下之光輝傳氏之廢興也

出入三年未有耶然臣朕不逮而本朝大臣遂其如奸心皆由君焉

復置御史大夫奏

朱博

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錄時務高皇帝以聖德受命

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更為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佑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為百僚率

舉尚書令成公敞奏

孔光

臣以朽材前比歷位典大職卒以尺寸之效幸免罪誅全保首領今復援擢備內朝臣與聞政事臣光智謀淺短大馬齒載誠恐一旦顛仆以報稱竊見國家故事尚書以久次轉選非有蹕絕之能不相踰越尚書僕射敞公正勤職通敏于事可尚書令謹封上西漢郡守相之文

奇賞策編

卷七十六

主選史

請勅長吏奏

張敞

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縣上計長吏守丞為民典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婦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為條教者在後叩

前漢書卷七十六
及後漢書卷七十六
向如此

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為之也長吏守丞對
時臣敵舍有鵲雀飛上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
數百人邊吏多知鵲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國議
上奏曰臣聞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
雀後知從臣敵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
知略微信奇怪也昔汲黯為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
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
蚤曰與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上聞
黯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
臣敵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
奇賞彙編 卷七十六 吏 選史

豫章太守廖泰

舜封象於有鼻不為置後以為暴亂之人不宜為
太祖海昏侯賀成上當為後者子充國充國亦復上
弟奉親奉親復成是天絕之也陛下聖仁於賀甚厚
雖舜於象以加也宜以禮絕賀以奉天意願下有
司議
告安定屬縣教 王 尊
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為民父母抑強扶弱宣恩廣澤
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
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為治明慎所職毋以身
試法 元平元年詔曰大辟之刑千有餘條於以罪元
元之民天絕以辜豈不哀哉宣恩廣澤以是為
奇賞彙編 卷七十六 吏 選史
勅豫功曹教 王 尊
各○自○底○屬○助○太○守○為○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
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關○內○不○理○以○整○
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為○上○母○以○富○賢○人○
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
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
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
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
獄○矣○

上成帝疏

薛宣

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昃之勞而臣伏思其一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解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說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于嘉賓之懼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和氣不興未必奇賞彙編 卷七十六 太 選史

與楊湛書

薛宣

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爲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肩于後自以其事復封還記得爲君分明之

移檄陽令謝游書

薛宣

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賣買聽任官吏賈數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道吏考按恐負舉者耻辱儒士故使操平鐫令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今詳思之方調守勞勉薛恭尹賞書 薛宣

移池陽令書

薛宣

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願勉所職卒功業 奇賞彙編 卷七十六 九 選史

下賊曹掾張扶教

薛宣

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里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鄉里一笑相樂斯亦可矣

移郡長吏書

陳咸

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 請復刺史奏 朱博

漢家至德溥大宇內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與州督察罷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爲守相其有異才功効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準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奸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

薦公孫光等疏

王嘉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爲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奇賞彙編 卷七十六 二 選史

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于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于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爲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爲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爲京兆尹有舉當免黜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冤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爲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于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

漢書卷之九

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蘓令等縱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縱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于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奇賞彙編 卷七十六 三 選史

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成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惟陛下留神于擇賢記善忌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才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空可濶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皆見大夫亡可使者召蓋座令尹逢拜爲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事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

卷終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七十七

西漢彈駁之文

論畫夫 張釋之

抑絳侯 表盎

規文帝 表盎

劾鼂錯 青翟

上邪吏疏 公孫臣

欲為中郎 汲黯

諫太一神馬歌 汲黯

諫妄誅 汲黯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七 彈駁

責張湯 汲黯

使李息論張湯 汲黯

譖魏其 田蚡

諫獵書 司馬相如

上霍氏封事 魏相

言霍氏封事 張敞

駁耿壽昌奏 蕭望之

謝上書 諸葛豐

治楊興賈捐之奏 石顯

諫獵書 薛廣德

言風俗書 貢禹

極諫外家封事 劉向

劾丞相匡衡奏 王尊

計行考功事 京房

諫專寵書 譙玄

諫徵行疏 谷永

論王氏書 梅福

劾趙昭儀奏 解光

劾王根王況奏 解光

言王氏封事 楊宣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七 彈駁

言王氏書 杜業

劾薛況奏 鄭眾

移讓太常博士書 劉歆

詆公卿大臣奏 息夫躬

請收武庫兵奏 毋將隆

諫哀帝書 鮑宣

論董賢書 鮑宣

上董賢封事 王嘉

論董賢封事 王嘉

請王莽歸漢神器書 邴卬

効陳遵奏陳崇

西漢乞休之文

乞骸骨書石慶

乞骸骨書彭宣

避位上書馬宮

西漢理財之文

論貴粟書晁錯

入粟免租奏韓錯

矯詔發倉還報奏汲黯

條國家便宜奏魏相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七目

乞休理財三

選史

言錢幣書貢禹

言賦筭書貢禹

言井田議師丹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七十七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西漢彈駁之文

論齊夫

張釋之

因趙遷一
參天而遠
計亡秦之
失矣知大

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
豈數此齊夫謀謀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
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
寔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
下以齊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
口辯而亡其寔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七 選史

抑絳侯

袁盎

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亡與
亡方呂后嘗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皆
絳侯爲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誅諸
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
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弗取也

規文帝

袁盎

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王不
乘危而徵幸今陛下騁六驂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

西漢文以
開而

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

劾鼂錯奏

青 龍

吳王反逆亡道欲危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大

夫錯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群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

出臨兵使錯居守徐僮之旁吳所謂下者可以予吳

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

亡臣子禮大逆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

長皆棄市臣請論如法

邪吏疏

公孫弘

陛下有先聖之位而亡先聖之民有先聖之民而亡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七

二 選史

先聖之吏是以執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

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

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

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變三年而化

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

欲為中郎

汲 黯

臣目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

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

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

諫太乙神馬歌

汲 黯

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
詩以為歌協于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

說丞相公孫弘曰
黠詐誹謗聖制當族

責張湯

汲 黯

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

邪心安國富民使國圖空虛二者亡一焉非苦就行

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公以此亡

種矣又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

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妄誅

汲 黯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七

三 選史

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與兵誅之死傷者不

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

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囚之以謝

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誣邪率數萬之眾

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

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闢出財物於邊關

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

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底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

竊為陛下不取也

汲 黯

使李息論張湯

此後之事
如此

黜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與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王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蚤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

諧魏其

武安

此後之事
如此

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腴而心謫不仰視天而俯視地辟倪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為

諫獵書

司馬相如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與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

霍氏封事

魏相

昔有銜橛之變而况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禍也不亦難矣夫輕重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

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歸冢宰今光死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七

五 選史

子復為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胥據權執在兵官先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寢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

言賀氏封事

張敞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鳴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顯魯故仲尼作春秋述盛衰譏世卿最甚乃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

此後之事
如此

於掌握方其隆。普威動天地。使迫陰陽。月曉日蝕。晝
冥宵炎。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祿祥變怪。不
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廷宜有
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聞貴輔
臣顓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
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
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爭。而
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
氏世世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
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
奇賞彙編 卷七七 六 選史
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
危。非完計也。臣敢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
路。臣孫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
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
得通。况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唯陛下省察
駁耿壽昌奏 蕭望之
故御史屬徐官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
老皆言武帝昔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
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
羅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動眾之

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習于商功分祿之事。其
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
謝上書 諸葛豐
臣豐駭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
臣能否。拜為司隸。校尉。未有以自效。復秩臣為允祿
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
卒填溝渠。亡以報厚德。使議論士譏臣。亡補長獲素
餐之名。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告而斷。奸臣之首
懸於都市。編書其辜。使四方明知為惡之罰。然後却
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
奇賞彙編 卷七七 七 選史
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
苟合取容。阿黨相為。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
濁濁之氣。上感于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同之。此臣
下不忠之效也。臣誠耻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
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為君也。今陛
下天覆地載。物亡不容。使尚書令堯賜臣豐書曰。夫
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顓之也。勉處中和
順經術。意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
願賜清宴。唯陛下裁幸。永光元年。免豐詔不內省。諸
事無證之詞。暴揚難驗之
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

治楊典買捐之奏

石顯

典捐之懷詐僞以上語相風更相薦譽欲得大位漏洩省中語聞上不道書曰說說珍行震驚朕師王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請論如法指之若楊典比於曾冠軍尹翁歸等甚可憐耶宜受此彈

諫獵書

薛廣德

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

言風俗書

貢禹

奇賞彙編 卷七 八 通史
孝文皇帝崇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胥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鼻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開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者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錢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奸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誑而

善書者尊於朝諄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

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

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

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

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奸而得吏者為壯士

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

然者皆以犯法得贖舉求士不得與賢相守崇財利

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

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

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實廉而天下

奇賞彙編 卷七 九 通史

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四海

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況乎以漢地

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

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

於決流抑滲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為治者甚眾

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

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

之治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調佞放

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僞薄之

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則

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

諫外家封事

劉向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寧。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杵臼孫林父寧殖出其君。弑其君。劉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詩賞黃編卷七十七。十選史。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其家。凶于其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執。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間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

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

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帷內。魚鱗左右。大將軍未

事用權。五侯七貴。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

寄治身私。而託公使。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

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

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說者。助之說。執政者

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

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惡其與已分

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

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唇互。歷

奇賞黃編卷七十七。十選史。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

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

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徵象。孝昭帝嘗冠石立於泰

山。什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

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椽。垂地中。雖

立石起柳。亡以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

氏亦且不能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

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戚。降為

卑隸。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

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

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母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奇賞彙編

卷七十七

主選史

幸甚。悔禍。昔方今見布衣乃竟國家之隙。見間而起。大郡求黨與。索賄和而人逆。臣之意此皆。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臣欲與上爭。臣也。又曰。有反畔之辜。而決及家。又曰。漢興以來。社稷三危。臣親親之道。全之在此。

劾丞相匡衡等奏

王尊

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畧、一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執大作威福、縱恣不制、亡所忌忌、為海內患。害不以肯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

此公同知

顯不自陳不忠之舉、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為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項衡知行臨百官共職、萬眾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為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怒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七

主選史

計行考功事

京房

中書令石顯尚書令五六君相與合同巧佞之人也。事縣官十餘年、又丞相韋侯皆久亡補於民、可謂亡功矣。此尤不欲行考功者也。淮陽王即朝見勸上行考功事、善不然。但言丞相中書令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以御史大夫鄭弘代之。遷中書令置他官以鈎盾令徐立代之。如此房考功事得施行矣。

諫專寵書

譙玄

臣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業、延祚莫惡亂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詠衆多之福。今陛下聖嗣未立、天下

屬望而不唯社稷之計專念微臣之事愛幸用于所
惑曲意留丁非止竊幸后宮皇子產而不育臣聞之
恒然痛心傷剝竊懷憂國不忘須臾夫警衛不修則
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爭道路既亡尊嚴之儀
豈識上下之別此為胡狄起于轍下而賊亂發于左
右也願陛下念天下之至重愛金玉之身均九女之
施存亡館之福幸甚幸甚

諫微行疏

谷 永

易稱得臣無家言王者臣天下無私家也今陛下棄
萬乘之至貴樂事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稱好匹夫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七 高 選史
之卑字崇聚票輕亡誼之人以為私客置私田於民
間畜私奴車馬於北宮數去南面之尊離深宮之固
挺身獨與小人晨夜相隨鳥集醉飽吏民之家亂服
共坐潤肴亡別閔勉遊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
之臣執干戈守空宮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數
年矣昔號公為亡道有神降曰賜爾土田言將以庶
人受土田也諸侯夢得土田為失國祥而況王者畜
私田財物為庶人之事乎後上災異疏三上封事然
見夫由疏賤納至忠甚苦由至尊聞天意甚難又曰
白氣起東方賤人將興之表也黃濁冒京師王道微
絕之應也夫賤人當起而京師道微二者已舉

論王氏書

梅 福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通秦歸
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
畔其親也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
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
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
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上極
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
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
孝文皇帝起於代各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七 高 選史
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諫是言之
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亡道削仲尼
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
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
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
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衛鬻者不可勝數漢家
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
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
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
執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

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蒞令之群，蹈籍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士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嘗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致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奇賞彙編 卷七十七 去 選史

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讐，亡益於世，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問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意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群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人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意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逞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

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此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母若火始庸庸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

劾趙昭儀奏

解 光

孝元皇帝

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官皆御幸孝成皇帝產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七

大 選史

詔曰婦人執事之職

子子隱不見臣遣從事操業史望驗問知狀者掖庭獄丞籍武故中黃門王舜吳恭新嚴官婢曹曉道房張棄故趙昭儀御者于客子王偏臧兼等皆曰宮即曉子女前屬中宮為學事史通詩授皇后房與宮對食元延元年中宮語房曰陛下幸宮後數月曉入殿中見宮腹大問宮官曰御幸有身其十月中宮乳掖庭牛官令舍有婢六人中黃門田客持詔記盛綠綈方底封御史中丞印予武曰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產兒婢六人盡置暴室獄母問兒男女誰兒也武迎置獄官曰善臧我兒胞丞知是何等兒也後三日客持

錄事有吏班不及處此大手筆

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手書對牘背武即書對兒見未死有項客出曰上與昭儀大怒奈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即因客奏封事口陛下未有繼嗣子亡貴賤惟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子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掖門武因問客陛下得武書意何如曰惶也武以兒付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為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母令漏泄舜擇棄為乳母昔兒生八九日後三日客持持詔記封如前子武中有封小綠篋記曰告武以篋中物書子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武發篋中有裏藥二枚赫奇賞彙編 卷七十七 九 選史 蹴書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自知之偉能即宮官讀書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領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今兒安在危殺之矣奈何令長信得奪之官飲藥死後官婢六人召入出語武曰昭儀言女無過寧自殺邪若外家也我曹言願自殺即自縊死武皆表奏狀氣所養兒十一日宮長李南以詔書取兒去不知所置許美人前在上林沐沐館數召入飾室中若舍一歲再三召而數月或半歲御幸元延二年夏子共十一月乳詔使嚴持乳醫及五種和藥丸三送美人所後客子偏兼開昭儀謂成

帝曰常給我言從中宮來印從中宮來許美人見何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立邪對以手自搗以頭擊壁戶柱從床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爲殊不可曉也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謂何陛下常自言約不負女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亡出趙氏上者母憂也後詔使嚴持綠囊書予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以子女受來置飾室中簾南美人以葦篋一合盛所生兒絨封及綠囊報書予嚴嚴持篋書置飾室簾南去帝與昭儀坐使客奇賞彙編 卷七七 二千 選史 子解篋絨未已帝使客子偏兼皆出自閉戶獨與昭儀在須臾開戶呼客子偏兼使絨封篋及綠綈方底推置屏風東恭受詔持篋方底予武皆封以御史中丞印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爲坎埋其中有長定許貴人及故成都平阿侯家婢王業任嬪公孫習前免爲庶人詔召入屬昭儀爲私婢成帝崩未幸梓宮倉卒悲哀之時昭儀自知罪惡大知業等故許氏王氏婢恐事泄而以大婢羊子等賜子業等各且十人以慰其意獨亡道我家過失元延二年五月故掖庭令吾丘遵謂武曰掖庭

妙妙
務錄

丞吏以下皆與昭儀合通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我亡子武有子是家輕族人得無不敢乎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孕者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臣票騎將軍貪者錢不足計事奈何令長信得聳之遵後病困謂武今我已死前所語事武獨不能爲也慎語安在今年四月丙辰赦令前臣謹奉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傳夫人家事更大赦孝元皇帝下詔曰此朕不當所得赦也窮治盡伏辜天下以爲當魯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召而誅焉春秋予之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戚繼嗣家屬當伏天誅前平奇賞彙編 卷七七 二千 選史 安剛侯夫人謁生大逆同產當生以蒙赦令歸故郡今昭儀所犯尤逆罪重於謁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帷幃群下寒心非所以懲惡崇誼示四方也請事窮竟丞相以下議正法 劾王根王况奏 解光 曲陽侯根宗重身尊三世據權五世秉政天下幅輳自效根行貪邪滅累鉅萬縱橫恣意大治室第第中土出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遊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陳爲步兵止宿離宮水衡共張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內懷奸邪欲僞朝政推親近吏主簿

張業以爲尚書蔽上塞下內塞王路外交藩臣驕奢
僭上壞亂制度按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先帝棄天
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
官殷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捐忘先帝厚恩昔臣子
義及根兄子成節侯况幸得以外親繼父爲列侯侍
中不思報厚恩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爲妻皆亡人
臣禮大不敬不道

言王氏封事

楊宣

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
聖策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豈不欲以陛下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七 主 選史
自代奉承東宮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勃
令親屬引領以迎丁傅行道之人爲之隕涕况於陛
下時登高遠望獨不慙於延陵乎

言王氏書

杜業

王氏世權日久朝亡骨鯁之臣宗室諸侯微弱與繫
因亡異自佐史以上至於大吏皆權臣之黨曲陽侯
根前爲三公輔政知趙昭儀殺皇子不輒白奏反與
趙氏比周恣意行譖趙昭儀故許后被加以非罪誅破
諸許族敗元帝外家內嫉妬同產兄弟紅陽侯立及
淳于氏皆老被放棄新喋血京師威權可畏高陽侯

薛宣有不養母之名安昌侯張禹姦人之雄或亂朝
廷使先帝負謫於海內尤不可不慎陛下初卽位謙
讓未遑孤獨特立莫可據仗權臣易世意者探湯宜
蚤以義割恩安百姓心竊見朱博忠信勇猛略不
世出誠國家雄俊之實臣也宜徵博置左右以填天
下此人在朝則陛下可高枕而臥矣昔諸呂欲危劉
氏賴有高祖遺臣周勃陳平尚存不者幾爲奸臣笑
義堅固真可哀也

劾薛况奏

御史中丞

况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救丞佐而骨肉相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七 主 選史
疑疑咸受修言以誦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衆人所
共見公家所宜聞况知咸給事中恐爲司隸舉奏宣
而公令明等迫切官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道人衆
中欲以爾塞聰明杜絕論議之端衆點亡所畏忌萬
衆譴譁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鬪者同臣聞敬
近臣爲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君畜產且猶敬之
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上浸之源不可長也
况首爲惡明手傷功意俱惡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
及况皆棄市

移讓太常博士書

劉歆

昔唐虞既集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鼎遷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子之道抑而孫吳之術典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繇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亡所因襲皆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奇賞彙編 卷七十七 書 選史

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如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皆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昔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

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大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至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滅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閣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相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奇賞彙編 卷七十七 書 選史

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諛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御命將以輔弼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邇衆庶之

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
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微驗。外內相應。
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
往者博士。昔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
帝猶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
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
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
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
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夫聖
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七

主

選史

詆公卿大臣疏

息夫躬

方今丞相王嘉健而畜縮。不可用。御史大夫賈延
壽弱。不任。繼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
名。內實驕。不曉政事。諸曹以下僕。邀不足。數卒有
鬪。弩圍城。長戟指闕。陛下誰與備之。如使狂夫。聚
於東。唯匈奴飲馬於渭水邊。境雷動。四野風起。京師雖
有武彘精兵。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也。軍書交馳。
而輻湊羽檄重跡。而狎至。小夫愼臣之徒。憤耗不知
所為。其有大馬之決者。仰藥而伏。亦雖加夷滅之誅。
何益禍敗之至哉。

請收武庫兵奏

毋將隆

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
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豈出
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
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顯征伐。賜斧鉞。漢家
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
秋之誼。家不減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
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弊國威
器。共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
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
之堂。臣請收還武庫。

奇賞彙編

卷

主

選史

諫哀帝書

鮑宣

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以充塞
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
日食且十慧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
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
壘之士。議論通古。今喑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臣
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
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
者為能。謂智者為不能。肯竟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

一吏而衆皆感古刑人尚服今貴人反或請寄爲姦郡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爲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避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讐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饉六死也皆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亡一得欲望國奇賞彙編

卷七十七

吏

選史

安誠難民有七死而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爲奸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爲賢以拱默尸祿爲智謝如臣宜等爲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從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父母爲天牧養元元親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今貪民菜食不服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爲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私養外親與

幸臣董賢多賞賜以鉅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傳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辨足以移衆強可用獨立奸人之雄或世尤刺者也宜以皆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國安危冀勝爲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奇賞彙編

卷七十七

吏

選史

不敢爲奸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慙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怨以安身邪誠迫大義官以諫爭爲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宜叩銳於辭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

論董賢書

鮑宣

內侍案牘
以賢察也
此詔書也
又冊大司
馬大將軍
天下之衆
受制於朕
以將爲命
以兵爲威
可不慎歟

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卽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訖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蝕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爲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衆庶歎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野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亡段草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亡度竭奇賞彙編卷七七 三十一 遺史

盡府藏并合三第向以爲小復壞暴室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吏夜卒皆得賞賜上家有會輒大官爲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讐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傳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欲使海瀕仄陋

自通遠矣願賜數刻之間極竭聖聖之思退入三泉死無所恨

董賢封事

王嘉

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衆庶何旬咸曰賢貴其餘并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士不然恐大失衆心海內引領而議暴平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於永奇賞彙編卷七七 三十一 遺史

先帝不獨蒙其譏臣嘉臣廷材驚不稱死有餘貴知順指不逆可得容身須臾所以不敢者恩報厚恩也

論董賢封事

王嘉

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箕子戒武王曰臣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愚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繇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至於臣

思慮東方
月諫上林
如此此何

秋君子弑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况異姓之臣孔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爲漢太宗孝宣皇帝
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入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
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
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皆幸上林後宮
馮貴人從臨獸園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
其義賜錢五萬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
示人惡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皆外戚貴千萬者
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雖遭初元永元凶年飢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七 三十一 謹史

雖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亡傾危之
憂以府臧內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
害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
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有數貶退家貲不
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不以私愛害公義
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肯好
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
同心也初卽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絳綈而已
共王寢廟北比當作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
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

上林中又爲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引玉渠灌園池
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厨給
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爲賢治器器成奏御廼行或
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賢家有
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賜及蒼頭奴婢人十萬錢使
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譁群臣惶惑詔
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
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被
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爲
籌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

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臣嘉
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
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已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
疑遣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亡厭小人不
勝情欲卒陷辜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
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
請王莽歸漢神器書 邛 輝
臣聞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運璣衡垂日月令元包
一甄陶品類顯表紀世圖錄豫設漢歷久長孔爲赤
制不使愚惑殘人亂時智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取

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轉禍爲福劉氏享天永命陛下順節盛衰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若不早圖是不免于竊位也且堯舜不以天顯自與故禪天下陛下何貪非天顯以自累也天爲陛下嚴父臣爲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廢子諫不可拒惟陛下留神

劾陳遵奏

陳崇

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位遵爵列侯備郡守級州牧奉使皆以舉直察枉宣揚聖化爲職不正身自慎始遵初除乘落車入閭巷過寡婦左阿君置酒誦詠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七

三

選史

遵起舞跳梁頓仆坐上暮因留宿爲侍婢扶臥遵知飲酒飫宴有節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潤肴亂男女之別輕辱爵位羞汗印報惡不可忍聞臣請皆免西漢乞休之文

乞骸骨書

石慶

慶幸得待舉丞相罷駕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舉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

乞骸上書

彭宣

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臣資性淺薄

年齒老耗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埃冥溝壑免冊紛紛而賜孔光弘后詔則日內自克約而外從制

避位上書

馬宮

臣前議定陶共王母諡希指雷同詭經僻說以惑誤主上爲臣不忠幸蒙酒心自新誠亡顏復望闕庭亡心復居官府亡宜復食國邑願上太師大司徒扶德侯印綬避賢者路免孔光策君前爲御史大夫輔翼相朕出入三年憂國之風復無西漢理財之文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七

三

選史

論貴粟書

晁錯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奸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

飢寒三益
爲得諸落

三益重粟
此一振

前農夫輸
說一過之
以而商賈
三言度下
假收似提
假開似銷

輕緩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
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復飢不得食
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
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
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
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
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
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飢寒之患此
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逆者
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土聚於力非可一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七 三 選史

國策

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惡所賣必倍故其
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
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
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綯此商
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
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
貴王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
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
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
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七 三 選史

主曰商賈
本在此
不致而收

得高爵與免卑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人入粟於邊
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入粟免租奏

范 錯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其大惠也竊恐塞
卒之食不足用大漂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
入粟郡縣矣足支一歲以上可省赦勿收農民租如
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農豈有軍役若遭水旱民
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大富樂矣

矯詔發倉還報奏

汲 黯

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七 天 選史

小早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
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

條國家便宜奏

魏 主

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
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
多背本趨末或有飢寒之憂為陛下之憂臣相皇當
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皆用之宜惟民
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
下垂意黎庶憂水患之災為民貧窮發倉廩振乏餒
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冠

蓋則諸君
日月今奉
曰明王謹
於尊天位
於義人又
曰天子之
義必純取
法天地而
況於先王

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陂池禁殺馬酤酒貯
積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
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
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
年之畜尚謂之急元鼎三年平原勃海太山東郡河
被災害民飢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
此賴明詔振捄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踴臨
秋收歛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師
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密圖其備唯陛下留
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內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七

天 選史

錢幣書

貢 禹

古者不以金錢為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
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
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
常受其飢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藏空虛不
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肯禁水旱之災未必不
繇此也自五銖錢起以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
刑者眾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
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奸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
不出稅租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持少把土

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藁稅鄉部私求不可供。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藏於錢也是以奸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為幣市井勿得販賣除其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通便

賦算書

貢禹

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七

聖

聖

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上節餘服官作工各數千人蜀廢漢主金銀器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魏馬食粟將萬匹東宮杯案書文書金銀飾又曰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皆苦言下乞骸骨疏臣有田百三十畝陛下徵臣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臣清惟恐人不知太汲汲乎

建言井田議

師丹

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克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蓋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

急也亦未可詳宜畧為限

奇賞彙編

卷七十七

聖

聖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七十七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七十八

西漢議禮之文

上漢文帝書 公孫臣

規慎夫人同坐 袁盎

議文帝廟樂奏 申屠嘉

正朔服色議 兒寬

上寶鼎議 張敞

封殷後議 匡衡

罷郡國廟議 韋玄成

毀廟議 韋玄成

奇賞彙編 卷七十八 目錄 議禮 一 選史

孝文孝昭太后寢園奏 韋玄成

議郊祀奏 匡衡

郊祀丹議 匡衡

甘泉泰畤壇議 匡衡

五畤議 匡衡

請興禮樂奏 劉向

詩復太上皇寢園書 平當

請興雅樂疏 平當

諫立趙婕妤書 劉向

師丹爲共皇立廟議

請定迭毀議 孔光

毀廟議 劉歆

上京帝書 師丹

西漢皇太子之文

說建成侯 四皓

大臣謀立代王

說代王 宋昌

有司請建太子奏

請立三王疏 孔光

請立三王奏 莊青翟

奇賞彙編 卷七十八 目錄 太子 二 選史

請立三王奏 莊青翟

請擇日立三王奏 莊青翟

謝江充書 戾太子

訟太子丹書 趙王彭祖

救太子書 壺關三老

請立病已奏 霍光

上霍光奏 丙吉

謝書 定陶王

西漢藩國之文

餓歌 趙王如意

報仇請舉 淮南厲王

予淮南厲王書 薄昭

約膠西王卬書 吳王濞

吳少將桓將軍說吳王

重諫吳王 枚乘

諫吳王書 鄒陽

獄中上梁王書 鄒陽

說上削吳 晁錯

發兵令 吳王濞

遺諸侯反書 吳王濞

奇賞彙編 卷七十八目 藩王

告淮南王舉諫 莊芷

推恩疏 主父偃

請宿衛疏 燕王旦

戒昌邑王書 王吉

諫昌邑王書 張敞

爲丁外人求爵書 燕王旦

廢昌邑王奏 霍光

條昌邑王奏 張敞

諫膠東太后書 張敞

復報張博書 淮陽王欽

爲東平王求諸子太史公書對 王鳳

論內史奏 何武

移梁傅相中尉書 方賞

奇賞彙編 卷七十八目 藩王

四 選史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七十八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西漢議禮之文

上漢文帝書

公孫臣

始秦得水德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服色上黃

規慎夫人同坐

袁盎

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曉乎

奇賞齋編卷七十八

選史

議文帝廟樂奏

申屠嘉

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等議曰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祖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祿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請著之竹帛宣布天下

按景帝元年立孝文廟樂詔曰蓋齊古者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聞歌者所以發德也

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

孝惠廟酎奏文始武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

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

獨以育羣生減嗜欲不受獻不私其間也罪人不

帑不誅亡辜除肉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朕既不

敏不能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

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明象乎

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思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

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垂於竹帛

施於萬世永永永窮朕甚嘉之其於丞相列侯中

奇賞齋編卷七十八

選史

二千石禮官具為禮儀奏○又按文帝議除收斂

詔曰法正則民慈舉當則民從議賑貸詔曰詒于

死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議佐百姓詔

曰將百官之奉養或廢公用之事或多歟告和親

詔曰和親已定人不足以益眾廣地未央宮遺

詔曰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今乃幸以

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其奚哀悲之有及諸詔書

皆以儒赤心吐金石論鳴謙貞吉於錄哉稱昭德

之舞矣○又按文帝賢良策問惟十有五年九月

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

之內舟車所至人跡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
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
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楸高帝親除大宮去亂
從正並建豪英以爲官師爲諫諍輔天子之闕而
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
四夷今朕獲執天子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
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
聿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
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
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

奇賞彙編

卷七十八

王 趙 史

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二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於
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
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
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
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
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朕躬大夫
其正論毋枉執事烏虜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
怠至哉言也故曰君之仁者善養士○又李將軍
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
乎子不遇昔如令子當高帝豈萬戶侯豈足道哉

其愛財如此○文帝聖主也稍信襍祥而治亦少
衰太史公微意蓋如此

正朔服色議

兒 寬

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也創業變
改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豈也臣等問學偏陋
不能明陛下躬聖發憤昭配天地臣愚以爲三統之
制復聖復前聖者二代之統絕而不序矣惟陛下發
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
爲萬世則

實鼎議

張 敞

奇賞彙編

卷七十八

四 趙 史

臣奉周初始平后稷后稷封于豳公劉發迹于邠大
王建國於邠梁文武興于邠鎬由此言之則邠梁鄠
鎬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藏金鼎
出于邠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邠邑賜爾旂
鸞黼黻琫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
命臣愚不足以述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
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于宮廟
也昔寶鼎之出于汾睢也河東太守以聞詔曰朕巡
祭后土祈爲百姓蒙豐年今穀稼未報鼎焉爲出哉
博問耆老意舊藏與誠欲考得事實也有司驗鼎上

非舊藏處。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殊異于衆。此鼎細小。又有欵識。不宜薦見于宗廟。

封殷後議

匡衡

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舉者絕而更封它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惟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奇賞彙編 卷十八 五 選史

孔子世爲湯後

成帝綏和元年。封殷後詔。蓋聞王者必有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也。昔成湯受命。立爲三代。而祭祀廢絕。考求其後。莫正孔吉。其封古爲殷紹嘉侯。

罷郡國廟議

韋玄成

臣竊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生于心也。故唯聖人爲能享帝。孝子爲能享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

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士諸侯。臣等愚以爲宗廟在郡國。宜亡修。臣請勿復修。

永光四年。罷郡國廟。詔令疏遠卑賤。其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思焉。又罷初陵。勿置縣邑。詔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亡聊之民。

廟議

韋玄成 西漢

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爲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孝景皇帝爲昭。孝武皇帝爲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爲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奇賞彙編 卷十八 木 選史

皇帝爲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亡復修。

孝文孝昭太后寢園奏

韋玄成

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于寢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

議郊祀奏

匡衡

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于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卽陰之象也。天之于天子也。因其所

都而各嚮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卽與雲陽立泰時祭于官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取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溪谷中阨陝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難以奉神靈而祈福祐殆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於鄠鎬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時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於古帝王願與羣臣議定

奇賞彙編

卷七十八

七 選史

建始二年郊報詔曰乃者使泰后土於南郊北郊皇天權應神光並見三輔長亡共張縣役之勞

郊祀再議

匡衡

陛下聖德聰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羣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衆則合於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言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宜於萬民則依而從之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從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按經藝考古制而以爲不宜以法之議難以定吉凶泰誓曰正稽

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矢之大律詩曰母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於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又曰乃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爲萬世基

甘泉泰時壇議

匡衡

甘泉泰時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以尚書禮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仙人祠瘞驚路駢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郊柴壇享帝之義埽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埃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埃地祇其牲用犢其席稿藉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爲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惟至誠爲可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僞飾女樂驚路駢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

五時議

匡衡

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乏今雍鄴密上下時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衍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卽且因秦故祠復立北時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

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候祭祀備具謹侯所安
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昔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

請興禮樂疏

劉向

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
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
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于禮樂則
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取于食人也爲其俎豆筦弦
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爲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
備大不備或莫甚焉夫教化之比於刑罰刑罰輕是
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以爲治也刑法所

奇賞彙編

卷七十八

九 通史

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
也自京師有諍逆不順之子孫至於陷大辟受刑戮
者不絕繇不習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
秦之餘敝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不示以
大化而獨毆以刑罰終已不改故曰導之以禮樂而
民和睦初叔孫通將制定禮儀見非於齊魯之士然
卒爲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

請復太上皇寢園書

平當

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而化及
萬國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于孝

大夫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
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
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
上極于后稷而以配天此聖人之德亾以加于孝也
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
王太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以尊奉以廣盛
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
亡窮

請興雅樂疏

平當

奇賞彙編

卷七十八

十 通史

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受兼聽修廢官立
太學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典雅樂以助化昔大儒
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爲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
鄉射作於學官希闊不講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
聳鏗鎗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衆庶其道亡由是以
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未成今畢等守習孤學大
指歸於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
以繼絕表微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間區區
小國藩臣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民到於今稱之况
於聖主廣被之資修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信
而好古於以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美也

比部諫議立左氏書更簡而動

諫立趙使仔書

劉輔

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享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況於季氏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庠雖夙夜目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窮窳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莫今乃觸情縱欲傾于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奇賞彙編卷七十八

士選史

為共皇立廟議

師丹

聖王制禮取法于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福祐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

非以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若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王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太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于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秦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奇賞彙編卷七十八

主選史

請定迭毀議

孔光

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為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為迭毀之次當以肯定非令所為擅議宗廟之意也臣請與羣臣雜議

毀廟議

劉歆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僉仇最疆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僉仇至於大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僉仇荆

兵以除害
可紀

兵以制賊
可紀

上卷一
無民可紀

竊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大戎來伐殺幽王取宗
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
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北首及漢興
冒頓始強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強為中
國害南粵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
夷之患且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
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
亡已甚者與師十餘萬眾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
備防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
奇賞彙編 卷七十八
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畧
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懲中國罷勞亡安寧之
苦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而滅百粵起七
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起朔方以
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
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
掖以扇燄羌裂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
四垂亡事斥地遠境十餘郡功業既定乃封丞相為
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可見又招集
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

制宜守

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亡逆
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
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
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
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
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
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
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
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
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
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
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
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
丁曰高宗周公為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
是言之宗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
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
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德於民則
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
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
於先祖武說天子五廟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

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芟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亡殊功異德固以親疎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奇賞彙編

卷七上

五

選史

按元光五年武帝策諸儒制曰蓋奉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肯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磨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令河道而臻乎此子大夫脩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聿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絃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於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夫

計效宏濶開封禪之漸矣太史公曰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岳四瀆矣而方士之候伺人入海求蓬萊終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爲解亡有效天子益忌厭方士之性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與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爾衆然其效可睹矣

上哀帝書

師丹

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亡改於父之道前人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爲陽安侯皇后曾號未定豫封父爲孔鄉侯出侍

奇賞彙編

卷七上

六

選史

躬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亡漸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已立陛下爲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思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聿天威不達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已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

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以為太傅陛下以臣託師傅，故忘功德而備鼎足，封大國，加賜黃金，位為三公，職在左右，不能盡忠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舉也。臣不敢言乞骸骨，歸於海濱，恐嫌於偽。誠慙負重貴，義不得不盡死。

西漢皇天子之文

說建侯

四皓

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忘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大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奇賞彙編

卷七十八

七

選史

使太子將之，此亡異使。爭將，狼也，皆不肯為盡力。其亡功必矣。臣等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亡異使，爭將，莫肯為用。且使布率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載輜車臥而獲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人意。

謀立代王

大臣

朱虛侯首先斬呂產，于是太尉勃等乃得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意欲立齊王而琅邪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鉤惡戾虎而冠者也，方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于今見在，且最為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于是。大臣乃謀迎立代王而遣朱虛侯以諸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

中尉議

宋昌

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惠德，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為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琊齊代之強，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興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聳于天下，故太尉因天下之心而欲

奇賞彙編

卷七十八

七

迎幸大王大王勿疑也

請建太子奏

有司

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于某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

請立三王疏

御史光

奇賞彙編

卷七十八

左

御史

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太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辜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堊亡以報乃敢惟它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承超拜至今忘號位師傳官陛下恭讓不郵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古者

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違職愚愼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昔臣青翟臣湯王昧死請立皇立臣閼臣旦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

請立三王奏

莊青翟

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奉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

奇賞彙編

卷七十八

左

御史

顯伯禽以周公立成為建國諸侯以相傳為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為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於鄧衰厲羣臣平津侯等昭六親之序明天地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為列侯則尊卑相喻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于萬世臣請立臣閼臣旦臣胥為諸侯王

再請立三王奏

莊青翟

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爲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昔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

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昔

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

建諸侯爵位二等皇子或在繼繼而立爲諸侯王奉

承天子爲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

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

奇賞策編 卷七十八 主 選史

討強暴極臨北海西秦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與

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月之藏以賞元戎開禁倉以

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

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

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爲列侯

臣青翟臣湯等竊伏執計之皆以爲尊卑失序使天

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閼臣旦臣臣胥爲諸侯王

請釋日立三王奏 莊青翟

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

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皆以爲尊卑

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爲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

法則弗改所以宜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

儀上御史奏輿地圖它皆如前故事始請立繼百請

廷之事莫大于此

謝江克書

庚太子

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聳之以教勅亡素者惟江君

寬之

訟太子丹書

趙王彭祖

充通逃小臣苟爲奸譌激怒聖朝欲取必於萬乘以

復私怨後雖烹醢計猶不悔曰願選從趙國勇敢士

從軍擊匈奴極盡死力以贖丹罪

救太子書

壺關三老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

陰陽和調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乃孝順

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昔者

虞舜孝之至也而中于瞽瞍孝已被謗伯奇放流

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

子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

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

間聞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薨皇太子。造飾奸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於藩。豈弟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辨。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銖鉞之誅。奇賞彙編 卷七十八 吉 選史

請立病已奏

霍光

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昔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授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

上霍光奏記

丙吉

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蚤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服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廷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才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耆耄宜褒顯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 奇賞彙編 卷七十八 吉 選史

定陶書

王謝

臣幸得繼父守藩爲諸侯王材質不足以假克太子之宮陛下聖德寬仁敬承祖宗奉順神祇宜蒙福祐子孫千億之報臣願且得留國邸旦夕奉問起居俟有聖嗣歸國守藩

帝每留神藩國河平三年慰楚王詔楚王囑素行孝順仁慈之國以來二十餘年纖介之過未嘗聞今離於惡疾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則爲國者將何易哉益封庶戚縣四千三百戶○又復東平削地

詔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其復所削縣如故○谷永請勿治梁王疏為宗室刷汚亂之耻可謂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布德意甚盛矣

西漢藩國之文

餓歌

趙王

諸呂用事今劉氏危迫脇王侯今強授我妃我妃既妬今誣我以惡譏女亂風今上曾不寤我無忠臣今何故棄國自決中桎今桎天舉直于嗟不可悔分寧蚤自財為王而餓死今誰考憐之呂氏絕理今託人

奇賞彙編

卷七十八

主

趙王

報讐

呂趙王至即弗子食共

報讐請罪

厲王

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昔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讐謹伏闕下請罪

予淮南厲王書

薄昭

竊奪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令大王所行不稱

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太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下以未嘗與皇

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為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悅

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家真定皇帝不許使大王母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獻以稱皇帝之厚德今乃輕言恣行以負謗于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為宅居以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

奇賞彙編

卷七十八

主

趙王

風雨赴矢石擊戰攻城身被創瘻以為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休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粢盛奉祭祀以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亡禮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常出入危亡之

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矣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項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之于古秦漢用之于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今諸侯子爲吏者御史主爲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亡與其禍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爲之奈何大陰父大業退爲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爲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爲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舉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陛下卽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皇過恐思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于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熟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

約膠西王卬書

吳王濞

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亡已因以此發謀

欲舉事念諸侯亡足與計謀者聿膠西王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于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誅膠西王亡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驕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于奸飾於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砥礪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嘗患見疑亡以自白今宵肩累足猶思不見釋竊聿大王以爵事有適所聿諸侯削地舉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起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爲與大王同愛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王懼然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熒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故吳王欲內以鼂錯爲計外隨大王後車彷彿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

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
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
其不與乃身自不佞使於膠西而結之羣臣或聳王
謀諫曰承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吳西鄉第令事成
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侯之地不足為漢郡什一而
為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
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
呂勿與事定分之耳

吳少將桓將軍說王

吳多步兵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

奇賞彙編 卷七十八

左 趙史

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雒陽武庫倉舍敖粟
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
大王徐行畱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
敗矣

重諫吳王

枚 乘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羗柞西南
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藉明蘇秦之約
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
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
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

朝羗柞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

也今夫譏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

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

舉吳兵以營於漢營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

劍鋒接必無事矣天下聳吳率失職諸侯願貴先帝

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錯龍以謝前過是大王威加

於天下而功越于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福

於天子而有隱匿之名僻在東南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

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輪錯出方軌而輪軍行數千

里不絕于郊其珍惟不如山東之府吳王轉聚西鄉

奇賞彙編 卷七十八

辛 趙史

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

離宮積聚玩好園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

上路不如朝夕之池臨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

之險此臣之所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

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

羽林黃頌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饌

道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榮陽待吳之

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

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迹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

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今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

於十里之內矣張羽韓安國將北地之北吳軍弓高衛韓

宿左右宿軍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

大執察焉

諫吳王書

鄒陽

臣奔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闔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疆趙責於河間六齊悼惠王望於惠后城陽王顧

奇賞彙編

卷七

王

選史

於盧博治北王三淮南之心厲王思墳墓大王不愛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木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臣奔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肯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

願大王亡忽察聽其至臣聞驚鳥累百不如一鸚鵡夫

全趙之時趙后分武力鼎士之裱服業臺之下者

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殺之淮南連山東之

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難

諸責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

文皇帝據關入立塞心銷志未明求衣自立天子之

後使東牟朱虛東哀義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懷子

王梁代益以淮陽卒并濟北四弟於雍者豈非象新

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

關中變權易執太臣難知大王弗營臣恐周鼎復起

奇賞彙編

卷七

王

選史

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事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不畱行收敵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項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熟察之

獄中上梁王書

鄒陽

臣聞忠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曾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大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論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訛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

引事斷斷有結絕之言忠而無報信而見疑之意

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願大王察王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莽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到以却齊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白圭戰亡奇賞彙編 卷七十八 聖 趙史

前已略提後漢書亦見文字一法與書上秦書同

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駭駭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沒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折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亡美惡入官見妬士亡賢不肖人朝見嫉昔者司馬喜噴脚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摺脇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穆公委之以政寧戚飯牛

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官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見弟不能離豈感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辨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疆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讐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奇賞彙編 卷七十八 聖 趙史

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伯不足伴三王易為比矣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讐而彊伯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嘉于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強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陳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亡愛於士則桀之大可使吠堯而跖

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盼何則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亡因而至前雖出所侯之珠夜光之璧抵足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生之治則人主必鑿按劍相盼之迹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八
三十一 選史

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于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詔諛之辭牽於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脊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污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剋車今

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執之貴回面汚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岩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孫月峯評其意悽愴其詞瑰偉其氣象宕與千古奇作雖使字太多間有重複然急迫中求動人主言之不足故重言之要自不爲冗史公美其比物連類誠然大約亦微似賦體耳

說上削吳書 選 錯

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人子之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聽至厚也不改過自新乃益驕恣公卽山鑄錢煮海爲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

奇賞彙編 卷五十八
三十一 選史

六年減笞詔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又曰笞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不敢于笞而敢於殺失刑之中歟○龜策傳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卜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

刀鋒免剗刺之患。聖能先知。聖見而不能令衛乎。言言事不全。至身而孽當。貴不利。又焉事賢。此亦智囊之鑒。

發兵令

吳王

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

遺諸侯反書

吳王

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擊。訊治。

奇賞彙編

卷七十八

毛

史

以膠辱之爲故。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奸究。計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維陽。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搏胡衆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

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浴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令。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寡人金錢在天下者。以達達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

以金錢誘人。其人不久矣。○藩國之文。自有體無。論反書。卽如中山靖王開樂對。自此文。王孔子屈。又稱兄。何其無禮。

奇賞彙編

卷七十八

毛

史

告淮南陰事書

莊正

毒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微問具。知淮南陰事。

王端淮南舉議

膠西王

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僞心以亂天下。焚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亡將將而誅。安舉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它逆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亡道。當伏其法。而論國史二百。

石以上及此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救
當皆免削削爵為士伍母得官為吏其非吏它贖死
金二斤八兩以章臣安之舉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
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

推恩疏

主父偃

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
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疆
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制制則逆節萌起前日誅
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
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宜願陛下令諸侯得推
奇賞彙編 卷七十八

為丁外人求爵書

燕王旦

子路喪姊。葬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
弟不忍除之。故曰。觀過知仁。今臣與陛下獨有長公
主為姊。陛下幸使丁外人侍之外人宜蒙爵號

燕王旦令欲擢邪防非章聞揚和誰欺乎

請宿衛疏

燕王

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輕弱骨肉
顯重異族廢道任刑無恩宗室其後尉佗入南夷陳

涉呼楚澤近狎作亂內外俱發趙氏無炊火焉高皇
帝覽蹤跡觀得失見秦建本非是故改其路規上述
城布王子孫是以枝葉扶疏異姓不得間也今陛下
承明繼成委任公卿羣臣連與成朋非毀宗室膚受
之愆日驕於廷惡吏廢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臣奉
武帝使中郎將蘇武使匈奴見留二十年不降還置
為典屬國今大將軍長史故亡勞為搜粟都尉又將
軍都郎羽林道上移蹕太官先置臣旦願歸符璽入
宿衛營奸臣之變

戒昌邑王書

王吉

奇賞彙編 卷七十八

聖 選史

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
哭泣悲哀而已慎亡有所發且何獨喪事凡南面之
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昔行焉百物生焉願大王察之
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奉事孝武皇
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群臣屬以天下奇幼
孤焉大將軍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內晏
然雖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剛大將軍惟思
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豈有量哉臣
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
願留意常以為念

吉吉疏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又曰恩愛行義繼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聿非國家之福也

諫昌邑王書

張敬

孝昭皇帝早崩亡嗣大臣憂思選賢聖承祖宗東迎之日惟恐屬市之行遲今天子以盛年初卽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襲而昌邑小輩先遷此過之大者也

廢昌邑王奏

霍光

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等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辜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一海內奇賞彙編卷七十八聖選史

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爲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衰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太行前就次發璽不封信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敖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莫臨舍從官更持節從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

奇賞彙編卷七十八

聖選史

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會下還上前殿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誅首鼓吹歌舞悉奉衆樂發長安厨三人牢具祠間室中祀已與從官飲啗駕法駕皮軒鷺旗驅馳北宮桂宮弄殿闕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收洩言要斬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變易節上黃旄以赤發御府金錢刀劔玉器采繪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汚於酒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亡關食監太官不敢具卽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爲常獨夜設九賓溫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爲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傳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薄責勝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

業爲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爲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宣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于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大常臣昌與大祝以一大牢具告祠高廟臣等昧死以聞

條昌邑王奏

張敞

臣敞地節三年五月視事故昌邑王居故宮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開大門開小門廉吏一人爲領錢奇賞彙編卷七十八
物市買朝糶食物它不得出入督盜一人別主微循營進來者以王家錢取卒迺官清中備盜賊臣敞數遣丞吏行察四年九月中臣敞入視居處狀故王年二十六七爲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銳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癢行步不便承短衣大袴冠惠文冠珮玉環簪筆持牘趨謁臣敞與坐語中庭閱妻子奴婢臣敞欲動觀其意卽以惡鳥感之曰昌邑多梟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妹亡梟復來東至濟陽乃復聳梟聲臣敞聞至子女持轡故王跪曰持轡母嚴長孫女也臣敞故知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緡前爲故

王妻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妻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共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殊死奏名藉及奴婢財物簿臣敞前書昌邑哀王歌舞者張修等十人無子又非姬但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以爲哀王園中人所不當得爲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相殺傷者當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罷之其天資喜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

諫膠東太后書

張敞

臣莽奏王好淫聲樂陽后爲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爲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言甘耳非憎惡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嗜欲者所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輶下堂則從傅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綯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羣而少以田獵縱欲爲名於以上莽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
許皇后上成帝書設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妾尚貴

時猶以不急事操人事言也何其不自斂制

復報張博書

王 鈞

逕者詔丁止諸侯朝者寡人憐然不知所出子高素有顏冉之資藏武之智子貢之辯下莊子之勇兼此四者世之所鮮既開端緒願卒成之求朝義事也奈何行金錢乎

為東平王求諸子太史公書對 王 鳳

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

奇賞彙編 卷十八

聖 選史

怪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權譎之謀漢典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傳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辨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

論內史奏

何 武

往者諸侯王斷獄治政內史典獄事相總綱紀輔于中尉借盜賊令王不斷獄與政中尉官罷職并內史第固守相陵任所以一統信安百姓也今內史位卑

而權重威職相驗不統算者難以為治臣請相如太守內史如都尉以順尊卑之序平輕重之權

移梁傳相中尉書

方 賞

王背策戒諄暴妄行連犯大辟毒流吏民比比蒙恩不伏重誅不思改過復賊殺人幸得蒙恩丞相長史大鴻臚丞即問王陽病抵調置辭驕嫚不首主令與皆畔亡異丞相御史請收王璽綬送陳留獄明詔加恩復遣廷尉大鴻臚難問今王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實對書曰至於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傳相中尉皆以輔正為職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篚中是誰之過也書到明以誼曉王敢復懷詐罪過益深傳相以下不能輔導有正法 薄昭所論相以下

奇賞彙編 卷十八

聖 選史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七十八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七十九

西漢災異之文

表采明堂月令奏 魏相

雨電對 蕭望之

錄異封事 劉向

論星字山崩疏 劉向

上封事 京房

上封事 翼奉

日食地震對 杜欽

復上災異疏 谷永

奇賞彙編 卷七十九目 災異

黑龍見對 谷永

雉雊奏 王音

雉雊對 王音

日食對 王音

災異對 李尋

與王根論災異書 李尋

西漢籌邊之文

言兵士書 晁錯

論守邊備塞書 晁錯

論募民徙塞下書 晁錯

論任將 馮唐

喻巴蜀檄 司馬相如

上通夜郎書 唐蒙

諫伐閩越書 淮南王安

諭淮南王 嚴助

出財佐軍書 十式

與王恢擊匈奴論 韓安國

驃騎論功論 吾丘壽王

請田輪臺奏 桑弘羊

諫擊匈奴書 魏相

奇賞彙編 卷七十九目 籌邊

單于朝位議 蕭望之

單于朝位議 黃霸

罷珠厓對 賈捐之

罷邊備議 侯應

論屬賓使 杜欽

受伊邪莫演降議 谷永

罷康居議 郭舜

伐烏孫奏 息夫躬

諫伐匈奴書 嚴尤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七十九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西漢災異之文

表采明堂月令奏

魏相

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
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
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
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夏至則八
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
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
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

奇賞彙編

卷七十九

選史

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
五帝所司各有肯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
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與兌治則飢秋與震治則華
冬與離治則洩夏與坎治則電明王謹于尊天慎于
養人故立義和之官以乘四肯節授民事君動靜以
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
得叙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草木茂鳥獸蕃民
不天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
不違禮讓可與夫風雨不肯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

飢寒飢寒在身則亾廉恥寇賊奸宄所繇生也臣愚

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

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

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

宮曰令群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

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春

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

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肯以治

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體

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克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

奇賞彙編

卷七十九

選史

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肯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考
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
軍卒祠死者頗非肯節御史大夫朝錯時爲太子
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
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肯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
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肯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
天下幸甚

雨雹對

蕭望之

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昔季氏專權季孫昭公卿
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

政求賢亮舜之用心也然而美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

條異封事

劉向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囑咎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况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

奇賞彙編

卷七十九

三

報忠臣之義一杆愚意退就農畝死其所恨臣奔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禁故蕭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捐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維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肅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昔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歡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周頌曰降

和丁朝

與得如

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麴釐麴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欲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欲歛訾訾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烈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辜無辜謗口咎咎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亡奇賞彙編 卷七十九 四 聖史 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嶺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惜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昔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逃幽王見殺之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北辛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皆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

五山林崩弛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
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鵲退飛多
麋有蜮蜚鸛鵲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水水李梅
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雷霆
失序相乘水旱飢饉螽蟥蠡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
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
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管敗其師於貿戊伐其
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
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
復興繇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
南齊彙編 卷七十九 五 通史
其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
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
不肖澤殺白黑不分邪正穢操忠讒並進章交公車
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譏謗轉相是非
傳校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所以營惑
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群朋將同
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
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
心者也夫乘權藉執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異陰附
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

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
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
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
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日者
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况甚於
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譏邪並進也譏邪之所以並
進者繇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
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
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群枉
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
奇賞彙編 卷七十九 五 通史
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
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
詩又云雨雪麋鹿見睨車消與易同義昔者繇共工
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
皆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
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
與季孟偕仕於魯季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
賢季孟季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
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
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

異提綱
妙甚

以上
一一應

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言令未
能喻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
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伎調不當在位
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伎
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群小窺
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麗詆流言飛文譁于民間故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誠足恤也昔孔
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傳
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
在上位不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龍在天大人
奇賞彙編 卷七十九 七 漢史
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
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
仁者遠而舉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
戰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設危險之
言欲以傾移王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
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亡誅而治者
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心然後聖化
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近察
雨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
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詳應之福省災異

論
事多如此

論

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詭之聚
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
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
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
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
不直宜洩臣謹重封昧死上

論星李山崩疏

劉向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
王紂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為戒
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典故臣敢極陳

奇賞彙編 卷七十九 八 漢史

其恩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
食三十六襄公九年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一食漢興
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
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
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
亦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
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
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
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昔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
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行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

月、彗、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明、
于、東、都、星、李、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
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李、大、角、漢、之、入、秦、
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
於、衛、城、光、星、見、之、異、孝、昭、皆、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
偃、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
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
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
之、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
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
奇、賞、彙、編、卷、七、九、九、
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
應、苦、影、響、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
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
狼、狠、數、奸、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李、東、井、攝、提、炎、
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
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
而、後、說、義、書、曰、俾、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
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
上、封、事、京、房、
辛、酉、以、來、蒙、氣、衰、去、太、陽、精、明、臣、獨、欣、然、以、爲、陛、下、

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雖行此
道猶不得如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
已卯臣拜爲太守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効也臣出
之後恐必爲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
傳奏事蒙哀見許乃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此
上大天覆陽而上意疑也已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
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
京房翼奉皆諸陰陽房云試弟子不若試師奉云
循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適所習耳亡乃
自多乎哉
奇賞彙編卷七十九
上封事
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人誠邪正雖
愚爲用若乃懷邪知益爲害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
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奸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
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
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
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
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
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樂
也樂行奸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成

丑主之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應今陛下明聖虛靜以待物至萬物雖衆何羣而不論豈况手執十二律而御六情於以知下參實亦甚優矣萬不失一自然之道也乃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奸邪申主貪狼風以太陰下抵建前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氣也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以正辰加邪皆辰爲客皆爲主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秘道也愚臣誠不敢以語邪人

日食地震對

杜欽

陛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言之士將以求

奇賞彙編

卷七十九

上

選史

天心迹得失也臣欽愚竊經術淺薄不足以奉大對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食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亡乖刺之心關東諸侯無強大之國三垂蠻夷亡逆理之節殆爲後宮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蝕皆加未戊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爲患者唯陛下深戒之

變感以類相應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以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之以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雅雉之戒飭已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興要在所以應之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爲之退舍以陛下聖明內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搖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親萬事數御安車由轡道親二宮之養膳致昏晨之定省如此卽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

奇賞彙編

卷七十九

上

選史

上災異疏

谷永

方今四夷賓服皆爲臣妾北無薰粥冒頓之患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爲亡吳楚燕梁之執百官盤互親疏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三者亡毛髮之辜不可歸咎諸舅此欲以政事過差丞相父子中尚書宦官檻塞大異皆替說欺天者也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曉昧之瞽說歸咎乎亡辜倚異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卽

位委任遵舊未有過政元年正月白氣較然起乎東方至其四月黃濁四塞夜冒京師中以大水著以震饑各有占應相為表裏百官庶士亡所歸倚陛下獨不怪與白氣起東方賤人將興之表也黃濁冒京師王道微絕之應也夫賤人當起而京師道微二者已醜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致懼天地之異長思宗廟之計改往反過抗湛溺之意解偏駁之愛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猶尚未足也急復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宮宇毋論年齒此天保佑漢家使臣敢直言也三上封事然後得召待

奇賞彙編

卷七十九

幸

漢史

詔一旬然後得見夫由疏賤納至忠甚苦由至尊奉天意甚難語不可露願具書所言因侍中奏陛下以示腹心大臣腹心大臣以為非天意臣當伏望言之誅即以為誠天意也奈何忘國家大本背天意而從欲唯陛下省警執念厚為宗廟計

按成帝亦似能文知學之主如陽朔二年勅農詔曰夫洪範八政以食為首斯誠家給刑錯之本也先帝勸農薄其租稅寵其強力令與孝弟同科間者民彌惰怠鄉本者少趨末者眾將何以矯之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

之書不云乎服田力耨乃亦有秋其勗之哉是知急農桑也○永始四年勅列侯近臣省改奢僭詔曰聖王明禮制以序尊卑異車服以章有德雖有其財而亡其尊不得踰制故民興行上義而下利方今世俗奢僭罔極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遘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乃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寢以成俗而欲望百姓儉節家給人足豈不難哉詩不云乎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其中勗有司以漸禁

奇賞彙編

卷七十九

古

漢史

之青綠民所常服且勿止列侯近臣各自省改司隸校尉察不變者是知砥礪風俗也○綏和元年立太子詔曰朕承太祖鴻業奉宗廟二十五年德不能綏理宇內百姓怨恨者眾不蒙天祐至今未有繼嗣天下亡所係心觀于往古近事之戒禍亂之萌皆由斯焉定陶王欣於朕為子慈仁孝順可以承天序繼祭祀其立欣為皇太子封中山王舅諫大夫馮參為宜鄉侯益中山國三萬戶以慰其意賜諸侯王列侯金天子當為父後者爵三老孝弟力田帛各有差是知天下大本也○復東平削

地詔曰。蓋。聿。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闕。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之。至。親。未。嘗。忘。於。心。今。聿。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是。知。恤。藩。國。也。○。賜。翟。方。進。冊。曰。皇。帝。問。丞。相。君。有。孔。子。之。處。孟。賁。之。勇。朕。嘉。與。君。同。心。一。意。庶。幾。有。成。惟。君。登。位。于。今。十。年。災。害。並。臻。民。被。飢。餓。加。以。疾。疫。溺。死。關。門。牡。閉。失。國。守。備。盜。賊。黨。革。吏。民。殘。賊。毆。殺。良。民。斷。獄。歲。歲。多。前。大。書。言。事。交。錯。道。路。懷。好。朋。黨。

奇賞彙編

卷七十九

五 選史

相。爲。隱。蔽。皆。亡。忠。慮。羣。下。兄。兄。更。相。嫉。妬。其。咎。安。在。觀。君。之。治。亡。欲。輔。朕。富。民。便。安。元。元。之。念。間。者。郡。國。殺。蠲。頗。執。百。姓。不。足。者。尚。衆。前。去。城。郭。未。能。盡。還。風。夜。未。嘗。忘。焉。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也。百。寮。用。度。各。有。數。君。不。量。多。少。一。聽。群。下。言。用。度。不。足。奏。請。一。切。增。賦。稅。城。郭。墮。及。園。田。過。更。算。馬。牛。羊。增。益。鹽。鐵。更。變。亡。常。朕。既。不。明。隨。奏。許。可。後。議。者。以。爲。不。便。制。詔。下。君。君。云。賣。酒。醪。後。請。正。未。盡。月。復。奏。令。賣。酒。醪。朕。誠。怪。君。何。持。容。容。之。計。亡。忠。固。意。將。何。以。輔。朕。帥。道。群。下。而。欲。久。蒙。顯。尊。之。位。

豈。不。難。哉。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欲。退。君。位。尚。未。忍。君。其。孰。念。詳。計。塞。絕。奸。原。憂。國。如。家。務。便。百。姓。以。輔。朕。朕。既。已。改。君。其。自。思。強。食。慎。職。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是。知。察。下。也。○。報。許。皇。后。書。曰。皇。帝。問。皇。后。所。言。事。聿。之。夫。日。者。衆。陽。之。宗。天。光。之。貴。王。者。之。象。人。君。之。位。也。夫。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非。下。陵。上。妻。乘。夫。賤。踰。貴。之。變。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爲。衆。莫。若。日。食。大。自。漢。興。日。食。亦。爲。呂。霍。之。禍。見。以。今。揆。之。豈。有。此。等。之。效。與。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

奇賞彙編

卷七十九

六 選史

之。也。又。安。獲。齊。趙。七。國。之。難。將。相。大。臣。裒。誠。秉。忠。唯。義。是。從。又。惡。有。上。官。博。陸。宣。成。之。謀。若。乃。徒。步。豪。桀。非。有。陳。勝。項。梁。之。群。也。何。奴。夷。狄。非。有。冒。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內。鄉。百。蠻。賓。服。殊。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有。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况。其。無。乎。求。於。夷。狄。無。有。求。於。臣。下。無。有。微。後。官。也。當。何。以。塞。之。日。者。建。始。元。年。正。月。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宮。也。正。月。於。尚。書。爲。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其。於。春。當。廢。今。正。於。皇。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宮。視。后。妾。亡。能。懷。任。保。全。者。以。著。

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爪出於文昌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於鉤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內也其後則有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後則訛言傳相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夫河者水陰四瀆之長今乃大决沒漂陵邑斯昭陰盛盈溢違經絕紀之應也乃昔之月鼠巢於對壘鵲變色五月庚子鳥焚於巢太山之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於易凶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其巢也雖先快意說笑其後奇賞彙編 卷七十九 七 必號而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尾也故稱凶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之山甚可惡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乳帷席折拔樹木頓僵車輦毀壞檻屋災及宗廟足爲寒心四月己亥日食東井轉旋且索與旣亡異已猶戊也亥復水也明陰盛咎在內於戊已於君體著絕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於東井變怪衆備未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成之禍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寢婁深咎敗灼灼若此豈可以忽哉書云高宗彤日粵有雉雉祖已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

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卽飭椒房及掖庭耳是知災禍之本也惜乎飲醉吏民之家亂始女寵獄典炮烙陵寢宮室一皆並興而漢祚迄以不振矣

黑龍見對

谷永

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之象也龍陽德由小之大故爲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際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邪將動心冀爲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臣愚不能處也元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太異四發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群惡流酒於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於天四方之通遞多早是宗是長是信是使詩云燎之方陽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奉麥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畧陳其效易曰在中饋无攸遂言婦人不得與事也詩曰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亡

量空虛內藏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天所不
饗。什倍于前。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橫
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
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為亂。朋黨壅蔽。於炮烙絕滅人
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臯。建治正吏。多繫無
辜。掠立迫恐。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生人死。出者不
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絕。然
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
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僞輕。無義。小人以為
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群小相隨。鳥集。維
奇賞彙編 卷七十九 九 通史

盡愁恨。感天災。異妻降。飢饉仍臻。流散充食。餓死於
道。以百萬數。公家亡。半年之畜。百姓亡。旬日之儲。上
下俱匱。亡以相救。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
下追觀夏商周所以失之。以鏡考。已行有不合者。臣
當伏妄言之誅。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統之主。七
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至于
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凶繼嗣之
禍。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令天意。亦已多矣。為人
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
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之德。昭然遠
奇賞彙編 卷七十九 三 通史

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不可令久與
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

雉雉奏

王音

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謹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察
先。雷聲故月令以紀氣經載高宗雉雉之異以明
轉。禍為福之驗今雉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
集。於庭歷階登堂萬衆睢睢驚怪連日徑三公之府
太。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
人。具備深切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

雉雉對

王音

奇賞彙編

卷七十九

選史

寤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患危亡之徵兆蕩滌邪僻之
惡。志厲精致政專心反道絕群小之私客免不正之
詔。除悉罷北官私奴車馬婚出之具克已復禮毋貳
微。行出飲之過以防迫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既之意
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毋聽後宮之請謂除掖庭之
亂。獄去炮烙之陷阱誅戮佞邪之臣及左右執左道
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且寢初陵之作止諸繕治
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存恤振捄困乏之人以弭
遠。方厲崇忠直放退殘賊毋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
以。次貫行固執毋違夙夜孳孳婁省毋怠舊愆畢改

新德既章纖介之邪不復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
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
留。神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備邊部之吏不知本朝
失。得瞽言觸忌諱罪當萬死

日食對

王章

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為符效今陛下以未
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
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至災異災異
之。法為大臣專政者也今耆大將軍猥歸日食之咎
於。定陶王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專擅朝
奇。賞彙編 卷七十九 選史
陛。下安得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為佞調之計誣亂聖
德。如此者左右阿諛甚衆不待臣言復調而足公卿
以。下係位自守莫有正言如今陛下覺寤懼大禍且
至。身深責臣下繩以漢法臣音當先誅豈有以自解
哉。今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失行流
奔。海內傳之甚于京師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
憂。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終已不改天尚不能感
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命刺幕而已如有
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尚何皇太后之高祖天下當
以。誰屬乎宜謀于賢知克已復禮以求天意繼嗣可

立災異尚可消也

災異對

李尋

李尋金
之平議
省教文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卽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銜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太官衣御府久汗玉堂之署比得召見亡以自效復特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間宿留警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奇賞彙編卷七十九 三 選史

陳所舛易曰縣象著明其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啓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孽陰伏君以臨朝不卒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依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壹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晦昧亡光各有云爲其於東方作日初出皆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太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營間者日光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猶小臣不

傳曰男婦
不齊則日
爲之食氣
帝之小男
也其失

論月一

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裝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舉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惠強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讒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集得作間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羣月者衆星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人太微帝廷楊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爲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卽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屋大柱小可爲寒心唯陛下親求賢士亡強所惡以崇社稷尊強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爲之節度歲星王歲事爲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爲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當以義斷之樊惑往來亡常周歷兩宮作態低卽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太白發越犯庫兵寇

奇賞彙編卷七十九

三 選史

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爲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佞巧依執，微言毀譽，進以昔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室察蕭牆之內，毋忽親疎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芽，以盡滌濁，滅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至正，四咎當效於四仲。四咎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爲彗。第四孟皆出爲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也。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咎，既住不咎。來事之師也。問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牧季夏舉兵法。昔寒氣應，恐後有雷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溫，與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肯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咎不得也。易曰：咎止。昔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

民者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張四昔歷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抱鼓之相應也今朝廷忽於昔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空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昔者當知爭之以順昔氣臣竊五行以水爲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之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偏黨失綱則涌溢爲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爲最大今汝潁伏滄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爲民害此詩所謂爍爍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奇賞彙編卷七十九

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惟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竊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刈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開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疆本朝夫本疆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因爲和謀所陵間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王

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馬不伏歷不可以超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乘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士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為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過仁水備以博聚英偶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榮尊榮當此之肯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奇賞彙編 卷七十九 王 選史
以義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偽並興外戚顯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官作亂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任積在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克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太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仁以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視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威因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避死亡之誅唯財

留神反覆愚臣之為人主為人臣豈可不日讀數遍。尋之談天讓之談河漢文未易屈指行能亡異不通一藝博士亡文雅者皆就南畝廟堂之上恐虛亡人耶分文析字煩言碎詞保殘守缺挾恐見破學較如此仕宦可知漢猶爾也後則何如
與王根論災異書 李 尋
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顯士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少微處士為此為輔故次帝廷女官在後聖人承天賢奇賞彙編 卷七十九 王 選史
賢易色取法於此天官上相上將皆顯而正朝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昔秦穆公說說謊之言任佗佗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二者禍福知此可不慎哉夫上者國家之大寶功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以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友強輔庶幾可以保身命全子孫安國家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察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以制法度考福禍

舉錯詩逆咎敗將至徵兆爲之先見明君恐懼修正
側身博問轉禍爲福不可救者即蓄備以待之故社
稷亡憂竊見往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
下擾亂之徵也彗星爭明庶雄爲祭大寇之引也此
二者已願效矣城中訛言大小奔走城朝廷驚駭
女孽入宮此獨未教問者重以水泉湧溢旁宮闕仍
出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木缺天淵日數湛於極陽之
色羽氣乘宮起風積雲又錯以山崩地動河不用其
道盛冬雷電潛龍爲孽繼以隕星流彗維填上見日
食有背鄉此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徵也不憂不改洪
奇賞彙編 卷七十九 元 通史
水乃欲盡滌流彗乃欲掃除改之則有年亡期故屬
者頗有變改小貶邪猾日月光精皆雨氣應此皇天
右漢亡已也何況致大改之安急博求幽隱拔擢天
士任以大職諸閹茸佞調抱虛求進及用殘賊酷虐
莽者若此之徒皆嫉善憎忠壞天文敗地理涌起邪
陰湛溺太陽爲主結怨於民室以時廢退不當得居
位誠必行之凶災銷滅子孫之福不旋日而至政治
感陰陽猶錢炭之低昂見效可信者也及諸蓄水連
泉務通利之修舊隄防省池澤稅以助損陰邪之盛
按行事考變易訛言之效未嘗不至請徵韓放掾周

敬王望可與圖之

應天對

王嘉

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
猶不可詐况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
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
得矣辨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傳著星歷虛造匈奴烏
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爲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
相有舉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
動安之危辨口快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調
決傾險辨慧深刻也調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
奇賞彙編 卷七十九 元 通史
辨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
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誅誤之臣思黃
髮之言名垂於後世惟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
以先入之語爲主

西漢籌邊之文

言兵事書

鼂錯

臣莽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
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略略畜產其後復
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犂戰勝之威民氣自倍敗
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

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
奉陛下之民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
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收其衆而有大功
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
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
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必之
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
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常流之水丘阜少
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
衍相屬平原廣塹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
奇賞彙編 卷七十九 籌邊 三 漢史
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
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中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
也劍楯三不當一荏葦竹簫山木蒙龍支榮茂接此
矛鏃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
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
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
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
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審與祖禡同弩不可以及遠
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
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

以其卒于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于敵也將不知兵
以其主于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于敵也四者兵之
至要也臣又輦小大異形強弱異軌險易異備夫卑
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
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
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
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
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
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
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
奇賞彙編 卷七十九 籌邊 三 漢史
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
同的則匈奴之革箭以皮作如木薦弗能支
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
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
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
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
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倂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
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
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
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

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
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
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衛加之以衆
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
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下財擇

文帝後二年告和親詔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何
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無
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錯有憂
而上此即侯應罷邊之慮歟

論守邊備塞書

鼂錯

奇賞彙編 卷七十九

重 選史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
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循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
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
其執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
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肉
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
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
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譴發之
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
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

發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

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升爵之賞

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

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

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

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

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

業不著於地其執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

肉飲酪衣布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

於廣墊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

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

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

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侯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

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

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能爲費甚大罷

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

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

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

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其間石城

布渠答鐵疾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

奇賞彙編 卷七十九

重 選史

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人爲中周虎落
之也。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舉人及免徒復作
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舉及輪奴婢欲以拜爵
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
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
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
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
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
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
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
奇賞彙編 卷七十九 選史

論募民徙塞下書

鼂錯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輪將
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
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
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
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
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少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

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
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
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藥
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皆生死相卹墳墓相從
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
之心也臣又葦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
伍有長十長一里有假士也四里一連連有假
五百名十連一邑邑有假侯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
之能習地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
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
奇賞彙編 卷七十九 選史

論任將

馮唐

臣葦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闕以內寡人制

之開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
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爲趙將若邊軍市之
租皆自用餐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
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車千三百乘發騎萬
三千匹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滹
林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伯後會趙王遷
立其毋倡也用郭開譏而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
爲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
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
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
奇賞策編 卷七十九 三 運史

喻巴蜀檄

司馬相如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計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
勞士大夫。陛下卽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
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康居

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闢越相誅。右弔
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焚之長。常效貢職。不敢
怠情。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爲臣妾。道里遠
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顧者已誅。而爲善者未
賞。故遣中郎將。掌往賓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
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
今耆其乃發軍興制。驚恐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
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迺自賊殺
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與燧。燔皆攝弓
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

奇賞策編 卷七十九

三 運史

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遠慮。急國
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
爵位。爲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
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亡窮。功
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壘
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迺抵
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耻。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
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
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其被

所以不
相如此
勇多上
心者論

刑戮不亦宜乎。陛下使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貪亡之舉，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畝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溪谷山澤之民，不遍聞檄，到丞下縣道。縣有蠻夷曰道使咸喻陛下之意，唯亡忽也。

上通夜郎書

唐蒙

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定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奔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奇策也。奇策彙編卷七十九選史
一奇也。誠以漢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易甚，亦奇也。

諫伐閩越書

王安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割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

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執異也。上故事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大

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

臣竊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

於水田，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

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

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

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者，視之

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

老不見兵革，民得夫煩，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

奇策彙編卷七十九

選史

越人名為藩，臣貢耐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

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

蠻夷也。且越人愚，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

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

革無時得息也。聞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賢子

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

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

入越地，輿轎而踰嶺，挖舟而入水，行數百十里，夾以

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材中多螻蛇猛獸，夏月暑

昔，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外死傷者

必衆矣。前皆南粵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聞忌將兵擊之。先臣淮南厲王也。聞忌人姓名。以其軍降處之上。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擢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誦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萬物。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奇賞彙編 卷七十九 聖 選史

也。臣幸越甲卒不下數千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饌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蝮蛇蠱生。疾病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聞越土弟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携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聚。聚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飭食根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煩人不得紡績。織紐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亡食。行者亡糧。民苦兵車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查長老言。秦之嘗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藪。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之。士卒勞倦。越乃出擊之。秦兵大破。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背外內騷動。百姓靡敵。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群爲盜賊。於是山東

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奸邪之作繇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二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始克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亡戰言莫敢較也如使越人蒙死微幸以迎執事之頗行行斯興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入數為固江漢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眾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略嫌教訓未可奇賞彙編 卷七十九 聖 選史 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憑玉几南面而聽斷歸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傳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智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徐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蔽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

王文卿曰
將吏相疑
而外市放
尉他並罪
得成其私
也即安國
之指

與王恢擊匈奴議

韓安國

御史大夫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軼高如城者數所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子歌之及解圍反位而亡怨嫉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已私怒傷百世之功故乃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一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豁然終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為效矣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糧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朝服色非威不能制強弗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疾風去如收電畜牧為業弧矢射獵逐獸隨草居處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

繼以支胡之常事其孰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憾
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昔昔秦繆公都
雍地方三百里知昔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
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辟數千
里以河為竟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匈奴不敢飲馬於
河置戍遂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
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
匈奴譬猶以強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若是
則北發月氏可以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使安國曰
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

奇賞彙編

卷七十九

聖

運史

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襲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
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氣不能起毛羽強弩之
末力不能入魯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暮也今將
卷甲輕舉深入長毆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費衝行則
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
曰遺人獲也意者有他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
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憾曰不然
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迹
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
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泉駒壯士

與金鑑
之文

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審邊險阻以爲其戒吾執已定
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
百全必取

驃騎論功論

吾丘壽王

士或問於大夫曰側聞強秦之用兵也南不踰五嶺
北不渡大河海內愁怨以喪其國漢興六十餘載矣
命將帥以抗憤用干戈於四荒南排朱崖北建朔方
東越滄海西極河源拓地萬里海內晏然鄙人不識
敢問其蹤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力而不以德
以詐而不以誠內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白起王翦
奇賞彙編 卷七十九 聖 運史
之兵窺間伺隙既并海內之後以威力爲至道以權
詐爲要術遂非唐笑虞繩城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
之戒嚴誹謗之謀十餘年遂滂施而盈溢是故皇天
疾威更命大漢反秦政務在敦厚至今六世可謂富
安天子文明四夷向風徒觀朝廷下僚門戶之士謀
如涌泉動如駭機皆能安中國吞四夷君臣若茲何
慮而不成何征而不尅雖拔泰山填滄海可也

出財佐軍書

卜式

臣聳主媿臣死羣臣宜盡死節其驚下者宜出財以
佐軍如是則強國不犯之道也臣願與子男及臨苗

習弩博昌習船者請先死之以盡臣節

莊青翟奏舉國奉師與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開禁食以賑貧窮減戍卒之半

請田輪臺奏

桑弘羊

故輪臺以東捷枝渠犁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昔執其効國少鎗刀貴黃金采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臣愚以為可遣連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肯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為斥候屬校尉

奇賞彙編

卷十九

聖

選史

諫擊匈奴書

魏相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嗾乎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太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

者謂之驕兵兵驕者城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聞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聳諸將軍欲與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

子共大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

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

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

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肯案今年

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人臣愚以為

奇賞彙編

卷十九

哭

選史

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藥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

單于朝位議

蕭望之

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烏鼠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信讓行乎蠻貉福祚流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

單于朝位議

黃霸

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逵視旣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匈奴單于鄉風慕化奉珍朝賀自古未之有也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反聖之之議

罷珠壓對

賈捐之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亡忌諱之患敢味
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
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亡間以三聖之德
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
奇賞彙編 卷十九 聖元 通史

奇賞彙編

卷七十九

四无

選
史

迄於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故
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
仁人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氏羌南不過蠻荆
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
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
征不還齊桓揀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
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
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
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
至孝文皇帝閉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

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皆有獻千里馬者詔曰朕
旗在前屬車在後古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
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
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昔逸游
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寒則
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
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
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較乃探平城
之事錄目煩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
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南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

奇賞齋編

卷七十九

辛通史

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寨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郭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覓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開東公孫勇等詐僞使者是皆靡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開東關東人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去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怕怕之忿

為單于怪
其不厭故
使司馬承
騎嘉曉東
子從應之
議也

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
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讐言聖
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
之久矣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
子同川而浴相息以鼻飲與禽獸亡異本不足郡縣
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
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毒
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
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
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
奇賞彙編卷十九 聖 運史

罷邊備議

侯應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
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
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
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
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

得用少安募北地平少草木多沙漠匈奴來寇少所
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
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
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何奴得
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強則
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
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
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
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
以絕臣下之觀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
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
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
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
生變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
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
亡者多日牽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昔有亡出
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
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
或園山岩石水柴僵落山樹枯谿谷水門稍稍平之
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

終始欲以一切省徭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侯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論蜀賓使

杜欽

前蜀賓王陰未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亡欲則嬌嬖終

奇賞彙編 卷七十九

奎 通史

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通厚蠻夷恩快其求者為壤比而為寇也今縣度之既非蜀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為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斤侯士百餘人五夜擊刁斗自守尚豈為所侵盜驢畜負粮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贖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強漢之節餒山谷之間乞匄亡所得離一二旬則人畜

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隘者尺六十寸長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十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阬谷盡靡碎人墮勢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險峽之路罷弊所恃以事亡用非長久計也使業者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

受伊邪莫演降議

谷永杜欽

奇賞彙編 卷七十九

奎 通史

漢與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于往昔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愛其通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問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諛之謀懷附親之心便

罷康居議

郭舜

本匈奴盛。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委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輪遣。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國中。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為亡所有。以夸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中為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開康奇賞彙編卷十九

若。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非至計也。

伐烏孫奏

息夫躬

單于當以十一月入塞。後以病為解。疑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早爰處強盛。居強煌之地。擁十萬之眾。東結單于。遣子往侍。如因素強之威。循烏孫就居之跡。舉兵南伐。并烏孫之執也。烏孫并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為卑爰處使者。來上書。曰。所以遣

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亡策焉。當周宣王。昔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蠱蠱之螫。歐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

子侍單于者。非親信之也。實畏之耳。惟天子哀告單于。歸臣侍子。願助戍。已校尉。係惡都奴之界。因下其章。諸將軍令匈奴客。奔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者也。

諫伐匈奴書

嚴尤

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亡策焉。當周宣王。昔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蠱蠱之螫。歐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齋輕。根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飢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眾。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執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一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構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

牛又當自資。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艸
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
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
資。糲餼薪炭重。不可勝食。精飲水以歷四昔。師有疾
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執力不
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
遁。逃執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
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
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
等深入。震擊。且以剋艾胡虜。

奇賞彙編 卷七十九

壬 選史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七十九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八十

西漢將帥使絕國之文

請使匈奴書 終軍

詰單于 郭吉

不誅蘇建 衛青

論烏孫 張騫

置酒設蘇武 李陵

置酒賀蘇武 李陵

難蜀父老文 司馬相如

擊罕升奏 辛武賢

奇賞彙編 卷八十 將帥

羌事對 趙充國

議羌擊奏 趙充國

陳兵利害疏 趙充國

上屯田奏一 趙充國

上屯田奏二 趙充國

上屯田奏三 趙充國

請罷屯兵奏 趙充國

上書 谷永

上疏 甘延壽

西漢夷虜之文

止冒突圍帝劉氏

報漢帝書南越王佗

去帝制令南越王佗

遺漢帝書冒頓單于

上漢帝書南越王胡

遺漢帝書狐鹿姑單于

說匈奴中行說

折漢使中行說

上漢帝書二首烏孫公主

上漢帝書烏孫昆彌

奇賞彙編 卷八十目 史廣

上漢帝書烏珠留單于

上漢帝書呼韓邪單于

對呼韓邪伊秩訾

西漢議律之文

議律奏張蒼

論法張釋之

斬監御史奏胡建

尚德緩刑書路溫舒

請剛定律令奏鄭昌

入穀贖臯議二首張敞

入粟贖罪議蕭望之

西漢訟寃之文

為父上書緹縈

謝罪書張湯

訟蓋寬饒書鄭昌

詰公車上書張敞

論甘延壽等疏劉更生

上疏陳湯

請復丙吉後爵邑士伍尊

訟馮奉世前功疏杜欽

奇賞彙編 卷八十目 訟寃

訟陳湯疏谷永

請勿治梁王疏谷永

訟王尊書公乘典

訟劉輔書辛慶忌

訟甘陳書耿育

為師丹上書申咸

救鄭崇書孫寶

議王嘉罪永信少府猛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八十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西漢將帥使絕國之文

說尉佗

陸賈

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咄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王倍約自立為西楚伯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誅項王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

奇賞彙編

卷八十

選史

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臣印剖符通使君臣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家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

遣使匈奴書

終軍

軍無橫草之功得列宿衛食祿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直披堅執銳當矢石啓前行驚下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

盡出於匈奴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不足以充一方之任竊不勝憤懣

詰單于

郭吉

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母為也單于立見者留郭吉不返而終不能有加于漢

不誅蘇建

衛青

青幸得以肺腑待舉行間不患無威而周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

奇賞彙編

卷八十

選史

論烏孫

張騫

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壘烏嚙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單于恠以為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與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衆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為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

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昔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共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

置酒說蘇武

李陵

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爲奉車。從至雍棧陽宮。扶輦下除。觸柱折轅。効大不敬。伏劍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船。惟隨駙馬河中溺死。宦奇賞彙編

卷八十

選史

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昔大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皆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辜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爲乎。願德陵計。勿復有云。

置酒賀蘇武

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令漢且貴陵。舉

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一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渡沙漠。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隳。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與武決。按陵武所往來書并樂府多贗作錄此二首以存其真耳

難蜀父老文

司馬相如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群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懷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馳定筭存。叩畧斯

奇賞彙編

卷八十

選史

榆舉苞滿。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按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印罕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敝所恃以事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已。不化俗也。余尚惡

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浮出汎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倚廬而不安夏后氏咸之乃堙鴻水決江疏河漉沈瞻菑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常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亡肢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決于茲且大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項握璫拘文牽俗循循習傳當世奇賞彙編卷八十
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濔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耻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爲奴繫縲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

許則據矣其文自好

爲遠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蓋夫爲之垂涕泥乎上聖又惡能已故非出師以討疆胡南馳使以請動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開洙若微犂何鏖零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德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迷不聞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假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涵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霧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奇賞彙編卷八十
合在於此矣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視指聽者未聞音猶鶴鵬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息請以身先之敝罔靡徙因遷延而辭避
賢擊早開奏 辛武賢
罷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執不可久或曰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境外之冊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

蘇、漢、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齋、三、十、日、糧、分、兵、並、出、
張、掖、酒、泉、合、擊、罕、并、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為、命、今、
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豈、奪、其、畜、產、虜、其、妻、
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

羌事對

趙充國

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
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昔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
漢相距五六年乃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
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曰漢武師將

奇賞彙編

卷八十

七

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
一世也問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為桓來保塞恐兵復
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詰國設以子女貂裘欲
沮解之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
地出鹽澤過長阬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
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擊連他種宜及未然為之備

議羌擊奏

趙充國

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以一
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水
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

前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此防寇與

大手段在

此防寇與

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阬以絕
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
以為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
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州臣恐匈奴
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
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為呼逆他種劫畧故臣愚
冊欲捐罕開關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
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
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

陳兵利害疏

趙充國

奇賞彙編

卷八十

八

選史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論
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
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開象
彫庫宣天子至德罕開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
楊王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
石山木候便為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
釋有罪誅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
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
人今罕羌欲為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
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

郡兵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虜欲爲背畔故與罕開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開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開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寢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奇賞彙編卷八十 九 選史

屯田奏

趙充國

帝念丁壯相率攻虜田者父復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芡乾菜禾二千五百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

又恐亡失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水解漕下以水運繕鄉亭遂溝渠治墮陁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木左右田事出至春人賦與人二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從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屯田奏二

趙充國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靈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稠愁於寄託遠道骨肉離心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

此所以費
降也

順天。昔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伊。卒。兵。決。可。
恭月。而望。羗。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
受。克。國。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羗。虜。之。具。也。臣。謹。
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
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羗。
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羗。虜。相。畔。之。
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
食。度。支。田。十。二。歲。罷。奇。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
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羗。以。斥。羗。虜。揚。威。武。傳。世。折。
衝。之。具。五。也。以。閒。暇。肯。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克。入。金。
奇賞彙編 卷八十 上 趙充國

屯田奏三

趙充國

坂書曰即
如將軍之
計焉當何
時月而
至者謂今
年耶

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羗。精。兵。今。餘。
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單。耳。開。莫。須。又。頗。
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開。天子。明。令。相。捕。
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
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
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
而。不。能。害。今。爵。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
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壘。木。樵。為。障。校。聯。不。絕。便。
兵。弩。飭。圖。具。燹。火。幸。遇。虜。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
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
奇賞彙編 卷八十 上 趙充國

復爾。中亦未可空。如是。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濟。也。給。一。隅。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羗。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離。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于。山。埜。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執。計。愚。臣。伏。計。執。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奇。賞。彙。編。卷。八。十。上。選。史。

陳恩惟陛下省察

請罷屯兵奏

趙充國

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氐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

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皆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詔黃門郎楊雄卽充國圖畫而頌之曰明靈惟宜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命虎

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干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嬰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師于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糾糾桓桓。亦紹厥後。

上漢帝書

谷吉

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奔捐不畜。使亡鄉從之心。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乃始亡。奇賞彙編。卷八十。古。選。史。應敵之數。知勇俱困。以致耻辱。卽豫爲臣憂。臣幸得建疆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宜諭厚恩。不宜敢策告懷禽獸。加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必遁逃遠塞。不敢近邊。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

上漢帝疏

甘延壽陳湯

臣奉天下之大義。當混爲一。昔有唐虞。今有疆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爲疆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

內不坑一
天之後不
附府庫之
盜以敵之
用此元帝
建昭四年
事也

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郢。及名王以下宜縣頭。秦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疆。漢者雖遠必誅。

西漢夷虜之文

止冒突圍帝

關氏

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

報漢帝書

南越王佗

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為南粵王使。為外

奇賞彙編

卷八十

南越王佗

奇賞彙編

卷八十

其

選史

臣音肉貢職。孝惠皇帝即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厚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即予。牡母與牝。老夫處辟。馬牛。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內使。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

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

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

號為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

大怒。削去南粵之藉。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護

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邊。且南方卑濕。蠻夷中西有西

甌。其衆半藏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衆數千人。亦稱

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老夫故敢妄竊帝

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

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

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

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

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

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謹北面

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佳蠶

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

下

南越王佗去帝制令

其

選史

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

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纛。漢過不先。明教並自

冒頓單于遺書

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帝忘恙。前昔皇帝言和

親事。稱書意。合驩。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

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與漢吏相恨。絕二主之約。離

昆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

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少吏之敗約。故罰

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強以滅夷。月氏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以定。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得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故使郎中係序。淺奉書請獻。囊他一騎馬。二駕二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

南越王上書

南越胡王

兩越俱為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聞越興兵侵。奇賞彙編 卷八十 七 選史

單于遺書

狐鹿姑

南有大漢。北有疆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圍大關。取漢女為妻。歲給遺我藥酒。萬石。稷米五千斛。雜繒萬匹。他如故約。則遷不相盜矣。

說匈奴

中行說

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者。以衣食異。亡仰於漢也。令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于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

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湮醪之便美也。北計、胡、匈奴、匈奴則勤心歸漢矣。

說折漢使

中行說

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溫厚肥美。以齋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功為事。其老弱不能闘。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為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臥。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亡冠帶之飾。闕廷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肯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亡事。用、余、餘、論。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妻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疎。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于作業。嗟。上室之人。顧亡多辭。令謀謀而佔。佔冠固何當。自是之後。漢使欲辨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亡多言。顧漢

所輸匈奴絳絮米藥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
為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孰以騎
馳蹂而稼穡耳

上書

烏孫公主

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為一其侵烏孫惟天
子救之

傳介子持節使斬樓蘭王安歸首縣之北闕不煩
師衆鉤釘侯母波率其君長人民擊反者斬首捕
虜有功立為王並昭帝朝事

上書

烏孫公主

奇賞彙編卷八十
年老土思願得歸葬漢地

烏孫公主

上書

烏孫昆彌

近為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精兵人馬五萬匹
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
世之治也匈奴之言簡世之亂之言多

單于上書

烏珠雷

蒙天子神靈人民盛壯願從五百人入朝以明天子
盛德

單于上書

呼韓邪

常願謁見天子誠以郅支在西方恐其與烏孫俱來

擊臣以故未得至漢今郅支已代誅願入朝見

伊秩普對呼韓邪

伊秩

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得以安寧單于神靈天子之
祐也我安得力既以降漢又復歸匈奴是兩心也願
為單于侍使于漢不敢聽命

西漢議律之文

議律奏

張蒼

肉刑所以禁姦所繇來者久矣陛下下明詔憐萬民
之一有過被刑者終身不息及舉人欲改行為善而
道亡繇至仁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謹議請定律曰

奇賞彙編卷八十

三

諸當完者完為城旦春當黥者髡鉗為城旦春當劓
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
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
命復有笞舉者皆棄市舉人獄已決完為城旦春滿
三歲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
一歲免為庶人隸臣妾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
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其亡逃及有辜耐以上
不用此令前令之行城旦春歲而非禁錮者如完為
城旦春歲數以免臣昧死請

論法

張釋之

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措其手足。

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措其手足。

斬監御史奏

胡廷

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撤軍垣以來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奸人奸人者殺。臣謹按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執事不誨上臣謹以斬昧死以聞。

尚德緩刑書

路溫舒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嬖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

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乃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

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蓋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奇賞彙編卷八十

奇賞彙編卷八十

王選史

者謂之誹謗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胃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虐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劉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

以傷也。太平之未治，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思者，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郤，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爲。故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臯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輪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明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嘗爲之，叩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可賞彙編。卷八十。聖。通史。

請刪定律令奏

鄭昌

聖王置諫爭之臣者，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爲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奸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

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爲亂首矣。

入穀贖罪書

張敞

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非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亡餘積，雖羌虜已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臯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入郡贖罪，務益致穀以預備百姓之急。

入粟贖臯議

張敞

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符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先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臯人出財滅臯，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典賦歛也。又諸盜及殺人者，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爲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臯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敵備早衣二十餘年，嘗聞臯人贖矣。未嘗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皆民尚有飢乏，病處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不蚤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爲

奇賞彙編

卷八十

通史

聖王一切

奇賞彙編。卷八十。聖。通史。

聖王一切

聖王一切。聖。通史。

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故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

入粟贖罪議

蕭望之

民。兩。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竟。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禁。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因。執。豈。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外。亡。奇。賞。彙。編。卷。八。十。之。思。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詩。曰。愛。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歛。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灰。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惠。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入。粟。贖。罪。再。議。蕭。望。之。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經。垂。法。為。亡。窮。之。規。末。惟。邊。

此之用心也

竟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齊。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強。吏。民。請。奪。假。貸。至。為。盜。賊。以。贖。罪。其。後。奸。邪。橫。暴。羣。盜。並。起。至。攻。城。邑。殺。罷。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典。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哀。止。愚。以。為。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

西漢訟冤之文

為父上書

緹縈

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天忤

奇賞彙編卷八十

漢書

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也。妾願入為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

謝舉書

張湯

湯亡尺寸之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位三公。亡以塞責。然謀陷湯者三長史也。

訟蓋寬饒書

鄭昌

臣聞山有猛獸。藋藋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

此其志
又非附也

聖公
人謂非
在
在
在

明史
自其
也

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收不言

諸公車上書

張敬

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舉京兆坐殺賊捕橡絮舜舜
本臣敵素所厚吏數蒙恩貸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
考事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傷化薄俗
臣竊以舜亡狀枉法以誅之臣敵賊殺亡辜勒獄故
不直雖伏明法死亦所恨

論甘延壽等疏

劉更生

郅支單于因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
毀重羣臣皆聞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

奇賞彙編 卷八十

三

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
檻城郭之兵出百八入絕域遂踰康居五重城塞
欲戾之旗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
西掃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萬夷惴伏莫不恩震呼
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恩鄉風馳義稽首來
賓願守非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
臣之勛莫大焉晉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
而百蠻從其詩曰燁燁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
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
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

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

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

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入也吉甫之歸周

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

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

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

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晉齊桓前有尊周之

功後有滅項之舉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

師將軍李廣利拍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

勞而屢獲駿馬三十疋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不足

奇賞彙編 卷八十

以復費其私舉惡其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

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疆

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舉其馬而

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

常患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

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

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

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

治尊龍爵位以勸有功

上疏

陳湯

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爲郅支報讐也

請復丙吉後爵邑

士伍尊

臣少時爲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亡辜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尊曰再侍臥庭上後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

奇賞彙編

卷八十

三

選史

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令留

與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畜夫白吉曰食皇孫亡詔令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孫吉即時病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濕候伺組徵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孫教盥數奏甘毳食物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已亡量矣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徵其報哉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雖介子推割肌以存君不足以比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刪去臣辭專歸美於組徵卿組徵卿皆以受田宅賜錢吉封爲博陽侯臣尊

不得比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歿在旦莫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徵文奪爵爲關內侯臣愚以爲宜復其爵邑以報先人功德

訟馮奉世前功疏

杜欽

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候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此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

奇賞彙編

卷八十

三

選史

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爲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爲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臯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不立不知所從則百姓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亡疾信命殊俗威功自著爲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非聖王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

訟陳湯疏

谷永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并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

奇賞彙編

卷八十

主選史

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奔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耻威震百蠻武揚四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肯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管曰起為秦將南拔郅都北坑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學上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大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况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史議使百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成難之臣也

請勿治梁王疏

谷永

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

奇賞彙編

卷八十

主選史

人閨門之私聽聲中聾之言春秋為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逮具爾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劾立博致難明之事獨以偏辭成臆斷獄亡益於治道汗鱗宗室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幸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季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耻辱之心案事者乃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以三者揆之始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

訟王尊書

公乘典

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眾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羣盜竄更氣傷沮流輦四方為國家憂當此之肯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羣盜

方畧拜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
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薦奔非之吏起沮傷之氣
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
拊循貧弱鉏耘豪彊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
萬章笏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
奸軌上千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爲百
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按
誅皆伏其辜奸邪銷釋吏民說服尊撥劇整亂誅暴
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爲真未有殊絕
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爲國家
奇賞彙編 卷八十 通史
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恭滔天原其所以
出御史丞楊輔故爲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
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太奴利家梓搏
其頰兄子閔拔刀欲剄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
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爲此議傳致奏文
浸潤加誣以復私怨管白起爲秦將東破韓魏南拔
鄢都應侯譖之賜效杜郵吳起爲魏守西河而秦韓
不敢犯譏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
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聽失人之患也臣等
竊痛傷尊修身潔已砥節首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

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感信
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亡辜制於
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暴下不得
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讐之偏奏猥被共工之大惡亡
所陳怨慝舉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
家爲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
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願下公卿大夫博
士議即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誅之辜也
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
之誅故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
奇賞彙編 卷八十 通史
舉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亡辜亦
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路唯明主參詳使
白黑分別書奏復以尊爲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
訟劉輔書 辛慶忌
臣聳明王垂寬容之聽崇諫諍之官廣開忠直之路
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寮在位竭忠盡謀不患後患
朝廷無譏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魯竊見諫大夫劉
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爲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
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于此旬日之間收下秘獄臣
等愚以爲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

上。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旱。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衆。共。之。晉。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肯。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諍。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思。心。精。銳。銷。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

奇賞彙編

卷八十

五

選史

訟甘陳書

耿青

延壽湯爲聖漢探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耻。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我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陲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貴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鬼然被冤拘囚。

不能自明。卒以亡。舉老棄燉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思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亡武帝薦延。泉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輒逐斥遠。使亡逃分窟。灰無處所。遠鑒之士。莫不計度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

奇賞彙編

卷八十

五

選史

爲師丹上書

申咸

丹經行亡比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發憤懣奏封事。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漏洩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衆心。唐林亦請復丹爵邑曰則覽衆心有以慰復師傳之

救鄭崇書

孫寶

臣聞疏不弔親。外不慮內。臣幸得銜命奉使。職在舉刺。不敢避貴幸之勢。以塞視聽之明。按尚書令昌奏。僕射崇下獄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道路稱冤。疑

昌與崇內有纖介。浸潤相陷。自禁門內樞機近臣蒙受冤譖。虧損國家。為謗不小。臣謂治昌以解衆心。

議王嘉罪奏

永信少府猛

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臯探意立情。故或有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臯。明王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內咸服。臯名雖應法。聖王之於大臣在典。為下御坐。則起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義。誅之以行。案嘉本以相等。為臯。臯惡雖著。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答。非所以皇國衰宗廟也。今春月寒氣錯繆。霜露數降。宜示天下以寬和。臣等不知大義。唯陛下察焉。

奇賞彙編

卷八十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八十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八十一

西漢治河之文

治河書

延年

請穿漕渠

鄭當時

請作渠田

番係

通褒斜道

河決歌

治河奏

馮遂

治河奏

平當

論治河疏

李尋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一

治河

一 選史

治河奏

賈讓

西漢侯王之文

責宋義

項羽

說漢王

韓王信

說沛公

張良

遺項王書

張良

說漢王

陳平

請定帝號疏

諸侯王

上漢王書

韓王信

報柴將軍

韓王信

田橫耻見高帝

西漢策士之文

遺章耶書陳餘

說漢王袁生

說范陽令及武信君蒯通

說韓信蒯通

說韓信廣武君

與蕭丞相書鮑生

說蕭何召平

賀高祖禽韓信田肯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一 策士

遺韓王信書柴將軍

說黥布蕭何

說呂祿酈寄

西漢奏記之文

與諸子約陸賈

與公孫弘書東方朔

與人書東方朔

說魏其高遂

答狎柯盛覽書司馬相如

遺公孫弘賢良書鄒長倩

與摯伯陵書司馬遷

與任少卿書司馬遷

報司馬子長書摯峻

與蘇武書二首李陵

報李陵書蘇武

奏記霍光杜延年

與魏相書丙吉

與朱邑薦士書張敞

與嚴延年書張敞

答張敞書嚴延年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一 奏記

與韋玄成書水相史

與蓋寬饒書王生

奏記蕭望之鄭朋

奏記王鳳論馮野王杜欽

謝王鳳書谷永

與王音書谷永

與王譚書谷永

戒段會宗書谷永

奏記翟方進李尋

予楊雄書劉歆

答桓生借老莊書 班婕妤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一 奏記 四 通史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八十一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西漢治河之文

治河書

嚴延年

河出崑崙經中國注勃海是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按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領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如此關東長公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可以省隄防備塞士卒轉輸胡寇侵盜覆軍殺將暴骨原塋之患天下常備匈奴而不憂百越者以其水絕壤斷也此功一成萬世大利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一

一 通史

請穿漕渠

郊富時

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

請作渠田

番 係

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民交牧其

事情甚多
而以備諸
豈之文其
明白且有
勢可見諸
文之妙此
前二卷便
為精峭三
事法
可謂得
事法

歌其雄
有氣雄
才帝王之
作

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
與關中亾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

或言通褒斜道

抵蜀從古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
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
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
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亾限便于砥
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于巴蜀

河決歌

武帝

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今將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一

二 選史

奈何皓皓肝肝今閭殫為河殫為河今地不得寧功
亾已昔今吾山平吾山平今鉅壑溢魚沸鬱今栢冬
日延道施今離常流蛟龍騁今方遠遊歸舊川今神
哉沛不封禪今安知外為我謂河伯今何不仁汎濫
不止今愁吾人藹桑浮今淮泗滿久不反今水維緩
一曰河湯湯兮激潏潏北渡迆兮浚流難攀長菱兮
沈美玉河伯許今薪不屬薪不屬今衛人舉燒蕭條
今噫乎何以禦水顏林竹今捷石齒宣房塞今萬福
來于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
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亾水災

治河奏

馮遂

魏承河下流與兗州東魏分水為界城郭所居尤卑
下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潤亾大害者以屯氏河通
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需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
川兼受數河之任雖增高隄防終不能洩如有霖雨
旬日不霽必盈溢需鳴犢口在清河東界所在處下
雖令通利猶不能為魏郡清河減損水害禹非不愛
民力以地形有執故穿九河今既滅難明屯氏河不
流行七十餘年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
於以分流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洩暴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一 三 選史

治河奏

平富

九河今皆實城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亾隄防
壅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
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

論治河疏

李尋

陰氣盛則水為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江河滿

溢所謂水不潤下故常于卑下之地猶日月變見于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衆庶見王延世蒙重賞言便巧不可用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執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

治河奏

賈讓

古者立國居民彌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執所不及大川必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汗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一

四 運史

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功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溢皆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皆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陋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

金堤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乃折東與東山相

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

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

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

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

其間此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

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

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

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

抵魏郡鄆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一

五 運史

三東迫隄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執不能遠汎濫替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閼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

凶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乃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丈，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執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一 六 運史

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榮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水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執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叩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為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能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澗上，徹民則病，涇氣水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為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

隄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為秬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代買薪石之費，數歲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免師丹策：山崩地震，河決泉涌，司空之職，備廢以年為河平，正得下策。其

西漢侯王之王

賁宋義

項羽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一 七 運史

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飢，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舉而秦強，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人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

說漢王 韓王信

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跋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

策東鄉爭權天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嗜啗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刳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伯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爲伯寔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奇賞彙編 卷八十一 八 通史

說沛公

張良

沛公尚疆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

秦兵尚疆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蓋爲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鄼食其持重寶哈秦將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郗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卽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

遺項王書

張良

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復東

簡盡

說漢王

陳平

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一

九 通史

沛公亦一奇賞也

不耻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資傷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夫鍾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

請定帝號疏

諸侯王

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

功分位發

吳芮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歟再拜言人王陛下先時秦為公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擬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宜昧歟再拜上皇帝尊號

上漢帝書

韓下信

國被邊徇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

報柴將軍書

韓王信

陛下擢僕間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榮陽之事僕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一

十 漢史

不能歟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為反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歟囚僕有三罪而欲求活此伍子胥所以僨於吳世也今僕囚匿山谷間旦莫乞貸餐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執不可耳

結附而動

耻見高帝

田橫

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為公虜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

語亦無此

獨不規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

西漢策士之文

遺章耶書

陳餘

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攻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歟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通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一

十 漢史

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又多內却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公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執與身伏鈇質妻子為僇乎

說漢王

袁生

漢與楚相距榮陽數歲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榮陽成皋間且得使韓信等解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榮陽未晚也如

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

說范陽令及武信君

蒯通

竊聞公之將矣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爲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刺辦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辦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奇賞彙編

卷八十一

主 選史

而千里定者也

說韓信

蒯通

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連號一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櫓還燦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辜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墊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關逐北至于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于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于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城畢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一

主 選史

奇賞彙編

武成曰凡
下所以待
須更至令
者以項王
尚存也危
言哉

中所以平
為奇用之
成安亦然
六部黃武
不不微

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于齊矣蓋聞天與
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
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
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
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厥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僭
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
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智之決弗
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蠶蠶之
致螫騏驥之踟躕不如驚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
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
者賞彙編 卷八十一 十四 漢史

聲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
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乎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

說韓信 廣武君

方今為將君計莫如按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
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解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辨
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
已從使誼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
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
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
而以長擊短其指是見

與蕭丞相 鮑生

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
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
君

說蕭何 召平

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
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
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
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

賀高祖禽韓信 田肯

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帶山河之險縣
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執便利其以下兵
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
卽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
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
二焉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齊王矣

遣韓王信 柴將軍

陛下寬仁諸侯雖有叛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
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舉急自歸

說黥布 隨何

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

強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以爲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爲楚軍，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據淮南之衆，日夜會戰彭城下，今撫萬人之衆，無一人度淮者，陰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向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強，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明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特以戰勝自強，漢王收諸侯還守，城皐、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微，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輸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皐，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楚兵不足罷也。使楚兵勝漢，則諸侯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強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杖劍而歸漢王，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況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一 通史

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叛楚，與漢共。

說呂祿 鄭寄

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

西漢奏記之文 陸賈

與諸子約 陸賈
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歿。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還來過它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以恩公爲也。

與公孫弘書 東方朔

爵祿不相責，以禮同類之游，不以遠近爲故。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魏公子一朝以百騎造之，呂望未嘗與文王同席而坐，一朝讓以天下，平大夫相知，何必接塵而游，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自述目，若縣珠。

既曰：雖舉，其中以外，先王之風，又曰：禮教，十年當不，通得即也，不爲執教，化民有，道對亦近，高若，編良勇，若五責捷，若慶忌，廉若，富家文子，鮑叔，信善，尾生，天子之，前何其，浪也。

與人書

東方朔

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矣。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

說魏其

高遂

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傳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則妻子毋類矣。漢書螫作喪

答羊何盛覽書

司馬相如

詞賦者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官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經覽人物斯乃得之內不可得而傳。

遺公孫弘賢良書

鄒長倩

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為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具人如玉五絲為緇倍緇為升倍升為緇倍緇為紀倍紀為緇倍緇為緇皆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勛効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修而不為也。故贈君素絲一緇。撲滿者以土為器以畜錢具其有入竅而凸出竅滿則撲之土匱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

藉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歛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誠與。故贈君撲滿一枚。荷嗟盛與山川阻修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風下以俟嘉譽。弘與慶等猶知乞骸骨

與擊伯陵書

司馬遷

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伏惟伯陵材能絕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永清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太史公賦才太奇取名太高作文太好受闢人嫌

報司馬子長書

擊峻

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吝去於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此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從容以送餘齒耳。

報任安書

司馬遷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賤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鬱悒而亡誰語。諺曰誰為為之。

司策材力
策材力之
策材力之

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歟。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
為知己者。用女為說。已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雖才
懷隋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發笑。而自
黜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
辛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測之患。涉旬
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諱。是僕終
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亡窮
請畧陳固陋。闕然又不報。幸勿過僕聞之修身者。智
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符也。耻辱者
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
奇賞策編 卷八十一 運史

新將率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
為宗族交游光寵。四者。一遂。苟合。取容。亡所短。長
之效。可見於此矣。嚮者僕常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廷
末議。不以此時引網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
餘。在闕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
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
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於鄉曲
之譽。主上幸得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
之中。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
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
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僕與李陵俱居門
下。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
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上信。臨財廉
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
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
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
事亦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
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
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強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
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

歸三便處
不友

素門高結

孫陵

奇賞彙編

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
 攻。而國之轉關千里。矢盡道窮。敗兵不至。士卒咸傷。
 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沐血飲泣。張
 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敵。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
 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
 不甘。味聽朝不怡。人臣憂思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
 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以為
 李陵素與士大夫絕。其分少。能得人之氣力。雖古名
 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
 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僕懷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一

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
 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
 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
 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
 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
 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皆此真少卿
 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貴其家聲。而
 僕又聞之。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
 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
 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

望色妙理
道理不尋
理自不尋

情狀隱而
同辭表其
無此俗人

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一毛。與蟻
 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或飾者比。特以為智。窮畢
 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
 有一氣。故有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
 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
 箠。受辱。其次剔毛髮。要金鎖。受辱。其次毀肌膚。斷
 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
 節不可不勵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檻穽
 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有畫地為牢。勢
 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
 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
 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
 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
 也。拘美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
 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梟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
 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鉗
 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
 及至是言不辱也。不能引決自財。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
 委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

何足怪乎。夫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凌夷。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更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綵綫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膑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明。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公。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畧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二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一 李陵 選史

少故不遇

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亡愠色。僕誠以昔此善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里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嘗不發。背露衣也。身直為閭閻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岩穴。邪。故且從容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解。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要之。效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盡意。故畧陳固陋。書樂云。文字最難。強所請。弱者。雖前人之可。前人之可。反。雖自成一。家言。只。與。不。襲。之。李陵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一 李陵 選史

事謬矣。功者福主。今爲禍先。忠者義本。今爲重患。是以彭蠡赴流。屈原沉身。子欲居九夷。此不由感怨之志邪。行矣。子卿思若一體。分爲二朝。悠悠永絕。何可爲思人。殊俗異處。生斷絕。何由復達。

再報蘇武書

李陵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勲勲。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但見異類。韋韞翠幕。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奇賞彙編 卷八十一 王 選史
舉目言笑。誰與爲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爲鯨鯢。身負國恩。爲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爲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卑小。不蒙明答。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願國。

家於我已矣。殺身益適。足增羞故。每懷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令人悲。增忉忉耳。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畧而言之。昔先帝受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彊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擧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歾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彊踰十萬。奇賞彙編 卷八十一 王 選史
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執。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剗刺。決命爭首。死傷積埜。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爲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復復戰。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于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爲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歾。然陵不歾。舉也。子卿。

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歟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
子而反爲利者乎然陵不歟有所爲也故欲如前書
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歟不如立節滅名不如
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耻曹沫不歟三敗之辱
卒復勾踐之讐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
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
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爲
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繫韓彭趙醢錯受
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
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一 此等句弱甚如非史
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事誰不
爲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畧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
失貴臣之意到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
而長嘆者也何謂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
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歟
朔北之望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
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
之節况爲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
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國國
公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戶

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
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歟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
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
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歟如歸陵誠
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歟則葬
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
其文墨邪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
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爲別世之人歟爲異域之鬼長
與足下生歟辭矣幸謝故人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
恙勿以爲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
首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一 元 選史
報李陵書 蘇武
曩以人之奉使方外至使還夷作逆封豕造孽升狼
出爪摧辱王命身幽於無人之處跡職於胡塞之地
軟朝露以爲飲茹田鼠以爲糧窮日極望下見所識
側耳遠聽不聞人聲當此之時生不足耳歟不足惡
所以忍困彊存徒念忠義雖誘僕以隆爵厚寵黃金
之利不以滑其慮也迫以白刃在頸鐵鎖在喉不以
動其心也何則志定於不期誓於沒命幸賴聖明
遠承拯贖得使入湯之會復假羽毛則斷之足復蒙

連續每念足下才為世英器為時出語曰夜行被繡
不足為榮況於家室孤城棄在絕域末則異制食味
不均素精功名雖尚觀息與亡無異向使君服節成
難書功竹帛傳名千代茅土之封永在不朽不亦休
哉嗟乎李卿事已去矣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將復何
言所賦重遺義當順承本為一體今為異俗予歸漢
室子留彼國臣無境外之交故不當受乖離適矣相
見未期國別俗殊必生隔絕岱馬越鳥能不依依謹
奉答報并還所贈

奏記霍光

杜延年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一

三 選史

更縱舉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為不道恐於法深又丞
相素亡所守持而為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至擅召
中二千石甚以狀延年愚以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
事非有大過不可棄也問者民頗言欲深更為峻詆
今丞相所議又寬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
羣下謹譚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
名於天下也

與親相書

丙吉

朝廷深知弱翁行直方且大用願少慎事自重藏器
於身不顯其能

與朱邑薦士書

宣

張敞

明主游心大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
故遠守劇郡取於繩墨胃臆約結固亡奇也雖有亦
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飢者甘糟
糠穰歲餘梁肉何則有亡之號異也昔陳平雖賢須
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
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
下而進矣

與嚴延年書

張敞

昔韓盧之取狡兔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少卿少
緩誅罰思行此術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一

三 選史

答張敞書

嚴延年

河南天下喉咽二周餘弊秀盛禾穢何可不鋤也

與章玄成書

丞相史

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于後今子獨壞
容貌蒙耻辱為狂疑光曜晦而不宜微哉子之所託
名也僕素愚陋過為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
子傷高而僕為小人也

妙在含咀

予蓋寬饒書

王生

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強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

律以法
律為詩書
亦少此耶

律以法
律為詩書
亦少此耶

律以法
律為詩書
亦少此耶

檀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
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
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
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乃欲以太古久遠之事
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
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
足以飭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遠氏之高
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替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為
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
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我省覽。孫會宗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一 選史

奏記蕭望之

鄭朋

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乎耳
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奮穴
黎庶莫不歡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
管晏而休。遂行日及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
下走將歸延陵之臯。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俟見二
子沒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
蹊宜中庸之常政。興周召之遺業。親目及之兼聽。則
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屬。鋒鈞奉萬分之一。

奏記王鳳論馮野王

杜欽

竊見令內史二千石告過長安。調不分別。予賜今有
可以為事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
意。夫三鼎予告令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
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
有故事。得去郡。公著令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
功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閭難知也。今釋令與故事
而假不敬之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
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為後法
者。則野王之舉。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一 選史

謝王鳳書

谷永

永斗筭之材。質薄學朽。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將軍
說其狂言。擢之卑衣之吏。廁之爭臣之末。不聽浸潤
之譖。不食膚受之愬。雖齊桓晉文。用士篤密。察父慈
兄。覆育子弟。誠以加昔。豫子吞炭。壞形以奉見異。
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知氏孟嘗。猶有效士。何況
將軍之門。

與王音書

谷永

夫上德厚則下愛深。下愛深則其謀忠。其言至。昔善
將國者。不忘危。善養生者。不諱歿。以忠臣直友。明史

良醫靈著信龜成得盡忠正言不蔽非占故能逐咎
延譽轉禍為福永始四年勅列侯廷臣改省罷歸
高奴縣被服綈絰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與民
制吏民奉教以成俗而欲望百姓餘節家給人足
豈不難哉

與王譚書

谷 永

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敬賢下士樂善不倦
宜在上將久矣以大將軍在故抑鬱於家不得舒憤
今大將軍不幸蚤薨素親疏序材能宜在君侯拜吏
之日京師士大夫恨然失望此皆永等愚劣不能褒
揚萬分屬聞以特進領城門兵是則車騎將軍秉政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一 運史

戒段會宗書

谷 永

足下以桑遠之令德復興典都護之重職甚休甚休若
子之材可優游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昆山之云
總領百蠻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愚以喻雖然朋友
以言贈行敢不畧意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傳鄭
甘陳之功沒齒不可復見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

為良賢者
所編而為
見佳者所
擬也

功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鴈門之跡萬里之外以身為
本願詳思愚言

奏記翟方進

李 尋

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往者數自三光垂象變動見
端山川水泉反理視患民人說諸斥事威名三者既
效可謂寒心今提揚眉矢貫中狼奮角弓且張金歷
庫土逆度輔湛沒火守舍萬歲之期近慎朝莫上
惻怛濟世之功下以推讓避賢之効欲當大位為具
臣以全身難矣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勑闔府
三百餘人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在東勅方進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一 運史

與楊雄書

劉 歆

以君雅志
三書亦為

非子雲澹雅之才沉鬱之思不能經年開志以成此
書歟日在漢朝之世而君侯生而巳人曰
信口說而背書定是未誦而書之也

報諸姪書

班婕妤

記言屬見元帝所賜婕妤好書以相比元帝彼病無惊
但鍛鍊後宮貴人書也類多華辭至如成帝則推誠
謝實若家人夫婦相予書也故畧陳其長短令汝曹
自評之

答桓生借老莊書

班 嗣

若夫嚴子有絕聖棄智修生保真清虛潛跡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為世俗所役者也不結聖人之網不親驕君之餌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今吾子已貫仁義之羈絆繫名聲之輻轂伏周孔之軌躅馳顏閔之極華既繫學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為自眩曜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彷彿又復失其故道遂匍匐而歸恐似此類故不進

奇賞齋集

卷八十一

吳 選史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八十一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八十二

三國之文

漢 魏 吳

漢

新書

諸葛亮撰 後同

心書

前出師表

後出師表

彈李平表

彈廖立表

自劾表

奇賞齋集

卷八十二

一

選史

因病密表

遺表

黃陵廟記

正議

上事

與兄瑾書

四首

與蔣琬書

二首

與張魯書

一首

與張裔書

二首

答法正

答關公

爲法正答帝

說孫權于柴桑

諫孫權不可顯絕

獎姚掾

勸將士勤攻已之闕

悉收孟獲等爲官屬

屯田久駐

罷來敏教

與羣下教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一 目 三國文 二 選史

與李豐教

戒外甥

戒子

諫詩葛亮書 楊顯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八十二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三國之文 吳 漢 魏

季漢

新書

諸葛亮 下同

散地則勿戰輕地則勿止爭地則勿攻交地則勿絕
衝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北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
戰行爲陣之法理亦多端昔者大聖軒轅作八十餘
陣皆畫圖以傳於世罕有知之者其法大槩或以奇
爲正或以正爲奇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不可終窮
奇賞彙編 卷八十二 目 三國文 二 選史
也陣間容隊隊間容陣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退
奔退無遽走擊頭則尾應擊尾則頭應擊中則兩頭
俱應變態亡窮不離乎四奇八正以步軍爲正馬軍
爲奇夫四奇者一曰前奇二曰右奇三曰右角四曰
左角五曰右角六曰左牙七曰右牙八曰後軍常以
一奇當二正前奇當先鋒左角右奇當右角右奇
當左爪牙後奇當右牙後軍四奇皆敗稟於大將八
正皆敗稟於四奇故正當以奇爲首所謂以寡制衆
者此也居則各視其奇之所止出則各視其奇之所
行行則奇常居前卒然遇敵觸處爲首兵觸前則前

陳論理學
不肖不為
中人言不
可不快也

成備篇曰
國之大務
莫先於戒
備獲事終
將獲不獲
息可不加
敬

不能亡怨。謂此之謂八惡也。強夫為將者必有腹心
耳目。爪牙。亡腹心者。如人夜行。亡所指手足。亡耳目。
者。如冥然而居。不知運動。亡爪牙者。如饑人食毒物。
亡不死矣。故善將者。必有傳齊多智。為腹心沉審。謹
密。為耳目勇悍。善敵者。為爪牙。腹靜。若魚潛。動若奔
脂。散其所連。而折其所強。耀以旌旗。戒以金鼓。遇若
山移。進如風雨。擊前若摧。合戰如虎。若不倍兵。以攻
弱。不恃眾。以輕敵。不傲才。以驕人。不以寵而作威。先
計而後動。知勝而始戰。得其財。帛不自實。得其子女。
不自使。將夫以愚克智。命也以智克愚。順也以智克
奇賞策編 卷八十二 四 選史

惑以妖言。此必敗之徵也。古之善將者。養人如養
已子。有難則以身先之。有功則以身後之。死者哀而
葬之。傷者泣而撫之。饑者拾食而食之。寒者解衣而
衣之。智者禮而祿之。勇者賞而勸之。將能若此。所向
必捷矣。死。夫草木叢集。利以遊逸。重塞山林。利以不
意。前林亡隱。利以潛伏。以少擊眾。利以日暮。以衆擊
寡。利以清晨。強弩長兵。利以捷次。踰淵隔水。風火暗
昧。利以搏前。禽後。利使聖人。則天賢者。法地。智者。修古
驕者。招毀。妄者。稔禍。多語者。寡信。自奉者。寡恩。自大
為將之道。軍井未汲。將不言渴。軍食未熟。將不言饑。
奇賞策編 卷八十二 五 選史

軍火未燃。將不言寒。軍幕未施。將不言困。夏不操扇。
冬不服裘。雨不張蓋。與眾同也。將東夷之性。薄禮少
義。悍急能鬪。依山墜海。憑險自固。上下和睦。百姓安
樂。未可圖也。若上亂下離。則可以行間。間起則隙生。
隙生則修文教。以來之。固兵甲以擊之。其勢必尅也。
東南蠻多種。性不能教。連合朋黨。失意則相攻。居洞
依山。或聚或散。西至崑崙。東至洋海。產出奇貨。故人
貪而勇戰。春夏多疾。疫利在疾戰。不可久師也。南西
戎之性。勇悍好利。或城居。或墜處。米糧少。金貝多。故
人勇戰鬪。難敗。自積石以西。諸戎種繁。地廣形險。俗

卷八十二
奇賞彙編

貧強狠故人多不臣當候之以外。案彙之以內。亂則可破矣。西北狄居亡城郭。隨逐水草。執利則南侵。勢失則北遁。長山廣蹟。足以自衛。饑則捕獸飲乳。寒則裘皮服裘。奔走射獵。以殺為務。未可以道德懷之。未可以兵戎服之。漢不與戰。其略有三。漢卒且耕且戰。故疲而怯。虜但牧獵。故逸而勇。以疲敵逸。以怯敵勇。不相當也。此不可戰一也。漢長於步。日馳百里。虜長於騎。日乃倍之。漢逐虜則資糧負甲而隨之。虜逐漢則驅疾騎而運之。運負之勢已殊。走逐之形不等。此不可戰二也。漢戰多步。虜戰多騎。爭地形之勢。則騎奇賞彙編

卷八十二

六 選史

前出師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

曹操於用孔明孔明自陳不棄出身於微不使臣世之士於于江君之朝也

子瞻曰二表與伊川此皆相表裏

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互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禪。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以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昔日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叅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帥將三軍。北定中

卷八十二

七 選史

此段收到
彼處極
有開類

以先帝之
明量臣之才
故知臣伐賊才
弱敵強也然

如石室茂
如石室茂
如石室茂

如石室茂
如石室茂
如石室茂

原底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律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身以告先帝之靈若亡與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詔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後出師表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

奇賞彙編

卷八十二
八 題史

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立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驚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
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舉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智今歲不戰明年

周公之法
領而悉亮
所書盡
人凡七枚
其文皆不
及達也然
侯所長上
者若父所
與計讀此
保與等亦
不片矣豈
猶此於將
馬然也哉

上長明一
府刻草
小碑云
易也皆

以無劍之
久口沙
形勢極
已破諸
亦有小碑
曰諸葛

曹彰伐
蜀乃白
明雖忠
漢魏事
民不能
中原何
武備中
威便出
石碑土
八許石
新書刊

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彷彿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焉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矣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關芝丁立白壽劉鄩鄧

突將無前實叟青馬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三
九 題史

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國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都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吾心履事
惟不來
彬下升
日神人也
小子惡能
則我

彈廖立表

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減否羣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爲害況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真偽邪于是廢立爲民徙汝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率偏軍經汝山諸立稱立意氣不哀言論自若立遂終于徙所

彈李平表

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爲小惠安身求名亡憂奇賞彙編 卷八十二 十 選史 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從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群爲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固行之際逼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于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至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 乃廢平爲民徙梓潼郡十二年平聞亮卒遂發病死

自劾表

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思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投任亡方臣明不知人郵事多聞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

因病密表

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蔣琬昔帝亦遣尚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國家大計別去數日復還亮曰知君還意近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求決耳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復請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文偉即費瑋也初琬爲廣都長昭烈嘗奄至廣都琬衆事不治且復沉醉昭烈大怒將加戮亮曰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事修飾願加答乃解

遺表

成都府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至于臣在外任別無調度隨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訖如其言

黃陵廟記 節文

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顧草廬勢不可御計事

男兒到此
足矣碑

善之於是情好日密相拉總歸趨蜀道履黃牛因觀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欽巨石於江中崔嵬噴吼列作三峰平治洊水順遵其道非神扶助於禹人力奚能致此耶僕縱步環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峰巒如畫熟視於大江重複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髻髮鬚眉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豎一旌旗右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黃龍助禹開江治本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惜乎廟貌廢去使人太息神有功助禹開江不事鑿斧順濟舟航富廟食茲土僕復而與之再建其廟號目之曰黃牛廟以奇賞彙編 卷八十二 主 選史

顯神功

此記惜是節文孔明文字絕奇此亦卧龍之片鱗耳

陸游云黃牛廟靈威神封嘉應保安侯皆紹興以來制書也其下即無義濶亂石塞中流望之可畏傳云神佐夏禹治水有功故食於此門左右立小石馬廟後叢木似冬青而其葉有黑文類符篆然葉各不同夜舟人來告請無擊更鼓云廟後山中多虎聞鼓則出

范成大云黃牛峽上有洛川廟黃牛之神也亦云

助禹所疎川者廟在大峰峻壁之上有齒跡如牛一黑跡如人牽之云此其神也順流而下黃牛峽盡則扇子峽過此則峽中灘盡矣

正議

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為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為幸刑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偽指而進書有若崇疎稱莽之功亦將偏于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

迹舊其奮嘉卒數千摧莽強族四十餘萬于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眾寡及至孟德以其請勝之力

奇賞彙編 卷八十二

主 選史

舉數千萬之師救張郃于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眾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悅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為也又軍誠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眾據正道而臨有罪有得于焉者哉

上事

臣先進孟瑛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水以二十日出

騎萬人來瑛營臣作車橋賊見橋垂成便引兵退

與兄瑾書

綏陽小谷。雖山崖紀重。溪水縱橫。難用行軍者。邇候往來。要道通人。今使前軍所治此道。以向陳倉。足以板連賊。執使不得分兵東行。

與兄瑾書

兄嫌白帝兵非精。到所督則先主帳下白毘西方上兵也。嫌其少也。當復部分江州兵以廣益之。

與兄瑾書

殷往嗣秀才之僑時者也。東吳孤蘆中乃有奇偉如

奇賞彙編

卷八十二

古 謹按

此人

與兄瑾書

前趙子龍燒赤崖以北。闊道緣谷一百餘里。其闊梁一頭入山腹。其一頭立柱于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

安柱此其窮極不可強也。又曰。頃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橋閣悉壞。皆趙子龍與鄧伯苗正戌赤崖屯田一戌赤崖口。但得緣崖與伯苗相聞而已。

與蔣琬書

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及也。其人涼州上士也。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

千人。姜伯約甚敏于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存心漢室。而才兼于人。畢敘軍事。當遣詣宮觀見主上。費祚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

與蔣琬書

孝起前臨至吳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吾以為為鱗甲者。但不當犯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

與張魯書

靈仙養命。猶節松霞而享身。嗜味奚能尚道。所以有

奇賞彙編

卷八十二

左 謹按

與張魯書

去婦不顧門。妻非不入園。以婦人之性。草萊之情。猶有所耻。想忠壯者意何所之。

答法正

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亡道。政苛民怨。一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闇弱。自是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主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

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于斯而著矣

與張裔書

君昔在柏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
相為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
自以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譽以相益割骨
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況吾但委意于元儉而君不
能忍邪商與楊洪不和

答關公

關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
才可誰比類亮知其意乃答之曰孟起資兼文武雄
奇賞彙編 卷八十二 大 選史

烈過人一世之傑彭彭之徒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
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省書大悅

為法正答帝

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
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
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翔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
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章武二年大軍取秭亮曰法正直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說孫權於柴桑

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聚漢南

此與此
物然矣

此與此
物然矣

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荆
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
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
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按兵東甲北面而事之今將
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
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
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
胄英才蓋世眾士仰慕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此乃
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
地十萬之眾受制于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

奇賞彙編

卷八十二

七

選史

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
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
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眾遠來疲
敝奔追豫州一日一夜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
勢不能穿魯縞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且北方
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執耳非心
服也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
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執強鼎
足之形成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
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請左將軍併力拒操遂破

操亦聲

諫孫權不可顯絕

夏吳孫權僭稱尊號其羣臣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
以為交之亡益名體弗順宜顯明正議絕其盟好
獨曰權有替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畧其愛情者求
倚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警我必深便將移兵東成
與之角力須并其上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
睦未可一朝定也頓丘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
非算之上者孝文卑詞匈奴先帝復與吳盟皆應權
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為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
奇賞策編 卷八十二 大 選史

往賀權權約中分天下

獎姚掾

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

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舉此

勸將士勤攻已之闕

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為所破者
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
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
自今以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
賊可死功可踴足而待矣

悉收孟獲等為官屬

亮至滇池四郡皆平即其渠帥而用之以諫亮亮

奇賞策編 卷八十二 大 選史

九 選史

曰若留外隊則當留兵兵留則亡所食或夷新傷破
父兄或喪留外人而亡兵必生患又吏累有廢殺之
舉自知棄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今吾欲不留兵運糧
而紀綱粗定夷漢粗安不亦可乎乃悉收其家器
復等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及軍國
之用終亮世夷不復反

屯田久駐

司馬懿渡渭背水為壘以拒亮亮每患糧運不繼使
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謹於渭渭
居民之閒而百姓安堵軍亡私為亮數挑戰懿不敢

事類彙編
出亮遺遺中輟整患之上表請戰魏主敘使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亮謂其下曰彼本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

罷來敏教

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之邪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議定者以爲來敏亂羣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舍容無所禮用後劉子初選以爲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不忍拒也今上即位吾聞于知人遂復奇賞柔編

卷八十二

主 選史

擢爲將軍祭酒違議者之審見背先帝所疎外自謂能以敦厲薄俗帥之以義今既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

與羣下教

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躋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前參事於幼宰每

言則盡後從事于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

與李豐教

吾與君父子勦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子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垂乎昔楚卿屢緇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頗爲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奇賞柔編

卷八十二

主 選史

戒外甥

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弃凝滯使庶幾之情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恐屈伸去細碎廣咨問除嫌吝何損於美趣何患於不濟若志不强毅意不悅慨徒碌碌滯於俗默默束於情永竄伏於凡庸不免於下流也

戒子

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

不非靜無以成學。恬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
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
及也。

諫諸葛亮書

楊 頌

爲治有骨。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
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
喘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
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
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
婢。雞犬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一 主 選史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八十二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八十三

三國之文

漢

語呂布 王允

品物 陳登

諫錄許靖 法正

語張遼 關羽

答孫權贈寶刀 費禕

答孫權大醉語 董恢

疏漢中王 費詩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三 目 三國文 一 選史

諫前將軍 費詩

與諸葛武侯書 馬良

與袁術書 呂布

與蕭建書 呂布

與王商書 秦宓

荐儒士任安書 秦宓

與郤正論讀書 孟光

論益州田土 吳雲

諫討孫權 吳雲

論姜伯約 吳雲

諸葛瞻父子死節語

非地王死節語

魏

辭先主 徐庶

不帝劉虞 曹操

釋先主 曹操

議東擊漢 曹操

爲操言玄德英雄 郭嘉

料孫策 郭嘉

料袁紹 郭嘉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三 目三 國文

料劉表 郭嘉

諫曹操 蔣濟

舉孝廉議 華歆

與曹操議選用 和洽

陳末流之弊 董昭

鍾繇毛玠詰對

吳

報陸遜書 孫權

與嚴峻評子敬子衡 孫權

諫孫權 張昭

諫拜公孫淵爲燕王 張昭

諫孫策勿質子 周瑜

諫孫權勿迎曹操 周瑜

夜與孫權料曹兵 周瑜

徙先生置吳疏 周瑜

折蔣幹 周瑜

詣京見孫權 周瑜

議以魯肅自代疏 周瑜

議昭烈不可留 魯肅

與孫權合榻對飲議 魯肅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三 目三 國文

爲劉表卒進說 魯肅

密議迎曹操 魯肅

取荊州 呂蒙

論取徐州 呂蒙

計牋關公 呂蒙

按劍誚讓公室貴戚 陸遜

救西陵疏 陸抗

說公安士仁書 虞翻

晉廢芳 虞翻

放弃南方自歎 虞翻

與人書 虞翻

論繼呂岱治交州 薛綜

為鄧艾白冤

廣平太守教 王肅

教子 上租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三

三國文

四

選史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八十三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許選

語呂布 附錄

王允

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
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
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為念

品物

陳登

昭烈曰元龍雖武胆志當求之於古耳豈大不得比也

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
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
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三

選史

王伯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
瑣亦焉足錄哉

諫錄許靖

法正

天下有獲虛譽而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
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
其不禮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為賤賢也宜加敬重
以眩遠近追昔燕昭王之待郭隗

語張遼

關羽

吾固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
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効以報曹公乃去耳

答孫權贈寶刀

費禕

臣以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開弱。終不負東顧。而條答無所遺失。權甚重之。

答孫權大醉語

董恢

孫權常大醉問費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常有鳴吹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執不得輕若一朝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諸君憤憤。曾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律愕然未對。董恢曰。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而亡黜韓難御之心。今方掃除彊賊。混一函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舍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靡舟楫。非長策也。權大笑樂。諸葛亮聳之。以為知言。

疏漢中王

費詩

殿下以曹操父子偏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眾。將以討賊。今大賊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督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為殿下取也。

諫前將軍

費詩

敢不磨矣
情其退矣
漢王王孫
暗于時務
也

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

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重。

當與君侯齊乎。豈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

為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為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即受拜。

此關公所以超逸絕羣也。知公而後謂之超逸如武侯羽。屈指揮軍。事而司馬謂之名士。齒牙可易。

借哉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三

三 通史

與諸葛武侯書

馬良

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曜兆。見矣。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適德天壤。使時閑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於世。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先主辟良為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為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為。文良即為。艸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豈章之勲。其入吉士。荆楚之令。辭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

存心存納以慰將命孫權敬待之

與表衛書

呂布

足下恃軍強盛常言猛將武士欲相吞滅每仰止之耳布雖亡勇虎步淮南一臂之間足下鼠竄壽春亡出頭者猛將武士為悉何在足下喜為大言以誣天下天下之人安可盡誣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造策者非布先唱也相去不遠可復相聞

與蕭建書

呂布

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耳布殺卓來詣關東欲求兵西迎大駕光復洛京諸將自還相攻莫肯念國布五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三

四 選史

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餘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地莒與下邳相去不遠宜當共通君如自遂以為郡郡作帝縣縣自王也昔樂毅攻齊呼吸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即墨未下所以然者中有田單故也布雖非樂毅君亦非田單可取布書與智者詳其議之

二書氣岸可畏而周練不及瑜肅

與王商書

秦 宓

疾病伏匿甫知足下為嚴李立祠可謂厚黨勸類者也觀嚴文章冠胄天下由夷逸操山岳不移使楊子

表章相如以其文章而力排戰國諸儒故八自生文章不以文章許人者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三

五 選史

薦儒士任安

秦 宓

昔百里奚以耆艾而定策甘羅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書美黃髮而易稱顏淵固知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乃者以來海內察舉率多英雋而遺舊齒衆論不齊異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急務也夫欲救危撫亂修己以安人則宜卓犖超倫與時殊趣震驚鄰國駭動四方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既和內省不疚雖遭凶亂何憂何患管葉公好龍神龍下之好偽徹天何況于其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

者遠何武貢二龔雙名竹帛故貪華長之高而忽萬
仞之嵩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
重脊也甫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隋和炳然有
如皎日復何疑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餘情
區區貪陳所見

與郤正論讀書

孟光

吾好直言亡所迴避每彈射利病爲世人所譏嫌疑
省君意亦不甚好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智意
爲先智意須有自然然不可力強致也之諸君讀書
寧當微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武
奇賞策編卷八十三

論益州田土

吳雲

霍去病以匈奴未滅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
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
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
然後可役調得其民心

諫討孫權

吳雲

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操身雖
娶子不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
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

真吳戰兵執一交不得卒解也

論姜伯約

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羣臣之右宅舍敝薄資財無
餘側室無妾媵之喪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與
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
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
爲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
以姜維投厝無所身死宗滅以是貶削不復料捷異
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約
自一時之儀表也

奇賞策編卷八十三

七 選史

諸葛瞻父子死節語

鄧艾遣書誘諸葛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琅邪王瞻怒
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衆皆離散艾
長驅至成都瞻殺於陣時長子尚從歎曰父子荷國
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爲乃馳赴魏軍
死瞻曰事之不濟則已耳安能復爲之下

北地王死節語

後主將從魏周之策北地王謀怒曰若理窮力屈禍
敗必及便當父子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
也遂自殺

魏

辭先主

徐庶

先主南行諸葛亮與徐庶並從爲曹公追破獲庶母
庶辭先王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伯之業
者以此方寸之地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別

不帝劉虞

曹操

董卓之舉暴于四海吾等合大衆與義兵而遠近莫
不響應此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未有
昌邑亡國之變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
面我自西向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三

八 選史

釋先主

曹操

方今收英雄昔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

議東擊漢

曹操

夫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袁紹雖有大志而
見事遲必不動也又曰紹志大而知小色厲而膽薄
驕而政令不一又曰設使國家無孤不知幾人稱帝
幾人稱王

爲操言玄德英雄

郭嘉

公提劍起義兵爲百姓除暴推誠仗義信以招俊傑
猶思其未也今玄德有英雄之名以窮歸已而害之
是以害賢爲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

天下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計不可
不察

料孫策

郭嘉

策新升江東所誅皆英雄豪傑能得人之力者也然
策輕而亡備雖有百萬之衆亡異於獨行中原也若
刺客代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于匹夫之手
策臨江未濟衆爲許貢客所殺

料袁紹

郭嘉

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已爲之謀臣必
交關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三

九 選史

料劉表

郭嘉

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亡備卒然
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于民夷而尚兄弟生存
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烏
九之資招其處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踴
頃之心成觀觀之計恐青真非已之有也表坐談客
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
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亡憂矣

諫曹操

蔣濟

今有所急務唯當息耗百姓不至甚弊弊効之民儻有水旱百萬之衆不爲國用凡使民必須農隙不奪其時夫欲大興功之君先料其民力而煥休之勾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強齊羸越滅勁吳以陛下明聖神武之略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爲亡難矣又歡娛之耽害于精爽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故願大簡賢妙足以充百斯男者其冗散未齒且悉分出務在清靜

舉孝廉議

華歆

奇賞策編

卷八主

十選史

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不復限以試經歆以爲喪亂以來六籍墮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經盛衰今聽孝廉不以經試恐學業遂從此而廢若有秀異可特徵用患於無其人何患不得哉

與曹操議選用

和洽

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節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着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汚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

勝其起用
琰忠清神
先尚其儉

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崇一繁難堪之行以檢誅淫勉而爲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僞矣

陳末流之弊

董昭

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朴忠信之士深疾虛僞不眞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偉則斬戮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僞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執莫能糾擿毀壞風俗侵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

奇賞策編

卷八主

十選史

孝弟清修爲首乃以趨執游利爲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毀譽爲罰戮用黨譽爲爵賞附已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爲作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來人道不勤羅之不憚耳又何患其不知已矣但當吞之以藥而氣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出入達來禁與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惟諷偉之罪無以加也

鍾繇毛玠詰對

鍾繇詰毛玠曰司徒之職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

蘇軾傳
詩珍其詞
竟自見

春臺漢律舉人妻子沒為奴婢黥墨之刑入于古典此何以負于神明之意而當致早按典謀急恒寒若舒恒煥若寬則亢陽所以為早玠之吐言以為寬邪以為急邪急當陰霖何以反早成湯聖世楚無生州周宜令主旱魃為虐亢旱以來積三十年歸咎黥面為相值不玠譏謗之言流于下民不悅之聲上聞聖聽其以狀對玠曰臣聞蕭生縊死困于石顯賈子放外說在絳灌白起賜劍于杜郵晁錯致誅于東市伍貞絕命于吳都斯數于者或妬其前或害其後臣垂碧執簡累勦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竄屬臣以私亡奇賞彙編卷八十三主選史

執不絕語臣以究亡細不理人情淫利為法所禁法禁于利執能害之青蠅橫生為臣作謫謫臣之人執不在它昔王叔陳生爭正王廷宣子平理命舉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焉是以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人說臣此言必有徵要乞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若臣以曲聞即刑之日方之安駟之贈賜劍之來比之重賞之惠謹以狀對面反者其妻子沒為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益此也

吳

報陸遜書

孫權

初從蜀還
好與孫瑜
在俱公等
相見過意
表而

故曰蜀得
其說與得
其利

孫瑜之在南郡人有密譏瑾者語頗流聞於外陸遜表保明瑾亡此宜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添相明究其為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孤前得妄語文疏即封示子瑜并手筆與子瑜即得其報論天下君臣大節一定之分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聞也知卿意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又曰玄德答遣孔明至吳孤嘗與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為順何以不留若留從卿孤當以書解玄德意自隨人耳子瑜答孤言弟亮以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

奇賞彙編卷八十三主選史

與嚴峻評子敬子衡 孫權

初權移都建業大會將相文武時謂嚴峻曰孤昔歎魯子敬非鄧禹呂子衡方吳漢聞卿諸人未平此論今定云何峻退席曰臣未解指趣謂蕭範受饒棄歎過實權曰昔鄧仲華初見光武光武時受更始使撫河北行大司馬事耳未有帝王志也出勸之以復漢業是禹初開議之端也子敬英爽有殊略孤始與一語便及大計與禹相似故比之子衡忠篤亮直性雖好奢然以憂公為先不足為損避袁術自歸于兄兄

作大將別領部曲故憂兄事乞為都督辦護取整之格勤與吳漢相類故方之皆有青趣非孤私之也

諫孫權

張昭

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魏晉曰吳國士人官則拜孤出官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為至矣而數於衆人折孤孤常恐失計

諫拜公孫淵為燕王

奇賞彙編

卷八上

西

選史

淵背魏恩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于魏兩使不反不亦取于天下乎

諫孫策勿質子

周瑜

昔楚國初封于荆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于郢遂據荆陽至于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足將士用命鑄山為銅煮海為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汎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偏迫而欲送質質一人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于人也極不過一侯印

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與南面稱孤等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為暴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將軍韜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陳母曰公瑾議是

諫孫權勿迎曹操

周瑜

曹操雖托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較勝負于船楫

奇賞彙編

卷八上

主

選史

可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亡憂艸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遂拔刀砍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

夜與孫權料曹兵

周瑜

諸人徒見曹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不復料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軍已久疲所謂表兵亦不過七

詭文胆雄
和壯步輕極

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眾。眾數雖多。甚未足畏。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衣文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眾。多載資糧。為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選近。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于孟德決之。諸葛瑾步騭用命視死如歸

徙先主置吳疏

周瑜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三

史選

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有所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

折蔣幹

周瑜

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誼。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鄭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

詣京見孫權

周瑜

今曹操新折。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賊操北方可圖也。初操聞瑜年少。有美才。乃嘗下揚州。遣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別隔。遙望芳烈。故未敘。淵升觀。雅規而云。說客毋乃逆詐乎。瑜曰。吾雖不及。夙聞。結實音足知雅曲也。

議以魯肅自代疏

周瑜

瑜以凡才。昔受討逆殊特之遇。委于腹心。遂荷榮任。統御兵馬。志執鞭弭。自效戎行。規定已蜀。次取襄陽。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三

史選

憑賴威靈。謂若在臺。至以不謹。道遇暴疾。昨自醫藥。日加無損。人生有死。修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始終。此朝士肝食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儻或可采。瑜死不朽矣。

議昭烈不可留

魯肅

將軍雖神武命世。然操威力實重。初臨荊州。恩信未洽。安以借備。使撫安之多操之敵。而自為樹黨計之。上也。

三國以樹
故為上計
與六國事
同

與孫權合榻對飲議

魯肅

昔高帝區區欲尊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管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規模如此。亦自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

爲劉表卒進說

魯肅

夫荆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沮山林。有金城之固。沃壤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三

九

選史

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天下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于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

密議迎曹操

魯肅

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

肅還付鄉黨。品其各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輿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蚤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

取荊州

呂蒙

今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遊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爲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于操。何賴于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恃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強壯音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三

論取徐州

呂蒙

今曹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州守兵。固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險要。通驍騎所騁。今專今日得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固。

計戕關公

呂蒙

關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微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沿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

按劍誦讓公室貴戚

陸遜

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疆封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親睦。共翦此敵。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亂。彈冷有常。不可犯矣。

救西陵疏

陸抗

臣父遜昔在西垂。陳言以為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跡。前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三

子

選史

乞精兵三萬。而至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禦強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贏敵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為諸王幼冲。未統國事。可且立傳相輔導。賢能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豎官。開立占募。兵民怨役。適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場。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信其賞罰。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諧大事。此臣之所深感也。

說公安士仁書

虞翻

明者防禍於未萌。智者圖患于將來。知得知失。可與為人。知存知亡。足別吉凶。大軍之行。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舉此非天命。必有內應。將軍不先見。豈時至又不應之。獨守榮帶之城。而不降。死戰則毀宗滅祀。為天下譏笑。呂虎威欲徑到南郡。斷絕陸道。生路一塞。奈其地形。將軍為在。其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則失義。竊為將軍不安。幸熟思焉。士仁得書流涕而降

晉虞芳

虞翻

虞翻常乘船行。與虞芳相逢。芳船上人多欲令翻自避。先驅曰。避將軍。翻厲聲曰。失忠與信。何以事君。何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三

主

選史

人二城。而稱將軍。可乎。芳聞戶不應。而遽避之。後翻乘車行。又經芳營。吏閉門。車不得過。翻復怒曰。當閉反開。當開反閉。豈得事。宜邪。芳聞之。有慙色。翻性疏直。數有酒失。孫權與張詡論及神仙。翻指詡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

放棄南方自歎

虞翻

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辜。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吊。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

與人書

虞翻

虞翻年十二有侯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鐵過而不存不亦宜乎

論繼呂岱治交州

薛綜

昔帝舜南巡卒于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國之內屬也有自來矣越地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珠官之南是也漢武帝誅呂嘉開九郡設交趾刺史以鎮監之山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無別椎結徒跣貫頭左衽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以來頗從中國舉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驛達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為交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三

五

通史

趾刺史任延為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知冠履為設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學校導之經義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自臣昔客始至之時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昔男女自相可適乃為夫妻父子不能止交趾廉泠九真都龐二縣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為俗長吏恣聽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保體不以為羞由此言之可謂盡豕有視面目耳然而土廣人衆阻險毒害易以為亂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令威服田戶之租賦裁取供辦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瑋瑁珊瑚琉璃鸚鵡翡翠

孔雀奇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賦人以益中國也然在九甸之外長吏之選類不精嚴漢昔法寬多自放恣故數反違法珠崖之廢起于長吏賄其好髮髡取為髮及臣所見南海黃蓋為日南太守下軍以供設不豐掘殺主簿仍見驅逐九真太守儋萌為妻父周京作主人并請太吏酒酣作樂功曹番歆起舞屬京京不肖起歆猶迫強萌念杖歆亡于郡內歆弟苗帥眾攻府毒矢射萌萌至物故交趾太守士燮遺兵致討卒不能克又故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彥之徒分作長吏侵虐百姓強賦于民黃魚一枚收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三

五

通史

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流離喪亡次得南陽張津與荊州牧劉表為隙兵弱敵強歲歲興軍諸將厭患去留自在津小檢攝威武不足為所陵侮遂至殺沒後得零陵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表又遣長沙吳巨為蒼梧太守巨武夫輕悍不為恭服所取相怨恨逐出恭求步騭是昔津故將夷廖錢博之徒尚多騭以次鉏治綱紀適定會仍召出呂岱既至有士民之變越車南征平討之日改置長吏章明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由此言之緩邊撫裔寔有其人牧伯之任既宜清能荒流之表禍福

尤甚今日交州聲名相定尚有高梁宿賊其南海者
梧鬱林珠官四郡界未殺依作寇盜專為亡叛逃
之數若岱不復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檢攝八郡方略
智計能稍稍以漸能治高涼者假其威寵借之形勢
責其成効庶幾可補復如但中人近守常法亡奇數
異術者則羣惡日滋久遠成害故國之安危在于所
任不可不察也竊思朝廷忽輕其選故敢竭愚情以
廣聖思

為鄧艾白冤

段灼

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夷滅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三

通史

之誅臣竊悼之情哉言艾之反也艾性剛急輕犯雅
俗不能協同朋類故莫肯理之臣敢言艾不反之狀
姜維有斷隴右之志艾修治備守積穀彊兵值歲
艾為區種身被鳥衣手執耒耜以率將士上下
相感莫不盡力艾持節守邊所統萬數而不難僕虜
之勞士民之役非執節忠勤孰能若此故落門段谷
之戰以少擊多摧破強賊先帝知其可任委艾廟勝
授以長策艾受命亡身束馬縣車自投死地勇氣凌
雲士衆乘執使劉禪君臣面縛又手屈膝艾功名以
成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艾誠

詞有類
陳海鏡
而文彩
少遜

三思錄

特養育之恩心不自疑矯命承制權安社稷達
科有合古義原心定舉本在可論鍾會忌艾成名
威其事忠而受誅信而見疑頭懸馬市諸子并斬見
之者垂泣牽之者歎息陛下龍興關弘大度釋諸嫌
忌受誅之家不拘叙用晉秦民憐白起之無辜吳人
傷子胥之冤酷皆為立祠今天下民人為艾悼心痛
恨亦猶是也臣以為艾身首分離捐棄艸土宜收其
喪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紹封其孫使闔棺定謚死
無餘恨赦冤寬于黃泉收信義於後世葬一人而天
下慕其行埋一冤而天下歸其義所為者寡而悅者
衆矣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三

通史

廣平太守教

王肅

前在京都聞張子明來至問之會其已亡致痛惜之
此君篤學隱居不與昔競以道樂身管絳縣老人屈
在泥塗趙孟升之諸侯用睦慰其耄勤好道而不蒙
榮寵書到遣吏勞問其家顯題門戶務加殊異以慰
既往以勸將來

魏三辭表
魏曹叡之招

教子

王和

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為人弘曠不足
已賁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

前太平
此其
所可光

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治
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
托古人以見其意富貴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
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意然性
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
兒子慕之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惟遠恭
讓處不避滄性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
子遵之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
耳及其用材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
其議論貴無貶其仕進尚忠節其取人務道實其處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三 王 選史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八十三 終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八十四

史書傳論

儒林傳 司馬遷

貨殖傳 司馬遷

日者傳 司馬遷

游俠傳 司馬遷

六國年表論 司馬遷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班固

異姓諸侯王表 班固

贊揚雄 班固

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史傳論 一 選史

贊西域 班固

後漢書皇后紀論 范曄

丁鴻傳論 范曄

周黃徐姜傳論 范曄

左雄周黃傳論 范曄

宦者傳論 范曄

黨錮傳論 范曄

逸民傳論 范曄

晉紀總論 于令升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 于令升

宋略總論 裴子野

恩倖傳論 沈約

宋書謝靈運傳論 沈約

晉書武帝總論 唐太宗

晉書宣帝總論 唐太宗

梁紀論 歐陽修

朋黨論 歐陽修

伶官論 歐陽修

宦者論 歐陽修

一行傳論 歐陽修

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目 史傳論 二 選史

唐順宗實錄 韓愈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八十四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史

儒林傳

司馬遷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疆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于是論次詩書脩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于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用我者期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一 選史

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銓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于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並爭于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

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驛瓦令遠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招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閒。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脩其經藝。講習大射。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選史

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細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士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凡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

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論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仍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史斌多文學之士矣。

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四 選史

貨殖傳

司馬遷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未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執。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繡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薑桂金錫。連丹沙。

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五

選史

犀瑋玕珠。璣齒華龍門。碣石井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碁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至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欽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子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于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方。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

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秦始皇帝令保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冊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嘗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祭女懷清臺夫保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

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六 選史

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奪旗前蒙父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爲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驚其實皆爲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揄長袂矚利疑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阮谷不避猛獸之害爲得味也博戲馳逐闖難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

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路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糶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

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七 選史

二百蹄牛蹄角千十足羊澤中千足鼉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非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荻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干畝厄苗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得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購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適如此不慙恥則無所計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聞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

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
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
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
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
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
一歲千釀醢醬，千垆醬，千飢屠，牛羊豕千皮，販穀糶
千鍾，薪橐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其轆車
百乘，牛車千兩，木器梲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鉄器
若厄，茜千石，馬蹄躐千牛，千足羊羖千雙，僮手指千
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
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八 選史

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
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削薄伎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簡
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一之所
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
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
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日者傳

司馬遷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命
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大卜
之起由漢興而有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
市，宋忠爲中大夫，賈誼爲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
論議，誦易先生聖人之道術，究偏人情，相視而歎。賈
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筮之中。今吾
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知矣。試之卜數中，以
觀采二人，即同與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
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
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
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
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
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

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九 選史

忠賢誼罪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卑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

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十 選史

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創其怨。以便國家。利眾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早疵而前。娥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

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信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至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賞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和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孰不能適。才賢不為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

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十一 選史

見。鳴皋之與鳳凰。翔乎蘭芷。藟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眾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天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按式正基。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傲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

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而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藏之不用。府庫徒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于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于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廢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欲疆國成功。盡忠于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驥爲駟。而鳳凰不與燕雀爲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

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士

選史

夏

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嗚呼。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苦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于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猶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爲梁懷王傳。王墜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士

選史

游俠傳

司馬遷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于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間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

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受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廩伊尹負于畝畝傅說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苗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聞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跼蹐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七十四 選史

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甲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于有士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

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打傷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各不虛立士不虛脩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六國年表論 司馬遷

太史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階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虜于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脩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于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于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謀詐用而從橫短長之說起矯稱謹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皆約束也

秦始小國僻遠諸夏攬之比于戎翟至獻公榆來常
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
不如三晉之強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執利
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
孰夫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故禹興
于西羌湯起于毫周之王也以豐鎬代殷秦之帝用
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
史記縣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
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
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
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主 述史

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
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
也學者牽于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
舉而笑之不取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于是因
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
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
焉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班固

自古帝王之興曷嘗不建輔弼之臣所與共成天功
者乎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初以沛公

總帥雄俊三年然後西滅秦立漢王之號五年東克
項羽即皇帝位八載而天下適平始論功而定封訖
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時大城名都民人散亡
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
五六百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
永存愛及苗裔于是由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
又作十八侯之位次高后二年復詔丞相陳平盡差
列侯之功錄第下竟藏諸宗廟副在有司始未嘗不
欲因根本而枝葉稍落也故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
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
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主 述史

厚如之子孫驕逸忘其先祖之艱難多陷法禁隕命
亡國或云子孫訖于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孑遺耗矣
罔亦少密焉故孝宣皇帝愍而錄之乃開廟藏覽舊
籍詔令有司求其子孫咸出庸保之中並受復除或
加以金帛用章中興之德降及孝成復加卹問稍益
衰微不絕如綫善乎杜業之納說也曰昔唐以萬國
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饗共已之治湯法三
聖殷氏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質是以內恕之君樂
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至于不及下車德念深
矣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羣石之勤知其恩結于民心

雖敘佳一
類亦不
也

功光于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寓愛敬飭盡。命賜備厚。大孝之隆。于是為至。至其是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况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竝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述漢功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若其號。亡以顯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或絕失。姓或乏無主。朽骨孤于墓。苗裔流于道。生為愍隸。死為轉屍。以往况今。甚可悲傷。聖朝憐閔。詔求其後。四方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大 遷史

異姓諸侯王表

班固

昔唐詩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洽于百姓。攝位行政考之于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禹稷。修仁行義。歷十餘世。至于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嚴稍繇。食六國百有餘載。

至如皇廼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于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于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誦誦燒書。內鋤雄俊。外攘胡與。用壹威權。為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平不虞。適戍疆子五伯。閭閻偏干戎狄。御應瘡于謗議。奮臂威于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成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執然也。故據漢受命諸十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大 遷史

贊揚雄

班固

雄之自序云。爾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秦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惟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眾。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恬于鈇利。迺如是。實

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于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習之唯劉歆及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為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更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廼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為大夫家素貧肴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刑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為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繇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願

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干

通史

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其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越賢知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深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作篇籍具存

贊西域

班固

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主

通史

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廼長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踰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枝則開牂柯越嶺聞天馬蒲萄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落以

以隋珠和璧天子負黼衣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
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舩中磬柱
曼衍魚龍角觝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
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于用度不足迺摧酒酤莞
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
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
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
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
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脫淮南
杜秋揚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
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圭 選史

內也書曰西戎即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福致其
賁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
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
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求之
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于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
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
爲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
頗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軫靡不絕辭
而永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
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讓茲

後漢書皇后紀論

范曄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
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以備內職焉后正
位官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
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
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
珮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
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詖不行者也
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魯及周室
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
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圭 選史

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爲元妃終於五子作亂家嗣遘
屯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至破
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
并天下多自驕大官備七國爵列入品漢興因循其
號而婦制莫隆高祖帷薄不脩孝文衽席無辨然而
選納尚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
庭三千增級十四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
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斷雕爲朴六官稱號唯皇
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官人
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克給而已漢法常因

敘述中
頭井然

八月弄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
間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
法相者載還後官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
納詳求淑哲明帝幸遵先旨官教頗脩登建嬪后必
先令德內無出閭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
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
厥方來豈不休哉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
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潛蠹自古雖主幼時
難王家多變委成冢宰簡求忠貞未有專在婦人斷
割重器唯秦羊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土
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王 選史

家富於贏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
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幄委
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
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纓縲繼于囹
圜之下湮滅連踵傾軛繼路而赴蹈不息惻惻爲期
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嘆略同一揆故考
列行迹以爲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
並列乎篇其以恩私追尊非常世所奉者則隨他事
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係之此紀以
續西京外戚云爾

丁鴻傳論

范曄

論曰孔子曰太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孟子
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若乃太伯以
天下而遠周伯夷率潔情以去國並未始有其讓也
故太伯稱至惠伯夷稱賢人後世聞其讓而慕其風
徇其名而昧其致所以激詭行生而取與妄矣至夫
鄧彪劉惔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厚其名
於義不亦薄乎君子立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啟天下
之方悟者立行非獨善其身將以訓天下之方勤者
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哉原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乎
何其終悟而從義也異夫數子類乎狗名者焉
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王 選史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孔子稱遠伯玉
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然用舍之端君
子之所以存其誠也故其行也則儒足蒙垢出身以
効時及其止也則窮棲茹菽藏寶以迷國太原閔仲
叔者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其
舍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建德中應司徒侯霸
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如蒙
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

周黃徐姜傳論 范曄

問那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敕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歎曰：「問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仲叔同郡荀慈字君大，少修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其本縣廣武，聞恁名節，約不入荀氏間。光武徵之，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開東閣延賢俊，辟而應焉。及後朝會，憲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王 選史 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而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後月餘罷歸卒於家。桓帝時，安陽人魏桓字仲英，亦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千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官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必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若二子可謂識去就之槩，候時而處，夫然豈其枯槁苟而已哉？蓋詭時審己，以成其道焉。余故列其風流區而載之。

論曰：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士升之司馬辯論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之。故王者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弘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仁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缺望難裁，自是竊名偽服，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駁，循名者屈其短，實者挺其効，故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爲得人，斯亦効實之徵乎。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玄纁王帛，以騁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閣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已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衽褐，以企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俊又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文章顯，吳佑蘇章种暠樂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顗陰陽詳密，張綱機術特妙，東京之士

其矣來軫
之難一也

制事端

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場宣其智力。帷帳容其審辭。舉厝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為恨哉。及孝桓之時。碩德繼興。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膺。彌縫袞闕。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獎。墜人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潔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墜。在朝者以正議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災。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道。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為乎。嗚呼。

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宦者傳論

范曄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關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閤尹審門閤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譏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及其弊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瑤左貂。給事殿

天 選史

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天 選史

省及高后。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奉機事。多以宦人主之。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典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至永平中。始置負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實。憲兄弟。專摠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眾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惡。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官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負數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瑤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繇參斷。帷幄漸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閹闈房闈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肅氣。或稱伊霍之勲。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風露。阿旨

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劔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甘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基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休統霧縠之積盈仞珍藏嬌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削萌黎競恣奢欲精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重子以自衛達同獎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定劇絲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孑戮因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三 選史

黨錮傳論

范曄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民理性裁抑若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

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澆訛王道陵缺而猶假仁以効已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強梁褫氣片言違正則斷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霸德既衰徂詐萌起彊者以決勝為雄弱者以詳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綿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或起徒步而仕執珪解少衣以升卿相士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釣利者不期而景從矣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同變其風不可留其弊不能及及漢祖使劍武夫勃興憲令寬賒文禮簡潤緒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輕少重氣怨惠必讐令行私庭權移匹庶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三 選史

學於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其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機揣遂各樹朋徒漸成仇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晡二郡又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其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勃海奇賞彙編

並表爲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玉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終海內希風之流遂相共標榜指天下名士爲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明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勲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晡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毋班泰周蕃嚮王章爲人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言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圍危社稷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爲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祗宣靖公緒恭爲八顧朱楷田繁陳耽薛敦宋布唐龍龐咨宣褒爲八及刻石立碑共爲部黨而儉爲之魁靈帝語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

黃巾起而
黨人校覺
中祕已無
長於事云
參諸

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三言 選史

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歿獄中。徐或先破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為怨隙者因先陷害。匪一之忿。濫入黨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罹禍毒。其公徒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王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問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折殺之。於是又詔州郡吏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先和二年。上祿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繆經常之法。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中常侍呂彊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思其言。乃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崩離。綱紀文章蕩然矣。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賀名迹存者。並載乎篇。陳蕃實。武王暢劉表度。向郭林宗別有傳。有昱附祖淑。傳張邈附呂布。傳胡毋班附袁紹。傳王考字文祖。東平壽張人。冀州刺史秦周字平王。陳留平丘人。北海相蕃鸞字嘉景。

不夫選良
四日

逸民傳論

范曄

魯國人郎中王璋字伯儀。東萊曲城人。少府卿位行並不顯。翟超山陽太守事。在陳蕃傳。字及郡縣未詳。朱寓沛人。與杜密等俱歿獄中。唯趙典名見而已。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而不屈。穎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通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彼雖經經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羈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楊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言其違患之遠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貴相望於岩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

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則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和華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反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晉紀總論

于令寶

史臣曰晉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乃取奇賞彙編卷八十四 運史 運史 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擒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陵神略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已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大和維業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名器崇于周公權制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正位居體重言慎法仁

樊

陽實者小人之曰君子之罪也

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率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從為衆故至於威寧之末遂排羣議而杖王杜之決汎舟三峽介馬桂陽役不二時江湘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間不閉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謠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世之一時矣武帝既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關伯實沈之御歲構師尹無具瞻之責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謫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為伊周夕為桀跖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行於勢利於是輕薄于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綱解紐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楊劉淵王彌扼之於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

後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未爲兵。裂裳爲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爲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天 運史

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援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打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歿。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耻篤於家。閭邪

僻銷於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况可奮臂大呼。聚之以于紀作亂之事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管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管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又曰。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至于公劉。遭伙人之亂。去邰之幽。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糗糧。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天 運史

于橐于囊。陟則在嶽。復降在原。以處其民。以至于太王爲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其詩曰。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以至下王季能貊其德音。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至于文王。備脩舊德。而惟新其命。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

言以成其福祿也。而其後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
潛濯之衣。修煩屑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故其詩曰。刑
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漢濱之女。守潔
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故曰。文武自大。保以
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於逸樂。於是天
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
天命未至。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
義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舉猶著大武之容。曰。未
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
之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
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聖 選史

風俗。潘辭。耻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
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
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節居正當官者以望空
為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蕭何之稱。操上議以
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和正。皆謂之俗
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
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靡懈者。益共嗤點。以為灰
塵。而相誚病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愿奔於
貨欲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而秉鈞當
軸之士。身兼官以千數。太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
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聖 選史

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
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
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長虞數
直筆而不能糾其婦女。莊儻纖維。皆取成於婢僕。未
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
情而動。故皆不耻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于
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賄亂土下。父兄不
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責之聞四教於古。修貞
順于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
斯摧。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

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覽傳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傳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觀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燮必爲之請，必賈諒必爲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蕩蕩之惠臨之哉？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懷帝承亂，得位羈於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聖 選史

疆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劉向之讖云：滅亡之後，有少而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朋。按愍帝蓋秦王之子，得位於長安，固秦地也。而西以南陽王爲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爲左丞相，上諱業，故改鄴爲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將由人

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 于令升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文質異時，興建不同，故古之有天下者，相皇累陸以前，爲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鴻黃世及，以一民也。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湯武革命，應天人也。高光爭伐，定功業也。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豈人事乎？其天意乎。

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聖 選史

宋略總論 裴子野

宋高祖武皇帝以蓋代雄才，起匹夫而并六合，尅國得雋，寄迹多于魏武，功施天下，盛德厚于晉宣。懷荒伐叛之勞，而夷邊蕩險之力，百勝可得而論者矣。政疑足行陣之間，却孫恩蟻聚之衆，一朝奮臂掃桓玄，盤石之宗方軌長驅，則三齊無堅壘，迴戈內赴，則五嶺靡餘妖命。孫季高，于巨海之上，而番禺席卷摧朱齡石，千百夫之下，而庸蜀來王。羌胡畏威，交爲表裏，董率虎旅，以事中原，石門巨野之隘，指麾開闢，關頭霸上之阻，曾莫藩籬。虜其酋豪，遷其重寶，登未央而

灑酒過長陵而下拜盛矣哉悠悠百年未之有也于是倒載于戈休兵泗水彤弓納陛肇有宋都帶芥必除華夷莫拒然後請乎上帝步驟前王零陵去之而莫猜心高祖受之而無覩色古之所謂義取天下者斯之謂乎若其提挈草創則魏孟何劉輔相總持則穆之徐羨鎮惡道濟經其武傳亮謝晦緯其文長沙以冢弟共艱難武烈以清貞定南楚其他胥附奔走雲合霧集若椽椽之構大厦衆星之仰河漢或取之于民疑舉或得之于未名羣才必逞智能咸効爵不妄加官無私謁晉末所以荒濟就清混阿黨容縱莫不驅掃革易與之更始君行卑非而國不爲陋民動征戍而下無怨讟品令宥密賞罰端平遠無不懷通無不附屬爲郡縣者則南過交趾西包劔閣北劃黃河而繞東海七分天下而有其四自永初末歲天子負戾務懷以燕代爲戎岐梁重梗將誓六師屠桑乾而境非地三事大夫願相謂曰待夫振旅凱入乘轅南反請具銀繩瓊檢告報東嶽既而洮弗興卽年獻世營陽王狎于弗訓以敗輿太祖寬肅宣惠大臣光表超越二昆來應寶命沉明內斷不欲政由甯氏克滅權逼不使芒刺在躬親臨朝事率尊恭德助酌先

王之典強宣疑當時之宜更久其職育孫長子民樂其生鮮陷刑辟仁厚之化既已播流率土忻欣無思不服每駕巡幸蕭鼓聽聞百姓扶携老幼相望儀刑愛之孜孜如日不足初徐傳伏誅繼末內相王弘處之而思降彭城欲之而弗違王華殷景仁以忠允熙帝載謝弘微王曇首以沉密贊樞機徐王僧綽以體國彰信義謝方明劉道生以治惠稱良能高簡則令明清貴則王舊疑文章則顏延之謝靈運有澡麗之鉅才儒雅則裴荀何傳擅師表之高學剛亮骨鯁則袁粲蔡子度建言忠益則范泰何尚之宗室蕃翰帝弟帝令則江夏衡陽廬陵隋王建平臨川新喻或清令而審或文敏而洽皆博愛以禮士明靡以流譽十三年爲多士矣上亦藉藉義文思弘儒府庠序建于國都四學開乎家巷天子乃移蹕下轅以從之東帛譙語以勸之士莫不敦悅詩書沐浴禮義淑慎規矩斐然向方其行脩言道者然後登朝受職威儀輕佻者不齒于鄉閭公官非儉羽不來庭私家非軒蓋不逾閭冠冕之流雍容如也于是文教既興武功亦著命將受律指日如斯檀蕭薄伐則南登象滿劉斐爰整則西踐仇他良駒巨象充塞外廐奇琛環貨下

述百遼禽獸草木之瑞。月有六七繩山。海之譯歲。且十餘。江東以來。有國有家。豐功茂德。未有如斯之盛者。然值非虜方強。周韓歲擾。金塘虎平。代失其御。二十七年。偏師克復河南。橫蹂強胡。百萬之衆。匈奴遂跨彭沛。航淮浦。設穹廬于瓜步。請公上以和親。于時精兵猛將。嬰城而不敢闕。謀臣智士。折撓而無可稱。天子乃朝饗單于。臨江高會。于是起盡戶之役。貸富室之財。舳艫千里。緣江而陳。我守既嚴。胡兵亦息。且大川所以限南北也。疲老而退。歸我追奔之師。索弓裝足。係虜之民。流離道路。江淮以北。蕭然矣。重以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聖 選史

含章巫蠱。始自三逆。合殿酷帝。史籍未聞。仲尼以爲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辨之不早辨也。元嘉之禍。其有以焉。世祖率先九牧。大雪冤恥。身當歷數。正位天居。聰明綸達。博聞強記。威可以整法。智足以勝姦。君人之略。幾將備矣。一時之風流領袖。則謝莊何偃王。或蔡興宗。索顗袁粲。禦武名。將則沈慶之。抑元景宗。微之。或潔清以秀雅。或驍果以步。類因以軌道廓之中。方知向時之士。若顏峻之經綸忠勁。匪躬諒直。雖晉之狐趙。無以尚焉。帝卽位二三年。聞方逞其欲。拒諫是已。天下失望。夫以世祖才明少。

以禮度。自肅思武王之節儉。追太祖之寬恕。則漢之文景宗何足云。景和申之以淫虐。太宗易之以昏縱。師旅薦興。邊鄙蹙迫。人懷苟且。朝無紀綱。內寵方議。共安外物。已觀其敗。已初世祖登遐。委重丁二載。大宗晏駕。亦託孤于王阮。漂近之道。同歸冲人之災。如一。然宋祚未絕于永光。更以宗王之見窘。水德遂亡于後實。由強臣之受辱。且顧命郡公。從容自重。畏懼伊霍之機。綺靡唐虞之際。于是蔚炳霄變。明命就遷。俯仰之間。興衰易用矣。周自平王東遷。崎嶇河洛。其後二十四世。而赧始亡之。漢自章和以降。顛覆關隘。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聖 選史

其後百有餘載。而獻始禪之。何則。周漢靈長。如彼難振。近代脆促。若此易崩。非天時亦人事也。聞夫鴻荒者難爲慮。區事者易爲力。曹馬規模。懸乎前載。苟有斯會。實啓英雄。而況太宗爲之。驅除先顗。其本根既。愚枝葉遂摧。斯則始于人事也。昔二代將亡。殷辛夏。癸相去數百年間。興世而後出。宋則景和元徽首尾。不能十載。而降雪過于二君。斯則天之所棄。篤于前王者也。天意人事。其微如是。雖欲勿實。其可得乎。若乃怪厥塗炭。蒙逆取之辱者。湯武之志也。私鉅當路。歸揖讓之名者。近代之事也。其應天從民。道有優劣。

故宗廟社稷脩短異數不然則何殊尤緬邈如斯之遠也。大山岳崩頽必有朽壤之隙。春秋迭代亦有去故之悲。是以臨危亡而撫理運。未有不扼腕流連者也。近古之弊化薄俗行乎宋氏之成敗得失著乎行事。從而言之載于篇矣。繫叙其所以創業垂統而懷其舊俗遺風達于賢人君子英聲餘論以附于茲子野會祖宋中大夫西鄉侯以文帝之十二年受詔撰元嘉起居注二十六年重被結續成何承天宋書其年終于位書則未遑述作齊興後數十年宋之新史既行于世也。子野生乎泰始之季長于永明之年家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聖人 選史

恩倖傳論

沈約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居鈞里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師。傳說去為殷相。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明別幽仄。唯才是與。遂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墜之子。叔度名動京師。且士子居朝戚

有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而待中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朔為黃門侍郎。執戟殿下。郡縣掾吏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非若晚代分為二塗者也。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命。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徒寡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聖人 選史

來悉方艸素緣丹珀至皆兼兩西京許史蓋不足云
晉朝王石未或能比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倖之
惜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與樹
禍障帝弟宗王相繼屠戮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實祥
風傾實由於此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倖倖傳
今采其名列以爲恩倖篇云

宋書謝靈運傳論

沈約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慍
分情夫志動于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
升降謠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
奇賞彙編卷八十四
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詩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
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于前賈誼相如振芳
塵于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
廣王褒劉向楊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通相師祖雖
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乎
子馳發文以情變絕唱高縱久無嗣響至于建安曹
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物以文被
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
爲形似之言二班長于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
爲體竝標能擅美獨耿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

習原其機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
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
縛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
遺風餘烈事極江右左晉中興玄風獨扇爲學窮于
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于此自建武暨
于義熙歷載將百雖比響聯翩波屬雲委莫不寄言
上德託意玄珠道麗之辭無聞焉耳仲文始革孫許
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
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茲方軌前秀垂範後
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
奇賞彙編卷八十四
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
宮羽相變低昂合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
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
言文至于先士茂製諷高歷賞于建兩京之作仲宣
蕭衍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竝直舉胸
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
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覩至于高言妙句
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
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
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晉書武帝總論

太宗

武皇承基誕膺天命握圖御宇敷化導民以佚代勞以治易亂絕繼綸之貢去彫琢之飾制奢侈以變儉約止澆風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留心採擢劉毅裴楷以質直而見容嵇紹許奇雖仇讐而不棄仁以御物寬而得衆宏畧大度有帝王之量焉于時民和俗靜家給人足聿脩武用思啟封疆決神筭於深衷斷雄圖於獨見馬隆西伐王濟南征師不延時種虜削跡兵無血刃擄越爲墟通上世之不通服前人之未服順祥顯應風教肅清天下之功成矣霸王之業大矣

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聖 選史

雖登封之禮讓而不爲驕泰之心因斯以起見上地之廣謂萬葉而無虞觀天下之安謂千年而永治不知處廣而思狹則廣可長廣居治而忘危則治無常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材志欲就於昇平行先迎於禍亂是猶適越者指沙漠以遵途欲登山者涉舟航而覓路所趨愈遠所向轉難南非倍殊高下相反求其至也不亦難乎况以新習易動之基而無久安難長之慮故賞發兇豎懷姦志以弄權揚駁豺狼包禍心以專輔及平官車晚出諒闇末周藩翰變親以成疎連兵競滅其根本棟梁迴忠而起僞讐衆名舉

其兇威曾未數年綱紀大亂海內版蕩宗廟播遷帝道王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赤縣翻成被髮之鄉棄所大以資人掩其小而自託爲天下笑其故何哉良由失慎於前所以貽患於後且知子者賢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肖則家亡臣不忠而國亂國亂不可以安也家亡不可以全也是以君子防其始聖人閑其端而世祖惑荀勗之姦謀迷王渾之僞策心屬移於衆口事不定於已圖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擾亂於區夏惠帝可廢而不廢終使傾覆於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輕極天下者功之重弄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况乎資三世而成業延二葉以喪之所謂取輕德而捨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聖賢之道豈若斯乎雖則善始於初而乖令終於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無慷慨焉

晉書宣帝總論

太宗

夫天下之大黎元爲本邦國之貴元首爲先治亂無常興亡有運是故五帝之上居萬乘以爲憂三王以來處其憂而爲樂競智力爭名利大小相吞強弱相襲逮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氛霧交飛宣皇以天挺之姿膺期佐命文以績治武以陵威用人如在

已求賢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和光
同塵與時舒卷戢鱗潛翼思屬風雲飾忠於已詐之
心延安於將危之命觀其雄畧內斷英猷外決殄公
孫於百日滅孟達於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
矣既而擁衆西舉與諸葛亮持抑其甲兵本無圖志
遺以巾幗萬發憤心杖節當門雄圖頓屈請戰千里
詐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險之路勞逸不
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反閉軍固壘莫敢爭鋒生
怯實而未前歟疑虛而猶遁良將之道失在斯乎文
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之委崇華甚霍光之

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選史

寄當謂竭誠盡節伊傳可齊及明帝將終棟梁是屬
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託曾無殉主之報
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之體
寧若此乎盡善之方以斯爲惑夫經討之策豈東智
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晉明掩面耻欺
僞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姦回以定業古人有云積善
三年知之者少以爲惡一日聞于天下可不謂然乎
雖隱過于當年終見嗤于後世亦猶盜鍾掩耳以衆
人爲不聞銳意盜金以市中爲莫覩故知貪于近者
則遺遠溺於利者則傷名若不損己以益人則當禍

人而福已順理而舉易爲力皆時而動難爲功况以
未成之晉基逼有餘之魏祚雖復道格區宇德愆蒼
生而天未啓時寶位猶阻未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
雖則慶流後昆而身終於此面矣

梁紀論

歐陽脩

嗚呼天下之惡梁久矣自後唐以來皆以爲僞也主
子論次五代獨不僞梁議者或譏予大失春秋之旨
以謂梁負大惡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獎篡也非春
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爾魯桓公弑隱公
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
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

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選史

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衛而自立者聖人于春
秋皆不絕其爲君此予所以不僞梁者用春秋之法
也然則春秋亦獎篡乎曰惟不絕四者之爲君于此
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于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
爲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于後世在乎不沒
其實其實嘗爲君矣書其爲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各
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爾
使爲君者不得掩其惡然後人知惡名不可逃則爲
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爲言信而
善惡明也桀紂不待貶其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春

秋于大惡之君不誅絕之者不害其襲善貶惡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爲君而不掩其惡以息人之爲惡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後知予不爲梁之旨也。

朋黨論

歐陽脩

嗚呼始爲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其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爲如此未嘗不爲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爲也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彙 選史

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爲君子者固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爲朋黨耳故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

以朋黨說
後主不加
以三失賜
此宗

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在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譽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爲人主者俛俛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爲。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于無所不爲。則漢魏唐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與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與。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伶官論

歐陽脩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背晉以歸梁此三者

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謹志。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予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于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于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宋 選史 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宦者論

歐陽修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于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其為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不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

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于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為資。而起至扶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于內。而疎忠臣碩士于外。蓋其漸積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宋 選史 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粹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于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一行傳論

歐陽修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為自古忠臣義士。多出于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于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

選史

集 361—412

陳勝曰：天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上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任兩。人相依附，俱出入東宮，聞德宗大漸上疾，不能言，任即入以詔召叔文入生翰林中，使決事，任以叔文意入言於宦者李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京兆尹李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侍寵強，懷不顧文法，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歛，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錄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貨麥苗以應。」

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空一 選史

官優人成輔端為諶嘲之，實聞之，奏輔端諱訪朝政，杖殺之，實遇侍御史王播於道，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實，不肖避導騎如故，播詰讓導騎者，實怒，遂奏播為三原令，廷詬之，陵轢公卿已下，隨喜怒，詎奏遷黜，朝廷畏忌之，嘗有詔免畿內逋租，實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趙市里，謹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修貞元末，以宦者為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并要關坊閭人所賣物，但稱官市，即歛手付與，真偽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其

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空一 選史

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百錢物買人，直數千錢物，仍索進奉門戶，并腳價錢，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官市，而實奪之，嘗有農夫以蘆負柴至城，賣遇宦者，稱官市，取之，纔與緡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以驢送柴至內，農夫涕泣以所得緡付之，不肯受，曰：「須汝驢送柴至內，農夫曰：我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灰而已。」遂毆宦者，得吏禽以聞，詔黜此宦者，而賜農夫絹十匹，然官市亦不為之改易，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上初登位，禁之至大，放又明禁，又貞元中，要乳母皆令選寺觀婢以充之，而給與其直，例多不中選，寺觀次當出者，賣產業，割與地買之，貴有姿貌者以進，其徒苦之，至是亦禁焉。貞元末，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皆為暴橫，以取錢物，至有張羅罔於門，不許人出入者，或有張井上者，使不得汲水，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毆罵，或時留蛇一囊為質，曰：「此蛇所以致鳥雀，而捕之者，今留汝，幸善伺之，勿令飢渴，賣者愧謝求哀，乃攜而去，上在春宮時，則知其弊，常欲奏禁之，至即位遂推而行之，人

文利曰
以議增材
與先少欲
貨其無隱
沈深有謀

情天悅○乙丑停鹽鐵使進獻舊鹽鐵錢物悉入正庫一助經費其後至此務者稍以時珍玩時新物充進獻以求恩澤其後益甚歲進錢物謂之羨餘而經入益少至貞元末遂月有獻焉謂之月進至是乃罷○初叔文既專內外之政與其黨謀曰判度支則國賦在手可以厚結諸用人取兵士心以固其權驟使重職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除之為副以專之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紹為兵部尚書以吏部郎中李鄴為御史中丞武元衡為左庶子初叔文黨數奇賞彙編卷八十四李四選史

人貞元末已為御史在臺至元衡為中丞薄其人待之鹵莽皆有所憾而叔文又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已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為之動叔文怒故有所授○丁酉吏部尚書平章事鄭珣稱疾去位其日珣瑜方與諸相會食於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是日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叱直省思入白執誼執誼遂逃慙被竟起迎叔文就其間語良久宰相杜佑高郢珣瑜皆停筵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已與之同餐間中矣佑郢等心知其不可畏思叔文執

該莫敢出言珣瑜獨歎口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前是左僕射賈耽以疾歸第未起珣瑜又繼去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臥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恐焉○左散騎常侍致仕張萬福卒萬福魏州元城人也自曾祖至父皆明經官止縣令州佐萬福以祖父業儒皆不達不喜書學騎射年十七八從軍遼東有功為將而還累遷至壽州刺史州送租賦詣京師至潁川累為盜所奪萬福使輕兵馳入潁川界計之賊不意萬福至忙迫不得戰萬福悉聚而誅之盡得其所亡物并得前後所掠人奇賞彙編卷八十四李四選史

妻子財物牛馬萬計悉還其家為淮南節度崔圓所忌失刺史改鴻臚卿以節度副使將兵千人鎮壽州萬福不以為恨許果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人駐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固令萬福攝濠州刺史果聞即提卒去止當塗陳莊賊陷舒州圓又以萬福為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盜賊連破其黨大曆三年召赴京師代宗謂曰聞卿名久欲一識卿且將累卿以許果萬福拜謝因前曰陛下以許果召臣如河非賊詣將叛以屬何人代宗笑曰且欲議許果事方當大用卿即以爲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督淮南岸盜賊至

州果懼移軍上元。果至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討之，未至淮陰。果爲其將康自勤所逐，自勤擁兵繼掠，循淮而東。萬福倍道追而殺之，免者十二三。盡得其所虜掠金銀婦女等，皆獲致其家。代宗詔以本州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遂帶和州刺史鎮咸陽，固留宿衛李正己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埧橋渦口。江淮進奉船千餘隻泊渦口，不敢進。德宗以萬福爲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滿青將士停舻，睨睨不敢動。諸道繼進，吹泗州刺史爲杜亞所忌，徵拜左金吾衛將軍。召見德宗，驚曰：「杜亞言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李 運史

卿昏老，卿乃如是！健耶？圖形凌烟閣，數賜酒饌衣服，并勅度支籍口畜給其資。至賀陽城等，於延英門外天下益重其名。二十一年，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元和元年卒，年九十。萬福自始從軍至卒，祿食七十年，未嘗病一日。典九郡，皆有惠愛。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年一置，選人狼至文書多，不了尋勘，真偽紛糺，吏因得大爲奸巧。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人。中書侍郎陸贄令吏部分內外官，貢爲三分計，關集人以爲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初，寶參出李

異爲常州刺史，且迫甚行，異常銜之。至參貶爲郴州別駕，異適遷湖南觀察，德宗常與參言，故相姜公輔罪參漏其語，參敗公輔，因上疏自陳其事，非臣之過。德宗詰之，知參洩其語，怒未有所發。會異奏汴州節度劉士寧遺參金帛若干，士寧得汴州參處其議，士寧常德之故，致厚貶。德宗以參得舉而以武將交結，發怒竟致參於死，而議者多言參死由贄焉。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於天子朝廷，無敢言其短者。贄獨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延齡固欲去贄，而代之又知贄之不與已多阻，其奏請也，詢毀百端。翰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李 運史

林學士吳通玄故與贄同職，奸巧能薄，與贄不相能。知贄與齡相持，有間，因盛言贄短，宰相趙璟本贄所引，同對嫉贄之權，密以贄所戢彈延齡事告延齡。延齡益得以爲計。繇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贄，竟罷贄，相以爲太子賓客，而黜張洵、李元等。權言事者皆言其屈贄，固畏懼至爲賓客，拒門不納。交親士友春旱，德宗數獵苑中，延齡疏言贄等失權，怨望言于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愛惜，不肯給諸軍軍中人無所食，其事奈何？」以搖動羣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又獵苑中，會神策軍人跪馬前云：「度

德宗自元
元十平已
後不復有
赦金左降
官雖有以
德宗不以
故時作官
其言不復
飲用至是
下使人說
而皆城皆
未聞追詔
卒于延齡
之

支不給馬。州德宗意延齡前言即迴馬而歸。由是貶
贊為忠州別駕。游充皆斥逐。德宗怒未解。贊不可測。
賴陽城等枚乃止。贊之為相。常以少年入翰林。得幸
於天子。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
德宗在位久。益自攬持機柄。親治細事。失若人大體。
宰相益不得行其事。職而識者乃云。由贊而然。贊居
忠州十餘年。常閉門不出。人無識面者。避諱不著
書。習醫方。集古今名方為陸氏集驗方五十卷。卒于
忠州。年五十二。上初即位。與鄭餘慶陽城同徵。詔始
下而城贊皆卒。○裴延齡護毀陸贊等坐貶。德宗
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文選集
怒不解。在朝無救者。陽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
令天子殺無辜之人。而信用奸臣。即率拾遺王仲舒
數人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奸佞。贊等無辜。狀德宗
大怒。召宰相入。語將加城等辜。良久乃解。令宰相諭
道之。于是金吾將軍張萬福。開諫官伏閣。諫趙往。至
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
拜城與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
太平也。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時
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
延齡為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竟坐延齡事。改

國子司業。至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
孝也。諸生寧有久不省其親乎。明日謂城歸養者二
十餘人。有薛約者。嘗學於城。狂躁以言事。得舉。將徙
連州。客寄有根。帶吏縱求。得城家。坐吏於門。與約飲。
決別涕泣。送之郊外。德宗聞之。以城為黨。舉人出為
道州刺史。太學王魯卿李儼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
留住數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在州以家人禮待吏
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賦稅
不登。觀察使數請讓上。考功第城自署。第曰撫宇心
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嘗使判官督其賦。至州
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文選集
怪城不出迎。以問州吏。吏曰。刺史問判官來以為已
有。舉自囚於獄。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謂城於獄曰。
使君何辜。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兩日。未去。城固
不復歸。第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
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判官崔某往接之。崔承
命。不辭。載妻子一行中道而逃。城率友不忍與其第
異處。皆不要給侍。終身有寡妹。依城以居。有生年四
十餘。癡不能如人。常與弟負之以遊。初城之妹夫亡。
在它處家。貧不能葬。城親與其弟昇尸以歸。葬于其
居之側。○戊午王任詐稱疾。自免。自叔文歸。第任月

會其與執
以威遠軍
使平章事
又不得其
黨皆憂悸
不自保伍
至其日坐
翰林中疏
三上不報
知事不濟
行且臥至
夕忽叫曰
伍中風矣
明日遂與
歸不出○壬
寅制王
伍開州司
馬王叔文
渝州司戶
並負外置
馳驛發遣
○叔文越
州人以著
入東宮頗
自言讀書
知理道乘
間常言人
間疾苦上
將大論宮
市叔文說
中上意
遂有寵因
爲上言某
可爲將某
可爲相幸
異日用之
密結韋執
誼并有當
時名欲僥
倖而速進
者陸賈呂
溫李景儉
韓曄韓泰
陳諫劉禹
錫柳宗元
等十數人

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主 選史

諸中人并杜佑請起叔文爲相且總北軍既不得請以威遠軍使平章事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伍至其日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臥至夕忽叫曰伍中風矣明日遂與歸不出○壬寅制王伍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並負外置馳驛發遣○叔文越州人以著入東宮頗自言讀書知理道乘間常言人間疾苦上將大論宮市叔文說中上意遂有寵因爲上言某可爲將某可爲相幸異日用之密結韋執誼并有當時名欲僥倖而速進者陸賈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人定爲夤交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而進交遊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者貞元十九年蒲闕張正買疏諫它事得召見正買與王仲舒劉伯芻裴蒞常仲孺呂洞相善步遊止正買得召見諸還來者皆遣買之有與之不善者告叔文執誼云正買疏似論君朋黨事宜少誠執誼叔文信之執誼嘗爲翰林學士父友罷官此時雖爲散郎以恩昔曾召入問外事執誼因言咸季等朋讎聚遊無度皆譴斥之人莫知其由叔文既得志與王伍李忠言等專斷外事遂首用韋執誼爲相其常所交結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數人日夜羣

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主 選史

聚伍以侍書幸寢廼吳語上所襲押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伍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伍入至翰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等故各有所主伍主往來傳授劉禹錫陳諫韓曄韓泰柳宗元房啓凌準等主謀議唱和採聽外事上疾久不瘳內外皆欲上平定太子位叔文默不發議已立太子天下喜而叔文獨有憂色常吟杜甫題諸葛亮廟詩末句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因歎歎流涕聞者咸竊笑之雖判兩使事未嘗以簿書爲意日引其黨屏人切切細語謀奪宦者兵以制四海之命既令范希朝韓泰總統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中人尚未悟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中人始悟兵柄爲叔文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當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白叔文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何亡幾而母死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已者聞者皆恂懼皇太子既監國遂逐之明年乃殺之伍杭州人病歿遷所其黨皆斥逐叔文最所賢重者李景儉而最所謂奇才者呂溫叔文

用事時景儉持母喪在東都而呂溫使吐蕃半歲至叔文敗方歸故三人皆不得用叔文敗後數月乃貶執誼爲崖州司馬後二年病歿海上執誼杜黃裳子曄與黃裳同在相位故最在後貶○執誼進士對策高等驟遷拾遺年二十餘入翰林巧惠便辟媚幸于德宗而性貪婪詭賊其從兄夏卿爲吏部侍郎執誼爲翰林學士受財爲人求第夏卿不應乃誅出懷中金以內夏卿袖夏卿驚曰吾與卿賴先人德致各位幸各已達豈可如此自毀壞提袖引身而去執誼大慙恨既而爲叔文所引用初不敢負叔文迫公奇賞彙編 卷八十四 三 遷史

卷終

諸子序

史官陳仁錫譔

學莫要乎六經人才莫急乎經濟文章莫貴乎雄渾博大何以有諸子之刻蓋欲返之於六經也以六經收諸子不若以諸子返六經強其所厭不若用其所喜夫諸子多救時之人然

奇賞彙編

諸子

六經治未病諸子治已病六經治百世之病諸子治一時之病六經藥物悉備而不預裁一方病夫自取焉諸子方太具藥太猛乃治已也奇治人也拙治一國也奇治一世也拙奇以方拙亦以方後之習諸子者幾無疾而呻吟類無方而操藥又近于入虎

狼之窟採鳥喙之毒奚取焉人皆曰
子才也子識也子膽也其寔不知子
爲何氏能去驕氣去多欲態色弃淫
志乎能曳尾塗中乎刻之桎能使孔
子束帛以贈乎能却聘幣終身不仕
乎能旣放流睠乎能居游必擇乎能
招隱鬼谷乎不能何以知人能深宏

奇賞彙編

諸子

二

浩肆恢奇乎能履正著書不流邪說
乎能峻潔老成懸之咸陽乎不能何
以知言諸子中大醫王四欲反汝情
性而無繇入老子醫怯夫一大手也
故尚補沃之清冷之淵莊子醫熱夫
一大手也故尚瀉無政事則俗管子
醫俗夫一大手也故尚法離騷有力

於詩亡之後屈子醫慙夫一大手也
故尚厚雖然有其心無其術墨子也
中醫也有其心有其術不操其本及
身而止管子也時醫也齊生歟一壽
殀迂而自得不關痛癢不詳標本莊
子也儒醫也以言竊國必有天刑呂
不韋毒醫也天之刑商不在畊戰而

奇賞彙編

諸子

三

在告訐其刑韓不在名法而在以說
難干富貴也貪醫也然言弁法不可
泯矣噫天生我材其要擇術管子多
欲亦多君之欲而布局寬可大不可
久晏子少欲亦少君之欲而結體隘
善閉不善開甚哉乎經濟之難子華
子不云乎爲人所處者不得安其所

處吾猶病言之不廣夫所以處人非
所以自處道在六經修辭立誠斯雄
渾博大也已

諸子後集序

史官陳仁錫著

有子才有史才有非史而史者則亦
有非子而子者于是有子類史史類
子者如淮南子揚子文中子世所稱
子也揚子是獄吏手目深文爲主淮
南子如飽而大牢暑而重裘狀飢十
日呂禦冬何可少也文中子似寫家
書似田父道桑麻亦隋唐間一法物
又如繁露新語新書劉苑韓詩論衡
中論所稱非子而子也狀繁露不可
及矣是古鼎之多斑駁者器甚貴雖
其左刑也置之空虛似偏而不偏不
足爲子學士家故室珍之惜之新語

穆朕質與蓋古金云新書說苑皆器
之新者但賈以金碧劉以土埴適用
均爾韓詩有韻度而乏變化中論有
根本而少枝葉抱朴子有操行而无
文章論衡如吹竹其聲濫孔叢子小
荀子王潛夫雅士亦莊語嫌其神不
澹遠劉邵書可作思狂狷翼亦考功
奇賞彙編 諸子復序 二
氏一家言乎陰符素書真乎否耶至
若桓氏綜侃侃之論於世務迂於古
諛近京王說易或以占測或以發明
各有攸當馬氏擴明忠道伯喈臚陳
規制皆可附以垂而它不暇論矣嗚
呼立言脊哉在春秋戰國間罔非子
也不目子著乃漢以後復得卓朕可

子者一人焉酈道元也及注水經不
呂文著予每欲節取其尤并蒐近代
一家言別爲一集目行世亦求其似
子者而可矣世有作手其將何以自
命

奇賞彙編 諸子復序

三

老子序

太極左仙葛玄撰

老子體自朕而朕生乎太无之先起
乎无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終
乎无終窮乎无窮極乎无極故无極
也昇大道而倫化爲天地而立根布
炁于十方抱道德之至淳浩浩蕩蕩

奇賞彙編

老子

一

不可名也煥乎其有文章巍乎其
有成功淵乎其不可量堂乎其爲神
明之宗三光恃以朗照天堦稟以得
生乾坤運以吐精高而无民貴而无
位覆載无窮闡教八方諸天普弘大
道開闢以壽復下爲國師代代不休
人莫能知之匠成萬物不言我爲玄

之惠也故衆聖所共尊道尊惠貴夫

莫之命而常自朕惟老氏乎周時復
託神李母剖左腋而生生即皓朕號
曰老子老子之號因玄而出在天地
之先无衰老之期故曰老子世人謂
老子當始於周代老子之號於无數
之劫其窈窕冥冥眇邈久遠矣世衰

奇賞彙編

老子

二

大道不行西遊天下關令尹喜曰大
道將隱乎願爲我著書于是作道德
二篇五千文上下經焉夫五千文宣
道德之源大无不包細无不入天人
自然經也予先師有言精進研之則
聲參太極高上遙唱諸天歡樂則攜
契玄人靜思期真則衆妙感會內觀

形影則神炁長存體洽道德則萬神
震伏禍滅九陰福生十方安國寧家
孰能知乎无爲之文洿之不辱飾之
不榮撓之不濁澄之不清自朕也應
道而見傳告无窮常者也故知常曰
明大道何爲哉弘之由人所呂尊妙
可不極精乎粗述一篇唯有道者寶
之

奇賞彙編

老子

三

道德經序

五味辛甘不同期于適口麻絲涼燠
不同期于適體學術見聳不同要於
適治今夫天下所呂不治者貪殘奢
傲吏不能皆良民不能皆讓以及於
亂誠使不貪矣不殘矣慈儉而讓矣
天下豈有不貪不殘慈儉而讓乃有
不治者乎今夫儒者高仁義老氏不
言仁義而未嘗不用仁義儒者蹈禮
法老氏不言禮法而未嘗不用禮法
以懦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
爲實見素抱朴少私寡欲而民自化
焉故其言曰我有三寶持而行之曰
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非仁乎

奇賞彙編

老子

四

儉非義乎不敢爲天下先非禮乎故
用世之學莫深於老氏今儒者不務
自治而虛名之矧內貪殘而外仁義
處奢傲而治禮文此乃忠信之薄而
亂之首也而老氏之所下也河上公
序

齋子序

逢行珪撰

齋子名熊楚人周文王之師也年九
十見文王王曰老矣齋子曰使臣捕
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
也文王師之著書二十二篇名曰齋
子子者男子之美稱賢不逮聖不以
爲經用題紀標子因據劉氏九流即
道流也遭秦暴亂書記略盡齋子雖
不預焚燒編帙由此殘缺依漢書藝
文志雖有六篇今此本乃有十四篇
未詳孰是篇或錯亂文多遺闕至敷
演大道銓撰明吏闡域中之教化論
刑德之是非雖卷軸不全而其門可

見然鄧林之伎荆山之玉君子餘文
可得觀矣嚮子博懷道德善謀政事
故使周文屈節大聖諮詢情存帝王
之道辭多斥救之要理致通遠旨趣
恢弘實先達之奧言爲諸子之首唱
繼組仁義經緯家邦垂勸誠之風陳
弘濟之術王者覽之可以理國吏者

奇賞彙編

嚮子

二

遵之可以從政足使賢者勵志不肖
者滌心語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無邪言而不朽可爲龜鏡嚮子論
道無邪之謂歟幸以休務之隙披閱
子史而書籍實繁不能精備至于此
子頗復留心尋其立迹之端探其闡
教之旨豈如寓言迂恢馳術飛辯者

乎若乃字重千金辭高萬歲聊爲注
解略起指歸馳心於萬古之上寄懷
於千載之下庶垂道見志懸諸日月
將來君子幸無忽焉

奇賞彙編

嚮子

三

姜子序

瑯邪王世貞撰

管仲非太公儔也然而吾嘗爲之說曰爲管仲難爲太公易夫何以言大
公易也文王之聖而有天下三分之
二武王繼之紂之虐失天下三分之
二而其一亦且心叛矣即無太公商

奇賞彙編

姜子

一

寧不周也無太公而周畢閔散之輩
以將紂師不倒戈乎否也故曰爲太
公易夫太公非直易也凡太公之所
爲多陰謀秘術見於金匱六韜諸篇
者先民以其異於道而斥之以非太
公作不盡然也夫齊之後強於魯而
益遠於道誰使之太公使之也故孔

子津津焉推仁於管仲而太公之不
及抑不特此也武王之滅商若畿內
畿外之國以封同姓及功臣凡數十
彼其君豈盡徇紂於虐若飛廉惡來
者蓋歸附之稱後則滅之耳夫豈亦
崩角而就服者哉凡武而稱無戰則
太公功也太公而稱功臣則不得不
無之也

奇賞彙編

姜子

二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八十五

老子

體道 養身

安民 無源

虛用 成象

豁然 易性

運夷 能爲

無用 檢欲

狀耻 贊玄

顯惠 歸根

奇賞齋編 卷八十五目 老子

選子

淳風 俗薄

還淳 異俗

虛心 益謙

虛無 苦恩

象元 重德

巧用 反朴

無爲 儉武

偃武 聖惠

辯德 任成

仁德 微明

爲政 論德

法本 去用

道化 徧用

立戒 洪德

儉欲 鑒遠

忘知 任德

貴生 養德

歸元 益證

修觀 玄符

玄德 淳風

奇賞齋編 卷八十五目 老子

選子

順化 守道

居位 謙德

爲道 恩始

守微 淳德

後已 三寶

知病 愛已

任爲 制惑

配天 玄用

知難 貪損

戒強 天道

豹韜	軍略	軍用	虎韜	農器	五音	軍勢	立將	王翼	龍韜	奇賞彙編	文啓	武韜	兵道	守國	明傳	文師	文韜	姜子	獨立	任信	顯賢	任契
	略地	必出			兵徵	奇兵	勵軍	選將		卷八十五目	姜子			上賢	守土	大禮						
										三	選子											

										奇賞彙編	道符五帝三王傳政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	貴道五帝三王周政	守道五帝三王周政	甯子	戰車	武鋒	犬韜	鳥雲山兵	林戰
										卷八十五目	甯子					戰騎	練士			
										四	選子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八十五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老子

體道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養身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

安民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無源

無源

俱在鏡中此先天之

道中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虛用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索綯乎。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成象

穀神不死。是謂玄牝。人得玄牝。可以長生。此其門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若存用之不勤。

奇賞齋編

韜光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易性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
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還天之
道

運夾

能為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
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知乎天門開闔能無雌
手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
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無用

奇賞齋編

卷八十五

三選子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檢欲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
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
服

臥址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辱一本作寵爲下得之

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
身及一作本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則
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乃可以託於天下

贊其玄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本一作象之象。是謂忽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顯德

奇賞齋編

卷八十五

四選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
強爲之容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一
若朴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
孰能安以久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
能蔽一本作破不新成蔽者匿光榮也新成者貴功名

歸根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情忘欲無所不包。容

天下之理也
利夫

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久後身不殆

淳風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

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猶今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俗薄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

家昏亂有忠臣

絕聖棄智

絕聖棄智去一本民利百倍絕仁棄義名復孝慈絕巧

奇賞彙編

卷八十五

五

葉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音

異俗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今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

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今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

愚人之心也哉沌沌今俗人昭昭今若遺我

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今若無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

一本漂又作

今若無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

一本鄙我獨異於人而貴一本有食一本有母也

虛心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今恍今

有精有信
正是非說
非說

今字其中有一像恍今忽今一本無其中有一物

益謙

曲則從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

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

奇賞彙編

卷八十五

太

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

之

虛無

希言自然希言者愛言也愛言者不終一本作

雨不終日號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

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

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

苦思

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處下同左上將軍居右言勢則四上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一衆多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聖德
道常無名朴雖小天下不敢臣不敢臣一本侯王若能守萬物天下一本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一本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一本江海

此謂抱朴

奇賞彙編 卷八十五 九選子

辯德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任成

大道汜音泛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一本生而不辭功成不名一本有愛養一本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一本無為一本萬物歸焉一本而不為主可名爲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仁德

執大象一本者字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樂與俱遇客止道之出口一本淡乎一本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微明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一本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爲政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一本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一本萬物以化效于

奇賞彙編 卷八十五 九選子

將自定一本無名之朴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

論德

上德不德是有德下德不失德一本不失德其德可見是以無德一本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一本動則靜道不可應也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一本其薄處一本作

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

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
 一本其致之一也。一本無一也二字天無以清將恐發地無
 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
 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蹶
 故貴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
 不殺一本此其以賤爲本邪非手故致數車無車就
 也言人就車數之爲輻爲輪爲轂爲轡爲轡無有名爲車者故成爲車以喻侯王不以尊號自名故能成
 奇貴彙編卷八十五
 其不欲琤琮如玉落落如石。不欲如玉爲人所貴如石爲人所賤當處其中
 也。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無天地神明蠅飛蠅動皆從道生道無形故言生於無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音累上德若谷。大白若辱。一本作騷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一本作媮質真若渝。質朴之人若五色有渝淺不明大

若不足建德若偷一作婦質真若渝色有渝淺不明大

方無隅大器晚成若九鼎瑚璉不可卒成大音希聲音希待時而動喻常
愛氣希言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道生一一生二一生三三三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

冲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載一作發而王公本
作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
謂衆人所以教去我亦教之言我教衆人使去疆梁
弱爲強去柔爲剛爲柔疆梁
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以

奇賞齋編
卷八十五

卷八十五

主選子

是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一本有是故二字甚

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

正則零落也 靜勝熱 下極則熱 熱者生之源 清靜爲天下

不見其欲

儉欲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兵甲不用却走馬治農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擧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一本無矣字

鑒遠

不出戶。有可以二。本戶牖下俱。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謂去其家觀人家去其身觀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忘知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一本有以至於無為

奇賞彙編

卷八十五

主選子

無為而無不為。一本有矣。取天下者。一本有常以無事。治天下常以無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有其好政教煩民不安。

任德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得諸本俱作善矣。一本有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百姓為不德信矣。一本有聖人之在天。下僕僕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其耳月為聖人視。聖人皆孩之。子長養之而不賣望其義。

貴生

無死地則生。生厚則地者多矣。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一本有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兇虎。入軍不被一本作甲兵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養德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一為萬物作寒暑之勢以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一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一作序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奇賞彙編

卷八十五

主選子

歸元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視其明。其光復歸其明。內無使精神洩也。無遺身殃。是謂襲一本常。

益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

財貨一本有餘是謂盜竊
一本作等百姓不足而君飾行季人不知身死家破禍成并隨也

修觀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孫祭祀不輟
一本作子世不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

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一本作奚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玄符

令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音猛獸不據攫
音鳥

奇賞葉編
卷八十五

不搏骨弱筋柔而擇固赤子筋骨柔弱而特物未知

牝牡之合而峻音作精之至也
陰作怒者由精氣多

終日號而嗑不啞和之至也赤子從弱至慕帝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瑞

物壯則老謂之一本作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玄德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

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

而疎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

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敦古赤子以與利也

淳風一本作淳化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一本作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忌彌貪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

順化

其政悶悶一本作其民醇醇
一本作其政察察其民

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

正復為奇善復為詆一本作妖民之迷其日久是以聖

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害一本作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奇賞葉編
卷八十五

守道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夫獨愛民則愛

也天道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剋無不剋則

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是謂溪根固蒂一本作抵長生久視之道

居位

治大國者一本有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以道

德居位治天下則鬼不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其

非其精神也邪不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正不能傷自然之人

况鬼神不能傷人故鬼不敢干之也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

謙德

大國者下流一本大國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壯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為下

為道

道者萬物之與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道者不善

奇賞彙編

卷八十五

七選子

道者萬物之與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道者不善行可以加人入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鼻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恩始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干其易為大干其細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作一本難之故終無難

守微

天地聖賢只印此

遇不遇是皆過也

玄德深遠只是尋常只是播式

言亦不可不下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于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于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

淳德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將以通德教民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

奇賞彙編

卷八十五

七選子

後已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欲存必以其下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民上為主不以尊貴虛下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三寶

天下皆謂我一本有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

作則我。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知病

知不知上。一本作尚。知。道言。不知。知病。是。知。道言。知。夫。唯。病。病。是。以。不。病。知。之。病。是。以。不。病。也。聖。人。不。病。以。其。病。病。以。其。常。苦。衆。人。有。此。病。是。以。不。病。

愛已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則大害至。無狹作。其。所。是。前。忽。道。念。也。邪。僻。夫。唯。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奇賞彙編

卷八十五

五遊子

任爲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緝。音。關。一本作。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制惑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則。常。除。已。之。民。去。利。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以。道。教。化。而。欲。也。名。德。大。者。身。害。故。件。愚。似。若。不。肖。若。肖。久。矣。也。貴。行。察。察。之。政。所。從。久。來。矣。其。細。夫。我。有。三。寶。持。

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一本。長。道。人。也。今。捨。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一。本。作。以。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天。將。善。人。必。與。慈。仁。之。性。使。能。自。當。助。也。

配天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戰者。不與。善用人者。爲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字。

玄用

奇賞彙編

卷八十五

五遊子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寸進。而退。足。謂行無行。音。懷。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作。無。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知難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一。奇。巧。乃。應。王。法。執。而。殺。之。誰。敢。有。犯。者。常。有。司。殺。者。殺。大。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斷。入。道。常。猶。春。生。夏。長。秋。殺。冬。藏。十。均。運。移。以。節。度。行。之。人。君。欲。代。夫。代。大。匠。斷。者。希。有。不。傷。手。者。矣。

經死更爲
求生則

貪損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夫唯無以生爲務者爵祿不予于意財利不入于身天不得臣諸侯不得使則賢於貴生也

戒強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一本作折強大處下柔弱處上造工大木處下小物處上大道抑強扶弱自然之故

奇賞彙編

卷八十五

主選子

天道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一本作增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一本作居其不欲見賢

任信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一本作先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音荷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

謂天下王正言若反此乃正直之言世人不知以爲反言

任契

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于人但刻契之信不責人以他事也有德司契有德之君司契無德司微無德之君背其契信司人所失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獨立

小國寡民聖人雖治大國猶以爲小儉約不奢使有泰民雖衆猶若寡少不敢勢之也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狗之聲

奇賞彙編

卷八十五

主選子

一本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顯質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雖有具終不私

清至之極

善惡本明與非無害

姜子

文韜

文師

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
 虵。非虎非羆。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王曰。
 兆致是乎。史編曰。編之太祖。史嚳爲禹。占得臯陶兆。
 比於此。文王乃齋三日。乘田車。駕田馬。田於渭陽。卒
 見太公。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曰。子樂漁耶。太公
 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漁甚有似也。
 文王曰。何謂其似也。太公曰。釣有三權。祿等以權。死
 等以權。官等以權。夫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
 矣。釣有用權道者三。祿等以權。謂以餌取魚。似祿以
 取人也。威等以權。謂香餌之下。必有死魚。似重祿
 之下。必有死士也。官等以權。謂魚之大小。各異其用。
 似賢才之大小。各異其任也。
 太公曰。緝微餌。明小魚食之。緝綢餌。香中魚食之。緝
 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緝。人食其祿。
 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
 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

大禮

文王問太公曰。君臣之禮如何。太公曰。爲上唯臨。爲
 下唯沉。臨而無遠。沉而無隱。爲上唯周。爲下唯定。周

則天也。定則地也。或天或地。大禮乃成。文王曰。主位
 如何。太公曰。安徐而靜。柔節先定。善與而不爭。虛心

平志。待物以正。安徐而靜。不妄動也。柔節先定。不剛
 也。將物而正。不偏黨也。文王曰。主聽如何。太公曰。勿

望而許。勿逆而拒。許之則失守。拒之則閉塞。高山仰

止。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靜正其

極。文王曰。主明如何。太公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

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

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輳並進。則明不

蔽矣。

奇賞彙編

卷八十五

姜子

明傳

文王寢疾。召太公望。太子發在側。曰。嗚呼。天將棄予。
 周之社稷。將以屬汝。今子欲師至道之言。以明傳之。
 子孫。太公曰。王何所問。文王曰。先聖之道。其所止。其
 所起。可得聞乎。太公曰。見善而怠。時至而疑。知非而
 處。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靜。恭而敬。強而弱。忍而
 剛。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
 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

守國

聖人之在天地間也。其實固大矣。因其常而視之。則

聖之大
雅刑與德

民安夫民動而為機機動而得失爭矣故發之以其
陰會之以其陽為之先倡而天下和之極反其常莫
進而爭莫退而逸守國如此與天地而同光也陽也
之德以合之也

聖之非
爪之故

夫王者之道如龍首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示其
形隱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極也若淵之深不可測也
故可怒而不怒姦臣乃作可殺而不殺大賊乃發兵
勢不行敵國乃強

聖之非
兵之故

奇賞彙編 卷全五
武王問太公曰兵道何如太公曰凡兵之道莫過乎
一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川
之在於幾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故聖主號兵為
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謂無敵也階於道謂道不通乎
神不越乎一也今商王知存而不知亡知樂而不知
殃夫存者非存在於慮亡樂者非樂在於慮殃今王
已慮其源豈憂其流乎武王曰兩軍相遇彼不可來
此不可往各設固備未敢先發我欲襲之不得其利
為之奈何太公曰外亂而內整示饑而實飽內精而
外鈍一合一離一聚一散陰其謀密其機高其壘伏

其銳士寂若無聲敵不知我所備欲共西襲其東武
王曰敵知我情通我謀為之奈何太公曰兵勝之術
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

武韜

發微
文王在鄴召太公曰嗚呼商王虐極罪殺不辜公尚
助予憂民若何太公曰王其修德以下賢惠民以觀
天道天道無殃不可先倡人道無災不可先謀必見
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必見其陽又見其陰乃知
其心必見其外又見其內乃知其意必見其疎又見

奇賞彙編 卷全五
其親乃知其情行其道道可致也從其門門可入也
立其禮禮可成也爭其強強可勝也全勝不關大兵
無創與鬼神通微哉微哉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
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故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
溝塹而守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
利天下者天下啟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天下者非
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獸
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
敗則皆同其害然則皆有以啟之無有閉之也無取
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民者民利之無取國者國利

之無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驚鳥將擊。卑飛。然其狂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今彼有商。衆口相惑。紛紛渺渺。好色無極。此亡國之證也。吾觀其野。草菅勝殺。吾觀其衆。邪曲勝直。吾觀其吏。暴虐殘賊。敗法亂刑。上下不覺。此亡國之時也。大明發而萬物皆照。大義發而萬物皆利。大兵發而萬物皆服。

龍籍

王翼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

奇賞彙編

卷八十五

老選子

爲之奈何。太公曰。凡舉兵師。以將爲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爲綱紀。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備數如法。審知命理。殊能異技。萬事畢矣。天有七十二候。故將有七十二人。武王曰。請問其目。太公曰。腹心一人。主贊謀。應卒撥天消變。總攬羣謀。保全民命。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萌。論行能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天文三人。主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攻符驗。校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地利三人。主軍行。主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洞山阻。不失地利。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

敗簡練兵器。刺舉非法。通糧四人。主度飲食。備蓄積。通糧道。致五穀。命三軍不困乏。奮威四人。主擇才力。論兵革。風馳電掣。不知所由。伏旗鼓三人。主伏旗鼓。明耳目。說符印。謬號令。聞忽往來。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修溝塹。治辟壘。以備守禦。通才二人。主拾遺補過。應對賓客。論議談語。消患解結。權士三人。主行奇說。設殊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爪牙五人。主提威武。激勵三軍。使冒難攻。銳無所疑。慮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震遠方。動四境。以弱敵心。遊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闢人情。觀敵之意。以爲間謀。術士二人。主爲諂詐。依托鬼神。以惑衆心。方士三人。主百藥。以治金瘡。以痊萬病。法算二人。主會計三軍營壘糧食財用出入。

勵軍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三軍之衆。攻城爭先登。野戰爭先赴。聞金聲而怒。聞鼓聲而喜。爲之奈何。太公曰。將有三勝。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塗。將必先下步。名曰力。將將不

正欲為
勇之本

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軍者皆熟將乃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飢飽將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飢飽故三軍之眾聞鼓聲則喜聞金聲則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爭先赴士非好死而樂傷也為其將知寒暑飢飽之審而見勞苦之明也

軍勢

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勢因敵家之動變生於兩陳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故至事不奇貴彙編

卷八十五

无題子

語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足聽也兵之用者其狀不定見也條而往忽而來能獨專而不制者兵也間則謀見則闕知則困辦則危使人得聞我之情使人得見我之形則必謀我之虛實我之動靜彼得知之則必為我所困我之虛實彼得辦之則必為我所危也故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人未生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無與戰故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眾同非國師也技與眾同非國工也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玄默動莫大於不意謀莫善於不識夫先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故士半而功倍焉聖人徵於天

地之動孰知其紀循陰陽之道而從其候當天地盈縮因以為常物有死生因天地之形故曰未見形而戰雖眾必敗善戰者居之不撓見勝則起不勝則止故曰無恐懼無猶豫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善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殃故智者從之而不失巧者一決而不猶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瞑目赴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禦之夫將有所不言而守者神也有所不見而視者明也故知神明之道者野無橫敵對無立國武王曰善哉

奇貴彙編

卷八十五

无題子

五音

武王問太公曰音律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勝負之決乎太公曰溪哉王之問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宮商角徵羽此真正聲也萬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也古者三皇之世虛無之情以制剛強無有文字皆由五行五行之道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其法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遺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輕偏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

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音。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武王曰善哉。角聲屬木。白虎屬金。徵聲屬火。玄武屬水。商聲屬金。未雀屬火。羽聲屬水。勾陳屬土。宮屬土。土性重。故聲不應青龍焉。太公曰微妙之音皆有外候。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枹鼓之音者。角也。見火光者。徵也。聞金鐵矛戟之音者。商也。聞人嘯呼之音者。羽也。寂寞無聞者。宮也。此五音者。聲色之符也。此五音亦應五行。

虎韜

必出

奇賞彙編 卷八十五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敵人四合而圍我。斷我歸道。絕我糧食。敵人既眾。糧食甚多。險阻又固。我欲必出。為之奈何。太公曰。必出之道。器械為寶。勇闢為首。審知敵人空虛之地。無人之處。可以必出。將士持玄旗。操器械。設銜枚。夜出。人力飛走。冒將之士居前。平壘為軍開道。材士強弩為伏兵。居後。弱卒車騎居中。陳畢徐行。慎無驚駭。以武衝扶胥前後拒守。武翼大櫓以蔽左右。敵人若驚。勇力冒將之士疾擊而前。弱卒車騎以隨其後。材士強弩隱伏而處。審候敵人追我。伏兵疾擊其後。多其火鼓。若從地出。若

從天下三軍勇闢莫我能禦

軍界

太公曰。凡帥師將眾。慮不先設。器械不備。教不精。信士卒不習。若此。不可以為王者之兵也。凡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攻城圍邑。則有輶輶臨衝。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三軍行止。則有武衝大櫓。前後拒守。絕道遮街。則有材士強弩。衛其兩旁。設營壘。則有天羅武落。行馬羨蒙。畫則登雲梯。遠望立五色旌旗。夜則設火雲萬炬。擊雷鼓。振鼙鐸。吹鳴笳。越溝塹。則有飛橋轉關。轆轤鉏鋸。濟大水。則有天橫飛江。逆波上流。則有浮海絕江。三軍用備。主將何憂。

豹韜

烏雲山兵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高山盤石。其上亭亭。無有草木。四面受敵。吾三軍恐懼。士卒迷惑。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為之奈何。太公曰。凡三軍處山之高。則為敵所棲。處山之下。則為敵所因。既以被山而處。必為烏雲之陳。烏雲之陳。陰陽皆備。或屯其陰。或屯其陽。處山之陽。備山之陰。處山之陰。備山之陽。處山之左。備山之右。處山之右。備山之左。敵所

能陵者兵。備其表。衝道通谷。絕以武車。高置旌旗。謹
勅三軍。無使敵人知我之情。是謂山城行列已定。士
卒已陳。法令已行。奇正已設。各置衝陳於山之表。便
兵所處。乃分車騎爲鳥雲之陣。三軍疾戰。敵人雖衆
其將可擒。

犬韜

戰車

武王問太公曰。戰車奈何。太公曰。步貴知變動。車貴
知地形。騎貴知別徑。奇道三軍同名而異用也。凡車
之戰。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武王曰。十死之地奈何。

奇賞彙編

卷八十五

三選子

太公曰。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絕險阻。乘敵
遠行。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
阻而難出者。車之絕地也。圯下漸澤。黑土黏塗者。車
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仰坂者。車之逆地也。殷草
橫畝。犯歷溪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
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
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
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故拙
將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以能避也。武王曰。八勝之
地奈何。太公曰。敵之前後行陳未定。卽陷之。旌旗擾

公人馬數動。卽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卽陷
之陳不堅固。士卒前後數領。卽陷之前往而疑。後往
而怯。卽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卽陷之戰於易地
暮不能解。卽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卽陷之此
八者。車之勝地也。將明于十害八勝。敵雖圍周千乘
萬騎。前驅旁馳。萬戰必勝。武王曰。善哉。

戰騎

武王問太公曰。戰騎奈何。太公曰。騎有十勝九敗。武
王曰。十勝奈何。太公曰。敵人始至。行陣未定。前後不
屬。陷其前。騎擊其左右。敵人必走。敵人行陣整齊。堅

奇賞彙編

卷八十五

三選子

固士卒欲闢。吾騎翼而勿去。或馳而往。或馳而來。其
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如昏。數更旌旗。變易衣服。其
軍可克。敵人行陣不固。士卒不鬪。薄其前後。獵其左
右。翼而擊之。敵人必懼。敵人暮欲歸舍。三軍恐其翼
其兩旁。疾擊其後。薄其壘口。無使得入。敵人必敗。敵
人無險阻。保固溪入。長驅絕其糧道。敵人必飢。地平
而易。四面見敵。車騎陷之。敵人必敗。敵人奔走。士卒
散亂。或翼其兩旁。或掩其前後。其將可擒。敵人暮返
其兵甚衆。其行陣必亂。令我騎十而爲隊。百而爲屯。
車五而爲聚。十而爲羣。多設旌旗。雜以強弩。或擊其

兩旁或絕其前後敵將可虜此騎之十勝也。武王曰：九敗奈何？太公曰：凡以騎陷敵而不能破陳，敵人等走以車騎反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北踰險，長驅不止，敵人伏我兩旁，又絕我後，此騎之圍地也。往而無以返入而無以出，是謂陷于天井，頓於地穴，此騎之死地也。所從入者隘，所從出者遠，彼弱可以擊我，強彼寡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沒地也。大澗深谷，弱茂林木，此騎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大山，後有高山，三軍戰于兩水之間，敵居表裏，此騎之艱地也。敵人絕我糧道，往而無以還，此騎之困地也。汗下沮澤，進奇賞彙編 卷八十五 蓋選子

陷也成勝
民者吏之
親也

鬻子

貴道五帝三王周政

昔之帝王所以爲明者，以其吏也。昔之君子，其所以爲功者，以其民也。力生於神而功最於吏，福歸於君，昔者五帝之治天下也，其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然若以畫代夜然，故其道者首然。萬世爲福，萬世爲教者，唯從黃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矣。君王欲緣五帝之道而不失，則可以長久。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

奇賞彙編

卷八十五

蓋選子

馬不肖人休焉，杖能側焉，忠信飾焉，民者積愚也。雖愚明主撰吏焉，必使民興焉，士民與之，明上舉之士民苦之，明上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政曰：民者至平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撰卿相矣。卿相者，諸侯之丞也，故封侯之士秩出焉，卿相君侯之本也。

道符五帝三王傳政

見于百位
自謂之知
矣

不肖者不自謂不肖也。而不肖見於行。雖自謂賢人。猶謂之不肖也。愚者不自謂愚而愚見於言。雖自謂智人。猶謂之愚。

道符五帝三王傳政

夫國者卿相世賢者有之。有國無國。智者治之。智者非一日之志。治者非一日之謀。治志治謀在於帝王。然後民知所保。而知所避。發教施令。為天下福者。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除去天下之害。謂之仁。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凡萬物皆有器。故欲有為。不行其器者。雖欲有為。不成。諸侯之欲王者。亦然。不用帝王之器者。不成。

奇賞彙編 卷十五

毛選子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八十五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八十六

列子

天瑞

黃帝

周穆王

仲尼

湯問

力命

楊朱

說符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六 列子

毛選子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八十六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列子

天瑞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之
猶眾庶也國不足將嫁于衛第子曰先王往無反期
第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
之言乎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
昏瞽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
不化不生者能生不生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
奇賞齋編 卷八十六 一 選子

不出見道
變化一語
故曰至哉
易也

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
無時不化陰陽兩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
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黃帝書曰谷神
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縣縣若有
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
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
息者非也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
有形者生于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
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
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

行入談易
和而助之

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

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

埒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

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為天

濁重者下為地冲和氣者為人故天下含精萬物化

生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

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

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

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達所宜宜

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

奇賞齋編 卷八十六 一 選子

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

所位者也故有生者有生者有形者有形者有實

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者有味者有味者實

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

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

嘗發也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

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為之職也能陰能陽

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

能浮能沉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

能澹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能知能化

以中為元
能知能化

六十四卦
即此

集 361—449

反其極矣。孔子遊于泰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于故畦，立歌，立進孔子，適衛望之于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六 五 選子

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乎？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聳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

一句提開

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然則何往而盡之？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無所不盡，亦無所不盡，然則盡理都全，今方謂無盡，亦少許處，耶？若夫萬物之生，皆有其理，然則理之所盡，亦少許處，耶？若夫萬物之生，皆有其理，然則理之所盡，亦少許處，耶？若夫萬物之生，皆有其理，然則理之所盡，亦少許處，耶？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六 六 選子

微也。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夫言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行而不知歸，朱家者也。一人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于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為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矜巧，能修名譽，誇張于世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為智謀之士。此二者皆失者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今有無兩貴，虛之名將何所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欲取也與也，失其所矣。」

何無生
法忍

正言

之破礪音而後有舞仁義者非能復也音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曉覺之哉故物損于彼者盈于此成于此者虧于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損曉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盈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音至老貌色智能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奇賞彙編卷八十六七選子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曜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克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跼蹐音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音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嶽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為大音遠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得不

有形考
版

幻形由地
水火原和
合而成

壞則會歸于壞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哉子列子垂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音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堯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音是一氣之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音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音氣自非汝之有也奇賞彙編卷八十六八選子而蟬蛻耳若汝有則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男女多少亦當由汝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非知而為之也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音天地即復委結中之最大者也今行處食陽猶剛實也非剛實理之至反之虛和之極則無形無生不死不終則性命何所委順子孫何所委蛻行食何所因假也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壞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賊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

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噫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植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天亡其地我公其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已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况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認而有之皆惑也夫天地萬物之理不相離而天地之別名之惑也因此而言大地委形非我所有也愛色悅聲智欲惑矣甚章服以擢物藉名位以勸譽其所以貴樹立權黨終身欣玩莫由自誤故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為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為盜邪孰為不盜邪

黃帝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已養正命娛耳目供鼻口焦焦音然然肌色好好音驕驕驕音然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進音盡盡智力營百姓焦然

治生不愛
民其養生
可無問也
何也以其
欲多

肌色好驕皆然五情爽惑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淫作矣矣養一已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惟任養縱而不治則性命于是放萬機舍陰官寢去直待自全天下自安也居大庭之館齊心服形三微鍾懸滅厨膳退而間音聞居大庭之館齊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于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天殤不知親已不知疎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六

十 遊子

不溺入火不熱斫斫音捷捷無傷痛指撓音無無痛奔棄空如履實寢虛若處床雲霧不礙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音音其心山谷不躓音致其步神行而已黃帝既寤悟然自得召人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間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相告若矣不餘以情告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退作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

列子師老商氏友田高子進二子之道藥風而歸尹

生開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問請斬其術者
十反而不十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
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
曰曩章戴有請于子子不我告固有憾于子今復脫
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達今汝之鄙至此
乎姬將告汝所學于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
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
夫子一盼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
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縱心之所念庚無
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竝席而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六 士 蓮子
十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
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
之為吾師若人之為吾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
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疑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
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榦設竟不知
風寒我邪我寒風乎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決時而
懟憾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女之一節將地
所不載履虛藥風其可幾乎尹生其作屏息良久不
收復言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
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于此關尹曰是純

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音姬魚語女音凡有貌
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也夫奚足以至
乎先是色而已音先是色而已音先是色而已音先是色而已音
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為
正焉音亦焉得至極之所乎彼將處乎不深音之度
而藏乎無端之紀游乎萬物之所終始音終始之遊者乎一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
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奚自入焉夫
醉者之墜于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
人異其神全也樂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思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六 士 蓮子
不入乎其胸是故遇物而不懼彼得全于酒而
猶若是而況得全于天乎聖人藏于天故物莫之能
傷也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
上發之鏑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也猶象人也伯
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
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于是無人遂登高山
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荆禦寇
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
上闕青天下降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
有恟目之志爾于中也殆矣夫范氏有子曰子華善

名之於也
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
衣冠不檢莫不謂之既而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六
主

養私名遊俠之徒也舉國服之有寵于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黜之游其庭者侔于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強弱相凌雖傷破于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為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垌外宿于田更商丘開之舍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于饑寒潛于牖北聽之因假糧荷春音本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綰軒緩步澗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黧黑衣冠不檢莫不謂之既而奇賞彙編 卷八十六 主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六
主

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孽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于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聳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惟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廷者如斯而已今助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叩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偽物猶不逆况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鴛者能養野禽獸委食于園庭之內雖虎狼鵬鵠之類無不柔馴者雄雌在前羣音姦尾成群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虛其術終于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鴛曰鴛鴦役也何術以告爾思王之謂隱于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

人不可有
私心

并不知有
窮矣

一語極有
理

聞派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派鳥
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為無為智之所知則
淡矣趙襄子率徒十萬狩于中山藉彷彿音林扇赫
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烟爐上下眾謂鬼物火
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
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
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
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
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
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于物物無得傷聞者游金
奇賞彙編 卷之六 主 選子

石陷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刻
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
奚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為者也文侯大
說天下有能之而能不為者有能之而不能不為者
人亦何所為乎何所不為亦何所能亦何所不能能
而不可降物而功異迹未嘗暫顯體中之絕妙
視一焉

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
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于十漿客舍賣而五
漿先饋反饋也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
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

詳先
危哉

老而整其所患以美形物則夫眾人特為食羹之
貨無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微若是
權輕利薄可無求于人而皆而況萬乘之主身勞于
國而智盡于事彼將任我以事而効我以功吾是以
驚推此類也則貴輕者望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
處已人將保汝矣此皆無所恃苟違此義所在見保
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屢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
立敦杖蹙蹙之乎順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
列子捉履徒跣而走蹙蹙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
藥乎一置也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
奇賞彙編 卷之六 主 選子

矣非汝能使人保汝順乎理以接物則物不保之令
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任天而化則無求而
焉用之感也汝用何術乃感豫出異先彼施惠不
者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無謂也必恒使物感已
之與汝游者莫汝告也皆搖本之徒不彼所小言
人壽也人故為人壽害也莫覺莫悟何相執也
濟楊朱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梁而遇老
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
也楊朱不答至舍進滄作漱中櫛脫履戶外膝行而
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

知虎同應
物六自任

人參品齊
壯則上善

不道原狀
心何不可

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所是以不敢今夫子問矣
請問其過老子曰而雖雖而肝肝而誰與居大白若
辱盛德若不足楊朱覺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
舍者迎將家客舍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揚
日者避竈物擇之也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于物物所楊朱過宋東之于逆旅逆旅人有妾二
不惡也
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
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
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
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六 左 選子
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
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已若者柔先出于
已者先不已若者至于若已則殆矣先出于已者亡
所殆矣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
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弼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
強必以弱保之積柔必剛積于弱必彊觀其所積
以知禍福之鄉彊勝不若已至于若已者剛也柔
勝出于已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彊則滅木彊則
折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狀不必童而智童
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

心平氣和

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
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
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
傳附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
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
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而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
狀而有大理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
同于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
可幾也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師熊羆狼豹龜
虎爲前驅鵬鵠爲後應鷹爲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六 左 選子
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皇
來儀此以身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爲異人
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
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
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于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
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群行則有列小者居
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群太古之時則與人
同處與人並行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于末世
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
解大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

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于
人民故先會鬼神懸次達八方人民未聚禽獸蟲
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
所教訓者無所遺遠焉

周穆王

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思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
燔燔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
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
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
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六

選于

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跨
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
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
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爲不
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爲覺之所爲者實夢之所見者
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音日
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
火食性剛悍強弱相藉音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
休息常覺而不眠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
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

奇事相爲
甚夜其中
有妙理

項山夢境
夢中夢境

呻吟而卽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者夢爲
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
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諭其勤者役夫曰人生
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爲僕勞若則苦矣夜爲人君其
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
疲夜亦昏憊而寐昔者夢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
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吟嚙呻吟微旦息焉尹
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
遠矣夜夢爲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
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戒已思慮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六

選于

之事疾竝少間鄭人有薪于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
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
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途而訴其事
傍人有耆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
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
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耶詎有薪者邪今真
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
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
得之之主與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
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

士師其年
而後是日
安能辨

事
不
忘
也

之寬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
 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
 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
 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黃帝
 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宋陽里華子中
 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
 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閭室毒之謁史而卜之
 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
 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
 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禱之所禱非藥石之所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六 重 選子

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于是試露之而
 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先奪其攻已儒生欣
 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
 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以施為也
 一多所固非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之句使巫醫術
 生獨能已其所病者先引華子之志同于自然以明
 無心之極非教術而能使排儒生之功有過史巫者
 明理不實足則可以多方相誘又欲令華子既悟
 忘者之悟知養之忘懷實幾乎至理也華子既悟
 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
 日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
 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

知
通者不

惟
自明心

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
 之亡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
 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紀之燕人生于燕長于楚及
 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
 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
 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
 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子昔給
 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慚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
 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

仲尼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六 重 選子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瞿人乃居南郭從之
 處者日數而不及雖然子列子亦微焉列子亦不自
 朝朝相與辨無不韋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
 謁請其不相往來也相遇于道目若不相見者則成
 也門之徒役以為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有自
 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
 南郭子貌克心虛耳無聲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
 無惕往將奚為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
 行見南郭子果然敗魄焉而不可與接敗魄土頭視
 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群神役形者也心無

集 361—461

黃河有源
五山有根

自朕結所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六

壬

選子

乎有同異乎章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
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
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
焉一日岱與二日員嶠三日方壺四曰瀛洲五日蓬
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
間相去七萬里以為鄰若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
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
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
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
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之訴之于帝帝怒流
于西極失群聖之居乃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而
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龍伯之
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鉤而連
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以高下周達
一鼇頭之所戴而此六鼇復為一鉤之所引龍伯之
人龍伯而負之文猶其國以小計此人之形當百餘
萬里觀其方之廣也猶蚺蛇之容耳于是岱與員嶠二山
則太虛之所受亦矣所不容哉
流于西極沈于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
侵滅龍伯之國使扼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
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焦
僿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諱人長九寸

奇狀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六

壬

選子

荆之南有冥靈木名生江南海以葉生為椿葉落為楸者以五百歲為春
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
為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于朝死于晦春夏之月
有蟪蛄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北之北有溟海
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為鯢
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
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
而志之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群飛而集于
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
拭背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觥俞師曠方夜適耳晚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六 壬 選子
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
同齋三月必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
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吳楚之國有大
木焉其名為檮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
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為枳焉鸛鶴
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矣地氣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
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
細何以識其修短何以識其同異哉太行作王屋二
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
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

說得妙者
近學家則
群而排之
而而之
馬子孫作
馬牛不如
楊山使白
馬牛

況有編妻
婦子之功
亦世世不
之絕子

青賞彙編 卷六

壬

運子

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一漢
陰可乎維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
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
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即石墾壤
箕畚運于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
亂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
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
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
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
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孫無窮匱也

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
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必其不已則告之于帝帝感其
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
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
之于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
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侵生鄧
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
之一國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
曰終北不知際時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
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當國之中有山

青賞彙編 卷六

壬

運子

山名壺領狀若甌甌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
水湧出名曰神漢吳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爲四
埒注于山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仁札厲人
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
脩居不君不臣男女雜遊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
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
羣阜亡數有喜樂亡哀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攜而送
歸終日不輟音饑倦則飲神漢力志和平遇則醉經
旬乃醒沐浴神漢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周穆王
北遊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儼然自失

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管仲勉齊桓公因
游遼口俱之其國幾剋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
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
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視馮則諸侯
從命亦奚羨于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
此仲父之老奈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
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得之
也齊國之富奚戀隰朋之言奚顧此固自不可得之
也南國之人祝髮而裸非國之人鞞帶巾而裘中
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

孔子不能
以小事
子而矣

冬。喪。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成。之。越。之。東。有。輒。木。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第。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以。同。居。處。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然。後。埋。其。國。通。成。為。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煙。則。烟。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而。未。足。為。異。也。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鬪。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曰。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漸。貴。葉。編。卷。八。十。六。奎。選。子。

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凉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為汝多知乎均天下之至理也。物。事。均。則。理。無。不。至。也。連。于。形。物。亦。然。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髮。甚。微。脆。而。至。不。絕。者。至。均。故。也。均。也。其。絕。也。若。其。均。也。莫。絕。人。以。為。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詹。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鍼。為。鈞。荆。條。為。筭。剖。粒。為。餌。引。盆。車。之。魚。于。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鈞。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戈。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鶴。于。清。

倘求新子
去師終不
自失

形家
論之
皆

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故。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沉鈞。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鈞。餌猶沈埃。聚冰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強。以輕制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于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入。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強而氣弱。故足于謀而寡于斷。齊嬰志弱而氣強。故少于慮而傷于專。若換汝之心。則均于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于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子易心。乘其本識。故各反其室。因相與訟。求辨于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鈞弦。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茲。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于心。外不應于器。故。

奇賞彙編。卷八十六。奎。選。子。

不敢發手而動弦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于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溫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涸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涌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亡以加之彼將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薛譚學謳于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錢奇賞彙編卷八十六 選子

于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樞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入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秋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爲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起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遺聲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哉哉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

必得之伯牙遊于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于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爲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子何逃聲哉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與若俱觀之翌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鎮其願則歌合律捧其手則奇賞彙編卷八十六 選子

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懼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傳會草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胃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二車載之以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

子二子終身不敢藝而時執規矩甘蠅古之善射者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于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于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自承率挺二年之後雖錐未倒背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蓋懸虱于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觀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鋒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

奇賞彙編

卷八

子

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于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于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打之而無差焉于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于塗請為父子剋臂以誓不得告術于人造父之師曰秦豆氏造父之始從得御也執禮甚卑秦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秦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

列子所載之雄也蓋

物之神者不必有其用

日盡其巧秦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于足應之于心推于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唇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于中心而外合于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于銜應之于轡得之于轡應之于手得之于手應之于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與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

奇賞彙編

卷八

子

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魏黑卵以睚眦殺丘邱章丘邱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讐丹氣其猛形其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取假力于人誓手劍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眾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胸受矢鋒鏑摧屈而體無痕捷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雛鷺也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為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知三軍之衆矣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

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其所觸也湛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非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騷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于事匣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取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齊七日晏陰之間晚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六

堯

選丁

來丹遂執劍從黑卵時黑卵之醉偃于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之死趨而退遇黑卵之子于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出而三招子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噬疾而腰急其子曰嘻昔來丹之來遇我于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強彼其厭我哉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銀鍔之劍火流之布其劍長尺有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流之布流之必投于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爲無此物傳之

者妄蕭叔曰皇子果于自信果于誣理哉

力命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于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于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于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于首陽季氏富于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六

卑

選子

功于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非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並衣則桓褐食則桑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梁肉居則連轡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樂朕之心在朝謬然有敖朕之色請謂不相及遊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

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子竝汝之類厚矣。非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途。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偶而步有深愧之色邪？非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非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非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子竝而賤貴貧富與子異。予語之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子竝汝之類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于是矣。夫非宮子厚于德，薄于命；汝厚于命，薄于德。汝之達，非智得也；非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大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非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失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非宮子既歸，衣其褐，獨有狐貉之溫進，其茂茂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厦之陰，乘其車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適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非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也。也哉。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其戚同處于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六

聖

選子

竝行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公孫無知作亂，齊無君。二公子爭入夷吾與小白戰于莒，道射于小白，帶鉤小白既立，脇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讐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爲其主，亦必能爲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而位子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牙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于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讐，不得不。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六

聖

選子

相和知
其相知

不與飽叔
正所以恨
飽叔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六

星

選子

此皆冥中自相擊。乃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疾矣。可不諱云。至于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為人。素廉善士也。其于不已若者。不比之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理國上。且鈞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于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弗已。則照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其道之不及聖。若于民。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財分人。謂之賢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其于國有不聞也。其于家有不見也。勿已。則照朋可。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照朋也。不得不厚。厚之于始。或薄之于終。薄之于終。或厚之于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形。鄧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形。不得不。用鄧析。非能用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用鄧析。不得不。誅也。也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禍也。可以生而不生。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罰也。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六

星

選子

或生有矣。然而生。生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奈何。故曰。竊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天地不能犯。聖智不能于。鬼魅不能欺。自然者。默之成之。平之寧之。將之迎之。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曰。嬌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嬌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饑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湏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貶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

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
薄謂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曾自短非所損算之所
亡若何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迎天
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楊布問曰有人于此年兄弟也
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
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古
之人有言吾嘗識之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
也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為隨所不為日去日
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
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之都亡所
奇賞錄編 卷八十六 聖 運子

楊朱

楊朱游于魯舍于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
為曰以名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為貴既貴矣
奚不已焉曰為死既死矣奚為焉曰為子孫為富益
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燠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

必讓讓斯賤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浮亦浮君奢亦奢

利兼卿黨况子孫乎凡為名者必康康斯貧為名者
必讓讓斯賤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浮亦浮君奢亦奢
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
也君益則已降君欲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
孫享之至今不絕蓋實名貧偽名富曰實無名名無
實名者偽而已矣昔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
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為實之迹因事而生致偽者
由堯舜之迹而聖人無偽也
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于首陽
之山實偽之辯如此其省也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
得百年者子無一焉設有二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
其半矣夜眠之所解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
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適
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
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
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為形賞之所禁
勸名法之所進退皇皇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
餘榮偶爾爾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
年之至樂不能自肆于一時重因繫桎何以異哉太
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
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為名所勸為善
不違

者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
不為刑所及為惡不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
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
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
門百步糟漿之氣逆于人鼻方其荒于酒也不知世
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疎存
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于前弗知也傷之後庭
比房數十皆擇稚齒音嬌者以盈之方其耽于
色也屏親昵絕交游逃于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六 選子

久矣擇之亦久矣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
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
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為弗若
死矣為欲盡一生之親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
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于色不遑愛名聲之
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辭亂
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
若別之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
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變行于一
國未合于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于天下君臣之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六 選子

為下第作

此取用
乃於選

賓客在庭者日百往庖厨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
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
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
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
不為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
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
子孫之財焉會骨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
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
行也其所為也眾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
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入之心也孟孫陽問楊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六

選子

子曰有人于此貴生愛身以斷不死可乎曰理無不
死以斷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
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為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
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
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
多况久生之苦也乎况一生之經歷或好或惡或安
或危如循環之無窮若以為樂
邪則重來之物無所復狀若以為苦邪則切
已之患不可再經故生猶久而愛備積也
曰若然速亡愈于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
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于死
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于盡無不廢無不

果有此一
語楊子亦
謂人

任何速速速於其間乎

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
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
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
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
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
然有問孟孫陽曰一毛微于肌膚肌膚微于一節省
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
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
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六

選子

之義直身以吾言問大禹聖聖則吾言當矣禹之
為也也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楊朱曰天下之美歸
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
而於雷澤四體不得楚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
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
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
於死此天人之窮毒者也鮫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
羽山禹纂業事讐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
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綬冕戚戚然
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

受命大聖
入心事

弱周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
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
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
迹於衛窮於商周困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
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遑者也凡彼四聖
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
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桀
籍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
海內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為熙熙然以至於
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籍累世之資居南面之
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
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
彼二內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
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
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
彼二內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楊朱
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
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治天下如運
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
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六

至

運子

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
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汚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鐘大
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
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楊朱曰太古之事滅
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
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
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
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已來三十餘萬
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耳矜
一時之毀譽以集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六 至 運子
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
五常之性陽性稟五行也 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
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
以近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為養性任
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為貴力之所賤侵物
為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
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
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
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身
不可私物不可有 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
者唯聖人可也

人矣此之謂至者也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二爲名三爲位四爲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美壽不矜貴何美名不要勢何美位不貪富何美貨此之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暖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粗厚筋節喘急一朝處以絛毛綈幕薦以梁肉蘭橘心痛一錯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作地則亦不盈一時而德矣言有所安習者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六

子選

齊子曰夫名者無愛老子曰名者實之寶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實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逆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實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說符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特身矣老氏所謂後其身而身存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

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在則影曲形直則影正則在直隨形而不在影屈申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

非巧智
端于自然

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河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大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若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奇賞彙編 卷八十六 子選

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之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入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辭于齊侯齊侯納之爲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于楚王王悅之以爲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美施氏之有因從請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六

聖

選子

秦以衛于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于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刑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臂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焉

乎智智苟不足使君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孟氏父子舍然無愠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鄰者矣晉國苦盜有却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者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矣奚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何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却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

此莊子與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六

聖

選子

羣盜謀曰吾所窮者却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却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于上化行于下民有耻心則何盜之為于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鼈鼈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也水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鼈鼈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

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遺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

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未矣
白公不得已遂成于浴室不知言之所謂遂趙襄子
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遂傳人謂之
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
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
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
行無所施于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
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
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
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
奇賞策編 卷八十六 王 選子
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孔子之勁能拓
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班服
而不肯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強為弱宋人有好行
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
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害其
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
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達後合其
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
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
年其子又無故而害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

食之析骸而炊之其丁壯者皆棄城而戰以者大半
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宋有蘭子
者以技于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
身屬其踵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
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
復以于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于寡人者技無
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
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此技同而特異則秦穆
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
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
奇賞策編 卷八十六 王 選子
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蹶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
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纏薪
柴者有九方臯此其于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
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
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壯而驪穆公
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
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
至于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言其相
乃如此也是以勝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
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

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臯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爲

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

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穢信鬼神可長

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

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

下之邯鄲遇盜汙褐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

去視之歎然無憂羞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

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

奇賞彙編卷八十六 李 選子

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爲必因我不如殺之乃相與

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

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關下果遇盜憶其

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畢辭請物

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既爲盜

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傷害其黨四五人焉牛缺以

盛錢帛無量財貨無嘗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

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傳者射明變張中反兩

輪魚而笑明變張中反兩 飛馬適變音 隆其

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

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

而不報無以立謹于天下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

屬必滅其家爲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衆積兵

以攻虞氏大滅其家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

也而餓于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餽之爰

旌目三餽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

丘也爰旌目曰諾汝非盜邪胡爲而食我吾義不食

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嘔之不出喀喀然遂伏而死

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爲

奇賞彙編卷八十六 李 選子

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柱厲叔事苾敖公自爲

不知已去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菱冬日則食橡栗苾

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苾之其友曰子自以

爲不知已故去今往苾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柱厲

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苾是果不知我也吾

將苾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疾

之不知則弗疾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慰以

忘其身者也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利不

是故賢者慎所出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

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荅。門人不獲所命，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出於儒，奇賞彙編 卷八十六 主 選子

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涸，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於者，幾半。本學，涸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爲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荅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未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爲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

楊朱自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此則所不達故有是非之義，不則求諸己而厚責于人，亦猶楊布之義，不則求諸己而厚責于人。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鄰人父因請以爲薪，其鄰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爲薪而毀吾伐之也。與吾鄰若此，其險豈可哉？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俄而扣其谷而得其鈇，它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奇賞彙編 卷八十六 奎 選子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八十六

莊子序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
叟弁梁惠王齊宣王同肯其學无所
不闕狀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故并
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
父盜跖胠篋呂詆訛孔子之徒以明
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

奇賞彙編

莊子

語亡事實然譌屬書摘辭指事類情
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
免也其言洗洋自恣呂適已故自王
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聳莊周賢
使使厚幣迎之許呂爲相莊周笑謂
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
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

衣呂文繡呂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
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毋污我我
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
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唐封南
華真人書爲南華真經

奇賞彙編

莊子

二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八十七

莊子

逍遙遊

齊物論

養生主

人間世

奇賞齋編

卷八十七目 莊子

選子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八十七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莊子 內篇

逍遙遊

其間哉

非其有魚其名爲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

爲鳥其名爲鵬。夫鵬之大意在乎逍遙遊放無爲

事曲與生就自不害其弘青皆可寄之。鵬之背

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

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非其海不足

奇賞齋編

卷八十七

里不足以其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自齊諧

者志怪者也。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

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

也。夫大鳥一去半歲至天而息小鳥一飛半朝

也。喻物而止此此所能則有間矣。其於通性一也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此皆鵬之所

也。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

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今觀天之蒼蒼竟未如便是

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

杯焉則膠木淺而舟大也。此皆明鵬之所以高飛者，不待大則質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耳夫質小者所資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正，而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任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天之翼，其不能無窮決起之飛，不能無困矣。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也。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南，而欲也。蜩與鴳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此則雖大鵬無以自貴於小鳥，小鳥無羨於天地，而榮願有餘矣。故小大雖殊，逍遙一也。惟矣也。方櫟木也。適莽蒼者三食，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奇賞彙編 卷八十七 二 選子

千里者三月聚糧。所適漸遠，則聚糧漸多，故之二蟲又何知？夫鵬之所以然，而自異耳。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知不知者，此之謂也。比千衆人之所悲，亦可悲矣。而衆人未嘗悲此者，以其性各有極也。苟知其極，則衆分

不可相與。天下又何所悲乎？哉！夫物未嘗以大欲小，而必以大小。大欲小，小大之殊，各有定分。非徒欲所及，則美欲之累，可以絕矣。夫悲生於累，累之有也，湯之問棘，則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鯢。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掠乎海，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各以得性為至，自畫為極也。而一蟲殊翼，故所至不同。或翔於天池，或畢志於榆枋，而各稱體而足，知知所以然也。今言小大之辨，各有自然之素，既非故慕之所，及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以異故再出之。故奇賞彙編 卷八十七 三 選子

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故有笑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內我而辭乎榮辱之竟，榮已而斯已矣。夫亦不能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是於身放，雖然猶有未樹也。唯能自是耳。未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非數數然求之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非風則不得行，斯必也。若夫大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為體，而萬物必以自為正。自然者

然
壯老亦不
可談今也
一言不食
而又不受
也運之而
不上諸道
這誰謂也

奇賞齋編

四選子

奇賞齋編
卷八十七

五選子

大用小用
皆可通融
惟勸不可
郭家注疏
妙在大小
俱各逍遙
世人誤持

土山焦而不熟是其塵垢批糠將循陶鑄堯舜者也
孰肯以物爲事堯舜者世事之名耳爲名者非名也故大堯舜豈直堯舜而已哉必有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

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遺天下者固天下之所宗天下雖宗堯而堯未嘗有
夫堯之無用天下爲亦猶延人之無所用韋甫耳然
天下也故窅然喪之而常遊心於絕冥之境雖寄坐
萬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四子者蓋寄言以明堯

奇賞齋藏
卷八十七

六

之不一於堯耳夫堯實與矣其述則堯也自述則堯也
外肉與域未足怪也世徒見堯之爲堯豈識其真哉
故將求四子於海外而徒堯於所見因謂與物同也
者失其所以逍遙也然木知至遠之所實者更近而
至高之所會者反下也若乃觸然以獨高爲至而謂
夷乎俗者斯山谷之士非無待者也奚足以語至極
而由无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
窮哉

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

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
之藥者世世以泔澠統爲事其藥能令手不拘於水故常漂絮於水中也客

聞之請質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泚濁絛
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

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戰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淠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

樽而浮乎江湖而愛其飄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木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

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音性又音

於機辟效于罔罟今夫犛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七 七 選子

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于亡。何有之鄉。廣莫之埜。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

乎寢臥其下不天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矣所則
苦哉夫小大之物苟失其極則利害之理均用得其
所則物自逍遙也不乃命夫自是而非彼美已而惡人
物莫不

齊物論皆然然或是非雖異而彼我均也

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

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儼不亦善乎而問之
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忘矣天下有何物足識哉故

都志外內然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
後超然俱得聞天籟乎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
名爲風大塊者無物也夫噫氣者豈有物哉氣塊然
然之體大矣故是唯無作則萬竅怒呬而獨不聞
遂以大塊爲名是唯無作則萬竅怒呬而獨不聞
之寥寥乎山林之畏佳大水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
似耳似枅似園似白似洼者似汚者激者謫者叱者
吸者吁者譟者笑者啞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
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獨不
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
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七 選子

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且暮得此其所由
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自然生我
我自然生故自然者即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
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已可待行也而不見其形
不見所以有情而無形行不別見也百骸九竅六藏
得行之形有而無形行不別見也百骸九竅六藏
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之則
是有私也而有私則不能賅而存如是皆有爲臣妾
矣故不說而自存不爲而自生也如是皆有爲臣妾
乎若皆私之則志過其分上下相背而莫爲臣妾矣
然豈在人之所爲哉其臣妾不足相治乎其適
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則非爲也如求得其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七 選子

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凡得真性用其自爲者雖
安其業故知與不知皆自若也若乃開希幸之路以
下胃上物喪其真而人忘其本則毀譽之問俯仰失錯
也一受其成形成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
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
功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
奚益言其言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其
心形並馳而不知其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其
也然凡人之未嘗以此爲哀則凡人所哀則此真哀之大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
乎凡此上事皆不知所以然故曰芒也今夫知者皆
矣萬物雖異至于生不知矣生者不知所以生而自生
有不同者也故天下莫不芒也夫隨其成心而師

十

つた
つ
つ
つ

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

夫以形相對則泰山大于秋毫也若各據其生分物異其形則形大未爲有餘而形

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然報亂吾孰能知其辯夫利干彼者天下之彼我無窮則是非之境無常故曰子不難莫之辨而在其自是然後然俱得齟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夫神全形具而體與物冥者雖涉至變若然者乘雲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于務耳非從而事之也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無謂而遊于塵

齊東野語

夫

選子

垢之外凡非與性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焚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太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鶚炙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循而直之者孟浪而問之者聽矣雖復黃帝猶不能使萬物無懷而聽矣至竟故聖人付當于塵垢之外而玄言乎視聽之表照之以天而不逆計放之自爾而不推明也今聞鵠子方聞孟浪之言而便以為妙道之行斯亦無異見卵而求鶚炙之功見彈而求鶚炙之責也夫不能安時處順而探變求化當生而應死孰是計之徒也予嘗為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窮日月挾宇宙為其脗合置其滑湑以隸相尊以有所成焉而滑湑紛亂莫之能正各自是於一方矣故為脗然自合之道莫若置之勿言委之自爾也昭然無破

謂也眾人役役聖人愚也參萬歲而一成純者不謂也夫舉萬歲而參其變而眾人謂之難矣故後役勞形心而主使就其變而唯大聖無執故能直往而與變化為一爰化而常遊于獨者也故雖參綏僥萬千亦萬異道行之而成則古今一也物謂之而無時不成就斯可謂純也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積也積是於萬歲則萬歲一是也積然於萬物則萬物盡然也故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彼我勝負之所如也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則棄其衾食粥索而後悔其泣也一生之內情變若此當此之日則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斬生乎夢飲酒者

齊東野語

夫

選子

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此猶寐之事變也事之顯不得何矣故生時樂生則死時樂死矣方其夢也生雖異其于各得其所一也則何傷哉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彼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猶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夫愚者大夢而自以為覺一蒙之偏見可謂固然矣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夢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

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朋人固受其黷。開吾誰使正之。不知而後推不見而後辨。莫能正之故當付之曰正耳。使同乎若者正之。既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信非則亦無緣復有是之者也。今是其所同而非其所異。異同既具而是非無主。故夫是非者生于好辯而休乎天均付之兩行而息乎自正也。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鄰正事待彼不足以正。此則天下莫能相正也。故付之自正而至矣。何謂和之以天倪。倪者自然也。曰是不是然不然是果若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是非然否使我更對故無辯無辯故和之以天倪矣。其自然之分而已不待彼以正此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是非之辨為化聲夫化聲之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和之以天倪任其無極之化尋斯以往則是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夫忘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彌貫是理暢於無極故寄罔雨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與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言天機自爾坐起無待無待而獨得者孰知其故而責其所以哉。吾所得又有待而然者。

者邪若貴其待而尋其所由則尋責無吾待蛇蛇翼邪若待蛇蛇翼則無特操之所由未爲難識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世或謂罔兩待景景待造物者有邪無邪無也則斯能造物者謂罔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雖復罔兩未有不獨化于玄冥者也故造化者無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無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將使萬物各反所宗于體中而不待乎外外無所謝而內無所矜是以得也今罔兩之因景猶云俱生同焉皆待而不知所以得也今罔兩而皆歷然莫不獨見矣故罔兩非景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也則化與不化然與不然從人之與山已冥不自爾吾安識其所以哉故任而不助則本末內外暢然俱得冥然无迹若乃責此道因而忘其自爲宗物於外喪主于內而愛尚生矣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七 元 選千

雖欲推而齊之然其所尚已 省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方其夢爲胡蝶昧死不異也然所在無不適志則當生而後生者必當死而慙歎矣由此觀之知夫在生而哀死者誤也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自謂而言故稱覺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今之不知胡蝶无異各適一時之志則無以明胡蝶之不夢爲周矣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夫覺夢之分無異于死也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夫時不暫停而今不遂適志由其分定此之謂物化夫時不暫停而今不遂非由無分也矣死生之變豈異於此而勞心于其間哉方爲此則不知彼夢爲胡蝶是也取之于人則一生之中今不知後麗姬是也而愚者竊竊朕自以爲知生之可樂死之可苦未聞物化之謂也

刑也

無非牛
道木寄
今上

抽刀斷水復流
養生之

奇賞彙編

吾生也有涯所稟之分而知也無涯夫衆重擣輕而
所限也而尚名好勝者雖復絕督猶未足以謙其願
此知也無涯也故知之爲名生千失當而減于其極
冥極者任其至分而無牽絆之加是故雖負萬鈞荷
當其所能則忽然不知重之在身雖應萬機泯然不
覺事之在已此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
養生之主也
而已矣救之斯養而傷之者莫大殆也爲善無近名
爲惡無近刑忘善惡而居中在萬物之自爲固然與
緣督以爲經緣漸也督中
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解肩之
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跣砉然騞然素刀騞然莫不
奇賞彙編
卷八
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言其因便施巧
之甚既適牛
理又合音節
文惠君曰謩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
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
時所見無非牛者
未解見
但見其
理問也
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
神欲行
司察之官廢
依乎天理
不橫
批大郤
有隙之
綏心而順理
因其固然
刀不
技經肯綮之
不離
導大窾
節解窾空
因其固然
妄如
技經肯綮之
不審
技之妙也常游刃于空
而況大軋乎
軋是大骨
良庖歲更刀割也
不中其
族庖月更刀折也
折刀也
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

辛

也 少一洗十

齊東野語編 卷之八十七

於矧彼節者有間而刀刀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
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
新發于矧雖然每至于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
爲止不復屬目也行爲遲徐其動刀甚微諒狀已解其
力少如土委地理解而無刀提刀而立爲之四顧
爲之躊躇滿志逸足容豫善刀而藏之拭刀而文惠
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公文軒見右師
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介偏附之名天與其人與
之無奈何天也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偏
記其所知人也獨天師一家之知而不知兩存其足則是知其無
所奈何故以右師之知而必求兩全則心神內困而
奇策彙編卷之七十七
形體外弊矣哉人之貌有與也兩足其行曰有與有
命也以有與者命也故知獨者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亦非我也是以達生之情
者不務生之所無所無所爲達命之情者不澤雉十步一
啄百步一飲不斲斷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夫始乎
嘗不適者忘適也雖心神長王志氣盈豫而老聃死
自放于清曠之地忽然不覺善之爲善也
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
則乎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
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
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
而哭者嫌其先物施惠不在理是遁天倍情忘其所

主選

受天性所受各有本分

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為薪火傳也

人間世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

往而刑耳夫道不欲僥倖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若夫不得其人而雖百衛守

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已者未定也夫惟外其知以養真寄妙當于羣

受天性所受各有本分古者謂之通天之刑感物太深不可逃亦不加以

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為薪火傳也薪盡也為薪薪前薪而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養之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

往而刑耳夫道不欲僥倖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若夫不得其人而雖百衛守

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已者未定也夫惟外其知以養真寄妙當于羣

德厚信紅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憑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

人必反齒之若殆為人苗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闢其

前矣且管者樂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

不聞之乎夫暴君非徒求其欲乃復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

孔揚言衛君元陽之性充張于內采色不定無常

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夫頑強之甚人
以快事感已已陵藉而乃抑挫之客之曰日漸之德
以求從容自放而遂其修心也
不成而況大德乎言乃少多無將執而不化故守其本意也
外合而內不嘗其庸詎爾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
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
已皆天之所予而獨以已言斬乎而人善之斬乎而
人不善之邪物無貴賤得生一也故善與不善若然
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依乎天理服已性
也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踞曲拳人臣之禮也人
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亡疵焉是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七 選子

心齋仲尼曰若一志去異情而無聽之以耳而聽之
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
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遺耳目去心意而符氣性
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
也未始心齋得使達也未始有回池既得心齋之可
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無入游其繁而亡感
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使物自若無門者
無毒也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
無為則易欲為而不踐地不可得也為人使易以偽
為天使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七 選子

在避人非
不離陰
陽
患不可
不如此
手傳其常
情

知事者則
不私交而
不私交而
以安其交
而安其交
明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于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
重其使欲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其敬而不
肯急應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
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懼成事若
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夫以成爲懼貴不成則怒事
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人患此楚王之所不能免也
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祖
而不滅無欲清之人對火而不思涼明今吾朝受
命而夕飲水我其肉熱與誠憂事之難非美食之爲
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
奇賞彙編卷八十七
有人道之患是兩也成則恐患結于內而刑罰羅于
外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
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
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
於天地之間賢者不可以多君無賢者不可以無君此天
人之道必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
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
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
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
事之情而忘其身濟事濟而身不存諸未之頃也又

二命亦大
戒也

不得已故
大戒

何用心于何暇至于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其身體不通故當任所遇而直全耳若乃信道不篤而悅惡
有懷不能與至當俱往而謀生慮死未見能成其事
也丘復請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
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
者也夫喜怒之言若過其實傳之夫兩喜必多溢美
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
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
言則幾乎全其常情而要其誠致則近于全也且以
巧詞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
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
奇賞彙編卷八十七
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
波也行者實喪也夫言者風波也故夫風波易以動
實喪易以危故遺風波而弗行則實不喪矣夫故念
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並生
心屬而氣息不理弗然暴怒俱生痘癰以加對之刻
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
不知其然也就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還令傳彼無
勸成任其過度益也還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者伐
其時化譬之種惡成不及改彼之所惡而勸成可
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

為報也。當任齊所報之貨何為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顏閭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遽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夫小人之性引之軌制則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遽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女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者，還與同。和，不欲出者，自顯伐。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若遂則其顛危而不扶，其與彼俱亡矣。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將惡其勝已矣妾生妖孽，故當問然。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七 天 選子

若時玄同光塵然，後不可得而視不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咥，咥亦與之為無咥。咥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流，以逆其鍊也。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春之精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積汝之才伐汝之美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順理則異類生愛，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蜾蠃溺。矢溺至廣而以蜾蠃適有蚤蚤僕緣然羣

若而拊之不時，雖其患而則缺街毀首，碎胸。故驚而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意至除患，至世接物，逆順之際，所以受矣。故當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有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耶？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櫛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僕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予文木邪？夫相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矣，乃今得之。冷匠石明之耳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於之散人，又惡知散不以石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耶？不趣舍于無用而心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社何耶？耳。非此木來以為為不知已者，詬厲也。言此木乃以社之為社也

頂會撮指天五官在上兩臂爲脇挫鍼治癰足以調
口鼓篳播精足以食十人上衛武士則支離撲臂於
其間時其無用故不自竄匿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
功役故不任作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役不與陽則受
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
其德者乎神人任用于物而物各得自用歸功名于羣才與物冥而無迹故免人間之害處常
美之實此支離其德也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
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
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
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足能行而放之手能執而聽耳之所聞覽目之所見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七 王 選子
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爲其
自爲恣其性內而無繼養于分外此無爲之至易也
無爲而性內不全者未之有也性命全而非福者理
本開也故夫福者即向之所謂全耳非假物也豈有
寄鴻毛之重哉率性而動動不過分天下之至易也
舉其自舉載其自載天下之至輕也然知以無望傷
性心以欲惡蕩真故乃釋此無爲之至易而知彼有
爲之至難弃夫自舉之至輕而取夫載彼之至重此
世之常 禍重乎地莫之知避來其性內則雖負萬鈞而不覺其重也外物奇
患也 之雖重不盈鎰銖有不勝任者矣爲內福也故禍至
輕焉外禍也故禍至重禍至重而莫之知避此世之
大患也 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晝地而趨夫晝地而趨
使人循之其迹不可掩矣有其已而墮物與物不冥
矣故大人不明我以權彼而在彼之自明不德我以
臨人而待人之自得故能彌貫萬物而六迷陽迷陽
司彼我泯然與天下爲一而內外同福也 曲成其行 山木自寇
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 各自足矣

德充符

見大聖人語

奇賞齋編

卷八十七

三
子

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
天矣，而不得與之變。」破與變俱故生雖天地覆墜，亦

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

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

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其所美則萬物一美也各是其所是則天下一是也夫因其所異而異之則天下莫不異而浩然大觀者

官天地府萬物知異之不足異故因其所同而問之則天下莫不皆同又知同之不足有故因其所無而

無之則是非美惡莫不皆無矣夫是我而非彼美已而惡人自中知以下至于昆蟲莫不皆然然此明乎

我而不明乎彼者爾若夫玄通混合之士居天下以
明天下無曰我非也即明天下之無非無曰彼是也

即明天下之無是無非混而
爲一故能乘變在化述物而不惜
夫若然者且不知

天下无辻
點是至是

耳目之所交而游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化無往而非我矣故生我時死我時我耳未如
 明爲我散聚散雖異而我皆我之則生故我耳未如
 有得死亦我也未始有喪夫死生之變隨以爲一既
 變其一則說然無係玄同彼我以死生爲富貴以形

遺王孫未見足以懷弗其心也。常季曰彼爲已以其
知忘年而自存得_其心以其心而自得_其常心。

物何爲最之哉力往其常心平者世姑其不能仲
 尼曰人莫鑑于流水而鑑于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

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唯舜獨也言特受自然之正氣者至希也下首則唯爲松栢上首則唯有聖人故凡不正者皆求來征耳

奇貨彙編

卷八十七

○華
○
○
○
○

生爲正以正之
 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

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

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

晉死者乎也。知與變化俱。則無往而不真。此知之一也。心與生順。則無時而非生。此心之一也。

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耳以不為作也

任其天行而時動者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中徒假借之人由此而最之。

嘉元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

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者並行其明

日又與今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

集 361—496

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
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謂足以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
其不遇其不通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笑其矜說在位欲處物先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
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
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
自反邪言不自領首而欲輕蔑在位與有德者申徒
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多自陳其過狀以己
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然為過自以知不可奈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七
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習之役中中央
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夫刑言相攻則天下皆
物同波者皆遊於習之役中耳雖張敖之出單豹之
處猶未免於中地則中與不中雖在命耳而區區者
各有其所以遇而不知命之自爾故免乎弓矢之害者
自以為巧然多已及至不免則自恨其謬而志傷
耐辱斯未能忘命之情者也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
生也則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其坐起行止動靜遇舍
性情知能凡所有者凡所無者凡所為者凡所遇者
皆非我也理白爾耳而橫生休戚乎其中斯又過自
然而失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悻然而
者也怒見其不知命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見
人之知命遺形故廢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先生
向者之怒而復常洗我以善道故邪為我能
自反邪斯自忘形而造累吾與夫子遊十九年而未

嘗知吾兀者也。忘形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
 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覺然改容更貌曰。
 子毋乃稱。已悟則厭其多言也。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
 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
 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人之生也。理自
生矣。直莫之為而在。其自生斯重其身而知務者也。
若乃亡其自生。謹而矜之。斯輕用其身而不知務也。
故五藏相攻於內。而手足殘傷於外也。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制一
足以虧其德明也。夫吾是以務全之也。去其矜謹。任其
形骸者。逆旅也。吾是以務全之也。自生斯務全也。
 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
 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七
 臺
 選子
 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
 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德者生
 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實寶以
 學。子為。怪其方復。彼且斲以詖詭。勾怪之名。聞不知
 至人之以是為己。枉桎邪。大無心者。人學亦學。然古
人其弊也。遂至乎為人之所為矣。夫師人以自得者。
至其常然者也。舍己故人而還物於外者。求乎非常
之名者也。夫非常之名。乃常之所生也。故學者非為
勾怪也。勾怪之名。必由于禮。斯必然之理。至人
薄之與必由于禮。斯必然之理。至人
之無無奈何。故必以為己之性。性。老聃曰。胡不直
 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
 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今仲尼非不冥也。顧
自然之理。行則影從。

奇賞集

言則謂隨夫而物則名班斯立而輟物者非為名也
非為名則至矣而終不免乎名則就為解之哉故各
可遺名迹可遺則尚使可絕尚使可絕則性命可全
矣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

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于父母曰與
人為妻寧為夫子妾者數十而未至也未嘗有妻其
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

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駘天下和而不唱知不
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夫才全者與天無害故

行而為萬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
惡駘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

奇賞集

卷八十七

素子

更修

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
國焉問然而後應以驚其神祀而若辭亦寡人配
乎辛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郵焉若有
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
使于楚矣適見稊子食於其成母者少焉駒若皆奔
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夫生者以才德為
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故合德之厚比于赤子無往
而不利之赤子也則天下莫之害斯得類而明已故
也情苟類焉則雖形不同而物無害心焉所愛其
類苟亡則雖形同而子而不足以固其心焉所愛其
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
葬也不以異資者武所資也戰而死則者之履無

才德一也
性全者不

奇賞集

卷八十七

素子

為愛之所愛者皆無其本矣。素子為本為天子之
諸衛不瓜不穿耳。全其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
恐傷形全猶足以為爾。採擇類御及燕爾新格本以
其形全猶足以為爾。形好為意者及燕爾新格本以
無以降至尊之情。而況全德之人乎。愛之宜矣。今哀
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唯恐其不受
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
曰必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
事之變命之行也。其理故當不可逃也。故人之生也
地雖大萬物雖多然吾之所遇適在於是則雖天地
神明固塞聖賢絕力至知而弗能違也。故凡所不遇
弗能遇也。其所遇弗能不遇也。凡所不為弗能
違也。其所為弗能不為也。故付之而自當矣。日夜
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規而後非情之所
所留是以知命之必行事之必變者。豈於終規始在
所遇哉。戰雖有至知而弗能規也。逝者也。往吾余之
故不足以滑和。千變萬化淡然自若而不知理在身
哉。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
無卻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
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
內保之而外不蕩也。惠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
不能離也。無事不成。無物不和。此德之不哀公異日
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
憂其危。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

証抄

鳴狗吠豈有情於為之亦終不能也不問遠之與近
 雖去已一分顏孔之際終莫之得也是以聞之萬物
 反取諸身耳目不能也以易在成功手足不能以代司
 牧棄故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
 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惠子曰既謂之
 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致之
 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
 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
 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
 未明生之自莊子曰
 生理之自足
 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
 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夫神不
 分之內則外矣精不止於自生之極則勞矣故行天
 則倚樹而吟坐則據梧而睡言有情者之自困也天
 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據梧且吟且聽此世之所謂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七
 選子
 情也而云天選明夫情者非情之所生而見他哉故
 雖萬物萬形云為取舍皆在無情中求又何用情於
 其間
 大宗師
 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富
 其所宗而師者無心也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
 皆自然也則內於
 其身而外冥于物與眾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
 玄同任之而無不至也
 自然之謂也夫為者不能為而為自為耳為知者
 不能知而知自知耳自知耳不知也則知出焉
 不知矣夫知耳不為也則為出焉不知矣夫知
 為出于不為故以不為為王知出于不知故以不知
 為宗是故真人遺知而知不為而為自無知人之所
 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稱絕而為各去也
 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
 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
 人之生也形雖七尺而
 五常必具故雖巨之

真言真味

其天機淺後反一無欲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化其出不訢欣其人不距秦然而往脩任之然而來而已矣往來而不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終始變化皆忘之矣豈直達受而喜之不問所受之而無忘而復之復之不由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則天理滅矣真知用心則肯道助天則若然者其心志所希而其容寂其頽頽之貌大朴淒然似秋為物非煖然似春為仁也喜怒通四時夫體道合變者暑寒暑同其溫嚴而末嘗有心也然有溫嚴之貌生殺之節故寄營于喜怒與物有空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奇賞棄編卷八十七聖選子

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因人心之所欲而亡之故不

夫人心也夫白日登天六合俱照非愛人而照之也不失聖人之在天下煖焉若陽春之自和故澤者不謝降故彫落者不怨故樂通物非聖人也夫聖人無樂也直莫之塞

而物有親非仁也至仁無親任天時非賢也時之者未若忘

時而自合利害不通非君子也不能一是非之塗而

累當行名失已非善也善為士者遺名而自之故亡名當其實而福應其身

身不真非役人也自失其性而墮以從物若役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

通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古之真人其狀義而

不用與物同空若不足而不承冲虛無餘如若不足也下之而無不上者

其天機淺後反一無欲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化其出不訢欣其人不距秦然而往脩任之然而來而已矣往來而不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終始變化皆忘之矣豈直達受而喜之不問所受之而無忘而復之復之不由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則天理滅矣真知用心則肯道助天則若然者其心志所希而其容寂其頽頽之貌大朴淒然似秋為物非煖然似春為仁也喜怒通四時夫體道合變者暑寒暑同其溫嚴而末嘗有心也然有溫嚴之貌生殺之節故寄營于喜怒與物有空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奇賞棄編卷八十七聖選子

望

聖聖

即及無生
法忍

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遇耳未得者也。無極之一
之中所遇者皆若人耳。其爲樂可勝計邪。人而
人形可喜而餘物無樂耶。故失夫故而喜者所遇也。故聖
人將遊于物之所不得遊而皆存之。途故于日新之
流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化者無極亦與之無極。難
得遊之哉。夫于生爲亡而亡存于死爲存。則何
時而非善。夫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此自均不
作哉。而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此自均不
也。然其平粹猶足以師人也。又况萬物之所繫而
一化之所得乎。此玄同萬物而與化爲一體。故其道
有情有信。無爲無形。有常無之情。故無爲也。可傳而
不可受。故令傳而它之可得而不可見。莫能受而自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七 器 選子

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
地。無也。豈能生神哉。不神鬼帝。而鬼帝自神。斯乃不
也。故夫人之果不足。以神而不神。在太極之先。而不
則神矣。功何足有事。何足恃哉。
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
於上古。而不爲老。言通之無所不在也。故在商爲無
爲無老。無所不在。而所在皆無也。且上下無久。在老
不得以高卑稱也。而內外無不至者。不得以表裏名也。
與化俱殺者。不得言久也。稀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
戲音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
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
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

以處玄宮。禹強得之。以立乎井。極西王母得之。坐乎
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
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星
而比于列星。道無能也。此言得之于道。乃所以明其
未得。又不得爲得也。然則凡得之者。外不資于道。內
不由于已。振然自得。而獨化也。天生之。雖獨化之
而自得之。矣。既得其生。又何患乎生之不得。而爲之
哉。故爲生。果不足以全生。以其生之不由于已。爲之
而爲之。則傷。南伯子葵問乎女偶。子曰。子之年長矣。
其真生也。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聞道則任其自南伯
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
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七 聖 選子

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
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
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外。
物者。朝夕所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外。
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道生則不惑。死故所遇。即
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當所遇而安之。忘先後。見獨
也。而後能無古今。與獨無古今。而後能入于不死不生。
夫生故有死。死生故無生。是殺生者。不死。生者
以無生。無惑。然後能無死。無生。殺生者。不死。生者
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亡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
不成也。任其自成。其名爲撓寧。撓寧而後始不寧也。

與于無相與也。木當相爲而表裏俱清。斯相與于土相爲也。若乃役其心志以出于足。是連其股肱以管五天下爲一體者。無愛爲于其間也。故以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故能隨愛任化。無所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遂相與友。哉。蓋寄明主親而無愛念之近情也。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人亦笑。俗內之迹也。齊生死忘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夫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字母以存于稱情而直往也。若乃矜平名聲。牽乎形制。則孝不任誠。慈不任實。父子兄弟懷奇賞柔編。卷八十七。哭。選子。情相欺。豈禮之大意哉。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夫理有至極。外內相冥。未有極。遊外之說而不者也。冥于內者也。未有能冥于內而不游于外者也。故聖人常遊外以私內。無心以順有。故雖終日擗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幾而淡然自若。夫大見形而不反神者。天下之常累也。故親其與羣物並行。則莫能謂之遺物。而離人矣。觀其變化而應務。則莫能謂之坐忘。而自得矣。豈直外內不相及而已。使女往弔之。丘謂聖人不然哉。則陋矣。施之于方外。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故無二。彼以生爲附贅縣疣。若疣之自此氣之疇聚。非所樂也。以死爲決疣潰癰。決癰之自

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生
 哉未始有識故能放身于變化之塗玄芒然彷彿乎
 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所謂無爲之業非恬然
 耳目哉其所以觀示于衆人者皆其子貢曰然則夫
 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以方內爲性修明所
 者依則離人者合俗故有天下者無以天下爲也是
 以遺物而後能入羣坐忘而後能應務愈遺之愈得
 奇賞彙編卷八十七 覽選子
 之苟居斯極則雖欲釋之而理雖然吾與汝共之爲
 固自束縛乃天人之所不救也
 世所明也恒自在外也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
 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
 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所造雖異其于道無事以得
 而自定則莫不皆然也但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
 忘乎道術然也至人常足故常忘也子貢曰敢問
 畸人問回之所謂方外而不畸人者畸于人而侔
 于天方與內冥者遊于外也獨能遊外以冥內往萬
 人而侔于天也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
 人也以自然言之則人無小大以人理顏回問仲尼

必有脫略
而讀者以
為奇

曰孟孫才其毋歎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
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
同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于知矣唯簡
之而不得簡釋死生而不得其真夫已有所簡矣孟
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已簡而不復故無不
繁意而付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不遠以待
其所不知之化已乎死生宛轉與化為一猶乃忘其
愛者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
已化而生焉知未生之時哉未化而死焉知已死
已死之後哉故無所避就而與化俱生也吾特與
汝其夢未始覺者邪死生猶覺夢耳今夢自以爲覺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七 運子
明覺之非夢則亦無以明生之非死矣死生覺夢未
知所在當其所遇無不自得何為在此而憂彼哉
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以變化為形之駭動耳有旦
宅而無情歟以形骸之變為旦宅之孟孫氏特覺人
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夫死生變化吾皆自是其所宜也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吾死生變化未始失吾之自
哉無逆故人哭亦哭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庸所不
立同外內彌貫古今與化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
日新豈知吾之所在也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
為魚而沒於淵不自得也
其夢者乎夢之時自以爲覺則則今者之非夢耶
則死生之變無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則造適矣
時而足惜也

不歸於
原也

人形可歸

故不哭也謂者推移之謂也夫禮哭之哀情也
樂哀樂存則不能與適推移矣今孟孫氏過故哭
而不哀與安排而去化乃人于寥天一安于排移而
乃入于寂寥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
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
而奚來為軼夫堯既已黜汝以仁義而削汝以是非
矣汝將何以遊夫逸蕩恣睢轉徙之塗乎言其將以
殘而不能復遊夫自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其藩
得之協無係之塗也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其藩
爾遊其藩傷而已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
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
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七 運子
皆在鑄鑄之閒耳言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也自然
此之三人亦皆謂道而後亡其所庸詎知夫造物者
之不息我黜而補我則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夫幸
往者自然也往而傷性忤傷而能改者亦自然也庸
詎我知之自然常不患黜補創而乘可成之道以隨
告恐非造物之至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
其大畧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
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
巧此所遊已顏回曰曰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
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曰益矣曰何謂
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曰益

生九

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
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謂坐忘
仲尼曰同則無好也無物大同則未嘗不遇化則無
常也同于化者唯化而果其賢乎且也請從而後也
子與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
飯而往食之此二人相為干無相為者也今裝飯而
後往相食者乃任之天理而自爾非相為而
也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
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與入曰子之
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
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
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物皆自然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七

聖選子

應帝王

夫無心而任乎自
然者應為帝王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
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
泰氏有虞氏之與泰氏皆世事之迹耳非所以達也
所以達者無迹也世孰名之泰氏之謂也何跡負
之有然無迹者乘變變萬有虞氏其猶載仁以
愛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夫以所好為仁
非人非人亦得人也夫能出於非人之域者必入于無
人非人之竟矣故無得無失無不可登重藏仁而
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

德不可
欺

直從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七

聖選子

為牛夫如是又奚是人非人之有共知情信
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不入乎是非之域所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肩吾曰
告我君入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
接輿曰是欺惠也物以已制物則其於治天下也猶涉
海鑿河而使蚤負山也夫寄當于萬物則無事而自
勝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性命確乎
能其事者而已矣所不為其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
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
無知天根遊于股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
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
預也子方將與造物者為人任人自為厭則又乘大奔恥
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壖圯之
埜汝又何帛音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又復問無名
人曰汝遊心于淡合氣于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
而天下治矣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于此嚮疾驅梁
物微疎明學道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
于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
來田音後音狙之便執音藤音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
王乎此皆以其文章技能係累其陽子居蹇然曰敢

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

已天下若無明王則莫能自得今之自得實明王之

功也然功在無為而還任天下天下皆得自任故

似非明王之功也化貨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

蓋天下之功而不舉以為立乎不測而遊于無有者

也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

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不意自問列

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

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

其實而固得道與眾雖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言列子

而以道與世充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未懷道則

奇賞彙編卷八十七 壺子

而亢其一以必信嘗試與來以子示之明日列子

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

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

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前乎不震不

止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枯木同其不華濕灰均于

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默淵默之與水流天

行之與地止其于不為而自爾一也今季咸見其尸

屋而生忘即謂之將死其神動而天隨因謂之有

生誠應不以心而理自玄符與變化升降而以世為

量然後足為物主而順時無極故非是殆見吾杜德

機也不德哉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

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

見其杜權矣權機也今乃自覺昨日之所列子入以

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天壤之中殺哉之

不備外乎此名實不入任自然而覆載則天機玄而

應感之容也名實不入應而各利之節皆為事物而

機發于踵上起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彼彼乃見之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

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

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居太冲之極

夫同萬方故勝負是殆見吾衡氣機也然一之以管

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淵者靜然之謂耳夫

奇賞彙編卷八十七 壺子

故淵流之與止觀桓之與龍躍當淵然自若未始失

其靜然也夫至人用之則行捨之則止行止雖異而

玄默一焉故琴擊三異以明之雖波流九變治嘗又

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

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

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

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茅靡以為波流故逃

也變化隨塵世事波流無往而不周也夫至人一耳

此明應帝王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

出為其妻爰食豕如食人于享無與親唯所雕琢

朴塊然獨以其形立外飾紛而封哉不嚴者一以

沙在龍用
心記物
乃知非
何意也

是終使物各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
主體盡無窮曰天下之自為故而遊無朕無物故盡
其所受乎天足則而無見得見得則亦虛而已至人
之用心若鏡。不將不逆。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物。求即鑒。鑒不以心。故雖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
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于渾沌
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
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
七日而渾沌死。為者敗之

奇賞彙編

卷八十七

莊子

貴齋古文彙編卷之八十七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八十八

莊子

駢拇

馬蹄

胠篋

在宥

天地

天道

天運

秋水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八

莊子

一

莊子

第六十四
於天下之

而論者
也

也

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絕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喻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聞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繩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物無二而全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纒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也連連司馬云謂連連仁義遊道德間也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義與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八 三 選子

物無傷者非功也而仁之行焉今萬理皆當者非為義也而義功見焉故當而無傷者非仁義之招也然而天下奔馳棄我殉彼以失其常然故亂心不由于醜而德在美色撓世不出于惡而恒由仁義則仁義者撓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有無為之迹無為之迹亦有為者之所上也尚之則失其自然之素故難聖人有不得已或以繫其志事易而世之性而

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無章者何惜而不殉哉或與世常冥難變所遇其迹則殉世之迹也然而雖遇斥入極而神氣無不殉其所殉而居形者不殉則天殉哉無殉也故乃不殉其所殉而與世不殉也

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

殉一也滅與殺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則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于亡羊均也伯夷死名于首陽之下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死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也天下之所惜者生也其生則所殉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于其間哉善今均于殘生則皆由乎向無為之迹也若知迹之由乎無為而妄則奇賞彙編 卷八十八 四 選子

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滅也屬其性于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滅也屬其性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滅也屬其性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我之喪矣故各任其耳目之用而不係于離明也吾所謂滅非仁義之謂也滅于其德而已矣吾所謂滅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

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馬蹄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雉之。連之以羈。編之以皂棧。馬之死者十三三矣。有治之則不治。善餓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操飾之患。而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八

五 選子

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疾者已過半矣。夫善御者將盡能在于自任而乃走作舉步求其過能之用故有不足接迹乎八荒之表而奔馬之性全矣。而或者則任馬之性而謂放而不乘。開無為之風。遂云行不如卧。失乎生之旨。遠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埴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者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天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本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放之而自一耳。非當也。蓋也。謂之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此自足于內。無當是時。

此山無蹊。蹊澤無舟。梁止于一。而足。故萬物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楚辭。楚一作。為仁。蹊。蹊。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辭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闔。扼驚曼詭。銜。轡。轡。故馬之知。而能。卒盜者。伯樂之罪也。故有力竭而應。求其用。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音。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踈跂好知。爭歸于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述之。可尚也。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八

六 選子

胙篋 將為胙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絨膝。固

謂為大盜
守聖人之
功也

謂成子之
法註聖知
亡哉故曰反

謂天生盜
人此正言

篇篇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販揭篋
擔囊而趨唯恐緘膝局鑄之不固也然則細之所謂
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
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
乎何以知其然邪管者齊國鄰邑相望鷄狗之音相
聞罔畧之所布未耨之所刺方千餘里閭閻四竟之內
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
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法聖人者
夫述者已去之矣非應變之具也孰成述以御乎無
方無方至而述滯矣所以守國而為人守之者也
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八

七 選子

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
大國不敢誅十二世而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
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
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
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管者龍逢斬比干
剖其弘脰作臍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
言暴亂之君亦得據君人之威以戮賢人而莫之救
亢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則桀紂焉得守斯位
而放其毒使故跖之徒問于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
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
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

注未然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八

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繇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
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
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信哉
而猶不可亡聖者猶天下之知未能都亡故聖道
以鎮之也琴知不亡而獨亡聖知則天下之害又多
于有聖矣然則有聖之害雖多猶愈于亡聖之無治
也雖愈于亡聖故未若都亡之無害也甚矣天下其
不求利而亡聖故未若都亡之無害也甚矣天下其
知何其迷而亡聖故未若都亡之無害也甚矣天下其
耶耶聖人生而大盜起夫竭唇非以寒齒而齒寒
即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
至之勢也夫聖人雖不立尚于物而亦不能使物不
尚也故聖人無貴賤事無真偽苟效聖法則天下不
而聞服之斯乃榮顯之所至類而效聖法則天下不
格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聖人者天下
絕其所尚而守其素朴棄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此所
以格聖人而人我素朴自全縱舍盜賊而彼姦自息
也故古人有言曰開邪存誠不在善夫川竭而谷虛
宗息注去華不在嚴刑此之謂也夫川竭而谷虛
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歿則大盜不起而各處夷丘非
以實淵而淵實絕聖非以止盜而天下平而無故矣
盜止故止盜在去欲不在彰聖知天下平而無故矣
之連故都去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
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之徒亦資其法所資者重故
得轉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
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
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
而竊之盜之所資而利也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

此段以爲
明此段也

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
仁義聖知邪故遂于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
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
能禁此重利盜踴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
夫聖人之不可禁也故絕盜之利重也利之所以重
故曰魚不可脫手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
下之利器也夫聖人者誠能絕聖弃知而反其物極
耳可執而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
而民不爭殫殲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外無所矯
奇賞彙編卷之八
則內全我朴而摧亂六律錄絕竿瑟塞瞽瞍之耳而
無自失之計也
天下始人舍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
天下始人舍其明矣夫聲色雖有耳目者所貴也
命長矣若乃毀其所貴棄其任毀絕鉤繩而棄規矩
我則聰明各全人舍其真也
掘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
夫以蜘蛛結網之陋而布網轉丸不求之下上廣則
萬物各有能也所能雖不同而所習各有異則若巧
而拙矣故善用人者使能方者爲方能圓者爲圓各
任其所能人安其性不責其能則天下之巧故家技
以不相能似拙而天下皆自能則大巧矣夫削曾史
用其自能則規矩可棄而妙匠之指可擲也
之行鉗楊墨之口懷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
彼人舍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舍其聰則天下不累

此特

於教人何
尤若其效
數人者耳
法所無用
適之目不
適明耳不
適暗何等
乎正

矣人舍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舍其德則天下不僻
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
燭亂天下者也夫數人者所稟多方使天下雖而效
生矣夫天下之法之效之則失我我失由彼則彼爲
大患者夫天下之法之所無用也若夫法之所用者視
無不明聽不過于所聞故衆耳無不聽事不過于斯
不能故衆技無不巧知不過于所知故羣情無不適
不過于所得故羣德無不當安用立所不違于獨不
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
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
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
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鷄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
奇賞彙編卷之八
而不相往來無求之至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
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瀛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
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干
里之外至治之迹猶致斯弊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
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寸弩畢弋機
變之知多則鳥亂于上矣鉤餌網罟筭筭之知多則
魚亂于水矣削格羅落罝罟之知多則獸亂于澤矣
攻之愈密避之愈巧則雖禽獸猶不可圖之以知知
而此人哉故治天下者唯不知任知無妙也知知
詐漸毒頽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于辨矣
上之所多者下不能安其少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
也性少而治多則迷也

此處於理
正為得者
有妙理

于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
不求所知而求所不知此乃皆知非其所不善
知者舍已效人而不止其分也
善其所善爭而
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之所山生也
是以大亂故
上特日月之明下燦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備要
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
夫吉凶悔吝生于動也而知之所動誠能搖焉自
也天地運御羣生故君人者則可以不忘其知哉
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
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嗶嗶之意嗶嗶已亂天下矣
嗶嗶以已
海人也

在宥

奇賞彙編 卷八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
有使自在則治治之則
為則性命不過欲惡不真在上者不能無為上之所
聖王者非貴其能治也貴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
其無為而任物之自為也
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
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
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
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
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于陽大怒邪
毗于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
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

即不實不
然之矣

奇賞彙編 卷八

道不成章
此情若樂之流使物喜則樂通則樂通
也人生天地之中最能樂樂則樂通則樂通
樂則樂通則樂通則樂通則樂通則樂通則樂通則樂通
于是乎天下始喬詰卓勢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
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
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旬旬然
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志賞罰而
乃大足耳夫賞罰者聖王之所以當功過非以著勸
懲也故理至則遺之然後至一可反生而三代以下
遂尋其事遺故則遺之然後至一可反生而三代以下
以所寄為事性命之情何暇而安哉而且說明邪是
淫于色也說聽邪是淫于聲也說仁邪是亂于德也
說義邪是悖于理也說禮邪是相于技也說樂邪是
相于淫也說聖邪是相于藝也說知邪是相于疵也
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入者存可也亡可也無所
在任其性命安矣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入者乃
始嚮卷槍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
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適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
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儺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
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
情故貴以身于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于為
天下則可以寄天下
若夫輕身以赴利索我以徇物
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懼其聰明尸居而龍見

殷無腴脰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
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于是放讎兜
于崇山投三苗于三危流共工于幽都此不勝天下
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夫堯舜帝王之名皆其述吾所述也
述非我也故駭者自世世彌駭其述述祖之與姚目塗之夷險耳造者豈嘗改其足哉故聖人一也天
有堯舜湯武之異明斯異者時世之名耳未足以名
聖人之實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是以雖
有矜愁之貌仁義之迹正言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
而所以述者故全也

畢起于是乎喜怒哀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
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立小異而不止于分
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知無涯而好之故無以供其求于是乎鉅

齒之尚也。則續詐生焉。矯詐生而。禦奸之器不具。而
 未之有也。故棄所尚。則矯詐不作。矯詐不作。則精悍
 臣精廢矣。何禦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距嚆矢也。夫之
 桀。距之利用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黃帝立
 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于空同之上。
 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于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
 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
 以遂羣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
 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不任其自爾而欲官之故殘也自而治天
 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艸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
 以荒矣。而俟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

開境今境
遠流金貴
人義陽縣

任已明著
人明北
北

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開居三月復往遊之廣成
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
曰聞吾子遠于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
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則天下治矣故善之也
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
默默窈窈冥冥者無也夫莊老之所以為稱無者
生也又何有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
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
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真也
閉女外分也守其多知為敗敗我為女遂于大明之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八 主 選子
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于窈冥之門矣至彼
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
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
未嘗衰取于盡性命之極極長生之致耳身不天乃
自任自任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
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
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
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反
于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
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緝乎遠我昏乎人其

是復計解
復以自知

盡灰而我獨存乎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
蒙鴻蒙方將拊脾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贊然
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脾雀躍不輟對雲
將曰遊雲將曰朕將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
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
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為之奈何鴻蒙拊脾雀
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
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
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于鴻蒙鴻蒙曰浮
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執掌以觀無妄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八 主 選子
足者舉目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
皆自正也朕又自以為猖狂而民皆自正也
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于民今則民之放也夫乘物
而遊自彰猖狂非招民而民自願聞一言鴻蒙曰亂
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
災及艸木禍及止蟲意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
奈何鴻蒙曰意毒哉言治人德僂僂乎歸矣雲將曰吾
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夫心以用傷則養
乎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
物忘理與物皆不以存懷而開大同乎淳溟解心釋
神莫然無竟任獨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

自知

不知不知而復渾渾沌沌終身不離渾渾沌沌無知而任
 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知而復知無問其名無
 其本也。關其情物故自生。其自生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
 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世
 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于已也同于
 已而欲之異于已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為心也。出心欲
 為眾。夫以出乎眾為心者曷常出乎眾哉。眾皆以出
 以為眾人也。若我亦欲出乎眾則與眾無異而不同
 相出矣。夫眾皆以相出為心而我獨無往而不
 大殊于眾而因眾以寧所聞不如眾技眾矣。吾一人
 為眾主也。因眾以寧所聞不如眾技眾矣。吾一人
 不如眾技多故因眾則寧也。若而欲為人之國者此
 荷賞彙編卷八十八 宅 選子

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夫欲為人之國者
 以已為之者此為徒求三王主物之利而不見已為
 之患也。然則三王之所以利豈為之哉。因天下之自
 任耳。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
 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
 成而萬有餘喪矣。與天下相因而成者也。今以一已
 哉。故一身既不成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
 而萬方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
 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用即是用物耳。豈能
 物物哉。不能物物則而不物故能物物。夫用物者不
 不足以為大物矣。不物故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
 不為物用斯不物矣。不物故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
 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

帝之問

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夫與眾同
 而眾人不不能不貴斯至貴也。若乃信其偏見而以獨
 以獨為心則雖同于一致故是俗中之一物耳。非獨有
 者也。未能獨有而欲獨有。非至貴也。大人之教若形
 非分眾豈歸之也哉。故非至貴也。大人之教若形
 之。于形聲之千響也。百姓之心形聲也。天下何心哉。猶影
 之隨形。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使物之所懷為天下
 配處乎無嚮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也。撓撓自動
 物使復歸自動之至也。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
 性即無為之至也。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
 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天
 之難無者已也。已既無。視有者皆之君子。名者其
 矣。則羣有不足復有之。視有者皆之君子。名者其
 無者天地之友。其無生也。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
 荷賞彙編卷八十八 大 選子

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夫事藏
 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夫事藏
 匿也。彼各自為故不羣而不可不陳者法也。法者妙
 不可不為。但當因任耳。羣而不可不陳者法也。法者妙
 也。安可以述。處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
 而不陳。妙事哉。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
 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
 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事之難者雖一神而不
 可不為者天也。非天況不為神哉。故聖人觀于天而不
 助。順自為。處于德而不累出于道而不謀。所以為易
 會于仁而不恃。恃則薄于義而不積。非積也。應于
 禮而不諱。非由忌諱。接于事而不辭。非任應。動而
 辭讓。齊于法而不亂。故不亂也。恃于民而不輕。自為

耳不轉。因于物而不去。因而就任之物者莫足為也。
而不可不為。夫為者豈以足為哉。自體此為故。
不可不為。不明于天者不純于德。不通于道者無自
而可不明于道者。悲夫何為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
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
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天地

天地雖大其化功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一以自人
卒雖眾其主君也。天下具心無君。原于德而成于天。
以德為原。無物不得得者自。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
得故得而不謝。所以成天。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八

九 選子

為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
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洗
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萬物者
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于事
兼于義。義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夫本末之相
相包。故一身和則百節皆。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
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于
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夫子曰夫道覆載萬
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刻心焉。有心則
然故當刻。無為為之之謂天。無為言之之謂德。愛人
而去之。

利物之謂仁

心亦亦好

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
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于道
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于此十者。則
乎其心之大也。心大故事。沛乎其為萬物也。德
之自往也。若然者。藏金于山。藏珠于淵。不利貨財
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胸中況窮
通之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萬物也。不以王天
下為己處。顯榮之在身。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濔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
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八 于 選子
之人素逝而耻通于事。立之本原而知通于神。故其
德廣而後通。通其心之出有物。採之耳。非先物而唱
也。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
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予
此謂王德之人。忽勃皆無心而應之。貌動出無心故
立德明道而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
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窮其
後能神之及神而能精焉。後能盡妙故其與萬物接
也。至無而供其求。時聘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
而任之會其。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昆崙之丘。而

小道妙

天人之路
甚微矣人
之無有天
之屬有以

敬者起焉
其也

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與話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被衣問于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欲因其師以許由曰殆哉坂乎天下齧缺之為人

也聰明敏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聽敏過人則使人而又乃以入受天復其知以求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繇生夫過生于聰知而又役知以禁之其過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後世任知而失真矣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八 圭 選子

方且本身而異形夫以萬物為本則羣變可一而異以制物則方且尊知而火馳尊于後奔競而火馳也方且為緒使將與後世方且為物絃率而制物也方且四顧而物應將送使後世指麾方且應眾宜將使後世不能忘善方且與物化將送使後世與物相而利仁以應宜也方且與物化將送使後世與物相而未始有恒而此皆盡當時之宜也然今日受其德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其事類可以為眾父而不可以為眾父父所以述也治亂之率也但治主乃為北面之禍也夫桀紂非能殺賢臣乃南面之賊也資仁義以賊之乃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

註疏開妙

字封之說
百十三與
與也

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率性而動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自爾妄行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間雖湯武之事苟順天應人未為不聞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八 圭 選子

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選已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颯立而問焉曰管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子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管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也偃乎耕而不顧夫禹時三

成德備功美漸去故史籍無所載仲尼不能問是以禹為最優計其人則雖三聖故一堯再時無聖人故天下之心俄然歸路夫至公而居當道所天

姓與之非已故失之不求得之不離然則性與
然而來是以受非毀于廉節之士而名列于三才
足怪也莊子因斯以明堯之弊弊起于堯而舜成于
禹况後世之無聖乎寄遠迹于子高使堯而不治將
以絕聖而反一遺知而寧極耳其實則未聞也夫莊
子之言不可以一塗詰或以黃帝之迹堯舜之體
豈獨責堯而賤禹哉故當遺其泰初有無無有無名
無所倚而錄其絕聖棄知之意
無有故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也一者有之初至妙者
無所名一之所起起于一而一非起于無也然莊子
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于一而一非起于無也然莊子
所以屢稱無于初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
難而猶上不資于無下不待于知矣然而自物得以
得此生矣又何營生于已生以失其自生哉物得以
生謂之德夫無不能生物而云物得以生乃所以未
明物生之自得任其自得斯可謂德也
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
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修反德德至
奇賞彙編卷八十八
選子
同于初恒以不為同乃虛虛乃大有為則其懷中故
為有物也有物而合喙鳴無心于言而自喙鳴合與
容養之德小矣天地為合天地亦無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
同乎大順夫子問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
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玄寓高顯易見
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
者也執留之狗成思後狙之便自山林來言此皆失
丘子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
無心無耳者眾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
言有形者善變不能與無形無狀者並存也故其動
善治道者不以故自持也將順日新之化而已

止也。其歛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心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已。夫物皆忘。非獨忘已。復何所有哉。忘已之人。是之謂入于天。將闔苑見季徹曰。魯君謂苑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旣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于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必服恭儉。非忘儉而儉也。拔出公忠。非忘忠而忠也。且若是則故誰無阿私。而不足以勝矯詐之任也。其自爲處危。其觀臺。此皆自處高顯。若臺觀之可觀也。多物將往。物不止于本性之分。投迹者衆。亢足投迹不使腐敗。自多以附之。蔣閭菟。奇賞彙編 卷之八 菟 選子

神生不定
則心居之
反

是厚皮
滋廣

日浸百哇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
叩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
數如沃湯其名爲樗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
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
心存于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
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夫
時之所用者乃純備也斯人欲子貢瞞然慙俯而不
對有問爲圃者曰子奚爲者耶曰孔丘之徒也爲圃
者曰子非博學以擬聖於干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
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八 三 選子

夫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
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于魯以告孔子孔子
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以其背今向古修爲世
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
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
邪此真渾沌也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即且渾沌
邪遊于世俗而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在彼爲彼在此爲此
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渾沌玄同孰識之哉
所識者常
識其迹耳
諄諄將東之大經適遇苑風于東海之濱
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數曰奚爲焉曰夫大經
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八 宋 選子

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之
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項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
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
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
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
功多者聖人之道也姓之心耳今徒不然執道者
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
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汙乎淳倫哉功利機
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
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

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
其給之之爲安怡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僅乎若行
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
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
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
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于

異字子編
龍中物

付已正錄
耳人通說我

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忠也
 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
 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
 氏為有虞氏之藥湯也天下皆患創亂禿而施鬻也
 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雒然聖人羞之
 明治天下者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出
 非以為榮自高也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
 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富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
 相使不以為賜用其自動故是故行而無迹王能任
 迹也無事而無傳傳教正其分故孝子不諛其親忠臣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八 孝子 退子

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
 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此直達俗而從君
 未知至當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
 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于君邪
 言俗不為尊嚴于君親而從俗俗不謂之謂明尊嚴
 不足以服物則服物者更在手從俗也是以聖人未
 嘗獨異于世必與時消息故在皇為謂已道人則勃
 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
 諛人也亦不問道理合譬飾辭聚眾也是終始本末
 不相坐夫公譬飾辭應受道吹之罪而世復以此得

孝子 退子

色聲香味
不可貪著

故上而樂
大白而白
故下而樂

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
 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愚之至也至愚
 乃更不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
 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夫聖人通同而帝
 之惑不可解王殊迹者誠世俗
 故隨而任之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
 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
 下惑子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
 里耳折揚皇琴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眾人
 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
 矣而今也以天下惑子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八 天 退子

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
 推誰其比愛趣令得當時之適不強推之今厲之人
 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已也
 厲惡人也言天下皆不願為惡及其為惡或迫于苛
 役或迷而失性耳然迷者自思復而厲者自思善故
 我無為而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
 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
 一也又言距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
 性有五一日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日五聲亂耳使
 耳不聰三日五臭薰鼻困懷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
 口厲與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

唯絕妙
西漢而下
知此法者
寥寥

也而楊墨乃始離歧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因可以為得乎則鳩鵲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紫其內皮弁鵠冠指芻紳修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繆繳皖皖然在繆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檻檻亦可以為得矣

天道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此三者皆物之性而無所牽滯也明于天通于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八

元

選子

昧然無不靜者矣任其自為故雖六通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善之乃靜則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斯乃自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大有其具而任其自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凡不平不為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則俞俞俞俞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其本皆在夫天地至神而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八

辛

選子

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所以取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道而道德次之為若序也自然則物得其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和理自適也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夫其分也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分而物物之名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復改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也省故也所以別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各以得性為非是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者報也夫至治之道本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在平天而未極于斯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言各當仁賢不肖情各自行其必分其能無相必由其名名當其實故由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于天下而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辨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

此為心
勿動于人

此為心
勿動于人

上井上之所以畜下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
心何如？」堯曰：「吾不放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
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
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與天合德則日
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此皆
自然。堯曰：「膠膠擾擾乎？」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
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
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世之所貴道者，書也。
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
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八 王 選子

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
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
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
魄已夫。

天運
天其運乎？不運而地其處乎？不處而日月其爭乎？所
乎？自代謝也。孰主孰張？孰綱維？孰居無事推而行
是意者其有機械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
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
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號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八 王 選子

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成招曰：「來吾
語女。天有六極五帝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
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商太
宰蕩問仁于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
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無
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
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
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于
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
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
之者。」

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
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于萬世天
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
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
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顯名譽并焉是以道
不渝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成池之樂於洞庭之
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息卒聞之而惑蕩蕩然然乃
不自得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
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
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八 選子

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
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自然律呂已滿天地
則至蟄蟄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因其自作而卒無
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償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
可待女故懼也初聞無窮之變不能待吾又奏之以
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天之所用其道其聲能短能長
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阮滿阮
淪卻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
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
正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

不能及也儼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復為
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
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息夫形充空虛無身
委蛇任性而懷也無身故能委蛇
懼之情息也吾又奏之以無息之聲調之以自然
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
而無聲動于無方居于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
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
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
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悅故有姦氏為之頌曰
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八 選子

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
崇吾又次之以息息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
道可載而與之俱也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
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
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
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春
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
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今而夫子亦
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游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
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園于陳蔡之間

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斬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魯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祖黎橘柚耶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後狙而衣以周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八

選子

選子

公之服彼必訖驚挽裂盡去而後據觀古今之異猶後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顰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顰而不知顰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求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

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遺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遊而則真采也采真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則色不偽矣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八

選子

選子

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懷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閱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入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淫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噉膚則通昔不寐矣夫外物加於內而傷性夫仁義憐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其性故亂已大也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德而立矣又奚憊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名譽之

觀不足以爲廣。夫至是者忘名譽泉淵魚和與處于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莫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喻予又何規老聃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耶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八 運子

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夫所以迹者其性也其迹則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援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鵝之相視睥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以睥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類自爲雌雄故風化。夫同類之雌雄各有以相感其化不難故乃有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鳥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言物之自然有弟而兄啼。言人之性舍長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人者任其

自化者也若緒六經以說則疎也。老子曰可立得之矣。

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于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

道百以爲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于子之門則始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甕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八 運子

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河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氣于陰陽吾在于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百川縣于河河縣于海海縣于天地小者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也故體大者快然謂小者爲無餘實小者塊然謂大者爲不足是以上下夸岐俯仰自失此乃生民之所惑也惑者求正正之者莫若先極其差而因其所講所謂大者至

是也故秋毫無以累乎天地矣所謂小者無餘也故天地無以過乎秋毫矣然後惑者有由而反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逆道者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矣此莊子之所以發德音也若如惑者之說轉以小大相傾則相傾者無窮矣若夫觀大而不安其小視少而自以為多將奔馳乎勝負之竟而助天民之降奪豈達乎莊子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磐石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小大之辨各有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愛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不出乎一域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八

无

選子

自多于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皆與失終始無故也是故大知觀于遠近故小而不分各自大而不多知量無窮攬而觀之知遠近證曷今故故而不悶撥而不跋短也知時無止化之不止于死也故不以長而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也故不以短而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察其一盈一虛則知分之不明乎坦海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明終日新也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是以涉一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所知各其生之暗不若未生之時

生時各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素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以小求大者安其分則大小俱足矣若豪末不求天地之功則周身之體皆為棄物天地不見大乎秋毫則顯其形家裁自足耳將何以知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細之定細大之定大也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無形至大不可圖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目之所見有常極不能盡于細則有所不明直是目之所不逮耳精與夫精小天皆非無也庸詎知無形而不可圖者哉夫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故異便便不得同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于有形者也不得無形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圖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惟無而已何精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無也故求之于言是故大入之行不出乎害人而投諸害地登出害人之途哉不多仁恩無害而不動不為利理應理而動不賤問非由其所位當于斯耳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各使不多食乎力已足而不賤貪汗無依行殊乎俗已獨無可無不多辟異為在從眾不賤佞諂正自然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耻不足以為辱事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八

早

選子

積而不
能者年
者時也

而餘餘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天下之泛泛乎其
 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御
 率生及之分內而平往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
 者也豈扶疎而承異哉衆生者無窮之不特其成
 長道無終始物有攸生安耳非終始也
 虛一滿不位乎其形不以形爲位年不可舉欲舉之
 能時不可止欲止之使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
 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
 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
 化若有爲不爲于其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其
 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于理達于理者必明于權明
 奇賞葉編卷八十八
 於權者不以物害已知道者知其無能也無能也則
 支百體五藏精神已何能生我我任然而生耳而
 成之後哉達乎斯理者必能達過分之知造益生之
 情而來變應權故不以外傷至德者大弗能執水弗
 內不以物害已而常全也夫心之所安則危不
 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能危意之所安則危不
 不能非謂其薄之也雖心所安亦言察乎安危
 也宰於禍福謹於去就不使犯之莫之能害也
 莫之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天然在內而天然德在乎
 天德人任知則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此天然
 行而不出乎分者也故雖行于躡躡而屈伸與機會
 外而常本乎天而位乎時矣知雖落天地事雖接萬物而常
 有斯反要而語極不失其要極故天人之道全也曰

德之者
成之者
蓋此

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
 穿牛鼻是謂人人之生也可不穿牛鼻馬之生也可不穿牛鼻
 天命之固當也苟當乎天命則故曰無以人滅天穿
 雖得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之可也
 安在無以得殉名殉名則過也謹守而勿失是謂反
 其真真在性藥憐蚊蛇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
 夔謂蚘曰吾以一足踰踰而行子無如矣今子之使
 萬足獨奈何蚘曰不然子不見夫噉者乎噉則大者
 如珠小者如霧禱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子動吾天
 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蚘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
 奇賞葉編卷八十八
 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
 用足哉行而不知生也非知生而生也則生之行也豈知
 心不知所以行哉故足不知所以行也所以見
 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或者因欲有其身而矜其能
 所以逆其天機而傷其神器也至人知天機之不可
 易也故捐聰明棄智慮忘其爲而任其自動故
 不遺達也蛇謂風曰子動吾脊脇而行則有似也
 今子蓬蓬然起于北海蓬蓬然入于南海而似無有
 何也風曰然子蓬蓬然起于北海而入于南海也然
 而指我則勝我鱗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
 屋者惟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
 惟聖人能之悉其天機無所與爭斯小不勝者也然

萬物各自為則天下莫不道也。孔子遊於匡，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窮達之命，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是處矣，吾命有所制矣。」命非已制，故無所用其心也。夫安于命者，無往而非道。達矣，故雖困陳蔡，無幾何將思者，進辭曰：以里無異于紫極閣堂也。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八

聖子

為陽虎也。故園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孫牟隱几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患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視，蚌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

小鳥之自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遂焉。於是遂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以是猶使蜚負山，商蛭馳河也，必不勝任矣。」物各有分，不可強相命效。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夷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德于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以此效彼，兩失之。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吐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于塗中乎？」二大夫曰：「寧。」

奇賞彙編 卷八十八

聖子

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鵲鵲，子知之乎？夫鵲鵲發於南海，而飛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鵲鵲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莊子與惠子遊于濠梁之上。莊子曰：儻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欲以起明相相知之義耳。子非我，尚可以知我之樂；我非子，亦可以知魚之樂也。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合本言而給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尋惠子之本無緣相知耳。今子非我也，而云女安知魚樂者，是知我之非魚也。苟知我之非魚，則比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故循于安知之云，已知吾之所知矣。而方復問我，我正知之于濠上耳。豈待入水哉？夫物之所生而安者，天地不能易其處，陰陽不能回其業，故以性生之所安，知水上之所樂，未足稱妙耳。

奇賞齋編

卷八十八

聖

選子

莊子

達生

山木

田子方

知北遊

庚桑楚

徐無鬼

則陽

外物

寓言

讓王

列禦寇

天下

奇賞齋編

卷八十九

莊子

一

選子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許

莊子

達生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命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稱其生分斯

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養之則則

奇賞彙編 卷八十九

世奚足爲哉其若放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性分各自爲者皆在至理中來故不夫欲免

爲形者其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更生者日新之謂也付事矣

不遺少則
生存主存
則更生

足弃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

體散則成始所在皆成形精不虧是謂能移與化精

而又精反以相天還輔其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

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憚請問何以

至于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

達生者無
物也故能

子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違惟無心者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同是形色之獨達耳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一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奚自入焉大醉者之墜車雖疾不灰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或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遇物而不懼彼得全于酒而猶若是非自然無心者耳而况得全于天乎聖

奇賞彙編 卷八十九

人藏于天故其之能傷也不關性分之復嘗者不折

鑊于雖有枝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

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

天之天不慮而知開天也知而後感開人也然開天

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于人民幾乎以

其真仲尼適楚出于林中見荷蓧者承蜩承蜩者猶操之

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

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二九千竿頭是用手之停

錙之累三而不墜則失者什一愈少愈累五而不墜猶

綴之也是謂開天吾處身也若槁株拘吾執臂也

老松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樹之知
 吾不及不側不以萬物易蠅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
 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其病僕丈人之謂
 乎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
 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遊者數能言物雖有性亦後能耳
 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使操之也吾
 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者數能忘
 水也習以成性遂若自然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使操之
 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視淵若陵故覆猶車之却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
 退于坂也奇賞彙編卷之十九
 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
 開之操拔簪以侍門庭亦何聞于夫子威公曰田子
 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
 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
 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
 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張毅者
 高門縣簿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

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殺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者皆不鞭其後者也夫守一方之術者必先守其後者不及也仲尼曰無入而藏藏既內矣而又入無出而陽陽既外矣而又出柴立其中央對樹木之無心也者若得其名必極名極而實當也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智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禘曰汝奚惡茲吾將三月饒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奇賞彙編

卷八十九

四 通子

水有罔象丘有峯山有藪野有彷彿澤有委蛇公曰
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穀其長如
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逕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
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驟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
見者也于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
也此章言憂求而果生者不明紀消子爲王養剛鷄也也患去而性得者達理也紀消子爲王養剛鷄
十日而問鷄已乎曰未也方虛橋而恃氣十日又問
曰未也猶應鶴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
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
鷄矣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走矣孔子觀于呂

奇賞彙編 卷八十九

五

梁縣水三千仞流沫四十里鼉鼉魚鼉之所不能遊
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歿也使弟子並流
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于塘下孔子從
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祭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
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
與汨偕出齊而旋入者齊也從水之道而不爲私
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
乎命曰吾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長于水而安于水
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此章言人有備能得
下無難矣用夫無難以涉乎梓慶削木爲鐻鐻成凡
生之之道何往而不通也

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
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
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
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
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視公朝若無則其巧專而外
骨消性去也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
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必取材則以天合天不
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疑是鬼神所作也乃東
野服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
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過之入見曰假之馬

奇賞彙編 卷八十九

六

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
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王倭族而益規矩
指與物牝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枉之巧
任規矩也忘足履之道也忘要帶之適也不內食
不外從事會之道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
適也有孫休者踵問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
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
過世實于鄉里逐于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
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未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
遺其耳目茫然彷彿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

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智以驚愚修身以
 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
 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
 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
 天而歎第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
 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于惑也第子
 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
 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
 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于魯郊魯君
 悅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
 奇賞彙編 卷八十九 七
 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
 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
 而已矣今休歎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
 之若載麗以車馬樂鳩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
 哉此章言善養生者各
 任性分之適而至矣

山木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
 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
 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
 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

矣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第子問於莊子曰昨
 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
 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
 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何謂
 之問蓋吾有材不自見人既不得以無材累我以
 材忌我以此混世自見似矣雖然非道也故不免于
 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
 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游乎
 萬物之祖物而不物于物則胡可得而累耶此神
 農黃帝之法則也夫乘道德浮游者不起意見不立
 下自和光同塵而未有始有名有祖所謂無名若夫萬
 之始能物物而不物于物矣又焉累于物哉若夫萬
 奇賞彙編 卷八十九 八
 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
 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
 悲夫第子志之其惟道德之鄉乎市南宜僚見魯侯
 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
 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神尊賢親而行之無須
 史離居然不免于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
 之術淺矣有其身而於其國故雖憂深矣夫豐狐文
 豹棲于山林伏于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
 隱約猶且胥疏于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
 免于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

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朝形去皮而心去欲而遊于無人之野欲令無其身忘其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各恣其本步而人人自適其生可樂其功可莽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真謂之市南子曰君無形倨形倨謂之謂無雷居守之謂以爲君車形與物表心與物化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隣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奇賞彙編

卷八十九 九 運子

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有人者見有于人也見有于人所役用也故堯非有人非見有于人也雖有天下皆寄之有官委之爲物而不斯非見有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于大莫之國方舟而濟于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

法是一幕錄

孰能害之虛已遊世即所謂無心應世也知此則所謂非宮奢爲衛靈公賦歛以爲鍾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于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卒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隨其曲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矣乎曰然子惡矣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灰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翫翫猥猥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魯吾聞之夫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于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于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于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于大澤衣赭褐食糗粟入獸不亂羣人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

奇賞彙編 卷八十九

十 運子

人乎夫道流而不明。晝夜不舍。雖運而已。未嘗自開。為通所以妙也。體道者居得行而不名。處幾矣。孔子問子桑。庠曰。吾再逐于魯。伐樹于宋。削迹于衛。窮于商周。圖于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庠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奇賞彙編 卷八十九 士 選子

其間雖弄逢蒙。不能眊眊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掉擗。此筋骨非有加。惡而不柔也。處勢不便。大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患矣。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微也。夫勢不便。則受。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蘇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于人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奇賞彙編 卷八十九 士 選子

逸為諸諫

何嘗毀敗
何嘗稽擊

西方美人
之思其不
自賢也大

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穎而集于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躓步執彈而畱之觀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執木葉以自翳而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執木葉以自翳而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日能變翼能過此鳥之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相為利者二類相召也物亦有欲之物者恒相為累而反走虞人逐而諄之莊周反人三月不庭蘭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奇賞葉編卷八十九主選子

忘身大身在人間世有夷險若惟夷易之形於此觀世而不度此世之所宜斯守形而忘身者也於濁水而迷於清淵見彼而不明即因彼以且吾聞自見幾忘反鑒之道也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于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穎遊于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以見問為戮夫莊子推平于天下故每寄言以出意乃環仲尼既老聃上拊擊乎三皇下陽子之宋宿于逆旅逆旅人有妾二痛病其一身也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白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言自賢之道無時而可

正容易為
清難

朕美隔于
不知心

田子方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之子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澤何足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鉅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上梗耳夫魏真為我累耳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于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于齊反舍于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新見我今也又漸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人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管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予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

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亦次

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

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

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

盡夫有不得變而為無故一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

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

是日徂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夫變

可執而留也故雖執臂相守而不能令停若夫死者

則此亦一哀也今人未嘗以此為哀矣獨哀來耶

奇賞彙編卷八十九 五 選子

女始若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

是求馬于唐肆也唐肆非停馬處也言求向者之有

女始見吾所以見者耳吾所以見者口舌也故已盡

矣女安吾服女也甚忘服者思存之謂也甚忘謂過

恒欲女服吾也亦甚忘與聖人有得停者雖然女奚

患焉雖忘乎故吾有不忘者存以口新也雖忘故

吾而新吾已至矣始非吾何患焉

故能離俗絕塵而與物無不冥也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

子曰魯少儒家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

曰周聞之儒者冠圓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

具眼

編後札

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

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

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

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

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

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百里奚爵祿不入

于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

虞氏灰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宋元君將畫圖眾

史皆至受揖而立絃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

者價直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

奇賞彙編卷八十九 夫 選子

衣般礴廐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內足者神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言有也

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故也夫凡之亡不

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夫遺之者不以

不足以為存矣曠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

存也惜耳天下竟無存亡

知北遊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

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

居汝曉焉如新生之憤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

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情散心若灰灰真其質知不以故自持與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何晏本字

今應如音

何荷耳與神農同學于老龍古神農隱几聞戶是曉而起曝然放杖而笑起而龍夫之不足曰天知予解陋慢弛故棄予而灰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灰矣夫奔壘弔問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係焉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

奇賞彙編

卷八十九

七

選子

冉求問于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管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虛心以待命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思求斯神受也有之為物雖千變萬化而不得一為無矣是以夫得一無故全古無未有之時而常有也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灰不以灰灰生灰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

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謂得先物者乎哉吾以即所謂物耳誰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為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爾耳吾以至道為先之矣而先道者乃至無也既以無矣又安為先然則先物者誰乎哉而猶有物無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取于自故思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游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稀韋氏之囿黃帝之圖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鑿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惟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阜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奇賞彙編

卷八十九

大

選子

庚桑楚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

然於仁權之與居執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大
壤畏聖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儕然異之
異其素智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夫與
而任思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
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
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
萬實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
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倡狂不知所如往今以
畏聖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
物之人邪不欲為物標榜
奇貨彙編 卷八十九 九
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若嬰
利祿則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
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
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
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
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穴阮無所復歸吾語汝大亂之
本必生于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
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堯舜遺其迹飾偽
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
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

又上篇
亡人哉惻惻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
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然復見
老子老子曰汝自濯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日
平猶有惡也夫外轍音者不可繁而提將內捷內轍
者不可繆而提將外捷外內轍者道
放道而行者乎
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
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能
儵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嗶而嗑不嘆
和之至也任聲之自出不由于喜怒終日提而手不捉其德也
奇貨彙編 卷八十九 十
任手之自提終日視而目不瞬偏不在外也行不知
非獨得也
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
已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
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
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
相與為事儵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
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
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
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字泰定者發乎天光夫德與泰然而定則其發乎天
所發者天光耳非人耀發乎天

尤者人見其人天光自發則人見其人物見其物物各自見而不見彼所以泰然而定也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感以取物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天下之物各有其所好所是故湯以胞人
龍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核畫外非譽也畫所容說也則者之動以動則不復以好醜在故移而就之胥靡登高而不懼遺
疾生也無賴于生夫復謂不饒而忘人之不識人忘人故不畏死
因以為天人矣然為入人之情則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惟同乎天
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于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于無為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奇賞彙編

卷八十九

主

選子

徐無鬼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昔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者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者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者欲好惡我內外無可
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

人臣思言
君臣思言
有以從焉
有以從焉

可為樂法

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鈞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形若郇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直樂鳴以鐘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于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
奇賞彙編 卷八十九 主 選子
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各得其所以喜也
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鼯音鼯之蹊蹤位其空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警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警欬吾君之側乎所以未嘗啓齒也大前人之言所以得徐無鬼
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于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于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

解
成已成物

不以爲君而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
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如此
地之夫神者不自許也物與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
姦病也故勞之惟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
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
愛民害民之始也愛民之迹爲民所尚爲義偃兵造
兵之本也爲義則名彰名彰則競競則與則其可得
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則其可得
後故成美者君雖爲仁義幾且偽哉民將以爲繼之
形固造形仁義必作成固有代變固外戰其
奇賞彙編 卷八十九
常君亦必無盛鶴死於麗譙之間麗譙陳氏也無徒
騏於錙壇之宮民耳亦無爲蓋兵走馬無藏逆於
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
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
善勝之惡乎在不知以何爲善君若勿已矣修胸中
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若修己之誠夫民成
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黃帝將見大隗于具
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焉驂乘張若謂朋前馬昆
閭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途聖
名也各生而物迷矣雖適遇牧馬童子問途焉曰若

太說破

知其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
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
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
事焉予少而自遊于六合之內予適有瞽病有長
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
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
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
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
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
馬以過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知士無思慮之
奇賞彙編 卷八十九
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許之
事則不樂皆固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
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
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
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
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勤百工有器械之巧
則壯饑財不積則貪者愛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
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凡此諸士用各
能自已也苟不遭時則雖欲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
日用其可得乎故貴賤無常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
易者也士之所不能各有其極若四時之不可易耳故
當其時物順其倫次則各有用矣是以順歲

精微
亦可
也此
古人

國聲

國聲

則則非易性則不物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
悲夫時利故有偏而歸者所以悲也莊子曰射者
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謂誤中者
也非善射也若謂誤中為善射是則惠子曰可莊子
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
乎若謂誤中為善射則私自是者亦可謂堯矣惠子
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
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
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
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于是乎為之謂
奇賞彙編 卷八十九 莊子 運子
瑟廢一于堂廢一于室鼓宮鼓角鼓角動音律同
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絃皆
動無聲不相動有聲非同未始與於聲而音之君已
同也此其然也然則其然也且若是者邪所見而
其然也然則其然也然則其然也然則其然也然則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墮漫其鼻
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目
意盡望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
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
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歿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

與言之矣

與言之矣非天下之賢忘言之對則管仲有病桓
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于大病則寡
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
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
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
逆乎民其得罪于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
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皇
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
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
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
朋可若甘聞則事鍾於已而羣下無所指吳王浮
於江登乎狙之山陳狙見之惴然素而走逃於深莽
有一狙焉委蛇攫孤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
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灰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
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教子以至此也成之哉嗟
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
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
天而噓頤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
槁骸心固可使若灰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
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以得見子
綦為榮

豈不難哉

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得之若我而不
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賣之
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
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子基知夫為之不足以
救彼而適足以傷我故
以不悲悲之則其悲稍去而泊然
無心枯槁其形所以為日遠矣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
生之言則暖姝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為足矣而未
知未始有物也意盡形骸豈知我之
獨化于玄冥之境哉是以謂暖姝者
也濡需者豕彘是也擇疏羶自以廣宮大園奎蹄曲
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
奇賞彙編 卷八十九 毛 選子

臂布草掠烟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
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非有通變貌世之才而倫安
乎一時之利者皆豕彘者也
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
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
堯聞舜之賢舉之董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
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
卷婁者也聖人之形不異凡人故耳目之用衰也至
于精神則始終常耳若少則未成及長而
衰則聖人之聖是以神人惡眾至衆自致之衆至
衆不崇朝可乎
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明舜之所以有天下蓋于故
不得已耳豈比而利之
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

中人多

於蟻素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
以心復心此三者未能無若然者其平也繩繩而自
其耳目心意也
平其愛也循而未絕迹

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有形者自
然相與為
累惟外夫形者
磨之而不降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
始其攫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
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無意則止于
分所以為審故目之於明也
殆耳之於聽也殆心之於徇也殆有慧則無凡能其
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所以貴其無能
而任其天然也茲華則萃聚也苟不能忘知
則禍之長也多端矣其反也緣功反守其性
則其功不
奇賞彙編 卷八十九 天 選子

作而其果也待久欲速則
不果而人以為已寶不亦悲乎
其知能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不知問
之所
由由乎有心而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羶
修心以教禍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羶
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
天之所謂也大忘天地遺萬物然後囁翼可得而知
也况欲知天之所謂而可以不無其心
哉

外物

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
地大絀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
憂兩陷而無所逃苟不能忘形則隨形所遭
而陷于憂樂左右無宜也鑿蟬不

內無故也

河民治兵
大節漢西
二小

大見每錄
大節漢西
二小

得成莫知所守故不得成心若懸於大地之間怨

腎沈屯利害相摩生火其多衆人焚和衆人而道

存燄則其月固不勝火大而則多照於是乎有價

和焚也惟憤然無形莊周家貧故往貸粟

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

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

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

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

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

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

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魚之

肆此言當理無小荷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箝以

爲餌躡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

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鎔沒而下驚物而奮鬐白波若

山海水震蕩聲作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難

而腊昔之自制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已

而後世雖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趨

灌漬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

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

經於世亦遠矣

天下

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

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歎不服桐

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自

行固不愛已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

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毅

毅無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

人之道天聖人之道悅以使民民得性反天下之心

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于天下其去

王也遠矣

奇賞彙編 卷八十九

手

選

子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八十九

屈子序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

奇賞彙編

屈子

一

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哀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以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陳直徑以風諫君也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已

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誦詐懷王令

絕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關遂

脇與俱歸拘畱不遣卒客死於秦其

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而

屈原放在山野復作九章援天引聖

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

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沈而死離騷之

奇賞彙編

屈子

二

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蕭烏香草

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

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

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爲

小人其詞溫而雅其義皎而明凡百

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

不遇而閔其志焉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九十

屈子

離騷經

九歌

東皇太一

雲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奇賞彙編

卷九十目 屈子

東君

河伯

山鬼

國殤

禮魂

天問

九章

惜誦

涉江

哀郢

選子

懷沙

思美人

惜往日

橘頌

悲回風

遠遊

漁父

九辨

宋玉

招魂

奇賞彙編

卷九十目 屈子

二 選子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九十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屈子

離騷經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

惟庚寅吾以降。與君其祖世有令名以至干已思

春昏時手柄持寅在東非隅故皇覽揆余于初度兮。

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兮。紛吾既

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江離與辟芷兮。紉秋

蘭以為佩。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

奇賞彙編卷之九十

此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草冬生不死者曰

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

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衆

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昔三后之純粹兮。固

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茝。馳

望文王雅用衆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

紱紃之褊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惟黨人之偷樂兮。

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

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揆余之中情。

今反信讒而齎怒。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

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唯靈修之故也。

於君也日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與余

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

之數化。無常也變易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

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言已種

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峻茂兮。願頌時乎。吾將刈雖萎絕

不厭乎求索。卷內恕已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妬。

日忽馳騁以迫逐兮。非余心之所惡。老冉冉其將

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飲水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

奇賞彙編卷之九十

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顙領亦何傷。

水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葉。矯菌桂以紉蘭兮。索

胡繩之纆。纆繫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

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姱以

鞿馱兮。鞿朝諝而夕替。

以蕙纆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

其猶未悔。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

余之蛾眉兮。諷諝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

偃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

度。慨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
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鸞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
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鳥之能羣
伏衆鳥者
相。合。以。其。異。道。賢。者。之。居。亂。世。亦。猶。是。也。屈。心。而
抑。志。兮。忍。尤。而。攘。詬。詬。音。訃。伏。清。白。以。疾。直。今。固。前。聖。之
所。厚。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
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
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製。芰。荷。以
爲。衣。兮。纂。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
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離
奇賞彙編 卷九 十
凝。兮。唯。昭。質。其。猶。未。虧。忽。及。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
四。荒。佩。纓。紛。其。繁。飾。兮。芳。菲。非。其。彌。章。此。世。復。往。觀。四。方。應。幾。一。民。生。各。有。所。樂。今。余。獨。好
通。登。君。志。意。愈。修。而。潔。也。
修。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女。嬋
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日。鮫。婢。直。以。亡。身。兮。終。然。歎
乎。羽。之。野。原。姑。也。汝。何。博。謔。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
節。資。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此。世。草。人。皆。何
獨。判。然。離。別。衆。不。可。戶。說。今。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
不。與。衆。同。也。
舉。而。好。朋。兮。夫。何。賞。獨。而。不。予。聽。依。前。聖。以。節。中。兮
攄。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啓

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
子用失乎家術。九辯。九歌。禹。樂。也。家。羿。淫。遊。以。佚。敗
所。宮。中。之。永。巷。也。
今。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泥。又。貪。夫。厥。家
羿。有。窮。之。君。泥。羿。相。也。羿。因。夏。家。伐。之。爲。政。澆。音。身
溺。使。家。臣。遂。蒙。射。殺。羿。取。其。家。以。爲。己。妻。
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
夫。顛。隕。亮。與。羿。子。也。強。圉。多。力。也。遂。取。羿。妻。而。生。夏
桀。之。常。建。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
之。不。長。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
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
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
奇賞彙編 卷九 十
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
服。瞻。前。顧。後。人。事。之。變。豈。矣。見。民。之。計。誰。咎。余。身。而
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衽。兮。固。前。修
以。菹。醢。曾。獻。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
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哀。生。不。當。舉。賢。之。時。而。菹。醢
香。草。自。掩。不。以。悲。跪。致。社。以。陳。辭。兮。耿。吾。旣。得。此。中
故。失。仁。義。之。則。也。
正。駟。玉。虬。以。乘。鸞。兮。溘。埃。風。余。上。征。陳。詞。於。舜。而。歌
路。風。以。上。征。朝。發。軺。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
皆。假。託。之。詞。忽。忽。其。將。暮。也。文。如。連。珠。吾。令。義
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也。文。如。連。珠。吾。令。義
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

奇賞彙編
卷九
下而求索
今抱余轡
前望舒使
雷師告余
風屯其相
陸離其上下
志而求夫
結幽關而
將將濟於
哀高丘之
奇賞彙編
卷九

下而求索欲令其利按節徐行其及飲余馬於咸池
今抱余轡日之未暮而過賢若也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
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為余先飛兮
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
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紛紛總總其離兮班
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閭開關兮倚閭闔而望予帝將見
志而求夫君而不得遇之此也時暖暖其將罷兮
結幽關而延佇世涸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朝
將將濟於白水兮登閼風而縹馬忽反顧以流涕兮
哀高丘之無女遊春宮求處妃見佚女畱二姚皆求
奇賞彙編 卷九
意也。溫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服及榮華之
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吾令豐隆蔡雲兮求處妃之
所在解佩纓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為理蹇修人名
通詞紛總總其離兮忽緯續其難遷夕歸次於窮
石兮朝濯髮於沅盤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
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遊棄而改求言欲求而不得
而改求地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
瑤臺之嶺蹇兮見有娥之佚女吾令鳩為媒兮鳩告
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曾懷而
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

奇賞彙編
卷九
我欲遠集
家兮畱有虞之二姚
世涸濁而嫉賢兮
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與此終
古古者古之所終謂來日之無窮也
尊尊音兮命靈氛為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
而慕之楚人多結草折竹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
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就求美而釋女此亦
之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
今孰云察余之善惡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
奇賞彙編 卷九

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未
家兮畱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
世涸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既以遠達兮
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與此終
古古者古之所終謂來日之無窮也索薏茅以寢
尊尊音兮命靈氛為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
而慕之楚人多結草折竹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
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就求美而釋女此亦
之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
今孰云察余之善惡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
奇賞彙編 卷九
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草木
其猶未得兮豈理美之能當蘇糞壤呂充韓兮謂申
椒其不芳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
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神巫也百神翳其備降兮
九疑嶺其並迎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
陞降以上下兮求索衆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皐
谷音而能調荷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
媒說操築於傳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
遭周文而得舉齊威之謳歌兮齊相聞以該輔及年
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鵲鳩之先鳴兮使夫

前此可擬
分修者極

身怨
心非

百草為之不芳而草死也至成之言止此何瓊佩之
 偃蹇兮衆愛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妬
 而折之時續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
 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上云謂由蘭其不可佩以幽
 芳以申椒之別於其壤也今日蘭芷何昔日之芳草
 不芳荃蕙為茅則更與之俱化矣請申椒其不
 今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世亂俗薄士無常守乃小人害之而以爲莫如好修
 之害者由君子好修而小人嫉之使不容於當世故
 中材以下莫不變化而從俗則是其所以致此者及
 無有如好修之爲害也東漢之亡議者以爲黨錮諸
 賢之罪蓋反其詞以添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
 悲之正屈原之意也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
 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
 奇賞彙編 卷九十 七 選子

能祇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
 茲兮又况揭車與江離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
 歷茲芳菲非而難虧兮芳至今猶未沐和調度以自
 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
 下謂度自娛而浮游求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
 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靡以爲糧爲余
 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
 逝以自疏離心謂上下無與已同心者遠吾道夫皇
 崙兮路脩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旒蕭兮鳴玉鸞之嘒

嘒朝發朝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凰翼其承旂
 兮高翔翔之翼翼天津指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
 而容與塵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路條遠以
 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
 爲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軼而並馳駕八龍之婉
 婉兮載雲旗之委蛇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
 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愉樂陟陟皇之赫戲兮
 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馳奔兮顧而不行
 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
 彭咸之所居

奇賞彙編 卷九十 八 選子

九歌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音求
 鳴兮琳琅瑤席兮玉璫蓋將把兮瓊芳蕙香蒸兮蘭
 藉奠桂酒兮椒漿瓊芳蓋所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
 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
 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右東皇太一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
 昭兮未央謇將騰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

篇中語
意與中
二語更妙

此在末

足並及

如雲

妙在不足

帝服聊翱遊兮周章皇皇兮慨慷哀遠舉兮雲中
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
心兮悵悵周章猶周章也

右雲中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
吾乘兮桂舟兮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
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也參差洞簫也望湘君而未
來故吹簫駕飛龍兮北征遠道兮洞庭薜荔柏音
以思之也揚靈兮蘭旌望涔陽兮極浦橫太江兮揚靈
揚靈揚其光靈猶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為余太息
言發舒意氣也
奇賞彙編卷九
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徘徊桂枝兮蘭櫂斷冰兮
積雪采薜荔兮水中寒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
思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
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音龍音龍音龍音龍音
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
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肯
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右湘君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
兮木葉下登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

此夫人
止如蘭
思之思
有流水如
何可言
實微側

此在末

新中曾何為兮水上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
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思之而未敢言者
也
康何為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皋
夕濟兮西遊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俯逝禁室兮
水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壇羽音芳椒兮成堂桂
棟兮蘭橈老音辛夷楣兮葭房罔薜荔兮為帷擗蕙櫨
音兮既張白玉兮為鎮疏石蘭兮為芳芷葺兮荷屋
繚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疑纓
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將築室兮湘夫人以為鄰而
之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襟兮澧浦寒汀洲兮杜若將
奇賞彙編卷九
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此言音
與前
編同

右湘夫人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溼雨
兮灑塵大司命三台上台及君迴翔兮以下踰空乘
兮從女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音乘音乘音
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兮九
坑靈衣兮被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
余所為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
極不復近兮愈疏乘龍兮鞿鞞高馳兮沖天結

詩之通變此篇為人所服以候之也

桂枝兮延竚。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為。

右大司命

龜蘭兮麝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

菲兮襲予。夫人兮自有美子。孫何以兮愁苦。美人

與余兮日成。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

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儵而

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與女遊

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

陽之阿。望微人兮未徠。臨風懷兮浩歌。孔蓋兮翠於

登九天兮撫彗星。悠長劍兮擁幼艾。蓀獨宜兮為

民正。

右少司命

瞰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馳。夜賅

皎兮既明。駕龍輶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

將上心。低徊兮顧懷。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

緇瑟兮交鼓。蕭鐘兮瑤簫。鳴篳篥兮吹竽。思靈保兮

賢姱。戶翔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

來兮蔽日。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

劍兮

來兮蔽日。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

孤兮及淪。降援非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馳翔。奮

右東君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

龍兮騖螭。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

悵志。歸惟極浦兮寤懷。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

兮朱宮。靈何為兮水中。乘白鼉兮逐文魚。與女遊兮

河之流。流澌紛兮將來下。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

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鄰鄰兮騰予。

右河伯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羅。既含睇兮又宜

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受命於天。既得之。此篇皆為人

自命。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

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

險難兮獨後來。表獨立兮山之阿。雲容容兮而在下。

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修兮憺忘

歸。歲既晏兮孰華予。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

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聞。山中人兮

夢夢。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聞。山中人兮

夢夢。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聞。山中人兮

右山鬼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騂殪兮右

刃傷靈兩輪兮繫四馬援玉抱兮擊鳴鼓天時懟兮
威靈怒嚴殺盡兮弃原塹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
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
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

奇賞彙編 卷九

右國殤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嫋女倡兮容與芭與同春蘭兮秋鞠長無絕兮終古春鞠以鞠長制以鞠即所傳之記

右禮魂

天問

遠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
誰能極之。馮翼惟象。何以識之。上下天地冥昭晝夜
馮翼氣靈乎動之貌明明闇闇。惟昔何爲。陰陽三合。何本何化。獨陰不生
獨陽不生獨天圓則九重。孰管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九重
九天

幹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

八柱天傾西北地缺東南
數地有馮平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

行幾里入爲大蒙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

而顧菟在腹。夜光月也。顧菟，望之兔。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女岐，生九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何閭而晦，何開而明？

角宿未旦曜靈安寢作曜靈言明和氣角宿啓不任汨鴻師何

奇賞彙編 卷九十 古 運子 鴟龜曳

三年不施也。銜鮓死爲所食也。施刑之也。伯禹腹鮓夫何以變化自禹

少小習見錄之所爲何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以能變化而有聖志續業而厥謀不同洪泉極深何以資音填之地方九則

何以墳之墳高出土也應龍何畫河海何歷應龍有翼禹治水時以尾
畫地泉通水絲何所管禹何所成康回馮怒暨何故以東

南傾東回共九州安錯川谷何滂東流不溢孰知其

行器運放放。又何可爲。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隳其衍幾何。長崑崙縣圃其屍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四

之膏而后帝不若也。后帝，天帝也。言羿與封豨以
 其肉膏祭天帝，天帝尤不厭羿之所爲也。柳子對曰：
 夸夫決殺鼎，稀以慮能，罄青腴，帝叛德，忿亦胡，肥吟
 吾喉，而泥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歟？革而交，吞揆
 之。言是娶於純狐氏女，眩惑愛之，遂與泥謀殺羿也。
 何羿之射藝勇力，而其衆乃交進，而吞羿之驥，經
 潘遊佚政，而阻窮西征，嚴何越焉？化爲黃熊，巫何活
 亂流，鮮終。阻窮，西征，嚴何越焉？化爲黃熊，入于淵，或非巫之
 焉。鮌被放，渡巖而墮，死化爲黃熊，入于淵，或非巫之
 所能活也。此言鮌事，然羽山，東裔而此云西征，已
 不可曉。鮌化爲黃熊，國語作黃能，熊獸名，能三足，能
 也。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鶩，爲勝豈鮌化爲二
 物？咸播秬黍，莆蕡，九音，是管何山并投而鮌疾修盈，柳
 厚以爲莆蕡，秬黍，禹所植也。禹修播種，而鮌之惡以
 屏秬黍，黑黍也。莆，水草，可以作席。蕡，亂也。崔同
 奇賞彙編 卷九十 六 進子
 白蜺嬰茀，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滅天式，從
 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此文子學仙于
 爲白蜺而嬰茀，持藥與之。文子驚怪，引戈擊蜺，因墮
 其藥，俯而視之，子喬之尸也。須臾，化爲大鳥，飛鳴而
 去。萍音，號起兩何，以興之。撰體脅鹿，何以膚之？萍一
 萍，音，號起兩何，以興之。撰體脅鹿，何以膚之？萍一
 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頭，獨何嘗受此形體乎？體平
 山，音，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千曰弁傳曰
 有巨靈之龜，背負惟澆，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
 蓬萊之山而射，舞惟澆，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
 而顛隕厥首？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
 親以逢殆？逢，澆之子也。澆無義，淫泆其嫂，往至其戶
 逐獸，遂襲殺澆而斷其頭，顛倒也。閭墜也。女岐，澆嫂。
 言女岐與澆淫泆爲之，縫裳於庭，共舍而宿，止女岐

奇賞彙編

卷九

七

送子

夜夢得女岐頭以爲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掛羣
何道取之疑本康字之誤謂少康也掛羣國名相失
夏后相已傾覆于斟尋之國今少康以何道而復
取之其情意故爲湯所誅舜閔在家父何以鯀堯不姚
告二女何親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
焉而知其存亡非虛也紂果作玉臺十重酒池以
始至也登立爲帝執道尚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
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如此誰所制匠而圖之
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敗吳
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兩男子爲緣
鵲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伊尹始仕
以爲相承用其謀終以滅桀也帝乃降觀下逢伊
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簡狄在臺學何宜玄鳥
致貽女何喜言簡狄侍帝學于臺上有飛燕該秉季
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言該秉禹
善之授以天下有扈代啓啓于協時舞何以懷之平
魯曼膚何以肥之于盾協合時是也言舜以千羽合
當懷憂履慶何反肥盛若此乎有扈牧豎云何而逢
擊牀先出其命何從得爲諸侯啓政有扈之時親於

奇賞彙編

卷九

大

其命何所從出乎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
祿不但還來昏微遺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
肆情人循開微之道爲戎狄之行者不可以安其身
其子欲與之淫佚婦人則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
有鴉萃止言雖無人棘上猶有鴉汝獨不恤也
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感亂
之弟也問何象欲殺舜變化作詐而舜爲天
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有莘國名極
伊尹言湯東巡至干有莘乞自伊尹因得吉善水濱
之妃以爲內輔也史記有莘氏媵臣謂此也
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賸有莘之婦伊尹
我何自龍中神女告之曰白龍生龜龜去無顧居無
因溺死化爲空桑之木水乾之後有小兒啼水涯人
取養之既長大有殊才有莘惡其從木中出明以送
女湯出重泉夫何辜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地名在馮翊郡所謂夏臺也言桀拘湯於此而復出
之湯既得出遂不勝衆人之心而以伐桀是謂使桀
挑之手會鼂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羣之
武王將伐紂紂使膠鬲視武王師膠鬲問曰欲以何
日行武王曰以甲子日膠鬲還報紂曰甲子日大雨道
難行武王曰甲子日行或謂日雨甚軍士苦之武王曰吾
必殺之吾故不敢休思不失期也紂曰甲子日不到紂
躬叔且不嘉何親發發定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
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叔旦周公嘉善於殷
既不喜列擊紂紂何爲又教武王使定周命乎蓋周
公但不喜觀紂紂何爲又教武王使定周命乎蓋周

其所以成者是以至於滅亡而其為罪果何事也但
語意太簡未有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習何以
將之翼謂六韜曰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言武王之事
問此二者何以使此然邪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
維何逢彼白雉昭后成王孫昭王暇也成猶遂也底
維事周公時越家氏嘗獻之昭王穆王巧撝夫何周
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巧撝也賈生品庶初生是也
妖人曳街何號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邪
服賈亡周國後有夫婦相牽引行賈是器於市者以
為妖怪執而戮之聞所牽女啼聲哀而收之遂奔案
奇賞彙編 卷九 九
然身殺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謫詔是服
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
乃賜之金玉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
子徉狂稷維元子帝何竺音之投之于水上鳥何煥
之此是元子則帝當愛之矣何為而竺之耶此言之則竺
字當為天何馮弓挾矢味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
長之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
遷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議言太王始與百
就岐下問何能使其民依倚而隨之受賜茲醢西伯
惑婦謂妲己也問有何事可譏乎

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師望在肆昌何
識鼓刀揚聲后何喜武發殺殷何所悞載尸集戰何
所急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太
子申生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勳闡夢生
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勳功也闡吳王闔廬
吳王是能壯其在外乃使專諸刺王僚代為彭鏗甚雉
帝何饗受壽永多大何長中央共牧后何怒蜂蟻微
命力何固驚女采薇鹿何祐非至回水萃何喜女子
非至回水之止止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
而得鹿途獲神喜
奇賞彙編 卷九 九
無祿此為秦公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
伏匿穴處爰何云荆勳狗師夫何長悟遇改更我又
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
子文楚令尹闢穀於荒也若穀娶於邱生闢伯且若
實為令吾告堵敖以不長楚人謂宋知君而死若曰
兄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
九章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著
天以為正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與嚮服俾山川
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竭忠誠而事君兮反離羣

而賢脫忘儼媚以甘衆兮待明君其知之言與行其
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
不違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羗衆人之所仇也專惟君
而無他兮又衆兆之所讐也壹心而不豫兮羗不可
你也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也疾猶力也力
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但知盡心以事君不懷貳以
之門忠何辜以遇罰兮亦非余之所志也行不羣以
頭越兮又衆兆之所哈也紛逢尤以離謗兮嘗不可
也清沈抑而不違兮又蔽而莫之白也心鬱邑不
奇賞集編 卷九十
佗僚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論兮願
陳志而無路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余聞
申佗僚之煩惑兮中悶瞽之怵怵怵從昆反申重
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使瀾神占之兮曰有
志極而無旁其占為旁極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
思而不可恃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懲熱
災而吹鑿兮何不變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事
襄之態也莫熱而鑿冷常情既以忠庸得罪則痛言
則是不自慙念而猶衆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爲此
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爲此援也衆人見已所

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嬖直而不豫兮鮫功
用而不就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
而成醫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矧弋機而在上兮矧
羅張而在下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欲伺
飛而達集兮君罔謂女何之在也重增益也離謂求
君得無謂女欲欲橫奔而失路兮蓋堅志而不忍背
庸牂以交通兮心鬱結而紆軫擣木蘭以矯蕙兮繁
申椒以爲糧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爲糧芳日
奇賞集編 卷九十
故重著以自明橋茲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遠
右惜誦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鈇之陸離兮
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珮寶璐世潤濁而莫余知
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
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吾與天地兮比壽與日
月兮齊光京南夷之莫吾知兮且余將濟乎江湖南
國也乘鄂渚而反顧兮欸音秋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

山臯邸余車兮方林蔡舸船余上沅兮齊吳楊而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入淑浦余值徊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以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按輿髡首兮桑扈羸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

董正也重昏重復暗昧終不復

奇賞彙編 卷九 圭 遲子

見光明也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陰陽易位時不當兮懷信佗傺忽乎吾將行兮

奇賞彙編

~~11/20/77~~

右涉江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
方仲春而東遷屈原被放時適會國荒人民離散歎皇天之不純其命不能相協民居使
之當此和樂失時去故鄉而就遠兮逾江夏以流亡
而遭離散之苦也
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吾以行紀時日發郢都而
去間兮怊荒忽其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
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

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蹠順風波而流從兮焉洋洋而爲客凌陽侯之汜濫兮忽鄴翔之焉薄心結結而不解兮思蹇蹇而不釋陽侯陽國之侯溺死于水其神能爲大波汜濫波貌結懸也蹇蹇詰曲貌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羗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當陵陽之焉至兮森音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音丘荒墟也兩東門郢都東關有二門也蕪穢也

奇賞彙編 卷九

言懷王曾不知都邑宮殿之夏屋當爲丘墟又不知兩東門亦先王所設以守國者豈可使之至於蕪穢耶懷王二十一年秦遂拔郢而心不怡之長久兮憂楚徙陳不知在此後幾年也與愛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通兮蹇侘傺而令感外承歡之汨音約兮謀荏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妬被離而鄣之諷誠荏弱被離衆威爲諛悅以本君之歡適情態美好誠使人心意軟弱而不能自持是以懷忠而願進者皆爲所嫉妬而壅蔽不得彼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其薄天衆讒人之嫉妬兮被以不慈之僞名憎愠倫之修美兮好大人之忼慨衆賤蹠蹠而日進兮美超遠而踰邁亂曰憂

奇賞齋編

॥३॥

余目以流觀兮其壹反之何時焉飛返故鄉兮孤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右哀郢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悵悵願遙赴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尤遇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為期差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憐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修姱與余言而不信兮益為余而造怒願承間而自容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兮心怛傷之悵悵茲歷情以陳辭兮蓀詳聲而不聞固切人之不媚兮眾果以我為患楚切之人不能軟媚君惑未終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不至今其庸亡何獨樂斯之蹇蹇兮願蓀美之可完望三五以為像兮指彭咸以為儀夫何極而不至兮故違開而難虧三五謂三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執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獲少歌曰與美人之抽思兮并日夜而無正言吾以其美好兮教朕辭而不聽倡曰有鳥自南兮來

奇賞彙編

卷九十

五

猶欲強人
心而向之
也夫

集漢北好嬋佳麗兮片獨處此異域既惻惻而不羣今又無良媒在其側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望孟夏之短夜今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不得今魂識路之營營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從容亂曰長瀨湍流沂江潭兮在顧南行聊以娛心兮軫石巖鬼塞吾願兮超回志度行隱進兮低徊夷猶宿非姑兮煩冤容實沛徂兮非姑地名實沛徂誠欲奇賞彙編 卷九十 五

右抽思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自傷陽放不傷懷哀兮汨徂南土聊兮沓沓孔靜幽默幽視孔鬱結紆軫兮離慙而長鞠撫情効志兮俛首以自抑矧方以為圖兮常度未替其常法度尚未廢也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明所謂繩墨也忘者亦以前人之厚質正兮大人所賦感音巧斷兮孰察其揆正玄文處幽兮矇瞍謂之不章離婁

卷之八
楚辭集
卷之八

微睇兮。瞫以爲無明。變白以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皇在笱兮。雞鶩翔舞。同糗玉石兮。一祭而相量。夫惟黨人之鄙固兮。羗不知余之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兮。固庸態也。文質疏內兮。衆不知余之異。采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遇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何故。湯禹久遠兮。邈而不可慕。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強。離慙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亂

奇賞彙編 卷九

毛選

右懷沙

思美人兮。惝淅淅而佇。胎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沈而莫達。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羗迅高而難當。高辛之靈晨兮。遭玄

非滿內外
信孰能不
變至此

志觀之而不

鳥而致詒。欲變節以從俗兮。總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慙兮。羗憑心猶未化。寧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爲。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旣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雖直道之不可行。而猶不改其度。由之而不肯。勒騏驎而更駕兮。造父爲我操之。遷峻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肯嚙家之西隈兮。與繯黃以爲期。開春發歲兮。白日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曄夫薄之芳茝兮。蹇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不及其同也。解篇薄與雜菜兮。備以爲交。佩佩續紛以練轉兮。奇賞彙編 卷本

毛選

思彭咸之故也

右思美人

治效不遠

言字妙

與思思也

其思思也

其思思也

所以來宿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彊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嫉。秘密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心純龐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潔其然否。密也。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說諛之涸濁兮。賦氣志而過之。何貞臣之無辜兮。被謫謫而見尤。慙光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奇賞彙編 卷九十 元 選子

明而蔽靡兮。使謫諛而日得。目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妬佳冶之芳芳兮。慕母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讓妬入以自代。願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之不意。情寬見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置。棄騏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乘汜汜以下流兮。無舟楫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不畢辭以赴淵兮。惜靡君之不識。

右惜往日

奇賞彙編

卷九十

辛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曾枝剌棘。圓果搏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任道兮。紛緼宜修姱而不醜兮。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慎。終不過失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願歲并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為像兮。

右橘頌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寬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有隱而先倡。回風旋轉之風言秋令已行。微物獨

治亂道之興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既志介而不忘萬
變其情豈可蓋兮孰虛偽之可長鳥獸鳴以號兮
草直比而不芳魚鼈鱗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故
茶齊不同畝兮蘭茝幽而獨芳惟佳人之永都兮更
統世以自貶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介眇
志之所感兮竊賦詩之所明世謂先世之重統傳
官職也相羊浮遊之貌因自言其惟佳人之獨懷兮
志之高遠而逢賦詩以明之也折芳椒以自處曾
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主曙終長夜之曼曼兮
掩此哀而不去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傷
奇賞彙編 卷九
太息之慙憐兮氣於邑而不可止紕思心以為懷兮
編愁苦以為磨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存
髮髯而不見兮心踴躍其若湯撫珮紆以案志兮起
惘惘而遂行歲胥習忽其若頽兮昔亦冉冉而將至
頽衡稿而節離兮若已歇而不井憐思心之不可懲
兮證此言之不可聊寧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
常愁孤子喟而枝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
隱兮昭彭咸之所聞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
默入景響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省想聞見所
不能接而但想者也 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心

羈而不開兮氣絳轉而自絳眇眇之無垠兮莽
芒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為逸漫
漫之不可量兮縹綿綿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悲兮
翻其其之不可娛凌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
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顛據青冥而據虹兮
遂儼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雰雰依
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馮崑崙以沒霧兮隱
岐山以清江憚涌湍之礚礚兮聽波聲之洶洶紛容
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
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汜涵涵
奇賞彙編 卷九
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觀炎氣之相仍兮覩煙液
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借光景以
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
放迹心調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曰吾怨往昔
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悠悠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
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驟諫君而
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結結而不解兮思寒產而
不釋任石即
懷沙也右悲回風
運遊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非薄而無因兮

焉託乘而上浮遭沈濁而汗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
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
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步徙倚而
遙思兮悵惘恍而永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
增悲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
操今求正氣之所山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爲而自
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真人之休德
今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
奇傳說之託辰星兮美韓衆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
奇賞彙編 卷九十 運子

今離人羣而遁逸因氣變而遂留舉兮忽神奔而鬼
怪時勢弗以遙見兮精皎皎以往來超氛埃而淑郵
今終不及其故都免衆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
恐天時之代序兮耀靈華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
悼芳草之先薺聊仿佯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誰
可與玩斯遺芳兮長鄉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兮余
將焉所程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
輶不可攀援兮吾將從土喬而娛戲食六氣而飲沆
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
縱橫除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

宿之今春靈氣之和德曰道可受兮而不可傳其小
無內兮其大無垠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
今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庶類以成今此
德之門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
丘兮畱不死之舊鄉常明之處朝濯髮於湯谷兮夕
晞余目兮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英華玉
色頽以脫頰兮精醇粹而始壯質銷鑠以汨約兮神
要眇以淫放眇眇兮東顧觀也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
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歡兮野寂漠其無人戕營魄
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靈不受理理不載則魂
奇賞彙編 卷九十 運子

天閣其開闢兮排閭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問
大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
發軔於太儀兮夕始臨乎於微閭重陽者積陽也上
陽句始星名清都列子以爲帝之所居也微閭天
之門於微閭問禮東莊曰南州其山嶺曰清都焉
屯余車之萬乘兮紛浴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
戴雲旗之逶蛇建雄虹之采旌兮五色雜而炫耀服
帳蹕以低昂兮騶連蜷以驕驚外挽轡兩馬連蜷
句蹕也驕驚驕驕也驕驕也驕驕也驕驕也驕驕也
馬行縱恣也驕驕也驕驕也驕驕也驕驕也驕驕也
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句芒句芒木神歷太皓以右轉兮

前飛廉以啓路陽杲杲其未光今凌天地以徑度風
伯爲余先驪兮氛埃辟而清涼鳳凰翼其承旂兮遇
羣收乎西皇西方庚辛其帝少昊其神蓐收西皇即少昊也擊彗星目爲莖
今舉斗柄以爲麾叛陸離其上下兮遊驚霧之流波
胥暖隄其臙芥兮召玄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
選署衆神以並轂路曼曼其修遠兮徐弭節而高厲
左雨師使徑待兮右雷公而爲衛欲度世以忘歸兮
意恣睢目担橋內欣欣而自美兮聊愉娛以淫樂涉
青雲以汎濫游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
邊馬顧而不行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汜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一 五 運子
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指炎帝而直馳兮吾
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忽荒兮沛涓漭而自浮祝融
戒而蹕御兮騰告驚鳥迎處妃張咸池奏承雲兮二
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玄螭蟲
象並出進兮形鰐虬而透蛇雌蜺便娟兮增撓兮鸞
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焉乃逝以徘徊
舒并節以馳驚兮連絕垠乎寒門軼迅風於清源兮
從顓頊乎增冰寒門北極之門軼從後出前退歷玄疾也北方地寒故有增積之水歷玄
冥以和徑兮乘間維以反顧召黔羸而見之兮爲余
先乎平路經營四方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

計人謂太
同音言山
見今聽情
見今聽情
見今聽情

天墜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而無
見今聽情悅而無聞起無爲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爲
鄰
卜居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鄣於讒心
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
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
屈原曰吾將惴惴款款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
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
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一 五 運子
高舉自保真乎將呴呴栗栗嗟嗟嚶嚶以事婦人乎
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絮
楹乎突梯汝達貌滑稽則轉貌脂韋草名故潔者
之是以突梯滑稽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
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驎亢軋乎
將隨鴛鴦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
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嗶翼爲重
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詭人高張賢士無名
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

所不達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事

漁父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濁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歠其醢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汙賞彙編 卷九十 毛 選子

附宋玉二首

九辯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慄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沉寥兮天高而氣清索兮收潦而水清愴悽增欷兮淒寒之中人憫愴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惻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寒漠而無聲鴈應應而南遊兮鵲難鳴嘶而悲鳴兮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晷垂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

奇賞彙編 卷九十

右一

天 選子

悲憂窮戚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釋去鄉離家兮徠達客超逍遙兮今焉薄專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蓄怨兮積思心煩懣兮忘食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申既駕兮竭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倚結軫兮長太息涕滂沱兮下霑軼慨絕兮不得中替亂兮迷惑私自憐兮何極心忤忤兮諒直

右二

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稌秋白露既下百草兮

奄離披此梧楸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離芳蘭之方壯兮。余萎約而悲愁。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收恢台之孟夏兮。然欲條而沈滅。葉菸邑而無色兮。枝煩挐而交橫。顏淫溢而將罷兮。柯彷彿而萎黃。前櫛慘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瘵傷。惟其紛糅而將落兮。恨其失時而無當。擊騄轡而下節兮。聊逍遙以相佯。歲忽忽而過盡兮。恐余壽之弗將。悼余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倥傯。澹容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此西堂。心怵惕而震盪兮。何所愛之多方。印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

奇賞彙編

卷九十

羗

選子

右三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何曾華之無實兮。從風雨而飛颺。以爲君獨服此蕙兮。羗無以異於衆芳。閔奇思之不通兮。將去君而高翔。心閔憐之慘悽兮。願一見而有明。重無怨而生離兮。中結軫而增傷。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信信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皇天淫濫而秋霖兮。后土何持而得漘。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未歎。

右四

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却騏驥而不乘兮。

策驚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乎。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踟躕而遠去。鳬雁皆喙夫梁藻兮。鳳愈飄翔而高舉。圓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鋸而難入。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遑遑而無所集。願銜枚而無言兮。嘗被君之渥洽。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謂騏驥兮。安歸。謂鳳凰兮。安棲。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舉肥騏驥伏匿而不見兮。鳳凰高飛而不下。鳥獸猶知衰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饒而妄食。若弃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欲寂寞而絕端兮。竊不敢。

奇賞彙編

卷九十

羗

選子

右五

霜露慘悽而交下兮。尚垂幸其弗濟。霰雪雰糅其增加兮。乃知遭命之將至。願微幸而有待兮。泊莽莽與墜草同死。願自直而徑往兮。路壅絕而不通。欲循道而平。區兮。又未知其所從。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厭按而學誦。性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竊美申包胥之氣。晨兮。恐時世之不固。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渠而改鑿。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寧

或謂此篇
作於屈原
心不實作
此三篇

窮處而守高。食不餚而爲飽。今永不苟而爲溫。竊慕
詩人之遺風。兮願託志乎素餐。寒充偈而無端。兮泊
莽莽而無坦。無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見乎
陽春。

右六

觀音杪秋之遙夜。兮心繚悵而有哀。春秋連連而日
高。兮然惆悵而自悲。四時遞來而卒歲兮。陰陽不可
與儷。偕白日晚。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滅。毀歲忽
忽而適盡。兮老冉冉而愈弛。心搖悅而日忼音兮。然
招悵而無冀。中惛惛之悽愴兮。長太息而增歎。年洋
奇賞彙編 卷九十 聖

洋以日往兮。老嶢廓而無處。事疊疊而覲進兮。蹇淹
雷而躊躇。

右七

何汜濫之浮雲兮。森靡蔽此明月。忠昭昭而願見兮。
然露音瞋而莫達。願皓日之顯行兮。雲蒙蒙而蔽之。
竊不自料而願忠兮。或黜黜而汙之。堯舜之抗行兮。
瞭冥冥而薄天。何陰噉之嫉妬兮。被以不慈之謫。名
彼日月之照明兮。尚黜黜而有瑕。何況一國之事兮。
亦多端而膠加。被荷裯之晏晏兮。然潢洋而不可帶。
既驕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耿介。憎慍倫之修美兮。

好夫人之慷慨。衆蹊蹠而日進兮。美超遠而迥適。農
夫輟耕而容與兮。恐田野而蕪穢。事縣縣而多私兮。
竊悼後之危敗。世雷同而炫曜兮。何毀譽之昧昧。今
修飾而窺鏡兮。後尚可以竄藏。願寄言夫流星兮。差
儵忽而難當。卒靡蔽此浮雲兮。下暗漠而無光。

右八

楚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諒無怨於天下
兮。心焉取此怵惕。樂騁騁之瀏瀏兮。馭安用夫強策。
諒城郭之不足恃兮。雖重介之何益。適翼翼而無終
兮。怵惛惛而悠約。生天地之若過兮。功不成而無功。
奇賞彙編 卷九十 聖

天下然潢洋而不遇兮。直拘音愴而自苦。莽洋洋而
無極兮。忽翺翔之焉薄。國有驥而不知察兮。焉皇皇
而更索。寧戚謳於車下兮。桓公聞而知之。無伯樂之
善相兮。今誰使乎舉之。罔流涕以聊慮兮。惟著意而
得之。紛怵怵之願忠兮。始被離而郭之。願賜不肯之
軀而別離兮。放遊志乎雲中。樂精氣之搏搏兮。鸞諸
神之湛湛。驂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之豐豐。左朱雀
之茇茇音兮。右蒼龍之躡躡。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
廉之衙衙。前輕輅音兮。後緡緡。今後輅棄之從從。載雲

旗之委蛇兮。屈屯騎之容容。計專專之不可化兮。願遂推而爲臧。賴皇天之厚德。今還及君之無恙。

右九

招魂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沫。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無穢。無穢蓋其自勵之嚴而常恐不善之加已也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對曰。掌寢上帝其命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恒幹何爲乎四方。些舍君之樂處。奇賞彙編 卷九 聖 是

而離彼不祥些。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此彼皆習之。魂往少釋些。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爲醢些。蛟蛇蓼蓼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淫些。魂兮歸來西方之宮。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淵靡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脫其外。曠宇些。赤螻若象玄蠃若壺些。五穀不生。菜菔是食些。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彷徨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壺乾也魂兮歸

前陽以可
畏之狀此
欣以可悅
之語

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日往來。佻佻些。懸人以娛投之深淵些。致命於帝然後得。暇些。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觺觺些。敦脈血拇逐人駭駭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魂兮歸來入修門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齊縷鄭綿絡些。招具該備永嘯呼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篝落也縷綫也綿縷也絡絡也秦齊鄭蓋其國工善爲此也天地四方多賊茲些。像設君室靜閒安些。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綬刻方連些。冬有突厦夏室寒些。川谷徑復流潺湲些。光風轉蕙汜崇蘭些。經堂入奧朱塵筵些。臨高山言其高出於山下而臨其山也寒涼也流源爲川注穀爲谷徑通也台所居之舍殿導川水徑過園庭同通反復其流急疾又潔淨也光風謂雨止日出而風草木有光也轉搖也汜搖動貌座承塵筵竹席也言風自蘭蕙之間經由堂中以人言之與塵也砥室翠翘挂曲瓊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窮阿拂壁羅幃張些。纂組綺縞結琦璫些。之簪也加密石焉以細石磨之翹鳥尾長毛也曲璫玉鈎也窮席曲隅也以窮席特壁之曲也璫璫也纂組綴類綺文綺縞細細言綺帳皆室中之觀多珍用綺縞又以纂組結束玉璫爲飾也

怪些蘭膏明燭華容備些二八侍宿射遞代些九侯
淑女多迅衆些盛鬻不同制實滿官些容態好比順
彌代些弱顏固植。塞其有意些。彌猶竟也自始來至
顏固植貌柔弱而立堅定也。嬌容修態絙洞房些蛾眉曼睩日騰
光些靡顏脉理遺視聽些離榭修幕侍君之間些翡翠
帷翠帳飾高堂些紅壁沙服玄玉之梁些仰觀刻桷
畫龍蛇些坐堂近檻臨曲池些芙蓉始發雜芰荷些
紫莖屏風文綠波些文異豹飾侍陂陀些軒轅既低
步騎羅些蘭薄戶樹瓊木籬些魂兮歸來何遠爲些
文綠波言葵之文采風起水動卽綠波而生也。陂陀長陞也。言侍從之人皆衣虎豹之文異采之飾侍衛
奇賞彙編卷九十望選子
階陛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稊麥罕黃粱些大苦
醎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臠臠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和
羹些膈鼃炮羔有柘漿些鴛酸臠鳧煎鴻鵠些露雞
臠鷓厲而不爽些。臠擇也。膠本前處種麥而擇取其
熟爛也。臠臠少也。鴛名也。鴛餘也。臠筋頭也。論若
曰臠鷓太龜之屬也。臠則夾敗也。楚人名美敗曰爽。
杜杜蜜餌有餒餒些瑤菜蠶勺寶羽觴些挂糟凍飲
耐清涼些華酌旣陳有瓊漿些歸反故室敬而無妨
些。杜杜以蜜和水釀更炙作之餌。掛黍爲之方。言謂
之餒餒餚也。以藁焚米爲之亦謂之飴勺。挹酒器
實滿羽觴飲酒之器爲生爵形似有頭尾羽翼言舉
簌用勺酌酒而實爵也。性捉也。凍水也。酎醇酒也。言
盛夏則爲覆甕乾饌提去其糟但取清醇居之水
上然後飲之酒寒凉必長味好飲也。酌酒斗也。肴

羞未通女樂羅些。徹鐘按鼓造新歌些。涉江曲
揚荷些。美人旣醉朱顏。旣些。妖光眇視。目會波些。不奇
文服纖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髻。豔陸離些。奇也
齊容起鄭舞些。在若交竿。撫案下些。竿瑟狂會。慎鳴
些些。官庭震驚。發激楚些。吳歛蔡謳。奏大呂些。欲譏
也。士女維坐。亂而不分些。放徹組纓。班其相紛些。鄭
衛妖玩。來雜陳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秀先言秀異而先進於衆
也。篴箛象碁。有六篴些。分曹亞進。迨相迫些。成梟而
牟呼五白些。晉制犀比。費白日些。銓鐘擣簾。攄梓瑟
些。篴竹名。篴箛也。投六箸行六碁。故爲六篴也。言宴樂旣畢。乃設六篴以篴簾。竹箸象牙爲碁也。言偶
可賞彙編
卷九十
迨也。投箸行碁。轉相迨迫。使不得擇行也。言時等
半五白。偶也。言已碁已泉。當成半勝。故呼五白以
斯投也。言制軍此謂晉國工作。傳碁者止。言以
各擣。臨動。言時者爭勝。執箸不已。言其未安也。
也。娛酒不廢。沈日夜些。蘭膏明燭。華鈴錯些。
結撰至思。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耐飲盡歡。
樂先故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先故舊事也。亂曰。獻歲發
春。今汨吾南。征葦蘋齊葉。今白芷生。路貫廬江。兮左
長薄。倚沼畦瀛。兮遙望博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懸火
延起兮。玄顏烝步。及驟處兮。誘騁先。抑驚若通兮。引
車右還。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朱
明承夜兮。時不可淹。臯蘭被徑兮。斯路漸。漸音尖。朱明日也。

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
哀江南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九十

卷九十

聖

管子序

宋 楊忱 譯

春秋尊王不尊霸與中國不弔夷狄
始于平王避夷難也是王室遷而微
也見于周書文侯之命微王也是王
者失賞也費誓善其備夷是諸侯之
正也秦誓專征伐是諸侯之失禮也
奇賞齋編管子序
書春秋合體而異世也書以文侯之
命終其治也春秋以平王東遷始其
微也自東遷六十五年春秋無晉以
其亡護亂也及其滅中國之國而後
見其行事譏失賞也周之微也幸不
夷其宗稷齊桓之功也其中國無弔
加其盛也其夷狄無弔抗其力也見

于衛詩美其存中國也春秋無弇辭
何異也存一國之風無其人則衛夷
矣全王道之正弇之霸是諸侯可專
征伐也夫晉之爲霸也異齊遠矣桓
正文譎夫桓之爲正抑夷狄存中國
文之爲譎陵中國微王室晉之風也
無美其美無功其功外無他焉雖國
奇賞彙編 管子序 二
人不弇也然而桓之正非王道之正
也以文譎而桓正也桓之功非王道
之功也以攘狄而存周也無桓周滅
有周桓賊桓卒齊衰楚人滅周周之
不幸桓之蚤歿也故曰周之存而不
亡者桓之功也桓之不幸管仲之蚤
死也故曰桓之功管仲之力也自是

楚滅諸國而熾矣今得其著書然後
知攘狄之功皆遠略也儒譏霸信刑
賞豈王者詆民哉霸嚴政令豈王者
怠忽哉霸鄉方略豈王者不先謀哉
霸審勞佚豈王者暴師哉霸謹畜積
豈王者使民不足哉亦時夷狄內聘
大者畏威小者懷仁功亦至矣不幸
奇賞彙編 管子序 三
名之不正然奈衰世何孔子曰微管
仲吾其被髮左衽此其據也

管子序

趙用賢撰

周公之法其樊然結約者要以率民於善仲直師其意不襲其故一更之爲截然夷易而作民於戰故其言曰精時者少日而功多又曰吾欲正卒伍修甲兵而大國亦將修之吾有攻伐之器而諸侯有守禦之備是難呂速得志此仲之所以立法意也夫白刃捍胸則日不見流矢拔戟加首則十指不辭斷明緩急之有所先也仲仲當諸侯力政之日必欲舉王制而井田吾民象刑吾法毋招權勇毋權鹽鐵不踰時而國且飽於敵矣安能

奇賞彙編

管子

四

以區區之齊伸威海岱而成其一匡之績哉昔者蘇軾氏蓋論仲之變法而曰王者之兵非以求勝故其法繁而曲霸者之兵求以決勝故其法簡而直然則謂仲之用法異於周公之意則可而謂其法之盡詭於周公則不可故曰古今邇遷道隨時降王霸迭興政由俗革吾以爲周公經制之大備蓋所以成王道之終管子祗變其常而通其窮亦所以基霸道之始夫亦勢之所趨有不得不然者乎雖然非仲之輕於悖周也當太公之治齊五月而報政曰吾因其俗簡其禮至三年而伯禽之報政周公且嘗之

奇賞彙編

管子

五

曰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魯終北
面而事齊矣意者太公之治有不盡
倣於周官而史益稱其通商賈之策
便魚鹽之利人民歸齊齊稱大國蓋
自太公而齊故以富彊名於列國仲
特因齊之故而修業耳非一無所昉
襲而創爲之者也世之譚者曰帝降

奇賞彙編

管子

木

而王王降而霸自仲之說行一變而
入于誇詐之習其末極于秦鞅盡去
先王之籍而流毒天下遂以管商爲
功利之首夫商君慘礪少恩卒受惡
名于秦而仲之政飾四維固六親其
論白心內業不可謂無窺於聖人之
道而徒以刀鋸繩民如商君者故雖

吾夫子亦且大其功而以如其仁歸
之奈何跽鞅於仲也

奇賞彙編

管子

七

管子

牧民

國頌

四維

四順

士經

六親五法

形勢

權修

乘馬

陰陽

士農工商

聖人

七法

四傷百匿

選陳

幼官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一 管子

一 選子

五輔

宙合

樞言

法禁

重令

法法

小匡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管子

牧民經言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

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

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上行禮度則六親各得其所四維張則君

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

民之經在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廟恭祖舊不務天時

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營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一

選子

民飢而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

兩原則刑乃繁兩原謂之原上無量不明鬼神則

陋民不悟不祇山川則威令不聞不敬宗廟則民乃

上校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右國頌頌客也謂陳

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禮不踰節

義不自進謂不由廉不蔽惡耻不從枉

右四維

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

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

右四順

奇賞彙編

卷九

二

遷于

右士經

經事也

以家爲鄉鄉不可爲也。言有家之親亦以爲鄉之疎必生怨故不可爲也。以鄉爲國國不可爲也。以國爲天下天下不可爲也。以家爲家以鄉爲鄉以國爲國以天下爲天下。毋曰不同生遠者不聽。毋曰不同鄉遠者不行。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何親。如月如日唯君之節。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召民

時亦不可私

奇賞齋編

卷九十一

131

遇子

石六親五法

形勢

經言

山高而不崩則所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流玉極矣
山不崩淵不涸與雨之祥故羊至而祈祭烹羊以粢故曰所羊天不變其常地不易
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古今一也蛟龍得水而神
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風雨無鄉而怒怒不
及也既無方所故無從而怒也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壽夭
貧富無徒歸也御命者君之尊也受辭者名之運也
上無事則民自試抱蜀蜀也不言而廟堂既修抱持也蜀祠器也君
人者但抱祠器以身率道雖復靜然不言廟堂之政既似修理矣鴻鵠鏘鏘唯民歌

此語可

是皆千

之濟濟多士殷民化之紂之失也飛蓬之問不在所
 賓燕雀之集道行不顧蓬飛因風動搖不定喻二三
 而集事之常細也故行道之人忽機於圭璧不足以
 饗鬼神主功有素實幣奚為素則諸侯不致化寶玉
 所為乎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術非馭也奚仲之巧
 非斲削也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
 行者獨有也陰行其德則平原之隰奚有于高大山
 之隈奚有于深營營之人勿與任大營營也譏賢
 者可以遠舉顧憂者可與致道其計也遠而憂在近
 者往而勿召也舉長者可遠見也裁大者眾之所比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一 四 選子

也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欲令人貴美而後歸者
 必得之事不足賴也必諾之言不足信也小謹者
 不大立營食者不肥體但有小謹不能大立也營有
 無棄之言者必參于天地也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
 也而猿猱飲焉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不行其
 野不違其馬馬有識道之性不違馬而自能予而無
 取者天地之配也怠倦者不及無廣者疑神神者在
 內不及者在門或曰在內也及外見故曰在門也
 在內者將假在門者將待曙戒勿怠後釋逢殃而每
 所以戒此日之事以待朝忘其事夕失其功邪氣入
 昭戒戒勿怠也

天道猶

內正色乃衰
 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道之所設身之
 化也道者均彼我志是非故無來往之持滿者與天
 安危者與人失天之度雖滿必涸上下不和雖安必
 危

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萬事之生也異趣
 而同歸古今一也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
 母操箠言人以生棟造舍雖至覆屋但自苦而已不
 操箠而怒之喻人主過由已作雖大天道之極遠者
 而亦舉過發他人雖小而振怒也
 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萬物之于人也無私近也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一 五 選子

無私遠也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其功順天者天助
 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

權修 經言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
 百姓殷眾官不可以無長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
 地博而國貧者野不辟也民眾而兵弱者民無取也
 無所取則故未產不禁則野不辟賞罰不信則民無
 取野不辟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故
 曰有萬乘之號而無于乘之用而求權之無輕不可
 得也地辟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

弱者輕用衆使民勞也舟車飾臺榭廣則賦歛厚矣
輕用衆使民勞則民力竭矣賦歛厚則下怨上矣民
力竭則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之勿謀已
不可得也欲爲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爲其國者必
重用其民欲爲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無以畜之則
往而不可止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遠人至
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
見其可也喜之有微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
于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也喜之
無微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于其所見而
奇賞彙編 卷九 六

其積多者其食多其積寡者其食寡無積者不食或
有積而不食者則民離上有積多而食寡者則民不
力有積寡而食多者則民多詐有無積而徒食者則
民偷幸故離上不力多詐偷幸舉事不成應敵不用
故曰察能授官班祿賜予使民之悅也野與市爭民
家與府爭貨金與粟爭貴鄉與朝爭治故野不積草
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于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
朝不合衆鄉分治也故野不積草府不積貨市不成
肆朝不合衆治之至也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
也審其所好惡則其長短可知也觀其交游則其賢
奇賞彙編 卷九 七

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則民能可得而官也
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男女
無別則民無廉耻貨財上流賞罰不信民無廉耻而
求百姓之安難兵士之死節不可得也朝廷不肅貴
賤不明長幼不分度量不審衣服無等上下凌節而
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上好詐謀開欺臣下
賦歛競得使民偷幸則百姓疾怨而求下之親上不
可得也有地不務本事君國不能壹民而求宗廟社
稷之無危不可得也上恃龜筮好用巫覡則鬼神驟
崇故功之不立名之不章爲之患者三有獨王者有

貧賤者有日不足者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一樹一獲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一樹百穫者人也我苟種之如神用之舉事如神唯王之門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邪行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禮也欲民之有禮則不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于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禮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小義不行于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于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耻也欲民之有耻則小耻不可不飾也小耻不飾于國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法者將立朝廷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一

八 選子

可不貴也爵服加于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于無功則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授官不可不審也授官不審則民間其治民間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刑罰不可不審刑罰不審則有辟就有辟就則殺不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則國不免于賊臣矣故夫爵服賤祿賞輕民間其治賊臣首難此謂敗國之教也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一

九 選子

乘馬

經言

地者政之本也。朝者義之理也。市者貨之準也。黃金者用之量也。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爲之有道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不平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政不正則事不可理也。春秋冬夏陰陽之推移也。時之短長陰陽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陰陽之化也。然則陰陽正矣。雖不正有餘不可損不足不可益也。天地莫之

能損益也。然則可以正政者地也。故不可不正也。正地者其實必正。長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長短大小盡正。正不正則官不理。謂天地之正。不可得理。官不理則事不治。事不治則貨不多。是故何以知貨之多也。曰事治何以知事之治也。曰貨多貨多事治。則所求于天下者寡矣。為之有道。

右陰陽

市者貨之準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謂不得遇百利不得則百事治。百事治則百用節矣。是故事者生于慮。成于務。失于傲。不慮則不生。不務則不成。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一

十 選子

傲則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亂。可以知多寡。而不可為多寡為之有道。古之政務在獄市。獄惡以勸。善市抑末以務本。故其道在貴五穀而賤百貨。貨準之于上。則平而賤。無之于下。則擅而貴。治市者抑商之擅而適以利民也。非以自利也。故先王制商以豐民。後世專商而自豐。

右務市事

黃金者用之量也。辨于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儉則百用節矣。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賤。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侈則金貴。金貴則貨賤。故傷貨。貨盡而後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貨之有餘。是。不知節也。不知量。不知節。不可謂之有道。天下乘

制與數是
其治與亂
先提擇者

九均地正
有意記理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一

土 選子

馬。脹牛而任之。輕重有制。有壹宿之行。壹宿有定準。則百宿可知。道之遠近有數矣。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重而後損之。是。不知任也。輕而後益之。是。不知器也。不知任。不知器。不可謂之有道。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涸澤百而當一。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樊棘榛處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藪。鎌。纏。得入焉。九而當一。蔓山其木可以為材。可以為軸。斤斧得入焉。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十而當一。一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林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五而當一。澤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一命之曰地。均以實數。管子每于地政文質隆事也。與強者之兵法相對。然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強兵蓋未有不本于富者也。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乏。五聚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方。官制也。官成而立邑。五家而伍。十家而連。五連而暴。五暴而長。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都。邑制也。邑成而制事。四聚為一離。五離為一制。五制為一田。二田為一夫。三夫為一家。事制也。事成而制器。方六里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

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器制也方六里一乘之地也方一里九夫之田也黃金二鎰百乘一宿之盡也無金則用其絹季絹三十三三等其下制當一鎰無絹則用其布經暴布百兩當一鎰一鎰之金食百乘之一宿則所市之地六步一斛一本作命之曰中歲有市無市則民不乏矣方六里名之曰社有邑焉名之曰中央亦關市之賦黃金百鎰為一篋其貨一穀籠為十篋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其正月十二月黃金一鎰名之曰正分春曰書比立夏日月程秋曰大稽與民數得亡三歲修封五歲修界十歲更制經正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一

主

分焉不可使而為工則視貨離之實而出夫嬰而不進仕工賈占業而逃官役此皆游民亂法一夫之分所以罰之也不可訓也令與三日之功而不受無常業出夫家之征此夫粟也如此四民有分善託殷強是故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為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為大功是故非誠賈不得食于賈非誠工不得食于工非誠農不得食于農非信士不得立于朝是故官虛而莫敢為之請君有珍車珍甲而莫之敢有君舉事臣不敢誣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已也故臣莫敢不竭力俱操其誠以來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民乃知時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飢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寢早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為而不倦民不憚勞苦故不均之為惡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殫不告之以時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為與之分貨則民知得正矣審其分則民盡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一

主

正簡練服

右士農工商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善分民也聖人不能分民則

稱百姓也。于已不足矣。得名聖是故有事則用。有事則用。以乘賦之。無事則歸之于民。謂今人與唯聖人爲善。托業于民。民之生也。辟則愚。則昏。愚也。閉則類。其自善。則上爲一下。爲二。下之效上。必倍之也。

右聖人

時之處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故曰。今日不爲明日忘。貨則失時。昔之日已往而不來矣。

七法

經言

百。匪。傷。上。威。百官皆匿情爲。姦吏傷官法姦民傷俗。教賊盜傷國家威傷則重在下。反得尊重。法傷則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一

古 選子

貨上流教傷則從令者不輯衆傷則百姓不安其居。重在下則令不行貨上流則官徒毀。蓋言官屬從令者不輯則百事無功百姓不安其居則輕民處而重民散輕民處重民散則地不辟地不辟則六畜不畜六畜不畜則國貧而用不足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兵弱而士不厲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故曰常令不審則百匿勝官爵不審則姦吏勝符籍不審則奸民勝刑法不審則盜賊勝國之四經敗人君泄見危。是皆泄其事。危矣。人君泄則言實之士不進言實之士不進則

四折參題

此謂本位不兵其要

右四傷百匿

國之情僞不竭于上世主所貴者實也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亡君則不然致所貴非實也致所親非戚也致所愛非民也致所重非爵祿也故不爲重寶虧其命故曰令貴于寶不爲愛親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成于親不爲愛人枉其法故曰法愛于人。不爲重祿爵分其威故曰威重于爵祿不通此四者則反于無有故曰治人如治水潦養人如養六畜用人如用州木居身論道行理則羣臣服教百吏嚴斷莫敢開私焉論功計勞未嘗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專貴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遠卑賤隱不詩賞彙編 卷九十一 五 選子

知之人不忘其勞故有罪者不怨上愛實者無貪心則列陳之士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上事本兵之極也。爲兵之本其極要也。皆在于明賞罰也。

若夫曲制時舉不失天時毋曠地利。其數多。少其要必出于計數。故凡攻伐之爲道也。計必先定于內然後兵出乎境。計未定于內而兵出乎境是則戰之自勝攻之自毀也是故張軍而不能戰圍邑而不能攻得地而不能實三者見一焉則可破毀也故不明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于敵人之情不可

獨出獨入
獨行無敵
也

本兵兵主
可以殺能
也

可以風雨

約也不明于敵人之將不先軍也不明于敵人之士

不先陣也是故以衆擊寡以治擊亂以富擊貧以能

擊不能以教卒練士擊敵衆白徒故十戰十勝百戰

百勝故事無備兵無主則不蚤知野不辟地無吏則

無蓄積官無常下怨上而器械不功朝無政則賞罰

不明賞罰不明則民幸生故蚤知敵人如獨行敵人

則有以備之敵人望有蓄積則久而不置器械功則

伐而不費賞罰明則人不幸人不幸則勇士勸之故

兵也者審于地圖謀十官軍之部置十官必五什則

其人也日量蓄積齊勇士偏知天下審御機數兵主之

奇賞彙編卷九上 六 選于

事也故有風雨之行故能不遠道里矣有飛鳥之舉

故能不險山河矣有雷電之戰故能獨行而無敵矣

有水旱之功故能攻國救邑有金城之守故能定宗

廟育男女矣有一體之治故能出號令明憲法矣

右選陳

幼官

經言

六行時節君服黑色味鹹味聽徵聲治陰氣用六數

飲於黑后之井井北方以鱗獸之火爨東方藏慈厚行

薄純坦氣修通凡物閒靜形生理器成於儻冬行刑

成也冬歲之將終教行於杪冬歲之將終動靜不記行止無量戒

器也

審四時以別息四時生物各有異出入以兩易出入

無差又並令明養生以解困困謂憂也生既困審取

予以總之與之多少以總之故審取一會諸侯令曰非

玄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再會諸侯令曰蒼孤老

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五分取

時何以修內政九令共同盟意虛言耶如日荒荒

海輕重賦不藉于農又必設法以上爲市則一國之

小其厲甚于漢武之鹽鐵遠矣且諸不帶海之國何

以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乏耕織之器四會諸

侯令曰修道路借度量一稱數數澤以時禁滌之五

會諸侯令曰修春夏秋冬夏之常祭會天壤山川之故

奇賞彙編卷九上 七 選于

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玄官請四

輔將以禮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

流之焉處官位而四體無禮者謂之流命若秀之穢苗

也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毋議者尚之干玄官聽

于三公三公者謂無障谷無財樹于無以矣

公之錫命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所

有爲幣九會大命焉出常至謂上九會也出大令故

外則朝聘之數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二年而

遠近各有差也四朝而二年三卿使四輔諸侯三卿使天子

朝習命習教命二年三卿使四輔諸侯三卿使天子

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修受命三公三公受命

千里之外三千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以習也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十年重適入正禮義重適謂承重也五年大夫請受更請所受也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置大夫以爲廷安其廷安大則爲置廷館每來於此以安之宋廷安入其受命案上之官即如漢之都護取安邊廷也焉此居於圖北方方外治外軍略也政以五國爲主兵以中權爲鋒四方之政奉於帝德四部之將制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善勝敵者必得文德之威武藝之務時因勝之終無方勝之從始至終計行義勝之庶幾行義聖名實勝之急時分勝之敗敵奇賞彙編卷九十一大通于
之物應受分者急事察伐勝之行備具勝之原無象
勝之本定獨威勝。定計財勝。定聞知勝。定選士勝。定
制祿勝。定方用勝。定綸理勝。定死生勝。定成敗勝。定
依奇勝。所依奇策能定實虛勝。定盛衰勝。舉機誠要。
則敵不量用利至誠則敵不校。又用兵便利明名章實
則士死節奇舉發不意則士微用。奇謀之舉發後不
交物因方則器械備因能利備則求必得執務明本
則士不偷備具無常無方應也聽於鈔故能開未極
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思於濬故能知未始發於驚故
能至無量動於昌故能得其寶立於謀故能實不可

故也。其所建並皆用深謀審教施則不險山河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慎號
審章則其攻不待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剪器無方則
愚者智器用無方應卒必備攻不守則拙者巧我攻
彼不能守則拙者智而能智兵既數動必慎十號
者習而成功九章等此有數在他
篇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五官謹修三官必設常
主計必先定求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
武否戒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其稱材
說行若風雨發如雷電此居於圖方中此中國旗物
尚青兵尚矛刑則交寒害欽其行刑則於初旦夜
奇賞彙編卷九十一大通于
人不得已而行刑故器成不守經不知教習不著發
難害而失禁或爲發器成不守經不知教習不著發
不意經不知故莫之能困發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
能應故全勝而無害莫之能害故必勝而無敵四機
不明不過九日而游兵驚軍障塞不審不過八日而
外賊得聞繇守不慎不過七日而內有譏謀詭禁不
修不過六日而竊盜者起死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
材在敵此居於圖東方外旗物尚赤兵尚戰刑則
燒交疆郊必明其一必明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
四者備則以治擊亂以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
君驕驕君使疲民則國危至善不戰其次一之大勝

者積衆勝無非義者焉可以爲大勝大勝無不勝也
此居於圖南方方外旗物尚白兵尚劔刑則紹味斷
絕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
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
數則爲詐不敢鄉兩者備施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
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
能習習故能借借習以悉莫之能傷也此居於圖西
方方外旗物尚黑兵尚斧刑則游仰灌流宋其用
既乃長之於灌流而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
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男女官四分則可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一 壬子 選子
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至善之爲兵也非地是
求也罰人是君也至善之兵不求其地所以君可立
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修勝心
焚海內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爲六
千里之侯則大人從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請
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
無難緩急之事皆計定則二者之危無所難明於器
械之利則涉難而不變察於先後之理則兵出而不
困通於出入之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
功得而無害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慎於號

令之官則舉事而有功此居於圖北方方外
五輔 外言
審時以舉事以事動民以民動國以國動天下天下
動然後功各可成也故民必知權然後舉錯得舉錯
得則民和輯民和輯則功名立矣
淫聲詔耳淫觀詔目耳目之所好詔心心之所好傷
民民傷而身不危者未之嘗聞也
宙合 外言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第一懷繩與准鉤多備規軸減
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第二春采生秋采藏夏處陰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一 壬子 選子
冬處陽第三大賢之德長止此明乃哲哲乃明會
乃冬明哲乃大行第四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
謀第五大揆度儀若覺卧若晦明若赦之在竟也
第六母訪于佞母蓄于詔母育于凶母監于讒不正賢
其荒第七不用其區區鳥飛准繩第八護克末衡易
政利民第九母犯其凶母過其求而遠其憂高爲其
居危顛莫之救第十可淺可深可浮可沈可曲可直
可言可默第十一天不一時地不利人不一事可
正而視定而履深而迹第十二夫天地一險一易若
鼓之有桴桴桴則擊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

自什臣始
下時入下
五如也

第十三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此言君臣之分也

右陰臣道故君出令侯故立于左臣任力勞故立于右

夫五音不同聲而能調此言君之所出令無妄也

而無所不順順而令行政成五味不同物而能如此

言臣之所任力無妄也而無所不得而力務財多

故君出令正其國而無齊其欲一其愛而無獨與是

王施而無私則海內來賓矣臣任力同其忠而無爭

其利不失其事而無有其各分敬而無如則夫婦和

勉矣後世無能臣以如唐君失音則風律必流流則

亂敗臣離味則百姓不養百姓不養則眾散亡君臣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一 至 還行

各能其分則國寧矣故名之曰不德懷繩與准鈎多

循規軌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夫繩扶撥以為正

准據險以為平准必據舊高峻而後以為平也鈎入枉而出直工人用鈎取直也

此言聖君賢佐之制率也博而不失因以備

能而無遺國猶是國也民猶是民也桀紂以亂亡湯

武以治昌章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興善也如此湯

武之功是也多備規軸者成軸也成者特指夫成軸之

多也其處大也不究其入小也不塞猶迹求履之意

也夫焉有不適善適善備也德也是以無忌德輕故

論教者取辟焉天清陽無計量地化生無法虛所謂

是而無非非而無是是非有必交來苟信是以有不

可先規之必有不可識慮之然將卒而不戒先定交

而必信此規軸之思通而備也如有不先規必有不

識慮猶無軸而駕于途不戒而行行必顛必覆矣故

曰將卒而不戒故無規不可以基士無備不故聖人

博聞多見畜道以待物物至而對形曲均存矣滅盡

也濡發也言徧環畢莫不備得故曰滅溜大成滅濡

君既均施以恩故物盡發於善亦既盡成成功之術

若教不徧滅順則國之固無不備得也

必有巨獲必周於德審於時時德之遇事之會也若

合符然故曰是唯時德之節春采生秋采菰夏處陰

冬處陽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訕信淫儒取與之必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一 至 還行

因於時也時則動不時則靜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

可陽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有意濟世時亂

賢人之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靜

默以倖免也倖取辟之也猶夏之就清冬之就溫焉可

以無及於寒暑之蓄矣非為畏死而不忠也夫強言

以為修而功澤不加進傷為人君嚴之義君殺諫臣

死諫則害生上退害為人臣者之生人臣因此轉更

下傷不利彌甚下傷不利彌甚嚴酷臣亦徐生不利彌甚也故

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版好學不勤以待清明故微

子不與於紂之難而封於宋以為殷主先祖不滅後

世不絕故曰大賢之德長明乃哲哲乃明奮乃岑明
 哲乃大行此言擅美主盛自奮也以琅湯交轅人之
 之敗也常自此是故聖人著之簡策傳以告後進曰
 奮盛苓落也盛而不落者未之有也故有道者不平
 其稱不滿其量不依其樂不致其度爵尊則肅士祿
 豐則務施功大而不伐業明而不矜夫名實之相怨
 久矣是故絕而無交有名有實必為人怨其來久所
 其名實惠者知其不可兩守乃取一焉故安而無憂
 之聞也名者實之實也實主內外不相能故貪狗財烈狗名
 從其相為則不相怨相怨則絕相交如畫之與夜寒
 之與暑陰之與陽孰得而兩守之哉兩守之計生于
 天奸雄偽君子欲用其惠短欺天下以獲兩利而不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一 五
 自和太盛之入毒而無怒此言止忿速濟沒法也怨
 為過者述也而無言言不可不慎也言不周密反傷其身故曰欲
 而無謀言謀不可以泄謀泄蓄極夫行忿速遂沒法
 賊發言輕謀泄蓄必及於身故曰毒而無怒怨而無
 言欲而無謀大揆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言淵色以自
 詰也靜默以審慮依賢可用也君有所未悟當淵寂
 其神以審思慮有所不悟依仁良既明通於可不和
 賢以問之故其為可用也仁良既明通於可不和
 害之理循發蒙也故曰若覺臥若晦明若赦之在堯
 也故堯于丹朱毋訪于佞言毋用佞人也用佞人則
 私多行毋蓄于詔言毋聽詔聽詔則欺上毋育于凶

言毋使暴使暴則傷民毋監于說言毋聽說聽說則
 失士夫行私欺上傷民失士此四者用所以害君義
 失正也夫為君上者既失其義正而倚以為名譽為
 臣者不忠而邪以趨爵祿亂俗敗世以偷安懷樂雖
 厲其威可損也故曰不正廣其荒是以古之人阻其
 略塞其遂守而物修故著之簡策傳以告後世人曰
 其為怨也深是以威盡焉不用其區區者虛也人而
 無良焉故曰虛也凡堅解而不動階隄而不行其於
 時必失失則廢而不濟失植之正而不謬不可賢也
 植而無能不可善也所賢美於聖人者以其與愛隨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一 五
 化也淵泉而不盡微約而流施是以德之流潤澤均
 加于萬物故曰聖人參于天地鳥飛准繩此言大人
 之義也大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不集
 谷則死山與谷之處也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曲則
 曲矣而各繩焉以為鳥起于北意南而至于南起于
 南意北而至于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為傷聖人行
 是也苟得合義之大致故聖人美而著之美飛鳥之
 不以反智小過而為傷聖人美而著之
 也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繩直十里萬家之都不
 可平以准平准萬家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常義
 立之謂賢故為上者之論其下也不可以失此術也

護克言心也。心欲忠。末衡言耳目也。耳目欲端。中正
考治之本也。耳司聽。聽必順。聞審謂之聰。目司視。
視必順。見見察謂之明。心司慮。慮必順。言言得謂之
知。聰明以知則博。博而不惜。所以易政也。政易。則利
利乃勸。勸則告聽不順。不審不聰。不聰則終視
不察不明。不察不明。則過慮不得不知。不得不知。則
昏終過以昏則憂。憂則所以伎。伎煩過昏憂無思慮
才反伎為伎。所以險政。險政。民害。害乃怨。怨則
凶。故曰。讓克末衡言。易政利民也。毋犯其凶言。中正
以蓄。慎也。毋過其求。言上之。敗常貪於金玉馬女而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一 壬子
公愛於粟米貨財也。厚籍歛于百姓。則萬民懟。懟遠
其憂。言上之亡其國也。常過其樂。立優美而外淫于
馳騁田獵。內縱于美色淫聲。下乃解怠惰。失百吏皆
失其端。則煩亂以亡其國家矣。高為其居。危顛莫之
救。此言尊高滿大。而好矜人以麗王盛處賢而自予
雄也。故盛必失。而雄必敗。夫上既王盛處賢。以操士
民國家。煩亂萬民。心怨此其必亡也。猶自萬仞之山
播而入深淵。其死而不振也。必故曰。毋過其求。而遠
其憂。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也。可淺可深。可沈可浮。
可曲可直。可言可默。此言指意要功之謂也。天不一

時地不利。人不一事。是以若業不得不多人之名。
位不得不殊。方明者察于事故。不官于物。而勿通于
道道也者。通乎無上。詳乎無窮。運乎諸生。是故辯于
一言。察于一治。攻于一事者。可以曲說。而不可以廣
舉。聖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為之治。而計其
意。博為理。衆言而後計。度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為
之說。而況其功。又知一事不足以兼衆事。故每事皆
告之。況而曉。歲有春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
有昏晨。半星辰序。冬有其司。故曰。天不一時。山陵岑
巖。淵泉閎流。泉踰澗而不盡。澗澗漏薄承澗而不滿。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一 壬子
泉途而前。澗澗而後。欲其流不盡。至澗谷小。高下肥
磽。物有所宜。故曰。地不利。鄉有俗。國有法。食飲不
同。味衣服異。采世用器械。規矩繩准。稱量數度。品有
所成。故曰。人不一事。此各事之儀。其詳不可盡也。可
正而視。言察美惡。審別良苦。不可以不審。操分不雜。
故政治。不協定。而履言處其位。行其路。為其事。則民
守其職。而不亂。故葆統而好終深。而迹言。明聖章書。
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修。理而不迷。故名聲不息。夫
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停。隨指則擊。天地否泰。應
而鳴者。一。言苟有唱之。必有和之。和之不差。因以

改

盡天地之道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惡聲美是以聖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故君子繩繩乎慎其所先天地萬物之橐也宙合有橐天地宙合之道地行善故天地直萬物故曰萬物之橐宙合之意上通于天之下外出于地之中故也

四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為一裹散之至于無間不可名而山是大之無外小之無內故曰有橐天地其義不傳一典品之不極一薄然而典品無治也典品之重則此道或幾乎息矣常品之人不能重理也多內則當時出則當而聖人之道貴富以當矣謂當本乎奇賞彙編

無妄之治運乎無方之事應變不失之謂當變無不至無有應當本錯不敢忿當謂行實以當方所以錯故雖不用物故言而名之曰宙合

奇賞彙編 卷九上

天 運子

樞言

外言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口也其在人者心也故曰有氣則生無氣則死生者以其氣有名則治無名則亂治者以其名

城郭險阻蓄藏寶也聖智器也珠玉末用也先王重其寶器而輕其末用故能為天下生而不死者二謂寶器立而不立者四人君雖欲自立而重珠玉則不令得立者四謂喜怒惡欲

餘日不明餘耳不聰其明耳聰有餘不用是以能繼天子之容官職亦然時者得天義者得人既時且義故能得天與人先主不以勇猛為過竟則邊竟安邊竟安則鄰國親鄰國親則率當矣人故相惜也人之心悍故為之法法出于禮禮出于治先王貴誠信誠信者天下之結也賢大夫不恃宗至貴極如士不恃外權坦坦之利不以功坦坦之備不為用不能立功或用故存國家定社稷在卒謀之間耳不非有起異者能戒乎能勅乎能隱而伏乎能而獲乎能而麥乎春不生而夏無得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

奇賞彙編 卷九上

總若怨之本也惟賢者不然先王事以合交德以合人二者不合則無成矣無親矣凡國之公也以其長者也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長者也

奇賞彙編 卷九上

天 運子

八觀

外言

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為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下其人少可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其人多則去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其人多則去山澤可矣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辟地廣而民不足

趙、樓前
作計師役
則此師乃
師役也
師役一
分則相
者果而
三分是十
分中有三
分無事
之人而亡
稅之一

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上賦重則人藏流散也。故曰粟行於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小凶三年而大凶。大凶則衆有大遺。苞矣。時師大凶無復畜積。舉相振濟但苞裏升斗以相遺也。什一之師。什三毋事。則稼亡三之一。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損瘠矣。什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饑子矣。故曰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官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大木不可獨運也。大木不可加之薄牆之上。故曰山奇賞彙編。卷九十一。三。選千。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鼈雖多。罔罟必有正。船網不可一財而成也。非私草木愛魚鼈也。惡廢民於生穀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彼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民非作力。毋以致財。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故曰臺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民毋餘積者。其禁不必止。衆有遺苞者。其戰不必勝。道有損瘠者。其守不必固。故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

則危亡隨其後矣故曰課凶飢計師役觀室榭量國
費實虛之國可知也

法禁

外言

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爲國本則大臣之贅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越職行恩曰贅。福下者君之爭也。今臣爲之故曰贅臣之作福。所邀射人心君不能審立其法以爲下制則百姓之必使歸已也。君不能審立其法以爲下制則百姓之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衆矣。管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也。

故國之危也。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聖王之禁也。其
身毋任於上者，聖王之禁也。進則受祿於君，退則藏

奇賞彙編

主

祿於室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王官私君事去王之官私
事則營之君非其人而人私行者聖王之禁也非其
人故其人但爲私臣私
行所以禁之也

飾於貧窮而發於勤勞權於貧賤內富而外飾於貧窮內逸而外發於勤勞可以致禁而權於貧窮也身無職事家無常姓列上下之閒議言爲民者聖王之禁也自列於上下之閒其有言議每輕爲人以求名譽士以爲亡資修田以爲亡本每以虛發濟士以爲亡資亡本之害甚於亡田修禁田業以爲亡亡去之本也則生之養私不死然後失矯以深與上爲市者自恃其備然後若失必矯其有聖王之禁也審飾小節以示民時言大事以動上遠交以踰羣

此靜賢似
於也格
之士亦似

則此

假辭以臨朝者遠交四鄰以誅暴虐聖王之禁也

卑身雜處隱行辟倚假高辭威臨小朝也側入迎遠側身而入國遁上而

遁民者聖王之禁也說俗異禮大言法行難其所為

而高自錯者聖王之禁也守委閒居博分以致衆勤

身迷行說人以貨財勤勞其身以遂其行濟人以買

譽其身甚靜而使人求者故其貨財以悅于人聖王之禁也

重令

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外言留令者死不

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惟令是視故曰令重而下

恐為上者不明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一

三

選子

天倍上令以為威則行恣于已以為私百吏奚不喜

之有且夫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

下繫于民也威下繫于民而求上之無危不可得也

令出而留者無罪則是教民不敬也令出而不行者

無罪行之者有罪是皆教民不聽也令出而論可與

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益損者無罪則是教民邪

途也如此則巧佞之人將以此成私為交比周之人

將以此阿黨取與貪利之人將以此收貨聚財懦弱

之人將以此阿貴事富便辟伐矜之人將以此買譽

成名故令一出示民邪途五五謂上之五死也

則五而求上之無危下之無亂不可得也

地大國富人衆兵強此伯王之本也然而與危亡為

鄰矣天道之數人心之變天道之數至則反盛則衰

人心之變有餘則驕驕則緩急

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毀之者六明王能勝其攻

故不益于三者而自有國正天下亂王不能勝其攻

故亦不損于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三器者何也曰

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

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

法法

外言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一

三

選子

此周秦之交百家處士橫議彌昌彌不振矣如此

等擬管其類也多厭不足觀故周文自孟莊以降

庶幾騷辨乎江漢之間稍稍南音然不至後之下

流歸墟一逝不反也最者荀韓且曼縱無復神氣

呂氏挽而收之又已薄嗚呼時也

故赦者奔馬之委無赦者座雕之礪石也

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大猶國無以小與不

幸而削亡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失于身也官職法

制政教失于國也諸侯之謀慮失于外也故地削而

國危矣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必主與大臣之

德行得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得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得於外也。然後功立而名成。然則國何可無道人。何可無求得道而導之得賢而使之將有所大期。於興利除害期於與利除害莫急於身而君獨甚傷也。必先令之失。先身無害而有利然後可以及物。今君獨立無與則是有害故甚可傷所以然者則由先人主失令而蔽已蔽而刻已刻而獄令之失也。人主失令而蔽已蔽而刻已刻而獄。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一

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庭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出而不入。謂之絕入而不至。謂之侵出而道止。謂之壅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謂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于寶。杜稷先于親戚。法重于民威。權貴于爵祿。故不為重寶輕號令。不為親戚後社稷。不為愛民枉法律。不為爵祿分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謂之蔽令出而不入。謂之壅令出而不行。謂之牽令入而不至。謂之蝦牽蝦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令之有所不行也。

湯乃於字

此其所以然者。由賢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寶也。一曰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

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

凡論人有要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務。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滿虛在物。在物為制也。既滿而虛。則矜者。細之屬也。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德行成于身而遠古。卑人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一

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德行之成。而是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德行之成。而業必見簡。業如此者。可謂愚士。鈞名之人。無賢士焉。鈞利之君。無王主焉。

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假兵也。此之謂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三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五教各習而士員以勇矣。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

原本道
原其不
同

舉月章則夜行三日舉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
 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坡六曰舉地章則行澤七日
 舉鵠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韓章則
 戴食而駕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三官五教九章始
 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
 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故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
 不可數則偽詐不敢嚮兩者備施則動靜有功徑乎
 不知發乎不意徑乎不知故莫之能禦也發乎不意
 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因便而教准利而行
 教無常故既因便行無常亦無常也兩者備施動
 奇賞彙編 卷之十一 運子

乃有功器成教施追亡逐遁若飄風緊刺若雷電絕
 地不守恃固不接中處而無敵令行而不留器成教
 施散之無方聚之不可計教器備利進退若雷電而
 無所疑置一氣專定則傍通而不疑厲士利械則涉
 難而不匱進無所疑退無所阻敵乃為用凌山阮不
 待鈎梯歷水谷不須舟楫徑于絕地攻于恃固獨出
 獨入而莫之能止實不獨入故莫之能止停歇實王
 與寶不獨見與精勇故莫之能歛實王所以禮神使
 無名之至盡盡而不意故不能疑神畜之以道則
 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諧諸故能輯諸輯

以悉莫之能傷

故至善不戰其次一之破大勝強一之至也亂之不
 以變乘之不以說勝之不以詐一之實也近則用實
 遠則施說力不可量強不可度氣不可極德不可測
 一之原也聚若時雨寡若飄風一之終也利適器之
 至也利而適器用敵教之盡也士卒用命而敵
 遠用兵則可以必勝其遠用所以絕出入異塗則傷
 其敵出入異塗則傷其敵遠用兵則可以必勝其遠用所以絕出入異塗則傷
 之入敵遠用兵則可以必勝其遠用所以絕出入異塗則傷
 者之為兵也使敵若據虛若搏景無設無形焉無不
 奇賞彙編 卷之十一 運子

可以成也無形無為焉無不可以化也此之謂道矣
 若亡而存若後而先威不足而命之善用兵者體道
 故若亡者而乃存若後者而乃先以善變化者也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其一在國管仲懼而復
 之以賓客之費公曰管子猶如是乎以吾子為賓客
 急務尚難四隣賓客入者說出者譽光名滿天下入
 者不說出者不譽汚名滿天下壞可以為累播壞則
 木可以為貨粟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者名之
 為貴財安可有管仲曰此君之明也公曰民辨軍事
 矣則可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請薄刑罰以厚甲

兵於是死罪不殺刑罪不罰使以甲兵贖有罪使用甲兵以贖之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脅盾一戟既出盾又令過罰以金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不計于軍事而訟者令出東矢以平其罪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誅大國之不道者可乎對曰愛四封之內而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安卿大夫之家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賜小國地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而後可以廢慢法鄙賤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

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掘

卷九十一

美

蒸干

新井而柴焉十日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寡人自以爲修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何也鮑叔隰朋趨而出及管仲於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庭公不與言少進傳堂公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自以爲脫於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其故也對曰臣聞之沈於樂者洽於憂厚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家者危於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爲修也仲父平長雖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

血氣相則
氣理弱

安仲父也。言俱至千袁老故欲一朝樂飲而爲安。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者無偷。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失之也非一。朝之幸君奈何其偷乎？管仲走出君以賓客之禮再拜送之。明日，管仲朝公曰：寡人願聞國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信之。此國君之信。公曰：善。請問信安始而可對？曰：始於爲身中，於爲國成，於爲天下。公曰：請問爲身對？曰：道血氣以求長年，長心長德，此爲身也。公曰：請問爲國對？曰：遠舉賢人，慈愛百姓，外存亡國，繼絕世，起諸孤，薄稅歛，輕刑罰，此爲國之大禮也。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寬而不凌，奇賞業編

卷牛一
堯選干

死濁困滯皆法度不亡。往行不來而民游世矣。其行法度

古人以此自得游于世也。此爲天下也。未聞身治而天下治

夫聞身亂而天下治者，法也。此管子有本之學臨道舍一顧其用，作入法耳。後法家乃妄言鍾鼓子解于縣令，雖謬甚乎爲法之弊。至此乎徒智口相管氏禍管氏之下可反干

斯矣。而其流澤四下也。

小區

内言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爲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飢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

桓公六年
施伯之說

知其品

失秉臣不如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
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抱立於軍門使百姓
皆加勇臣不如也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
不可弃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於死
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
之其為君亦猶是也公曰然則為之柰何鮑叔曰君
使人請之魯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
必不吾予也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
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羣臣魯君必諾且施伯之知
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一 運子

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
受乎鮑叔曰不受也夷吾事君無二心公曰其於寡
人猶如是乎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與社稷之故君
若欲定宗廟則亟請之不然無及也公乃使鮑叔行
成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為殺公子糾又曰
管仲離也請受而甘心焉魯君許諾施伯謂魯侯曰
勿予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
大器也在楚則楚得意於天下在晉則晉得意於天
下在狄則狄得意於天下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為
魯國憂君何不殺而受之其疑魯君曰諾將殺管仲

哭者好哭
者智

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言戮以殺之魯是戮魯
也弊邑寡君願生得之以徇於國為羣臣慘若不生
得是君與寡君賊比也非弊邑之君所謂也使臣不
能受命於是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而柳以子齊鮑
叔受而哭之三舉施伯從而笑之謂大夫曰管仲必
不死夫鮑叔之忍不慘賢人其智稱賢以自成也舉
也 鮑叔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國管仲召忽奉公子糾
後入與魯以戰能使魯敗謂魯師與齊戰能功足以
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管仲本圖將立小白今能
得天與失天於魯為失管仲本圖將立小白今能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一 運子

仲以子齊鮑叔知無後事既謂管仲則知後必將勤
管仲以勞其君以成其功勳而慰勞其君也願以顯
其功衆必予之願以此衆必與之與許也有得力
死之功猶尚可加也顯生之功將何如是仲力死
成功也一時之事謂管仲之功也仲之功何善如之乎
全齊將得之而前以顯其功謂管仲之功也仲之功何善如之乎
昭德以武君也謂管仲之功也仲之功何善如之乎
至於堂阜之上鮑叔被而裕之三桓公親迎之郊管
仲誅纓拂衽使人操斧而立其後公辭斧三然後退
之公曰垂纓下衽寡人將見管仲再拜稽首曰應公
之賜殺之黃泉死且不朽公遂與歸禮之於廟三酌

道府按察
官府世此
古之知
古之知
古之知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一

聖

還于

口制五家爲軌。軌有長。六軌爲邑。邑有司。一邑爲率。
 率有長。十率爲鄉。鄉有良人。三鄉爲屬。屬有帥。五屬
 一大夫。武政聽屬。以武爲政。各聽于屬。文政聽鄉。各保而聽。屬之聽各自保之。毋有浮佚者。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
 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四者國之石也。不可使襍處。襍處則其言哢。其事亂。是故聖王
 之處士。必於閒燕處。農必就田。墾處。工必就官府。處
 商必就市井。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
 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長者言愛。幼者言弟。
 旦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一 聖 運子
 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
 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爲士。今夫農羣萃
 而州處。審其四時。權節。十四時中又權其備其械器。
 用比耒耜。穀芟。穀芟小於耒耜。一人執之以及寒肇。
 蒙除田以待時。乃排。冬寒之月。即擊去其艸之蒙。深
 耕。均種。疾耰。耰謂復種既已。以種當疾耰之。先雨芸耨。以待時雨。時
 雨既至。挾其槍刈。耨耨。以旦暮從事于田。墾稅衣。就
 功。謂其常服以挾功。別苗莠。列疏遽。遽密也。謂苗之疎密當均刈之。
 首戴芻蒲。芻蒲與蒲。以爲笠。身服襦襌。襦襌謂麤著之衣。沾
 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力。以疾從事於田野。

奇賞齋編

卷九十一

聖

選

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常為農樸野而不愚其秀才之能為士者則足賴也

農人之子有秀異之材可為士者故以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畏成農故聖王敬農農而威近之也今夫工羣萃而州處相良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計制斷器尚完利相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知事用之其能知器且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一 墨 選子

工之子常為工今夫商羣萃而州處觀因飢審困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鬻貴是以羽毛不求而至竹箭有餘於國奇怪時來珍異物聚旦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賈賈知物價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為商相地而褒其政則民不移矣相地沃瘠以差其政正旅舊則民不惰國之軍旅正之以從舊貫則稟令而不惰山澤各以其時至則民不

荷陵陸丘井田疇均則民不惑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勞則牛馬育桓公又問曰寡人欲修政以干時干天下其可乎管子對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對曰始於愛民公曰愛民之道奈何管子對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放舊罪修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省刑罰薄賦歛則民富矣鄉建賢士使教於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愛民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親則可以使之乎管子對曰舉財長工以止民用工能積財陳力尚賢以勸民知加刑無苛以濟百姓行之無私則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一 墨 選子

足以容眾矣出言必信則令不窮矣此使民之道也桓公曰民居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民心未吾安公曰安之奈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澤其善者舉而嚴用之慈於民予無財寬政役敬百姓則國富而民安矣公曰民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欲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戰之事則小國諸侯之臣有守圉之備矣然則難以速得意于天下公欲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為高子之

里爲國子之里爲公里三分齊國以爲三軍擇其賢
民使爲里君每里皆使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
以田獵因以賞罰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於
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
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里爲鄉鄉有良人以爲
軍令是故五家爲軌五人爲伍軌長率之十軌爲里
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
爲卒連長率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率
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
中軍之鼓中軍則公有之里卒也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

奇賞策編 卷九十二

異

田曰蒐振旅秋以田曰獮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
軍旅政定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
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
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
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
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
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天下誅無道以定周室天
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剛也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公親
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爲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
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

之蔽賢其罪五謂其罪當入于有司已於事而竣
而竣于上事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有舉有股肱之力筋
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
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
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
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下比與有罪者其罪五
有司已於事而竣於是乎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
親見之遂使役之官謂受之官而役之公令官長期
而書伐以告且令選官之賢者而復之曰有人居我
官有功休德維順端慤以待時使使民恭敬以勸其

奇賞策編 卷九十一

異

稱秉言則足以補官之不善政謂此人所稱稱之言
公宣問其鄉里而有考驗乃召而與之坐省相其賢
以察其成功成事既有所驗召而與之坐省相其賢
立而時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特設問國家之患以
知智謀之深淺不直相其骨肉而已退而察問其鄉里以觀其所能而
無大過登以爲上卿之佐名之曰三選名此入曰三
高子國子退而修鄉謂事四軍二大夫又加前選鄉
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家是
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
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謂之

為善者
可以終身

問如前

者周禮所謂罷人不罷女無家罷女猶罷士也三
 出妻逐於境外者之所忌故逐于境外三嫁入
 於春穀三見出而嫁是不貞是故民皆勉為善士與
 其為善於鄉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不如為
 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
 敢以終歲為議皆有終身之功正月之朝五屬大夫
 復事於公擇其寡功者而譙之曰列地分民者若一
 何故獨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訓不善政事其不治一
 再則有三則不赦公又問焉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一

吳

選十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九十一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九十二

管子

霸形 霸言

問 戒

患 制分

君臣 小稱

侈靡 心術

水地 勢第

任法 正世

治國 內業

奇賞彙編

卷九十二

管子

選十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九十二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管子

霸形

內言

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不救裸體紉胸稱疾自摩其胸若有

所痛也召管仲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

有疾病姑樂乎管子曰諾於是令之縣鐘磬之核陳

歌舞竿瑟之樂日殺數十牛者數旬羣臣進諫曰宋

伐杞狄伐邢衛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歲之

食而無百歲之壽今又疾病姑樂乎且彼非伐寡人

奇賞齋編

卷九十二

選子

之國也伐鄰國也子無事焉宋已取杞狄已拔邢衛

矣桓公起行筍虞之間管子從至大鐘之西桓公南

面而立管仲非鄉對之大鐘鳴桓公視管仲曰樂夫

仲父管子對曰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臣聞之古者

之言樂于鐘磬之間者不如此言脫于口而令行乎

天下游鐘磬之間而無四面兵革之憂今君之事言

脫于口令不得行於天下在鐘磬之間而有四面兵

革之憂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代鐘

磬之縣併歌舞之樂宮中虛無人桓公曰寡人以伐

鐘磬之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於國亦為何行

管子強分
二利俱備
心志相微
實事處

管子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衛而君之不救也臣請以

慶以不救為臣聞之諸侯爭於疆者勿與分於疆收

分於疆三國是今君何不定三君之處哉於是桓公曰諾因

命以車百乘卒千人以緣陵封杞車百乘卒千人以

夷儀封邢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衛桓公曰

寡人以定三君之居處矣今又將何行管子對曰臣

聞諸侯貪於利勿與分於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

錦以使諸侯令諸侯以縵帛鹿皮報桓公曰諾于是

以虎豹皮文錦使諸侯諸侯以縵帛鹿皮報則令固

始行于天下矣此其後楚人攻宋鄭燒燔燹焚鄭地

奇賞齋編

卷九十二

選子

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其

人有喪雌雄失男女之偶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

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楚人又進取宋田夾兩川築堤

益雖也東山之西水深滅堦墮敗四百里而後可田也

宋詞如綺叙事之巧然要知可為著書不可為史二

種文自兩宋一國體一詞體故孟堅贊史記曰其文

事按楚欲吞宋鄭而畏齊曰思人眾兵彊能害已者

必齊也於是乎楚王號令于國中曰寡人之所明于

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賢於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

而賢其臣寡人願事之誰能為我交齊者寡人不愛

封侯之君焉于是楚國之賢士皆抱其重寶幣帛以

一時之
事可
記者

至此內
軍令
移如
惟其
矣

齊桓公之左右無不受重寶幣者于是桓公召
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
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將拂于道仲父何不遂交楚哉
管子對曰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燬焚鄭地使城壞
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人有喪離
雄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
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境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
宋鄭思人衆兵彊而能害已者必齊也是欲以文克
齊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宋鄭而不知禁是失宋鄭
也禁之則是又不信于楚也知失于內兵困于外非
奇賞彙編 卷九十二 三 疑子

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子對曰請與兵而南
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遇至於遇上而以
鄭城與宋水爲請楚若許則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
許則遂以武令焉宋文奇事亦奇因其文武而文武
氏之所以臣伯也要王之困因順之伯之困因反之
順焉道反爲權自五伯以降皆非權不行于天下矣
桓公曰善于是遂與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于召
陵之上而令于遇上曰毋貲粟毋曲隄無擅廢適子
無置妾以爲妻因以鄭城與宋水爲請於楚楚人不
許遂退七十里而舍使軍人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
焉取其難百代而曰自此而北至於河者鄭自城之
無敢毀者也

學則後三
失其小也

而楚不敢嚙也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而楚
不敢塞也遂南伐及踰方城濟於汝水望汶山南致
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東存晉公於南北伐狄
竹還存燕公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反
位已霸修鐘磬而復樂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也
齊桓公上作結先泰史記外無此體○存三下因在
齊桓公之始年未足誦天下以力又未敢勝天下以兵
又未有爲結天下以心計唯德始而乃後正不德可
故假甲連聯而指封以義然義士猶非之撥初未而
誅意一撥政而無專封分有是于解疾不救敗而後
起將我故與亡之而假存之天下其誰不解體九合
賓行戰長不及大武不遠五伯會盟之後諸侯屬也
有同同室也夫盟之先各守其節主其因節降之不
當而散長之救惑也當其任爲義非任爲爭義天下
服其德爭天下疑其利已則不競而競于人一戰不
奇賞彙編 卷九十二 四 疑子

夫王者之心方而不最心雖方真列不讓賢賢不齒
第擇衆雖稱爲賢無優劣尚是貪大物也謂大貨是
以王之形大也不可以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心
心方而最故可其立之也以整齊其理之也以平易
以爭天下也人道施爵祿用地道舉大事用
立政出令用人人道施爵祿用地道舉大事用
天道是故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
過不伐及伐其大四封之內以正使之諸侯之會以
權致之近而不服者以地患之侵前其地遠而不聽

者以刑危之一而伐之武也。服而舍之文也。文武具。
滿德也。夫輕重彊弱之形諸侯合則彊孤則弱。驥之
材而百馬伐之驥必罷矣。彊最一伐而天下共之國
必弱矣。彊國得之也以收小其失之也以恃彊小國
得之也以制節其失之也以離彊夫國小大有謀彊
弱有形服近而彊遠王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
之形也。以負海攻負海中國之形也。折節事彊以避
罪小國之形也。自古以至今未嘗有先能作難違時
易形以立功名者。無有常先作難違時易形無不敗
者也。夫欲臣伐君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獨攻而取也。
奇賞彙編 卷九十二 五 選子

必先定謀慮便地形利權稱親與國視時而動。王者
之術也。夫先王之伐也舉之必義用之必暴相形而
知可量力而知攻攻得而知時是故先王之伐也必
先戰而後攻先攻而後取地故善攻者料衆以攻衆
料食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衆攻衆衆存不攻以食
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釋實而攻虛釋
堅而攻脆釋難而攻易夫搏國不在敦古時之宜持
也。理世不在善攻霸王不在成曲。在于全大舉失而
國危刑過而權倒謀易而禍反。謀事數易計得而彊
信功得而名從權重而令行固其數也。夫爭彊之國

必先爭謀爭刑爭權。今人主一喜一怒者謀也。令國
一輕一重者刑也。令兵一進一退者權也。故精於謀
則人主之願可得而令可行也。
問 謂爲國所 內言

凡立朝廷問有本紀。所問之事必爵授有德則大臣
興義祿子有功則士輕死節上帥士以人之所載則
上下和授事以能則人上功審刑當舉則人不易訟
無亂社稷宗廟則人有所宗毋遺老忘親則大臣不
怨舉知人急則衆不亂行此道也。國有常經人知終
始此霸王之術也。然後問事。事先大功則分臣悅政。
奇賞彙編 卷九十二 六 選子

自小始。爲政先小。從問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
乎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問死事之寡其餽
廩何如問國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問州之大夫
也何里之士也。問何州里欲知今吏亦何以明之矣。
問刑論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
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問
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幾何人也問國之棄人何族
之子弟也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問邑
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
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士之身耕者幾何家問鄉

之貧人何族之別也問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餘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幾何人子弟以孝聞于鄉里者幾何人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何事謂不用其吏不惡此等當惡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國子弟之游于外者幾何人貧士之受責古備字於大夫者幾何人官賤行書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其人非官乃賤自行文書身任士職輒以家臣自代亦須知其數也官承吏之無田餼而徒理事者幾何人羣臣有位事

奇賞彙編

卷九十二

七

選子

以教人可使帥眾莅百姓者幾何人士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此二名無可使陶非其四工之巧出足以利軍伍處可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城粟軍糧其可以行幾何年也吏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大夫疏器甲兵兵車旌旗鼓鉦帷幕帥車之載幾何乘疏藏器弓弩之張衣夾鈇鉤弦之造戈戟之緊其厲何若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視其器物宜修者而造修之官出器處器之具宜起而不起者何待為備者起謂其材所經日月可起用也鄉師車輜造修之具其繕何若輜謂車之有防工也尹伐材用毋於三時羣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備用必足人有餘兵詭陳之行以慎國常方戰有餘兵不用且詭而陳之以為行伍常慎而時簡稽帥馬牛之肥腊其老而死者皆舉之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出入死生之會幾何若夫城郭之厚薄溝壑之淺深門閭之尊卑空修而不修者上必幾之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處藏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得未為福也失謀而敗國之危也慎謀乃保國問所以教選人者何事其教人及選人者問以何事欲知其勤且觀其材用也問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所辟草萊有益于

家邑者幾何矣。所封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謂其事業最可以益人者。遂封表以示之。所築城郭修墻閉絕。通道阨闕。深防溝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所捕盜賊除人害者幾何矣。

戒陳戒子恒公

內言

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瑯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管仲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奇賞彙編卷九十二 九 是子

於人無荒亡之行。於身桓公退再拜。命口實法也。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無方而富者生也。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此謂道之榮。桓公退再拜。請若此言。管仲復於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塗之畏者莫如口。期而遠者莫如年。謂之休年也。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矣。

桓公退再拜之曰。夫子數以此言者。教寡人。管仲對曰。滋味動靜生之養也。好惡喜怒哀樂生之變也。聰明當物生之德也。是故聖人齊滋味而時動靜。御正六氣之變。禁止聲色之淫。邪行亡乎體。違言不存口。

靜然定生聖也

故天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四時云下。故萬物化云。運動能君不動。

政令陳下而萬功成。心不動使四肢耳目而萬物情寡交多。親謂之知人。寡事成功。謂之知用。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孝弟者。仁之祖也。忠信者。交之慶也。內不考孝弟。外不正忠信。澤其四經。罔謂學者。是

其身也

於其身者也。四經謂詩書禮樂。既無孝弟忠信。便四經流澤。徒為誦學者。即四經可以公

於是管仲與桓公盟。誓為令曰。老弱勿刑。參宥而後

奇賞彙編卷九十二 十 是子

弊關幾而不正。市正而不布。山林梁澤以時禁。祭而

不正也。草封澤。鹽者之歸之也。譬若市人。草封澤謂鹽。故歸者。市人言不設禁也。三年教人。四年選

賢以為長。五年始興車。踐乘遂南伐。楚門傳施城。施城。楚門傳施城。

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諱

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

公曰。鮑叔之為人。何如。管仲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

之國。不以其道子之。不受也。雖然。不可以為政。其為

莫如人

知仲事叔之術

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曰。則孰可管仲對曰。隰朋。朋之為人。好上議而下問。好上議。謂好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於國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必則朋乎。且朋之為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或有舉齊國之幣。持與路旁之家五十室言其事。大而且易。顯此皆自有主司。朋能不預而強知。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奇賞彙編

卷九十二

士 選子

寧乎。管仲對曰。君請嬰已乎。嬰已謂有所警。而問未止。鮑叔牙之為人。也好直。實胥無之。為人也。好善。實戚之。為人也。能事孫在之。為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對曰。鮑叔之為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誦。實胥無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誦。實戚之。為人也。能事孫在之。為人也。善言而不能以信。默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誦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為人。也。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而歎曰。天之生朋。以為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

管子不直校諸對十力也

哉。言朋亦謂隨已早內不管仲曰。夫江黃之國。近于楚。為臣死乎。楚為齊臣而死。楚必歸之。楚而寄之。楚不得為私。而齊猶有望。君不歸楚。必私之。私之而不救也。則不可救之。則亂自此始矣。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噬噬且暮。欲齧我。殺而不使也。殺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愛將。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噬噬且暮。欲齧我。殺而不使也。今夫豎刁其身之。不愛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仲又言曰。西郭有狗。噬噬且暮。欲齧我。殺而不使也。今夫

奇賞彙編 卷九十二

士 選子

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子遂卒。卒十月。隰朋亦卒。桓公去易牙。豎刁。衛公子開方。五味。不至於是乎。復反。易牙。宮中亂。復反。豎刁。利言卑辭。不在側。復反。衛公子開方。桓公內不量。力外不量。交而力伐。四鄰公薨。六子皆求立。易牙與衛公子內與豎刁。因共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故公死七日。不飲。九月。不葬。孝公。韓宋。襄公。率諸侯以伐齊。戰于驪。大敗。齊師殺公子無虧。立孝公。而還。襄公立十三年。桓公立四十二年。唯音

患

短語

凡人主者猛毅則伐。懦弱則殺。猛毅者何也。輕誅殺人之謂猛。毅懦弱者何也。重誅殺人之謂懦。弱此皆有失。彼此九輕誅者殺不辜而重誅者失有辜。故上殺不辜則道正者不安。上失有罪則行邪者不變。道正者不安則才能之人去。行邪者不變則羣臣朋黨。才能之人去則室有外難。羣臣朋黨則室有內亂。故曰猛毅者伐。懦弱者殺也。君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者莫要於兵。故誅暴國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則兵者外以誅暴內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國之經也。不可廢也。若夫世主則不然。外不以兵而欲誅暴。則地必虧矣。內不以刑而欲禁邪。則國必亂矣。故凡用兵之計三驚當一。至驚謂耀威示威。能驚敵師之一。三至當一軍。當一軍之至可三軍當一戰。至敵國。故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今交刃接兵而後利之則戰之自勝者也。攻城圍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爇之。則攻之自後者也。是以聖人小征而大匡不失天時不空地利用日維夢其數不出于計。何而吉日襲吉夢其數從故計必先定而兵出於竟計未定而兵出於竟則戰之

人知有
豈耳

自敗攻之自毀者也。得眾而不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倭者同。實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將徒人與倭者同。實從人謂無兵甲者倭也。人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將。予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一器謂師之器。其器既成敢往也。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眾。倭音尖。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三

古 通子

制分

短語

凡兵之所以先爭聖人賢士不為愛尊爵道術知能不為愛官職巧伎勇力不為愛重祿聽耳明目不為愛金財故伯夷叔齊非于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前行多修矣武王非于甲子之朝而後有勝也其前政多善矣故小征千里徧知之。小征謂以諸侯之衆有五百里者今既與衆而征已則築堵之牆十人之聚與敵國皆當知之。故徧知千里築堵之牆十人之聚日五間之間謂私候之假令築一堵之牆或十人聚作主者猶日五侯之規或事之大可以不以不

請所疑士事也官各謀其職事也又當量實安其而君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瑞君所與臣為信也之也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是以上有餘日唯有法制下有分職也

明君在上便辟不能食其意刑罰亟近也大臣不能侵其勢比黨者誅明也若明故比為人君者能遠譏

詔廢比黨淫倖行食之徒游食無爵列於朝者此正

詐拘姦厚國存身之道也為人上者制羣臣百姓通

中央之人和若之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制制令之

奇賞彙編卷九十二七選子

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緩為急急可

以取威以急為緩緩可以惠民威惠遷於下則為人

上者危矣賢不肯之知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財力之

貢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賢不肯而可威黨於下

有能以民之財力上昭其主而可以為勞於下用人

上下以昭其主上下以環其私爵制而不可加則為

人上者危矣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之實者也

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也訛言於外者

脅其君者也鈐令而不出者幽其君者也四者一作

而上下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神聖者王仁

智者君武勇者長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天道人情者實寵者從此數之因也質主也能通天道人情可從謂臣也是故始於患者不與其事親其事者不規其道是以為人上者患而不勞也百姓勞而不患也

君臣上下之分素則禮制立矣是故以人役上以力

役明謂臣勤力役用以刑役心謂役心以此物之

理也心道進退心則度量可而刑道消消謂充也

主制者圓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方者執執者固固

則信君以利和臣以節信則上下無邪矣

奇賞彙編卷九十二大選子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已知丹青在山民知

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是以我有過為而民

毋過命我身有過為人必知而名民之觀也察矣不

可遁逃有過必知故以為不善故我有善則立譽我

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

人無操名從人無不彊也謂君自行善持名操名去

人無不弱也去人無善可稱故弱雖有天子諸侯民

皆操名而去之則捐其地而走矣故先王畏民在於

類曰佳句
非經語也

益見氣與
則之利

善則端若
臣道也若
則歸民焉
道也

身者孰為利氣與目為利氣者神也通目者神之
可布曲直善惡之聖人得利而託焉故民重而省迷
我亦託焉聖人託可好我託可惡以來美名又可得
乎我託可惡愛且不能為我能也毛嫱西施天下之
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為可好我且惡面而盛
怨氣焉怨氣見於面惡言出於口去惡充所往去于
惡事以來美名又可得乎甚矣百姓之惡人之有餘
惡也惡人不善是以長者斷之短者續之滿者溢之
虛者實之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不能罪身
者民罪之故稱身之過者彊也治身之節者惠也不
奇賞彙編卷九十二 尤 選子
以不善歸人者仁也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
則歸之於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有善而歸之民
則民喜往喜民善往則來懼身過來則此明王之所
以治民也今夫桀紂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
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往怒
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故明王懼聲以感耳以
惡惡聲懼已耳聞而懼氣以感目人以惡氣懼已目見
感則心不敢念非懼氣以感目而感則身不敢違惡
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慎乎匠人有以感斤櫨故
繩可得料也羿有以感弓矢故發可得中也造父有
以感轡策故邀獸可反遠道可致

侈靡

短語

倍堯之時混吾之美在下其道非獨出人也倍帝倍
帝之時此屋可封美俱在下其能若此也言二
言非有出人之道修古而已混同也山不童而用
贍澤不弊而養足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
應天子之食以其自養之餘牛馬之牧不相及各自人民之俗不
相知不出百里而來足故卿而不理靜也雖立公卿
以人其獄一踦腓一踦屨而當死諸侯犯罪者令著
靜故以當今周公斷指滿藉斷首滿藉斷足滿藉而死民
死刑以當不服非人性也敝也今周公謂時所用法也稽考地
重人載毀敝而養不足事末作而民興之是以下各
奇賞彙編卷九十二 尤 選子
而上實也聖人者省諸本而游諸樂大昏也博夜也
問曰與時化若何莫善於侈靡賦有實敬無用則人
可刑也故賤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禮樂而如賤事業
本之始也使上貴玉而下賤穀穀而如珠民大誦矣
殺株上重國亦無刑焉故輕重國執諸篇皆以幣調
靡所以導源而極其本也以上侈靡易下儉實而後
賤故衆力農而粟米賤賤事業乃事末作之反也珠
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玉者陰之陰也故勝水其化如
神故天子滅珠玉諸侯滅金石大夫畜狗馬百姓滅
布帛不然則彊者能守之智者能牧之賤所貴而貴
所賤不然則寡獨老不與得焉均之始也若不貴而
藏之則利

三者如不
法之遠矣

敬思如字

伯於強智雖勝寡獨老無所與之政與教孰急管
今藏之者所以振貧乏故為均之始。政與教孰急管
子曰夫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標然若秋雲之
遠動人心之悲藹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鵬然
若謫之靜動人意以怨蕩蕩若流水使人思之。人所
生往。靜則思生而怨。教之始也身必備之。辟之若秋
雲之始見賢者不肖者化焉敬而待之愛而使之若
焚神山祭之。若焚落神山。賢者少不肖者多使其
賢不肖惡得不化。今夫政則少則所犯故于為政少
用為若夫成形之微者也去則少可使人乎用貧與
富何如而可曰甚富不可使甚貧不知耻水平而不
奇賞彙編 卷九十二 主 選子
流無源則竭竭雲平而雨不甚無委雲雨則遊已
少雨又無委雲以
助之其雨必遊已
鄰國之君俱不賢然後得王俱賢若何日忽然易卿
而移忽然易事而化。如兩鼠鬪穴將勇者勝蓋既無
其所以不變而後能加之。變而足以成名承弊而民
勸之名故民勸勉之也
請問諸侯之化弊。弊謂久行弊也者家也。則以家習
不家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吾君長來。則以家習
之精計策起化而下之。通于流。獵君長虎豹之皮用
水是有招挾之解長來之也。獵君長虎豹之皮用
功力之君上金玉幣好戰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

先於田宅今吾君戰則請行民之所重飲食者也後
樂者也民之所願也足其所欲瞻其所願則能用之
耳今使去皮而冠角食野草飲野水孰能用之。言士
于衣食則君傷心者不可以致功故當至味而罷至
樂。謂富者先奉至樂而雕卵然後淪之雕燎然後餐
之。及食至味而罷之。而雕卵然後淪之雕燎然後餐
之。故不富者靡之貧者為之。富者所以得成此侈靡此
處也。不富者靡之貧者為之。富者所以得成此侈靡此
百姓之息生百擾而食非獨自為也。百姓則意于作
業故能生此富者之靡富成此侈靡亦以百姓振起
之故也。豈富者能自為乎。凡富者之所靡皆資者之
所為一人而百工之為傭力不相棄故以彼之所急
借此之所振化居而相為然後得生非以自為也。自
奇賞彙編 卷九十二 主 選子
為花為之畜花則其臣者予而尊之。謂臣富者令欲
無化。為之畜花則其臣者予而尊之。謂臣富者令欲
少與而後使而輟之。用然後成其功。徒以而富之。空
多費之也。使而輟之。用然後成其功。徒以而富之。空
且取其物終之也。父繫而伏之。或加父罪而係之子
也。子虛爵而驕之。或空與爵名而無其位。以收其春
秋之時而消之。富者先財物以射春秋之有祿禮我
而居之。富者先財物以射春秋之有祿禮我
之。富者先財物以射春秋之有祿禮我
招請而請。廉以標人。富而清廉則
為國者反民性然後可以與民戚。若其性欲必敗
之規也。民欲佚而教以勞民欲生而教以死勞教定

而國富死教定而威行聖人者陰陽理故平外而險中故信其情者傷其神美其質者傷其文化之美者應其名變其美者應其時不能兆其端者蓄及之故綠地之利承從天之指辱舉其死逆地天以舉事則死也閉辱若能開國以納善言則辱可開也知其綠地之利者所以參天地之吉綱也

地之吉綱也。

○閉辱若能開國以紳

知其緣地之利者所以參天

開其國門者玩之以善言有善言可玩故開國以納之也

員其中辰其外善則從無失外事之時也辰時也

而復畏彊長其虛而物正以視其中情其旂物也雖見外正猶未

公曰國門則塞百姓誰敢勦故以備

之擇天下之所宥謂不爲天下之所疾者擇鬼之所當擇人天

之所載而亟付其身此所以安之也付其身而任之

舉之重予之官而危之因責其能以隨之猶賊則疏

之毋使人圖之。猶䟽則數之。毋使人曲之。因不寵任而疎已者

則數知恩義以悅之無使人
此所以爲之也大有臣

甚大將反爲害謂大臣富有既臣且甚大吾欲優患

除害將小能察大爲之奈何潭根之毋伐不可伐大

不可幸謀。國事之出入祠其惡也。
之毋涸。繫探其深情常令下儀之毋助。彼爲不善
同釐見之母使圖竭也。

見之如魚游水

之章明之母滅食穀明不善令人皆生榮之母失謂
其可誅之時必不得失之十言者不勝此一雖凶
必吉故平以滿無事而總以待有事而爲之若何使
家從故平安之時滿積其財以無積者立餘日而修
事之時收積至時散其積而用也積者立餘日而修
美車馬而馳多酒禮而靡千歲毋出食不外此謂本
事縣人有主人此治用然而不治積之市一人積之

事縣人有主人此治用然而不治積之市一人積之

美車馬而馳多酒醴而靡十歲毋出食市此謂本

下一人積之上此謂利無常百姓無實以利爲首一

上○一○下○惟○利○所○處○利○然○後○能○通○通○然○後○成○國○利○靜○而○

不化觀其所出從而移之和而不化者則歸所出視

其不可餽因以爲民等
人非有文武之材又不任作
奇賞彙編 卷九十二 三 選子

利之人而齊之也

請問爲過若何崇邊境。聖曰夫邊日蹙不可以常

其亂任之以事因其謀方百里之地樹表相望者丈

夫走禍婦人備食其有寇賊之禍丈夫則走而內外齊命婦入則備食以給之也

相儻春秋一日敗曰千金彌本而動候人不可重也

唯交於上能必於邊之辭。我動靜不可使重之。唯有能與上交必定邊境之辭。行人可不有私。不有私所。

至國不易者其可重也。行人使人也。若何。以爲內因也。而可雖不有私耳。

凡輕者操實也以輕則可使輕而操實則可使也重不可起輕

1

不方之政不可以爲國曲靜之言不可以爲道節時
於政與時往矣不動以爲道齊以爲行避世之道不

于四極金心在中不可匿金之真性明燭明故此心于金外
見于形容可知于顏色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
人害于戈兵不言之言聞于雷鼓金心之形明于目

一月察于父母

是以聖人之治也。靜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奇謂邪。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不

邪

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不

可常居也不可廢舍也隨變斷事也知時以爲度大

者寬小者局物有所餘有所不足兵之出出于人

兵其人入于身兵而有功入其身賞賜必反于身兵之勝從于道德

之來從于身故曰祥于鬼者義于人

去善之言爲善之事事成而顧反無名。

故曰有中有中。幸事雖得其中而不孰能得夫中之

衷乎得于中之損益折

奇賞彙編
卷九十二
選子

孰能棄名與功而還與衆人同孰能棄功與名而還

友無成無成有貴其成也有成貴其無成也曰極則

久月滿則虧極之徒不滿之徒虧亘之徒戚孰能已

無已乎效夫天地之祀人言善亦勿德人言惡亦勿

詩	詩	詩
而	之	空
然	然	然
刀	之	絲
兩	又	言
幸	勿	青
但	無	心
照	則	勿

自清
以行
之空
然勿
雨之
淋然
自流
淑然
和美
善惡

氣以旁爲事。所察而銜之。無聽辨萬物歸之。

美惡乃自見天或維之地或載之天莫之維則天以

地莫之載則地以沈矣夫天不墜地不沈夫或

維而載之也。夫又況于人人有治之辟之若夫雷鼓

之動也夫不能自搖者人或搖之自無謂之動皆不能搖有時而動則

夫或者何若然者也視則不見聽則不聞麗乎

天下滿不見其穢集於顏色知於肌膚青其往來莫

知其時。薄乎其方也。韓乎其園也。韓乎其莫聞其明。

敬口爲聲也耳爲德也目有眦也手有指也足有趾也

也事。物有所比。且當主者。當正者。三。而一。

也。事特有所也。富生者生。盡死者死。言有西有東。

名。列其籍。置常立。備能守。貞乎常事。邇道能官人乎。

故書其惡者言其薄都上聖之人官以主之猶有惡

口無虛習也手無虛指也

物至而命之耳。發于名聲，凝于體色。此其可論者也。

不發于名聲不凝于體色此其不可諭者也及至于

奇賞家編
卷九十二
天選子

至者教存可也教亡可也如
此者存亡教故教存亦

亦也故曰濟於舟者和於水矣義於人者祥其神

矣事有適而無適若有適解不可解而後解有適

故善舉事者國人莫

知其解爲善手毋提提爲不善手將陷於刑有所提揚

所學欲爲不善又恐陷于刑罰也善不善取信而止

若左若右正中而已矣縣乎日

月無已也處陰陽之中得其正而止若能常得中則名與日月俱懸而無已時也悒悒

者不以天下爲憂惴惴乎正者忘刺刺者不以萬物天下故不憂也

爲策 剽求物理而經營切焉能忘智
爲策 剽求物理而經營切焉能忘智

而為愕愕乎難言。憲術須同而出。須同衆心然後出之。無益言無損言近可以免。又曰何謀此慎密之至。故曰知何知乎謀何謀乎審而出者彼自來自知曰。稽知人曰濟知苟適可為天下周內固之一可為長。久論而用之可以為天下王天之視而精。既可王天下。故視天四壁而知請也。祭天所奠也。同即于壁故。能精之也。四壁既知其福解也。壤土而與生。壤土為之生。四壁而新請其福解也。壤土而與生。壤土為之生。百穀能若夫風與波乎。唯其所欲適故子而代其父。曰義也。臣而代其君曰篡也。篡何能。歌武王是也。武王以臣代君則非篡也。謂之篡之豈能使紂之。衆前歌後舞乎。則武王以臣代君於理是也。故曰執奇賞彙編。卷九十二。選子。

皆備之則何須以此知象乃知行情。于身知象乃知行情。而遠之也。知行情乃知養生。不達理則生全。左右前後周而復所執儀服象敬迎來者。執常儀行常象將來。今夫來者必道其道。理必道而來從也。無遷無衍。命乃長。久和以反中。形性相葆。一以無貳。是謂知道。將欲服之。必一其端。而固其所守。貴其往來。莫知其時。索之於天。與之為期。則期時可知也。天不失其期。乃能得之。既不失期。則性。故曰吾語若大明之極。大明之明。非愛人不子也。非有所隱惜于。同則相從。反則相距也。與天同則從。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奇賞彙編。卷九十二。選子。

水地。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莖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流通者也。故曰水具材也。水具材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澁人之惡。仁也。視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飽至滿而止。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人皆赴高。已獨起下卑也。卑也。皆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為都。居準也。者五量之宗也。索也者五色之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諸生之。

水玉如對

玉有府

八水也
人如王

水玉如對
八水也
人如王

淡也。違非得失之質也。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
 天地而藏於萬物。產于金石。集于諸生。故曰水神。集
 於草木。根得其度。華得其數。實得其量。鳥獸得之。形
 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反其
 常者。水之內度適也。謂潛潤之度夫玉之所貴者。九德出
 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堅而不蹙。義
 也。廉而不劓。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
 適皆見精也。茂華光澤。益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
 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爲
 寶。剖以爲符。瑞九德出焉。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
 奇貨彙編 卷九十二 至 選子

流形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三月之胚
 食也。謂脾曰五藏。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
 心。五藏已具。而後生肉。脾生肉。脾生骨。腎生腦。肝生
 華。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後發爲九竅。脾發爲鼻。肝發
 爲目。腎發爲耳。肺發爲竅。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
 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以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於
 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也。察於淑湫心之所
 慮。非特知於麤麤也。察于微眇。故修要之精。是以水
 集於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爲人。精液凝結而爲人也九竅
 五慮出焉。此乃其精也。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以者。

水

秋水出
水來而

生出龜
又生出
又生出
又生出

水

也。稟氣。龜伏聞能存而能亡者。耆龜與龍是也。龜生
 於水。發之於火。於是爲萬物先。爲禍福正。龍生於水
 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則化如蜃。蜃欲大則藏于天
 下。欲上則凌于雲。氣欲下則入于深泉。變化無日上
 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聞能存而能亡者也。或世
 見。謂下谷不從。或世不見者。謂個川水生。蜃與慶忌。
 世見生慶忌。世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徒水之不絕
 者。生慶忌。謂涸澤中有谷。有水。慶忌者其狀若人。其
 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
 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
 奇貨彙編 卷九十一 至 選子

之精者。生於蜃。蜃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
 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龍此涸川水之精也。是以
 水之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以者。生人與玉。伏聞能
 存而能以者。耆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蜃與慶忌。
 故人皆服之。而管子則之。管子獨能知人皆有之而
 管子以之。管子獨能知人皆有之而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萬物莫
 不以生。唯知其託者能爲之正具者。水是也。故曰水
 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
 愚俊之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躁而復
 故。其民貪。麤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

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泊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
窳而積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晉之水
枯旱而運淤滯而襍故其民誦諛諛詐巧佞而好利
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襍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
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是
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正水清
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汚民心易則行無邪是以聖人
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

勢第

短語

奇賞彙編

卷九十二

奎

選子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方戰之時懼致水禍此必為水
中方戰之時懼致水禍此必為水小事不從大事不吉戰而懼險此謂迷
其將亡之道動靜者比于死動作者比于醜我動而彼靜
動相親強動信者比于距我如動者比于見距也夫靜與作時以為主人
誦者比于避服者近于見避時以為客貴得度靜作得度則為主人知靜之修居
而自利修則多智而又安靜二者能知作之從每動有
功如其所修則常能從理故曰無為者帝其此之謂矣
逆節萌生天地未形先為之政其事乃不成繆受其
刑將為篡殺凶逆之節雖萌牙而生然天地寂泊不
刑見微應無從已之形比則先天而後天乃達之故

天時不成人聖人因天時不作勿為密
人事不起勿為始慕和其眾以修天地之從人先生

大聖

之天地刑之聖人成之則與天同極正靜不爭動作
不載素質不留與地同極未得天極則隱于德已得
天極則致其力既成其功順守其從人不能代成功
之道贏縮為寶母亡天極究數而止但盡天之數事
若未成母改其形母失其始靜民觀時待令而起故
曰修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贏贏縮縮因而為當
死死生因天地之形天地之形聖人成之小取者
小利大取者大利盡行之者有天下故賢者誠信以
奇賞彙編 卷九十二 奎 選子
仁之慈惠以愛之端政象不敢以先人中靜不留裕
德無求形於女色女之容色靜其所處者柔安靜樂
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清作也故賢者安徐正靜
柔節先定行於不敢而立于不能守弱節而堅處之
故不犯天時不亂民功乘時養人先德後刑順于天
微度人既順於天又微度人善者明不能見也善者明不能見也
則極也則極也雖有明察也如此者則雖善局之人大明勝大周則
不能自隱藏必為善明者所知也大明勝大周則
民無大周也大周勝大明則民無大明也大周之先
可以脩信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索而不得求之招

天
運除也

搖之下。招搖之星隨斗杓順時而建者也。天下者時

而取則。獸厭走而有伏網罟。一偃一側。不然不得大

文三會。武主三言其極也。文主常而貴義與德。大武

三會而偃武與力。德義大武三會則武道行也。故能

任法。區言

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故曰法古之法也。世無請謁

任舉之人。無間識博學辨說之士。無偉服無奇行皆

實丁法以事其主。

正世。區言

奇賞彙編。卷九十二

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夫君人之道莫貴于

勝勝故君道立。

治國。區言

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則

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倍貸謂貸一還二也。耕耨者有時而澤

不必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糴以束是

又倍貸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于民者四。上無時之

一廝與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夫以一民養四

主。四主即上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

四倍貸也。

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

蕃孰也。四種而五穫。中年畝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

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

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

無道相過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則田墾姦

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

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

奇賞彙編

凡物之精此則為生。精謂神之至靈者也。得此則為生

為列星流于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于胸中。謂之聖

人是故民氣。杲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淵。淳乎如

在于海。卒乎如在于己。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以

止之。氣而可安。以德。靜心念德。不可呼以聲而可迎

以音。謂其宮商角徵之

凡道無所善。心安愛心靜氣理。道乃可止。彼道不遠

民得。以產彼道不離民。因以知是故卒乎其如可與

索。恥乎其如窮無所。及欲窮之則

與聲修心靜音道乃可得。

精存自生。其自安榮內藏。以為泉原。浩然和平。以為

精存自生。其自安榮內藏。以為泉原。浩然和平。以為

精存自生。其自安榮內藏。以為泉原。浩然和平。以為

精存自生。其自安榮內藏。以為泉原。浩然和平。以為

精存自生。其自安榮內藏。以為泉原。浩然和平。以為

精存自生。其自安榮內藏。以為泉原。浩然和平。以為

精存自生。其自安榮內藏。以為泉原。浩然和平。以為

精存自生。其自安榮內藏。以為泉原。浩然和平。以為

精存自生。其自安榮內藏。以為泉原。浩然和平。以為

氣淵淵之不涸。四體乃固。泉之不竭。九竅遂通。善氣迎人。親于弟兄。惡氣迎人。害于戎兵。不言之聲。疾于雷鼓。心氣之形。明于日月。察于父母。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懲。過氣意得而天下服。若不然。賞不得。此誠善也。心意定而天下聽。搏氣如神。萬物備存。故天下服也。結聚神氣。則無所搏。結聚也。結聚神氣。則無所搏。變化故如神。而物備存矣。

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

大心而敢。寬氣而廣。其形安而不移。能守一而棄萬。

苛。守一則惡煩。故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

奇賞彙編 卷九十二 老 選子

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

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愛慾靜之

遇。亂正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彼道自來。可藉與謀。

管子

小問 七臣七主

禁藏 九守

度地 地貢

臣乘馬 乘馬數

海王 國蓄

山國軌 山權數

山至數 地數

揆度 國准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三 管子

輕重

選子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九十三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管子

小問

雜篇

客或欲見于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仲曰君子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聞取人以人者以人言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七臣七主

雜篇

臺榭相望者亡國之廡也馳車充國者迫寇之馬也

奇賞彙編卷九十三

選子

羽翽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燔功之審也夫凡私之所起必生于主夫上好本則端正之士在前上好利則毀譽之士在側上多善賞不隨其功則士不為用數出重法而不克其罪則姦不為止明王知其然故見必然之政立必勝之罰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推則往召則來如墜重于高如瀆水于地故法不煩而吏不勞民無犯禁故有百姓無怨于上上亦法臣法斷名決無誹譽故君法則主位安臣法則貨賂止而民無姦嗚呼美哉名斷言澤則其言飾臣克親貴以為名恬爵祿以為高好名則則其言澤

禁藏

無實為高則不御故記曰無實則無勢失勢則馬焉制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好侵反而行私請侵謂侵

故私道行則法度侵刑法繁則姦不禁主嚴誅則失

民心亂臣多造鍾鼓衆飾婦女以惜上故上惜則陳

不計而司聲直祿上此惜祿雖有危亡之虞不能計

已不愛是以諂臣貴而法臣賤此之謂微孤愚臣深

罪厚罰以為行重賦歛多允道以為上使身見憎而

主受其謗故記稱之曰愚忠愚臣雖

主乃比奸臣痛言人情以驚主開罪黨以為警除譬

則罪不辜罪不辜則與譬居故善言可惡則善士屏

奇賞彙編卷九十三

選子

而決日至而運耳無聞奸臣微以自信而主失親知平權先以說附耳奸君之意已也若果信之則失其親也亂臣自為辭功祿明為下請厚賞若為非毋動為善棟其居也與衆非與棟梁也以非買名以是傷上而衆人不知之謂微攻

禁藏

雜篇

大民之所生衣與食也食之所生水與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畝而足于卒歲歲兼美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蔬素食當十石棟批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旁入奇利未

其中也故國有餘藏民有餘食夫叙鈞者所以多也
也權衡者所以視重輕也戶籍田結者所以加貧富
之不訾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備然後
民可足也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以事伐者王以
政伐者霸

九守

雜篇

安徐而靜柔節先定虛心平易以待須意以待臣之

右主位

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聽之術必須審察
不可望風則有所距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三

三

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高山仰之不可極也
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其極也

右主聽

心不為九竅九竅治君不為五官五官治

右主因

一日長目二日飛耳三日樹明明知千里之外隱微
之中曰動姦姦動則變更矣姦在隱微其理將動
姦既動矣自然變更

右主參

度地

雜篇

昔者桓公問管仲曰寡人請問度地形而為國者其

精于治水
故其國不
為天下
者與民
之患日通

何如而可管仲對曰夷吾之所聞能為伯王者蓋天
子聖人也故聖人之處國者必于不傾之地而擇地
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其國都或在山左
澤然內為落渠之寫因大川而注焉其國都內更落
後建內為落渠之寫因大川而注焉其國都內更落
理都邑第一宅第第二相地未有外山水者平原以
高下屈落視取之兵志右山陵左水澤地尚右山
水西來故天下都城大約皆如兵勢兵以此為生度
地居民生之而已矣韓厥曰土薄水淺其惡
易觀民怨望監所以落渠之寫因大川而注

桓公曰願聞五害之說管子對曰水一害也旱一害
也風露電霜一害也屬一害也蟲一害也此為五害

五害之屬水最為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桓公曰願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三

四

選子

問水害管仲對曰水有大小又有遠近水之出于山
而流入于海者命曰經水水別于他水入于大水及
海者命曰枝水山之溝一有水一母水者命曰谷水
水之出于他水溝流于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
而不流者命曰淵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
因而扼之可也而不久常有危殆矣
桓公曰水可扼而使東西南北及高乎管仲對曰可
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則疾至于剽石而下向高即留
而不行故高其上領鏡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滿四十
九者水可走也上謂水從來處高之有欲注者取勢
也經謂鏡鏡也言欲令水上高必大

為經私空其中使前後相受以共為分每頭而首
十尺即長一丈也分之于三里間之每頭而首
此則水可走上矣。不善下而不爭走也。如
田之為溝洫以通水也。唯其治田之利。日。為
時封澆行留而用之。然而祭者曰。土反。乃迂其道而
其宅水。滿其壑。安有置。而走上之。乃迂其道而
遠之以勞行之。其勞而以下水道。張水之性行至曲必
留退。滿則後推前。地下則平行。地高即控。杜曲則倚
後相倚。則環環則中。前後相排。則則流。中則涵。無所
通則相涵。則塞塞則移。移則控。控則水妄行。水妄行
則傷人傷人則困。困則輕法。輕法則難治。難治則不
孝不孝則不臣矣。故五害之屬。傷殺之類。禍福同矣。
奇賞彙編 卷之三 五 子

知備此五者人君天地矣。相公曰。請問備五害之道。
管子對曰。請除五害之說。以水為始。請為置水官。令
置水者為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長官佐各
財足乃取水。左右各一人。使為都匠。水工令之行水
道。城郭隄川溝池。官府寺舍及州中。當繕治者。給卒
財足。其財其糧。用也。令曰。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民
用者。輒免之。勿小不在役。有鋼病不可作者。疾之。其
省之數。可省作者。半事之。謂疾者。雖不任役。可以
行以定甲士當被兵之數。上其都。因力役之際。并

之以為甲士而被兵之數。都以臨下。視有餘不足之
處。輒下水官。水官亦以甲士當被兵之數。視其兵不
足之處。即甲士下之。于水官。水與三老里有司伍長
官。既得甲士。還以備兵數也。與三老里有司伍長
行里。因父母家行。閱具備水之器。謂水官與三老五
其家之父母與之。以冬無事之時。籠雨板築。各十六
置六具。上車什一。雨葦什二。以備水。食器兩具。每人
人有之。銅蕪里中。以給喪器。後常令水官吏與都匠
因三老里有司伍長。案行之。常以朔日始出。具閭之
取完。堅補弊。父去若惡。常以冬少事之事。令甲士以
更次益薪積之。水旁州大夫將之。唯母後時。謂將領
奇賞彙編 卷之三 六 子

時其積薪也。以事之。農事既畢。其作土也。以事未
起。天地和調。日有長久。以此觀之。其利百倍。故常以
母事具器有事用之。水常可制。而使母敗。此謂素有
備而豫具者也。齊海國也。受九河之下。淮河之患。水
侯國自為故。一井郡縣。而患乃患移之。天子耳。宋
漢前非無水患。眾國受治之。漢後天子獨治之。衆治
其備。豫有修。獨相公曰。當何時作之。管子曰。春三
月。天地乾燥。水糾列之時也。山川鋼落。天氣下。地氣
上。萬物交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莢生。可食。寒暑
調。日夜分。分之後。夜日益短。晝日益長。利以作上。功
之事。土乃益剛。令甲士作隄。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

上。隨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爲之囊。大者爲之隄。小者爲之防。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歲埤增之。樹以荆棘。以固其地。雜之以柏楊。以備決水。民得其饒。是謂流膏。令下貧守之。往往而爲界。可以毋敗。當夏三月。天地氣壯。大暑至。萬物榮華。利以疾。蔕殺草。蔕使令不欲。授命曰。不長不利。作土功之事。放農焉。利皆耗。十分之五。土功不成。當秋三月。山川百泉涌降。雨下山水出。海路距雨。露屬天地。湊洩利。以疾作。收歛。毋留。一日。把百日。餉民。毋男女皆行于野。不利作土功之事。濡濕日生。土弱難成。利耗什分之六。土工之事。奇賞彙編 卷九十三 七 選子

五官之吏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順之令之家起火爲溫其田及宮中皆益井毋令毒下及食器將飲傷人有下蟲傷禾稼凡天苗害之下也君子謹避之故不入九死也大寒大暑大風大雨其至不時者此謂四刑武遇以死或遇以生君子避之是亦傷人故吏者所以教順也三老里有司伍長者所以爲率也五者已具民無願者願其畢也故常以冬日順三老里有司伍長以冬賞罰使各應其賞而服其罰五者不可害則君之法犯矣此示民而易見故民不比也桓公曰凡一年之中十二月作土功有時則爲之非奇賞彙編 卷九十三 八 選子

地員

雜篇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也其者大尺之名濟田悉徒謂其地每年皆須更易也五種無不宜其立

后而手資謂此立君以主之手常其木宜阮喬與杜松

其草宜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

而至于泉謂其地深五施每施七尺故呼音中角地

無不宜其麻白其布黃其草宜白茅與藿其木宜赤

蒙見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于泉

奇賞彙編卷九十三九選千

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壽黃唐無宜也唐虛唯

宜黍稷也宜縣澤常宜縣行腐落上說虛脫不其

草宜黍稷與茅其木宜樵擾桑樵木名見是土也命

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于泉呼音中宮其泉

黃而洩流徙謂水機構之氣其泉若斥填宜大菽與

麥其草宜蕒蕒其木宜杞見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

七十四尺而至于泉呼音中羽其泉鹹水流徙黑埴

宜稻麥其草宜萍蓀其木宜白棠見是土也命之曰

一施七尺而至于泉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

地按此
言其地
土地之
非謂地
皆然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三

凡聽徵如召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

宮如牛鳴窮中凡聽商如離群羊凡聽角如雉登木

以鳴音疾以清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

開以合九九五音九也又九九之為八十一也以是

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鍾之宮而為五音之本

分而益之以一為百有八為徵益以三十分之一

八是為微之數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

商不無有即有也乘亦三分之一也三分有三分而

後于其所以是成羽十四合為九十六是羽之數有

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餘六十四是角之數

奇賞彙編卷九十三十選千四

而至于泉其下清商不可得泉清商之名陞山白壤十

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于泉其下駢石不可得泉

石駢密故徙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于泉其下

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

于泉山之上命之曰縣泉不得泉已四矣又一加十

四丈而高陵土山反不言無泉何也地經曰山之古

降雨澤蓋地為坤山為艮一剛一柔一高一下一其地

泉地經曰天地往往鐘靈為古土今名山至其地不

乾其草如茅與走如茅走其木乃楠鑿之二尺乃至

于泉山之上命曰復呂其草魚腸與蒲其木乃柳鑿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三 士 選子

之三尺而至于泉山之上命之曰泉英其草斬白昌

其木乃楊鑿之五尺而至于泉山之材其草藐與蒿

草其才乃格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于泉山之側其

草藹與蕘其木乃品榆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于

泉凡草土之道各有殺造謂此地生其草或高或下

各有草土葉下于輦輦亦草名唯生葉無莖輦下于

范范下于蒲蒲下于葦葦下于藿藿下于萋萋下于

莽莽下于蕭蕭下于薛薛下于萑萑下于茅凡彼草

物有十二類謂草上下各有所歸九州之土為九

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群土之長是唯五粟五粟

之物或赤或青或白或黑或黃五粟五章五粟之狀

渾而不朋剛而不敵渾不渾車輪不汚手足其種大

重細重白莖白秀無不宜也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

在隤在衍其陰其陽盡宜桐柞莫不秀長其榆其柳

其縻其桑其柘其櫟其槐其楊群木蕃滋數大條直

以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箭

藻龜榆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蘼蕪椒連五臭所校

烈之氣寡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黃白其

人夷姤夷平也姤好五粟之土乾而不格格謂堅湛

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言常是謂粟土粟土之次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三 士 選子

曰五沃五沃之物或赤或青或黃或白或黑五沃五

物各有異則五沃之狀剽恣豪土蟲易全處剽恣也

豪土謂其上多窟穴若恣剽不白下乃以澤既堅密

濕而不乾白此其種大苗細苗蝕莖黑秀箭長蝕即

箭長謂若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岡若在隤

陵之陽其左其右宜彼群木柞柞扶櫟及彼白梓其

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莖起其棘其棠其槐其楊

其榆其桑其杞其枋群木數大條直以長其陰則生

之楂黎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擇時所其

麻大者如箭如葦大長以美其細者如藿如蒸微有

與各大者不類欲有種與則以小者則治揣而藏之
若衆練絲言細絲既治端五臭疇生疇龍也謂為蓮
與藤蕪藁本白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泉白
青其人堅勁寡有赤騷終無痛醒痛自疾也五沃之
土乾而不斥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沃土
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襍英各有畢章五
位之狀不塌不灰塌謂堅青志以落音及細密和落
岡在陵在隕在衍在丘在山皆宜竹箭求尾求尾亦竹類也
檣檀其山之淺有龍與斥龍斥古草名群木安遂條長數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三 主 選子
大其系其松其杞其葺種木胥容榆桃柳棟棟音群藥
安生薑與桔梗小辛大蒙其山之最多桔符榆其山
之末有箭與苑其山之旁有彼黃蚩及彼白昌山藜
葦芒群藥安聚以困民殃其林其澆其槐其棟其柞
其穀群木安遂鳥獸安施施謂有既有康鹿又且多
鹿其泉青黑其人輕直省事少食言其性無高下
葆澤以處是謂位土位土之次曰五隱五隱之狀黑
土黑落落地也青休以肥芬然若灰其種欄葛棘莖黃
秀恚目恚目謂其其葉若怨以蓄殖果木不若三土
以十分之二是謂隱土隱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

芬然若澤若屯土其種大水腸細水腸棘莖黃秀以
慈忍水旱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
二是謂壤土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狀捍然如米
捍堅貌其土以葆澤不離不圻其種忍隱忍葉如霍
葉以長孤茸茸之狀黃莖黑莖黑秀其粟大無不宜
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二凡上土三十物
種十二物中土曰五志五志之狀靡焉如壘潤濕以
處其種大稷細稷棘莖黃秀慈忍水旱細粟如麻蓄
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志土之次曰五縷五
縷之狀強力剛堅其種大邯鄲細邯鄲邯鄲葉如扶
奇賞彙編 卷之九十三 主 選子
種其種亦其粟大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
縷土之次曰五縷五縷之狀芬焉若糠以肥謂其地
其種大荔細荔青莖黃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
十分之三縷土之次曰五剝五剝之狀華然如芬以
脈謂其地色青其種大矩細矩黑莖青秀蓄殖果木
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剝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狀
栗焉如屑塵厲言其地栗碎故若屑其種大黃細黃
白莖清秀以蔓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沙
土之次曰五塌五塌之狀累然如僕累僕累地附蓄而重
不忍水旱其種大樛杞細樛杞樛杞黑莖黑秀蓄殖

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土三十物種二十
物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其種大華細華。草名白
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猶土之次
曰五。壯五壯之狀如鼠肝其種青梁黑莖黑秀蓄殖
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壯土之次曰五。殖五殖
之狀甚澤以疏離圻以膠堵其種雁縞。草名黑實朱附
黃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五殖之次曰
五。穀五穀之狀婁婁然不忍水旱其種大菽細菽多
白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穀土之次曰
五。鳥五鳥之狀堅而不啮。雖堅不啮也其種陵稻黑鶺
奇賞彙編 卷之九十三 五 蓮子

形勢解

管子解

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

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為則子母
相怨故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

臣乘馬

輕重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
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百畝

管子說時
有之

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
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
凍釋陰凍釋而執耒百日不執耒故春事二十五日
之內耳也今君立扶臺五衢之衆皆作君過春而不
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棄之地也起一
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千畝不舉起百人之
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
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
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于時君之衡籍而無
止民食什伍之穀則君已籍九矣有衡求幣焉此盜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三

大 蓮子

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眾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
桓公曰何謂策乘馬之數管子對曰百畝之夫子之策
率二十七為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登
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為穀而廩
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
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穀准幣國
穀之橫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籍于民
此有虞氏之策乘馬也。馬之乘在御以策為進退緩
急凡策取義于此君之御民
猶馬也操其利權以乘緩急高下而發若御策乘馬
也總以穀為上用新入陳出居賤化貴而資耕資
器民為權而用其策資幣散國服而更甚之大
要即後田氏孟嘗出收券資之業重臣世家以漁民

右兼之子息而此操之君以便民不無母于之壽而
也故後世猶之以常平之千輕重常之于策乘公
三言益之矣

乘馬數

輕重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策乘馬已行矣吾欲立策乘馬
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戰國修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
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管
子對曰出淮之令守地用人策故開闢皆在上無求
于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于分之間而用足王國守
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國
奇賞策編卷九十三 七 選子
用三不足則加三焉國用四不足則加四焉國用五
不足則加五焉國用六不足則加六焉國用七不足
則加七焉國用八不足則加八焉國用九不足則加
九焉國用十不足則加十焉王制三十焉之通制國
分准焉開闢之數上以始守而時行策其上于之
流民得其資國入其行所謂加一以至加十也行始
之於今之不足故曰開闢在上無求于民凡所
則止焉為始九情也其義人君之守高下歲歲
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決民失本
則修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為庸故修宮室
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策也後世救荒往往集眾
與役治饑民一職上

不失

不持流則
聽其自流
古今皆然
蓋此

今二國聚盜三安人心四又成國作五上加不足
也今至于其亡策乘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時終始
作功起眾立宮室臺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諸
春策又失諸夏秋之策數也民無糧賣子數矣猛殺
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請君行律度焉則民被刑慘
而不從于主上此策乘馬之數亡也乘馬之准與天
下齊准彼物輕則見泄重則見射此國國相泄輕重
之家相奪也至于王國則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
持流管子對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
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
奇賞策編卷九十三 太 選子
食者此齊力而功地田策相圓一耕功齊而五四
地之高下年在時地在壤策而通曰相圓獨貴獨賤
時策也上史間壤下壤壤策也滿補開闢則策乘持
數之此國策之時守也君不守以策則民且守于上
此國策流已上不以策持流而使桓公曰乘馬之數
盡于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立其貴財物之貴
與幣高下穀獨貴獨賤桓公曰何謂獨貴獨賤管子
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公曰賤策乘馬
之數奈何管子對曰郡縣上史之壤守之若干間壤
守之若干間壤間成一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藉
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故以上壤之滿補下

壤之衆章四時守諸開闢民之不移也如廢方于地此之謂策乘馬之數也

海王

輕重

海王開萬世鹽鉄之孔不可塞矣抑未以竟本末爲非笑但平準坐市不可耳山海在天地之間與壤之內非君土民安得主井田而受木有不主于君也况其山川曠濶乎自古山林川澤皆官守之時以稅民今乃一切悉漁奪不問今天下爲家古一畿一同也故古之利孔多利禁煩利出亦多王都侯國九州之數可計也然則封建廢而天下曠蕩民力浸饒秦法豈盡非乎

大器管子
人多少如
此文乃其

桓公問于管子曰吾欲籍于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籍于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籍于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籍于人何如管子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三

九 運子

對曰此隱情也

則吾何以爲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爲可耳桓公曰

何爲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策

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

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

此其大厝也鹽百斤而釜令鹽之重升加分

鹽釜五十也

升加一鹽釜百也升加二鹽釜二百也

二千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

人數問口千萬也

萬萬而計也

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

之鹽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

百鍾一月五千鍾十日五十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

千萬

數而乃有三萬人矣

二國之籍者六千萬

不籍于老男老女

奇賞彙編

則鐵官之利可知也

千萬人耳其常籍

則必當號今夫給之鹽策則百倍歸于上人無以避

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刃若其

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鉞若其事立之鉞一鉞

服連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金鍼之重

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金鍼之重

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

也矣

六爲二十也

方伯假之
也山亦可
以海亦可
位

學之理也
不可見

三報鐵一人之籍也報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以爲
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其加滿多然則舉臂勝事

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
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雖無海而假名有海

山管言于吾國彼國有鹽而羅金十五吾受而官出
之以百受其也假令彼國平價金當十錢者吾又加
國鹽官又出而羅之金以百錢也既得彼鹽則令吾
之則息六倍以羅官之指何太重而口之食將不堪
必無之事也金十五官出之百謂來人者我未與其
十加五自出者又于十五總之百加五本也本受人之事以重相推
本事也本受人之事以重相推
人用之數也彼人所有而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三 主 選子

國蓄

輕重

據其本實輕重微散之權似乎常乎便民之法悉
其穀物于季收籍之則乃出乎準商價之行吾而
如此則秋毫無虧于母曰與卿大夫持幣者則
捷于大期微市何暇理國政哉管氏至此于五家
之內九合之計且不給矣其博說耶未見子于季
幾行掩民而掠矣又且曰籍于說今使去一至于
去九物本安在民何爲乎大乃大盜白晝劫于市
哉管氏至此乎聖人舍其罪而罪其細曰三歸反
前誰其大夫受說誤事乎爲也
夫民者親信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于則喜奪則怒民
情皆然先生知其然故見子之形不見奪之理故民
愛可洽于上也租籍者所以強求也租稅者所慮而
請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強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

下樂從也

利出于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誦出三
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生知其然
故塞民之養隘其利途故子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
在君富之在君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
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
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縱千萬使千室
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縱百萬春以春耕夏以奉芸
耒耜器械種饒糧食畢取賄于君故大賈蓄家不得

奇賞彙編

卷之九十三

主

選子

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斂繒帛
夏貸以收秋實方春獵家闕乏而賦與之約收其繒
穀實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
物必貴兩者爲敵則必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
勝而操事于其不平之間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于
君也夫以室無籍謂之毀成是使人毀以六畜籍謂
之止生是使人止以田畝籍謂之禁耕
人籍謂之離情是使人離以正戶籍謂之養藏
既避其籍則至浮浪爲大賈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
富家之所役屬贈其利耳

山海經
卷之九
卷之九

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貨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
幣而庚之穀為下幣為上兩相出入上下江南後積
人兩頭賣一盤一出大要觀法主此百都百縣執據
兩應口觀日環日乘皆還轉之義
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其下
幣重而萬物輕歛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
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擴出萬物隆而止國軌布
于未形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于民謂之國軌
桓公問于管子曰不籍而贍國為之有道乎管子對
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于民桓公曰何謂官天
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係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三 主 選子
之所發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冬民令之所
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時
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君守諸四務桓公曰
何為四務管子對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
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秋民之且所
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
泰春功布日春繼衣夏單衣捍寵繫箕勝簾屑糞若
于日之功用人若干無貴之家皆假之械器勝簾屑
糞公衣功已而歸公不折券故力出于民而用出于
上公器公衣假民以功事其地一農官司之將始
免丁貢責家富無所不獲功時此重

凡為今而
不知一已
之田是無
益也

農大政也無籍于官大農專其重矣又無籍于
富人稍買居其贏矣此與平準相似而利相反
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
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桓公曰善吾欲立軌
官為之奈何管子對曰鹽鐵之策足以立軌官桓公
曰奈何管子對曰龍下之地地布黃金九千以幣貨
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岐山至于崢嶸之西塞
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調之周壽陵而東至
少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幣三壤
已撫而國穀再什倍梁渭陽瑣之牛馬滿齊衍請賦
之顛齒量其高壯日國為師旅戰車歐就欽子之牛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三 主 選子
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擴而庚子牛馬為上粟二家
二家上巨二家散其粟反准牛馬歸于上其勝布幣
農早作而多功則穀倍矣倍收之入為穀數不滯
積牛馬歸賦此政之中有權民與國兩富共與食交
足也典利中管子曰請立賞于民有田倍之內毋有
此外外皆為貴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
于此無求于民此去丘邑之籍也孫于田拔于野故
馬乘有野之馬乘以損田之兵國穀之朝夕在上山
車是去丘邑而籍于野外也
林廩械器之高下在春秋秋冬夏之輕重在上朝夕
輕重一為戰之本二為戰之輔三為戰之時
時之輕重所以權朝夕高下為權調者也行田時
田中有水者謂之穀賊宮中四榮樹其餘曰害女功

宮室器械非山無所仰然彼君立三等之租于山曰
握以下者為柴。把以上者為室。奉三園以上為棺。
柳之奉。

山權數

輕重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為權。地
以財為權。人以力為權。君以令為權。失天之權。則人
地之權亡。桓公曰。何謂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
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糧賣子者。湯以
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
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三 管子 還子

求備。准下陰相。謀。若。民之。貴。舉。下。以。此。刑。罰。
之所起。而。亂。之。之。本。也。故。平。則。不。平。操。權。輕。重。以。調。
居。利。下。無。陰。謀。此。以。不。平。民。富。則。不。如。貧。委。積。則。虛。
矣。此。三。權。之。失。也。已。桓。公。曰。守。三。權。之。數。奈。何。管。子。
對。曰。大。豐。則。藏。分。既。亦。藏。分。桓。公。曰。既。者。所。以。益。也。
何。以。藏。分。管。子。對。曰。隘。則。易。益。也。十。可。以。為。十。十。可。
以。為。百。以。既。守。豐。既。之。准。數。一。上。十。豐。之。策。數。十。去。
九。則。吾。九。為。餘。于。數。策。豐。則。三。權。皆。在。君。此。之。謂。國。
權。
桓公曰。今行權奈何。管子對曰。君通于廣狹之數。不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三 管子 還子
以狹。畏廣。通于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策之大
者也。桓公曰。善。蓋天下視海內。長譽而無止為之有
道乎。管子對曰。有曰。執守其數。准乎其流動乎。未形
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是。九為用。徐疾之數。輕重
之策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引十之半而藏四
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桓公曰。何謂決塞。管子曰。君
不高。仁則國不相。彼君不高。慈孝則民簡。其親而輕
過此。亂之至也。則君請以國策十分之一者。樹表。置
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兄弟。眾寡不與師旅之事。
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輕而守之以策。

則十之五有在上運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終復仁孝之
表樹高置國晉勸為仁務相愛而交往慈務厚業其
子孫孝務竭事其父母故物之用弘而土產權以備
笑常決運其半以下通寒歡其半以上此長有天下
豫年決年塞年出入往來如日月終復此長有天下
之道謂之准道

山至數

輕重

國之廣狹壤之肥瘠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
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
則必積委幣各于縣州里于是縣州里受公錢即積委之

秦秋國穀去參之一君下令謂群縣屬大夫里邑

皆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于上者國穀參分則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三

无

選子

二分在上矣

則先所幣于縣也當秋時下令收糴也則糴李便行平糴之法上熟糴三拾一

中熟糴二拾一下熟中分之蓋出于泰春國穀倍重

數也泰夏賦穀以市橫民皆受上穀以治田土泰秋

田穀之存予者若干今上欲穀以幣民曰無幣以穀

則民之三有歸于上矣言當春穀貴之時計其價以穀賦于人秋則穀其幣雖設

此今本意收其穀人既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為

國策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時之化舉若秋時穀賤收穀也因時之輕重無不以術權之

君用大夫之委以流歸于上君用民以時歸于君藏

輕出輕以重收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夫獨委之

國策藏輕出輕而民穀歸所謂十藏于上三游于下也故大夫之委不得用實欲財國有餘蓄而家無擅

也故大夫之委不得用實欲財國有餘蓄而家無擅

厚亦敵國服而橫行太甚耶觀田氏之私量公量孟
常之故責市義當時之大夫自還取粟多有之且以
益國晉君現彼諸侯之穀十使我國穀二十則諸侯
子孫美乎彼諸侯之穀十使我國穀二十則諸侯
穀歸我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于
諸侯矣故善為天下者謹守重流重流謂穀重之相

歸如水之就下吾國之價重天下之價望而流矣故

曰守重流此後世救荒第一法昧者罔細定價不句

而高價內之樂幾何而天下不吾洩矣彼重之相歸

如水之就下吾國穀非內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

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利不

奪于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

之策也故諸侯服而無正臣橫從而以忠此以輕重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三

辛

選子

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為無

伍失民為失下故守大夫以縣之策守一縣以一鄉

之策守一鄉以一家之策守家以一人之策桓公曰

其會數奈何管子對曰幣准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

田之策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策一家必有一家直

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為無與不以時守鄉為無伍

桓公曰行此奈何管子對曰王者藏于民霸者藏于

大夫殘國亡家藏于德得半幣據易義幣布藏穀以

積分而得半二康而倍三足計范之計心所不及而

運主之月所不居道也王者三十平之通量之式三

而餘一而此以二歲收十年之積以助國者事于
民其賢以得義久以得利外以得助內以得義上何
其巧而下何愚終歲之積有計一夫之作有計以有
計當制穀之無窮幾十年民其樂矣為此計者為夫
世家鉅賈之乘機廢居之厚曰同息耳下策之不
上策之然也以時策不若以時補助也是先王之無
心于利也上無心于利利歸民矣上有心于利利歸
上矣夫利歸上則民利亦利桓公曰何謂藏于民請散
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之濟陰君下令于
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
府無藏財貨藏于民歲豐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去
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為君幣為下國幣盡在下幣
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之二分在上則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三

至 選子

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一分在下穀三倍重邦
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畝加十是一家十戶
也出于國穀策而藏于幣者也以國幣之分復布百
姓四減國穀三在上一下復策也以上歲之穀輕
重賈益分以幣准就是上之二分下之四分也藏者
各半故二分下二分上二歲而四上一下則三倍重
矣此以賈據穀者也布征之籍戶歲十錢十畝加十
為一戶百畝加百戶准之籍戶歲十錢十畝加十
散而銀幣以藏穀而復布幣重則穀減此以幣輕穀
者也上常操穀幣之體輕重為散收之通上下故常
三上而一下曰復大夫聚壤而封積實而騎上請奪
之以會桓公曰何會奪之以會管子對曰粟之三分
在上謂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穀相慶而重去

抑大其

什三為餘以國幣穀准反行大夫無什于重君以幣
賦祿禁大夫無什于重而若自出穀以幣賦什在上
君出穀什而去七君歛三上賦七正是什而去七散
振不資者仁義也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鄉完重而
籍國數也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乘時進退故
曰王者乘時聖人乘易桓公曰善

地數

輕重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
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
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錢之山三千六百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三

至 選子

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予之所發刀幣之所
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于泰山禪于梁父封禪
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
口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伯有天
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為
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為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
重開閭決塞通于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費時也黃
帝問于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
乎伯高對曰請刈其堯而樹之吾謹逃其蚩牙則天
下可陶而爲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

得伊尹後
世不以理
財者屬綱

曰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若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為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劍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三

重

桓公問于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于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于牛氏邊山金起于汝漢之右滄珠起于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徐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于其重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令疾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疾徐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桓公問于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于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

權宜亦改
言之非重

桓公問于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貴糴之數桓公曰為之奈何管子曰武王立重泉之戍假設此戍名後人傳授而說糴粟也今日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糴也十二民舉所最粟舉此也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給帛軍五歲每籍衣于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萬終身無籍于民准衡之數也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三

重

桓公問于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三者亦可以富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啗鹽百口之家百人啗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耗而釜千君伐菹薪煮沛水為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請籍于時桓公曰何謂籍于時管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墉毋得繕冢墓丈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海之眾毋得聚庸而煮鹽然鹽之質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質修河濟之流南輪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園之本其用鹽獨重君伐菹薪煮沛水以

籍于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

桓公問于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于天下五穀與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于天下然則吾民常爲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于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于天下矣

桓公問于管子曰事盡于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備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于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驥驥黃金然後出令有疾徐物奇賞彙編卷九十三重選子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實一爲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揆度

輕重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買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買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爲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一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爲天下者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母曰用之用不得用也

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令重于寶社稷重于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

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于此社稷之所重于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若

國准

輕重

桓公問于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董山夏后之王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爲善也管子對奇賞彙編卷九十三重選子曰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猛獸衆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利逃械器閉智能者輔已者也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一民心者也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已者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

輕重

輕重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爲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

管子言曰桀者冬不爲紅夏不束柎以觀凍溺弛批

如字當
作之字言
與死扶傷
之脈也案
音白首也
實字或字
室字言持
戰死事之
害此二字
人皆所當
恤也

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粟饑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湯得爲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

請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于兵桓公曰此

著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術戰准戰流戰權戰勢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三 三 選

此所謂五戰而至于兵者也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獨處之國饋食之都
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興死扶傷如孤荼首之孫仰
傳戟之寶吾無由與之爲之奈何傳戟謂死事實謂
賞言白首之孤孫
何以與之師死戰之賞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
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
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食邑富商蓄賈積
餘藏羨踴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故君請縹素而就
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踴蓄之家曰
城脆致衝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犬

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予與之
定其券契之商金鏹之數不得爲侈左平是賈
右不右不得困窮之民聞而糴之釜鏹無止遠邇不推國
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
牧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勿使
赴于溝渌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爲顏行不偷而爲
用輿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死
輕重之分使然也

管子對曰君請籍于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

屋六畜樹木且不可得籍鬼神乃可得而籍夫管子
 亦貨策編

對曰。厭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固大也。

王者乘勢聖人乘幼與物皆宜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獻落原魚以爲脯鯢以爲醢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帛布之籍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于民也

祭之用魚幾何而曰五倍異日說夢耶兒戲耶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強于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爲此有道乎

春秋越荒遠小侯管耳如何曰莫強

子對曰君請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爲樂則

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
三川立員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
今日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千金齊民之游水不避
吳越桓公終非舉事于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蓄
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于曲蓄大
敗越人此之謂水豫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言
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
之鹽燕有遼東之資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
中齊有舊石也黃金中舊石以上不苟有捺之不工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三 堯 選子

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
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渠展地沛水所流人海請君伐菹薪日菹煮沸火為鹽之處可煮鹽之所也
正而積之桓公曰諾十月始至正月成鹽三萬
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
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
築墻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而煮鹽若此則鹽必坐
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釋
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也國無鹽則腫守圉
之國本國自無遠饋而用鹽獨甚當時令國可用難

而無糧則下之食穀上之桓公曰諾乃以令使難
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
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正籍者必以金金
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于君故此所
謂用若挹于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
也故使民求之使民籍之因以給之使愛之千民若
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故請
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
其口食筒曲之強若此則絰絲之籍去分而歟矣且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三 卑 選子

管子曰樹麻次日絕菹次日大雨且至趨芸鹽培六
時制之本末之于民務相乘六時制之趨行農而穀于買也不至之民務相乘六時制之趨行農而穀
臣給至于國都善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
而不妄然後可以立為天下王
管子曰渾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策柝鼓
從之與死狀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非太父
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
桓公曰衛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
春且至溝瀆阡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于藏內

毀室屋壞墻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
謝物且爲之舉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謹守泉布
之謝物且爲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求弦謹絲麻
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冬任甲兵糧食不給黃金之賞
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已守其謝富
商蓄賈不得如故此之謂國準

桓公曰魯梁之于齊也千穀也蠶螯也齒之有唇也
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爲
絺公服絺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徐勿敢
爲必仰于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絺矣桓公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三

選子

曰諾卽爲服于泰山之陽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
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絺千疋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
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于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
聞之則教其民爲絺十二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
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緹綺而踵相隨
車轂轡騎連伍而行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
曰奈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絺閉關毋與魯
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
餓餒相及應聲之正無以給上魯梁之君卽令其民
去絺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齊

糴十錢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
魯梁之君請服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三

選子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九十三

韓子表

臣狝所校讐中秘書有韓子五十三篇攷之班固藝文志韓子五十五篇今已亡其二篇又史記本傳小司馬索隱注有說林上下篇今止存上篇亡其下篇又第十卷內儲說下六微內亡去似類一章有反一章參疑一章賞彙編韓子一
章其廢置章亦有殘缺不全并處士臣謙家藏本無異今因之不敢妄爲增定舊有李瓚注鄙陋無取臣狝盡爲削去謹并臣謙攷讐略加傍注旣成倣前漢劉向以殺青書可繕寫狝按韓子名非七國時韓之諸公子也以書諫韓王安不用退而發憤觀往

者得失之變著書十餘萬言秦王見其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韓王乃遣非入秦秦王悅之爲李斯姚賈所害其書言法術之事賤虛名貴實用破浮淫督耕戰明賞罰營富強臣狝竊謂人主智略不足而徒以仁厚自守終歸于削弱耳故孔明手寫申韓書呂進後主孟孝裕亦惺惺以爲言蓋欲呂權略濟仁恕耳今天下所急者法度之廢所少者韓子之臣伏惟萬幾之暇取其書少留意焉則聰明智益而治功起天下幸甚

奇賞彙編韓子

二

韓子

說林

觀行

安危

守道

用人

功名

大體

內儲說上

七術

內儲說下

六微

奇賞彙編

卷九十四

韓子

選子

外儲說左上

外儲說左下

外儲說右上

外儲說右下

難一

難二

難三

難四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韓子

說林

韓宣王謂樛苗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也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成闕止而簡公殺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王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黨寡力者精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主有外爲交以削地則王之國危矣

管仲隰朋從于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

奇賞彙編

卷九十四

選子

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

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于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有獻不死之藥于荆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聞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

臣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釋臣王乃不殺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于幕下而噉之盡一杯文侯謂諸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麀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歸至而求麀答曰子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爲其子傳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爲子傳何也孟孫曰天不忍麀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奇賞策編 卷之四 王選子

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會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會從子曰吳王好劍臣相劍者也臣請爲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爲君刺之衛君曰子爲之是也非緣義也爲利也吳強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爲吳王用之于我也乃逐之

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象箸爲不盛羹于土簋則必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盛菽藿則必旒象豹胎旒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含茅茨之下則必錦衣九重高臺廣室也稱此以求則天下不足矣聖人見微

以知萌見端以知未故見象箸而怖知天下之不足也

紂爲長夜之飲懼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囑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奇賞策編 卷之四 王選子

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爲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爲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自反者倍其所以嫁其父不自罪于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今人臣之處宮者皆是類也

伯樂教二人相踶馬相與之簡子鹿觀馬一人舉踶馬其一人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踶此自以爲失相其一人曰子非失相也此其爲馬也踶肩而腫膝夫踶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故後

不舉子巧于相踴馬而拙于任腫膝夫事有所必歸而有所腫膝而不任智者之所獨知也惠子曰置

孩于柙中則與豚同故勢不便非所以逞能也

鳥有踴躍者重首而屈尾將欲飲于河則必顧乃街

其羽而飲之人之所有飲不足者不可不索其羽也

伯樂教其所惜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驚馬

千里之馬時一其利緩驚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

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

惠子曰羿執執持打操弓關機越人爭為持的弱子

打弓慈母入室閉戶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

奇賞彙編 卷九十四 四 魏子

必則慈母逃弱子

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因伴

失而毀之負其百金而理其毀瑕得千鎰焉事有舉

之而有敗而賢其母舉之者負之時也

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子

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之故曰物之

幾者非所靡也

晉中行文子出下過于縣邑從者曰此喬夫公之故

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

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

容于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于人也乃去之累

子後車三乘而獻之其君矣

荆王伐吳吳使沮衛馮融犄于荆師荆將軍曰縛之

殺以樂鼓問之曰女來上乎答曰上上吉乎曰吉荆

人曰今荆將以女繫其何也答曰是故其所以吉

也吳使臣來也固視將軍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

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

上非為一臣卜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

且死者無知則以臣樂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

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荆人因不殺也

奇賞彙編 卷九十四 五 魏子

齊伐魯索饒鼎魯以其質往齊人曰質也魯人曰其

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

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弟往也君曰我愛之答曰臣

亦愛臣之信

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資臣百金臣能

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

也請以百金委叔向受金而以見之晉平公曰可以

城壺丘矣平公曰何也對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

是秦惡荆也必不敢禁吾城壺丘若禁之吾曰為我

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德荆彼不出

是卒惡也。必不敢禁吾城。壺丘矣。公曰：善。乃城壺丘。謂秦公曰：爲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荆王大說。以鍊金百鎰遺晉。

觀行

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于千鈞也。勢不便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人主爲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賢聖之測淺深矣。

奇賞彙編

卷之四

本義子

安危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于爲是愛身。于爲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長立。國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車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法。若饑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

守道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故君子與小人俱正。盜跖與魯史俱廉。何以知之。

夫貪盜不赴路而掇金。赴路而掇金。則身不全。貪育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不計可則利不成。

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而不免于田成。盜跖之禍也。今天下無一伯夷而姦人不絕。世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而盜跖不得。非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不得侵。弱衆不得暴。寡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奸人不微。幸寄千金於羿之矢。則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于不失。奸故天下無邪羿。巧於不失。發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售。而盜跖止。如此故國不載。宰予不舉。六卿書不著。

奇賞彙編

卷之四

本義子

子胥不明。夫差孫吳之畧。廢盜跖之心。伏人主其服。于玉堂之中。而無瞋目切齒傾取之患。人主垂拱金城之內。而無扼腕聚脣噬嗑之禍。服虎而不以押禁。奸而不以法寒。僞而不以符此。貪育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故設抑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備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盜跖也。爲符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使衆人不相設也。

用人

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懷餘力。于心莫負。兼官之責于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驕服之患。

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爭訟止技長立則弱不敵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

大體

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鈞視規矩舉墨而正太山使賁育帶千將而齊萬民雖盡力于巧極盛于壽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奸止澹然閒靜因天命持大體故使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無不治

奇賞彙編

卷牛四

八選子

內儲說上

右經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荆而惠施欲以齊荆偃兵二人爭之羣臣左右皆爲張子言而以攻齊荆爲利而莫爲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爲不可攻齊荆事已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齊荆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爲然惠子因說不可不察也夫齊荆之事也誠利一國盡以爲利是何智者之衆也攻齊荆之事誠不利一國盡以爲利何愚者

之衆也凡謀者疑也疑也者誠疑以爲可者半以爲不可者半今一國盡以爲可可是王亡半也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也

衛嗣君重如耳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壅已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姬以耦世姬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欲無壅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貴下偏上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而後敢相議則是益樹壅塞之臣也嗣君之壅乃始

夫矢來有鄉則積鐵以備一鄉矢來無鄉則爲鐵室以盡備之備之則體不傷故彼以盡備之不傷此以盡敵之無姦也

奇賞彙編

卷牛四

九選子

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難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一日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是謂以刑去刑也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于市甚衆壅離其水也而人竊金不止夫罪其重辜磔于市猶不止也不必得也故今有于此曰子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爲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爲者知必死故不必得

之原可

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雖子之天下不為也
越王勾踐見怒龜而式之御者曰何為式王曰龜有
氣如此可無為式乎士人聞之曰龜有氣王猶為式
況士人之有勇者乎是歲人有自剄死以其頭獻者
故越王將復吳而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
實在水也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實在水也臨戰
而使人絕頭剄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又况據法
而進賢其助其此矣

內儲說下

六微

奇賞彙編

卷之四

十

一權借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為百故臣
得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為用內外為用則人主壅
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左右習
懷射其患在胥僮之諫厲公與州侯之一言而燕人
浴矢也

二利異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
滅是以姦臣者召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眩主苟成
其私利不顧國患其說在衛人之夫妻視禱也故戴
歌議子弟而三桓切昭公公叔內齊軍而翟黃召韓
兵太宰嚭說大夫種大成牛教申不害司馬喜告趙

王呂倉規秦楚宋石遺衛君書白圭教暴譴

三似類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
成私也是以門人捐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而二人
罪司馬喜殺爰騫而季辛死鄭袖言惡臭而新人削
費無忌教却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故
燒芻瘡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也

四有反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有所害必反察之
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察其反
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黍種貴而廩吏覆是以
昭奚恤執販茅而僇侯譙其次文公髮燒炙而穰侯

奇賞彙編

卷之四

十

請立帝

五參疑參疑之勢亂之所繇生也故明主慎之是以
晉驪姬殺太子申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衛州吁殺其
君完公子根取東周王子職甚有寵而商臣果作亂
嚴遂韓廐爭而衰侯果遇罪田常闕止戴驪皇喜敵
而宋君簡公殺其說在狐突之稱二好與鄭昭之對
未生也

六廢置敵之所務在淫祭而就靡人主不察則敵廢
置矣故文王資費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去仲尼而
子象沮其茂是以子胥宣言而子常用內美人而虞

號亡伴遺書而畏弘死用難假而節榮盡

七廟政總前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

於外資其輕者輔其弱者此謂廟政參伍既用於內

觀聽又行於外則敵偽得其說在秦侏儒之告惠文

告也故襄疵言龔鄴而嗣公賜令席

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統之文公召宰臣而譙之

曰女欲寡人之哽耶奚為以髮統炙宰人頓首再拜

請曰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

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木而貫衡而不見髮臣之罪

二也奉熾爐炭火盡赤紅而炙熱而髮不燒臣之罪

奇賞彙編卷九十四主選子

三也堂下得無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堂下

而譙之果然乃誅之

外儲說左上

○夫挾相為則責望自為則事行故父子或怨譟取

庸作者進美羹說在文公之先宣言與勾踐之稱如

皇也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吳起懷膠實而吮傷且

先王之賦頌鍾鼎之銘皆滿吾之迹文公華山之博也然

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築社之諺目辭說也

請許學者而行宛曼於先生或者不宜今乎如是不

能更也鄭縣人得車厄也衛人佐弋也卜子妻為弊

稭也而其少者也先王之言有所為小而世意之

大者有其所為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說在

宋人之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郢書而後

世多燕說夫不適國事而謀先生皆歸取度者也

客有教燕王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

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已而誅

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

惠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

王長生哉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

奇賞彙編卷九十四主選子

訟此而不決以後息者為勝耳

人為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子長而怨子盛壯成人其

供養薄父母怨而謂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

皆挾相為而不周於為已也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

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非愛庸客也曰如是

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夫致力而疾耕耕者盡巧

而正畦陌者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

云也此其養功力有父子之澤矣而心調於用者皆

挾自為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為心則怨人易

和以害之為心則父子離且怨

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濟。右司馬購彊趨而諫曰。楚人衆。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襄公曰。寡人聞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請使楚人畢涉成陣。而後鼓士進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爲義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陣矣。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夫必恃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爲上。服戰。鴈行也。民乃肯耕戰。奇賞彙編 卷十四 古 選下

則人主不恭。危乎。而人臣不恭安乎。

魏昭王欲與官事。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簡而睡臥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爲人臣所宜爲者也。睡不亦宜乎。

外儲說左下

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

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者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爲大聲。以大絃爲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爲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詔下也。寧使民詔上也。

西門豹爲鄴令。清剋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左右因想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墮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令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襲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爲寡人治之。遂不受。

桓公爲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管仲曰。君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受祿。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

官君何患焉

功賞錄

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馬二與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饑色是以不秣馬。班白者多以徒行故不二與。向曰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旗車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與二乘中大夫二與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比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乏不虞之備以成

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

七

節儉以潔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又何賀。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之曰夫介異於人臣而獨忠於主主賢明能聽汝不聞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譙於羣臣離於羣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已也又且危父矣。

梁車新為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為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

外儲說右

三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狗且左右皆社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莊王之應太子

而皆有薄嫗之決蔡姬也知貴不能以教歌之法先揆之吳起之出愛妻文公之斬顛頤皆違其情者也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痛者也。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始坐景公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將奚以教寡人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師曠曰太師將奚以教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師曠送之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思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得齊民家富貴而民說之擬於公室此危吾位者

奇賞彙編

卷七十四

七

也今謂我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耶於是反國發廩粟以賦衆貧散餘財以賜孤寡倉無陳粟府無餘財官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魯德施惠於民也不與二弟爭民居二年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尾走晉。景公與晏子游少海登柏臺之臺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爵祿行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貨小斗斛區釜以收之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終歲布

論用古人
疑矣

帛取二制焉。餘以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貴於山澤。之魚鹽龜鼈。麋蚌不加貴於海。若重斂而田成氏厚。施齊嘗大饑。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率而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詎乎其已乎。邈乎其往歸田成子乎。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今田氏之德而民歌舞。民德歸之矣。故曰。其田成氏乎。公泣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爲之奈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賑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十奇賞。彙編 卷九十四 十八 選子

至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績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爲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萌。太公望東封于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裔。華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于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管丘。使吏執殺之。以爲首。誅周公旦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譽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爲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爲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爲君乎。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非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却之

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滅獲雖賤。不託其足。滅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爲人用。滅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爲世之賢士。而不爲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誅。

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爲不足仕。則寡

人力能仕。子請進爵以子爲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

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爲能相萬乘。所不究也。然疑家

巫有蔡姬者。疑母甚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

信言家事。疑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

決之。于蔡姬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爲能相萬乘。而

不究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間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

姬也。今疑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

蔡姬人主之蔡姬。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

夫行私者。繩之外也。而疑之所言。法之內也。繩之外

與法之內。譬也不相受也。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其肥。周於堂。厄酒。豆肉。集

於宮。壺酒不清。生肉不布。殺一牛。遍爲國中。一歲之

功。盡以末士卒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

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

奇賞彙編 卷九十四 于選子

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視。事有

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對

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

公也。爲慎產也。公因而迎殺。一失所以爲從。公矣。曰

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

無得不戰。奈何。狐子對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

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僻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

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爲期後期者。行軍法焉

於是公有所愛者。顛顛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阻涕而

憂。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顛顛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

奇賞彙編 卷九十四 于選子

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顛顛之貴重如彼。甚

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

戰也。於是遂與兵。東伐原克之伐衛。東其畝。取五鹿

攻陽勝。號代曹南。圍鄧友之。脾罷朱圍。還於荆人戰

城。濮大敗。荆人返。爲踐上之盟。遂城衛雍之義。一舉

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狐偃之謀。假顛

顛之脊也。

外儲說右下

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恣欲於馬者。擅

轡策之制也。然馬驚於出虯。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

轡策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羗也。王子於期爲駟駕。轡策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駟馬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轡而叱之。使造父操右轡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其故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楫下而不能成曲。亦其故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爲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與其臣共勢以成功乎。

奇賞彙編

卷九十四

王選子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于罕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歸之。處期年。于罕殺宋君而奪政。故子罕爲出處以奪其君國。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斂而殺戮民。田恒設慈愛。明寬厚。簡公以齊民爲渴馬。不以恩加民。而田恒以仁厚爲圃池也。一日造父爲齊王駟。駕以渴服馬。百日而服成。請効駕。齊王王曰。効駕於圃中。造父驅車入圃。馬見圃池而走。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見池駢而走。雖造父不能治。

今簡公之以法禁其衆久矣。而田恒利之。是田恒傾圃池而示渴民也。

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若蔬菜橡果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棄棗蔬而治。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惟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則免於相免。於相則雖嗜魚。此不必能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不免于相。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待人不如自恃也。明于人之爲己者。不如己之自爲也。

奇賞彙編

卷九十四

王選子

田嬰相齊人有說于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間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即遽請于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王自聽計。不勝聽。罷食後復坐。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群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群臣有爲勸勉。

矣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史盡偷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計王自聽之亂乃始生

廷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鉤飾在前錯鏃在後馬欲進則鉤飾禁之欲退則錯鏃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而為之泣涕曰古之治人亦然矣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焉罰所以禁之而舉加焉民中立而不知所歸此亦聖人之所為泣也一日廷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前則有錯飾後則利鏃策進而引之退而策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膝造父見之而泣終日不食因仰天而嘆曰策奇賞彙編卷九十四

奇賞彙編

卷九十四

難一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為之奈何舅犯對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為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取多獸後必無

論衡文法
祖此

奇賞彙編

卷九十四

五選千

獸以詐愚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又因因大小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矣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詐敵萬世之利已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僞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

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偽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也。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賞也。文公之霸句是仲尼之言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明政正。河濱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期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為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或問儒者曰。方

奇賞彙編 卷九十四

美

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為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奸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之化。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且舜救敗。期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天下過無以已。以有盡逐無已。所止

西漢亦非
文主所能

者寡矣。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今日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期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已。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為吉。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令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為政也。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于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臣言臣故。將謝之。願君去豎刀。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為君主味。君主惟人肉未嘗易牙。丞其首子而進之。夫人情莫不愛其子。

奇賞彙編 卷九十四

三毛

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妬而好內。豎刀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開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并其母。久官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偽不長。蓋虛不久。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而桓公弗行。及桓公死。垂出尸不葬。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以去豎刀。易牙者。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爲其主者。管仲將不用也。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君。是欲君去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

仲之不能死公子紆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故乃爲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奸故爲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奸不用於上雖有豎刁其奈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奸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使去豎刁一豎刁又至非絕奸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垂流出尸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

奇賞彙編

卷十四

天選子

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進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修通羣臣輻湊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恃於前賞罰不弊於後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晉平公與羣臣飲酣乃喟然而歎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

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爲寡人戒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則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而親其體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夫爲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此人臣之禮義也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臣行大逆平公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

奇賞彙編

卷十四

天選子

公之迹不可行也使主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明也使奸臣襲極諫而飾弑君之道不可謂兩明此爲兩過故曰平公失君道而師曠亦失臣禮矣

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郤子因曰胡不以徇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郤子曰吾敢不分謗乎或曰郤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則勸之以徇勸之以徇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

也。民怨則國危。郅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郅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郅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郅子且後至也。夫郅子曰以殉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殉之謗。是何言分謗也。昔日紂為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將郅子之得之也。今郅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故曰郅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郅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為非也。不道其所以為非。而勅之以殉。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郅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奇賞彙編

卷九十四

手選

難二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公何故其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困。余賜貧窮論。圖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或曰。管仲雪桓公之恥於小人。而生桓公之恥於君子矣。使桓公發困而賜貧窮論。圖出而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也。桓公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非為遺冠也。是雖

奇賞彙編

卷九十四

手選

雪遺冠之恥於小人。而亦遺宿義之恥於君子矣。且夫發困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困圖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上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為非。此亂之本也。安可以雪恥哉。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而優笑曰。易哉為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已得仲父之後。何為不易乎哉。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為勞。於索人何。索人為勞哉。伊尹自以為為宰于湯。百里奚自以為為虜于穆公。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索賢不為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以刑名參之。以事過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然。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難。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

和歌文詞
言書也

卷九十四

三選子

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

李允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允曰語言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寃言。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

文法變化
不可端倪

卷九十四

[illegible]

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織紵。則入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人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刑。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闢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室器械。周於資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爲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大而。有豐年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工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谷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寃貨者。無術之言也。

趙簡子圍衛之郭郭犀楯犀楯立于矢石之所及鼓
之而士不起簡子投袍曰烏乎吾之士數弊也行人
燭過免胄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弊
者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戰十有
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惠公即位淫行暴亂身好
玉女秦人來侵去絳七十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
文公授之圍衛取鄴城濮之戰五敗荊人取尊名于
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士無弊也簡子
乃去楯楯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戰大勝簡
子曰與吾得韋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
奇賞彙編 卷九十四 晉 選子

難三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
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
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
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
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
人外障距諸侯四隣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
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
賢齊景公築雍門為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
者三故曰政在節財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葉
民有倍心而說之悅近而來遠則是教民懷惠惠之
奇賞彙編 卷九十四 晉 選子

民知誅賞皆起於身也。故疾功利於業而不受賜於君。太上下智有之。此言太上之下無說也。安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說。以悅近來遠亦可。舍已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非功伐之論也。選其心之所謂賢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內比周也。則三子不立矣。哀公不知選賢。選其心之所謂賢。故三子得任事。燕噲賢子之而非孫卿。故身死為僂夫。差智太宰詬而愚子胥。故滅於越。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噲之患也。明君不自舉臣。臣相進也不自賢功。奇賞彙編 卷十四 選子

士竭力于家。百官精勉于上。侈倍景公。非國之患也。然則說之以節財。非其急者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知下明則禁於微。禁于微則姦無積。姦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公私分。公私分則朋黨散。朋黨散則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知下明則見精沐。見精沐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貪。故曰一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間。聞婦人之哭也。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問遺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于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夫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也乎。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不察參伍之政。不明度量。恃盡聰明。勞智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因物以治物。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衆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羿必得之。則羿誣矣。以天下為之羅。則雀不失。夫知姦亦有大羅。不失其一。精沐

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已之智察為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也。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彊？左右對曰：弱於始也。今之如耳、魏齊孰與曩之孟嘗、芒卯對曰：不及也。王曰：孟嘗、芒卯率強韓魏，猶無奈寡人何也？左右對曰：甚然。鍾期推琴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夫六晉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行而從韓魏之兵以伐趙，灌以晉水，城之未沉者三板。知伯出，魏宣子御，韓康子為驂乘。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奇賞彙編 卷九十四 无選子

管子肘韓康子，康子踐宣子之足。肘足接乎車上，而知氏分于晉陽之下。今足下雖強，未若朱氏韓魏雖弱，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時，願王勿易之也。或曰：昭王之問也有失，左右鍾期之對也有過。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勢不可害，則雖彊天下無奈何也。而況孟嘗、芒卯韓魏，其奈我何？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耳、魏齊及韓魏，猶能害之。然則害與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奚問乎自恃其不可侵，則彊與弱矣。其擇焉夫不能自恃而問其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其昭王

之謂也。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灌滅人國。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死，頭為飲杯之故也。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彊，其未有水人之患也。雖有左右非韓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而鍾期曰：勿易此虛言也。且鍾期之所官琴瑟也，絃不調，美不明，鍾期之任也。此鍾期所以事昭王者也。鍾期善承其任，未嫌昭王也。而為所不知，豈不妄哉？左右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可矣。其曰甚然，則誤也。申子曰：治不踰官，雖知不言。今鍾期不知而尚言之，故曰昭王之問有失，左右鍾期之對皆有過也。

奇賞彙編 卷九十四 无選子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王。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堂滿者，非特謂游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示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于胸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言於堂，滿堂。非法術之言也。

難四

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剋而齊景公禮之鮑文子諫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於季孫貪其富也今若富於季孫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許也景公乃囚陽虎或曰千金之家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桓公五伯之主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臣主之間非兄弟之親也劫殺之禍制萬乘而享大利則羣臣孰非陽虎也事以微巧成以疏拙敗羣臣之未起難也其備未具也群臣皆有陽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是微而巧也陽虎貪於天下以欲攻上是疏而拙也必使景公加誅於拙虎是鮑文子之說反也臣之

詩賞彙編

卷九十四

早選子

忠許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羣臣忠君懦而闇則羣臣詐知微之謂明無救赦之謂嚴不知齊之巧臣而誅魯之成亂不亦妄乎或曰仁貪不同心故公子目夷辭宋而楚商臣弑父鄭去疾子弟而魯桓弑兄五伯兼井而以桓律人則是皆無貞廉也且君明而嚴則羣臣忠陽虎爲亂於魯不成而走入齊而不誅是承爲亂也君明則知誅陽虎之可以濟亂也此見微之情語曰諸侯以國爲親君嚴則陽虎之罪不可失此無救赦之實也則誅陽虎所以使群臣忠也未知齊之巧臣而廢明亂之罰責於未然而不誅昭昭

之罪此則妄矣今誅魯之罪亂以威群臣之有姦心者而可以得季孟叔孫之親鮑文之說何以爲反

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卽位懼其殺已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子亶也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圉曰高伯其爲戮乎報惡已甚矣或曰公子圉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于難者報惡晚也然則高伯之晚于死者報惡未甚也明君不惡惡惡則臣懼罪輕舉以行計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衛侯怒而不誅故楮師作難食懿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試君君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也

詩賞彙編 卷九十四 早選子

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曰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不足於斷制今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使渠彌含憤懼死以微辜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之至也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以讐之衆也是以晉厲公滅三郤而樂中行作難鄭子都殺伯咺而食鼎起禍吳王誅子胥而越勾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弑不以楮師之不死而子公之不誅也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怒之當罪而誅不

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立有罪。即位之後。宿罪而誅。齊胡之所以滅也。君行之臣。猶有後患。况爲臣而行之君乎。誅旣不當。而以盡爲心。是與天下爲讐也。則雖爲戮。不亦可乎哉。

奇賞彙編

卷九十四

聖選子

奇賞古文彙編卷之九十四終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九十五

韓子

初見秦王 存韓

難言 主道

有度 二柄

揚權 八奸

十過 孤憤

說難 和氏

亡徵 備內

南面 飾邪

奇賞彙編

卷九十五目

韓子

解老 喻老

十一 選子

韓子

初見秦王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荆固齊收韓而成從。將西面以與強秦為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

奇賞齋編 卷九十五

選子

其士民張軍數百萬。白刃在前。斧鑕在後。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忠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耳。聞戰關。頓足徒跣。犯白刃。蹈礮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為之者。是貴奮死也。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對天下矣。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

一篇

一

微前事以陳後來亦無同者數

有也是故秦戰未嘗不尅。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然而兵甲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四鄰諸侯不服。伯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其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之。往者齊南破荆。東破宋。西服秦。比破燕。中伏韓魏。土地廣而兵強。戰尅攻取。詔令天下。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為限。長城巨防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尅而無齊。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跡無遺。恨無與禍。降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亡走。東服于陳。當

奇賞齋編 卷九十五

選子

此時也。隨荆以兵。則荆可舉。荆可舉。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荆人為和。令荆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王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以失伯王之道一矣。天下又比周而軍華下。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意絕。荆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荆孤。疑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

一大段得此意此意不嫌其

退復與魏氏為和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
主置宗廟令此固以失伯王之道二矣前者懷侯之
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是故兵終
身暴露于外士民疲病于內伯王之名不成此固以
失伯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其
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下不
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愛民萌悉其士
民軍于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
安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
則邯鄲不守拔邯鄲堯山東河間引軍而去西攻脩
奇賞彙編 卷九十五 三 逆子
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四十六縣上黨七十縣不用
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代上黨不戰而畢
反為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畢反為齊矣中山呼沱
以比不戰而畢為燕矣然則是趙舉趙舉則韓亡韓
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
韓靈魏拔荆東以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是
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也大王垂拱以須之天下徧
隨而服矣伯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
復與趙氏為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棄伯王之
業地曾不可得乃取欺于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

此意得此意不嫌其

趙當亡而不亡秦當伯而不伯天下固量秦之謀臣
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非甲負弩戰
竦而却天下固已量秦力二矣軍乃引而復并于李
下大王又并軍而至與戰不能尅之也又不能反軍
罷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
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為天下之從幾不難矣內者
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者天下
皆比意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曰戰戰
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
管者紂為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于淇溪右
奇賞彙編 卷九十五 四 逆子
飲于洹溪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王為難武
王將素甲三千戰一日而破紂之國禽其身陳其地
而有其地天下莫傷智伯率三國之眾以攻趙襄主
于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鑽龜筮占
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乃使其臣張孟談于是乃潛
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眾以攻智伯禽其身
以復襄主之初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
十百萬秦國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
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
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伯

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誠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伯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爲王謀不忠者也

存韓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爲扞蔽入則爲藩薦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怨懸于天下功歸于強秦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臣竊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士卒養徒從欲贅天下之兵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

奇賞彙編

卷九十五

五

選子

也今什趙之患而懷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王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脩守備戒強敵存蓄積築城池以固守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于天下天下摧我兵矣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爲原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強趙之禍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不能拔則陷銳之卒勤于野戰負任之旅罷于內攻則令羣苦弱以敵而共二萬乘非所以亡趙之心也均如貴臣之計則秦必爲天下兵盾矣陛下雖以金石相繫

則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愚計使人使荆重幣

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實以安其心從

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爲一不足爲也二國事畢則轉

可以移書定也是我一舉而二國有亡形則荆魏又

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內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以齊與

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荆魏之心夫

一戰而不勝則禍構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

也韓秦強弱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

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爲計而使諸侯有意我之心

至始也見二疏非所以強於諸侯也臣竊願陛下之

疏與趙所最畏也

奇賞彙編

卷九十五

六

選子

幸燕圖之夫攻伐而使從者聞焉不可悔也

詔以韓客之所上書言韓之未可舉下臣斯臣斯甚

以爲不然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虛處則

恹然若居濕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夫韓雖臣

於秦未嘗不爲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

秦與趙爲難荆蘇使齊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

之交未必以荆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萬乘

也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疆也今專於齊趙則韓

必爲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諸侯應之則秦

必復見峭塞之患非之來也未必以其能存韓也爲

重於韓也。辯說屬詞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
利闕陛下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此自便之計也。
臣視非之言文其浮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
辯而聽其盜心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
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為計矣。臣斯請
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遣稍召
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為市則韓可深割也。因令象
武發東郡之卒闕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
而從蘇之計是我兵未出而動韓以威擒彊齊以義
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必有忠計荆
奇貨彙編 卷九十五 七 運子

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蚕食而盡趙氏可得
與敵矣。願陛下幸審愚臣之計無忽秦遂遣斯使韓
也。
李斯往詔韓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戮力一意
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世五諸侯
嘗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韓居中國地不能滿
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並位于天下君臣相保者以
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
諸侯先為鴈行以嚮秦軍於闕下矣。諸侯兵困力極
無奈何諸侯兵罷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

怨而先攻荆荆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為不義而與
秦兄弟共苦天下已又背秦先為鴈行以攻闕韓則
居中國展轉不可知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
解其兵夫韓嘗一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
然者聽奸臣之浮說不權事實故雖殺戮奸臣不能
使韓復強今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為事使人來借道
言欲伐秦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且臣聞之唇
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
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于韓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
得見恐左右襲彙奸臣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
奇貨彙編 卷九十五 八 運子
斯不得見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絕矣。斯之來使以奉
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邪。臣
斯願一得見前進道愚計退就菹戮願陛下有意焉
今殺臣于韓則大王不足以彊若不聽臣之計則禍
必構矣。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
于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
殘國固守鼓鐸之聲聞于耳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
且夫韓之兵于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強秦夫棄城而
敗軍則反振之寇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聚散則無
軍矣。使城固守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道不通則

難必謀其勢必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願陛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耳游觀不樂意專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見因急與陛下有計也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于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

王道

不謹其閉不固其門虎乃將存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擅其主逼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處其主之側為奸臣聞其主之惑故謂之賊散其黨收其餘閉其門奪其輔國乃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測同合刑各審驗法式擅為者誅國乃無賊是故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其主則主失明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得操也人主之道靜退以為實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禍與咎

有度

國無常彊無常弱奉法者彊則國彊奉法者弱則國

奇賞彙編

卷五

九

通子

性靜能助

無有作威作福聖訓

弱荆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荆今之荊南荆之氓民及社稷未改也而荆以亡易而全亡亡者則由奉法有彊弱故也齊桓公并國三十啓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以河為境以薊為國葉涿方城殘齊平中山有燕者重無燕者輕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趙救燕取地河東攻盡陶衛之地加兵于齊私平陸之都攻韓拔管勝于淇下睢陽之事荆軍老而走蔡召陵之事荆軍破兵四布于天下威行于冠帶之國安釐王死而魏以亡故有荆莊齊桓則荆齊可以伯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可以彊

奇賞彙編

卷五

十

通子

今皆亡國者其羣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彊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于羣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偽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于法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為也忘主外交以進

使法內所
以使人

取法焉

其與則其下所以爲上者薄矣。交衆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故忠臣危死于非罪。姦邪之臣安利于無功。忠臣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矣。數至能人之門。不登其門。上之庭。百慮私家之便。不壹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然則主有人上之名。而實託于羣臣之家也。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奇賞彙編 卷九五 七 遜子

正而雅

取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治之至也。今夫輕爵祿。易云亡以擇其主。臣不謂廉詐說逆法倍主。強諫臣不謂忠行惠施利。收下爲名。臣不謂仁離俗隱居。而以非主。臣不謂義外使諸侯內耗其國。伺其危險之隙。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謂智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無或作惡。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夫爲之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且上用目。則下飾觀。上用耳。則下飾聲。上用慮。則下繁辭。先王以三者爲不足。故舍已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聰智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關其佞。奸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詞。勢在郎中。不敢傲善。飾非朝廷羣下。直奏單微。不敢相踰。越故治不足而日存。餘上之任。勢使然也。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積漸以往。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故明主使其羣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爲惠于法之內。動無非法。法所以凌過滅

是師法
本

私也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威不貸錯制不共門威制共則衆邪彰矣法不信則君行危矣刑不斷則邪不勝矣故曰巧匠日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爲度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爲比故繩直而枉木斷準夷而高科削惟衡縣而重益輕惟衡乃平斗石設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國舉錯而已矣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絀羨齊非一民之軌莫如法屬官威民退淫殆止詐僞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王貴而傳之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

二柄

羣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羣臣而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于大功也以爲不當名也害甚于有大功故罰咎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于君之上覺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于寒故明

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賞越官則殃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爲矣

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于賢以劫其君妄舉則事沮不勝故人主好賢則羣臣飾其行以要君欲則是羣臣之情不效羣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姑外好內故豎刁自宮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故君見惡則羣臣匿端君見好則羣臣誣

揚權

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王施其法大虎將怯王施其刑大虎自寧法刑徇信虎化爲人復反其真欲爲其國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將聚衆欲爲其地必適其賜不適其賜亂人求益彼求我予假仇人斧斤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我黃

思後
太子
謀

帝有言曰：「上下一日戰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制其下，故度量之立，主之寶也。黨與之具，臣之寶也。臣之所不弑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尋常；有國之君不大其都有道之臣不貴其家。有道之君不貴其臣，貴之富之，備將代之備，危恐殆，急置太子禍，乃無從起。內索出，則必身自執其度量，厚者虧之，薄者靡之，虧靡有量，毋使民比周同欺其上。虧之若月，靡之若熱，簡令謹誅，必盡其罰，毋弛而弓一棧，兩雄一棧，兩雄其關，嘖嘖豺狼在牢，其羊不繁。」

奇賞彙編 卷九五 五

十過

奚謂小忠？管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于郢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子反曰：「嘻，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人，嗜酒而甘之，弗能絕於口，而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帳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殺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恤吾眾也，不殺無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為大戮，故豎

得不新

穀陽之進酒，不以雙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孤憤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人臣循令而從事，按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為，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謂重人也。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

奇賞彙編 卷九五 六

不可兩存之仇也。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為之用矣，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為之訟，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羣臣為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為之匿，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為之談也。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凡當塗者之于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若夫，即主心同乎好惡，固其所自進也。官爵貴重，朋黨又眾，而一國為之訟，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法術

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勢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疎遠與近愛信爭其數不勝也以折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富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旦暮獨說于前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過誣者公法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僂于吏誅必灰于利

奇賞彙編

卷九五

七

尊

和氏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刑其左足及厲

王薨武王卽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刑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卽位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刑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刑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爲王之害也然猶兩足斬而寶乃論論寶若此其難也今人主之于法術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羣臣士民之私邪然則有道者之不戮也特帝王之璞未獻耳王用術則大臣不得擅斷近習不敢賣重官行法則浮萌趨于耕農而游士危于載陳則法術者乃羣臣士民之所禍也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議越民萌之排獨周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雖至灰亡道必不論矣昔者吳起教楚悼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衆若此則上偏主而下虐民此貧國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絕滅百吏之祿秩損不惡之枝官以奉選練之士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吳起枝解于楚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

自古民不
廢食今但
侈口談兵

燔詩書而明法令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禁遊
宦之民而顯耕戰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
強八年而堯商君車裂于秦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
行商君法而富強二子之言也已當矣然而枝解吳
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細民惡治也當
今之世大臣貪重細民安亂甚于秦楚之俗而人主
無悼王孝公之聽則法術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
而明已之法術哉此世所以亂無霸王也
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為已視天下不得不為已聽
故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而天下弗能蔽
奇賞彙編 卷五 九 選子
弗能欺者何也關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故善
任勢者國安不知因其勢者國危古秦之俗君臣廢
法而服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
變法易俗而明公道賞告姦困末作而利本事當此
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
顯也故輕犯新法于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
其賞厚而信故姦莫不得而被刑者來民疾怨而眾
過日聞孝公不聽遂行商君之法民後知有罪之必
誅而私姦者眾也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
而兵強地廣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罰重而

有術之士
亦不以
眼懸
之被考以
術數者

告姦之賞厚也此亦使天下必為已視聽之道也至
治之法術已明矣而世學者弗知也且夫世之愚學
皆不知治亂之情譚談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
治智慮不足以避穽井之陷又妄非有術之士聽其
言者危用其計者亂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
也但與有術之士有談說之名而實相去千萬也此
夫名同而實有異者也
夫施與貧困者此世之所謂仁義哀憐百姓不忍誅
罰者此世之所謂惠愛也夫有施與貧困則無功者
得賞不忍誅罰則暴亂者不止國有無功得賞者則
奇賞彙編 卷五 十 選子
民不外務當敵斬首內不悉力困疾作皆欲行貨賄
事富貴為私善立名譽以取尊官厚俸故姦私之臣
愈眾而暴亂之徒愈勝不亡何待
亡徵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間法
禁而務謀慮荒封內而恃交援者可亡也羣臣為學
門子好辯商賈外積小民內困者可亡也好官室臺
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
也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不以
衆言矣驗用一人為門戶者可亡也官職可以重求

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緩心而無成，柔茹而寡斷，好惡無決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饕餮而無饗，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淫刑而不利於法，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于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很剛而不和，懷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爲自信者，可亡也。恃交援而簡近隣，怙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羈旅僑士，重帑在外，上間謀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境內之傑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奇賞策編

卷九十五
主 選子

功伐課試而好以名問舉錯，羈旅起貴以陵故常者，可亡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未定而主卽世者，可亡也。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資而易其隣敵者，可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隣，貪懷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娶于強敵，以爲後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羣臣易慮，羣臣易慮者，可亡也。怯憚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有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出君在外而國更置質，太子未反而君易子如是，則國攜，國攜者可亡也。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懷怒思恥而專

習，則賊生，賊生者可亡也。大臣兩重，父兄衆強，內黨外援，以爭事勢者，可亡也。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外內悲悅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好以智矯法，時以私維公，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地無固城郭，惡無蓄積財物，寡無守戰之備，而輕攻伐者，可亡也。種類不壽，王數卽世，嬰兒爲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爲黨，數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衆強，多大國之交，而威勢蚤具者，可亡也。舉禍而心急，輕疾而易動，發心悁忿而不訾前後者，可亡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貴人相妬，大臣隆盛，外藉敵國內困，百姓以攻怨讎，而人主弗誅者，可亡也。君不肯而側室賢，太子輕而庶子仇，官吏弱而人民傑，如此則國躁，國躁者可亡也。藏怒而弗發，懸罪而弗誅，使羣臣陰憎而愈憂懼，而久未可知者，可亡也。出軍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爲而無所請者，可亡也。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內混淆，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者可亡也。后妻賤而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如此則內外乖，內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衆強，壅塞

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榮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公家虛而大臣實止戶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未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于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不爲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則餘用事者可亡也。辭辯而不法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可亡也。親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可亡也。父兄大臣祿秩過功章奇賞彙編 卷九十五 通子

備內
人王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則制于人人臣之于其君

言及此
臣則當
此說也

亦類
何如

論

非有骨肉之親也。縛于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爲人臣者窺規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爲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奸臣得乘于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傳趙王而餓王父爲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奸臣得乘于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傳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爲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疎。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爲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見疎賤其子疑不爲主。此後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

奇賞彙編

卷九十五

上言

通子

是故明主不舉不參之事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外內之失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執後以應前按法以治衆衆端以參觀士無幸賞賞無踰行殺必當罪有罪不赦則奸邪無所容其私矣。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

人起勢以藉人臣。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惟勢滅。惟勢滅則德在上矣。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釜鬲間之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奸未明于此。然守法之臣為釜鬲之行則法獨明于胸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奸者矣。

南面

人主之過在已任在臣矣。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之。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為讎。而主反制于其所不任者。今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人主不能明

奇賞彙編 卷九十五

壬子

而以制大臣之威無道得小臣之信也。人主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非譽交爭則主惑亂矣。人主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非背法專制無以為威非假于忠信無以不禁三者皆主壞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此之謂明法人主有誘于事者有壅于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必索資以事誣主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則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謂之誘誘于事者困于患其進言少其

利也

功以出入

退費多雖有功其進言不信夫不信者有罪有功者必賞則羣臣莫敢飾言以僭主王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復于後後言不復于前事雖有功必伏其罪謂之任下人臣為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事者姦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聽羣臣羣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如是者謂之壅于言壅于言者制于臣矣。主道者使人臣知有言之責又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末辯無參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為之資則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為之意者其為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舉事有道計其入多其出少者可為也惑主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為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不知治者必曰無變古無易常變與不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然則古之無變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伊尹毋

變殷太公毋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齊郭偃毋更晉則桓文不霸矣凡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夫不變古者襲亂之迹適民心者恣姦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亂上儒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雖拂于民必立其治說在商君之內外而鈇受重刑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有始治也桓公有武車戒民之備也是以愚賴廢墮之民苦小費而忘大利也故竇虎受阿謗而振小變而失長使故鄒賈非載旅狎習于亂而容于治故鄭人不能歸

奇賞彙編

卷九十五

主選子

飾邪

鑿龜數策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策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趙代先得意于燕後得意于齊國亂飾高自以爲與秦提循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策而北伐燕將切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兵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麗援掄兵而南則鄴盡矣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于燕且宜近見于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名趙以其大吉地削兵辱主

北以人
地爲可持
者特也

不得意而歟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數年西鄉以失其國此非豐隆五行大一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槍歲星非數年在西也又非天歟孤逆刑星榮惑奎台非數年在東也故曰龜策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古者先王盡力于親民加事于明法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廣王尊者秦是也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亂弱者亡人之性也治強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踐恃大明之龜與吳戰而不勝身臣入官于吳反國棄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爲擒故恃鬼神者慢于法恃諸侯者危其國曹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荆而宋滅曹荆恃吳而不聽齊越伐吳而齊滅荆許恃荆而不聽魏魏攻宋而魏滅許鄒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荆而韓滅鄒今者韓國小而恃大國主慢而聽秦魏恃齊荆爲用而小國愈亡故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荆爲攻魏而加兵許鄒齊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存鄒而韓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國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臣故曰明于治之數則國雖小富賞罰敬信民雖寡強

奇賞彙編

卷九十五

主選子

賞罰無度國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無地無民堯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強人王又以過予人臣又以徒取舍法律而言先王以明古之功者上任之以國臣故曰是顧古之功以古之賞賞今之人也王以是過予而臣以此徒取矣王過予則臣偷幸臣徒取則功不尊無功者受賞則財匱而民望財匱而民望則民不盡力矣故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民不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故曰小知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使主法荆恭王與晉厲公戰于鄆陵荆帥敗恭王傷酣戰而司馬奇賞彙編

卷九十五

元

選子

子反渴而求飲其友監穀陽奉卮酒而進之子反曰去之此酒也監穀陽曰非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為人嗜酒甘之不能絕之千口醉而臥恭王欲復戰而謀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恭王駕而往視之入帳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寡人目親傷所恃者司馬司馬又如此是亡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寡人無與復戰矣罷師而去之斬子反以爲大戮故曰監穀陽之進酒也非以端惡子反也實心以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賊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若使小忠主法則必將赦

罪赦罪以相愛是與下安矣然而妨害于治民者也當魏之方明立辟從憲令行之時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強匡天下威行四鄰及法慢妄予而國日削矣當趙之方明國律從大軍之時人衆兵強辟地齊燕及國律慢用者弱而國日削矣當燕之方明奉法審官斷之時東縣齊國南盡中山之地及奉法已亡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則兵弱而地削國制于降敵矣故曰明法者強慢法者弱強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爲國亡宜矣

解老

奇賞彙編

卷九十五

三

選子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義者君臣上下之禮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挨也親疎内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子事父宜賤敬貴宜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疎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爲之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禮爲情親者也文爲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情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

古學時動
其意周禮
亦然

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
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具禮
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
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
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
衆人之為禮也入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為禮者
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
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
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夫能令故

奇賞彙編

卷九十五

主 選子

德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
積德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得
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易勝
敵而論必蓋世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無不克本于
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
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
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
人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
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

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
數撓之則賊其澤國大治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

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
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
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
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為物之制
萬物各異理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
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常操是以生歟氣稟焉萬智
斟酌焉萬事廢興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
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五常得之以常

奇賞彙編

卷九十五

主 選子

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
轅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以與天地統聖人得之以
成文章道與堯舜俱智與接輿俱狂與桀紂俱滅與
湯武俱昌以為近乎游于四極以為遠乎常在吾側
以為暗乎其光昭昭以為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
地和化雷霆宇內之物恃之以成凡道之情不制不
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
物得之以敗得之以成譬諸若水溺者多飲之即歎
渴者適飲之則生譬之若劍戟愚人以行忿則禍生
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曰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

道者得法
亦可洗學

古學文字
之理作法
千變萬化
有法

之居

何尚殺不

陰老

以取得之以成

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無忿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備。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心。無害人之心則必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兇虎。入山不恃備以救害。故曰人軍不被甲兵。遠諸害。故曰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容。其刃不設備。而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

陰老

奇賞彙編 卷五

重 選十

楚莊王既勝符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孫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此。不以其邦為收者。瘠也。故九世而祀不絕。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孫叔敖之謂也。

空寂者神明之戶牖也。耳目竭于聲色。精神竭于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于戶。可以知天下。不闕于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

趙襄王學御于王子期。俄而與子期逐三易馬而三

馬勝也。如以爲人。則

後襄王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于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干臣。尚何以調于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曰。臣患之。智如日也。能見百歲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于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躋為盜于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止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

奇賞彙編 卷五

重 選十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九十五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九十六

韓子

難勢

定法

說疑

詭使

六反

八統

主道

起亂

主威

五蠹

顯學

飾令

制分

奇賞齋編

卷九十六目

韓子

一

選子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九十六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韓子

難勢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蟻同矣則失其所乘也故賢人而誦于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乎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爲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爲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矜弱而矢高者激于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衆也堯敏於隸屬而民不聽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今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知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任賢者也復應之曰其人以勢爲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于自然則無爲言于勢矣吾所爲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今日堯舜得勢而治桀得勢而亂吾非以堯桀爲不然也雖然非一人之所得設也夫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非

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
賢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鬻矛與楯者譽其
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舉其矛曰吾矛之利物
無不陷也有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
弗能應也以爲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爲名不
可兩也夫賢之爲勢不可禁而勢之爲道也無不禁
以不可禁之勢與無不禁之道此矛楯之說也大賢
勢之不相容亦明矣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
比肩踵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絕于中吾所以爲言
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爲桀紂抱法

奇賞彙編 卷九十六

二 選子

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
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
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
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驥而分馳也相去亦遠
矣夫棄隱括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爲車不能成
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
人辯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
賢則亦不然矣且夫百口不食以待梁肉餓者不活
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梁肉而救餓
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滅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

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爲然夫待越人之善海游
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濟矣夫
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
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
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
王良也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滅獲敗之治非使
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俗密也必苦菜亭
歷也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未之議也奚可以
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

定法

奇賞彙編 卷九十六

三 選子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于國應之
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
死謂之衣食孰急于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
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爲法術者因任而授
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
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于官府刑罰必于民心賞
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此人臣之所師也君
無術則弊于上臣無法則亂于下此不可一無皆帝
王之具也問者曰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
何哉對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韓者晉之別國也晉

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意令則奸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新故相反前後相悖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奸臣猶有所譎其辭矣故託萬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貴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遂敵危而不却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奸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賞策編 卷九十六 四 通子

弗言是謂過矣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百石之官官爵之遷欲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為醫匠則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刺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為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斬首者勇力也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為醫匠也故曰二子之于法術皆未盡善也 奇賞策編 卷九十六 五 通子

說延

凡治之大者謂其賞罰之當也賞無功之人罰不辜之民非所謂明也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當乃在於人者也非能生功止過者也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達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舉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知用民之法也凡術也者主之所執也法也者官之所師也然使郎中日間道於郎門之外以至於境內日見法又非其難者也

晉者有扈氏有失度謹兜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駒篲
有侯侈紂有崇侯虎晉有孤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
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內險以賊其外小謹以微
其善稱道往古亂之以其所好此夫郎中左右之類
者也往世之人主有得人而身安國存者有得人而
身危國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萬也故人
主左右不可不慎也為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
別賢不肖如黑白矣若夫許由續牙晉伯陽秦顛頤
衛僑如孤不稽重明董不識才隨務光伯夷叔齊此
十二人者皆上見利不喜下臨難不恐或與之天下
奇賞策編 卷九十六 七
而不取有卑辱之名則不樂食穀之利夫見利不喜
上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上雖嚴刑無以威之
此之謂不令之民也此十二人者或伏歿于窟穴或
槁歿于草木或飢餓于山谷或沉溺于水泉有民如
此先古聖王皆不能臣當今之世將安用之若夫關
龍逢王子比干隨季梁陳泄冶楚申胥吳子胥此六
人者皆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言聽事行則如師徒之
合一言而不聽一事而不行則陵其主以語從之以
其威雖身家破要領不屬手足異處不難爲也如此
臣者先古聖王皆不能忍也當今之時將安用之若

夫齊田恒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荀子南鄭太
宰欣楚白公周單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爲其臣也
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上偏君下
亂治援外以撓內親下以謀上不難爲也如此臣者
惟聖王智主能禁之若夫昏亂之君能見之乎若夫
后稷皋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盟朋百里奚蹇
叔舅犯趙衰范蠡大夫種逢同華登此十五人者其
爲臣也皆夙興夜寐卑身賤體鍊心意明刑辟治官
職以事其君進善言通道法而不敢矜其善有成功
立事而不敢伐其勞不難破家以便國殺身以安主
奇賞策編 卷九十六 七
以其主爲高天泰山之尊而以其身爲壑谷鬴消之
卑主有明名廣譽于國而身不難受壑谷鬴消之卑
如此臣者雖當昏亂之主尚可致功況于顯明之主
乎此謂霸王之佐也若夫周滑伯鄭王孫申陳公孫
寧儀行父荆芊尹申亥隨少師越種千吳王孫頌晉
陽成泄齊豎刁易牙此十二人者之爲其臣也皆思
小利而忘法義進則揜蔽賢良以陰害其主退則撓
亂百官而爲禍難皆輔其君其欲苟得一說于主
雖破國殺衆不難爲也有臣如此雖當聖王尚恐奪
之而況昏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歿

國亡爲天下笑。故周威公身殺，國分爲二。鄭子陽身殺，國分爲三。陳靈公身死于夏徵舒氏，荆靈王身死于乾谿之上，隨亡于荆，吳并于越，知伯滅于晉陽之下。桓公身歿七日不收，故曰諂諛之臣惟聖王知之而亂主近之。故至身歿，國亡，聖主明王則不然。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讐。是在焉從而舉之，非在焉從而罰之。是以賢良遂進而奸邪並退，故一舉而能服諸侯。其在記曰：堯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啓有五觀，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誅者皆父兄子弟之親也。而所殺亡其身，殘破其家者，何也？以其害國傷民，敗法比類也。觀其所舉或在山林，藪澤巖穴之間，或在囹圄縲紲纏索之中，或在割烹芻牧飯牛之事，然而明主不差其卑賤也，以其可以明法便國利民從而舉之。身安名尊，亂主則不然，不知其臣之意行而任之以國，故小之名卑地削，大之國亡。身歿不明于用，臣也夫，無數以度其臣而以衆人之口斷之。衆之所譽從而悅之，衆之所非從而憎之，故爲人臣者破家殘胔，內構黨與外接巷族，以爲譽從陰約結以相固也。虛相爵祿以相勸，且與我者將利之不與我者將害之。衆貪其利，刦其威，彼誠喜則能利已，忌怒則能

害已衆歸而民留之以譽盈其國，發聞于主，主不能理其情，因以爲賢。彼又使譎詐之士外托爲諸侯之寵使，假之以輿馬，信之以瑞節，鎮之以辭令，資之以幣帛，使諸侯而淫說其主，微挾私而公議所爲，使者異國之主也。所爲談者左右之人也，主說其言而辯其辭，以此人者天下之賢也。內外左右其譖一而語同，大者不難卑身尊位以下之，小者高爵重祿以利之。夫奸人之爵祿重而黨與彌衆，又有奸邪之意則奸人愈反而說之曰：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非長幼弱也，及以次序也，以其構黨與聚巷族，偏上弑君而求其利也。彼曰何以知其然也？因曰：舜偏堯，禹偏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察四王之情，貪得之意也。度其行暴亂之兵也，然四王自廣措也，而天下稱大焉，自顯名也，而天下稱明焉，則威足以臨天下，利足以蓋世，天下從之。又曰：以今時之所聞，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易牙之取衛，韓魏趙三子分晉，此六人臣之弑其君者也。奸臣聞此，蹙然舉耳以爲是也。故內構黨與外憑巷族，觀時發事一舉而取國，家且夫內以黨與刦弑其君，外以諸侯之權，驕易其

國隱正道持私曲。上禁君下撓治者不可勝數也。是
何也。則不明於君臣也。記曰。周宣王以來亡國數十
其臣弑君而取國者衆矣。則難之從內起與從外作
者相半也。爲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雖畢弋馳
騁。撞鐘舞女。國猶且存也。不明臣之所言。雖節儉勤
勞。衣布惡食。國猶自亡也。趙之先君。故侯不修德行
而好縱欲。適身體之所安耳。日之所樂。冬日單弋。夏
浮淫。爲長夜數日。不廢御膳。不能飲者。以蒲灌其口。
進退不肅。應對不恭。者斬於前。故居處飲食如此。其
不節也。制刑殺戮如此。其無度也。然敬侯饗國數十
年。兵不頓于敵國。地不虧于四鄰。內無君臣百官之
亂。外無諸侯鄰國之患。明于所以任臣也。燕君子噲
召公奭之後也。地方數千里。持戟數千萬。安于女
之樂。不聽鐘石之聲。內不堙汙池臺榭。外不畢弋田
獵。又親操耒耨。以修畝。噲子噲之苦身以愛民如此
其甚也。雖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其勤身而憂世不
甚于此矣。然而子噲身歿國亡。奪于子之而天下笑
之。此其何故也。不明乎所以任臣也。故曰。人臣有五
奸。而主不知也。爲人臣者有修用財貨賂以取譽者。
有務慶賞賜予以移衆者。有務朋黨狗智尊士以擅

新實彙編

卷九十六

十 選子

能以至意
一二語折
成于萬語
又無可圖
之望也
子夫技也

逞者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有務奉下直曲。怪
言偉服。魂稱以眩民耳目者。此五者明君之所疑也。
而聖王之所禁也。去此五者。則躁詐之人不敢扞商。
談立文言多實行寡。而不當法者不敢誣情以談說。
是以羣臣居則修身動則任力。非上之令不敢擅作。
疾言誣事。此聖王之所以牧臣下也。彼聖王明君不
適疑物以闕其臣也。見疑物而無反者。天下鮮矣。故
曰。尊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
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故曰。內寵並后。外
寵貳政。枝子配適。大臣擬主。亂之道也。故周記曰。無
尊妾而卑妻。無尊適子而尊小枝。無尊嬖臣而匹上
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四擬者破則上無意。下無
怪也。四擬不破。則隕身滅國矣。

詭使

新實彙編

卷九十六

十一 選子

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之高設爵位。所以爲賤。貴基也。而簡上不求見者。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世謂之重法令。所以爲治也。而不從法令爲私善者。世謂之忠官爵。所以勸民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世謂之烈士刑罰。所以擅威也。而輕法不避刑戮。或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民之惡名也。其其求利也如此。則士之饑餓之絕者。焉得無嚴居苦身以爭名于天下哉。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貴其所以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以爲治相詭也。今下而聽其青賞彙編 卷九十六 主 選子

上上之所急也。而悍慤絕信用。心壹者。則謂之宴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敬上畏罪。則謂之怯。言時節行中道。則謂之不肖。無二心私學。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難。致謂之正難。子謂之廉難。禁謂之齊。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干上。謂之愿。寬惠行德。謂之仁。重厚自尊。謂之長者。私學成羣。謂之師徒。閒靜安居。謂之有思。損人逐利。謂之疾險。躁佻反覆。謂之智。先爲人而後自爲。類名號汎愛天下。謂之聖言。大不稱而不可用。行而乖于世者。謂之大人。賤爵祿不撓上者。謂之桀下之漸行如此。入則亂民。出則不使也。上宜

禁其欲。滅其迹而不止也。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亂上以爲治也。凡上所治者。刑罰也。今有私行義者。尊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靜也。而躁險譏諛者。任四封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岐知傾覆者。使令之所以行威之所以立者。恭儉也。而不聽上而嚴居非世者。顯倉庫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而華組錦繡刻畫爲末作者。富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廣者。戰士也。今公戰之孤。饑餓乞于道。而優笑酒徒之屬。乘車衣絲賞祿。所以盡民力。易下死也。今戰勝攻取之士。勞而賞不霑。而卜筮視手理狐蟲爲順。辭于前者。日賜青賞彙編 卷九十六 主 選子

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殺之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巧言利辭。行奸軌以倖偷世者。數御據法。直言名刑。相當循繩墨。誅姦人。所以爲上治也。而愈疎遠。諂諛施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習悉租稅。專民力。所以備難充倉府也。而士卒之遯事伏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徭賦而上不得者。萬數。夫善田利宅。所以厲戰士卒也。而斷頭裂腹。播骨乎原野者。無宅容身。身死田奪。而女姝有色。大臣左右無功者。擇宅而受擇田而食賞利。一從上出。所擅制下也。而戰介之士。不得職而閒居之士。尊顯上。以此爲教。名

安得無卑位安得無危夫卑名危位者必下之不從
法令有二心務私學反逆世者也而不禁其行不破
其羣以散其黨又從而尊之用事者過矣上之所以
立廉耻者所以屬下也今士大夫不羞汙泥醜辱而
宦女妹私義之門不待次而宦賞賜所以爲重也而
戰鬪有功之士貧賤而便辟優徒超級名號誠信所
以通威也而主擯障近習女謁並行百官主爵遷人
用事者過矣大臣官人比周不法行威利在下則主
卑而大臣重矣夫立法令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
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學蔽居官
奇賞彙編 卷九十六 古 運子
處託伏深慮大者非世細者惑下上不禁又從而尊
之以名化之以實是無功而顯無勞而富也如此則
士之有二心私學焉得無深慮勉知詐誹謗法令以
求索與世相反者邪凡亂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
學者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
立則莫得爲私矣故曰道私者亂道法者治上無其
道則智者有私詞賢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
聖智成羣造言作辭以非法令于上上不禁塞又從
而尊之是敎下不聽上不從法也是以賢者顯名而
居奸人賴賞而富賢者顯名而居奸人賴賞而富是

以上不勝下

六反

此惡俗也
止亂人然
手非下也
不得言矣

今上下之接無子父之澤而欲以行義禁下則交必
有怨矣且父母之于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
此俱出父母之懷惟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
後便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猶用計算之心
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

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是
求人主之過于父母之親也此不熟于論恩詐而誣
也故明主不受也聖人之治也審于法禁法禁明著
奇賞彙編 卷九十六 古 運子

私利以事
其甘非上
臣微利以
資其臣亦
非明主也

則官法必于賞罰賞罰不阿則民用官官治則國富
國富則兵強而伯王之業成矣伯王者人主之大利
也人主挾大利以聽治故其任官者當能其賞罰無
私使士民明焉盡力致效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致
爵祿至而富貴之業成矣富貴者人臣之大利也人
臣挾大利以從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盡而不望此
謂君不仁臣不忠則不可以伯王也
夫姦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
輕貨于幽隱雖會史可疑也懸百金于市雖大盜不
取也不知則會史可疑于幽隱必知則大盜不敢攫

懸金于市。故明主之治國也。衆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恥。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于子也。十母吏之于民。無愛令之行于民也。萬父母父母積愛而令窮。吏用威嚴而民聽嚴愛之策。亦可決矣。且父母之求于子也。動作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君上之于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親以厚愛。關于安利而不聽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效。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故母厚愛處子多敗。推愛也。父薄愛教。答子多善用嚴也。

奇賞彙編

卷九十六

去

通子

今學者皆道書策之說。語不察當世之實事。曰上不愛民賦歛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恐。上故天下大亂。以爲足其財用而加愛焉。雖輕刑罰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罰。固已足之之後也。雖財用足而厚愛之。然而輕刑猶之亂也。夫當家之愛子。貨財足用貨財足用。則輕用輕用。則修泰親愛之則不忍。不忍則驕恣。修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此雖財用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驕于用力。上治儒則肆于爲非。財用足而力作者。神農也。上治儒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農。曾史亦已明。

矣。

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裕辱之故而不求于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爲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爲皆如老聃也。故禁貴在天子而不足于尊富。有四海之內而不足于寶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爲天子而禁未必以天子爲足也。則雖足民何可以爲治也。故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奸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致賞。而不念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七

去

通子

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嚙則啗者不知。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暗盲者窮矣。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則不肖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則罷健效矣。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無術者得于不用。不肖者得于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爲辯。身不任而自飾以爲高。世主眩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辯也。音盲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

無術不自
亦下策

其行必求其功然則虛奮之學不談奢証之行不飾矣

八統

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案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此私便也息文學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勞此公利也錯法以道民也而又責文學則民之師法也疑賞功以勸民也而又尊行脩則民之產利也惜夫貴文學以疑法尊行修以貳功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奇賞彙編

卷九十六

文選

指芻于戚不適有方鐵銛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百音陌屬也左傳距躍三理首射侯不當強弩趨發百音稱行杖人曰五百于城距衝不若堙穴伏堙古人極于德中世逐于智當今爭于力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有珖銚銚稱剗削之器也以爲爲而推車者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仁厚皆推政也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聖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也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法立而有難權其

作喻知說
家言不此
細也

難而事成則立之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爲之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無有也是以拔千丈之都敗十萬之衆死傷者軍之乘甲兵折挫士卒死傷而賀戰勝得地者出其小害計其大利也夫沐者有葉髮除者傷血肉爲人見其難因釋其業是無術之事也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權之言也是以說有必立而曠于實者言有辭拙而急于用者故聖人不求無害之言而務無益之人事人之不事衡石者非貞廉而遠利也不不能爲人多少衡不能爲人輕重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衡也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爲私利貨賂不行者境內之事盡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

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能爲活餓者也不能辟草生粟而勸貸施賞賜不能爲富民者也今學者之言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道虛惠以說民此歡飯之說勸飯之說明主不受也

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飢不寒又不惡外則無事上之意意欲不宰于君則不可使也今生殺之柄在大臣

而王令得行者未嘗有也虎豹必不其爪牙而與
鼯鼠同威萬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與監門同資
有土之君說人不能利惡人不能害索人欲畏重已
不可得也

王道

力不敵衆智不盡物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故智
力敵而羣物勝揣中則私勞不中則有過下君盡已
之能中君盡人之力上君盡人之智

起亂

臣有二因謂内外也外曰畏內曰愛所畏之求得所
愛之言聽此亂臣之所因也外因之置諸吏者誅其

新賞彙編 卷九十六

子思子

親暱重幣則外不藉矣爵祿備功請者俱罪則內不
因矣外不藉內不因則姦宄塞矣官襲節而進以至
大任智也其位至而任大者以三節持之曰質曰鎮
曰固親戚妻子質也爵祿厚而必鎮也參佐貴節固
也賢者止于質貪饕化于鎮姦邪窮于固忍不制則
上失小不除則大誅名實當則徑之生害事外傷名
則行飲食不然而與其讎此謂除陰姦也緊曰說曰
易易均而賞見罪而罰而詭乃止是非不泄說諫不
通而易乃不用父兄賢良播出口遊禍其患隣敵多

資。僇辱之人近習曰狎賊其患發忿疑辱之心生藏
怒持罪而不發曰增亂其患微倖妄舉之人起大臣
兩重提衡而不踣曰卷禍其患家隆劫殺之難作脫
易不自神曰彈威其患賊夫醜毒之亂起此五患者
人主不知則有劫殺之事廢置之事生于內則治生
于外則亂是以明主以功論之內而以利資之外是
故國治而敵亂即亂亡之道臣憎則起外若眩臣愛
則起內若藥

主威

行義示則主威分慈仁聽則法制毀民以制畏上而
奇賞彙編 卷九十六

子思子

上以勢卑下故下肆很觸而榮于輕君之俗則主威
分民以法難犯上而上以法撓慈仁故下明愛施而
務昧紋之政是以法令尊尊私行以貳主威行昧紋
以疑法聽之則亂治不聽則謫主故君輕乎位而法
亂乎官此謂無常之國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義成
禁不得以家利爲功功名所生必出於官法之所外
雖有難行不以顯焉故民無以私名設法度以齊民
信賞罰以盡能明誹譽以勸沮各號賞罰法令三隅
故大臣有行則尊君百姓有功則利上此之謂有道
之國也

右王威

五靈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歿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于亂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麇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耜以爲民先股無胈脰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古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歿子孫累世累駕言累世來軒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腰膂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故饑歲之春幼弟不懷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人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

人議多少論薄厚爲之政故罰薄不爲慈誅嚴不爲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備適於事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驛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民視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爲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爲如子父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君雖厚愛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爲之流涕此以効仁非以爲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爲治亦明矣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爲改鄉人譙之弗爲動師長教之弗爲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郡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于愛聽于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踦易牧者夷也故明主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

青實彙編

卷九十六

重

題子

青實彙編

卷九十六

重

題子

尋常庸人不釋錄金百鎰盜跖不撥不必害不釋尋常必害則手不撥百鎰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弟兄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奇賞彙編 卷九十六 帝 運子

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習于勇而吏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攻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

謂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于君而曲于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歟莫之養也仲尼以爲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爲問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爲匹夫計者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行義脩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爲明師爲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可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游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

此本

奇賞彙編 卷九十六

選子

之所難知也。今爲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梁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將貴不欺之士。貴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今貞

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臣無姦詐矣。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藉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二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爲設詐。稱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綢者。聚徒爲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近御者。積于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財。蓄積待時。

而俾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顯學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歿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

奇賞彙編 卷九十六

選子

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于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難反之行。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爲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

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
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日逃行曲則違于滅
獲行直則怒于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宋榮子之
議設不關爭取不隨仇不葺固見侮不辱世主以
爲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
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
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
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儀夫冰炭不同器
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雅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
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詞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于
奇賞彙編 卷九十六 天 選子

精確奇偉

峭挺

之出處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
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
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
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
可得也。立節參明執操不侵怨言過于耳必隨之以
劔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爲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
賞而家闔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毋私闕
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
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之聽于
學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
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爲是也而弗布于官以爲非也
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澹臺
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而行不稱其
貌宰予之詞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而智不
充其辨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
乎失之宰予以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
新辨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爲悅其言因
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辨而有華
下之患趙任馬服之辨而有長平之禍此二者任辨
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劔水擊

龍雁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
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驚
良觀容服聽詞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
功伐則庸人不疑于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
州部猛將必發于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
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
治王之道也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
強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強者磐不生
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耕而
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俠毋軍勞顯而榮者
奇賞彙編 卷九十六 手 運子
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夫禍知磐石象人而不知
禍商官儒俠爲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
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
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
則朝于人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
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
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其不
得爲非也恃人之爲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
爲非一國可使齊爲治也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
務法夫必恃自直之前百世無矢恃自圓之木千歲

此釋妙

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圓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
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括而
有自直之箭自圓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
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
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
君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使子
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爲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
非所學于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爲說人此世之所
以謂之爲狂也以仁義教人是以智與壽說人也有
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嫱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
膏實彙編 卷九十六 手 運子
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于治明吾法
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
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
萬歲千祿萬歲之聲括耳而一日之壽無微于人此
人之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
所以爲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
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曰
聽吾言則可以伯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
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學者
之言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

以爲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不剔淫則寢益而剔首剔淫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爲酷修刑重罰以爲禁邪而以上爲嚴徵賦錢穀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爲貪境內教戰陣閱士卒并力疾鬪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爲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知之而不悅也夫求聖通之士者爲民智之不足師用管禹決江滄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畝

青囊集

卷之六

三

通子

飾令

通篇綜核之語極誕極怪別是一局面

飾令則法不遷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售法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法曲斷以五里斷者王以九里斷者強宿治者削以刑治以賞戰厚祿以市術國無姦民則都無姦市物多末衆農弛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食使以粟出爵必以其力則

震不怠三寸之管無當不可滿也授官爵出利祿不以功是無當也國以功授官與爵此謂以成智謀以威勇戰其國無敵此謂以治出治以言去言以功與爵者也故國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喪百國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內無伏怨使明者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言此謂易攻重刑少賞上愛民民亦賞多賞輕刑上不愛民民不效賞利出一空者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其兵半用利出十空者民不守重刑

青囊集

卷之六

三

通子

制分

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數不任人是以有術之國不用舉而得人之情境內必治任數也亡國使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圍禁者任人而無數也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數也故有術之國去言而任法

附錄

李斯督責之術

凡古之所謂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殉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于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銖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

奇賞彙編

卷九十六

書

選子

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狎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狎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警之勢異也

鄧析子序

鄧析子五篇鄧析子鄭人也或云數難子產之政子產戮之按左氏駟歇嗣子太叔爲政始殺析其人不足論其文辭戰國策士倪耳循名責實察法立威先申韓而鳴者也至謂天於人父於子兄於弟俱無厚者何哉先

奇賞彙編

鄧子

一

王之用刑也本於愛析之用刑也本於無厚於乎誅晚矣轉辭篇與智者言依于辯數語同鬼谷子豈後人傳其旨苟益其辭也邪要之小人之言往往出于機心之發故不甚相遠耳呂氏春秋記析嘗教獲溺屍者購逆屍者交勝而不可窮固市井舞文之

魁也孰謂駟歛失刑哉弇州山人序

孫子序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
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
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
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
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
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
戟令之曰女知而必與左右手背乎
婦人曰知之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
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旣
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
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
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
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

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以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奇賞彙編 孫子 二
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吳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惟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于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

卒以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子既死後百餘年而有孫臏焉漢太史司馬遷譔

亢倉子序

老子之後有庚桑楚者陳人也偏得老子之道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潔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壤後游吳隱毘陵孟峰道成仙去後有漢輔光張天師唐張果老相繼

奇賞彙編

亢倉子

一

隱修因號張公壇福地古建洞靈觀宋改天申萬壽宮著書九篇號庚桑子一名亢倉子唐封洞靈真人書爲洞靈真經

讀子華子

子華子十卷自孔子遇諸剡而贈之以束帛于是著焉劉向序其辭以爲趙簡子奉纁幣聘之爵執圭而殺竇犢舜華子華子逡巡弗應簡子大怒將脅之以兵子華子去而之齊齊景公不能用也館于晏氏簡子卒而歸

奇賞彙編

子華子

一

晉時已老矣遂不復仕以卒子得而讀之陽城胥渠章頗言陰陽之理亦有大致語而風輪水樞之說亦微近穿鑿其辨黃帝鼎成升遐事甚詳然似是公孫卿以後語駁郊子禮亦正然似是左氏以後語辭趙簡子聘章則模檀左文也晏子之事景公也不

治阿且其言阿則烹與封之說也謂仲尼天也又曰轍跡病矣則門弟子之說也大道章頗言身中之造化時時及養生北宮意章則及鑒矣是岐黃之說也凡子華子所言理在春秋時最近而文則廣有所剽擬誦之可也采而益我可也然不可以爲真子

奇賞彙編

子華子

二

華子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九十七

鄧析子

無厚篇

轉辭篇

孫武子

始計

作戰

謀攻

軍形

兵勢

虛實

軍爭

九變

軍行

地形

九地

火攻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七目鄧子

一 選子

亢倉子

用聞

全道篇

用道篇

政道篇

君道篇

賢道篇

兵道篇

子華子

陽城胥渠

孔子贈

虎會問

晏子

晏子問黨

執中

大道

非宮意問

神氣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七目

鄧子

二

選子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九十七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鄧析子

無厚篇

此書切
偏對其
之終其
論亦不
大
特子理

治世位不可越職不可亂百官有司各務其刑上循
名以督實下奉教而不違所美觀其所終所惡計其
所窮喜不以賞怒不以罰可謂治世

夫負重者患塗遠據貴者憂民離負重塗遠者身疲
而無功在上離民者雖勞而不治故智者量塗而後
負明君視民而出政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七

選子

死生自命貧富自時怨天折者不知命也怨貧賤者
不知時也故臨難不懼知天命也貧窮無憚達時序
也凶饑之歲父死于室子死于戶而不相怨者無所
顧也同舟渡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所憂同也張羅
而吹唱和不差者其利等也故體痛者口不能不呼
心悅者顏不能不笑責疲者以舉千鈞責兀者以及
走兔驅逸足于庭求便捷于檻斯逆理而求之猶倒
裳而索領

唐書下元

夫木擊折轆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故不載
焉故有知則惑有心則瞋有目則眩是以規矩一而

不易不為秦楚緩節不為胡越改容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形之萬世傳之無為為之也

轉辭篇

夫治之法莫大于私不行功莫大于使民不爭今也立法而行私與法爭其亂也甚于無法立君而尊愚與君爭其亂也甚于無君故有道之國則私善不行君立而愚者不尊民一于君事斷于法此國之道也明君之督大臣緣身而責名緣名而責形緣形而責實臣懼其重誅之至于是不敢行其私矣

夫謀莫難于必聽事莫難于必成必合于數聽必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七

二 選子

合于情故抱薪加火燦者必先燃平地注水濕者必先濡故曰動之以其類安有不應者獨行之術也智者寂于是非故善惡有別明者寂于去就故進退無類若智不能察是非明不能審去就斯謂虛妄

孫武子

始計篇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七

三 選子

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象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敗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于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

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于國因糧于敵故軍食可足也

兵甲戰具取用于國中糧食則因敵也

國之

卷九十七

四

貧于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賣莫賣則百姓財竭軍行已出界近于師者貪財竭則急于近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于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弓矢戟楯矛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丘謂丘邑之牛大車乃長轂車也故智將務食于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二十斤也轉輸之法費二十石乃得一石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不獨任也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故兵貴勝不貴久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

也。

孫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全旅爲上破旅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全伍爲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

此等法亦似道學語氣

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修櫓轆轤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又三月而後已

櫓大楯也轆轤者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器械者機關攻守之器名飛樓雲梯之屬也距堙者踞土稍高而前以附城也

城將不勝其忿而鋌陷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七

五

拔者此攻之災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于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以十敵一則圍之是謂將倍則分之。以二敵一則一衛敵則爲正二衛爲奇。能戰之。已與敵人衆等猶少則能守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故君之所以患于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

軍形篇

看孫子須
自有悠然
處若迂裏
其語不過

正心書
而巳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
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
奇賞彙編

卷九

木
選
子

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爲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所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舉秋毫不爲多力。見日月不爲明目。聞雷霆不爲聰耳。古之所謂善戰者。勝于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勝勝已敗者也。故善戰者立于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

北如聚黨
非徒或子
不能自強

勝敗之政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勝敗之政用兵之法當以地生度而度之。度生量。量生數。知其遠近廣狹。數生稱。稱量已與稱生勝。稱量之數知其人數也。故勝兵若以鎰稱。鎰敗兵若以銖稱。勝者之戰若決積水于千仞之谿者形也。

兵勢篇

以先後計
奇正者祖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部曲爲分什伍爲數闔衆如

卷九十七

七

丁

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勢也勢鳥之疾至于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險疾也其節短短近也勢如彍弩節如發機在度不遠發則中也紛紛紅紅鬪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亂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強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

大字小字
雷同

從之見形與之敵必取之以利誘敵故其勢也
以利動之以本待之以利動故善戰者求之于勢不責
于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
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
之勢如轉圜石于千仞之山者勢也

虛實篇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
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敵人自至者
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
飽能飢之安能動之攻其不虞出其必趨出其不

奇賞彙編

卷九七

人選子

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于無人之地也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
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
攻微乎微乎至于無形神乎神乎至于無聲故能為
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
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
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
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攻其不虞出其必趨故形人
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
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

奇賞彙編

卷九七

人選子

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
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
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
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故
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
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
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以吾度之
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于勝哉故曰勝可為也敵雖
衆可使無闕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
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

軍爭篇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于君合軍聚衆交和而
舍軍門為和門左右為壘門以重為營曰戰莫難于

軍爭從始受命至于交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示以遠其直也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軍爭為利眾爭為危則以不爭者舉軍而爭利則不及也委軍而爭利則輻重損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百里爭利半也二動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故無是故軍無輻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震掠鄉分眾制勝靡地分利量敵以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為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眾之法也故夜戰多火攻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七 十 選子

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作非勿從銳卒勿攻飯兵勿食歸師勿遇圍師必闕窮寇勿追此用兵之法也

九變篇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于君合軍聚眾圯地無舍水毀曰圯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塗有所不由險阻之地軍有所不擊軍難可擊以地險得之則利薄固窮城有所不攻城小地有所不爭君之兵必死戰也奇賞彙編 卷九十七 十 選子

命有所不受故將通于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九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是故智者之處必雜于利害雜于利而務可信也雜于害而思可解也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業事也使彼人我出彼趨諸侯者以利令自來也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易無必生可虜見利畏忿速可侮忿疾急之人可廉潔可辱廉潔之人可愛民可煩出其所以致之凡此五者將之過

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軍行篇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陽戰隆

無登，無迎也。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

勿迎之于水內，令半渡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于水

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絕斥

澤，唯亟去，無留。若交軍于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

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

也。此處平陸之軍也。凡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

四帝也。黃帝始立四方諸侯，亦以此四地勝之。凡軍好高而惡下，貴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七 十一 譚子

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丘陵隄防

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洙

至，欲涉者待其定也。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

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山水深大者為絕澗，四方

所過若蒙籠者為天牢，可以遇絕人者為天羅，吾遠

地而陷者為天隙，澗道迫狹深數丈者為天井。吾遠

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軍，旁有險阻，潢井、蒺藜、林

木、蘄葦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也。近而靜者，特

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

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

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

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備者，

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

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

者，誘也。杖而立者，飢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

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

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殺馬肉食者，軍無糧

也。懸鉞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論譚徐與人言者，

失衆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

者，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

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兵非貴益多，惟無武進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七 十一 譚子

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兵不在加多，惟集材武輕

進，惟養力料敵取勝，斯足

也。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于人。卒未親附而罰之，

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

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

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

衆相得也。

地形篇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

有遠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

利糧道，以戰則利。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

借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隘兩山之間通谷也敵勢不得據也我先居之必前齊隘口陳而守之以出奇也敵若先居此地而陳勿從也即半隘者從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夫勢均一以擊十曰走卒強吏弱曰弛吏強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慙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于主國之實也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七

古 選子

九地篇

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騁子不可用也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圯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者為散地人入之地而不深者為輕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為交地諸侯之地三屬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也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為衢地其國助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為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為圯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為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地是故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絕衢地則令交重地則掠圯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于利而動不合于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七

古 選子

利而止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

愛則聽矣利其所恃之利若先處兵之情主速乘人

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凡爲客之道深

入則專主人不克掠于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

并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投之無所往死且不

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兵士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

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鬪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

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禁

解之計去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

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臥者涕交頤持之無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七 七 選子

所往諸劍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

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

首尾俱至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

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

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

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

知易其事華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中使人不

得慮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公諸侯

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

聚三軍之衆投之于險此將軍之事也九地之變屈

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凡爲客之道深則專

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四通者衢地也入

深者重地也入淺者重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也無

所往者死地也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

之屬爭地吾將趨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

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圯地吾將進其途圍地吾

將塞其闕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故兵之情圍則禦

不得已則鬪過則從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

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七 七 選子

者不能得地利四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夫霸

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于敵則其交不

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已之私

威加于敵之交不結成天下之權成威得伸而自私故

其城可拔其國可隳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

軍之衆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

告以害投之之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衆陷

于害然後能爲勝敗故爲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并

敵一向千里殺將向而利之雖千里可擒其將也

是謂巧能成事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

厲于廊廟之上以誅其事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先其所受微與之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是故始如處女敵入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火攻篇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庫。四曰火庫。五曰火隊。行火必有因。煙火必素具。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于內則早應之于外。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火可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七

失選子

發于外無待于內。以時發之火。發上風。無攻下風。晝風久。夜風止。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強。水可以絕。不可以奪。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費留。當不以時。但費留也。當善不踰。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愠而致戰。合于利而動。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愠可以復說。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用間篇

先知而必
取于人
以爲妙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受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于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驗于度。必取于人。知敵之情者也。故用間有五。有鄉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鄉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因其事而用之。外令吾間知之。而傳于敵間也。生間者。反報也。故三軍之事。莫親于間。賞莫厚于間事。莫密于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凡軍之欲擊奪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謂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間之來。問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爲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七

失選子

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

案漢藝文志稱孫武兵法八十二篇今之十三篇乃魏武注之而刪定者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七

下 選子

亢倉子

全道篇心冥虛極德洞玄微功並四時蒼生自化

羽山即窮子所請長身山頭山面也

亢倉子居羽山之顛三年俗無疵病而仍穀熟其俗
竊相謂曰亢倉子之始來吾鮮然異之與然驚今吾
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其或聖者邪盍相與尸而
祝之社而稷之乎亢倉子聳之色有不釋其徒厲啜
從而啓之亢倉子曰吾聳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
姓猖狂不知其所如往今以羽俗父子竊焉將俎
豆予我其的之人邪一作杓吾是以不釋于老聃
之言歷啜曰不者夫尋常之汗巨魚無所還其體首還
旋而鯢鱓爲之制步仞之丘巨獸無所隱其軀而棲
狐爲之祥且也尊賢事能嚮善就利自克舜以固然
而况羽俗乎先生其聽矣亢倉子曰諱來夫二子者
知乎函車之馱介而離山也介獨罔罟制之吞舟之魚
蕩而失水螻蟻苦之故鳥獸居欲其高魚鱉居欲其
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亦不厭淡眇而已吾
語若大亂之本祖乎堯舜之間其終存乎千代之後
必有人與相食者矣言未終南子榮之檮節南色變
然膝席曰樽年運而長矣將奚以托業以事斯言亢
倉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緒年

必慎其語
引後漢也

或可以及此言雖然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
謁吾師聊充倉子既謝榮之橋不釋羽俗而龍已乎
天下水之性清土者相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壽物者
相之故不得壽物也者所以養性也今代之惑者多
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
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捐之此全性之道也萬
人操弓共射一招招即箭把也招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
一生生無不傷故聖人之制萬物也全其天也天全
則神全矣神全之人不慮而通不謀而當精照無外
志凝宇宙德若天地然上為天子而不驕下為匹夫

卷九十七

主選子

而不憚此之謂全道之人心平正不為外物所誘曰
清清而能久則明明而能久則虛虛則道全而居之

用道篇自然利物
下歸仁化行刑措

今夫情農信地實生百穀不力于其道地竊其稟稼
而荒翳之齊后信人之性醇讓不明于其道舉全境
以付人人實賜義而有其國凡人不脩其道隨其心
而師之營欲茂滋災疾朋黨戕身損壽心斯害之矣
故曰惟道可信天地非道不能悠久蒼生非賢不能
靖順庶政非才不能和理夫用道之人不露其用福
滋萬物功歸無有神融業茂靈慶悠長知而辨之謂

之謙知而不憚謂之道識以理入道以安人夫難辰
而作難辰難反難負日任勞流汗灑地夜分僅息農夫之
道也俯拾仰取銳意錐撮力思搏精希求利潤賈豎
之道也噉氣谷神宰思損慮超遙輭舉口精鍊仙高
士之道也馴情端想畢志所事倫察忘寢謀效位司
人臣之道也清心省念察驗近習務求賢良以安萬
姓人主之道也若由是類之各順序其志度不替塞
其業履是謂天下有道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
全靖言語則福全克保三全是謂清賢道德順則鬼
神助信義敦則君子全禮義備則小人懷有識者自
是無識者亦自是有道者靜默開鈍者亦靜默物固
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先號後笑始吉終凶身可親
而才不可親才可敬而身不堪敬敬甚則不親親甚
則不敬親之而踈踈之而親恩甚則怨生愛多則憎
至有以速為貴有以緩為貴有以直為貴有以曲為
貴百事之宜其由甚微不可不知是故智者難之靜
則神通窮則意通貴則語通富則身通理勢使然同
道者相愛同藝者相嫉人情自然也多才而好謙貧
賤而不諂處勞而不為辱富貴而恭勤可謂有德者
也

卷九十七

主選子

君道篇清淨無爲

第五卷
論心似金
其體如木
也

夫國以人爲本人安則國安故憂國之主務求理人之術玉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怪石也金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鎗石也今夫以隼翼而被之鵲視不明者正以爲隼明者視之乃鵲也今夫小人多誦經籍方書或學奇技通說而被以青紫章服使愚者聽而眎之正爲君子明者聽而眎之乃小人也故人主誠明以言取人理也以才取人理也以行取人理也人主不明以言取人亂也以才取人亂也以行取人亂也夫聖人之用人也貴耳不棄之功目不見之功口

奇賞彙編卷九十七

王西選子

不可道之功而有姓號然自理矣若人主貴耳養之功則天下之人運貨逐利而市譽矣貴目見之功則天下之人恢形異藝而爭進矣貴可道之功則天下之人習活調吻而飾辭矣使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則政敗矣人主皆知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知其細失其大不知類矣

兵道篇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秦景王將眎強兵于天下使庶長鮑戎必致命亢倉子待以壤邑十二周實迫之亢倉子至自榮泉賓于

上館景王三日弗得所問下席北首頓珪曰天果無

意恤孤耶亢倉子油然虧盼曰朕以主爲異之間無寧弊弊焉以研刺爲故抑者隨其欲而得正焉無如可矣景王一拜再舉欽繡翟端珪抑首而坐曰實惟天所命亢倉子仰稜而虛俯正顏色曰原兵之所起與始有人俱夫兵也者出人之滅也人之有威性受于天故兵之所自來上矣嘗無少選之不用貴賤長少賢愚相與察同兵之兆在心懷志而未發兵也疾眎作色兵也倣言推援兵也後關攻戰兵也此四者鴻細之爭也未有蚩尤之時人實樹材木以闢矣黃帝用水火矣共工稱亂矣五帝相與爭矣一興一廢

奇賞彙編卷九十七

王西選子

勝者用事夫有以咽藥而死者欲禁天下之醫非也有以藥劑而死者欲禁天下之船非也有以用兵而喪其國者欲禁天下之兵非也夫兵之不可廢譬水火焉善用之則爲福不善用之則爲禍是故怒皆不可偃于家刑罰不可偃于國征伐不可偃于天下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若人之悅色若孝子之見慈親餓隸之遇美食號呼而走若強弩之射深谷也勝負之決勿微于他必反人情

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子華子

陽城胥渠

死非道也

子華子曰夫道一也。我與道而為二矣。而我之百骸九竅毛髮膏澤藏腑肝膈吹噓吸引滋液吐納無非道也。自此以往大撓甲子所不能紀也是故道立於一而萬物之變也。白事之化也散而為萬殊。紛淪而無涯。古之知道者務全其生。務全其生者不亡其所。有也不亡其所有者道之守也。道之守者神之舍也。是故全生者為上。虧生者次之。次之迫斯為下矣。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謂虧生者六欲分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七

王選子

得其宜也。夫虧生則於其所尊者薄矣。其虧彌甚則其尊彌薄。所謂次者無有所知而復其未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其所甚惡者也。辱莫大於不義。不義者迫生也。故曰迫生不如死。

神仙對談 為書所談

公仲承問於程子曰。人有常言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帝乃采銅於首山作大爐焉。鑄神鼎於山上。鼎成羣龍下迎。乘彼白雲至于帝鄉。羣小臣不得上升。攀龍之胡力顛而絕帝之弓。喪墜焉。於是百姓奉之以長號。故名之曰烏號之弓。而蘇其衣冠於橋陵。信有之乎。程子曰。否甚矣。世之好

有義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七

王選子

謫性也。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同。形同則氣同。氣同則知識同。矣。類異則形異。形異則氣異。氣異則知識異。矣。人之所以相君長者類也。相使者形也。相常攝者氣也。相維持者知識也。人之異於龍龍之異於鼎鼎之異於雲言之辯也。惡足以相感召而賓使之耶。其不然也必矣。世之好謫性也。吾聞之太古之聖人所以範世訓俗者有直言者有曲言者。直言者直以情貢也。曲言者假以指喻也。言之致曲則其傳也久。傳久而偽則知者正之。謫甚而殺亂則知者止之。夫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下沉。故為百福之宗。為百福之所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也。帝乃采銅者鍊剛質也。登彼首山就高明也。作為大爐鼓陽化也。神鼎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實也。羣龍者聚陽氣也。雲者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關而心術之變也。帝之謂所類也。形也。氣也。知識也。雖與人同爾。然而每成而每上也。每成而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微達神明之所之適其去人也遠矣。羣小臣知識之所不及者也。攀龍之胡有見於下也。不得上升。無見於上也。有見於下無見於上者士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喪衣冠者帝所

以善世制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矣故帝之逝也號以次其慕藏以奉其傳此假以指喻之言也而人且亟傳之以相詆欺甚矣世之好謠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為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甘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夫人之大常生而少壯轉而為衰老轉而為灰土聖凡之所共也上知之所弗幸免焉者也且是故記之所傳若存而若亡大庭中黃赫胥尊盧以來所謂聖人者不一族吾誠恐大圖之上曉榘聯累雖處什伯不足以處也而復何奇賞彙編卷九十七

天選子

所主宰臣何所使而其昏昏默默以至千今也是不然之甚者也然而世之人知者欲美愚者矜政甚矣世之好謠也夫周之九鼎禹所以圖神姦也黃帝之鑄一禹之鑄九其造為者同而所以知適焉者頗異是可以決疑矣且世之傳疑也不唯其傳昔宋有丁氏家故無井而出溉汲焉常一日而一人居外憊其如是也鳩工而穿井于庭家相與語曰今吾之穿井得一人矣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而得一人也國人更相道之語徹于宋君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丁氏對曰自臣穿井家獲一人之力非得一人於井

也是故黃帝之鑄神鼎是井中人之譬也知者正之是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之譬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為羨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甘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此吾所以反之復之而不能已者也小子志之

郊子以達于禮聞於諸侯子華子亟往從之見郊子焉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禮先王所以定之也非所以挫之也夫禮先王所以開之也非所以暴之也青黃黼黻文章之觀盡而五色淪宮徵還微生之聲足而八音汨陸有曩且水有網罟而飛羽伏鱗無以幸其生矣詩不云乎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今郊子非徒搖之也又從暴之也郊子而達於禮樂異乎吾所聞肅駕而起遵塗而歸

孔子贈

子華子曰夫言之所以感為響響欲絕而感已發意之所以將為思思未華而事前愾何則精神之所弗包焉故也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齊而俱王於天下明族善類而誅鋤醜厲者法之正也其所以能行焉精誠也精誠不白則無以王矣其在後世以急刻而責恕以譌偽而課忠言非其願意非其貞

而保人之弗叛悲夫是正坐於空室也是白之懸而黑之募也是縱權於陸而發輟於川也其亦不可以幸而幾矣是以欲治之君將以有為於是者必先正其本術定其精而不搖保其誠而弗虧夫然後出言以副情端意以明指世雖亂也俗雖汚也而曰感不效於影響者吾斯之未能信

子華子居於冬塞趙簡子將用之使使者將幣於閭曰寡大夫乏使使下臣敬修不腆以勤先生之將命者子華子反幣再拜以肅使者而進之於庭又拜而受辭曰主君之民某如獲罪戾其敢逃刑以其弗賈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七

三十 選子

之故而適抱薪纒之憂疾且有間則我請造於朝其敢重辱我主君之命使者曰寡大夫且有緒言使下臣敬致諸執事唯是晉國之寵靈願與先生共之先生不違勤而眈以行請祿從者以爵執主子華子沒階而進再拜而言曰主君之民某未有職業於朝也且有惡疾不堪君之命弗敢以與聞再拜而送使者於門反其室聚幣將行其弟子族立而疑北宮子曰意聞之身修於私名升於公古今之通誼也主君國之宗卿也政所自出以禮交而弗答無乃不可乎子華子曰意吾以爾為可以忘言也而猶有萌焉夫萌

出處之際
不可不慎

於中必著於外其意之謂矣且彼石我者大豈徒然哉必有以處我者矣為人之所處者不得安其所自處矣是故古之人慎於其所處也昔者吾友自鄭聞語於孔子屬焉焉不忘於心孔子之所志其過人者遠矣日者主君之召也孔子輟環於河濱而弗肯以濟援琴而寫志命之曰臨河之操其辭曰河之水洋洋兮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孔子之所以弗至是乃我之所以行也意吾以爾為可忘言也而猶有萌焉夫以小人之所察而量君子之心意爾其殆矣北宮子遂強以見趙簡子簡子聞子華子至再拜而迎曰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七

三十 選子

不穀得奉社稷之靈以撫有四封之內先君有禮所以貶賔客而交際之紀廬人實典治之吾子辱而在於弊邑有日矣以歲之不易而隸人有朝夕之虞願致戎邑方三四十里若五六十里以為芻秣之共吾子其曲意以臨之子華子曰臣也不武年運而往矣顛毛種種懼不任君之事以為司敗憂也君有四圍以扞四方臣弗堪也明日子華子行食於莒亭之口北宮子曰秦未有失也絕人之善意而又利迹以去之夫子所以責人者察矣子華子曰然非爾所及也夫秦君之志大而求遠其所以望於我者厚則吾

無以堪其求矣。且爾一聞牧野之事乎。周之六師歷郊而陳。武王鞭係解焉。有五臣者將受誓事於前。王顧而使之係。五臣者相目而對曰。臣之所以事君王。非爲係轡者也。王不得已乃釋旄鉞而親係之。夫人君能致其臣能有所不爲。然後能無不爲也。本也未能無不爲者也。能有所不爲矣。

晏子

子華子謂晏子曰。天地之間有所謂隱戮者。而莫之或知知之者。其幾於道乎。晏子曰。何謂也。子華子曰。天地之生才也。實難。其有以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七

三選子

何其將擁之蔽之。而使之不得已。植立也。天地之所大忌也。日月之所燭燎也。陰陽之所机移也。鬼神之所伺察也。是以帝王之典。進賢者受上賞。不薦士者。罰及其身。善善而惡惡。其實皆衍于後。嘗試觀之。夫物之有材者。其精華之蘊。神明之所固護。而秘惜。不可以知力窺也。蒙金以沙。固玉以璞。珠之所生。旋桓之淵。而隈澳之下也。豫章梗枿之可以大斲者。必在大山穹谷。辱顏即嶺嶇嶇之區。抉剔之。倚據之。剝削之。苟不中於程度。則有虎狼咬噬。虺蜴之變。雷霆崩墜。覆壓之虞。何以故。天地之生才也。實難。其有以

生也。必有所用也。如之何其將擁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是之謂違天而黷明。違天而黷明。則殛之。雖大必折。雖炎必撲。荒落而頽圯。敗而族夫。是之謂隱戮。隱戮也者。陰隙之反也。如以匙勘鎗也。如以璽印塗也。必以其類其應。如響晏子曰。駭乎哉。吾子之言也。嬰也。願遂其所以聞。子華子曰。大夫無甚怪於余之所以言也。余之所以言。其有以云也。今夫人之常情。爲惡其毀也。成惡其虧也。於其所愛焉者。則必有恪固之心。恪固之心。萌於中。虛卒然而攻其所甚愛。則必曹起而爭爭。而不得。則必氣沮而志奪。氣沮而志奪。則拂然而怒。填乎膺。拂然而怒。填乎膺。則將無與爲敵者矣。天地之所以生材也。甚愛之。甚惜之。則其所以有恪固之心。曾何以異。夫人之常情。世之人莫之或知也。徒恃其胸腹之私。與其狡誦變詐之數。翕翕而訛訛。巧觚而深排。規以幸人。不已勝也。何有天地之鑒也。神明之照也。甚可畏也。甚可怖也。如使之氣沮而志奪。拂然而怒。以充塞乎兩間。偏俱厄。壓聚而爲陰陽之罰。其中於人也。必慘矣。是必至之勢。而無足經怪者。悲夫。世之人莫之或知之者。其幾於道矣。本也。晉國之鄙人也。嘗得故記之所道。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七

三選子

者矣。昔先大夫樂武子之在位也，夙夜靖共，矯枉而
惠，直不忘其執守，而以從其君。厥有顯聞，布在諸侯。
之冊書，逮其嗣主，則不然。弗類于厥心，放命以自賢。
故寵專權，翦棄人士，圖以封殖于厥躬。國人疾視之，
如目有眚。物蔽目焉。日移其志，以速厥罰。樂氏以亡。
昔先大夫隨武子之在位也，明廢以博識，晉國之雋
老也。然且慙也。焉而不自居，惟曰：余有所不見，惟曰
余有所不知。惟曰：余有所不聞，賧有所志，且而升諸
公。是以晉國之士無遺其材者，用能光融昭著，以有
立於朝。父子兄弟以世及也，而為晉宗卿達其嗣主。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七 五

不遷之宗也。而又其先大夫皆有玄德，以媚于上下，
神祇其在嗣主，荒墜厥訓，用以覆宗滅緒，侵其先靈，
而不得以血食于晉國，無他故也。恃其盛強，昌厥而
蔑棄於理，憑人而勝天，藏伎于中，而以之違天地之
所格。固是以其酷如是也。而況於單族後門之士，竊
人之爵祿，而邀覲於一時之幸，虛惴而惴，疑且懼人
之出於其上也。疑似之迹，未明同異之志，未講而壅
之蔽之，使之不得以植立也。則其得禍也，必有深於
晉之三主者矣。夫築垣墉者，務其高而不務其實，高
不隱仞，而塞傾之矣。以兩手而揜人之聰明，自以為
得也，而不知其聾瞽之疾已移於已也。悲夫，夫豈不
為之大哀矣乎？晏子曰：駭哉乎言也！微吾子嬰無所
聞之嬰也。請客諸佩觿以志其不忘也。
晏子問於子華子曰：齊之公室懼卑，奈何？子華子曰：
夫人之有欲也，天必隨之。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
獲？昔者軒轅二十五宗，故黃祚衍于天下，于今未忘
也。宗周之王也，姬姓之封者，凡七十夫，指之不能率
其臂，猶臂之不能運其體也。今齊自襄桓以來，斬斬
焉，朝無公姓，野無公口，帶甲橫丘，挾殺而能戰，非公
士也。結綬纒纒，位列而籍居，非公臣也。公族之子若

其孫散而之於四方。惟章諫是伍。公所以與俱者。自有肺腸者也。於詩有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何以是踴躍而以臨於人上。也。齊將早是求夫何懼。而不獲今之人分財賄而設鉤策焉。非以大鉤策者為能均也。使善惡多寡無所歸其怨也。是以聖人窮造物以爲識量。然且龜卜著策以爲決。所以立言於公也。聲出而應律。身出而協度。然且權量尺石以爲器。所以立正於公也。義適而理訓。舉天下無敢以容其議。然且書契章程以爲式。所以立信於公也。德澤汪濊。威制宏遠。盡四海之大。無不面納。然且法制禮籍以爲準。所以立義於公也。今齊則不然。所以爲國舉出於私矣。非止乎此而已也。而又公歛其怨。私受其福矣。公賓其名。私享其實矣。齊之亡於公室也。非一日也。故齊將早是求夫何懼而不獲。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七

三子

子華子曰。昔先王之制法也。有本衍焉。有末度焉。因而弗作。守而弗爲。去美去暴。與四時分其叙。與寒暑一其度。不言而民以之化。不令而民以之服。是以能因則大矣。能守則固矣。夫有心於作法之細也。作而刻其真法之原也。法也者。制世之龜迹也。而且不可以容心焉。而況於營道術乎。於傳有之。循道理之數。

而以輔萬物之自然。六合不足均也。七十九代之君。其爲法不同。而俱王於天下。用此道也。

晏子問黨

子華子謂晏子曰。夫治有象。大夫亦嘗聞之矣乎。晏子曰。嬰願聞之於吾子矣。子華子曰。治古之時。其君之志也。端以有修其臣。同德比義。而無有異心。朝無幸位。事無失業。其四野之外。未耜從其宜。溝畝以其便。其民願而從法。疏而弗失。上下躋躋。唯其君之聽。盤氣伏息。災疫不作。四鄰寢兵。而珪玉纁幣以承其權。此非治象而云何。今齊之正言不聞。聰明不開。朝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七

三子

弗而不除。野荒而荐饑。其去法象也遠矣。無等級以爲之者矣。本開之下。無言謂之暗。上無言謂之聾。暗之朝。上有放志。而下多忌。諱齊之謂也。且合升勺。會合以登之。斛廩則成矣。太山之高。非一石之積也。瑯琊之東。渤海稽天。非一水之鍾也。所以治國家天下者。非一士之言也。今齊之執事者。其悖矣乎。墨以爲明。狐而爲蒼。以一爲二。以二爲三。公不能禁也。植黨與而護其所同。忌前而排孤。嬖媚脂韋者。日至於君之前。固寵而恃便。公不能禁也。猶之買馬者。然不論其足力。而以色物毛澤而爲儀。則廐無走馬矣。猶

之售主者然不論其廉貞溫粹而無瑕者而以大小
徑廣爲儀則篋無連城矣唯士亦然論士不以其才
而以勢地爲儀則伊尹仲父不立於朝矣且齊之爲
國也東海而負嶠輪廣隈澳其塗之所出四通而八
達游士之所湊也今齊君之所習而狎者非鮑國之
私人則崔田之黨也游士無所植其足矣游士無所
植其足則憑軾結轡而違之夫游士之所以去則治
象之所以不存也本聞之窮鄉下里其爲叢祠也不
過於卮酒而饔肉燕國之社不難於請福今齊之焦
萃仰惟也甚矣所欲以爲治者不半於古之人而功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七 天選子

則畧具矣夫子之於齊君也朝夕進見而猶固惜自
愛也獨不出其警欬而規以振起之夫子之仁心抑
已褊矣晏子曰善微吾子嬰無所聞之嬰之於君夫
疑之臣也吾子之言之也嬰則有罪矣

晏子問於子華子曰聖人尚儉於傳有之乎子華子
曰有之夫儉聖人之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
帝之所留察也晏子曰嬰聞之竟不以土階爲陋而
有虞氏怵戒於塗糝其尚儉之謂歟子華子曰何哉
大夫之所謂儉者夫儉在內不在外也儉在我不在
物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薄神化回滿嗇其

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搖其
格物也明其遇事也剛此之謂儉而聖人之所寶也
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何哉大夫
之所謂儉者夫視入以爲出庾氏之職業也操贏而
制餘商賈子之所爲也中人之家計口然後食閭里
之志也乃若天子者大官也有天下者大器也臨萬
品御萬民窮天之產罄地之毛無有不共無有不備
此則古今常尊之勢也奈何而以閭里之所志商賈
子之所爲庾氏之職業仰而議夫堯舜之量哉此腐
儒之所守而汚俗之所以相欺者也土階塗糝之說

野人之所稱道而於傳所不傳者也本聞之堯居於
衢室之宮垂衣而櫛幅遂如神明之居輯五瑞以見
羣后帶幅舄而入覲者如衆星之拱北堯則若固有
之也舜遊於巖廊之上被袵衣而鼓五絃之琴晝日
月於太常備十有二章黼黻玄黃爛如也出固有
和動則有珮環步趨中於莖韶之節舜亦若固有之
也夫堯舜之備物也如此而惡有所謂土階三尺茅
茨不翦者惡有所謂塗糝以自怵戒者此腐儒之所
守而汙俗之所以相欺者也故記所不道也桀紂之
亡天下也以不仁而不以奢也戒奢者有禮存焉禮

太極圖
爲卷下
一

之所存可約則殺可豐則臆豈有撓四海之賦受九
咳之經入而士階以居欲以塗糝而不敢也其不然
也必矣且先王之制也收玉則收行旂旒冕瑤以示
登降之品今汚世人不通於禮也處尊而偪賤居大
而侵小矣以王公之尊而困隸以自奉難爲其下矣
不惟以困於厥躬也而又旁無以施其族黨上不豐
其宗祧曰吾以是爲儉也不亦夷貊之人矣乎晏子
曰善微吾子嬰無所聞之也終不敢以論約

北宮意問

北宮意問曰上古之世天不受其實是以日月淑清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七 四十 選子

而揚光五星循晷而不失其次鳳凰至者龜兆其靈
下竹實滿流黃出朱草生敢問何所修爲而至於足
也子華子曰異乎吾所聞夫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
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也聖王不識也君子不道
也治世所無有也上古之世居有以虛宰多以少所
以同於人者用舍也所以異於人者神明也神明之
運其由也甚微其效也甚徑與變相蕩遷與化相推
移陰陽不能更四序不能虧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
惚之庭挹之而不冲注之而不滿彼其視鳳凰麒麟
也秦牢之養爾彼其視澄液肆露也明澮之寫爾彼

設爲意問
推其意物

其視芝房竹實凡草木之異者畦圃之毓爾彼其視
玉石瓊怪凡種種之族者篋襲之藏爾故曰聖王不
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昔者有虞氏彈五
絃之琴以歌南風之詩而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周公
之佐成王也希膳不徹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歌雍
詠勺六服承德凡禎祥瑞應之物有之足以備其數
無之不缺於治聖王已沒天下大亂父子質性君臣
失紀未有甚於今日也然且日月星辰衡陳於上與
治世同焉而已矣故曰天道遠人道邇待著龜而襲
吉福之末也顛蹶望拜而謁焉其待則薄矣故聖王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七 望 選子

不識也君子不道也治世所無有也吾恐後世之人
主方且睢睢盱盱唯此之事而爲人臣者巧詐誕誦
以容悅於其君舍其所當治而責成於天借或氣然
而數繆也忽有鍾其變者色澤狀貌非耳目之所屬
也於是奉以爲祥君臣動色上庶華聽以至作爲聲
歌而薦之於郊廟錯采續畫而以夸諸其臣民奄然
以爲後世莫我之如也彼其却數於上世其所謂秦
牢之養也明澮之寫也畦圃之毓也篋襲之藏也豈
章焉如日星之在上也乃始矜跋而以爲希有之事
夷世而不可以幸冀者也甚矣其亦弗該於帝王之

最者矣。

夫天降一氣則五氣隨之寄備於陰陽合氣而成體故有太陽有少陽有太陰有少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故陽中之陽者火是也陰中之陰者水是也陽中之陰者木是也陰中之陽者金是也土居二氣之中間以治四維在陰而陰在陽而陽故物非土不成人非土不生北方陰極而生寒寒生水南方陽極而生熱熱生火東方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西方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中央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是故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人亦如之血氣和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七 聖選子

合榮衛流暢五臟成就神氣舍心竟氣畢具然後成人是故五臟六腑各有神主精稟於金火氣諧於水木精氣之合是生十物精神竟鬼心意思智慮是也生之所自謂之精兩精相薄謂之神隨神往反謂之鬼竝精出入謂之鬼所以格物謂之心心所有億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志之所造謂之思思而有

所願慕謂之慮慮而有所決擇謂之智夫於智十累之上也至於智則知所以持矣知所以持則知所以養矣榮衛之行無失厥常六腑化穀津液布陽故能久長而不弊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戶樞之不蠹

以其運故也是以精上則滯神昏則伏竟拘則沉鬼

散則耗心忤則惑志鬱則陷意營則罔思澁則殆慮殫則蒙智礙則愚故所謂持者持此者也所謂養者養此者也意善哉而之問也觸類以演之進乎此則與知道者謀矣公仲子曰夫子之言也而之問也承也得所未之嘗聞如發聾焉願夫子益其說而稽微其所以解也子華子曰然言固不可以一而足也夫心也五六之主也精神之舍也心之精為火其氣為離其色赤其狀如覆蓮其神為朱鳥其竅上通於舌肝之精為木其氣為震其色青其狀如懸瓢其神為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七 聖選子

蒼龍其竅上通於目肺之精為金其氣為兌其色白其狀如懸磬其神為伏虎其竅上通於鼻腎之精為水其氣為坎其色黑其狀如介石其神為玄龜其竅上通於耳脾之精為土其氣為戊巳其色黃其狀如覆釜其神為鳳凰其竅上通於口是故脾腎心肝肺五官之司口舌鼻耳目五官之候脾之藏意腎之藏精心之藏神肝之藏魂肺之藏魄金木水火土五精之總也寒熱風燥濕五氣之聚也水以潤之火以煖之土以海之木以敷之金以斂之此以其性言也水之冽也火之炎也土之蒸也木之溫也金之清也此

以其氣言也。水在下，火在上，土在中，木在左，金在右。此以其位言也。水之平也，火之銳也，土之闔也，木之曲直也，金之方也。此以其形言也。水則因火則革，土則化，木則變，金則從，革此以其材言也。水井洫也，火爨治也，木金器械也，土爰稼穡也。此以其事言也。夫盈於天地之間而充於物者，惟此五物也。凡五物之有不可無也，其所無不可有也。微者養之使章，弱者養之使強，損者養之使益，不足者養之使有餘，無物不養也。無物不備也。夫是謂之和。喜怒哀思不能汨也，視聽言貌思不能奪也。夫是之謂太和。和之國無待。

奇賞彙編

卷九十七

運子

神氣

留務茲從子華子游者十有二年，目相屬而言不接也。業成而辭歸，將隱居於五源之溪。子華子曰：「天下之物有甚滑稽而難持者，女知之矣。平疾之則脫，緩之則激，焉以逝非捉，圖之謂也。而所謂善持者，能爲之於疾徐之間，今汝之所治，吾無間然者矣。然子之

鼎有實運
加之也虎
錢子

志則廣取而汎與者也。吾恐女之後夫擇者也。其將有剽女之外邪，而自繁其宮庭者矣。登女之車而來之以馳騁於四郊者矣。取女之所以爲璧者，毀裂而玉分之者矣。夫道固惡於不傳，也不傳則妨道，又惡於不得其所以傳也。不得其所以傳，則病道。今女則往矣，而思所以慎厥與也，則於吾無間然者矣。子車氏之猥其色粹而黑，一產而三豚焉。其二則粹而黑，其一則駁而白，惡其弗類於已也，嚙而殺之，決裂其腎腸，糜盡而後止。其同於已者，字之惟謹，而恐其傷也。子華子曰：「甚矣心術之善移也。夫目眩於異，奇賞彙編 卷九十七 運子 同而意怵於愛憎，雖其所自生殺之而弗悔，而况非其類矣乎？今世之人，其平居把握附耳，咕咕相爲然約，而自保其固，曾膠漆之不如也。及勢利之一接，未有毫澤之差，蹴然而變乎已。又從而隨之以兵，甚矣心術之善移也。無以異乎子車氏之猥。

子華子曰：「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川閼水以成川，世閼人而爲世，河之下龍門也。疾如箭之脫管，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治古之時，積美于躬，如庸革之就克，惟恐其不修，弗憂於無聞如擊鼓，鐘其傳以四達，釋如也。今則不然，荒颺怒號而獨秀者，先隕霜露宵

零而朱草立。蒙市之徒又從而媒孽以晃搖之。是以萌意於方寸未有毫分也。而觸機猝展布其四體。未有以爲容也。而得拱格懷抱其一槩之操。泯泯默默而頽有以試也。而漫漫之長夜特未旦也。疾雷破山。樹雨如露。雞啼於壖而失其所以爲司晨也。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今世之士其無幸歟。

尹文子序

尹文子者蓋出於周之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與宋鉞彭蒙田駢慎到同學老子之道作華山之冠以自表著書二篇多所彌綸莊子曰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見侮不辱抹民之鬬禁攻寢兵抹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是其道也書多脫誤雖經仲長統撰定尚有不可讀者姑存之以待高明

尉繚子序

自七書中有尉繚子世傳爲魏司馬錯撰其言皆核名實推見至隱非紙上之陳言也然而竟不見用於當世但傳其與張儀論伐蜀之利害於秦惠王之前秦遂因之兼有蜀中蓋非徒言之真能行之者後世言兵者言奇賞彙編 尉繚子 一

孫吳然皆如趙括徒能讀父書不若霍去病率意行之不受指縱也蓋言之易行之難也

鬼谷子序

隋書經籍志鬼谷子三卷皇甫謐注鬼谷子楚人也周世隱於鬼谷梁有陶弘景注三卷又有樂壹注三卷從橫者所以明辯說善辭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漢書以爲本出行人之官受命出疆臨事而制故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周官掌交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萬姓之聚導王之德意志慮使辟行之而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諭以九稅之利九儀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是也佞人爲之則便辭利口傾危變詐至於賊害忠信

奇賞彙編 鬼谷子 一

覆亂邦家監修國史趙國公長孫无忌等撰上高似孫曰戰國之事危矣士有挾雋異豪偉之氣求聘乎用其應對酬酢變詐激昂以自放於文章見於頓挫險怪離合揣摩者其辭又極矣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數術其變誦其辭談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夫

奇賞彙編

鬼谷子

二

一闔一闔易之神也一翕一張老氏之幾也鬼谷之術往往有得於闔闢翕張之外神而明之益至于自放潰裂而不可禦予嘗觀諸陰符矣窮天之用賊人之私而陰詭秘有金匱韜韜略之所不可該者而鬼谷盡得而泄之其亦一代之雄乎按劉向班固

錄書無鬼谷子隋志始有之列於縱橫家唐志以爲蘇秦之書然蘇秦所記以爲周時有豪士隱者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里族姓名字今攷其言有曰世無常貴事無常師又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凡此之類其爲辭亦卓然

奇賞彙編

鬼谷子

三

矣至若盛神養志諸篇所謂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蹟者不亦幾乎郭璞登樓賦有曰揖首陽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又遊仙詩曰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此阿誰云是鬼谷子可謂慨想其人矣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訂其書者樂壹皇甫謐

陶弘景尹知章
唐人

奇賞彙編

鬼谷子

四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九十八

司馬法

天子之義

定爵
嚴位

仁本

文子

道原
精誠

符言
道德

上德
自然

微名
上仁

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司馬法

一

選子

尹文子

大道

慎子

威德
因循

民襍
德立

君人

鬼谷子

捭闔
反應

內捷
抵巇

飛掛
忤合

揣篇	摩篇
權篇	謀篇
決篇	符言
本經陰符七篇	
中經	
尉繚子	
天官	兵談
制談	戰威
攻權	十二陵
武議	將理
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目 尉繚子 二
原官	治本
戰權	伍制令
分塞令	兵教上
兵教下	兵令上
兵令下	

奇賞齋古文彙編卷之九十八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司馬法

天子之義

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士庶之義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長故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方同而意和也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故德義不相踰上貴不伐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也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

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題子

不爭國中之聽必得其情軍旅之聽必得其宜故材技不相掩從命爲士上賞犯命爲士上戮故勇力不相犯既致教其民然後議選而使之事極修則百官結矣教極省則民興良矣習貫成則民體俗矣教化之至也古者遂奔不遠縱緩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以禮爲固以仁爲勝既勝之後其教可復是以君子貴之也有虞氏戒於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維殷義也

始用兵之刀矣。周力也。盡用兵之刀矣。夏賞於朝。貴善也。殷戮於市。威不善也。周賞於朝。戮於市。勸君子懼小人也。三王彰其德一也。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戎車夏后氏曰鈞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旂夏后氏玄首人之執也。殷白天之義也。周黃地之道也。章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殷以虎尚威也。周以龍尚文也。師多務威則民誦少威則民不勝。上使民不得其義。百姓不得其叙。技用不得其利。牛馬不得其任。有司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二 選子

凌之此謂多威多威則民誦上不尊德而任詐。惡下不尊道而任勇力。不貴用命而貴犯命。不貴善行而貴暴行。陵之有司此謂少威少威則民不勝。軍旅以舒爲主。舒則民力足。雖交兵致刃徒不趨車不馳逐。奔不踰列是以不亂。軍旅之固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遲速不過誅命。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故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在軍抗而立。在行逐而果。介者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危事不齒。故禮與法表裏。

也。文與武左右也。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簡民。賞無所生。罰無所試。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罰不遷刻。欲民速覩爲不善之害也。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已。上苟以不善在已。必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已。必遠其罪。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古者戍兵三年不典。親民之勞也。上下相報若此。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三 選子

和之至也。得意則愷歌示喜也。假伯靈臺答民之勞示休也。

定爵

凡戰定爵位。著功罪。收遊士。申教詔。訊厥衆。求厥技。方慮極物。辨嫌推疑。養力索巧。因心之動。凡戰固衆。相利治亂。進止服正。成恥約法。省罰小罪。乃殺小罪。勝大罪。因順天。阜財澤衆。利地右兵。是謂五慮。順天奉時。阜財因敵。澤衆勉若。利地守隘。險阻右兵。弓矢繫父子守。戈戟助。凡五兵五富。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則久。皆戰則強。見物與倖是謂兩之主。固勉若。

視敵而舉將心心也衆心心也馬牛車兵佚飽力也
教惟豫戰惟節將軍身也卒支也伍指拇也凡戰智
也鬪勇也陳巧也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不欲不
能於敵反是凡戰有天有財有善時日不遷龜勝微
行是謂有天龜勝者占而得勝者也微行者衆有有
因生美是謂有財人習陳利極物以豫是謂有善人
勉及任是謂樂人大軍以固多力以煩堪物簡治見
物應卒是謂行豫輕車輕徒弓矢固禦是謂大軍密
靜多內力是謂固陳因是進退是謂多力土服人教
是謂煩陳然有以職是謂堪物堪爲職主其物之人也因是辨
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四 蓮子
物是謂簡治稱衆因地因敵令陳攻戰守進退止前
後序車徒因是謂戰參不服不信不和怠疑厭懾枝
柱訕煩肆崩緩是謂戰患驕驕懾懾吟嘯虞懼事悻
是謂毀拆大小堅柔參伍衆寡凡兩是謂戰權凡戰
間遠觀邇因時因財貴信惡疑作兵義作事時使人
惠見敵靜見亂暇見危難無忘其衆居國惠以信在
軍廣以武刃上果以敏居國和在軍法刃上察居國
見好在軍見方刃上見信凡陳行惟疏戰惟審兵惟
雜人教厚靜乃治威利章相守義則人勉慮多成則
人服時中服厥大治物既章日乃明慮既定心乃強

進退無疑。見敵無謀。聽誅無誑。其名無變。其旗凡事。善則長。因古則行。誓作章。人乃強。滅厲祥。滅厲之道。一曰義。被之以信。臨之以強。成基一天下之形。人莫不說是。謂兼用其人。一曰權。成其溢。奪其好。我自我。外使自其內。一曰人。二曰正。三曰辭。四曰巧。五曰火。六曰水。七曰兵。是謂七政。榮利恥死。是謂四守。容色積威。不過改意。凡此道也。唯仁有親。有仁無信。反敗厥身。人人正。辭。辭火。火。人人者。任人而還其所當。當正者也。辭。辭者。修辭。令以責人言。其所當言者也。大火者。火其所當火。不可輕用。焚滅以傷人害物也。凡戰之道。既作其氣。因發其政。假之以色。道之以辭。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五 運子

因懼而戒。因欲而事。蹈敵刺地。以職命之。是謂戰法。凡人之形。由衆之求。試以各行。必善行之。若行不行。身以將之。若行而行。因使勿忘。三乃成章。人生之宜。謂之法。凡治亂之道。一曰仁。二曰信。三曰直。四曰一。五曰義。六曰變。七曰專。立法。一曰受。二曰法。三曰立。四曰疾。五曰御。其服六曰等。其色七曰百。官宜無淫。服。凡軍使法。在已曰專。與下畏法曰法。軍無小聽。戰無小利。日成行。微曰道。凡戰。正不行。則事專。不服。則法不相信。則一若急。則動之。若疑。則變之。若人不信。上則行其不復自古之政也。

嚴位

凡戰之道位欲嚴政欲果力欲窕氣欲閒心欲一凡戰之道等道義立卒伍定行列正縱橫察名實立進俯坐進跪畏則密危則坐遠者視之則不畏過者勿視則不散位下左右下甲坐誓徐行之位速徒甲誓以輕重振馬譟徒甲畏亦密之跪坐坐伏則膝行而寬誓之起譟鼓而進則以鐸止之銜枚誓糗坐膝行而推之執戮禁顧譟以先之若畏太甚則勿戮殺示以顏色告之以所生循省其職凡三軍人戒分日人禁不息不可以分食方其疑惑可師可服凡戰以力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人 選子

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七 選子

上則不能果報於戰故多疑惑之凡死愛死怒死威死義死利凡戰之道教約人輕死道約人死正以教令約束之則人輕於死凡戰若勝若否若天若人凡戰三軍之戒無過三日一卒之誓無過分日一人之禁無過皆息凡大善用本其次用末執略守微本末唯權戰也凡勝三軍一人勝凡鼓鼓旌旗鼓車鼓馬鼓徒鼓兵鼓首鼓足七鼓兼齊凡戰既固勿重重進勿盡凡盡危凡戰非陳之難使人可陳難非使可陳難使人可用難非知之難行之難人方有性性州異教成俗俗州異道化俗凡眾寡若勝若否兵不告利甲不告堅車不告固馬不告良眾不自多未獲道凡戰勝則與眾分善若將復戰則重賞若使不勝取過在已復戰則誓以居前無復先術勝否勿反是謂正則凡民以仁教以義戰以智決以勇鬪以信專以利勸以功勝故心中仁行中義堪物智也堪大勇也堪久信也讓以和人以治自予以不循爭賢以爲人說其心効其力凡戰擊其微靜避其強靜擊其倦勞避其閒窺擊其大懼避其小懼自古之政也凡戰之道用寡固用眾治寡利煩眾利正用眾進止用寡進退眾以合寡則遠裏而闕之若分而迭擊寡

以待衆若衆疑之則自用之擅利則釋旗迎而反之敵若衆則相衆而受裏敵若寡若畏則避之開之凡戰背風背高右高左險歷沛歷肥兼含環飽凡戰設而觀其作視敵而舉待則循而勿鼓待衆之竹攻則屯而伺之凡戰衆寡以觀其變進退以觀其固危而觀其懼靜而觀其怠動而觀其疑衆而觀其治衆其疑加其卒致其屈衆其規敵人心志疑衆其治衆其方之決衆因其不還阻其圖奪其慮乘其懈凡從奔勿息敵人或止於路則慮之凡近敵都必有進路退必有返慮凡戰先則弊後則懾息則怠不息亦弊息

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八

選子

久亦反其懾書親絕是謂絕顧之慮吾陣軍在後告人內顧之情而止選良次兵是謂益人之強棄任節食是謂開人之意自古之政也

仁本

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受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

師所以兼愛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緩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時合教六德者禮仁信義勇智也以爲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說禮樂法度乃作五刑典甲兵以討不義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亂常背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徧告於諸侯彰明有罪乃告於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於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塚社乃造於先王然後冢宰徵師於諸侯曰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於某國會天子正刑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立明正復厥職王

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九

選子

霸之所以治諸侯者六。以土地形。諸侯以政令平。諸侯以禮信親。諸侯以材力說。諸侯以謀人維。諸侯以兵革服。諸侯同患同利。以合諸侯。比小事大。以和諸侯。會之以發禁者。九。憑弱犯寡。則背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

文子

道原

老子曰。萬物之總皆關一孔。萬事之根皆出一門。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故。不易其常。放準循繩。曲因其常。夫喜怒者。道之衰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生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廢音。驚怖為狂。憂悲焦心。疾。積人。能。此五者。即合於神明。得其內者。五藏寧。思慮平。耳目聰明。筋骨勁。剛疏達。而不博。堅強。而不匱。無所太過。無所不逮。天下莫柔弱於水。水為道也。廣不可極。深不可測。長極無窮。遠淪無涯。息耗減益。過於不訾。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苞羣生。而無私好。澤及蛟螭。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費。行不可得。而窮極微。不可得。而把握擊之。不剝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灼之。不焦。淖約流循。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彊淪天下。有餘不足。任天下取與。稟受萬物。而無所先後。無私無公。與天地洪同。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以其淖約潤滑也。故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其間。

精誠

老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耀列星明陰陽和調非有爲焉正其道而物自然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萬物生夫道者藏精于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悅穆胸中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民無勞役無怨刑天下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旨絕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非家至而人見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賞善罰惡者正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令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故總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士選子

道以被民弗從者精誠弗至也

老子曰天設日月列星辰張四時訓陰陽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萬物亡此謂神明是故聖人象之其起福也不見其所以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稽之不得察之不得目計不足歲計有餘寂然無聲一言而動天下是以無心動化者也故精誠內形氣動于天景星見黃龍下鳳皇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湧波逆天暴物即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乘晝冥宵光

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之與人有以相通故國之殞亡也天文變世俗亂虹霓見萬物有以相連精氣有以相薄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強力致也

老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乎而同歸存亡定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故秦楚燕魏之歌異傳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樂之徵也哭者哀之效也情於中應於外故在所以感之矣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矣

九宇

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士選子

老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血脉三月而胚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蹀十月而生形骸已成五藏乃分肝主目腎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外爲表中爲裏頭圓法天足方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曜三百六十日人有四肢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天有風雨寒暑人有取與喜怒膽爲雲肺爲氣脾爲風腎爲雨肝爲雷人與天地相類而心爲之王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行薄蝕無光風雨非時毀折生災五星失行州國生受其殃天地之道天地之道至

聞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
燻而不息神精何能馳騁而不乏是故聖人守內而
不失外夫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藏者人之精也血氣
專乎內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慾寡則耳目清而
聽視聰達謂之明五藏能屬于心而無離則氣意勝
而行不僻精神盛而氣不散以聽無不聞以視無不
見以爲無不成患禍無由入邪氣不能襲故所求多
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
血氣者五藏之使候故耳目淫于聲色即五藏動搖
而不定血氣滔蕩而不休精神馳騁而不守禍福之

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山有玉德

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故聖人受而不越聖人誠
使耳目精明玄達無所誘慕意氣無失清淨而少嗜
欲五藏便寧精神內守形骸而不越即觀乎往世之
外來事之內禍福之間可足見也故其出彌遠其知
彌少以言精神不可使外淫也故五色亂目使目不
明五音亂耳使耳不聽五味亂口使口生創趣舍滑
心使行飛揚故嗜欲使人氣淫好憎使人精勞不疾
去之則志氣日耗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生
生之厚大唯無以生爲者即所以得長生天地運而
相通萬物總而爲一能知一即無一之不知也不能

知一即無一之能知也吾處天下亦爲一物即物亦
物也物之與物何以相物欲生不可事也憎死不可
辭也賤之不可憎也貴之不可喜也因其資而寧之
弗敢極也即至樂極也

符言

老子曰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智主藏
於無形行於無怠不爲福先不爲禍始始於無形動
於不得已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故無爲而寧者
失其所寧即危無爲而治者失其所治即亂故不欲
碌碌如玉落落如石其文好者皮必剝其角美者身
必殺甘泉必竭直木必伐榮華之言後爲怨石有玉
傷其山黔首之患固在言前黎民所以蒙禍者妄議
國家典法故也

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圭

道德

文子問道老子曰學問不精聽道不深凡聽者將以
達智也將以成行也將以致功名也不精不明不深
不達故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以耳
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
骨髓
夫罪莫大於無道怨莫深於無德天道然也

上德

老子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德澤流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樹忝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

微名

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爲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少者約所持也

自然

夫天地不懷一物陰陽不產一類江海不讓水潦以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夫 遜子 成其大山林不讓柱橈以成其崇聖人不辭其負薪之言以廣其多大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寡而所治者淺矣

上仁

老子曰古者明君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必計歲而收量民積聚知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奉如此即得承所受於天地而離於饑寒之患其惜但於民也國有饑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冬不被裘與民同苦樂仰天下無哀民關土者不然取民不裁其力求下不量其積男女不得耕織之業以供上求力勤財盡有旦

無暮君臣相疾且人之爲王也一人執耒而耕不益十畝中田之收不過四石妻子老弱仰之而食或時有災害之患無以供上求即人主慙之矣貪主暴若涸漁其下以適無極之欲則百姓不被天和履地德矣

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夫

遜子

吳子

圖國

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文侯曰：寡人不好軍旅之事。起曰：臣以見古之隱，以往察來，主君何言與？心違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錄以象犀。冬日衣之，則不溫；夏日衣之，則不涼。爲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革車掩戶，綬輪籠轂，觀之於目，則不麗；乘之於田，則不輕。不識主君安用此也。若以備進戰退守，而不能用者，譬猶伏雞之搏狸，乳犬之犯虎，雖有間心，隨之死矣。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廢奇賞，彙編卷九十八

七

武以滅其國，有尾氏之君恃衆好勇，以喪其社稷。明主鑒茲，必四修文德，外治武備，故當敵而不進，無逮於義矣。僵尸而哀之，無逮於仁矣。於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醺吳起於廟，立爲大將，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餘則均解，闢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

必告於祖廟，啓於元龜，參之天時，吉乃後舉。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爲榮，退生爲辱矣。

武侯問曰：願聞治兵料人固國之道。起對曰：古之明王必謹君臣之禮，飾上下之儀，安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爲前行四萬，以復其志；秦穆置置，陷陳三萬，以服鄭。敵故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爲一卒，樂以進戰效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爲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奇賞彙編卷九十八

六 選子

於上者，聚爲一卒；奔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爲一卒。此五者，軍之練銳也。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矣。

武侯問曰：願聞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起對曰：立見且可，豈直聞乎？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

武侯嘗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喜色。起進曰：管楚莊王嘗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憂色。申公問曰：君有憂色，何也？曰：寡人聞之，世不絕聖國，不乏賢

能得其師者王。能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君臣莫及者。楚國其殆矣。此楚莊王之所憂。而君說之。臣竊懼矣。於是武侯有慙色。

料敵

武侯謂吳起曰。今秦勝吾西。楚帶吾南。趙衝吾北。齊臨吾東。燕絕吾後。韓據吾前。六國之兵。四守勢甚不便。此奈何。起對曰。入安國家之道。先戒爲寶。今君已戒禍其遠矣。臣請論六國之俗。夫齊陳重而不堅。秦陳散而自闕。楚陳整而不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用。三晉之陳。能治而不能用者。以其無死志也。夫齊陳固

奇賞彙編

卷九十六

九

選子

富。君臣驕奢而簡於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陳兩心。前重後輕。故重而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脇而從之。其陳可壞。秦性強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讓。皆有閒心。故散而自戰。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貪於得。而離其將。棄其獵散。設伏殺機。其將可取。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而不久。擊此之道。取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弊而勞之。勿與爭戰。其軍可敗。燕性慙。其民慎。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

之路。其將可虜。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於戰。習於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陳而歷之。衆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然則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擐旗斬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敵者。必加其爵。列可以決勝。厚其父母妻。子勸賞。畏罰。此堅陳之士。可與持久。能審料此。可以

擊倍。武侯曰。善。

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十

選子

吳子曰。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一曰疾風大寒。早興寤。遷剽水濟。水不憚艱難。二曰盛夏炎熱。晏興無間。行驅飢渴。務於取遠。三曰師旣淹久。糧食無有。百姓怨怒。妖祥數起。上不能止。四曰軍資旣竭。薪芻旣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五曰徒衆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疾疫。四鄰不至。六曰道遠日暮。士衆勞懼。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七曰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人日陳而未定。舍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諸如此者。擊之勿疑。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一曰土地廣大。人民富衆。二曰上愛其下。惠施流布。三曰賞信刑察。發必得時。四曰陳功居列。任賢使能。五

日師徒之衆兵甲之精六曰四鄰之助大國之援此不如敵人避之勿疑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也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起對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者選銳衝之分兵繼之急擊勿疑

治兵

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三 選子

武侯問曰用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二重一信曰何謂也對曰使地輕馬輕車輕人輕戰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輕秣以時則馬輕車輕鋼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審能達此勝之主也吳子曰凡兵戰之場止尸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武侯問曰凡蓄卒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安其

勢人亦重可乎

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飢飽冬則溫廐夏則涼廐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飢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慎勿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

論將

吳子曰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慎者五

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三 選子

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吳子曰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間謀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陳馬閑馳逐是謂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爲將然其

進正彙纂選生彙纂

尹文子

大道

形字排居
四形而上
形而下道
合二之
者也

得中二字
有得相淺

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則明。不可差。故仲尼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也。大道不稱。聚有必名。生于不稱。則羣形自得。其方圓名。生於方圓。則衆名得其所稱也。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以名法。儒墨治者。則不得。雖道老子曰。道者。萬物之與。善人之實。不善人之所實。是道治者。謂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善人之與不善人。名分日離。不待審察而得也。道不足以治。則用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五 五

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治衆之法。慶賞刑罰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權量是也。術者人君之所當用。羣下不可妄窺。勢者制法之利器。羣下不可妄爲。人君有術而使羣下得窺。非術之與者。有勢使羣下得爲非。勢之重者。大要在乎先正名分。使不相侵。雖然。後術可秘。勢可專。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別矣。不可相亂。亦不可相無。無名故大道無稱。有名故名以正形。今萬物具有不以名正之。則亂萬名。具列不以形應之。則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美 五

之一稱而不別之名之混者也。故曰名稱者不可不察也。語曰：好牛又曰不可不察也。好則物之通稱牛則物之定形。以通稱隨定形不可窮極者也。設復言好馬則復連於馬矣。則好所通無方也。設復言好人則彼屬於人矣。則好非人人非好也。則好牛好馬好人之名自離矣。故曰：名分不可相亂也。五色五聲五臭五味凡四類自然存焉。天地之間而不期爲人用人必用之終身各有好惡而不能辨其名分名宜屬彼分宜屬我。我愛白而憎黑。韻商而舍徵。好臚而惡焦。菁甘而逆苦。白黑商徵臚焦甘苦彼之名也。愛憎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主 選子

事哉。故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爲。君子非樂有信有益於治不得不言。君子非樂有爲有益於事不得不爲。故所言者不出于名法權術所爲者不出於農稼軍陣同務而已。故明主不爲治外之理。小人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亦知言損於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損於事而不能不爲。故所言者極於儒墨是非之辨。所爲者極於堅僞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誅之。古語曰：不知無害於君子。知之無損於小人工匠不能無害于巧。君子不知無害於治。此信矣。爲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爲巧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爲善與衆行之爲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治。貴工倕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衆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辨欲出羣勇欲絕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辨不可爲戶說。絕衆之勇不可與征陣。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是以聖人任道以夷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弃。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弃則賢愚等慮。此至治之術也。名定則

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
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
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于無心無欲者制之有道
也曰駢曰天下之士莫肯處其門庭臣其妻子必遊
宦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遊於諸侯之朝皆志爲卿
大夫而不擬於諸侯者名限之也彭蒙曰雉兔在野
衆人逐之分未定也鷄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
物奢則仁智相屈分定則貪鄙不爭圓者之轉非能
轉而轉不得不轉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
止也因圓之自轉使不得止因方之自止使不得轉
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无 送子
何苦物之失分故因賢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
者之無用使不得用用與不用皆非我用因彼所用
與不可用而自得其用奚患物之亂乎物皆不能自
能不知自知智非能智而智愚非能愚而愚好非能
好而好醜非能醜而醜夫不能自能不知自知則智
好何所貴愚醜何所賤則智不能得夸愚好不能得
嗤醜此爲得之道也道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怨富貴
者不驕愚弱者不懼智勇者不陵定於分也法行於
世則貧賤者不敢怨富貴富貴者不敢陵貧賤愚弱
者不敢冀智勇智勇者不敢鄙愚弱此法之不及道

也世之所貴同而貴之謂之俗世之所用同而用之
謂之物苟違於人俗所不與苟悖於衆俗所共去故
心皆殊而爲行若一所好各異而費用必同此俗之
所齊物之所飾故所齊不可不慎所飾不可不擇管
齊桓好衣紫園境不鬻異采楚莊愛細腰一國皆有
飢色上之所以率下乃治亂之所由也故俗苟治必
爲治以矯之物苟溢必立制以檢之累於俗飾於物
者不可與爲治矣昔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
不重帛食不兼肉無幾時人皆大布之衣脫粟之飯
越王勾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蛙而軾之比及
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无 送子
數年民無長幼臨敵雖湯火不避居上者之難如此
之驗聖王知民情之易動故作樂以作之制禮以節
之在下者不得用其私故禮樂獨行禮樂獨行則私
欲寢廢私欲寢廢則遺賢之與遺愚均矣若使遺賢
則治遺愚則亂是治亂屬于賢愚不係于禮樂是聖
人之術與聖主而俱沒治世之法遠易世而莫用則
亂多而治寡亂多而治寡則賢無所賢愚無所賤矣
處名位雖不肖下愚物不疏已親疎係乎勢利不係
於不肖與仁賢吾亦不敢據以爲天理以爲地勢之
自然者爾今天地之間不肖實衆仁賢實寡超則之

此其主

如此名實
分而為二
矣此篇

情不肖特厚廉耻之情仁賢偏多今以禮義仁
所得仁賢者萬不一焉以名利招不肖所得不肖者
謂地是焉故曰禮義成君子君子未必須禮義名利
治小人小人不肖無名利處賞刑罰君事也守職效
能臣業也君料功黜陟故有慶賞刑罰臣各慎所任
故有守職效能君不可與臣業臣不可侵君事上下
不相侵與謂之名正名正而法順也接萬物使分別
海內使不雜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
聞此仁君之德可以為主矣守職分使不亂慎所任
而亡私飢飽一心毀譽同慮賞亦不忘罰亦不怨此
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主 選子

居下之節可為人臣矣世有因名以得實亦有因名
以失實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用強也其實所用
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試之中間而止皆曰
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悅之然則宣王用
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名也
宣王悅其名而喪其實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
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以為醜惡醜惡之名
遠布年過而一國無聘者衛有嫁夫時冒娶之果國
色然後曰黃公好謙故毀其子不姝美於是爭禮之
亦國色也國色實也醜惡名也此違名而得實矣楚

人擔山維者路人問何鳥也擔維者欺之曰鳳凰也
路人曰我聞有鳳凰今直見之汝欺之乎曰然則十
金弗予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
人不遑惜金惟恨不得以獻楚王國人傳之咸以為
真鳳皇貴欲以獻之遂聞楚王王感其欲獻於已召
而厚賜之過於買鳥之金十倍魏田父有耕於野者
得寶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陰欲圖之
謂之曰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復之田父雖疑
猶錄以歸置於廬下其夜玉明光照一室田父稱家
大怖復以告鄰人曰此怪之徵違并殃可銷於是遽
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主 選子

而弄于遠野鄰人無何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
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賀王王得此天下之寶
臣未嘗見王問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
僅可一觀魏王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祿凡
天下萬里皆有是非吾所不敢誣是者常是非者常
非亦吾所信然是雖常是有時而不用非雖常非有
時而必行故用是而失有矣行非而得有矣是非之
理不同而更與廢翻為我用則是非焉在哉觀堯舜
湯武之成或順或逆得時則昌桀紂幽厲之敗或是
或非失時則亡五伯之主亦然宋公以楚人戰於泓

公子曰夷曰楚眾我寡請其未悉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不鼓不成列寡人雖亡之飯不敢行也戰敗楚人執宋公齊人弑襄公立公孫無知召忽夷吾奉公子糾奔魯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無知被殺二公子爭國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既而使魯人殺糾召忽死之微夷吾以為相晉文公為驪姬之譖出亡十九年惠公卒賂秦以求反國殺懷公子而自立彼一君正而不免於執二君不正霸業遂焉已而是而舉世非之則不知已之是已非而舉世是之亦不知已所非然則是非隨衆賈而為正

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孟子

非已所獨了則犯衆者為非順衆者為是故人君處權乘勢處所是之地則人所不得非也居則物尊之動則物從之言則物誠之行則物則之所以居物上御羣下也國亂有三事年飢民散無食以聚之則亂治國無法則亂有法而不能用則亂有食以聚民有法而能行國不治未之有也

慎子

威德

天有明不憂人之暗地有財不憂人之貧聖人有德不憂人之危也天雖不憂人暗闇戶牖必取已明焉則天無事也地雖不憂人貧伐木刈草必取已富焉則地無事也聖人雖不憂人之危百姓準上而比於下其必取已安焉則聖人無事也故聖人處上能無害人不能使人無已害也則百姓除其害矣聖人之有天下也愛之也非敢取之也百姓之於聖人也養之也非使聖人養已也則聖人無事古者工不兼事士不兼官工不兼事則事省省則易勝士不兼官則職寡寡則易守故士位可世工事可常百工之予不學而能者非生巧也言有常事也今也國無常道官無常法是以國家日繆教雖成官不足官不足則道理墮矣古者立天子而貴者非以利一人也曰天下無一貴則理無由通通理以為天下也故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立國君以為國非立國以為君也立官長以為官非立官以為官長也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所以一人心也夫投鈞以分財投策以分馬非鈞策為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美

註化字未

不能聚去
此山天大
畜之義

使得惡者不知所以惡此所以塞願望也明若動事
分口由慧定口分財由法行德制中由禮故欲不得
于時愛不得犯法貴不得踰親祿不得踰位士不得
兼官工不得兼事以能受事以事受利若是者上無
美賞下無美財

因循

天道因則大百姓情送自然化則細化民從我非
疾因也者因入之情也人莫不自為也化而使之為
我則莫可得而用是故先王不受祿者不臣不厚祿
者不與入人不得其所以自為也則上不取用焉故
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三 選子
用入之自為不用入之為我則莫不可得而用矣此
謂之因

民雜

民雜處而各有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大君者大
上也兼畜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而皆上之用也是
以大君因以之能為資盡包而畜之無能取去焉是
故必執於方以求於人故所求者無一足也大君不
擇其下故足不擇其下則為下易矣易為下則莫不
容容故多下多下之謂大上君臣之道臣有事而君
無事也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

何以治其
亂者何以
亂者何以

結者事之
因
君父不可
恒恃

無與焉仰成而已事無不治治之正道然也人君自
任而務為善以先下則是代下負任蒙勞也臣反逸
矣故曰君人者好為善以先下則下不敢與君爭善
以先君矣皆稱所知以自覆掩有過則臣反責君逆
亂之道也君之智未必最賢於眾也以末最賢而欲
善盡被下則下不瞻矣若君之智最賢以一君而盡
瞻下則勞勞則有倦倦則衰衰則復返於人不瞻之
道也是因入君自任而躬事則臣不事事也是君臣
易位也謂之倒逆倒逆則亂矣人君任臣而勿自躬
則臣事事矣是君臣之順治亂之分不可不察也
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三 選子

德立

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立正妻不
使羣妻疑立嫡子不使庶孽疑疑則動兩動兩則爭
雜則相傷害在有與不在獨也故臣有兩位者國必
亂臣兩位國不亂者君在也恃君不亂矣失君則亂
子有兩位者家必亂子兩位而不亂者父在也恃父
不亂矣失父則亂臣疑君而無不危國孽疑宗而無
不危家

君人

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然則

無望于君
君懷愈重

勢顯也

此二語不
然

此書可
不全

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者雖當望輕無已君舍
法以心裁輕重則同功殊賞同罪殊罰矣怨之所由
生也是以分馬之用策分田之用鈞非以策鈞爲過
於人智所以去私塞怨也故曰大君任法而弗躬則
事斷於法法之所加各以分蒙賞罰而無望于君是
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

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

愛赤子不慢其保絕險者不慢其御

兩貴不相事兩賤不相使家富則疎族合家貧則兄

弟離不聰不明不能王不聾不聵不能公游與山爭

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選子

木海必得之

一免走百人追之積兎於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兎分

定不可爭也

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忠臣不生聖君之下

匠人成棺不惜人死利之所在忘其醜也

藏甲之國必有兵遁市人可驅而戰安國之兵不由

念起

按漢志四十二篇唐志十卷滕輔註今纔五篇非

全書也周氏涉筆稱屏去繆悠剪削枝葉本道而

附于情主法而責於上五篇雖簡約而明白絨正

統本貫末則全書宋時已亡逸矣周氏意林撷取
十二條具不見五篇中蓋采諸全書者今錄以附
篇末云

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選子

鬼谷子

捭闔

其言其理

即以此

其言其理

粵者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也為衆生之先觀陰陽之開闔以命物知存亡之門戶籌策萬類之終始達人心之理見變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門戶故聖人之在天下也自古至今其道一也變化無窮各有所歸或陰或陽或柔或剛或開或閉或弛或張是故聖人守司其門戶審察其所先後度量能較其伎巧短長夫賢不肖智愚勇怯仁義有差乃可捭乃可闔乃可進乃可退乃可賤乃可貴無為以牧之審定有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無與其實虛隨其智慾以見其志意微世其所言而捭反之以求其實貴得其指闔而捭之以求其利或開而示之或闔而閉之開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可與不可審明其計謀以原其同異離合有守先從其志即欲捭之貴周即欲闔之貴密周密之貴微而與道相追捭之者利其情也闔之者結其誠也皆見其權衡輕重乃為之度數聖人因而為之慮其不中權衡度數聖人因而自為之慮故捭者或捭而出之或捭而內之闔者或闔而取之或闔而去之捭闔者天地之道捭闔者以變動陰陽四

其言其理

其言其理

時開閉以化萬物縱橫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捭闔者道之大化說之變也必豫審其變化口者心之門戶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慮智謀此皆由門戶出入故闔之以捭闔制之以出入捭之者開也言也陽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陰陽其和終始其義故言長生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財利得意喜欲為陽曰始故言死亡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誅罰為陰曰終諸言法陽之類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諸言法陰之類者皆曰終言惡以終為謀捭闔之道以陰陽試之故與陽言者保崇高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與陰言者保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由此言之無所不出無所不入無所不可可以說人可以說家可以說國可以說天下為小無內為大無外益損去就倍反皆以陰陽御其事陽動而行陰止而藏陽動而出陰隨而入陽還終始陰極反陽以陽動者德相生也以陰靜者形相成也以陽求陰苞以德也以陰結陽施以力也陰陽相求由捭闔也此天地陰陽之道而說人之法也為萬事之先是謂圖方之門戶

反應

古之大化者乃與無形俱生反以觀往覆以驗來反

貴得精矣
類教之始
定基

以知古。覆以知今。反以知彼。覆以知已。動靜虛實之理。不合來今。反古而求之事。有反而得覆者。聖人之意也。不可不察。人言者動也。已默者靜也。因其言聽其辭。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應必出。言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觀其次。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辭也。以無形求有聲。其鈞語合。事得人實也。其張且細而取獸也。多張其會而司之。道合其事。彼自出之。此鈞人之網也。常持其綱。聖之言無比。乃為之變。以象動之以報其心。見其情隨而牧之。已反往彼覆來。言有象比。因而定基。重之。覆之。反之。覆之。萬事不失其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聖 題干

辭聖人所誘。愚智事皆不疑。古善反聽者。乃變鬼神。以得其情。其變當也。而牧之審也。牧之不審。得情不明。得情不明。定基不審。變象比。必有反辭。以還聽之。欲聞其聲。反嘿。欲張反臉。欲高反下。欲取反與。欲開情者。象而比之。以牧其辭。同聲相呼。實理同歸。或因此或因彼。或以事上。或以牧下。此聽真偽。知同異。得其情。許也。動作言嘿。與此出入。喜怒由此。以見其式。皆以先定為之法。則以反求覆。觀其所托。故用此者。已欲平靜。以聽其辭。察其事。論萬物。別雌雄。雖非其事。見微知類。若探人而居其內。量其能。射其意也。符

風斯下矣

內捷

應不失如騰蛇之所指。若羿之引矢。故知之始已。目知而後知人也。其相知也。如比目之魚。見形也。若光之與影也。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鍼。舌之取燔。骨其與人也。微其見情也。疾如陰與陽。如陽與陰。如圓與方。如方與圓。未見形。圓以道之。既形。方以事之。進退左右。以是司之。已不先定。牧人不正。事用不巧。是謂忘情失道。已審先定。以牧人策。而無形容。莫見其門。是謂天神。

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聖

題干

君臣上下之事。有遠而親。近而疎。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事皆有內捷。素結本始。或結以道德。或結以黨友。或結以財貨。或結以米色。用其意欲入。則入。欲出。則出。欲親。則親。欲疎。則疎。欲就。則就。欲去。則去。欲求。則求。欲思。則思。若蚨母之從其子也。出無間。入無朕。獨往獨來。莫之能止。內者進說辭捷者捷。所謀也。故遠而親者。有陰德也。近而疎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中來也。日進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遙聞聲而相思者。合于謀。待決事也。故曰不見其類。而說之者。見逆不得其情。而說之者。見非得其情。乃制其術。此

不謂智者
如是而遂
乃可保也

用可出可入可捷可開故聖人立事以此先知而
萬物由夫道德仁義禮樂計謀先取詩書混說損益
議論去就欲合者用內欲去者用外內外內者必明道
數搖策來事見疑決之策無失計立功建德治民入
產業曰捷而內合上暗不治下亂不寤捷而反之內
自得而外不留說而飛之若命自來已迎而御之若
欲去之固危與之環轉因化莫知所為退為大儀

抵巇

物有自然事有合離有近而不可見遠而可知近而
不可見者不察其辭也遠而可知者反往以驗來也

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聖選子

巇者絆也絆者嚙也嚙者成大隙也巇始有朕可抵
而塞可抵而卻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謂
抵巇之理也事之危也聖人知之獨保其用因化說
事通達計謀以識細微經起秋毫之末擇之于太山
之本其施外兆萌芽蘖之謀皆由抵巇隙為道術天
下分錯上無明主公侯無道德則小人讒賊賢人不
用聖人竄匿貪利詐僞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
相伐射父子離散乖亂反目是謂萌芽蠱罅聖人見
萌芽蠱罅則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則抵而塞之不可
治則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

天地不能
不待聖人

覆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諸侯
相抵不可勝數當此之時能抵為右自天地之合離
終始必有蠱罅不可不察也察之以捍固能用此道
聖人也聖人者天地之使也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
時時有可抵則為之謀可以上合可以檢下能因能
循為天地守神

飛箒

凡度權量能所以徵遠來近立勢而制事必先察同
異別是非之語見內外之辭知有無之數決安危之
計定親疎之事然後乃權量之其有隱括乃可徵乃

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聖選子

可求乃可用引釣籍之辭飛而籍之釣籍之語其說
辭也乍同乍異其不可善者或先徵之而後重累或
先重以累而後毀之或以重累為毀或以毀為重累
其用或稱財貨琦瑋珠玉白璧采色以事之或量能
立勢以釣之或伺候見嚙而籍之其事用抵巇將欲
用之于天下必度權量能見天時之盛衰制地形之
廣狹岨嶮之難易人民財貨之多少諸侯之交孰親
孰疎孰愛孰憎心意之慮懷審其意知其所好惡乃
就說其所重以飛箒之辭釣其所好以籍求之用之
于人則量智能權材力料氣勢為之樞機以迎之隨

之以箱和之以意宜之此飛箱之綬也用于人則空往而實來綴而不失以究其辭可箱而縱可箱而橫可引而東可引而西可引而南可引而北可引而反可引而覆雖覆能復不失其度

忤合

凡總合倍反計有適合化轉環屬各有形勢反覆相求因事爲制是以聖人居天地之間立身御世施教揚聲明名也必因事物之會觀天地之宜因知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與之轉化世無常貴事無常師聖人常爲無不爲所聽無不聽成于事而合于計謀與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聖子 運子 之爲主合于彼而離于此計謀不兩忠必有反忤反于此忤于彼忤于此反于彼其術也用之天下必量天下而與之用之國必量國而與之用之家必量家而與之用之身必量身材能氣勢而與之大小進退其用一也必先謀慮計定而後行之以飛箱之術古之善背向者乃協四海包諸侯忤合之地而化轉之然後以之求合故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于湯呂望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後合于文王此知天命之箱故歸之不疑也非至聖人達真不能御世不勞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心見情不能成

名材質不惠不能用兵忠實無真不能知人故忤合之道已必自度材能知容量長短遠近孰不如乃可以進乃可以退乃可以縱乃可以橫

揣篇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量權不審不知強弱輕重之稱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何爲量權曰度于大小謀于衆寡稱貨財有無料人民多少饒乏有餘不足幾何辨地形之險易孰利孰害謀慮孰長孰短君臣之親疎孰賢孰不肖與賓客之知睿孰少孰多觀天時之禍福孰吉孰凶諸侯之親就就用就不用百姓之心去就變化就安就危孰好孰憎反側孰便孰知如此者是謂權量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時往而極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惡也其有惡也不能隱其情情欲必失其變動動而不知其變者乃且錯其人勿與語而更問所親知其所安夫情變于內者形見于外故常必以其見者而知其隱者此所謂測深揣情故計國事者則當審權量說人主則當審揣情謀慮情欲必出于此乃可貴乃可賤乃可重乃可輕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可敗其數一也

利字之心
最微能佳
勢

後知其情
而後以其
所摩之

故雖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謀非揣情隱匿無所索之
此謀之大本也而說之法也常有事于人人莫先先
事而至此最難為故曰揣情最難守司言必時其說
慮故觀蜎飛蠕動無不利害可以生事美生事者
幾之勢也此揣情節言成文章而後論之

摩篇

摩之符也內符者揣之主也。用之有道其道必隱微
揣之以其所微測而探之內符必應其應也必有為
之故微而去之是謂塞竅匿端隱貌逃情而人不知
故能成其事而無患摩之在此符之在彼從而應之
奇賞彙編 卷九 上 選子
事無不可古之善摩者如操鈞而臨深淵餌而投之
必得魚焉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勝而人
不畏也聖人謀之于陰故曰神成之于陽故曰明所
謂主事日成者積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積
善也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也
主兵日勝者常戰于不爭不費而民不知所以服不
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也摩者有以平有以正
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
利有以卑平者靜也正者直也喜者悅也怒者動也
名者發也行者成也廉者潔也信者明也利者求也

莫在此

見其而作
功成不始

于字妙

卑者詔也故聖人所獨用者衆人皆有之然其成功
者其用之非也故謀莫難于固密說莫難于悉聽事
莫難于必成此三者然後能之故謀必欲周密必擇
其所與通者說也故曰或結而無隙也夫事成必合
于數故曰道數與時相偶者也說者聽必合于情故
曰情合者聽故物歸類抱薪趨火悍者先然平地注
水濕者先濡此物類相應于勢譬猶是也此言內符
之應外摩也如是故曰摩之以其類焉有不相應者
乃摩之以其欲焉有不聽者故曰獨行之道夫幾者
不晚成而不抱久而化成

權篇

奇賞彙編 卷九 上

選子

說者說之也說之者資之也飾言者假之也假之者
益損也應對者利辭也利辭者輕論也成義者明之
也明之者符驗也難言者卻論也卻論者釣幾也佞
言者詔而于忠諛言者博而于智平言者決而于勇
威言者權而于信靜言者反而于勝先言承欲者誦
也繁稱文辭者博也策選進謀者權也從舍不疑者
決也先分不足而室非者反也故口者幾關也所以
閉情意也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窺聞見姦邪故
曰參調而應利道而動故繁言而不亂翔翔而不迷

5

七、

奇說而
此是詞
辨詞義
亦可訓

殺養也
也

之摩而恐之高而動之微而正之符而應之擁而察
之亂而惑之是謂計謀計謀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
結結而無隙者也正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故說
人主者必與之言奇說人臣者必與之言私其身內
其言外者疎其身外其言深者危無以人之近所不
欲而強之千人無以人之所不知而發之千人人之
有好也學而順之人之有惡也避而諱之故陰道而
陽取之也故去之者縱之縱之者乘之貌者不美又
不惡故至情托焉可知者可用也不可不知者謀者所
不用也故曰事貴制人而不貴見制于人制人者握
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聖 選子

決篇

奇

微上附

為人九決物必托于疑者善其用福惡其有患善至
于誘也終無惑偏有利焉去其利則不受也奇之所
托若有利于善者隱托于惡則不受矣致疎遠故其
有使失利有使離害者此事之失聖人所以能成其
事者有五有以陽德之者有以陰賊之者有以信誠
之者有以蔽匿之者有以平素之者陽勵于一言陰
勵于二言平素樞機以用四者微而施之于是度以
往事驗之來事參之平素可則決之王公大人之事
也危而美名者可則決之不用費力而易成者可則
決之用力犯勤苦然而不得已而為之者可則決之
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聖 選子

符言

安徐正靜其被節無不肉善與而不諍虛心平意以
行傾損有主位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
視者則無不見以天下之耳聽者則無不聞以天下
之心慮者則無不知輻奏竝進則明不可塞有主明
德之術曰勿堅而拒之許之則防守拒之則閉塞高
山仰之可極深淵度之可測神明之位術正靜其莫

能

盛其神則

之極數有主。德用賞實信用刑責正實。賜實信必驗。耳目之所見聞其所不見聞者莫不聞化矣。誠暢于天下神明而況姦者于君有主。賞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四方上下左右前後。榮惑之處安在。有主問心為九竅之治。君為五官之長。為善者君與之。賞為非者君與之。罰君因其政之所以求因與之。則不勞聖人用之。故能賞之。因之。循理故能久。長有主。因人主不可不周。人主不周則羣臣生亂。家于其無常也。內外不通。安知所開。開閉不善。不見原也。有主。周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千里之外。隱微之奇賞彙編。卷九十八。選于。

中是謂洞天下姦莫不聞變更有主。恭循名而為實。安而完名。實相生及相為情。故曰名當則生。于實實生于理。理生于名。實之德德生于和。和生于當。有主名。

本經陰符七篇

盛神法五龍。盛神中有五氣。神為之長。心為之舍。德為之人。養神之所歸。諸道者。天地之始。一其紀也。物之所造。天之所生。包宏無形。化氣先天地而成。莫見其形。莫知其名。謂之神靈。故道者神明之源。一其化端。是以德養五氣。心能得一。乃有其術。術者心氣。

即養氣知

之道所由。舍者神乃為之。使九竅十二舍者氣之門。戶心之總攝也。生受之天。謂之真人。真人者與天為一。而知之者內脩練而知之。謂之聖人。聖人者以類知之。故人與生一出于化物。知類在竅有所疑惑。通于心術。術必有不通其通也。五氣得養。務在舍神。此之謂化。化有五氣者。志也。思也。神也。德也。神其一長也。靜和者養氣。養氣得其和。四者不衰。四邊成勢。無不為存。而舍之。是謂神化。歸于身。謂之真人。真人者同天而合道。執一而養產萬類。懷天心。施德養。無為以包志慮。思意而行。威勢者也。士者通達之神。盛乃奇賞彙編。卷九十八。選于。

能養志

養志法靈龜。養志者心氣之思。不達也。有所欲志存而思之。志者欲之使也。欲多則心散。心散則志衰。志衰則思不達也。故心氣一則欲不復。欲不復則志意不衰。志意不衰則思理達矣。理達則和通。和通則亂氣不煩。子胸中故內以養志。外以知人。養志則心通矣。知人則分職明矣。將欲用之于人。必先知其養志。知人氣盛衰而養其氣。志察其所安。以知其所能。志不養。心氣不固。心氣不固則思慮不達。思慮不達則志意不實。志意不實則應對不猛。應對不猛則失志。

發達靈
謂之分

而心氣虛志失而心氣虛則喪其神矣神喪則勢
彷彿則參會不一養志之始務在安已已安則志意
實堅志意實堅則威勢不分神明常固守乃能分之
也

實意法騰地實意者氣之慮也心欲安靜慮欲深遠
心安靜則神明榮慮深遠則計謀成神明榮則志不
可亂計謀成則功不可間意慮定則心遂安則其所
行不錯神者得則凝識氣寄姦邪得而倚之詐謀得
而惑之言無由心矣故信心術守真一而不化待人
意慮之交會聽之候之也計謀者存亡樞機處不會

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重 選子

則聽不審矣候之不得計謀失矣則意無所信虛而
無實無為而求安靜五臟和通六腑精神魂魄固安
不動乃能內視反聽定志思之太虛待神往來以觀
天地開闢知萬物所造化見陰陽之終始原人事之
政理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不見而命
不行而至是謂道知以通神明應于無方而神宿矣
分威法伏熊分威者神之覆也故靜固志意神歸其
舍則威覆盛矣威覆盛則內實堅內實堅則莫當莫
當則能以分人之威而動其勢如其天以實取虛以
有取無若以鎰秤銖故動者必隨唱者必和撓其一

以神爲
則兵可

指觀其餘次動變見形無能間者審于唱和以間見
間動變明而威可分將欲動變必先養志伏意以視
間知其固實者自養也讓已者養人也故神存兵亡
乃爲之形勢

散勢法驚鳥散勢者神之使也用之必循間而動威
肅內盛推間而行之則勢散夫散勢者心虛志溢意
失威勢精神不專其言外而多變故觀其志意爲度
數乃以揣說圖事盡圓方齊長短無則不散勢散勢
者待間而動動則勢分矣故善思間者必內精五氣
外視虛實動而不失分散之實動則隨其志意知其
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重 選子

計謀勢者利害之決權變之威勢敗者不以神肅察
也
轉圓法獄獸轉圓者無窮之計也無窮者必有聖人
之心以原不測之智以不測之智而通心術而神道
混沌爲一以變論萬類說義無窮智略計謀各有形
容或圓或方或陰或陽或吉或凶事類不同故聖人
懷此之用轉圓而求其合故與造化者爲始動作無
不包大道以觀神明之域天地無極人事無窮各以
成其類見其計謀必知其吉凶成敗之所終也轉圓
者或轉而吉或轉而凶聖人以道先知存亡乃知轉

因其方圓
不以流行
止也

圓而從方圓者所以合語方者所以錯事轉化者所以觀計謀接物者所以觀進退之意皆見其會乃為要結以接其說也

損兌法靈著損兌者機危之決也事有適然物有成敗機危之動不可不察故聖人以無為待有德言察辭合于事兌者知之也損者行之也損之說之物有不可者聖人不為辭也故智者不以言失人之言故辭不煩而心不虛志不亂而意不邪當其難易而後為之謀自然之道以為實圓者不行方者不止是謂大功益之損之皆為之辭用分威散勢之權以見其奇賞彙編卷九十八

壬子

先威其機危乃為之決故善損兌者譬若決水于千仞之隄轉圓石于萬仞之谿

持樞問弘景曰此持樞之術恨太簡便暢理不盡或編簡既爛本不能全也

持樞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之正也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雖成必敗故人君亦有天樞生養成藏亦復不別干而逆之逆之雖盛必衰此天道人君之大綱也

中經

中經謂振窮趨急施之能言厚德之人救物執窮者不忘恩也能言者儔善博惠施德者依道而救拘執

者養使小人蓋士當世異時或當因免闢坑或當伐害能言或當破德為雄或當拘拘成罪或當威威自善或當敗敗自立故道貴制人不貴制于人也制人者握權制于人者失命是以見形為客象體為貌聞聲和音解仇鬪却綴去卻語攝心守義本經紀事者紀道數其變要在持樞中經見形為客象體為貌者謂爻為之生也可以形響形容象貌而得之也有守之人目不視非耳不聽邪言必詩書行不僻淫以道為形以德為容貌莊色溫不可象貌而得也如是隱情塞却而去之聞聲和音謂聲氣不同則恩愛不接奇賞彙編卷九十八

壬子

故商角不二合徵羽不相配能為四聲主者其唯宮乎故音不和則悲是以聲散傷醜害者言必逆于耳也雖有美行盛譽不可比目合翼相須也此乃氣不合音不調者也解仇鬪却謂解羸微之仇鬪却者鬪強也強却既鬪稱勝者高其功盛其勢弱者哀其負傷其卑汙其名耻其宗故勝者鬪其功勢苟進而不知退弱者聞哀其負見其傷則強大倍死為是也却無極大繫無極大則皆可勝而并綴去者謂綴已之繫言使其餘思也故接貞信者稱其行厲其志言可為可復會之期喜以他人之庶引驗以結往明疑

疑而去之。御語者察同短也。故言多必心有數短之處。識其短驗之動。以忌諱示以時禁。然後以結以安其心。收語益藏而卻之。無見已之所不能。于多方之人。攝心者謂逢好學伎術者。則為之稱遠方。驗之驚以奇怪之人。繫其心于已効之。于人驗去。則其前吾歸誠于已。遭淫酒色者。為之術音樂動之。以為必死生日少之憂。喜以自所不見之事。終可以觀漫瀾之命。使有後會守義者。謂守以人義。探心在內。以合者也。探心深得其主也。從外制內。事有繫由。而隨之也。故小人比人。則左道而用之。至能敗家奪國。非賢智不能。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至九 選子

守家以義不能守國。以道聖人所貴。迨微妙者。誠以其可以轉危為安。救亡使存也。

尉繚子

天官

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尉繚子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何者。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具備。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按天官曰。背水陳為絕紀。向阪陳為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陣。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官之陳哉。楚將公子心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擊。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國者固倒而勝焉。明日與齊戰。大破之。黃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謂之天官人事而已。

兵談

量土地肥磽而立邑。建城稱地。以城稱人。以人稱粟。三相稱。則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戰勝於外。備主於內。勝備相應。猶合符節。無異故也。治兵者若秘于地。若遠於天。生於無故。開之大不究。小不恢。明乎禁

舍開塞民流者親之地不任者任之夫土廣而任則國富民衆而制則國治富治者民不發軔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故曰兵勝于朝廷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陳而勝者將勝也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患在百里之內不起一日之師患在千里之內不起一月之師患在四海之內不起一歲之師將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寬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財夫心狂耳聾目盲以三悖率人者難矣兵之所及羊腸亦勝錡齒亦勝緣山亦勝入谷亦勝方亦勝圓亦勝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奎 選子 輕者如炮如礮如垣壓之如雲覆之令人聚不得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兵如總木弩如羊角人人無不騰陵張膽絕乎疑慮堂堂決而去

制談

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金鼓所指則百人盡闕陷行亂陣則千人盡闕覆軍殺將則萬人齊刃天下莫能當其戰矣古者士有什伍車有偏列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先歿者亦未嘗非多力國士也損敵一人而損我百

人此資敵而傷我甚焉世將不能禁征役分軍而逃歸或臨戰自北則逃傷甚焉世將不能禁殺人于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殺人于五十步之內者矛戟也將已鼓而士卒相置拘矢折矛抱戟利後發戟有此數者內自敗也世將不能禁士失什伍車失偏列奇兵捐將而走大衆亦走世將不能禁夫將能禁此四者則高山陵之深水絕之堅陣犯之不能禁此四者猶亡舟楫絕江河不可得也民非樂死而惡生也號令明法制審故能使之前明賞于前決罰于後是以發能中利動則有功令百人一卒千人一司馬萬人一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奎 選子 將以少誅衆以弱誅強試聽臣言其術是使三軍之衆誅一人無失刑父不敢舍子子不敢舍父况國人乎一武仗劍擊於市萬人無不避之者臣謂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肖也何則必死與必生固不侔也聽臣之術足使三軍之衆爲一死賊莫當其前莫隨其後而能獨出獨入焉獨出獨入者王霸之兵也有提十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桓公也有提七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吳起也有提三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武子也今天下諸國士所率無不反二十萬之衆然不能濟功名者不明乎禁舍開塞

也明其制一人勝之則十人亦以勝之也十人勝之則百千萬人亦勝之也故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鳥擊如赴千仞之谿今國被患者以重幣出聘以愛子出質以地界出割得天下助卒名爲十萬其實不過數萬爾其兵來者無不謂將曰無爲人下先戰其實不可得而戰也量吾境內之民無伍莫能正矣經制十萬之衆而王必能使之衣吾衣食食吾食戰不勝守不固者非吾民之罪內自致也天下諸國助我戰猶良驥驟駟之馱彼驚馬鬣與角逐何能紹吾氣哉吾用天下之用爲用吾制天下之制爲制修吾

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奎 遜子

號令明吾刑賞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使民揚臂爭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故曰發號出令信行國內民言有可以勝敵者毋許其空言必試其能戰也視人之地而有之分人之民而畜之必能內有其賢者也不能內有其賢而欲有天下必覆軍殺將如此雖戰勝而國益弱得地而國益貧由中國之制弊矣

戰威

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講武料敵使敵之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爲之用此道勝也審法

制明賞罰便器用使民有必戰之心此威勝也破軍殺將乘闕發機潰衆奪地成功乃返此力勝也王侯知此所以三勝者畢矣夫將之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國氣奪則走刑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奪敵者五一曰廟勝之論二曰受命之論三曰踰垠之論四曰深溝高壘之論五曰舉陳加刑之論此五者先料敵而後動是以擊虛奪之也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于人奪者心之機也令者一衆心也衆不審則數變數變則令雖出衆不信矣故今之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中以爲中

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奎 遜子

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民不饑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圍三者先王之本務也本務者兵最急故先王專於兵有五焉委積不多則士不行賞祿不厚則民不勸武士不選則衆不强器用不備則力不壯刑賞不中則衆不畏務此五者靜能守其所固動能成其所欲夫以居攻出則居欲重陳欲堅發欲畢闕欲齊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所謂上滿下漏患無所救夫勤勞之師將必先已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

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勞
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師雖久而不老不弊

攻權

兵以靜勝國以專勝力分者弱心疑者背夫力弱故
進退不豪縱敵不禽將吏士卒動靜一身心既疑背
則計決而不動動決而不禁異口虛言將無修容卒
無常試發攻必岌是謂疾陵之兵無足與鬪將帥者
心也羣下者支節也其心動以誠則支節必力其心
動以疑則支節必背夫將不心制卒不節動雖勝幸
勝也非攻權也夫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
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空 選子

十二陵

威在于不變惠在于因時機在于應事戰在于治氣

攻在于意表守在于外飾無過在于度數無困在于
豫備慎在于畏小智在于治大除害在于取斷得衆
在于下人悔在于任疑孽在于居戮偏在于多私不
祥在于惡聞已過不度在于竭民財不明在于受間
不實在于輕發固陋在于離賢禍在于好利害在于
親小人亡在于無所守危在于無號令

武議

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
利人之財貨臣妾人之女子此皆盜也故兵者所以
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
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官府由其武議在于一人故
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萬乘農戰千乘牧守百乘事
養農戰不外索權牧守不外索助事養不外索資務
養者不外索他人夫出不足戰入不足守者治之以
之資言對自足也
市者所以給戰守也萬乘無千乘之助必有百乘
之市此誅者所以明武也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
殺一人而萬人喜者殺之殺之貴大賞之貴小當殺
而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也賞及牛童馬圉者是
賞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賞下流此將之武也故人主
重將夫將提鼓揮袍臨難決戰接兵角刃鼓之而當

知水則無
此地

就是先官

則賞功立名鼓之而不當則身死國亡是存亡安危
在于炮端奈何無重將也夫提鼓揮炮接兵角刃君
以武事成功者臣以為非難也古人曰無蒙衝而攻
無渠答而守是謂無善之軍視無見聽無聞由國無
市也夫市也者百貨之官也市賤賣貴以限士人人
食粟一斗馬食菽三斗人有饑色馬有瘠形何也市
有所出而官無主也夫提天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
官無謂其能戰也起兵直使甲冑生蟻必為吾所
効用也驚鳥逐雀有獲人之懷入人之室者非出生
也後有憚也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盟津過
奇賞策編 卷九人 奎 選子

七十餘而主不聽人人謂之狂夫也及遇文王則提
三萬之衆一戰而天下定非武議安得此合也故曰
良馬有策遠道可致賢士有合大道可明
夫將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故兵
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
之無天于上無地于下無主于後無敵于前一人之
兵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
驚勝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觸丘陵必為之
崩無異也性專而觸誠也今以莫邪之利犀兕之堅
三軍之衆有所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故曰舉賢

有此三者
吳生可也

用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教令不下而獲吉貴功
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
人和古之聖人謹人事而已吳起與秦戰舍不平隴
畝機敏蓋之以蔽霜露如此何也不自高人故也乞
人之或索尊竭竭人之力不責禮故古者甲冑之士
不拜示人無已以煩也夫煩人而欲乞其死竭其力
自古至今未嘗聞矣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
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
吳起臨戰左右進劒起曰將專主旗鼓爾臨難決疑
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劒之任非將事也三軍成行
奇賞策編 卷九人 奎 選子

一舍而後成三舍三舍之餘如決川源望敵在前因
其所長而用之敵白者聖之赤者藉之敵白者聖則
藉之藉所以為赤者也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
其勇前獲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
也不可斬起曰材士則是也非吾令也斬之

將理

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于一人夫能無私于
一人故萬鈞至而制之萬物制而命之事務之官
君子不救囚于五步之外雖鈞矢射之弗追也故善
審囚之情不待筭楚而囚之情可畢矣答人之背灼

人之脇。東人之指。而訊囚之情。雖國士有不勝其辭。而自誣矣。今世諺云。千金不死。百金不刑。試聽臣之言。行臣之術。雖有堯舜之智。不能關一言。雖有萬金。不能用一銖。今夫決獄小國。不下十數。中國不下百數。大國不下千數。十人聯百人。百人聯千人。之事。千人聯萬人之事。所聯之者。親戚弟兄也。其次婚姻也。其次知識故人。也是農無不離田。業賣無不離肆。宅士大夫無不離官府。如此關聯。良民皆囚之情也。兵法曰。十萬之師。出日費千金。今良民十萬而聯於囹圄。上不能一臣以爲危也。

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元

選子

原官

知國有無之數。用其仿也。仿者什一也。言以什一知之數而計其有無也。彼弱者強之體也。知彼動者靜之決也。官分文武。惟王之二術也。俎豆同制。天子之會也。遊說間諜。無自入正議之術也。諸侯有謹天子之禮。君民繼世承王之命也。更造易常。違王明德。故禮得以伐也。官無事治上無慶賞。民無獄訟。國無商賈。何王之至也。明舉上達在王。垂聽也。何王之至者。言何其王道之極至也。明舉賢才達之於上。在王者之番聽也。

治本

文

凡治人者。何曰非五穀。無以充腹。非絲麻。無以蓋形。故充腹有粒。蓋形有纓。夫在耘耨。妻在機杼。民無二事。則有儲蓄。夫無雕文刻縷之事。女無繡飾纂組之作。木器。漆金。器服。聖人飲于土。食于土。故埏埴以爲器。天下無費。今也金木之性。不寒而衣。繡飾馬牛之性。食草飲水。而給菽粟。是治失其本。而宜設之制也。春夏夫出於南畝。秋冬女練于布帛。則民不困。今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腹。失其治也。古者土無肥堦。人無勤惰。古人何得而今人何失邪。耕有不終畝。織有日斷機。而奈何寒饑。蓋古治之行。今治之止也。夫謂

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元

選子

治者使民無私也。民無私則天下爲一家。而無私耕。私織。共寒其寒。共饑其饑。故如有子十人。不加一飯。有子一人。不損一飯。焉有喧呼。醢酒以敗善類乎。民相輕。佻則欲心興。爭奪之患起矣。橫生于一夫。則民私飯有儲。食私用有儲。財民一犯禁。而拘以刑治。烏有以爲人上也。善政執其制。使民無私。爲下不敢私。則無爲非者矣。反本緣理。出乎一道。則欲心去。爭奪止。囹圄空。野充粟多。安民懷遠。外無天下之難。內無暴亂之事。治之至也。蒼蒼之天。莫知其極。帝王之君。誰爲法。則往世不可及。來世不可待。求已者也。所謂

天子者四焉。一曰神明。二曰雷光。三曰洪叙。四曰無敵。此天子之事也。野物不爲犧牲。雜學不爲通儒。今說者曰百里之海不能飲一夫三尺之泉。足止三軍。渴臣謂欲生於無度。邪生于無禁。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于無奪。民時無損。民財夫禁必以武而成。賞必以文而成。

戰權

凡奪者無氣。恐者不可守。敗者無人。兵無道也。意往而不疑。則從之。奪敵而無前。則加之。明視而高居。則威之。兵道極矣。其言無謹。偷失其陵。犯無節。破矣。水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主 選子

伍制

軍中之制。五人爲伍。伍相保也。十人爲什。什相保也。五十人爲屬。屬相保也。百人爲閭。閭相保也。伍有于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全伍有誅。什有于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全什有誅。屬有于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全屬有誅。閭有于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全閭有誅。吏自什

長已上至左右將。上下皆相保也。有于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者。皆與同罪。夫什伍相結。上下相聯。無有不得之姦。無有不揭之罪。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其弟。而況國人聚舍同食。烏能以干令相私者哉。

分塞令

中軍左右前後軍。皆有地。分方之以行垣。而無通其交往。將有分地。帥有分地。伯有分地。皆管其溝洫。而明其塞。令使非百人無得通。非其百人而人者。伯誅之。伯不誅。與之同罪。軍中縱橫之道。百有二十步。而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主 選子

兵教上

令民背國門之限。決死生之分。教之死而不疑者。有以也。令守者必固。戰者必闔。姦謀不作。姦民不語。令行無變。兵行無猜。輕者若霆奮。敵若驚。舉功別德。明如白黑。令民從上。令如四支。應心也。前軍絕行。亂陳破堅如潰者。有以也。此之謂兵教。所以開封疆。守社

稷除忠害成武德也

兵教下

凡圍必開其小利使漸夷弱則飾者有不食者矣衆夜擊者驚也衆避事者離也待人之救期戰而盛皆心失而傷氣也傷氣敗軍曲謀敗國

兵令上

兵者以武爲植以文爲種武爲表文爲裏能審此二者知勝敗矣文所以視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強敵力攻守也專一則勝離散則敗陳以密則固鋒以疏則達卒畏將甚于敵者勝卒畏敵甚于將者敗所以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圭 廷子 知勝敗者稱將于敵也

兵令下

軍之利害在國之名實全民在官而實在家官不得其實家不得其名聚卒爲軍有空名而無實外不足以禦敵內不足以守國此軍之所以不給將之所以尊威也臣以謂卒逃歸者同舍伍人及吏罰入糧爲饒名爲軍實是有一軍之名而有二實之出國內空虛自竭民歲易以免奔北之禍乎今以法止逃歸禁亡軍是兵之一勝也什伍相連及戰鬪則卒吏相救是兵之二勝也將能立威卒能節制號令明信攻守

聖訓

皆得是兵之三勝也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次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卒故曰百萬之衆不用命不如萬人之鬪也萬人之鬪不如百人之奮也實如日月信如四時令如斧鉞制如干將士卒不用命者未之聞也

奇賞彙編

卷九十八

圭

廷子

奇賞齊古文彙編卷之九十八

商子評語

楊用修譌

丹鉛總錄曰管子曰野與市爭民金與粟爭貴又曰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鎡金程諸侯山東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鎡金商子曰金生而粟死粟死而金生金一兩生于境內粟十二石死於境外粟十二石生于境內金一兩死于境外國好生金于境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好生粟於境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盈國強管商皆功利之流故其術先後若合符然其文亦不易及也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九十九

商子

聖令 農戰

去強 說民

算地 開塞

壹言 錯法

戰法 立本

兵守 新令

修權 來民

賞刑 畫策

奇賞彙編 卷九十九 目 商子

境內 弱民

外內 君臣

禁使 慎法

定法

商子

聖令

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則農不救農不救而有餘日則草必壅矣。皆粟而稅則上一而民平上一則信信則臣不敢爲邪民平則慎慎則難變上信而官不敢爲邪民慎而難變則下不非上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則壯民疾農不變壯民疾

奇賞齋編 卷之九十九

農不變則少民學之不休少民學之不休則草必壅矣無以外權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勉農而不倫民不賤農則國安不殆國安不殆勉農而不倫則草必壅矣。祿厚而稅多食口衆者敗農者也則以其食口之數賤而重使之則辟淫游食之民無所於食民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壅矣。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糴農無得糴則竊情之農勉疾商不得糴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饑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法商法則欲農竊情之農勉疾商欲農則草必壅矣。聲服

無通於百縣則民行作不顧休居不聽休居不聽則氣不淫行作不顧則意必一意一而氣不淫則草必壅矣。無得取庸則大夫家長不見繕愛子不惜食情民不竊而庸民無所於食是必農大夫家長不見繕則農事不傷愛子情民不竊則故田不荒農事不傷農民益農則草必壅矣。廢逆旅則姦僞躁心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無以食即必農農則草必壅矣。壺山澤則惡農慢情倍欲之民無所於食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壅矣。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糶然則商估少農不能喜酣爽大臣不爲荒飽

奇賞齋編 卷之九十九

二選子

商估少則上不費粟民不能喜酣爽則農不慢大臣不荒則國事不稽主無過舉上不費粟民不慢農則草必壅矣。重刑而連其罪則徧急之民不鬪狠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費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於境內則草必壅矣。使民無得擅從則誅愚亂農農民無所於食而必農愚心躁欲之民一意則農民必靜農靜誅愚則草必壅矣。均出餘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廨舍令有司官食槩不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則餘子不游事人則必農農則草必壅矣。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辯

不好學而
向人不學
是親也

慧游居之事皆無得為無得居游於百縣則農民無所聞變見方農民無所聞變見方則知農無從離其故事而愚農不知不好學問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知農不離其故事則草必墾矣令軍市無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拾甲兵使視軍興又使軍市無得私輸糧者則姦謀無所於伏盜輸糧者不私稽輕情之民不游軍市盜糧者無所售送糧者不私輕情之民不游軍市則農民不淫國粟不勞則草必墾矣百縣之治一形則從迂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不能匿其舉過舉不匿則官無邪人迂者不飾代者奇賞彙編 卷九十九 三

不更則官屬少而民不勞官無邪則民不放民不放則業不敗官屬少微不煩民不勞則農多日農多日微不煩業不敗則草必墾矣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情之心農惡商商疑情則草必墾矣以商之口數使商令之厮與徒重者必當名則農逸而商勞農逸則良日不荒商勞則去來賞送之禮無通於百縣則農民不饑行不飾農不饑行不飾則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則農事必勝農事必勝則草必墾矣今送糧無取儻無得反庸車牛與重設必當名然則往速來疾則業不敗農業不敗農則草必墾矣無得為

罪人請於吏而饌食之則姦民無主姦民無主則為姦不勉為姦不勉則姦民無樸姦民無樸則農民不暇農民不敗則草必墾矣

叙事有體轉換有法且明白簡易闡達嚴作論者可以為法

農戰

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與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者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此謂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善為國家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無爵國去奇賞彙編 卷九十九 四

言則民樸民樸則不淫民見上利之從壹空出也則作壹作壹則民不偷營民不偷營則多力多力則國強今境內之民皆曰農戰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傑皆可變業務學詩書隨從外權上可以得顯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賈為技藝皆以避農戰具備國之危也民以此為教者其國必削善為國者舍農雖滿不偷於農國大民衆不淫於言則民樸壹民樸壹則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則姦不生姦不生則主不惑今境內之民及處官爵者見朝廷之可以巧言辯說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

奇賞彙編 卷九十九

五選子

進則曲主退則慮私所以實其私然則下責權矣夫曲主慮私非國利也而爲之者以其爵祿也下責權非忠臣也而爲之者以末貨也然則下官之莫遷者皆曰多貨則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貨事上而求遷者則如以狸餌鼠爾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遷者則如引諸絕繩而求乘枉木也愈不冀之矣二者不可以得遷則我焉得無下動衆取貨以事上而以求遷乎百姓曰我疾農先實公倉收餘以食親爲上忘生而戰以尊主安國也倉虛主平家貧然則不如索官親戚交遊合則更慮矣豪傑務學詩書隨

奇賞彙編 卷九十九

六選子

心是以官無常國亂而不一辯說之人而無法也此則民務焉得無多而地焉得無荒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國以十者治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國去此十者敵不敢至雖至必却與兵而代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國好力者以難攻以難攻者必與好辯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故聖人明君者非盡能其萬物也知萬物之要也故其治國也察要而已矣今爲國者多無要朝廷之言治也紛紛焉務相易也是以其君惜於說其官亂於言其民情而不農故其境內之民皆化而好辯樂學事商賈爲技藝避農戰如此則不遠矣國有事則學民惡法商民善化技藝之民不用故其國易破也夫農者寡而游食者衆故其國貧危今夫蛆螭蠅蠅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數年不食令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爲蛆螭蠅蠅亦大矣雖有詩書鄉一束家一員獨無益於治也非所以反之術也故先王反之於農戰故曰百人農一人居者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強半農半居者危故治國者欲民之累也國不農則與諸侯爭權不能自持也則衆力不足也故諸侯撓其弱乘其衰大地侵削而不振則無及已聖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

歸心於農歸心於農則民樸而可正也紛紛則易使也信可以守戰一則小詐而重居一則可以賞罰也一則可以外用也夫民之親上死制也以其且慕從事於農夫民之不可用也見言談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商賈之可以富家也技藝之足以距口也民見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則必避農戰則民輕其居輕其居則必不為上守戰也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搏也是以聖人作壹搏之也國作一歲者十歲強作一十歲者百歲強修一百歲者千歲強千歲強者王君修實罰以輔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

奇賞彙編 卷九十九 七選子

也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賞賜而民親上不待爵祿而民從事不待刑罰而民致死國危主憂說者成伍無益於安危也夫國危主憂也者強敵大國也人君不能服強敵破大國也則修守備便地形搏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患可以去而王可致也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無用止浮學事淫民壹之農然後國家可富而民力可搏也今世主皆憂其國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強聽說者說者成伍煩言飾辭而章無用主好其辯不求其實說者得意道路曲辯輩輩成羣民見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學之夫人聚黨與說

議於國紛紛焉小民樂之大人說之故其民農者寡而游食者衆衆則農者殆農者殆則土地荒學者成俗則民舍農從事於談說高言偽議舍農游食而以言相王也故民離上而不臣者成羣此貧國弱兵之教也夫國榮民以言則民不畜於上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強兵關土也惟聖人之治國作壹搏之於農而已矣

去強

以強去強者弱以弱去強者強國為善姦必多國富而貧治曰重富重富者強國貧而富治曰重貧重貧者弱兵行敵所不敢行強事與敵所修為利主貴多變國貴少變國多物削主少物強千乘之國守千物者削戰事兵用曰強戰亂兵息而國削農商官三者國之常官也三官者生強官者六曰歲曰食曰玩曰好曰志曰行六者有樣必削三官之樸三人六官之樸一人以治法者強以治政者削常官法去遷官治夫國小治小國大強之重削弱之重強夫以強攻強者亡以弱攻弱者王國強而不戰毒輪於內禮樂盡官生必削國遂戰毒輪於敵國無禮樂盡官必強舉榮任功曰強強官生必削農少商多貴人貧商貧農

奇賞彙編 卷九十九 八選子

以辭止
亦此意

貧三官貧必削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
孝有悌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國
無十者上有使戰必興至王國以善民治姦民者必
亂至削國以姦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國國用詩書
禮樂孝悌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貧國不用
八者治敵不敢至雖至必却與兵而伐必取必能有
之按兵而不攻必富國好力日以難攻好言日以易
攻國以難攻者起一得十國以易攻者出十亡百重
罰輕賞則上愛民民死上重賞輕罰則上不愛民民
不效上與國行罰民利且愛行賞民利且愛行
奇賞彙編 卷九十九 九選十
刑重其輕者輕其重者輕者不生重者不來國無力
而行知巧者必亡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賞則
死怯民勇勇民死國無敵者強強必王貧者使以刑
則富富者使以賞則貧治國能富者貧令貧者富則
國多力多力者王王者刑九賞一強國刑七賞三削
國刑五賞五國作一歲十歲強作一十歲百歲強作
一百歲千歲強于歲強者王威以一取十以聲取實
故能為威者王能生不能殺曰自攻之國必削能生
能殺曰攻敵之國必強故攻官攻力樂國用其二舍
一必強令用三者威必王十里斷者國弱九里斷者

鼠字極有
情面

國強以日治者王以夜治者強宿治者削舉口數生
者著死民者削民衆從不逃粟野無荒草以刑去刑
國治以刑致刑國亂曰不刑重輕刑去事成國強重
重輕輕刑至事生國削刑生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
惠惠生於力舉日以成勇戰戰以成知謀謀生而金
死而粟本物賤事者衆買者少農而姦勸其兵弱國
必削至亡金一兩生於境內金一兩死於境外國好
生金於境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好生粟於境
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實強國之十三數境內倉口
之數壯男壯女之數老弱之數官上之數以言說取
奇賞彙編 卷九十九 十選十
食者之數刑民之數馬牛芻蕘之數欲強國不知國
十三數地雖利民雖衆國愈弱至削國無怨民曰強
國與兵而伐則武爵武任必勝按兵而農粟爵粟任
則國富兵起而勝敵按兵而國富者王
說民
辯慧亂之贊也禮樂淫泆之徵也慈仁過之母也任
舉姦之鼠也亂有贊則行淫佚有徵則用過有母則
生姦有鼠則不止八者有羣民勝其政國無八者政
勝其民民勝其政國弱政勝其民兵強故國有八者
上無以使守戰必削至亡國無八者上有以使守戰

必興至王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姦則民親其姦今而復者善也別而規者姦也章善則過匪任姦則罪誅過匪則民勝法罪誅則法勝民民勝法國亂法勝民兵強故曰以良民治必亂至削以姦民治必治至強國以難攻起一取十國以易攻起十亡百國好力曰以難攻國好言曰以易攻民易為言難為用國法作民之所難兵用民之所易而以力攻者起一得十國法作民之所易兵用民之所難而以言攻者出十亡百罰重爵尊賞輕刑威爵尊上愛民刑威民死上故與國行罰則民利用賞則上重法詳則刑繁法繁則奇賞彙編 卷之九 十二選

者富富者貧貧者富富強富者貧三官無強國久強而無姦者必王刑生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德德生於刑故刑多則賞重賞少則刑重民之有欲有惡也欲有六淫惡有四難從六淫國弱行四難兵強故王者刑於九而賞出一刑於九則六淫止賞出一則四難行六淫止則國無姦四難行則兵無敵民之所欲萬而利之所出一民非一政無以致欲故作一作一則力搏力搏則強強而用重強故能生力能殺力曰攻敵之國必強塞私道以窮其志啓一門以致其欲使民必先行其所要然後致其所欲故力多力多而奇賞彙編 卷之九 十二選

故宿治者能故有道之國治不聽君民不從官

算地

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萊者不度地故有地狹而民衆者民勝其地地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民勝其地務開地勝其民者事來則行信民過地則國功寡而兵力少地過民則山澤財物不爲用夫棄天物遂民淫者世主之務過也而上下事之故民衆而兵弱地大而力小故爲國任地者山林居什一數澤居什一谿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一此先王之正律也故爲國分田數小畝五百足侍一役奇賞彙編卷九十九主選子

強不如弱

而易力窮則生知而權利易力則輕死而樂用權利則畏罰而易苦易苦則地力盡樂用則兵力盡夫治國者能盡地力而致民死者名與利並至民之性饑而求食勞而求佚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此百姓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禮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論其然也今夫盜賊上犯君上之所禁而下失臣民之禮故名辱而身危猶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煖膚食不滿腸苦其志意勞其四肢傷其五臟而益祿廣耳非生之常也而爲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湊則民道之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數也聖人審權以操柄審數以使民數者臣主之術而國之要也故萬乘失數而不危臣主失術而不亂者未之有也今世主欲辟地治民而不審數臣欲盡其事而不立術故國有不服之民主有不令之臣故聖人之爲國也入令民以屬農出令民以計戰夫農民之所苦而戰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計也故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利出於地則民盡力名出於戰則民致死入使民盡力則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則勝敵勝敵草木不荒富強之功可坐而致也今則不然世主之所以加務者皆非國之

即老聃不

急也身有堯舜之行而功不及湯武之略此孰前之
 罪也臣請語其過夫治國舍勢而任說說則身修而
 功寡故事詩書談說之士則民游而輕其君事處士
 則民追而非其上事勇士則民競而輕其禁投藝之
 民用則民剽而易徙商賈之事佚且利則民緣而議
 其上故五民者加於國用則田荒而兵弱談說之士
 資在於口處士資在於意勇士資在於氣技藝之上
 資在於手商賈之士資在於身故天子一宅而環身
 資民資重於身而偏託勢於外挾重資歸偏家堯舜
 之所難也故湯武禁之則功立而名成聖人非能以

奇賞彙編 卷九十九

主選子

世之所易勝其所難也必以其所難勝其所易故民
 愚則智可以勝之世智則力可以勝之臣愚則易力
 而難巧世巧則易智而難力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
 師其智也湯武致強而征諸侯服其力也今世巧而
 民淫方傲湯武之時而行神農之事以隨世禁故千
 乘式亂此其所加務者過也民之生度而取長稱而
 取重權而索利明君慎觀三者則國治可立而民能
 可得國之所以求民者少而民之所以避求者多入
 使民屬於農出使民一於戰故聖人之治也多禁以
 止能任力以窮許兩者偏用則境內之民一一則農

附錄之
奇賞彙編
卷九十九

農則樸樸則安其居而惡出故聖人之為國也民資
 藏於地而偏托危於外資於地則樸托危於外則惑
 民入則樸出則惑故其農絕而戰戢也民之農勉則
 資重戰戢則鄰危資重則不可負而逃鄰危則不歸
 於無資歸危外托狂夫之所不為也故聖人之為國
 也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不觀時俗不察國
 本故其法立而民亂事劇而功寡此臣之所謂過也
 夫刑者所以奪禁邪也而賞者所以助禁也羞辱勞
 苦者民之所惡也顯榮佚樂者民之所務也故其同
 刑不可惡而爵祿不足務也此亡國之兆也刑人復

奇賞彙編 卷九十九

主選子

漏則小人辟淫而不苦刑則微倖於民上微於上以
 利求顯榮之門不一則君子事廢以成名小人不遵
 其禁故刑煩君子不設其令則罰行刑煩而罰行者
 國多姦欲富者不能守其則而貧者不能事其業田
 荒而國貧田荒則民詐生國貧則上置賞故天地設
 而民生當此之時也聖人之為治也刑人無國位戮
 人無官任刑人有列則君子下其位衣錦食肉則小
 人冀其利君子下其位則羞功小人冀其利則伐姦
 故刑戮者所以止姦也而官爵者所以勸功也今國
 立爵而民羞之設刑而民樂之此蓋法術之患也故

君子操權一正以立術立官貴爵以稱臣論榮舉功以任之者則是上下之稱平上下之稱平則臣得盡其力而主得執其柄

開塞

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親親而愛私親則別愛私則險民生衆而以別險爲務則有亂當此時也民務勝而力征務勝則爭力征則訟訟而無正則莫得其性也故賢者立中設無私而民說仁當此時也親親廢上賢立矣凡仁者以愛利爲務而賢者以相出爲道民衆而無制奇賞彙編卷九十九七選子

久而相出爲道則有亂故聖人承之作爲土地貨財男女之分分定而無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設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其君則上賢廢而貴貴立矣然則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上賢者以羸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賢無用也親親者以私爲道也而中正者使私無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變而行道異也故曰王者有繩先王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則異而所繩則一也故曰民愚則智可以王世智則力可以王民愚則力有餘而

智不足世智則巧有餘而力不足民之生不智則學力盡而服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智也湯武致強而征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懷智而問世智無餘力而服故以愛王天下者并刑力征諸侯者退德聖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則後於時修今則塞於勢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異勢而皆可以王故興王有道而持之異理武王逆取而貴順爭天下而上讓其取之以力持之以義今世強國事兼并弱國務力守上不及虞夏之時而下不修湯武湯武塞故萬乘莫不戰千乘莫不守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廢也故三代不四非明主莫有能聽也今日願啓之以效古之民樸以厚今時民巧以僞故效於古者先德而防治於今者前刑而法此俗之所惑也今世之所謂義者將立民之所惡而廢其所樂也二者民實易不可不察也立民之所樂則民傷其所惡立民之所惡則民安其所樂何以知其然也夫民愛則思思則出度樂則淫淫則主佚故以淫治則民威民威則無姦姦無姦則民安其所樂以義教則民縱民縱則亂亂則民傷其所惡吾所謂利者義之本也而世所謂義

奇賞彙編

卷九十九

七選子

奇賞彙編

卷九十九

六選子

刑者以
此

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以其所惡必終其所好。以其所好必敗其所惡。治國刑多而賞少。故王者刑九而賞一。削國賞九而刑一。夫過有厚薄。則刑有輕重。善有小大。則賞有多少。此二者世之常用也。刑加於罪。所終則姦不去。賞施於民。上義則過不止。刑不能去姦。而賞不能止過者。必亂。故王者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國治必強。一國行之。境內獨治。二國行之。兵則少。寢天下行之。至德復立。此吾以殺刑之反於德。而義合於暴也。古者民彙生而羣處。故奇賞彙編

卷九

九運子

求有上也。將以為治也。今有主而無法。其害與無主同。有法不勝其亂。與不法同。天下不安。無君而樂勝其法。則舉世以為惑也。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於治。而治莫康於立君。立君之道。莫廣於勝法。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姦。去姦之本。莫深於嚴刑。故王者以賞禁。以刑勸。求過不求善。藉刑以去刑。

壹言

凡將立國。制度不可不時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壹務不可不謹也。事本不可不搏也。時則國俗可化。而民從制。治法明則官無邪。國務壹則民應用。事本搏則

所好者已
所杜者
所杜者
所杜者

民喜農而樂戰。夫聖人之立法。化俗而使民朝暮從事於農也。不可不變也。夫民之從事死制也。以上之說。榮名置賞。罰之明也。不用辯說。私門而功立矣。故民之喜農而樂戰也。見上之尊農戰之士。而下辯說技藝之民。而賤游學之人也。故民一務其家。必富而身顯於國。上開公利。而塞私門。以致民力。私勞不顯於國。私門不請於君。若此。而功臣勸。則上令行。而荒草闕。淫民止。而姦無萌。治國能持民力。而壹民務者。強能事本。而禁末者。富夫聖人之治國也。能搏力。能殺力。制度察。則民力搏搏而不化。則不行。行而無富

卷九

九運子

則生亂。故國者其搏力也。以富國強兵也。其殺力也。以事敵勸民也。夫開而不塞。則短長。長而不攻。則有姦。塞而不開。則民渾渾。而不用。則力多。力多而不攻。則有姦。姦故搏力。以一務也。殺力以攻敵也。治國者貴民一。民一則樸樸。樸樸則農。農則易勤。勤則富。富者廢之以爵。不淫。淫者廢之以刑。而務農故能搏力。而不能搏者。必亂。能殺力而不能搏者。必亡。故明君知齊二者。其國強。不知齊二者。其國削。夫民之不治者。君道卑也。法之不明者。君長亂也。故明君不道卑。不長亂也。秉權而立。垂法而治。以得姦於上。而官無不賞。

罰斷而器用有度若此則國制民明而民力竭上爵尊而倫徒舉今世主皆欲治民而助之亂非樂以爲亂也安其故而闕於時也是上法古而得其塞下修令而不時移而不明世俗之變不察治民之情故多賞以致刑輕刑以去賞夫上設刑而民不服賞賈而姦益多故民之於上也先刑而後賞故聖人之爲國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爲之治度俗而爲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則不成治宜於時而行之則不干故聖王之治也慎爲察務歸心於一而已矣

錯法

奇賞彙編 卷九十九

主理

臣聞古之明君錯法而民無邪舉事而材自練賞行而兵強此三者治之本也夫錯法而民無邪者法明而民利之也舉事而材自練者功分明功分明則民盡力民盡力則材自練行賞而兵強者祿爵之謂也祿爵者兵之實也以故人君之出祿爵也道明道明則國日強道幽則國日削故爵祿之所道存亡之機也夫削國亡主非無爵祿也其所道過也三王五霸其所道不過爵祿而功相萬者其所道明也是以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於其勞賞必加於其功功賞明則民競於功爲國而能使其民盡力以競於功則

兵必強矣同列而相臣妾者貧富之謂也同實而相弁兼者強弱之謂也有地而君或強或弱者亂治之謂也苟有道理地足容身士民可致也苟容市井則貨可聚也有士者不可以言貧有民者不可以言弱地誠任不患無財民誠用不畏強暴德明教行則能以民之有爲已用矣故明王者用非其有使其民明王之所貴唯爵其實不榮則民不急列位不顯則民不事爵祿易得也則民不貴上爵列爵祿實不道其門則民不以死爭位矣人君而有好惡故民可治也人君不可以不審好惡好惡者賞罰之本也夫人奇賞彙編 卷九十九 主理

情好爵祿而惡刑罰人君設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夫民力盡而君隨之功立而賞隨之人君能使其民信於此如明日月則兵無敵矣人君有爵行而兵弱者有祿行而國貧者有法立而亂者此三者國之患也故人君者先便請謁而後功力之精則爵行而兵弱矣民不死犯難而利祿可致也則祿行而國貧矣法無度數而事煩則法立而治亂矣是以明君之使其民也使必盡力以規其功功立而富貴隨之無私德也故教法成如此則臣忠君明治著而兵強矣故凡明君之治也任其德不任其力是以不憂

然者一
以計
思也

不勞而功可立也。度數已立而法可修。故人君者不可不慎已也。夫離朱見秋毫百步之外而不能以明。目易人鳥獲舉千鈞之重而不能以多力。易人夫聖人之有體性不可以易人。然而功可得者。法之謂也。

戰法

凡戰法必本於政。勝則其民不爭。則無以私意以土為意。故王兵之政使民怯於邑閭而勇於寇戰。民習以力攻難。故輕死見敵如潰。潰而不止則免。故兵法大。戰勝逐北無過十里。小戰勝逐北無過五里。兵起而程。敵政不若者勿與戰。食不若者勿與久。敵眾

奇賞彙編 卷九十九

王選子

勿為客敵盡不如擊之。勿疑。故曰兵大律在謹論敵。察則眾勝負可先知也。王者之政勝而不驕。敗而不怨。勝而不驕者。術明也。敗而不怨者。知所失也。若兵敵強弱。將賢則勝。將不如則敗。若其政出廟筭者。將賢亦勝。將不如亦勝。政久持勝術者。必強至王。若民服而聽上。則國富而兵勝。行是必久。王其過失無敵。深入借險。絕塞民倦且餓渴。而復遇疾。此其道也。故將使民者。乘良馬者。不可不齊也。

立本

凡用兵勝有三等。若兵未起則錯法。錯法而俗成而

日字疑

用其此三者必行於境內而後兵可出也。行三者有二。勢一曰輔法而法行。二者舉必得而法立。故恃其眾者謂之葺恃。其福備飾者謂之巧恃。舉目者謂之詐。此三者恃一因其兵可禽也。故曰強者必剛。剛其意。剛則力盡。力盡則備是故。無敵於海內。治行則貨積。貨積則賞能重矣。賞一則爵尊。爵尊則賞能利矣。故曰兵生於治而異俗生於法。而萬轉過勢本於心。而飾於備。勢三者有論。故強可立也。是以強者必治。治者必強。富者必治。治者必富。富者必強。富者必強。故曰治強之道三論其本也。

奇賞彙編 卷九十九

王選子

兵守

四戰之國貴守。戰負海之國貴攻。四戰之國好舉。與兵以距四鄰者。國危。四鄰之國一與事而已。四與軍。故曰國危四戰之國。不能以萬室之邑含鉅萬之軍。者其國危。故曰四戰之國務在守。戰守有城之邑。不知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其城拔者。死人之。力也。客不盡。東城客無從入。此謂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城盡。東客若有從入。則客必罷。中人必佚矣。以佚力與能力戰。此謂以生人力與客死力戰。皆曰圍城之患。患無不盡。然已此三者非患不足將之過。

盛力
力又不同

也守城之道盛功故曰客治簿檄三軍之多分以客之候車之數三軍壯男爲一軍壯女爲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爲一軍此謂之三軍也壯男之軍使盛食勵兵陳而待敵壯女之軍使盛食負鼎陳而待客客至而作土以爲險阻及耕格艸發梁撤屋給從從之不給而煖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老弱之軍使牧牛馬羊彘草木之可食者收而食之以獲其壯男女之食而慎使三軍無相過壯男過壯女之軍則男貴女而姦民有從謀而國亡喜與其恐有蚤聞勇民不戰壯男壯女過老弱之軍則老使壯悲弱使強憐悲憐在奇賞彙編 卷九十九 五 子

功亦著

新令 新令則治不留法平則吏無奸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害法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治曲斷以五里斷者王以十里斷者彊宿治者刑以刑治以賞戰求過不求善故法立而不革則顯民變誅計變誅止責齊殊便百都之尊爵厚祿以自伐國無姦民則都無奸市物多末衆農弘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糧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則農不怠四寸之管

無當必不滿也授官子爵出則祿不以功是無當也國貧而務戰毒生於敵無六強必弱國富而不戰偷生於內六強必弱國以功授官子爵此謂以盛知謀以盛勇戰以盛知謀以盛勇戰其國必無敵國以功授官子爵則治省言寡此謂以法去法以言去言國以六強授官子爵則治煩言生此謂以治致治以言致言則君務於說言官亂於治邪邪臣有得志有功者日退此謂失守十者亂守一者治法已定矣而好用六強者亡民澤畢農則國富六強不用則兵民畢競勸而樂爲主用其境內之民爭以爲榮莫以爲辱奇賞彙編 卷九十九 五 子

其次爲賞勸罰沮其下民惡之憂之羞之修容而以言耻食以上交以避農戰外交以僞國之危也有饑寒灰亡不爲利祿之故戰此亡國之俗也六強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悌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戰必貧至削十二者成羣此謂君之治不勝其臣官之治不勝其民此謂六強勝其政也十二者成樸必削是故與國不用十二者故其國多力而天下莫不能犯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朝廷之吏少者不毀也多者不損也効功取官爵廷雖有辯言不得

以相先也。此謂以數治聖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至要故執實訓以一輔仁者心之續也。聖君之治人也必得其心故能用力。力生彊彊生威威生德德生力。王君獨有之能述仁義於天下。

修權

國之所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權。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者君之所獨制也。人主失守則危。君臣釋法任私必亂。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則治。權制獨斷於君則威。民信其實則事功不信其刑則姦無端。唯明主愛權重信而不

奇賞彙編 卷九十九

主選下

以私害法故不多惠言而尅其實則下不用數如嚴令而不致其刑則民傲。故凡賞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約也。故明主慎法明主不蔽之謂明。不欺之謂察。故賞厚而利刑重而必不失。疏遠不達親近故臣不蔽主而下不欺上。世之謂治者多釋法而任私議。此國之所以亂也。先王懸權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釋權衡而斷輕重廢尺寸而意長短雖察商賈不用爲其不必也。夫倍法度而任私議皆不類者也。不以法論智能賢不肖者唯堯而世不盡爲堯是故先王知自讓譽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

日錄直非
則學○尊
左傳○湯
武○特論
自正

明分中程者實之毀公者誅之賞誅之法不失其議故民不爭。不以其勞則忠臣不進行賞賤辭不稱其功則戰士不用。凡人臣之事君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君好法則臣以法事君。君好言則臣以言事君。君好法則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則毀譽之臣在側。公私之分明則小人不疾賢而不肖者不妒功。故堯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爲天下位天下也。論賢舉能而傳焉。非疏父子親越人也。明於治亂之道也。故三王以義親五伯以法正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議爲天下治天下是故擅其名而有其功。天下樂

奇賞彙編 卷九十九

主選下

其政而莫之能傷也。今亂世之君臣區區然皆擅一國之利而當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國之所以危也。故公私之故存亡之本也。夫廢法度而好私議則姦臣將權以約祿秩官之吏隱下而漁民。諺曰蠹衆而木折隙大而墻壞。故大臣爭於私而不顧其民則下離上下離上者國之隙也。秩官之吏隱下以漁百姓此民之蠹也。故有隙蠹而不亡者天下鮮矣。是故明王任法去私而國無隙蠹矣。

來民

地方百里者山陵處什一。數澤處什一。谿谷流水處

以本二
分三
分四
分五
分六
分七
分八
分九
分十

見加
見加
見加
見加
見加
見加
見加
見加
見加
見加

什一都邑蹊道處什一惡田處什一良田處什一四而
民食作夫五萬其山陵谿谷藪澤可以給其材都邑
蹊道足以處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今秦之地
方千里者五而穀土不能處二田數不滿百萬其藪
澤蹊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貨寶又不盡爲川此人
稱土也秦之所與鄰者三晉也所欲用兵者韓魏也
彼土狹而民衆其宅參居而弁處其寡萌賈息民上
無通名下無田宅而恃姦務未作以處人之復陰陽
澤水者過半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以有過秦
民之不足以實其土也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
奇賞彙編 卷九十九 无題

以亡於秦者不可勝數也若此而不服秦能取其地
而不能奪其民也今王發明惠諸侯之士來歸義者
今使復之三世無知軍事秦四境之內陵阪丘隄不
起十年往者於律也足以造作夫百萬義者臣言曰
意民之情其所生者田宅也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
餘也必若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今利其
田宅而復之三世此必與其所欲而不使行其所惡
也然卽山東之民無不西者矣且直言之謂也不然
夫實壤什虛出天寶而百萬事本其所益多也豈徒
不失其所以攻乎夫秦之所患者與兵而伐則國家
奇賞彙編 卷九十九 无題

設以方
六國後為
亡其地者
不可不察
也

之事本此其損敵也與戰勝同實而秦得之以為
此反行兩登之計也且周軍之勝華軍之勝長平之
勝秦所亡民者幾何民客之兵不得事本者幾何臣
切以為不可數矣假使王之羣臣有能用之費此之
半弱晉彌秦若三戰之勝者王必加大賞焉今臣之
所言民無一日之繇官無數錢之費其弱晉彌秦有
過三戰之勝而王猶以為不可則臣愚竊不能已齊
人有東郭徹者猶多願願有萬金其徒請明焉不與
曰吾將以求封也其徒怒而去之宋曰此無益於愛
也故不如與之有也今晉有晉而秦愛其復此愛非
奇賞彙編 卷九 至

賞刑

聖人之為國也一賞一刑一教一賞則兵無敵一刑
則令行一教則下聽上夫明賞不費明刑不戮明教
不變而民知於民務國無異國明賞之猶至於無賞

夫字疑封
以湯武
法其論
賞也止

也明刑之猶至於無刑也明教之猶至於無教也所
謂一賞者利祿官爵擢出於兵無有異施也夫因
知貴賤勇怯賢不肖皆盡其胸臆之知竭其股肱之
力出死而為上用也天下豪傑賢良從之如流水夫
故兵敵而令行於天下萬乘之國不敢蘇其兵中原
千乘之國不敢捍城萬乘之國若有蘇其兵中原者
戰將覆其軍千乘之國若有以捍城者攻將凌其城
戰必覆人之軍攻必凌人之城盡城而有之盡宿而
致之雖厚慶賞何費賈之有矣晉湯封於贊茅文王
封於岐周方百里湯與桀戰於鳴條之野武王與紂
奇賞彙編 卷九 至

戰於牧野之中大破九軍封為列諸侯士卒坐陳者
里有書社車休息不乘縱馬華山之陽縱牛於農澤
縱之老而不收此湯武之賞也故曰贊茅岐周之粟
以賞天下之人不人得一勝以其錢賞天下之人不
人得一錢故曰百里之居而封侯功臣大倍其舊自
士卒坐陳者里有書社賞之所加寬於牛馬者何也
善因天下之貨以賞天下之臣故曰明賞不費湯武
既破桀紂海內無害天下大定第五庫藏五兵偃武
事行文教倒載戰戈摺笏作為樂以申其德當此時
也賞祿不行而民整齊故曰明賞之猶至于無賞也

所謂一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處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或不赦功於前有敗於後不爲損刑有善於前有過於後不爲虧法忠臣孝子有過必以其數斷守法守職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周官之人知而謂之上者自免於罪無貴賤尸襲其官長之官爵田祿故曰重刑連其罪則民不敢試民不敢試故無刑也夫先王之禁刺殺斷人之足黥人之面非求傷民也以禁姦止過也故禁姦姦止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則民不敢試故國無刑民國無刑民故曰明刑不戮晉文公將奇賞彙編 卷九十九 重賞子

欲明刑以親百姓於是合諸侯大夫於侍千宮顓頊後至請其罪君曰用事焉吏遂斷顓頊之脊以殉晉國之士稽焉皆懼曰顓頊之有寵也斷以殉況於我乎舉兵伐曹五鹿及反鄭之埤東徵之畝勝荆人於城濮三軍之士止如斬足行之如流水三軍之士無敢犯禁者故一假道重輕於顓頊之脊而晉國治晉者周公旦殺管叔流霍叔曰犯禁者也天下衆皆曰親昆弟有過不違而況疏遠天下乎蓋公旦用刀鋸於周庭而海內治故曰明刑之猶至於無刑也所謂一教者博聞辯慧信廉禮樂修行葦黨任譽清濁不

可以富貴不可以評刑不可獨立私議以陳其上堅者被鏡者挫雖曰聖智巧佞厚朴則不能以非功圖上利然貴富之門要存戰而已矣彼能戰者踐富貴之門湯梗焉有常道而不禁是父兄昆弟知識婚姻合同者皆曰務之所加在戰而已矣夫故當壯者務於戰老弱者務於守死者不悔生者務勸此臣之所謂一教也民之欲貴富也共閭棺而後已而貴富之門必出於兵是故民聞戰而相賀也起居飲食所歌誦者戰也此臣之所謂明教之猶至於無教也此臣所謂參教也聖人非能通知萬物之要也故其治國舉要以致萬物故寡教而多功聖人治國也易知而難行也是故聖人不必王凡主不必廢殺人不爲恭實人不爲仁者國明也聖人以功授官予爵故賢者不憂聖人不宥過不赦刑故姦無起聖人治國也審一而已矣

畫策

晉者吳英之世以伐木殺獸人民少而木獸多黃帝之世不麝不卵官無供備之民不得用櫛事不同皆王者時異也神農之世公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農既沒以彊勝弱以衆

道不
同如此

民於義
不勝其
力亦易

暴寡故黃帝作爲君臣上下之義父子兄弟之禮夫
婦妃匹之合內行刀鋸外用甲兵故時變也由此觀
之神農非高於黃帝也然其名尊者以適於時也故
以戰去戰雖戰可也以殺去殺雖殺可也以刑去刑
雖重刑可以曆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
勝彊敵者必先勝其民者也故因民之本在制民若
治於金陶於土也本不堅則民如飛鳥禽獸其孰能
制之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民地作矣名
尊地廣以至王者何故名卑地削以至於亡者戰罷
者也不勝而王不敗而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民
奇賞彙編 卷九十九 五選子

不者故

漢書民
已盡
力也

皆有禁姦邪刑盜賊之法而無使姦邪盜賊必得之
法爲姦邪盜賊者死刑而姦邪盜賊不止者不必得
必得而尚有姦邪盜賊者刑輕也刑輕者兼誅也必
得者本者衆也故善治刑不善而不賞善故不刑而
民善不刑而民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無刑
也而民莫敢爲非是一國皆善也故不賞善而民善
賞善之不可也猶賞不盜故善治者使民可信而况
伯夷乎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而况跖乎勢不能爲
姦雖跖可信也勢得爲姦雖伯夷可疑也國治或重
明主在上所舉必賢則法可在賢法可在賢則法在
奇賞彙編 卷九十九 五選子

欲賤爵輕祿不作而食不戰而榮無爵而尊無祿而富無官而長此之謂姦民所謂治主無忠臣慈父無孝子欲無善言皆以法相司也命相正也不能獨爲非而莫與人爲非所謂富者入多而出寡衣服有制飲食有節則出寡矣女事盡於內男事盡於外則入多矣所謂明者無所不見則羣臣不敢爲姦百姓不敢爲非是以人主處匡床之上聽絲竹之聲而天下治所謂明者使衆不得不爲所謂彊者天下勝天下勝是故合力是以勇彊不敢爲暴聖知不敢爲詐而虛用兼天下之衆莫敢不爲其所好而辟其所惡所謂賞彊編

卷之九

毛選

謂彊者使勇力不得不爲已用其志足天下益之不足天下說之恃天下者天下去之自恃者得天下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勝彊敵者先自勝者也。聖人知必然之理必爲之時勢故爲必治之政戰必勇之民行必聽之令是以兵出而無敵令行而天下朝黃鵠之飛日行千里有必飛之備也。麗麗臣臣每一日走千里有必走之勢也。虎豹熊羆而無敵有必勝之理也。聖人見本然之政知必然之理故其制民也如以高下制水如以燥濕制火故曰仁者能仁於人而不能使人仁。義者能愛於人而不能使人相愛是以

知仁義之不足以治天下也。聖人有必信之性又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所謂義者爲人臣忠爲人子孝少長有禮男女有別非其義也餓不苟食死不苟生此乃有法之常也。聖王者不貴義而貴法法必明令必行則已矣。

境內

四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者若死者削其有爵者乞無爵者以爲庶子級乞一人其無役事也其庶子役其大夫六日其役事也隨而養之軍爵自一級已下至小夫命曰校徒操出公爵自二級以上至奇賞彊編

卷之九

毛選

不更命曰卒其戰也五人來簿爲伍一人羽而輕其四人能人得一首則復夫勞爵其縣過三且有致士大夫勞爵能五人一屯長百人一將其戰百將屯長不得斬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論伯將屯長賜爵一級五百主短兵五十人二五霸主將之主短兵百千石之令短兵百人八百之令短兵八十人七百之令短兵七十人六百之令短兵六十人國封尉短兵千人將短兵四千人戰及死吏而輕短兵能一首則優能攻城之邑斬首八千以上則盈論野戰斬首二千則盈論吏自操及杖以上大將盡賞行間之吏故

爵公士也就爲上造也故爵上造就爲簪裳就爲不更故爵爲大夫爵吏而爲縣尉則賜廩六加五千六百爵大夫而爲國治就爲大夫故爵大夫就爲公大夫就爲公乘就爲五大夫則稅邑三百家故爵五大夫皆有賜邑三百家有賜稅三百家爵五大夫有稅邑六百家者受客大將御參皆賜爵三級故客卿相論盈就止卿就爲大庶長故大庶長就爲左更故四更也就爲太良造以戰故暴首三乃校三日將軍以不疑致士大夫勞爵其縣四尉皆由丞尉能得甲首一者賞爵一級益田一頃益宅九畝一除庶子一人奇賞彙編 卷九十九 无選子

乃得人兵官之吏其獄法高爵皆下爵級高爵能無給有爵人隸僕爵自二級以上有刑罪則貶爵自一級以下有刑罪則矣小失死以上至大夫其官級一等其樹墓級一樹其攻城圖邑也國司空訾其城之廣厚之數國尉分地以徒校分積尺而攻之爲期曰先已者當爲最國家已者訾爲最殿再訾則廢內通則積薪積薪則燔柱陷隊之士而十八人之隊陷之士知疾關不得斬首隊五人則陷隊之士人賜爵一級死則一人後不能死之千人環規諫諫劓於城下國尉分地以中卒隨之將軍爲木壹與國正監與王

御史參望之其先入者舉爲最口其後入者舉爲殿殿其陷隊也盡其幾者幾者不足乃以欲殺益之弱民

民弱國彊國彊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撲則彊淫則弱弱則軌淫則有志弱則有用有志則彊故曰以彊去彊者弱以弱去彊者彊民善之則親利之用則和用則有任和則墮有任乃富於政上舍法任民之所善故姦多民貧則力富力富則淫淫則有姦故民富而不用則使民以食出各必有力則農不偷農不偷六姦無萌故國富而貧治重彊兵易弱難彊民奇賞彙編 卷九十九 罕選子

樂生安佚死難難正易之則強事有羞多姦寡賞無失多姦疑敵失必利兵至彊威事無羞利用兵九處利勢必王故兵行敵之所不敢行彊事興敵之所羞爲利法有民安其次主變事能得齊國守安主操權利故主貴多變國貴少變利出一孔則國多物出十孔則國少物守一者治守十者亂治則彊亂則弱彊則物來弱則物去故國致物者強去物者弱民辱則貴爵弱則尊官貧則重賞以刑治民則樂用以賞戰民則輕死故戰事兵用日彊民有私榮則賤列卑官富則輕賞治民羞辱以刑戰則戰民畏死事亂而戰

故兵農息而國弱農商官三者國之當食也。農門地商致物官法民三官生。六曰歲曰食曰美曰守曰志曰行六者有樸必制農有餘食則薄燕於農。有淫利有美好傷器官設而不用志行爲卒六強成俗兵必大敗法枉治亂任善言多治衆國亂言多兵弱法明省任力言息治者國治言息兵強故治大國小治小國大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強民強國羸民之所樂民強民強而強之兵重弱故民之所樂民強民強而弱之兵重強故以強重弱弱重強王以強政強弱弱存以弱政弱強強去強存則奇賞彙編 卷九十九 聖選子

鑄施利若蜂蠆脅蛟犀兕堅若金石江漢以爲池汝穎以爲限隱以鄧林緣以方城秦師至郢都舉若振槁唐蔑死於垂涉莊蹻發於內楚分爲五地非不大也民非不衆也甲兵財用非不多也戰不勝守不同此無法之所生也釋權衡而操輕重者

外內

民之外事難於戰故輕法不可以使之奚謂輕法其賞少而威薄淫道不塞之謂也奚謂淫道爲辯智者貴游宦者任文學私名顯之謂也三者不塞則民不戰而事失矣故其賞少則聽者無利也威薄則犯者不害也故開淫道以誘之而以戰輕法戰之是謂設鼠而餌以狸也亦不幾乎故欲戰其民者必以重法賞則必多威則必嚴淫道必塞爲辯志者不貴游宦者不任文學私名不顯賞多威嚴民見戰賞之多則忘死見不戰之辱則苦生賞使之忘死而威使之苦生而淫道又塞以此遇敵是以百石之弩射飄葉也何不陷之有哉民之內事莫善於農故輕治不可以使之奚謂輕治其農貧而商富技巧之人利而游食者衆之謂也故農之用力最苦而贏利少不如商賈技巧之人苟能令商賈技巧之人無繁則欲國之無

富不可得也。故曰欲農富其國者境內之食必貴而不農之徵必多市利之租太重則民不得無田田不得不易其食食貴則田者利田者利則事者衆食貴糴食不利而又加重徵則民不得無去其商賈技巧而事地利矣故民之力盡在於地利矣故爲國者邊利盡歸於兵市利盡歸於農邊利歸於兵者強市利歸於農者富故出戰而彊入休而富者王也。商富下木有

君臣

故其食賤者錢重食賤則農貧錢重則商富末事不禁則技巧云

奇賞彙編

卷九十九

聖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時民亂而不治是以聖人列貴賤制節爵位立名號以別君臣上下之義地廣民衆萬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衆而姦邪生故立法制爲度量以禁之是故有君臣之義五官之分法制之禁不可不慎也處君位而令不行則危五官分而無常則亂法制設而私善行則民不畏刑君尊則令行官修則有常事法制明則民畏刑法制不明而求民之行令也不可得也民不從令而求君之尊也雖堯舜之智不能以治明主之治天下也緣法而治按功而賞凡民之所疾戰不避死以求爵祿也明君之治國也士有斬首捕虜之功必其爵足榮也祿足

食也農不離廛者足以養二親治軍者故軍士死無而農民不偷也今世君不然釋法而以智背功而以譽故軍士不戰而農民流徙臣聞道民之門在上所先故民可令農戰可令游宦可令學問在上所與上以功勞與則民戰上以詩書與則民學問民之於利也若水於下也四旁無澤也民徙可以得利而爲之者今上與之也瞋目扼腕而語勇者得垂衣裳而談說者得遲日曠久積勞私門者得尊向三者無功而皆可以得民去農戰而爲之或談議而索之或事便辟而請之或以勇爭之故農戰之民日寡而游食者愈衆則國亂而地削兵弱而主卑此其所以然者釋法制而任名譽也故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聽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爲也言中法則辯之事中法則爲之行中法則高之故國治而地廣兵強而主尊此治之至也人君者不可不察也

禁使

人主之所以禁使者賞罰也賞隨功罰隨罪故論功察罪不可不審也夫賞高罰下而上無必知其道也與無道同也凡知道者勢數也故先王不恃其強而恃其信恃其數今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

勢也。深淵者知千仞之深，縣絕之勢也。雖遠必至，守其數者雖深必得。今夫幽夜山陵之大而離婁不見，清朝日鷲則上別飛鳥，下察秋毫，故目之見也託日之勢也。得勢之至不參官而濛陳數而物當今官恃冬官衆史官立丞監夫置丞立監者且以禁人之爲利也而丞監亦欲爲利則何以相禁故恃丞監而治者僅存之治也。通數者不然別其勢雖其道故曰其勢難匿者雖跡不爲非焉故先王貴勢或曰人主執虛後以應則物應稽驗稽驗則姦得臣以爲不然夫吏爵制決事於千里之外十二月而計奇賞彙編 卷九十九 星運

吏利合而惡同也。夫事合而利異者先王之所以爲端也。民之蔽主而不害於蓋賢者不能益不肖者不能損故遺賢去智治之數也。 慎法

凡世莫不以其所以亂者治故小治而小亂大治而大亂人主莫能世治其民世無不亂之國奚謂以其所以亂者治夫舉賢能世之所治也而治之所以亂世之所謂賢者言正也所以爲善正也黨也聽其也則公焉能問其黨以爲然故貴之不待其有功誅之不待其有罪也此其執正使汚吏有資而成其姦奇賞彙編 卷九十九 星運

險小人有資而施其巧詐初假吏民姦詐之本而求端慙其末禹不能以使十人之衆庸主安能以御一國之民彼而黨與人者不待我而有成事者也上舉一與民民倍主位而嚮私交倍主位而嚮私交則君弱而臣強君人者不察也非侵於諸侯必劫於百姓彼言說之勢愚智同學之士學於言說之人則民釋實事而誦虛詞民釋實事而誦虛詞則力少而多君人者不察也以戰必損其將以守必資其將故有明主忠臣產於今世而散領其國者不可須臾忘於彼勝黨任節去言談任法而治矣使吏非法難以守

霸王之道畢矣

定分

公問於公孫鞅曰法令以當時立之者明且欲使天下之吏民皆知而用之如一而無私奈何公孫鞅曰爲法令置官吏樸足以知法令之謂者以爲天下正則奏天子天子各主法令之皆降受命發官各主法令之民敢忘行主法令之所謂之各各以其所志之法令名罪之主法令之吏有遷徙物故者輒使學讀法令所謂爲之程式使日數而知法令之所謂十中程爲法令以罪之有敢剽定法令損益一字以

奇賞彙編

卷九

聖

以爲其親忠臣難以爲其君今欲敗其衆民與之孝子忠臣之所難臣以爲非劫以刑而歐以賞莫可而今夫世俗治者莫不釋法度而任辯慧後功力而進仁義民故不觸耕戰彼民不歸其力於耕即食屈於內不歸其節於戰則兵弱於外入而食屈於內出而兵弱於外雖有地萬里帶甲百萬與獨立平原一也且先王能令其民蹈白刃被矢石其民之欲爲之非如學之所以避害故吾教令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戰不免境內之民莫不先觸耕戰而後得其所樂故地少粟多民少兵強能行二者於境內則

不耕不戰
無后却以
刑

奇賞彙編

卷九

聖

則雖巧不得爲姦使民非戰無以効其能則雖險不得詐夫以法相治以數相舉者不能相益譬言者不能相損民見相譽無益相管附惡見言言無損習相憎不相害也夫愛人者不阿憎人者不害愛惡各以其正治之至也日故曰法任而國治矣千乘能以守者自存也萬乘能以戰者自完也雖策爲主不肯諂半辭以下其敵外不能戰內不能守雖堯爲主不能以不臣諸諸所不若之國自此觀之國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於此二者力本而世主莫能致力者何也使民之所苦者無耕危者無戰二者孝子難

秦制一法
為師皆祖
於法

上罪皆死不赦一歲受法令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
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諸侯郡
縣皆各為置一法官及吏皆此秦一法官郡縣諸侯
一受實來之法今學問并所謂吏民知法令者皆問
法官故天下之吏民無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
也故吏不能敢以非理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有法
官也遇民不修法則問法官法官即以法之罪告之
民即以法官之事正告之吏公知其如此故吏不敢
以非法遇民民來不敢犯法如此天下之吏雖有賢
良辯慧不能開一言以枉法雖有千金不能以用一
奇賞彙編 卷之九十九 聖德

法一則不
亂故曰治

折而姦之而況眾人乎此令姦惡大起人主奪威勢
之國滅社稷之道也今先聖人為書而傳之後世必
師受之乃知所謂之名不師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議
之至死不能知其名與其意故聖人必為法令置官
也置吏也為天下師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則大詐
賁信民皆原惡而名自治也故夫名分定勢治之道
也名分不定勢亂之道也故勢治者不可亂世亂者
不可治夫世亂而治之愈亂勢治而治之則治故聖
正治治不治亂夫微妙意志之言上智之所難也夫
不待法令繩墨而無不正者千萬之一也故聖人以
奇賞彙編 卷之九十九 平

奇賞齊古文彙編卷之九十九

晏子序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
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
尉臣參校讐太史書五篇臣向書一
篇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爲
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三篇六
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
奇賞彙編 晏子 一
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
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書以天
爲芳又爲備先爲牛章爲長如此類
者多謹頗略櫛皆已定以殺青書可
繕寫晏子名嬰謚平仲萊人今東萊
地也晏子博聞彊記通於古今事齊
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

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
親不用則退耕于埜用則必不訕義
不可脇以邪白刃雖交胸終不受崔
杼之劫諫齊君懸而至順而刻及使
諸使莫能訕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
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
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
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
衆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駕敝
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
此重之晏子蓋短疑其書六篇皆忠
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
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
失復列以爲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衍

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爲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爲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觀謹第錄臣向昧然上

奇賞彙編

晏子

三

奇賞齋古文彙編目錄卷之一百

晏子

諫上

景公飲酒酣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

景公時霖雨十七日

景公信用讒佞

景公生孺子荼

景公疥且瘡

景遊于麥丘

奇賞彙編

卷一百目

晏子

一

選子

景公時大旱

景公遊于牛山

景公遊于公阜

景公時雨雪三日

景公舉兵伐宋

景公使圉人

諫下

景公藉重獄

景公愛槐

景公令兵博治

景公起大臺

景公爲長床

景公築路寢

景公出獵

景公欲服聖王服

景公嚴居朝

景公登寢望國

景公殺勇士

問上

莊公問晏子

奇賞彙編

卷一百目

晏子

二

選子

莊公將伐晉

景公伐獫狫

景公傲諸侯

景公欲善治國政

景公問莒與魯

景公意氣衰

景公問術

景公問忠臣之行

景公問佞人事君

景公問古之治民

景公問和民親下

景公問得賢之道

問下

景公問廉政

景公問人性

景公問富民

景公問國安

魯昭公問迷

晉平公問得衆若何

叔向問齊何如

奇賞彙編

卷一百目

晏子

王

選子

叔向問齊國治衰

叔向問

柏常壽問正道

雜上

晏子爲莊公臣

崔杼弑莊公

景公睹嬰兒

景公飲酒

景公得金

魯昭公奔國

晏子贖越石父

晏子御

燕之游士

北郭騷結罔

雜下

景公夢與日問

景公飲酒

田桓子見晏子獨立

慶氏亡分邑與晏子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

奇賞彙編 卷一百四 晏子

四 選子

外篇

靈公汙

景公賀晏子

景公賞晏子邑

奇賞齊古文彙編卷之一百

史官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晏子

諫上

景公飲酒酣曰今日願與諸大夫為樂飲請無為禮
晏子蹙然改容曰君之言過矣羣臣固欲君之無禮
也力多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弑君而禮不使也禽
獸矣力為政彊者犯弱故曰易主今君去禮則是禽
獸也羣臣以力為政彊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將安立
矣凡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故詩曰人而

奇賞彙編 卷一百四

選子

無禮胡不遄死禮不可無也公酒而不聽少間公出
晏子不起公入不起交舉則先飲公怒色變抑手疾
視曰嚮者夫子之教寡人無禮之不可也寡人出入
不起交舉則先飲禮乎晏子避席再拜稽首而請曰
嬰敢與君言而忘之乎臣以致無禮之實也君若欲
無禮此是已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人聞
命矣觴三行遂罷酒蓋是後也飭法脩禮以治國政
而百姓肅也

此諷大齊
出於恭敬
非言之不
奇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君欲飲酒七日
七夜章願君廢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見公曰章

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爲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令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於是公遂廢酒

景公之時霖雨十有七日公飲酒日夜相繼晏子請發粟于民三請不見許公命伯遯巡國致能歌者晏子聞之不說遂分家粟于氓致任器于陌徒行見公曰十有七日矣懷實鄉有數十饑氓里有數家百姓老弱凍寒不得短褐饑餓不得糟糠敝徹無走四顧無告而君不卹日夜飲酒令國致樂不已馬食府粟狗饜芻豢三保之妾俱足梁肉狗馬保妾不已厚乎

奇賞彙編

卷一百

三

運子

終月之委絕本之家使有暮年之食無委積之氓與之薪橡使足以畢霖雨令相巡氓家室不能禦者之金巡求氓寡用財乏者死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令之罪公出舍損肉撤酒馬不食府粟狗不食飢肉辟拂嫌齊酒徒減賜三日吏告畢上貧民萬七千家用粟九十七萬鍾薪橡萬三千乘懷實二千七百家金三千公然後就內退食琴瑟不張鐘鼓不陳晏子請左右與可令歌舞足以留思虞者退之辟拂三千謝于下陳人待三士待四出之關外也

奇賞彙編

卷一百

三

運子

景公信用護佞賞無功罰不辜晏子諫曰臣聞明君望聖人而信其教不聞聽護佞以誅賞今與左右相悅頌也曰比死者勉爲樂乎吾安能爲仁而愈黜民耳矣故內寵之妾迫奪于國外寵之臣矯奪于鄙執法之吏並荷百姓民愁苦約病而姦驅尤佚隱情奄惡蔽諂其上故雖有至聖大賢豈能勝若護哉是以忠臣之常有災傷也臣聞古者之士可與得之不可與失之可與進之不可與退之臣請退之矣遂鞭馬而出公使韓子休追之曰孤不仁不能順教以至此遂夫子休國焉而往寡人將從而後晏子遂鞭馬而返其僕曰嚮之去何速今之返又何速晏子曰引子

之所知也公之言至矣

淳于人納女子景公生孺子荼景公愛之諸臣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以賤匹貴國之害也置大立少亂之本也夫陽生而長國人戴之君其勿易夫服位有等故賤不陵貴立子有禮故尊不亂宗願君教荼以禮而勿陷于邪導之以義而勿湛于利長少行其道宗尊得其倫夫陽生敢毋使荼饜梁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而有患乎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尊卑宗不可以利所愛長少無等宗尊無別是設賊樹姦之本也君其圖之古之明奇賞彙編 卷一百 四 運子

君非不知繁樂也以爲樂淫則哀非不知立愛也以爲義失則憂是故制樂以節立子以道若夫恃譏諛以事君者不足以責信今君用譏人之謀聽亂夫之言也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君其圖之公不聽景公沒田氏殺君荼立陽生殺陽生立簡公殺簡公而取齊國

景公疥且癰暮年不已召會譏梁丘據晏子而問焉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圭璧莫不備具數其常多先君桓公桓公一則寡人

再病不已滋甚予欲殺二子者以說于上帝其可乎

會譏梁丘據曰可晏子不對公曰晏子何如晏子曰君以祝爲有益乎公曰然若以爲有益則詛亦有損也君疏輔而遠拂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近臣嘿遠臣瘖衆口鑠金今自聊攝以東姑尤以西者此其人民衆矣百姓之咎怨誹謗詛君于上帝者多矣一國詛兩人祝雖善祝者不能勝也且夫祝直言情則謗吾君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何益願君察之也不然則無罪夏商所以滅也公曰善解余惑加冠命會譏毋治齊國之奇賞彙編 卷一百 五 運子

政梁丘據毋治賓客之事兼屬之乎晏子晏子辭不得命受相退把政改月而君病悛公曰昔吾先君桓公以管子爲有力邑狐與穀以共宗廟之鮮賜其忠臣則是多忠臣者子今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欵辭曰管子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不忍爲也其宗廟之養鮮也終辭而不受

景公遊於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于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

得罪于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于君，則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也。于是賜封人麥丘以爲邑。

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歛以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公曰：不然。吾欲祠

奇賞彙編 卷一百

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天久不雨，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于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時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維有德。

景公遊于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于傍，公刷涕而頷。晏子曰：寡人今日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

達人之言不可聞

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

景公出遊于公阜北，面望睹齊國，曰：嗚呼！使古而無死，何如？晏子曰：昔者上帝以人之死爲善，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若使古而無死，丁公、太公將有齊國，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君將戴笠衣褐，執鉞耨以墾行畝，畝之中孰暇患歟？公忿然作色，不說，無幾何而梁丘

奇賞彙編 卷一百

七

據御六馬而來，公曰：是誰也？晏子曰：據也。公曰：何如？曰：大暑而疾馳，甚者馬必疲，傷非據孰敢爲之？公曰：據與我和者，夫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醎。今據也甘，君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爲和？公忿然作色，不悅，無幾何日暮，公西面望，睹彗星，召伯常騫使禳去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皆彗星之出，天爲民之亂見之。故詔之妖祥以戒不敬。今君若設文而受諫，謂聖賢人雖不去彗星，將自亡。今君嗜酒而并于樂，政不飾而寬于小人，近讒好優，惡文而疏聖賢人，何暇在彗

弗又將見矣。公忿然作色不悅。及晏子卒。公出背而立。曰：嗚呼！晉者從夫子而遊公阜夫子一日而三責我。今誰責寡人哉？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晏子入見。立有間。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飢。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裘發粟與飢寒。令所賄于塗者無問其鄉。所賄于里者無問其家。循國計數。無言其名。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歲。孔子聞之。奇賞彙編 卷一百 八

景公舉兵將伐宋。師過泰山。公夢見二丈夫立而怒。其怒甚盛。公恐。覺辟門召占夢者。至。公曰：今夕吾夢二丈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盛。吾猶識其狀。識其聲。占夢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請趣召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諾。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如占夢之言也。公曰：占夢者之言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今使人召祝史祠之。晏子俯有間。對曰：占晉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爲泰山神。晏子曰：

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也。湯質胥而長。顏以髯。允上豐下。倨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允下。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若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以平宋。景公不用。終伐宋。晏子曰：伐無罪之國。以怒明神。不易行。以續蓄進師。以近過非嬰所知也。師若果進軍。必有殃。軍進再舍。鼓毀。將殪。公乃辭乎晏子。散師不果伐宋。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于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矍然曰：從寡人始。遂不支解。公曰：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欲臣爲君數之。使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爾罪有三。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善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乎百姓。兵弱于鄰國。汝當死。罪三也。今以屬獄。公謂然。歎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諫下

景公藉重而獄多拘者滿囹圄怨者滿朝晏子諫公不聽公謂晏子曰夫獄國之重官也願託之夫子晏子對曰君將使嬰勅其功乎則嬰有壹妄能書足以治之矣君將使嬰救其意乎夫民無欲殘其家室之生以奉暴上之辭者則君使吏比而焚之而已矣景公不悅曰勅其功則使一妄勑其意則比焚如是夫子無所謂能治國乎晏子曰嬰聞與君異今夫胡貉戎狄之蓄狗也多者十有餘寡者五六然不相害傷今求雞豚妄投之其折骨決皮可立得也且夫上正其治下審其論則貴賤不相踰越今君舉千鍾爵祿而

奇賞彙編

卷一百

十

五

妾投之于左右左右爭之其于胡貉而公不知也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足之以粟今齊國丈夫明女子織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而君側皆雕文刻鏤之觀此無當之管也而君終不知五尺童子操寸之煙天下不能足以薪今君之左右皆操煙之徒而君終不知鐘鼓成肆于戚成舞雖禹不能禁民之觀且夫飾民之欲而嚴其聽禁其心聖人所難也而况奪其財而飢之勞其力而疲之常致其苦而嚴聽其獄誅誅其罪非嬰所知也

景公有所愛槐令吏謹守之植木縣之下令曰犯槐

又志可哀
又可憐

者刑傷之者死有不聞令醉而犯之者公問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其子往辭晏子之家託曰負郭之民賤妾請有道于相國不勝其欲願得充數乎下陳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淫于色乎何為老而見奔雖然是必有故令內之女子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怪哉有深憂進而問焉曰所憂何也對曰君樹槐縣令犯之者刑傷之者死妾父不仁不聞令醉而犯之吏將加罪焉妾聞之明君蒞國立政不損祿不益刑又不以私悲害公法不為禽獸傷人民不為草木傷禽獸不為野草傷木苗吾君欲以樹木之故殺

奇賞彙編

卷一百

上

妾父孤妾身此令行于民而法于國矣雖然妾聞之勇士不以衆強凌孤獨明惠之君不拂足以行其所欲此譬之猶自治魚鼈者也去其腥臊者而已昧墨與人比居庚肆而教人危坐今君出令于民苟可法于國而善益于後世則父歿亦當矣妾為之收亦宜矣甚乎今之令不然以樹木之故罪法妾父妾恐其傷察吏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皆謂吾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願相國察妾言以裁犯禁者晏子曰甚矣吾將為子言之于君使人送之歸明日早朝而復于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以供嗜欲謂之暴

崇玩好威嚴擬乎君謂之逆刑殺不辜謂之賊此三者守國之大殃今君窮民財力以羨餒食之具繁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崇玩好縣愛槐之令載過者馳步過者趨威嚴擬乎君逆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殺不稱賊民之深者君享國德行未見于衆而三辟著于國嬰恐其不可以蒞國子民也公曰微大夫教寡人幾有大罪以累社稷今子大夫教之社稷之福寡人受命矣晏子出公令趣罷守槐之役拔置縣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

景公令兵搏治當膺冰月之間而寒民多凍餒而功不成公怒曰爲我殺兵二人晏子曰諾少爲間晏子曰管者先君莊公之伐于晉也其役殺兵四人今令而殺兵二人是殺師之半也公曰諾是寡人之過也令止之

晏子使于魯比其返也景公使國人起大臺之役歲寒不已凍餒死者鄉有焉國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復事公迺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請歌之歌曰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終喟然歎而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曷爲至此殆爲大臺之役夫寡人將速罷之晏子再拜出而不言

是晏子言

遂如大臺執朴鞭其不務者曰吾細人也皆有益處以避燥濕君爲臺而不速成何爲國人皆曰晏子助天爲虐晏子歸未至而君出令趣罷役車馳而人趨仲尼聞之喟然歎曰古之善爲人臣者聲名歸之君禍災歸之身入則切砥其君之不善出則高舉其君之德義是以雖事情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不敢伐其功當此道者其晏子是耶

景公爲長床將欲美之有風雨作公與晏子入坐飲酒致堂止之樂酒酣晏子作歌曰穗乎不得穫秋風至今殫零落風雨之弗殺也太上之靡弊也歌終顧而流涕張躬而舞公就晏子而止之曰今日夫子爲賜而誠于寡人是寡人之罪遂廢酒罷役不果成長床

景公築路寢之臺三年未息又爲長床之役二年未息又爲鄒之長塗晏子諫曰百姓之力勤矣公不息乎公曰塗將成矣請成而息之對曰明君不屈民財者不得其利不窮民力者不得其樂管者楚靈王作頃宮三年未息也又爲章華之臺五年又不息也乾溪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息也靈王死于乾溪而民不與君歸今君不遵明君之義而循靈王之跡

嬰懼君有暴民之行而不睹長康之樂也不若息之
公曰善非夫子者寡人不知得罪于百姓深也于是
令勿委壞餘財勿收斬板而去之

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
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

祥也晏子對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
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

謂不祥乃若此者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
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祥也

景公為臺臺成又欲為鐘晏子諫曰君國者不樂民
詩賞彙編 卷一百 古

之哀君不勝欲既築臺矣今復為鐘是重斂于民民
必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為樂不祥非所以君國者
公乃止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服聖王之服居聖王之室如此
則諸侯其至乎晏子對曰法其節儉則可法其服居

其室無益也三正不同服而王非以服致諸侯也誠
於愛民果於行義天下懷其德而歸其義若其衣服

節儉而衆悅也夫冠足以脩敬不務其飾衣足以掩
形禦寒不務其美衣不務其飾冠無觚贏之

理身服不難絲首服不鏤刻且古者嘗有紵衣纁領

而王天下者其義好生而惡殺節上而羨下天下不
朝其服而其歸其義古者嘗有處櫓巢窟穴而不惡

予而不取天下不朝其室而共歸其仁及三代作服
為益敬也首服足以脩敬而不重也身服足以行潔

而不害于動作服之輕重便于身用財之費順于民
其不為櫓巢者以避風也其不為穴者以避濕也是

故明堂之制下之潤濕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
也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民之節也及其哀也衣服

之侈過足以敬官室之美過避潤濕用力甚多用財
甚費與民為讐今君欲法聖王之服不法其制法其

節儉也則雖未成治庶其有益也今君窮臺榭之高
極汗池之深而不止務于刻鏤之巧文章之觀而不

厭則亦與民而讐矣若臣之慮恐國之危而公不平
也公乃願致諸侯不亦難乎公之言過矣

晏子朝復于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嚴居朝則易害
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

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瘖上無聞則吾謂之聵
聵瘖非害國家而如何也且合升鼓之微以滿倉廩

合疏樓之梯以成帷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
後高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

拒而不受者哉

景公與晏子登寢而望國公愀然而歎曰使後嗣世有此豈不可哉晏子曰臣聞明君必務正其治以事利民然後子孫享之詩云武王豈不事貽厥孫謀以燕翼子今君處佚怠逆政害民有日矣而猶出若言不亦甚乎公曰然則後世孰將把齊國對曰服牛歿夫婦笑非骨肉之親也爲其利之大也欲知把齊國者則其利之者邪公曰然何以易對曰移之以政今公之牛馬老于欄牢不勝服也車蠹于巨戶不勝乘也衣裘襦袴朽弊于藏不勝衣也醢醢腐不勝

奇賞彙編

卷一百

六

通子

沽也酒醴酸不勝飲也府粟鬱而不勝食又厚諸飲于百姓而不以分餒民夫藏財而不用凶也時苟失守下其報環至其次昧財之失守委而不以分人者百姓必進自分也故君人者與其請于人不如請于已也

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

率之倫內不以禁暴外不以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

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勅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衆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鼉御左騶以入砥柱之流當是

奇賞彙編

卷一百

七

通子

時也治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鼉而殺之左操騶尾右挈鼉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治視之則大鼉之首若治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治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歿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治專其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領而死使者復曰已歿矣公殮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

問上

上卷終
死力以之

行
日相
所行不
矣安有以

君顯貴

乃是窮處

莊公問晏子曰威當世而服天下時邪晏子對曰行也公曰何行對曰能愛邦內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國之邪逆聽任賢者能威諸侯安仁義而樂利世者能服天下不能愛邦內之民者不能服境外之不善輕士民之死力者不能禁暴國之邪逆懷謙傲賢者之言不能威諸侯信仁義而貪名實者不能威當世而服天下此其道也已而公不用晏子退而窮處公任勇力之士而輕臣僕之死用兵無休國罷民害甚年百姓大亂而身及崔氏禍君子曰盡忠不豫交不用不懷祿其晏子可謂廉矣

莊公將伐晉問于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君得令而欲多養欲而意驕得合而欲多者危養欲而意驕者困今君任勇力之士以伐明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公作色不悅晏子辭不為臣退而窮處堂下生蓼藿門外生荆棘莊公終任勇力之士西伐晉取朝歌及太行孟門茲於兗碁而民散身滅於崔氏崔氏之替逐羣公及慶氏亡

景公伐釐勝之問晏子曰吾欲賞於釐何如對曰臣

聞之以謀勝國者益臣之祿以民力勝國者益民之利故上有美獲下有加利君上享其名臣下利其實故用智者不偷業用力者不傷苦此古之善伐者也公曰善於是破釐之臣東邑之卒皆有加利是上獨擅名利下流也

景公所為如此而晏子以直諫聞吾不信也欲知等相能多說天下安危況其君乎不若則難君善則難

已可邪

景公外傲諸侯內輕百姓好勇力崇樂以從嗜欲諸侯不說百姓不親公患之問于晏子曰古之聖王其行若何晏子對曰其行公正而無邪故讒人不得入不阿黨不私色故羣徒之卒不得容薄身厚民故聚歛之人不得行不侵大國之地不耗小國之民故諸侯皆欲其尊不劫人以甲兵不威人以衆彊故天下皆欲其彊德行教訓加于諸侯慈愛利澤加于百姓故海內歸之若流水今衰世君人者辟邪阿黨故讒諂群徒之卒繁厚身養薄視民故聚歛之人行侵大國之地耗小國之民故諸侯不欲其尊劫人以兵甲威人以衆彊故天下不欲其彊災害加於諸侯勞苦施於百姓故讐敵進伐天下不救貴戚離散百姓不與公曰然則何若對曰請卑辭重幣以說于諸侯輕罪省功以謝于百姓其可乎公曰諾于是卑辭重幣而諸侯附輕罪省功而百姓親故小國入朝燕魯共

奇賞彙編 卷一百

九

貢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道在爲人而失爲已爲人者重自爲者輕景公自爲而小國不爲與在爲人而諸侯爲役則道在爲人而行在反已矣故晏子知道矣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齊國之政以于霸王之諸侯晏子作色對曰官未具也臣數以聞而君不肯聽也故臣聞仲尼居處情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鶯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兵車千乘不善政

之所失于下實墜下民者衆矣未有能士敢以聞者

奇賞彙編 卷一百 子 運子

臣故曰官未具也公曰寡人今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對曰嬰聞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公作色不悅曰齊國雖小則可謂官不具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吾先君桓公身體情懈辭令不給則隰朋

細思

昨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不具公曰善

景公問晏子言與魯孰先亡對曰以臣觀之也莒之細人變而不化貪而好假高勇而賤仁士武以疾忿急以速竭是以上不能養其下下不能事其上上下下不能相收則政之大體失矣故以臣之觀也莒其先亡公曰魯何如對曰魯之君臣猶好爲義下之安妥也奄然寡聞是以上能養其下下能事其上上下相收政之大體存矣故魯猶可長守然其亦有一焉彼鄒滕雒葬而出其地猶稱公侯大之事小弱之事強

奇賞彙編 卷一百 子 運子

久矣彼周者殷之樹國也魯近齊而親殷以變小國而不服於隣以遠望魯滅國之道也齊其有魯與莒乎公曰魯與莒之事寡人既得聞之矣寡人之德亦薄然後世就踐有齊國者對曰田無宇之後爲幾公曰何故也對曰公量小私量大以施於民其與士交也用財無筐篋之藏國人負携其子而歸之若水之流下也夫先與人利而後辭其難不亦寡乎若苟勿辭也從而撫之不亦幾乎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意氣衰身病甚今吾欲具圭璋犧牲令祝宗薦之乎上帝宗廟意者禮可以于福乎

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先君之千福也，政必合乎民。行必順乎神，節宮室不敢大斬伐，以無偏山林，節飲食無多畋漁，以無偏川澤。視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是以神民俱順，而山川納祿。今君政反乎民，而行悖乎神，大宮室多斬伐，以偏山林，美飲食多畋漁，以偏川澤。是以神民俱怨，而山川收祿，司過薦罪。而祝宗祈福，意者逆乎公曰：寡人非夫子無所聞此。請華心易行，於是廢公阜之遊，止海食之獻，斬伐者以時，畋漁者有數，居處飲食節之，勿羨視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故隣國忌之，百姓親之。晏子沒而後衰。

奇賞彙編 卷一百

運子

景公問晏子曰：謀必得事，必成有術乎？晏子對曰：有。公曰：其術如何？晏子曰：謀度於義者，必得事。因於民者，必成。公曰：奚謂也？對曰：其謀也，左右無所繫，上下無所靡，其聲不悖其實，不逆謀於上，不違天謀於下，不違民以此謀者，必得矣。事大則利，厚事小則利，薄稱事之大小，權利之輕重，國有義勞，民有和利，以此舉事者，必成矣。夫逃人而謀，雖成，不安；倣民舉事，雖成，不榮。故臣聞義謀之法，以民事之本也。故及義而謀，信民而動，未聞不存者也。昔三代之興也，謀必度

此後人傳
會諸君
當有此體

其義事必因於民及其衰也，建謀不及義，與事傷民，故度義因民，謀事之術也。公曰：寡人不敏，聞善不行，其危如何？對曰：上君全善，其次出入焉，其次結邪而差，問全善之君，能制出入之君，時問雖日危，尚可以沒身。差問之君，不能保其身，今君雖危，尚可沒其身也。

之心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對曰：不掩君過，諫于前，不華乎外，選賢進能，不私乎內，稱身就位，計能定祿，脂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權居以為行，不稱位以為忠，不拊賢以隱長，不刻下以諛上。君在不

奇賞彙編 卷一百

運子

事太子國危，不交諸侯，順則進，否則退，不與君行邪也。

誠意倣人
心事

景公問倣人之事，君如何？晏子對曰：意難難不至也。明言之，以飾身，偽言無欲，以說人，嚴其交，以見其愛，觀上之所欲，而微為之，偶求君過，過而陰為之，與內重爵祿，而外輕之以誣行，下事左右，而面示正公，以偽廉求上，采聽而幸，以求進，倣祿以求多，辭任以求重，工乎取，鄙乎予，歡乎新，慢乎故，恣乎財，薄乎施，親貧窮，若不識，趨利若不及，外交以自揚，背親以自厚，積豐義之養，而聲矜卹之義，非譽乎情，而言不行。

身涉時所議而好論賢不肖有之已不難非之人無之已不難求之人其言彊梁而信其進敏遜而順此佞人之行也明君之所誅愚君之所信也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蒞國治民者其任人何如晏子對曰地不同生而任之以一種責其俱生不可得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責徧成責焉無已智者有不能給求焉無饜天地有不能贍也故明王之任人諝諛不遜乎左右阿黨不治乎本朝任人之長不强其短任人之工不强其拙此任人之大畧也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和民親下奈何晏子對曰君得詩賞彙編卷一百

臣而任使之與言信必順其令赦其過任大無多其馬使適臣無求變焉無以嗜欲貧其家無信譏人其心家不外求而足事君不因人而進則臣和矣儉於藉斂節於貨財作工不歷時使民不盡力百官節適關市省征山陵陂澤不專其利領民治民勿使煩亂知其貧富勿使凍餒則民親矣公曰善寡人聞命矣故令諸子無外親謁辟梁丘據無使受報百官節適關市省征陂澤不禁冤報者過畱獄者請焉

則得賢之道也是以明君居上寡其官而多其行拙於文而工於事言不中不言行不法不為也

問下

景公問晏子廉政而長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平清清其濁不無零途其清不無澗除是以長久也公曰廉政而遊亡其行何也對曰其行石也堅哉石乎落落視之則堅循之則堅內外皆堅無以為久是以遊亡也

景公問晏子曰人性有賢不肖可學乎晏子對曰詩

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者其人也故諸侯立善而不怠者為長烈士並學終善者為師

景公問晏子曰富民安衆難乎晏子對曰易節欲則民富中聽則民安行此兩者而已矣

景公問晏子曰國如何則可謂安矣晏子對曰下無諱言官無怨治通人不華窮人不怨喜樂無羨賞忿

怒無羨刑上有禮於士下有恩於民地博不兼小兵強不劫弱百姓內安其政外歸其義可謂安矣

晏子聘於魯魯昭公問焉吾聞之莫三人而述今吾

以魯一國迷慮之不免於亂何也晏子對曰君之所

尊舉而富貴入所以與圖身出所以與圖國及左右

舌氏在而已。肝又無于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焉。

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治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嬰聞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則退。不以誣持祿。事情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去。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歟。

說若道謂之惑。行若道謂之狂。惑者狂者。木石之機也。而道義未戴焉。

叔向問晏子曰。何若。則可謂榮矣。晏子對曰。事親存無悔。往行事君忠。無悔往辭。和於兄弟。信於朋友。不誦過。不責得言。不相坐行。不相反在上。治民足以尊君。在下蒞修。足以變人。身無所咎。行無所創。可謂榮矣。

栢常壽去周之齊。見晏子曰。齊周室之賤史也。不量其不肖。願事君子。敢問正道直行。則不容於世。隱道危行。則不忍道。亦無滅身。亦無廢者。何若。晏子對曰。善哉。問事君乎。嬰聞之。執二法。禍則不取也。輕進苟

合則不信也。直易無諱。則速傷也。新始好利。則無敵也。且嬰聞養世之君子。從重不為進。從輕不為退。省行而不伐。讓利而不夸。陳物而勿奪。見象而勿強。道不滅身。不廢矣。

雜上

晏子為莊公臣。言大用。每朝賜爵益邑。俄而不用。每朝致邑。與爵爵邑盡。退朝而乘。噴然而歎。終而笑。其僕曰。何歎笑相從數也。晏子曰。吾歎也。哀吾君不免於難。吾笑也。喜吾自得也。吾亦無死矣。崔杼果弑莊公。晏子立崔杼之門。從者曰。死乎。晏子曰。獨吾君也。奇賞彙編卷一百

大

之望也舍之得民可謂

崔杼既弑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劫諸將軍大夫及顯士庶人於太宮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爲壇三仞垣其下以甲千列環其內外盟者皆脫劍而入維晏子不肯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執拘其頸劍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格血仰天歎曰嗚呼崔子爲無道而弑其君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戰既在奇賞彙編 卷一百

大

好出處放
口知飲食
則知去就

胆劍既在心維子圖之也晏子曰刼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子子獨不爲天討乎詩云莫莫葛藟施於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韋矣崔杼將殺之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爲教矣崔子遂舍之晏子曰若大夫爲大不仁而爲小仁焉有中乎趨出授綬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野命懸於厨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云彼已之子舍命不

可生拜

景公賭嬰兒有乞於塗者公曰是無歸矣晏子對曰君存何爲無歸使吏養之可立而以聞

淪晏子之謂也

景公賭嬰兒有乞於塗者公曰是無歸矣晏子對曰君存何爲無歸使吏養之可立而以聞

各有人言

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欵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

奇賞彙編 卷一百

主

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竿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君子曰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各言一解

公游於紀得金乃發視之中有丹書曰食魚無反勿乘駑馬公曰善哉知苦言食魚無反則惡其鯨也勿乘駑馬惡其取道不遠也晏子對曰不然食魚無反毋盡民力乎勿乘駑馬則無置不肖於側乎公曰紀

有書何以亡也晏子對曰有以亡也嬰聞之君子有道懸之間紀有此注之其不亡何待乎

魯昭公棄國走齊齊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昭公對曰吾之少時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是則內無拂而外無輔輔拂無一人諷諫我者甚眾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景公辭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為古之賢君乎晏子對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墜迷者不問路溺而後問墜而後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遽鑄兵噎而遽掘井雖速亦無及已

奇賞彙編 卷一百

至

晏子之晉至中卒睹弊冠反裘負芻息於途側者以為君子也使人問焉曰子何為者也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為至此曰吾為人臣僕於中卒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為之僕對曰不免凍餓之切吾身是以為僕也晏子曰為僕幾何對曰三年矣晏子曰可得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以贖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吾未嘗得交夫子也子為僕三年吾適今日睹而贖之吾於子尚未可乎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之

說人子死
人幾死二
俗字雖經
小父提傳
亦曰去俗
已耳

曰臣聞之士者誦乎不知已而申乎知已故君子不以功輕人之身不為彼功誦身之理吾三年為人臣僕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為知我矣獨者子乘不我辭也吾以子為忘今又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我猶且為臣請醫於世晏子出見之曰嚮者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之省行者不引其過察實者不譏其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嬰誠革之過令糞灑改席尊醢而禮之越石父曰吾聞之至恭不修途尊禮不受損夫子禮之僕不敢當也晏子遂以為上客君子曰俗人之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有奇賞彙編 卷一百

功免人於厄而反誦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

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闕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適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燕之游士有泚子午者南見晏子於齊言有文章術

有條理巨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諸晏子恐慎而不能言晏子假之以悲色開之以禮顏然後能盡其復也客退晏子直席而坐廢朝移時在側者曰嚮者燕客侍夫子胡為憂也晏子曰燕萬乘之國也齊千里之塗也混于午以萬乘之國為不足說以千里之塗為不足遠則是千萬人之上也且猶不能殫其言於我况乎齊人之懷善而死者乎吾所以不得睹者豈不多矣然吾失此何之有也

齊有北郭騷者結果罔捆蒲葦織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

奇賞彙編 卷一百

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受粟有間晏子見疑于景公出犇過北郭騷之門而辭非郭騷沐浴而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於齊將出犇北郭騷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非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焉吾聞之養其親者身仇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而從造于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必侵矣方見國之必侵不若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

盛吾頭於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其友因奉託而謂復者曰此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又退而自刎景公聞之大駭乘驛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子之以死自已也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

雜下

景公病水臥十數日夜夢與二日聞不勝晏子朝公曰夕者夢與二日聞而寡人不勝我其死乎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出於閭使人以車迎占夢者至曰曷為見召晏子曰夜者公夢二日與公聞不勝公曰寡人死乎故請君占夢是所為也占夢者曰請反其書晏子曰毋反書公所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故病將已以是對占夢者入公曰寡人夢與二日聞而不勝寡人死乎占夢者對曰公之所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賜占夢者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力晏子教臣也公召晏子且賜之晏子曰占夢者以占之言對故有益也然臣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兩賜之曰以晏子不奪人之功以占夢者不蔽人之能

奇賞彙編 卷一百

景公飲酒田相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無字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坐酌者奉觴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田相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群臣其爵莫尊于子祿莫重于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則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之賜卿位以尊其身嬰非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以百萬以富其家奇賞彙編 卷一百 三

厚賜而不顧其困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此臣之罪也君之內隸臣之所職若有播越在於四方此臣之罪也兵革之不完戰車之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弊車駑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且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不餼者國之閒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者為彰君賜乎為隱君賜乎公曰善為我浮無字也 錄音勝 也 隱 隱也

田相子見晏子獨立於墻陰曰子何為獨立而不愛何不求四鄉之學士可者而與坐晏子曰共立似君子出言而非也嬰惡得學士之可者而與之坐且君子之難得也若美山然名山既多矣松栢既茂矣望之相相然盡目力不知厭而世有所美焉固欲登彼相相之上乞乞然不知厭小人者與此異若部婁之未登善登之無蹊維有楚棘而已遠望無見也俛就則傷嬰惡能無獨立焉且人何憂靜處遠慮見歲若月學問不厭不知老之將至安用從酒田相子曰何謂從酒晏子曰無客而飲謂之從酒今若子者晝夜守尊謂之從酒也 奇賞彙編 卷一百 三

慶氏亡分其邑與晏子邸殿其鄙六十晏子勿受子尾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晏子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邸殿適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邸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竹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慢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晏子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

足以嗣之於臣。後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利也。敢煩里族公笑曰。子近市議賁賤乎。對曰。既竊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是時也。公繫于刑。有驚踊者。故對曰。踊貴而賤賤。公愀然改容。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

外篇

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逼下。晏子細人也。晏子聞之。見仲尼曰。嬰聞君子有議於嬰。是以來見。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

奇賞彙編 卷一百

三

嬰之宗族待嬰而祀其先人者數百家。與齊國之間士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臣爲此仕者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再拜其辱。反命。門弟子曰。救民之姓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爲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于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于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

千古任人

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饑君。反以罪臣。今臣後之。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井重賦。歛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于權宗。當此之時。饑者過半矣。君迺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僻。景公迺下席而謝之曰。子疆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子管仲。狐與穀其縣十七著之於帛。申之以策。通之諸侯。以爲其子孫賞。

奇賞彙編 卷一百

三

晏子辭曰。昔聖王論功而賞賢。賢者得之。不肖者失之。御德修禮。無有荒怠。今事君而免于罪者。其子孫奚宜與焉。若爲齊國大夫者。必有賞邑。則齊君何以共其社稷。與諸侯幣帛。嬰請辭。遂不受。

爲大夫不
可以有此
心焉不可
不守此廉
節乃爲子
性也爲賞
貨也

奇賞齊古文彙編卷之一百